

C
895.07

梁

乙

共二册
第一册

4917

NORTH CHINA UNION LANGUAGE
SCHOOL LIBRARY

LIBRARY

不貸出

NORTH CHINA UNION LANGUAGE
SCHOOL LIBRARY

飲冰室文集類編

飲冰室文集自序

卷一編余數年以來所



文物彙編而布——余曰無以

可其能集之為文也其難

哉之名山侯諸百世之後

也 存於世勢為其胸中

NORTH CHINA UNION LANGUAGE
SCHOOL LIBRARY

在彼之時勢也而名留者

也轉瞬之間安為易物

況今日之天下局日接日急

如轉巨石於危崖一發矣

遠遜匪翼亦猶今日一年

三友率一視爲此一世總
或過之故今之爲文只能以
被之於存供一象數月
之道 鐸而已 區區何則
以覆瓶乎 如 鐘泰西

洪若之著述
既常以此以
讀之而沈守
末學庸受
此部人者
保有論述
不道
漁師友之
說拾西哲之
餘鑿穿他人
之腦云云
お

我者乎端而已而世之君子

或安信之謬以廁於化者之

林能直節人之慙抑亦一國

之恥也若揚子中每著一

篇悔其少化若節人者其

花山侍後志以五心

取安固靡取云悔能然

以五數字來之思智已不

變化法轉幾許次每數月

者之文因數月論讀之已

自免期之為石可況乃

為中丁酉向之也至今保

一檢視輒以他區否亦汗

涑涑皆矣一二年後視今

日之文亦當有象矣焉可法心

以我之者為梨棗甜也

君子曰雖然先生之文也

於世者抑已大半矣能自

以為不可而此物之存在人間
者亦決不可即危殆不可

以而西而生之亦皆遠於彼
而執之宜也 中國之進
步亦緩矣 先生所記易
初者宜乎遂不為不為此教
年之用而實是扁駘高

替兒抵紙或請求而未得
兒或沈兒而不獲存國
民安相憐者予多矣先
生之所以委身於文界以
普及思想為國民前途

有可來者——使王公學者

多憐王柱等字尸生器

矣六堂先生志哉余重道

中之自念最錄此以比較

數年來里者之遠近用

此自鞭策計一之良以遂

體之體之一之自序章此

歸之西若恒之謂欠者真

理之每也一之編教亦可為

他日新學界真理之每也

皇朝

壬寅十月

梁啟超

此自毅榮計一之良以遂

領子終身一乞自序學此

歸之西括恒之謂允者真

理每也一星編教亦可為

他日新學界真理之每平

皇朝

壬寅十月

梁啟超

飲冰室文集類編凡例

一何輯飲冰室文集用編年體然往往有一文而成於兩年者前後遙隔閱者每苦不便是編分類彙輯取便檢閱體例高下在所不計

一每類文字略依性質分別先後並於每題下註明年分俾閱之可知作者思想之進步

一何輯於各報登載之件多所割愛閱者每以未見全象爲憾茲特廣爲搜羅俾成完璧文之價值早有定評並非誇多鬪靡也

一何輯以壬寅十月爲止是編斷至癸卯春季蓋作者文字自是以後未公諸世也至私家函札仍遵何輯例概付闕如

一著者三十自述及自序仍列簡端以誌欽仰

三十自述

風雲入世多日月擲人急如何一少年忽忽已三十此余今年正月二十六日在日本東海道汽車中所作三十初度口占十首之一也人海奔走年光蹉跎所志所事百未一就攬鏡據鞍能無悲慚擊一既結集其文復欲爲作小傳余謝之曰若某之行誼經歷曾何足有記載之一值若必不獲己者則人之知我何如我之自知吾死友譚瀏陽曾作三十自述吾母甯效顰焉作三十自述

余鄉人也於赤縣神州有當秦漢之交屹然獨立羣雄之表數十年用其地與其人稱蠻夷大長留英雄之名譽於歷史上之一省於其省也有當宋元之交我黃帝子孫與北狄異種血戰不勝君臣殉國自沈崖山留悲憤之記念於歷史上之一縣是即余之故鄉也鄉名熊子距崖山七里強當西江入南海交匯之衝其江口列島七而熊子宅其中央余實中國極南之一島民也先世自宋末由福州徙南雄明末由南雄徙新會定居焉數百年棲於山谷族之伯叔兄弟且耕且讀不問世事如桃源中人顧聞父老口碑所述吾大王父最富於陰德力耕所獲一粟一帛輒以分惠諸族黨之無告者王父諱維清字鏡泉爲郡生員例選廣文不就王母氏黎父名寶瑛字蓮瀾夙教授於鄉里母氏趙

余生同治癸酉正月二十六日實太平國亡於金陵後十年清大學士曾國藩卒後一年普法戰爭後三年而意大利建國羅馬之歲也生一月而王母黎卒逮事王父者十九年王父及見之孫八人而愛余尤甚三歲仲弟啓勳生四五歲就王父及母膝下授四子書詩經夜則就睡王父榻

日與言古豪傑哲人嘉言懿行而尤喜舉亡宋亡明國難之事津津道之六歲後就父讀受中國畧史五經卒業八歲學爲文九歲能綴千言十二歲應試學院補博士弟子員日治帖括雖心不慊之然不知天地間於帖括外更有所謂學也輒埋頭鑽研頗喜詞章王父父母時授以唐人詩嗜之過於八股家貧無書可讀惟有史記一網鑑易知錄一王父父日以課之故至今史記之文能成誦者八九父執有愛其慧者贈以漢書一姚氏古文辭類纂一則大喜讀之卒業焉父慈而嚴督課之外使之勞作言語舉動稍不謹輒呵斥不少假借常訓之曰『汝自視乃如常兒乎』至今誦此語不敢忘十三歲始知有段王訓話之學大好之漸有棄帖括之志十五歲母趙恭人見背以四弟之產難也余方游學省會而時無輪舶奔喪歸鄉已不獲親含殮終天之恨莫此爲甚時肄業於省會之學海堂堂爲嘉慶間前總督阮元所立以訓話詞章課粵人者也是乃決舍帖括以從事於此不知天地間於訓話詞章之外更有所謂學也已丑年十七舉於鄉主考爲李尙書端棻王鎮江仁堪年十八計偕入京師父以其穉也挈與偕行李公以其妹許字焉下第歸道上海從坊間購得瀛環志略讀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國且見上海製造局譯出西書若干種心好之以無力不能購也

其年秋始交陳通甫通甫時亦肄業學海堂以高才生聞旣而通甫相語曰吾聞南海康先生上書請變法不達新從京師歸吾往謁焉其學乃爲吾與子所未夢及吾與子今得師矣於是乃因通甫修弟子禮事南海先生時余以少年科第且於時流所推重之訓話詞章學頗有所知輒恣恣自憲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師子吼取其所挾持之數百年無用舊學更端駁詰悉舉而摧陷

廓清之自辰入見及戌始退冷水澆背當頭一棒一旦盡失其故壘惘惘然不知所從事且驚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懼與通甫聯牀竟夕不能寐明日再謁請爲學方針先生乃教以陸王心學而並及史學西學之梗概自是決然舍去舊學自退出學海堂而間日講業南海之門生平知有學自茲始

辛卯余年十九南海先生始講學於廣東省城長輿里之萬木草堂徇通甫與余之請也先生爲講中國數千年來學術源流歷史政治沿革得失取萬國以比例推斷之余與諸同學日筮記其講義一生學問之得力皆在此年先生又常爲語佛學之精奧博大余夙根淺薄不能多所受先生時方著『公理通』『大同學』等書每與通甫商榷辨析入微余輒侍末席有聽受無問難蓋知其美而不能通其故也先生著新學僞經考從事校勘著孔子改制考從事分纂日課則宋元明儒學案二十四史文獻通考等而草堂頗有藏書得恣涉獵學稍進矣其年始交康幼博十月入京師結婚李氏明年壬辰年二十王父棄養自是學於草堂者凡三年

甲午年二十二客京師於京國所謂名士者多所往還六月日本戰事起惋惜時局時有所吐露人微言輕莫之聞也顧益讀譯書治算學地理歷史等明年乙未和議成代表廣東公車百九十八人上書陳時局既而南海先生聯公車三千人上書請變法余亦從其後奔走焉其年七月京師強學會開發起之者爲南海先生贊之者爲郎中陳熾郎中沈曾植編修張孝謙浙江溫處道袁世凱等余被委爲會中書記員不三月爲言官所劾會封禁而余居會所數月會中於譯出西書購置頗備得以餘日盡瀏覽之爾後益斐然有述作之志其年始交譚復生楊叔嶠吳季清鐵樵

子發父子

京師之開強學會也上海亦踵起京師會禁上海會亦廢而黃公度倡議續其餘緒開一報館以書見招三月去京師至上海始交公度七月時務報開余專任撰述之役報館生涯自茲始著變法通議西學書目表等書其冬公度簡出使德國大臣奏請偕行會公度使事輟不果出使美日秘大臣伍廷芳復奏派爲參贊力辭之伍固請許以來年往旣而終辭專任報事丁酉四月直隸總督王文韶湖廣總督張之洞大理寺卿盛宣懷連銜奏保有旨交鐵路大臣差遣余不之知也旣而以箭來黏奏摺上諭焉以不願被人差遣辭之張之洞屢招邀欲致之幕府固辭時譚復生宜隱金陵間月至上海相過從連輿接席復生著仁學每成一篇輒相商榷相與治佛學復生所以砥礪之者良厚十月湖南陳中丞寶箴江督學標聘主湖南時務學堂講席就之時公度官湖南按察使復生亦歸湘助鄉治湘中同志稱極盛未幾德國割據膠州灣事起瓜分之憂震動全國而湖南始創南學會將以爲地方自治之基礎余頗有所贊畫而時務學堂於精神教育亦三致意焉其年始交劉斐邨林瞰谷唐紱丞及時務學堂諸生李虎村林述唐田均一蔡樹珊等明年戊戌年二十六春大病幾死出就醫上海旣痊乃入京師南海先生方開保國會余多所贊畫奔走四月以徐侍郎致靖之薦總理衙門再薦被召見命辦大學堂譯書局事務時朝廷銳意變法百度更新南海先生深受主知言聽諫行復生瞰谷叔嶠斐邨以京卿參預新政余亦從諸君子之後勉盡瘁八月政變六君子爲國流血南海以英人仗義出險余遂乘日本大島兵艦而東去國以來忽忽四年矣

戊戌九月至日本十月與橫濱商界諸同志謀設清議報自此居日本東京者一年稍能讀東文思想爲之一變己亥七月復與濱人共設高等大同學校於東京以爲內地留學生預備科之用卽今之清華學校是也其年美洲商界同志始有中國維新會之設由南海先生所鼓舞也冬間美洲人招往遊應之以十一月首途道出夏威夷島其地華商二萬餘人相繫留因暫住焉創夏威夷維新會適以治疫故航路不通遂居夏威夷半年至庚子六月方欲入美而義和團變已大起內地消息風聲鶴唳一日百變已而屢得內地函電促歸國遂回馬首而西北及日本已聞北京失守之報七月急歸滬方思有所効抵滬之翌日而漢口難作唐林李蔡黎傳諸烈先後就義公私皆不獲有所救留滬十日遂去適香港旣而渡南洋謁南海遂道印度游澳洲應彼中維新會之招也居澳半年由西而東環洲歷一周而還辛丑四月復至日本

爾來蟄居東國忽又歲餘矣所志所事百不一就惟日日爲文字之奴隸空言喋喋無補時難平且自思只有慚悚顧自審我之才力及我今日之地位舍此更無術可以盡國民責任於萬一茲事雖小亦安得已一年以來頗竭棉薄欲草一中國通史以助愛國思想之發達然在苒日月至今猶未能成十之二惟於今春爲新民叢報冬間復創刊新小說述其所學所懷抱者以質於當世達人志士冀以爲中國國民適鐸之一助嗚呼國家多難歲月如流眇眇之身力小任重吾友韓孔尸詩云舌下無英雄筆底無奇士嗚呼筆舌生涯已催我中年矣此後所以報國民之恩者未知何如每一念及未嘗不驚心動魄抑塞而誰語也

孔子紀元二千四百五十三年壬寅十一月任公自述

飲冰室文集類編上目錄

通論

變法通議

自序	一
論不變法之害	二
論變法不知本原之害	九
學校總論	一五
論科舉	二三
論學會	三三
論師範	三七
論幼學	四〇
論女學	五七
論譯書	六四
學校餘論	七八
論金銀漲落	八二
論變法必自平滿漢之界始	八八
論變法後安置守舊大臣之法	九五
論中國宜講求法律之學	九九

新民說

敘論	一〇一
論新民爲今日中國第一急務	一〇二
釋新民之義	一〇六
就優勝劣敗之理以證新民之結果而論及取法之所宜	一〇七
論公德	一一二
論國家思想	一一七
論進取冒險	一二四
論權利思想	一三二
論自由	一四二
論自治	一五三
論進步	一五八
論自尊	一七二
論合羣	一八〇
論生利分利	一八五
論毅力	二〇二
論義務思想	二一〇
論尙武	二一四
新民議	二二六

論敘	二二六
禁早婚議	二二九
國民十大元氣論	二三六
十種德性相反相成義	二四一
中國積弱溯源論	二五〇
論中國積弱由於防弊	二八二
過渡時代論	二八七
滅國新法論	二九二
愛國論	三〇九
尊皇論	三二二
說動	三二五
釋革	三二八
論中國之將強	三三三
少年中國說	三三九
論中國人種之將來	三四五
論中國國民之品格	三五三
敬告我國民	三五八

敬告當道者	三六三
呵旁觀者文	三七四
說羣自序	三八一
論小說與羣治之關係	三八二
政治	三八七
立憲法議	三八七
立法權論	三九三
政治學學理撫言	四〇〇
論政府與人民之權限	四〇八
論君政民政相嬗之理	四一三
國家思想變遷異同論	四一八
論專制政體有百害於君主而無一利	四二八
論中國與歐洲國體異同	四四〇
中國專制政治進化史論	四四七
堯舜爲中國中央君權濫觴考	四七二
古議院考	四七七

答某君問德國日本裁抑民權事……………四七九

答某君問法國禁止民權自由之說……………四八九

商會議……………四九一

論商業會議所之益……………四九八

論加稅……………五〇二

記自強軍……………五〇四

治始於道路說……………五〇五

論湖南應辦之事……………五〇八

時局……………五一七

論民族競爭之大勢……………五一七

論支那獨立之實力與日本東方政策……………五四四

論近世世國民競爭之大勢及中國之前途……………五四八

論今日各國待中國之善法……………五五三

瓜分危言……………五五七

亡羊錄……………五八三

政變原因答客難……………五九七

論戊戌八月之變乃廢立而非訓政	六〇二
書十二月二十四日上諭後	六〇四
朝旨深意	六〇八
論剛毅籌款事	六〇九
論美菲英杜之戰事關係於中國	六一三
論內地雜居與商務關係	六一五
西藏密約問題	六二三
英日同盟論	六二四
檀香山賠款問題	六二六
民選領事問題	六二七
中俄之內亂外患	六二七
自治——菲律賓自治！	六二八
革命——俄羅斯革命！	六二九
英杜和議遂成	六三〇
宗 教	六三三
論宗教家與哲學家之長短得失	六三三

論支那宗教改革	六三九
復友人論保教書	六四六
保教非所以尊孔論	六四八
論佛教與羣治之關係	六五八

教

育書報附

論教育當定宗旨	六六七
教育政策私議	六七七
湖南時務學堂學約	六八五
萬木草堂小學學記	六九一
倡設女學堂啓	六九四
論南洋公學學生退學事件	六九五
答某君問辦理南洋公學善後事宜	六九九
日本橫濱中國大同學校緣起	七〇一
記尙賢堂	七〇三
南學會敘	七〇三
知恥學會敘	七〇六

醫學善會敘	七〇八
敬告留學生諸君	七二三
論學日本文之益	七一八
論學生公憤事	七二〇
蔡鈞蟻辱國權問題	七二四
行人失辭	七二七
答某君問日本禁止教科書事	七三二
西學書目表敘例	七三三
西學書目表後敘	七三八
大同譯書局敘例	七四一
譯印政治小說敘	七四二
西書提要農學總敘	七四四
沈氏音書敘	七四四
經世文新編敘	七四六
日本國志後敘	七四九
中國工藝商業攷提要	七五〇
蠶務條陳敘	七五一

續譯列國歲計政要敘	七五二
春秋中國彙狄辨敘	七五四
讀日本書目志書後	七五五
俄土戰紀敘	七五九
東籍月旦	七六〇
論報館有益於國事	七八一
農會報敘	七八四
蒙學報演義報合敘	七八六
萃報敘	七八七
清議報第一百冊祝辭並論報館之責任及本館之經歷	七八八
敬告我同業諸君	七九九

飲冰室文集類編上目錄終

飲冰室文集類編上

新會 梁啓超 著

通論

變法通議 丙申

自序

法何以必變。凡在天地之間者。莫不變。晝夜變而成日。寒暑變而成歲。大地肇起。流質炎炎。熱鎔冰遷。累變而成地球。海草螺蛤。大木大鳥。飛魚飛鼈。袋獸脊獸。彼生此滅。更迭迭變。而成世界。紫血紅血。流注體內。呼炭吸養。刻刻相續。一日千變。而成生人。藉曰不變。則天地人類。並時而息矣。故夫變者。古今之公理也。貢助之法。變爲租庸調。租庸調變爲兩稅。兩稅變爲一條鞭。井乘之法。變爲府兵。府兵變爲驢騎。驢騎變爲禁軍。學校升造之法。變爲薦辟。薦辟變爲九品中正。九品變爲科目。上下千歲。無時不變。無事不變。公理有固然。非夫人之爲也。爲不變之說者。動曰守古守古。庸詎知自太古上古中古近古。以至今日。固已不知萬百千變。今日所目爲古法而守之者。其於古人之意。相去豈可以道里計哉。今夫自然之變。天之道也。或變則善。或變則敝。有人道焉。其智者之所審也。語曰。學者上達。不學下達。惟治亦然。委心任運。聽其流變。則日趨於敝。振刷整頓。斟酌通變。則日趨於善。吾揆之於古。一姓受命。辦法立制。數葉以後。其子孫之所奉行。必有以異於其祖父矣。而彼君民上下。猶囿焉以爲吾今日之法。吾祖前者以之治天下而治。齋然守之。因

循不察。漸移漸變。百事廢弛。卒至疲敝。不可收拾。代興者審其敝而變之。斯爲新王矣。苟其子孫達於此義。自審其敝而自變之。斯號中興矣。漢唐中興。斯固然矣。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言治舊國必用新法也。其事甚順。其義至明。有可爲之機。有可取之法。有不得不行之勢。有不容少緩之故。爲不變之說者。猶曰。守古守古。坐視其因循廢弛。而漠然無所動於中。嗚呼。可不謂大惑不解者乎。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伊尹曰。用其新。去其陳。病乃不存。夜不炳燭則昧。冬不御裘則寒。渡河而乘陸車者危。易證而嘗舊方者死。今專標斯義。大聲疾呼。上循土訓誦訓之遺。下依謏諷鼓諫之義。言之無罪。聞者足興。爲六十篇。分類十二。知我罪我。其無辭焉。

論不變法之害 丙申

今有巨厦。更歷千歲。瓦墜毀壞。榱棟崩折。非不朽然大也。雨風猝集。則傾圮必矣。而室中之人。猶然酣嬉。軒臥。漠然無所聞見。或則覩其危險。惟知痛哭。束手待斃。不思拯救。又其上者。補苴罅漏。彌縫蟻穴。苟安時日。以覲有功。此三人者。用心不同。漂搖一至。同歸死亡。善居室者。去其廢壞。廓清而更張之。鳩工庀材。以新厥搆。圖始雖艱。及其成也。輪焉奐焉。高枕無憂也。惟國亦然。由前之說罔不亡。由後之說罔不强。

印度大地最古之國也。守舊不變。夷爲英藩矣。突厥地跨三洲。立國歷千年。而守舊不變。爲六大國執其權分其地矣。非洲廣袤。三倍歐土。內地除沙漠一帶外。皆植物饒衍。畜牧繁盛。土人不能開化。拱手以讓強敵矣。波蘭爲歐西名國。政事不修。內訌日起。俄普奧相約。擇其肉而食矣。中亞洲回部。素號驍悍。善戰鬪。而守舊不變。俄人鯨吞蠶食。殆將盡之矣。越南。緬甸。高麗。服屬中土。漸

染習氣。因仍弊政。齷齪不變。漢官威儀。今無存矣。今夫俄宅苦寒之地。受蒙古鈐轄。前皇殘暴。民氣凋喪。岌岌不可終日。自大彼得游歷諸國。學習工藝。歸而變政。後王受其方略。國勢日盛。關地數萬里也。今夫德列國分治。無所統紀。爲法所役。有若奴隸。普人發憤興學。練兵。遂蹶強法。霸中原也。今夫日本幕府專政。諸藩力征。受俄德美大創。國幾不國。自明治維新。改絃更張。不三十年。而奪我琉球。割我臺灣也。又如西班牙荷蘭。三百年前。屬地徧天下。而內治稍弛。遂卽陵弱。國度夷爲四等。暹羅處緬越之間。同一綿薄。而稍自振厲。則巋然尙存。記曰。不知來視諸往。又曰。前車覆。後車戒。大地萬國。上下百年間。強盛弱亡之故。不爽累黍。蓋其幾之可畏如此也。

中國立國之古。等印度。土地之沃。邁突厥。而因沿積敝。不能振變。亦伯仲於二國之間。以故地利不闢。人滿爲患。河北諸省。歲雖中收。猶道殣相望。京師一冬。死者千計。一有水旱。道路不通。運賑無術。任其填委。十室九空。濱海小民。無所得食。逃至南洋美洲諸地。鬻身爲奴。猶被驅迫。喪斧以歸。馴者轉於溝壑。黠者流爲盜賊。教匪會匪。蔓延九州。旬隙而動。工藝不興。商務不講。土貨日見減色。而他人投我所好。製造百物。暢銷內地。漏卮日甚。脂膏將枯。學校不立。學子於帖括外。一物不知。其上者。考據詞章。破碎相尙。語以瀛海。瞠目不信。又得官甚難。治生無術。習於無恥。嘗不知。兵學不講。綠營防勇。老弱癯煙。兇悍騷擾。無所可用。一旦軍興。臨事募集。半屬流勾。器械臨苦。饑糈微薄。偏裨以上。流品猥雜。一字不識。無論讀圖。營例不諳。無論兵法。以此與他人學問之將。紀律之師相遇。百戰百敗。無待交綏。官制不善。習非所用。用非所習。委權胥吏。百弊蠅起。一官數人。一人數官。牽制推諉。一事不舉。保獎朦混。鬻爵充塞。朝爲市儈。夕登顯秩。宦途壅滯。候補窘悴。

非鑽營奔競。不能療饑。俸廉微薄。供億繁浩。非貪污惡鄙。無以自給。限年繩格。雖有奇才。不能特達。必俟其筋力既衰。暮氣將深。始任以事。故肉食盈廷。而乏才爲患。法敝如此。雖敵國外患。晏然無聞。君子猶或憂之。況於以一羊處羣虎之間。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者乎。

孟子曰。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又曰。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又曰。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中國戶口之衆。冠於大地。幅員式廓。亦俄英之亞也。礦產充溢。積數千年。未經開采。土地沃衍。百植並宜。國處溫帶。其民材智。君權統一。欲有興作。不患阻撓。此皆歐洲各國之所無也。夫以舊法之不可恃也。如彼。新政之易爲功也。又如此。何舍何從。不待智者可以決矣。

難者曰。今日之法。匪今伊昔。五帝三王之所遞嬗。

三祖

八宗之所詒謀。累代率由。

歷有年所。必謂易道乃可爲治。非所敢聞。釋之曰。不能創法。非聖人也。不能隨時。非聖人也。上觀百世。下觀百世。經世大法。惟本朝爲善變。入關之初。卽下薙髮之令。頂戴翎枝。端罩馬褂。古無有也。則變服色矣。用達海創國書。借蒙古字以附滿洲音。則變文字矣。用湯若望羅雅谷作憲書。參用歐羅巴法。以改大統歷。則變歷法矣。聖祖皇帝。永免滋生人口之賦。并入地賦。自商鞅以來。計人之法。漢武以來。課丁之法。無有也。則變賦法矣。舉一切城工河防。以及內廷營造。行在治。蹕。皆雇民給直。三王於農隙使民。用民三日。且無有也。則變役法矣。平民死刑。別爲二等。曰情實。曰緩決。猶有情實而不予勾者。仕者罪雖至死。而子孫考試入仕如故。如前代所

沿。夷三族之刑。發樂籍之刑。言官受廷杖。下鎮撫司獄之刑。更無有也。則變刑法矣。至於國本之說。歷代所重。自理密親王之廢。世宗創爲密緘之法。高宗至於九降。繪音。

編爲儲貳金鑑。爲世法戒。而曹儒始知大計矣。巡幸之典。諫臣所爭。而
幸江南。木蘭秋獮。歲歲舉行。味者或疑之。至
仁宗貶謫松筠。宣示講武習勞之意。而庸臣

始識苦心矣。漢魏宋明。由旁支入繼大統者。輒議大禮。斷斷爭訟。
高宗援據禮經。定本生
父母之稱。取葬以士祭以大夫之義。
聖人制禮萬世不易。觀於
醜賢親王之禮。而天下

翕然稱頌矣。凡此皆
本朝變前代之法。善之又善者也。至於二百餘年。重熙累洽。因時變制。未
易縷數。數其犖犖大者。崇德以前。以八貝勒分治所部。
太宗與諸兄弟。朝會則共坐。餉用
則均出。俘虜則均分。

世祖入關。始嚴天澤之分。裁抑諸王驕蹇之習。遂壹寰宇。詒謀至今
矣。累朝用兵。拓地數萬里。膺閫外之寄。多用滿蒙。逮
文宗而兼用漢人。輔臣文慶。力贊成之。
而曾左諸公。遂稱名將矣。八旗勁旅。天下無敵。既削平前三藩。後三藩。乾隆中屢次西征。猶復簡

調前往。朝馳羽檄。夕報捷書。逮
宣宗時。而知索倫兵不可用。三十年來。殲蕩流寇。半賴招募
之勇。以成功。而同治遂號中興矣。內而治寇。始用堅壁清野之法。一變而爲長江水師。再變而爲
防河圖禁矣。外而交鄰。始用閉關絕市之法。一變而通商者十數國。再變而命使者十數國矣。此

又以
本朝變
本朝之法者也。吾聞聖者慮時而動。使
聖祖
世宗生於今日。吾知其變
法之銳。必不在大彼得。
名俄皇 威廉第一。
名德皇 陸仁。
名日皇 之下也。記曰。法先王者法其意。今泥

祖宗之法。而戾
祖宗之意。是烏得爲善法。
祖矣乎。

中國自古一統。環列皆小蠻夷。但虞內憂。不患外侮。故防弊之意多。而興利之意少。懷安之念重。
而慮危之念輕。秦後至今。垂二千年。時局匪有大殊。故治法亦可不改。國初因沿明制。稍加損

益稅斂極薄。征役幾絕。取士以科舉。雖不講經世。而足以颺太平。選將由行伍。雖未嘗學問。然足以威蕙荷。任官論資格。雖不得異材。而足以止奔競。天潢外戚。不與政事。故無權奸僭恣之虞。督撫監司。互相牽制。故無藩鎮跋扈之患。使能閉關畫界。永絕外敵。終古爲獨立之國。則墨守斯法。世世仍之。稍加整頓。未嘗不足以治天下。而無如其忽與泰西諸國相遇也。泰西諸國並立。大小以數十計。狡焉思啓。互相猜忌。稍不自振。則滅亡隨之矣。故廣設學校。獎勵學會。懼人才不足。而國無與立也。振興工藝。保護商業。懼利源爲人所奪。而國以窮蹙也。將必知學。兵必識字。日夜訓練。如臨大敵。船械新製。爭相駕尙。懼兵力稍弱。一敗而不可振也。自餘庶政。罔不如是。日相比較。日相磨厲。故其人之才智。常樂於相師。而其國之盛強。常足以相敵。蓋舍是不能圖存也。而所謂獨立之國者。目未見大敵。侈然自尊。謂莫已若。又欺其民之馴弱而凌怙之。慮其民之才智而束縛之。積弱凌夷。日甚一日。以此遇彼。猶以敵難當千鈞之弩。故印度突厥。突厥居歐東五十年前未與英法諸國交涉故亦爲獨立國之覆轍。不絕於天壤也。

難者曰。法固因時而易。亦因地而行。今子所謂新法者。西人習而安之。故能有功。苟遷其地。則弗良矣。釋之曰。泰西治國之道。富強之原。非振古如茲也。蓋自百年以來。耳舉官新制。起於嘉慶十七年。先是歐洲舉議院及地方官。惟推厚貴者能有此權。是年拿破崙變西班牙之政。始令人人可以舉官。民兵之制。起於嘉慶十七年。工藝會所。起於道光四年。農學會。起於道光二十八年。國家撥款。以興學校。起於道光十三年。報紙免稅之議。起於道光十六年。郵政售票。起於道光十七年。輕減刑律。起於嘉慶二十五年。汽機之制。起於乾隆三十四年。行海輪船。起於嘉慶十二年。鐵路起於道光十年。電綫起於道光十七年。自餘一切保國

之經利民之策。相因而至。大率皆在中朝嘉道之間。蓋自法皇拿破命倡禍以後。歐洲忽生動力。因以更新。至其前此之舊俗。則視今日之中國無以遠過。英人李提摩太近譯泰西新史攬要言之最詳惟其幡然而變。不百年間。乃淳然而興矣。然則吾所謂新法者。皆非西人所故有。而實爲西人所改造。改而施之西方。與改而施之東方。其情形不殊。蓋無疑矣。況蒸蒸然起於東土者。尙明有因變致強之日本乎。難者曰。子言辯矣。然伊川被髮。君子所歎。用彝變夏。究何取焉。釋之曰。孔子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彝。春秋之例。彝狄進至中國。則中國之古之聖人。未嘗以學於人爲慙德也。然此不足以服吾子。請言中國有土地焉。測之繪之。化之分之。審其土宜。教民樹藝。神農后稷。非西人也。度地居民。歲杪制用。夫家衆寡。六畜牛羊。織悉書之。周禮王制。非西書也。八歲入小學。十五就大學。升造爵官。皆俟學成。庠序學校。非西名也。謀及卿士。謀及庶人。國疑則詢。國遷則詢。議郎博士。非西官也。博士與議郎。大夫同主論議。國有大事。則承問。即今西人議院之意。流宥五刑。疑獄衆共。輕刑之法。陪審之員。非西律也。三老嗇夫。由民自推。辟署功曹。不用他郡。鄉亭之官。非西秩也。爾無我叛。我無強賈。商約之文。非西史也。交鄰有道。不辱君命。絕域之使。非西政也。邦有六職。工與居一。國有九經。工在所勸。保護工藝。非西例也。當宁而立。當晨而立。禮無不答。旅揖土人。禮經所陳。非西制也。天子巡守。以觀民風。皇王大典。非西儀也。地有四游。地動不止。日之所生。爲星。絳緯雜言。非西文也。腐水離木。均髮均縣。臨鑑立景。蛻水謂氣。電緣氣生。墨翟亢倉。關尹之徒。非西儒也。故夫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徵之域外。則如彼。考之前古。則如此。而議者猶曰。彝也。彝也。而棄之。必舉吾所固有之物。不自有之。而甘心以讓諸人。又何取耶。

難者曰。子論誠當。然中國當敗。屺之後。窮蹙之日。慮無餘力。克任此舉。強敵交逼。耽耽思啓。亦未必能吾待也。釋之曰。日本敗於三國。受迫通商。反以成維新之功。法敗於普。爲城下之盟。償五千兆。福蘭格。割奧斯鹿林兩省。此其痛創。過於中國今日也。然不及十年。法之盛強。轉逾疇昔。然則敗屺非國之大患。患不能自強耳。孟子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又曰。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泰西各國。磨牙吮血。伺於吾旁者。固屬有人。其顧惜商務。不欲發難者。亦未始無之。徒以我晦盲太甚。厲階孔繁。用啓戎心。亟思染指。及今早圖。示萬國以更新之端。作十年保太平之約。亡羊補牢。未爲遲也。

天下之爲說者。動曰一勞永逸。此誤人家國之言也。今夫人一日三食。苟有持說者曰。一食永飽。雖愚者猶知其不能也。以飽之後。歷數時而必飢。飢而必更求食也。今夫立法以治天下。則亦若是矣。法行十年。或數十年。或百年。而必敝。敝而必更求變。天之道也。故一食而求永飽者必死。一勞而求永逸者必亡。今之爲不變之說者。實則非真有見於新法之爲民害也。夸毗成風。憚於興作。但求免過。不求有功。又經世之學。素所未講。內無宗主。相從吠聲。聽其言論。則日日痛哭。讀其詞章。則字字孤憤。叩其所以圖存之道。則眈然無所爲。對曰。天心而已。國運而已。無可爲而已。委心袖手。以待覆亡。噫。吾不解其用心何在也。

要而論之。法者天下之公器也。變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萬國蒸蒸。日趨於上。大勢相迫。非可閔制。變亦變。不變亦變。變而變者。變之權操諸己。可以保國。可以保種。可以保教。不變而變者。變之權讓諸人。束縛之。馳驟之。嗚呼。則非吾之所敢言矣。是故變之途有四。其一如日本。自變者。

也。其二如突厥。他人執其權而代變者也。埃及高麗等國皆是其三如印度。見併於一國而代變者也。越南緬甸等國皆是其四如波蘭。見分於諸國而代變者也。吉凶之故。去就之間。其何擇焉。詩曰。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傳曰。嫠婦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賈。爲將及焉。此固四萬萬人之所同也。彼猶大之種。迫逐於歐東。非洲之奴。充斥於大地。嗚呼。夫非猶是人類也歟。

論變法不知本原之害 丙申

難者曰。中國之法。非不變也。中興以後。講求洋務。三十餘年。創行新政。不一而足。然屢見敗衄。莫克振救。若是乎新法之果無益於人國也。釋之曰。前此之言變者。非真能變也。卽吾向者。所謂補苴罅漏。彌縫蟻穴。漂搖一至。同歸死亡。而於去陳用新。改絃更張之道。未始有合也。昔同治初年。德相畢士麻克語人曰。三十年後。日本其興。中國其弱乎。日人之游歐洲者。討論學業。講求官制。歸而行之。中人之游歐洲者。詢某廠船礮之利。某廠價值之廉。購而用之。強弱之原。其在此乎。嗚呼。今雖不幸而言中矣。懲前毖後。亡羊補牢。有天下之責者。尙可以知所從也。

今之言變法者。其學學大端。必曰練兵也。開礦也。通商也。斯固然矣。然將率不由學校。能知兵乎。選兵不用醫生。任意招募。半屬流勾。體之羸壯所不知。識字與否所不計。能用命乎。將俸極薄。兵餉極微。傷廢無養。其終身之文。死亡無卹。其家之典。能潔已效死乎。圖學不興。阨塞不知。能制勝乎。船械不能自造。仰息他人。能如志乎。海軍不游弋。他國將卒不習風波。一旦臨敵。能有功乎。如是則練兵如不練。礦務學堂不興。礦師乏絕。重金延聘西人。尙不可信。能盡利乎。機器不備。化分不精。能無棄材乎。道路不通。從礦地運至海口。其運費視原價或至數倍。能有利乎。如是則開礦

如不開。商務學堂不立。罕明貿易之理。能保富乎。工藝不興。製造不講。土貨銷場。寥寥無幾。能爭利乎。道路梗塞。運費笨重。能廣銷乎。釐卡滿地。抑勒逗留。糜膏削脂。有如虎狼。能勸商乎。領事不報外國商務。國家不護僑寓商民。能自立乎。如是則通商如不通。其稍進者曰。欲求新政。必興學校。可謂知本矣。然師學不講。教習乏人。能育才乎。科舉不改。聰明之士。皆務習帖括。以取富貴。趨舍異路。能俯就乎。官制不改。學成而無所用。投閑置散。如前者出洋學生故事。奇才異能。能自安乎。既欲省府州縣皆設學校。然立學諸務。責在有司。今之守令。能奉行盡善乎。如是則興學如不興。自餘庶政。若鐵路。若輪船。若銀行。若郵政。若農務。若製造。莫不類是。蓋事事皆有相因而至之端。而萬事皆同出於一本原之地。不挈其領而握其樞。猶治絲而棼之。故百舉而無一效也。

今之言變法者。其蔽有二。其一欲以震古鑠今之事。責成於肉食官吏之手。其二則以爲黃種之人。無一可語。委心異族。有終焉之志。夫當急則治標之時。吾固非謂西人之必不當用。雖然。則烏可以久也。中國之行新政也。用西人者。其事多成。不用西人者。其事多敗。詢其故。則曰西人明達。華人固陋。西人奉法。華人營私也。吾聞之。日本變法之始。客卿之多。過於中國也。十年以後。按年裁減。至今一切省署。皆日人自任其事。歐洲之人。百不一存矣。今中國之言變法。亦既數十年。而猶然借材異地。乃能圖成。其可恥孰甚也。夫以西人而任中國之事。其愛中國與愛其國也孰愈。夫人而知之矣。況吾所用之西人。又未必其彼中之賢者乎。

若夫肉食官吏之不足任事。斯固然矣。雖然。吾固不盡爲斯人咎也。帖括陋劣。國家本以此取之。一旦而責以經國之遠猷。烏可得也。捐例猥雜。國家本以此市之。一旦而責以奉公之廉恥。烏可

得也。一人之身忽焉而責以治民。忽焉而責以理財。又忽焉而責以治兵。欲其條理明澈。措置悉宜。烏可得也。在在防弊。責任不專。一事必經數人。互相牽掣。互相推諉。欲其有成。烏可得也。學校不以此教。察計不以此取。任此者弗賞。弗任者弗罰。欲其振厲勩圖。烏可得也。途塗俸薄。長官屑累。非奔競末由得官。非貪污無以謀食。欲其忍飢寒。獨身家。以從事於公義。自非聖者。烏可得也。今夫人之智愚賢不肖。不甚相遠也。必謂西人皆智。而華人皆愚。西人皆賢。而華人皆不肖。雖五尺之童。猶知其非。然而西官之能任事也。如彼。華官之不能任事也如此。故吾曰不能盡爲斯人咎也。法使然也。立法善者。中人之性可以賢。中人之才可以智。不善者反是。塞其耳目。而使之愚。縛其手足。而驅之爲不肖。故一旦有事。而無一人可爲用也。不此之變。而鯁鯁然效西人之口也。

吾今爲一言以蔽之曰。變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興。在開學校。學校之立。在變科舉。而一切要其大成。在變官制。難者曰。子之論探本窮原。靡有遺矣。然茲事體大。非天下才。懼弗克任。恐聞者驚怖。其言以爲河漢。遂並向者一二西法。而亦棄之。而不敢道。奈何。子毋寧卑之。無甚高論。令今可行矣。釋之曰。不然。夫渡江者。汎乎中流。暴風忽至。握舵擊楫。雖極疲頓。無敢云者。以偷安一息。而死亡在其後也。庸醫疑證。用藥游移。精於審證者。得病源之所在。知非此方不愈。此疾三年畜。艾所弗辭已。雖曰難也。將焉避之。抑豈不聞東海之濱。區區三島。外受劫盟。內逼藩鎮。崎嶇多難。瀕於滅亡。而轉圜之間。化弱爲強。豈不由斯道矣乎。則又烏知乎。今之必不可行也。有非常之才。

則足以濟非常之變。嗚呼。是所望於大人君子者矣。

去歲李相國使歐洲。問治國之道於德。故相俾士麥。俾士麥曰。我德所以強。練兵而已。今中國之

大患。在兵少而不練。船械窳而乏也。若留意於此二者。中國不足強也。見去年七八月間上海香港各報所譯西文報中今歲

張侍郎使歐。與德國某爵員語。其言猶俾相言。見七月上海某日報中國自數十年以來。士夫已寡論變法。即

有一二。則亦惟兵之爲務。以謂外人之長技。吾國之急圖。只此而已。衆口一詞。不可勝辨。既聞此

言也。則益自張大。謂西方之通人。其所論固亦如是。梁啓超曰。嗟乎。亡天下者。必此言也。吾今持

春秋無義戰。墨翟非攻。宋鉏。寢兵之義。以告中國。聞者必曰。以此辱國而陳高義。以治之。是速其

亡也。不知使有國於此。內治修工商。盛學校。昌才智。繁雖無兵焉。猶之強也。彼美國是也。美國兵

不過二萬。其兵力於歐洲。不能比最小之國。而強鄰耽耽。誰敢侮之。使有國於此。內治墮工商。窳

學校。塞才智。希雖舉其國而兵焉。猶之亡也。彼土耳其是也。土耳其以陸軍甲天下。俄土之役。五

戰而土三勝焉。而卒不免於今日。若是乎國之強弱在兵。而所以強弱者不在兵。昭昭然矣。今有

病者。其治之也。則必滌其滯積。養其榮衛。培其元氣。使之與無病人等。然後可以及它事。此不易

之理也。今授之以甲冑。予之以戈戟。而曰爾盍從事焉。吾見其舞蹈不終日。而死期已至也。彼西

人之練兵也。其猶壯士之披甲冑而執戈鋌也。若今日之中國。則病夫也。不務治病。而務壯士之

所行。故吾曰。亡天下者。必此言也。然則西人曷爲爲此言。曰。嗟乎。狡焉思啓封疆。以滅社稷者。何

國蔑有。吾深惑乎吾國之所謂開新黨者。何以於西人之言。輒深信謹奉。而不敢一致疑也。西人

之政事。可以行於中國者。若練兵也。置械也。鐵路也。輪船也。開礦也。西官之在中國者。內焉聒之。

於吾政府。外焉聒之於吾有司。非一日也。若變科舉也。興學校也。改官制也。興工藝開機器廠也。獎農事也。拓商務也。吾未見西人之爲我一言也。是何也。練兵而將帥之才。必取於彼焉。置械而船艦槍礮之值。必歸於彼焉。通輪船鐵路。而內地之商務。彼得流通焉。開礦而地中之蓄藏。彼得染指焉。且有一興作。而一切工料。一切匠作。無不仰給之於彼。彼之士民。得以養焉。以故鐵路開礦諸事。其在中國。不得謂非急務也。然自西人言之。則其爲中國謀者十之一。自爲謀者十之九。若乃科舉學校官制工藝農事商務等。斯乃立國之元氣。而致強之本原也。使西人而利吾之智且強也。宜其披肝瀝膽。日日言之。今夫彼之所以得操大權。露大利於中國者。以吾之弱也。愚也。而烏肯舉彼之所以智所以強之道。而一以畀我也。恫乎英士李提摩太之言也。曰。西官之爲中國謀者。實以保護本國之權利耳。余於光緒十年回英。默念華人傳習西學之期。必已不遠。因擬謁見英法德等國學部大臣。請示振興新學之道。以儲異日傳播中華之用。迨至某國。投刺晉謁其學部某大臣。叩問學校新規。並請給一文憑。俾得徧游全國大書院。大臣因問余考察本國新學之意。余實對曰。欲以傳諸中華也。語未竟。大臣艷然變色曰。汝欲華人盡明西學。其如我國何。其如我各與國何。文憑遂不可得。又曰。西人之見華官。每以諛詞獻媚。曰。貴國學問。實爲各國之首。以驕其自以爲是之心。而堅其藐視新學之志。必使無以自強而後已。並見李所自著西舞卷七西舞以乙未年刻於京師夫李君亦西人也。其必非爲讜言以汗巖西人。無可疑也。而其言若此。吾欲我政府有司之與西人酬酢者。一審此言也。李相國之過德也。德之官吏及各廠主人。盛設供帳。致敬盡禮。以相款識。非有愛於相國也。以謂吾所欲購之船艦槍礮。利將不賞。而欲脅肩捷足以奪之也。及哭龍姆席。

聞一語。咸始廢然。英法諸國。大譁笑之。事見去年萬國公報然則德人之津津然以練兵置械相勸勉者。由他國眎之。若見肺肝矣。且其心猶有叵測者。彼德人固歐洲新造之雄國也。又以爲苟不得志於東方。則不能與俄英法諸國競強弱也。中國之爲俎上肉久矣。商務之權利握於英。鐵路之權利握於俄。邊防之權利握於法日及諸國。德以後起。越國鄙遠。擇肥而噬。其道頗難。因思握吾邦之兵權。制全國之死命。故中國之練洋操。聘教習也。德廷必選知兵而有才者以相畀。令其以教習而兼統領之任。今歲鄂省武備學堂之聘某德弁也。改令祇任教習。不充統領。而德廷乃至移書總署。反覆力爭。此其意欲何爲也。使吾十八行省。各練一洋操。各統以德弁教之。誨之日與相習。月漸歲摩。一旦瓜分事起。吾國綠營防勇。一無所恃。而其一二可用者。惟德人號令之是聞。如是則德之所獲利益。乃不在俄英法日諸國下。此又德人隱忍之陰謀。而莫之或覺者也。當中日訂通商條約之際。德國某日報云。我國恒以製造機器等。售諸中國。日本仿行西法。已得製造之要領。今若任其再流之中國。恐德國之商務。掃地盡矣。亦見西鐸卷七去歲字林西報載某白人來書云。昔上海西商。爭請中國。務須准將機器進口。歐格訥公使回國時。則謂此事非西國之福。今按英國所養水陸各軍。專爲擴充商務。保護工業起見。所費不貲。今若以我英向來製造之物。而令人皆能製造。以奪我利。是自作孽也。見時務報第八冊嗚呼。西人之言學校商務也。則妬我如此。其言兵事也。則愛我如彼。雖負床之孫。亦可以察其故矣。一鐵甲之費。可以支學堂十餘年。一快船之費。可以譯西書數百卷。克虜伯一尊之費。可以設小博物院三數所。洋操一營之費。可以遣出洋學生數十人。不此之務。而惟彼之圖。吾甚惜乎以司農仰屋艱難。羅掘所得之金幣。而晏然餽於敵國。以

易其用無可用之物。數年之後。又成盜糧。往車已折。來軫方道。獨至語以開民智植人才之道。則咸以款項無出。玩日愒時。而曾不肯舍此一二。以就此千萬也。吾又惑乎變通科舉工藝專利等事。不勞國家銖金寸幣之費者。而亦相率依違。坐視吾民失此生死肉骨之機會。而不肯一導之也。吾它無敢懟焉。吾不得不歸罪於彼族設計之巧。而其言惑人之深也。詩曰。無信人之言。人實誑汝。

學校總論 丙申

吾聞之。春秋三世之義。據亂世以力勝。升平世智力互相勝。太平世以智勝。草昧伊始。蹄迹交於中國。鳥獸之害未消。營窟懸巢。乃克相保。力之強也。顧人雖文弱。無羽毛之飾。爪牙之衛。而卒能檻繫兕虎。駕役駝象。智之強也。數千年來。蒙古之種。回回之裔。以虜掠爲功。以屠殺爲樂。屢蹂名國。幾一寰宇。力之強也。近百年間。歐羅巴之衆。高加索之族。藉製器以滅國。借通商以闢地。於是全球十九。歸其統轄。智之強也。世界之運。由亂而進於平。勝敗之原。由力而趨於智。故言自強於今日。以開民智爲第一義。

智惡乎開。開於學。學惡乎立。立於教。學校之制。惟吾三代爲最備。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立學之等也。八歲入小學。十五而就大學。入學之年也。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九年教之數。日。十年學書記。十有三年學樂誦詩。成童學射御。二十學禮。受學之序也。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以離經辨志爲始事。以知類通達爲大成。課學之程也。大學一篇。言大學堂之事也。弟子職一篇。言小學堂之事也。內則一篇。言女學堂之事也。學記一篇。言師範學堂之事也。管子言農工商羣萃而州處。

相語以事。相示以功。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是農學工學商學。皆有學堂也。孔子言以不教戰。是謂棄民。晉文始入而教其民。三年而後用之。越王棲於會稽。教訓十年。是兵學有學堂也。其有專務他業。不能就學者。猶以十月事訖。使父老教於校室。見公羊傳宣十五年注有不帥教者。鄉官簡而以告。其視之重而督之嚴也如此。故使一國之內。無一人不受教。無一人不知學。免置之野人。可以備捍城。小戎之女子。可以敵王愾。販牛之鄭商。可以退敵師。斷輪之齊工。可以語治道。聽輿人之誦。可以定霸。采鄉校之議。可以聞政。舉國之人。與國爲體。填城溢野。無非人才。所謂以天下之目視。以天下之耳聽。以天下之慮慮。三代盛強。蓋以此也。

馬貴與曰。古者戶口少而才智之民多。今戶口多而才智之民少。余悲其言。雖然。蓋有由也。先王欲其民智。後世欲其民愚。天下既定。敵國外患既息。其所慮者。草澤之豪傑。乘時而起。與議論之士。援古義以非時政也。於是乎爲道以鈴制之。國有大學。省有學院。郡縣有學官。考其名。猶夫古人也。視其法。猶夫古人也。而問其所以爲教。則曰制義也。詩賦也。楷法也。不必讀書。通古今而亦能之。則中材以下。求讀書。求通古今者。希矣。非此一途。不能自進。則奇才異能之士。不得不輟其所學。以俛焉而從事矣。其取之也。無定。其得之也。甚難。則倜儻之才。必有十年不第。窮愁感嘆。銷磨其才氣。而無復餘力。以成其學矣。如是。則豪傑與議論之士。必少。而於馴治天下也。甚易。故秦始皇之燔詩書。明太祖之設制藝。遙遙兩心。千載同揆。皆所以愚黔首。重君權。馭一統之天下。弭內亂之道。未有善於此者也。譬之居室。慮其僮僕竊其寶貨。束而縛之。寘彼嚴室。加扇鑊焉。則可以高枕而臥。無損其秋毫矣。獨惜強寇忽至。入門無門。入閨無閨。悉索所有。席卷以行。而受縛之

人徒相對咋舌。見其主之難。而無以爲求也。

凡國之民。都爲五等。曰士。曰農。曰工。曰商。曰兵。士者學子之稱。夫人而知也。然農有農之士。工有工之士。商有商之士。兵有兵之士。農而不士。故美國每年農產值銀三千一百兆兩。俄國值二千二百兆兩。法國值一千八百兆兩。而中國只值三百兆兩。工而不士。故美國每自創新藝。報官領照者。二萬二千七百四十事。法國七千三百事。英國六千九百事。而中國無聞焉。商而不士。故英國商務價值二千七百四十兆兩。德國一千二百九十六兆兩。法國一千一百七十六兆兩。而中國僅二百七十七兆兩。兵而不士。故去歲之役。水師軍船九十六艘。如無一船。榆關防守兵。幾三百營。如無一兵。今夫有四者之名。無士之實。則其害且至於此。矧於士而不士。聚千百帖帖卷摺考據詞章之輩。於歷代掌故。瞭然未有所見。於萬國形勢。嘗然未有所聞者。而欲與之共天下。任庶官行新政。禦外侮。其可得乎。

今之言治國者。必曰倣效西法。力圖富強。斯固然也。雖然。非其人莫能舉也。今以有約之國。十有六。依西人例。每國命一使。今之周知四國。爛於辭令。能任使者。幾何人矣。歐美澳洲。日印緬越南洋諸島。其有中國人民僑寓之地。不下四百所。今之熟悉商務。明察土宜。才任領事者。幾何人矣。教案界務商務。紛紛屢起。今之達彞情。明公法。熟約章。能任總署章京。各省洋務局者。幾何人矣。泰西大國常兵。皆數十萬。戰時可調至數百萬。中國之大。練兵最少。亦當及五十萬。爲千營。每營營哨官六員。今之習於地圖。曉暢軍事。才任偏裨者。幾何人矣。爛練兵法。諳習營制。能總大衆。遇大敵。才任統帥者。幾何人矣。中國若整頓海軍。但求與日本相敵。亦須有兵船百四十餘艘。今

之深諳海戰。能任水弁者。幾何人矣。久歷風濤。熟悉沙線。堪勝船主大副二副者。幾何人矣。陸軍每營。水師每船。皆需醫師二三人。今之練習醫理。精達傷科。才任軍醫者。幾何人矣。每造鐵路。十里。英里需用上等工匠二員。次等六十員。今之明於機器。習於工程學。才任工師者。幾何人矣。中國礦產。封鏹千年。得旨開采。設局漸多。今之能察礦苗。化分礦質。才任升人者。幾何人矣。各省議設商務局。以保利權。今之明商理。習商情。才任商董者。幾何人矣。能製造器械。乃能致強。能製造貨物。乃能致富。今之創新法。出新製。足以方駕彼族衣被。天下者。幾何人矣。坐是之故。往往有一切新法。盡美盡善。人人皆知。而議論數十年。不能舉行者。苟漫然舉之。則債轍立見。卒為沮抑新法者。所詬訾。其稍有成效之一二事。則任用洋員者也。而輪船招商局。開平礦局。漢陽鐵廠之類。每年開銷之數。洋人薪水。幾及其半。海關釐稅。歲入三千萬。為國餉源。而聽彼族盤踞。數十年。不能取代。即此數端。論之。任用洋員之明效。大畧可睹矣。然猶幸而藉此以成就一二事。若決然舍旃。則將並此一二事者。而亦無之。嗚呼。同是圓顛方趾。戴天履地。而必事事俯首拱手。待命他人。豈不可為長太息矣乎。

若夫四海之大。學子之衆。其一二識時之彥。有志之士。欲矢志獨學。求中外之故。成一家之言者。蓋有人矣。然不通西文。則非已譯之書不能讀。其難成一也。格致諸學。皆藉儀器。苟非素封。未由購置。其難成二也。增廣學識。尤藉游歷。尋常寒士。安能遠遊。其難成三也。一切實學。如水師必出海操練。礦學必入山察勘。非藉官力。不能獨行。其難成四也。國家既不以此取士。學成亦無所用。猶不足以贍妻子。免饑寒。故每至半途。廢然而返。其難成五也。此所以通商數十年。而士之無所

憑藉能卓然成異材爲國家用者。殆幾絕也。此又馬貴與所謂姑選其能者。而無能之人。則聽其自爲不肖而已。姑進其用者。而未用之人。則聽其自爲不遇而已。豚蹠滿篝之視。旁觀猶以爲笑。況復束縛之。馳驟之。銷磨而鈐制之。一旦有事。乃欲以多材望天下。安可得耶。安可得耶。

然猶曰。洋務爲然也。若夫內外各官。天子所以共天下也。而今日之士。他日之官也。問國之大學。省之學院。郡縣之學官。及其所至之書院。有以歷代政術爲教者乎。無有也。有以本朝掌故爲教者乎。無有也。有以天下郡國利病爲教者乎。無有也。當其學也。未嘗爲居官之地。其得官也。則當盡棄其昔者之所學。而從事於所未學。傳曰。吾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以政學。猶且不可。況今之既入官。而仍讀書者。能有幾人也。以故一切公事。受成於胥吏之手。六部書辦。督撫幕客。州縣房科。上下其手。持其短長。官無如何也。何以故。胥吏學之。而官未學也。遂使全局糜爛。成一吏例利之天下。禍中腹心。疾不可爲。是故西學之學校不興。其害小。中學之學校不興。其害大。西學不興。其一二淺末之新法。猶能任洋員以舉之。中學不興。甯能盡各部之堂司。各省之長屬。而概用洋員以承其乏也。此則可爲流涕者也。

不甯惟是。中國孔子之教。歷數千載。受教之人。號稱四百兆。未爲少也。然而婦女不讀書。去其半矣。農工商兵不知學。去其十之八九矣。自餘一二占畢。啣喙以從事於四書五經者。彼其用心。則爲考試之題目耳。制藝之取材耳。於經無與也。於教無與也。其有通人志士。或箋注校勘。效忠於許鄭。或束身自愛。歸命於程朱。然於古人之微言大義。所謂誦詩三百。可以授政。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者。蓋寡能留意。則亦不過學其所學。於經仍無與也。於教仍無與也。故號爲受教者。四萬萬。

人而究其實能有幾人。則非吾之所敢言也。故吾嘗謂今日之天下。幸而猶以經義取士耳。否則讀吾教之經者。殆幾絕也。此言似過。然有鐵證焉。彼禮經十七篇。孔子之所雅言。今試問綴學之子。能誦其文言其義者。幾何人也。何也。科舉所不用也。然則堂堂大教。乃反藉此疲敝之科舉以圖存。夫藉科舉之所存者。其與亡也相去幾何矣。而況今日之科舉。其勢必不能久。吾向者所謂變亦變。不變亦變。與其待他人之變。而一切漸滅。以至於盡。則何如吾自變之。而尙可以存其一二也。記曰。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傳曰。小雅盡廢。則四彝交侵。而中國微。愾我儒教。爰自東京。卽已不競。晉宋之間。陷於老。隋唐以來。淪於佛。外教一入。立見侵奪。況於彼教之徒。強聒不舍。挾以國力。奇悍無倫。今吾蓋見通商各岸之商賈。西文學堂之人士。攘臂弄舌。動曰四書六經爲無用之物。而教士之著書發論。亦侃侃言曰。中國之衰弱。由於教之未善。夫以今日帖括家之所謂經。與考據家之所謂經。雖聖人復起。不能謂其非無用也。則惡能禁人之不輕薄之。而遺棄之也。故準此不變。吾恐二十年以後。孔子之教。將絕於天壤。此則可爲痛哭者也。

亡而存之。廢而舉之。愚而智之。弱而強之。條理萬端。皆歸本於學校。西人學校之等差之名號之章程之功課。彼士所著德國學校。七國新學備要。文學與國策等書。類能言之。無取吾言也。吾所欲言者。采西人之意。行中國之法。采西人之法。行中國之意。其總綱三一曰教。二曰政。三曰藝。其分目十有八。一曰學堂。二曰科舉。三曰師範。四曰專門。五曰幼學。六曰女學。七曰藏書。八曰纂書。九曰譯書。十曰文字。十一曰藏器。十二曰報館。十三曰學會。十四曰教會。十五曰游歷。十六曰義塾。十七曰訓廢疾。十八曰訓罪人。所擬章程皆附於各篇之後

今之同文館。廣方言館。水師學堂。武備學堂。自強學堂。實學館之類。其不能得異才何也。言藝之事多。言政與教之事少。其所謂藝者。又不過語言文字之淺。兵學之末。不務其大。不揣其本。卽盡其道。所成已無幾矣。又其受病之根有三。一曰科舉之制不改。就學乏才也。二曰師範學堂不立。教習非人也。三曰專門之業不分。致精無自也。故此中人士。閣東六經。吐棄羣籍。於中國舊學。既一切不問。而卽以西人富強之本。制作之精。亦罕有能言之而能效之者。昔嘗戲言。古人所患者。離乎夷狄。而未合乎中國。今之所患者。離乎中國。而未合乎夷狄。推其成就之所至。能任象鞅之事。已爲上才矣。其次者。乃適足爲洋行買辦。岡必達之用。其有一二卓然成就。達於中外之故。可備國家之任者。必其人之聰明才力。能藉他端以自精進。而非此諸館諸學堂之爲功也。夫國家之設學。欲養人才以共天下。而其上才者。僅如此。次下者。乃如彼。此必非朝廷作人之初意也。今朝士言論。汲汲然以儲才爲急者。蓋不乏人。學校萌芽。殆自茲矣。其亦有洞澈病根之所在。而於此三端者。少爲留意也乎。

抑今學校之議不行。又有由也。經費甚鉅。而籌措頗難。雖知其急。莫克任也。今夫農之治疇也。逾春涉夏。以糞以溉。稱貸苦辛。無或辭者。以爲非如是。則秋成無望也。中人之家。猶且節衣縮食。以教子弟。冀其成就。光大門閭。今國家而不欲自強則已。苟欲自強。則悠悠萬事。惟此爲大。雖百舉未遑。猶先圖之。吾聞泰西諸大國學校之費。其多者。八千七百餘萬。其少者。亦八百萬。小學堂費英三百萬元。法國一千四百萬元。德國三千四百萬元。俄國五百萬元。美國八千四百萬元。中學大學共費英國每年八百六十萬元。法國三千萬元。德國二百萬元。俄國四百餘萬元。美國三百餘萬元。日本區區三島。而每年所費。亦至八九百萬。人之謀國者。豈其不思撙節之義。而甘擲黃金於虛耗乎。彼日人二十年

興學之費。取償於吾之一戰而有餘矣。使吾向者舉其所謂二萬萬而百分之。取其一二以興羣學。則二十年間。人才大成。去年之役。甯有是乎。嗚呼。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及今不圖。恐他日之患。其數倍於今之所謂二萬萬者。未有已時。迨痛創復至。而始悔今之爲誤。又奚及乎。今不惜糜重帑。以治海軍。而不肯舍薄費。以營學校。重其所輕。而輕其所重。譬之孺子。懷果與金。示之。則棄金而取果。譬之野人。持寸珠與百錢。示之。則遺珠而攫錢。徒知敵人勝我之具。而不知所以勝之具。曠日窮力。以從事於目前之所見。而蔽於其所未見。究其歸宿。一無所成。此其智視孺子野人何如矣。

西人之策中國者。以西國之人數與中國之人數爲比例。而算其應有之學生。與其學校之費。謂小學之生。宜有四千萬人。每年宜費二萬二千六百萬元。中學之生。宜有一百十八萬四千餘人。每年宜費五千九百萬餘元。大學之生。宜有十六萬五千餘人。每年宜費七千一百萬餘元。今不敢爲大言。請如西人百分之一。則亦當有小學生四十萬人。中學生一萬一千八百四十人。大學生一千八百五十餘人。每年當費三百五十六萬元。中國房屋衣食等費。視西人僅三分之一。則每年不過一百餘萬元耳。猶有一義於此。中國科第之榮。奔走天下久矣。制藝楷法。未嘗有人獎勵而驅策之。而趨者若鶩。利祿之路然也。今創辦之始。或經費未充。但使能改科舉。歸於學校。以號召天下。學中惟定功課。不給膏火。天下豪傑之士。其羣集而俛焉從事者。必不乏人。如是則經費又可省三之一。歲費七十餘萬足矣。而學中所成之人材。卽以拔十得五計之。十年之後。大學生之成就者。已可得八千人。用以布列上下。更新百度。沛然有餘矣。夫以日本之小。每年此費。尙至

八九百萬。而謂堂堂中國。欲得如日本十二分之一之費。而憂其無所出邪。必不然矣。

論科舉 丙申

科舉敝政乎。科舉法之最善者也。古者世卿。春秋譏之。譏世卿所以立科舉也。世卿之敝。世家之子不必讀書。不必知學。雖驥愚淫佚。亦循例入政。則求讀書。求知學者。必少。如是故上無才。齊民之裔。雖復讀書。雖復知學。而格於品第。未從得官。則求讀書。求知學者。亦少。如是故下無才。上下無才。國之大患也。科舉立。斯二敝革矣。故世卿爲據亂世之政。科舉爲升平世之政。

古者科舉。皆出學校。學校制廢。而科舉始敝矣。古者家有塾。黨有序。國有學。州長黨正。遂師鄉大夫。皆其地之教師也。見於周禮者皆言王制所記。有秀士。選士。俊士。進士之號。當其爲秀士也。家黨術鄉教之。國語齊桓公內正之法。正月之朔。鄉長復事君。親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居處好學。慈孝於其父母。聰慧

鄉有奉養股肱之力。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明。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而修教於其屬。屬退而修縣。縣退而修鄉。鄉退而修卒。卒退而修邑。邑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啓超案屬縣鄉卒邑家以周禮管子證

之皆使教於其地者也。當其爲選士也。司徒教之。當其爲俊士也。大樂正教之。故升秀士於司徒者。鄉大夫也。尚書大傳七十而致仕者。其鄉里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歲事已畢。餘子皆入升選士於學者。司徒也。升俊

士於司馬而告於王者。大樂正也。居處相邇。耳目相習。爲之師者。當平居之時。於羣士之德行。道藝孰高孰下。孰賢孰不肖。固已熟察之。而飭知之。及大比之日。書其賢者。與其能者。蓋教之有素。

非漫然決優劣於一二日之間而已。自漢以後。得天下者。皆於馬上。庠序之事未遑。京師大學。猶且議數十年不能定。郡國之間。尤無聞焉。故雖有鄉舉里選之名。而於古人良法美意。殆稍稍漸

滅矣。是以天子不能教士。而惟立一榮途。爲之標準。以誘厲之。天下之士趨焉。班孟堅所謂祿利

之路然矣。於其時也。或有碩儒巨子。出乎其間。代司徒樂正之權。行學校之事。綴學小生。羣焉萃焉。稟而受之。至其人才盛衰。則恆視國家所立之標準。或善或不善。以爲差。雖然。取士之與教士。既分其途。則雖其所立標準。極盡善美。而於得人。抑已難矣。故兩漢辟舉之法。其流弊乃至變爲九品中正。蓋學校不立。有司未嘗有人才之責。一旦以考校賓興之事。而受成於渺不相屬之刺史守相。其安從知之。而安從舉之。是以不考實行。專採虛望。末流所屆。乃至寒門貴族。割若鴻溝。鄉舉里選之弊。極於時矣。隋唐以後。制科代興。慮郡國之不實。乃悉貢京師。以一其權。慮牧守之徇私。乃專出侍臣以承其乏。夫郡國之疏。遜已遜於塾序。而京師又加甚焉。牧守之閔隔。已異於學官。而內臣又加甚焉。舉一切耳目。而寄之於虛空無薄之區。於孔子舉爾所知之義。其悖謬爲何如矣。其疏遜而閔隔。既已如是。則非惟實行無可見。卽虛望亦無可聞。於是其所立以爲標準者。不得不在雕蟲之技。兔園之業。狗曲之學。蛙鳴之文。上以鼓下下。以應上。父詔兄勉。友習師傳。雖有道藝。非由此進。不爲榮。雖有豪傑。非由此道不能進。盡數十寒暑。疲精斂神。以從事於此間。而得與不得。尙在不可知之數。故三代之盛。天下之士。無一人不能自成其才。而國家不可勝用。兩漢之間。士民之失教。而自棄者。蓋有之矣。苟其才學可備世用。則無不可以自達。降及後世。豈惟不教。又從而鋼蔽之。豈惟不用。又從而摧殘之。嗚呼。其所餘能幾何哉。故科舉合於學校。則人才盛。科舉離於學校。則人才衰。有科舉。無學校。則人才亡。

科舉學校。既已分矣。則其所立標準。出於多途者。其才稍盛。出於一途者。其才益衰。此亦古今得失之林也。故漢代以孝廉爲常科。而其餘有所謂賢良方正者。直言極諫者。多不具徵明當世之務。習

先聖之術者。元光文學高第者。有行義者。茂才異倫者。多不可充博士位者。陽朔二年勇猛知兵法者。元延能直言通政事。延於側陋。可親民者。建平明兵法有大慮者。四年治獄平者。元始通天文曆算鍾律方術本草者。五年始而丞相辟掾。亦有四科。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曰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三曰明事不惑明足決斷。光祿茂才。亦有四行。淳厚質樸。議遜節儉。刺史移名。亦有二等。一明經。二明律。三能治劇。其取之也。或特詔徵或特科試。或三府辟。或公車召。或公卿郡國舉。或遺持節察上。或上書待詔。或博士弟子射策。或以技藝爲郎。漢書衛縉傳。或仕郡爲曹掾從事。其科目與出身之多如此。故天下之士皆能因其性之所近。而各成其學。學苟成矣。則徵辟察舉交至。未有不能自見者也。故天下人人皆有用之器。而國家不至以乏才爲患。唐因隋制。設六科。一曰秀才。二曰明經。三曰進士。四曰明法。五曰明字。六曰明算。又有史科。開元禮道舉童子。學究等科。其制科之名。則多至百數。見於困學紀聞者八十有六。雖不免猥濫。而一時賢俊。如姚崇之下筆成章。張九齡之道侔伊呂者。往往出焉。宋初繼軌。亦有九經。五經三史。三禮。三傳。通禮。初沿唐制。試開元禮至開寶六年開寶通禮成。乃改科。是歲以新書試問。學究。明經。明法。明醫。宋史醫學初隸太常寺。元豐間始置提舉判局以教之。曰方脈科。鍼科。瘍科。試題有六。一墨義。二脈義。三大小義。四論。方五假令。六運氣。等科。夫明經有科。則士知守其教矣。行義有科。則人篤於行矣。治劇有科。則有司知盡心於民事矣。明律治獄有科。則政刑平矣。兵法有科。則多折衝之才矣。開元禮通禮有科。則士習於本朝掌故矣。學究有科。則可以爲人師矣。技藝明算有科。則制器前民矣。明醫有科。則人壽矣。此諸科者。今西方之國莫不有之。若驟以語守舊之徒。則將吐而棄之曰。彝也。彝也。而不知皆吾中國所嘗行之者也。惜乎徒懸其名。未廣其用。其所偏重。乃專在進士一科。遂令天下學子。雖有絕學高志。不能不降心俯首。以肆力於詩賦帖括之業。而通人碩儒。蹉跎不第。若

韓愈劉蕡者。猶不可數計。馴至廉恥道喪。諸謁若固。關節還往溫卷。求知等名習焉。不以爲怪。榮途之狹。人才之少。風俗之壞。蓋自千數百年以來矣。

宋熙寧間。議建學校。變貢舉。罷詩賦。問大義。此三代以下一大舉動也。惜荆公以無助而敗。後人廢其學校之闕議。而沿其經義之偏制。謬種流傳。遺毒逐日甚一日。

用其末不成。片段安得不弊。荆公經義取士。未敢謂爲善制。而合科舉於學校。則千古之偉論也。當時亦舉必有本。未荆公之全屬意見之言。其傳後世。最近理而亂真者。蘇文忠公一疏也。向嘗刺其紕謬而條辨之。今略錄於下。當今之世。猶有撥此等迂謬之論。以相駁詰者。可以此折之矣。蘇氏曰。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撥實之政。則銜吏皂隸。未嘗無人。而況於學校。實舉乎。雖用今之法。臣以爲有餘。使君相無知人之明。朝廷無實舉之政。則銜吏皂隸。未嘗無人。而況於學校。實舉乎。雖用今之法。臣以爲不足矣。梁超曰。君相雖曰知人。若欲舉天下之士。其長令長。可謂親民者。也。然其否一待從常患無人。況學校。實舉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爲不足矣。梁超曰。君相雖曰知人。若欲舉天下之士。其長令長。可謂親民者。也。然其否之才。智與其學。行鳥從而知之。則非由學校。不爲功也。但言責實。不言更新。此固守舊家之常談也。試問國家之取人。非所以吏政事乎。政事之才。不足而設學校。以養之。固其宜也。今乃以詩賦帖括之濫。劣冒其名。而充其數。則誰爲實而誰無用。然其政事。未嘗無人者。古者卒史。皆以通經之士爲之。學校之功。也。公卿大夫。侍從常患無人。况學校。實舉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爲不足矣。梁超曰。君相雖曰知人。若欲舉天下之士。其長令長。可謂親民者。也。然其否學。一旦得志。安望其能匡時哉。此無學校之弊。也。吾以爲蘇氏之說。亦必有道。而求之。始則庶幾。然其政事。未嘗無人者。古者卒史。皆以通經之士爲之。學校之功。也。公卿大夫。侍從常患無人。况學校。實舉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爲不足矣。梁超曰。君相雖曰知人。若欲舉天下之士。其長令長。可謂親民者。也。然其否此孔子深惡痛絕之言。而蘇氏乃爲之。而後世。凡此其類。皆以爲蘇氏之說。亦必有道。而求之。始則庶幾。然其政事。未嘗無人者。古者卒史。皆以通經之士爲之。學校之功。也。公卿大夫。侍從常患無人。况學校。實舉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爲不足矣。梁超曰。君相雖曰知人。若欲舉天下之士。其長令長。可謂親民者。也。然其否乎。梁超曰。凡此其類。皆以爲蘇氏之說。亦必有道。而求之。始則庶幾。然其政事。未嘗無人者。古者卒史。皆以通經之士爲之。學校之功。也。公卿大夫。侍從常患無人。况學校。實舉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爲不足矣。梁超曰。君相雖曰知人。若欲舉天下之士。其長令長。可謂親民者。也。然其否於學校之與刻。不容緩。而尙暇。爲取議耶。蘇氏曰。夫時有可否。物有與廢。使三代聖人復生。於今。其選舉。亦必有道。而求之。始則庶幾。然其政事。未嘗無人者。古者卒史。皆以通經之士爲之。學校之功。也。公卿大夫。侍從常患無人。况學校。實舉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爲不足矣。梁超曰。君相雖曰知人。若欲舉天下之士。其長令長。可謂親民者。也。然其否此。孔子深惡痛絕之言。而蘇氏乃爲之。而後世。凡此其類。皆以爲蘇氏之說。亦必有道。而求之。始則庶幾。然其政事。未嘗無人者。古者卒史。皆以通經之士爲之。學校之功。也。公卿大夫。侍從常患無人。况學校。實舉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爲不足矣。梁超曰。君相雖曰知人。若欲舉天下之士。其長令長。可謂親民者。也。然其否。此。孔子深惡痛絕之言。而蘇氏乃爲之。而後世。凡此其類。皆以爲蘇氏之說。亦必有道。而求之。始則庶幾。然其政事。未嘗無人者。古者卒史。皆以通經之士爲之。學校之功。也。公卿大夫。侍從常患無人。况學校。實舉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爲不足矣。梁超曰。君相雖曰知人。若欲舉天下之士。其長令長。可謂親民者。也。然其否。今之禮。易今之俗。又當發其力。以治官室。飲民財。不於養游士。而於養士。而後世。凡此其類。皆以爲蘇氏之說。亦必有道。而求之。始則庶幾。然其政事。未嘗無人者。古者卒史。皆以通經之士爲之。學校之功。也。公卿大夫。侍從常患無人。况學校。實舉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爲不足矣。梁超曰。君相雖曰知人。若欲舉天下之士。其長令長。可謂親民者。也。然其否。啓超曰。凡此其類。皆以爲蘇氏之說。亦必有道。而求之。始則庶幾。然其政事。未嘗無人者。古者卒史。皆以通經之士爲之。學校之功。也。公卿大夫。侍從常患無人。况學校。實舉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爲不足矣。梁超曰。君相雖曰知人。若欲舉天下之士。其長令長。可謂親民者。也。然其否。學且廢。歷之。僅存。空學所。以安國。而長其責。其成。不學。而後世。凡此其類。皆以爲蘇氏之說。亦必有道。而求之。始則庶幾。然其政事。未嘗無人者。古者卒史。皆以通經之士爲之。學校之功。也。公卿大夫。侍從常患無人。况學校。實舉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爲不足矣。梁超曰。君相雖曰知人。若欲舉天下之士。其長令長。可謂親民者。也。然其否。實。其。廢。之。僅存。空學所。以安國。而長其責。其成。不學。而後世。凡此其類。皆以爲蘇氏之說。亦必有道。而求之。始則庶幾。然其政事。未嘗無人者。古者卒史。皆以通經之士爲之。學校之功。也。公卿大夫。侍從常患無人。况學校。實舉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爲不足矣。梁超曰。君相雖曰知人。若欲舉天下之士。其長令長。可謂親民者。也。然其否。節。其。二。以。與。學。而。有。餘。矣。不。彼。之。爭。而。斤。斤。然。阻。僥。女。國。長。民。之。舉。果。何。心。也。范。蔚。宗。推。原。漢。法。且。謂。兵。餽。之。用。每。歲。墜。出。於。黨。錮。諸。賢。心。力。之。爲。游。士。果。何。負。於。人。國。乎。先。王。之。教。其。民。若。誨。其。子。弟。故。既。有。選。秀。之。升。而。亦。有。不。帥。教。之。罰。上。下。一。體。痛。切。相。關。此。太。平。之。所。由。也。後。世。去。古。既。遠。不。明。先。王。之。意。徒。據。今。日。之。弊。政。以。繩。古。制。宜。其。以。爲。笑。則。勇。者。割。股。法。者。與。

廬墓上以廉取人則敬車贏馬惡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者無所不至德行之弊一至於此梁啓超曰科名之不足
固也蓋其本源必在學校也若修身格物之說乃俗儒迂言能制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其於辯才斯爲下矣漢以孝廉取士
而一治國用兵之術者此後廉恥道喪播其流風極於五季其視割股廬墓惡衣菲食之爲僞者又何如矣蘇氏本以氣節
自任今乃以意見之故而發爲此言真非吾之所敢聞也蘇氏曰雖知其無用然自祖宗以來莫求其所謂有用者以臣厭不逮
如此也梁啓超曰吾聞大易之義乾父之蠱謂之吉裕父之蠱謂之吝今既謂爲無用則當更求其所謂有用者以臣厭不逮
今乃悉舉而歸罪於祖宗以爲制度雖壞吾不任其咎此豈仁人孝子所忍言哉且祖宗之法非祖宗所自創也因前代之弊
而已前代又因其前代之弊而已推而上之以至於古人立法之始則其法固未嘗如是也歷代相沿不思振刷逐漸流變遂
於法先王此太平之道所以千歲而不一遇也自漢迄今取士之法已不知幾易今乃謂不過如是其誰信之
歷元涉明齋靡疲敝迄於今世揣摩腔調言類俳優點名對簿若待囚虜擔簦疊疊狀等乞匄搜
索挾書視同穿窬糊名摸索乃似賭博歸本重書若選鈔胥夫國家之取士取其才也取其學也
取其行也今以俳優鈔胥畜之以囚虜乞匄穿窬賭博視之欲士之自愛欲國家之能受其用何
可得也王介甫曰古者取士也寬其用之也嚴今取士也嚴其用之也寬吾請爲一說曰古者試
士之具嚴其爲途也寬今試士之具寬其爲途也嚴今之所以進退天下者八股之文八韻之詩
雖使伊呂管樂操觚爲之必無以遠過於金陳章羅而曲士陋儒剽竊模倣亦未嘗不可能之而
有餘也故不必論其立法之善否但使能如其法中其程式者而後取之就其所取之人以爲比
例則舉人之可以及第諸生之可以得解者皆當數千人矣而進士之額每科不過數百舉人之
額每省不過數十則其餘數千人之見擯黜者安知無伊呂管樂之才而所取數百數十安得無
曲士陋儒以濫竿於其間也昔人論科舉之弊不一而以探籌之喻爲最當所謂非科舉之能得
人才而奇才異能之人之能得科舉斯固然矣然奇才異能者固能得之闕冗汗下者亦能得之

則將何擇也。今夫挾千金以求力士。號於衆曰。有能舉千鈞者。致千金。則強有力之人立見矣。號於衆曰。有能勝匹雛者。致百金。則所懷之金。頃刻而盡。而賁獲之才。未必能致也。今之爲說者。每以科第猥濫。欲裁中額。以清其途。不知由今之道。無變今之法。雖進士之額。裁至數十舉人之額。裁至數人。而猥濫如故也。徒使懷才之徒。歛眉抑鬱。不能自達。駸駸白首。才氣銷磨。此所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也。吾蓋見夫綴學之子。當其少年氣盛。未嘗不欲博通古今。經營天下。其意若曰。吾姑降心於帖括之學。俟得一第。可以娛父母。畜妻子。然後從事於吾之所欲學而已。當其應童子試也。縣試數場。經月始畢。又逾月而試之府。府試數場。經月始畢。又逾月而試之院。三試竣事。一年去其半矣。既以半年之力。廢學以就試。一經黜落。則窮愁感歎。不能讀書。而頽然以自放者。又復數月。感歎既已。而縣試又至矣。試不一試。年不一年。卽幸而入學。而諸生得解之難。其情形猶是也。舉子得第之難。其情形猶是也。詞館得差之難。其情形亦猶是也。試事無窮已之日。卽學子無休暇之時。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而向之所謂博通古今。經營四方者。終未嘗獲一從事也。若夫瑰璋之士。志氣不衰。衝決羅網。自成其志者。千百之中。豈無一二人哉。然其中材以下。汨設此間而不能救者。何可勝道。況此一二人者。苟非爲科舉所困。而移其衝決羅網之力量。以從事於他端。則其成就。又當何如也。故學校之盛。中人亦進爲上材。科舉之衰。有志亦成爲無用。其差數之相去。如此其遠也。

今內之有同文方言之館舍。外之有出洋學習之生徒。行之數十年。而國家不獲人才之用。蓋有由也。昔俄主大彼得。躬游列國。擇國中俊秀子弟。使受業葡法之都。歸而貴顯之。布在朝邑。俄遂

以強。日本維新之始。選高才生就學歐洲。學成反國。因才委任。今之伊藤。榎本之徒。皆昔日之學
僮也。而中國所謂洋務學生者。竭其精力。廢其生業。離井去邑。逾幼涉壯。以從事於西學。幸薄有
成就。謂可致身通顯。光寵族遊。及質質然歸。乃置散投閒。瓠落不用。往往棲遲十載。未獲一官。上
不足以盡所學。下不足以救饑寒。千金屠龍。成亦無益。嗚呼。人亦何樂而爲此勞勞哉。夫國家之
教之將爲用也。教而不用。則其教之之意何取也。生徒之學之將效用也。學而不見用。則其學之
之意何在也。此真吾之所不能解也。或謂此輩之中。求所謂奇才異能。可以大用者。蓋亦寡焉。斯
固然矣。不知國家所重。既不在是。舉國上才之人。悉已爲功令所束縛。帖括所驅役。鬻身滅頂。不
能自拔。孰肯棄其稽古之榮。以俯焉而從事也。故當其就學之始。其與斯選者。大半僅中人之才
耳。而自束髮以後。又未嘗一教以中國義理之學。徒溷身洋場。飽染習氣。及至學成。亦且視爲雜
流。不與士齒。其不自愛。固所宜也。坐是之故。而瑋偉絕特之徒。益鬱羹吹齋。羞與噲伍。是以此中
人才。日就寂寥也。然二十年間。其在西國學堂中。考試前列。領有學成憑據者。往往有人。而西人
之達者。亦每復嗟嘆。謂震旦人才。不下彼國。然則出洋學生中之未嘗無才。昭昭然矣。顧乃束之
高閣。聽其自窮自達。不一過問。於是有美國學生。餬口無術。投入某洋行爲買辦者。有製造局匠
師。月俸四十金。而爲西國某廠。以二百金聘去者。豪傑之士。安得不短氣。有志之徒。安得不裹足。
既無細腰高髻之倡。重以棄鼎寶瓠之失。不懷顧犬補牢之義。徒效淵魚叢爵之愚。猶復頓足搓
手。日日嘆息曰。無人才。無人才。天下之人。豈任受之。

故欲興學校。養人才。以強中國。惟變科舉爲第一義。大變則大效。小變則小效。綜而論之。有三策

焉。何謂上策。遠法三代。近采泰西。合科舉於學校。自京師以訖州縣。以次立大學小學。聚天下之才。教而後用之。入小學者比諸生。入大學者比舉人。大學學成。比進士。選其尤異者。出洋學習。比庶吉士。其餘歸內外戶刑工商各部任用。比部曹庶吉士。出洋三年。學成而歸者。授職。比編檢。學生業有定課。考有定格。在學四年而大試之。以教習爲試官。不限額。不糊名。凡自明以來。取士之具。取士之法。千年積弊。一旦廓清而辭闕之。則天下之士。靡然向風。八年之後。人才盈廷矣。所擬細章
下篇具詳何謂中策。若積習既久。未卽遽除。取士之具。未能盡變。科舉學校。未能遂合。則莫如用漢唐之法。多設諸科。與今日帖括一科並行。昔 聖祖高宗兩開博學鴻詞。網羅俊良。激厲後進。故 國朝人才。以康乾兩世爲最盛。此卽吾向者多途勝於一途之說也。今請雜取前代之制。立明經一科。以暢達教誨。闡發大義。能以今日新政。證合古經者爲及格。明算一科。以通中外算術。引申其理。神明其法者爲及格。明字一科。以通中外語言文字。能互繙者爲及格。明法一科。以能通中外刑律。斟酌適用者爲及格。使絕域一科。以能通各國公法。各國條約章程。才辯開敏者爲及格。通禮一科。以能讀 皇朝三通。大清會典。大清通禮。諳習掌故者爲及格。技藝一科。以能明格致製造之理。自著新書。製新器者爲及格。學究一科。以能通教學童之法者爲及格。明醫一科。以能通全體學。識萬國藥方。知中西病名。證治者爲及格。兵法一科。以能諳操練法程。識天下險要。通船械製法者爲及格。至其取之之法。或如康乾鴻博故事。特詔舉試。或如近世算學舉人按省附考。而要之必予以出身。示以榮途。給以翰林進士舉人之名。准以一體鄉會朝殿之實。著書可以入翰林。上策可以蒙 召見。告之以用意之所重。導之以利祿之所存。則巖穴之間。

鄉邑之內。與夫西學諸館。及出洋學習之學生。皆可因此以自達。其未有成就者。亦可以益屬於實學。以爲天下用。則其事甚順。而其效亦甚捷。

何謂下策。一仍今日取士之法。而畧變其取士之具。童子試非取錄經古者。不得入學。而經古一場。必試以中外政治得失。時務要事。算法格致等藝學。鄉會試必三場並重。第一場試四書文。五經文試帖各一首。第二場試中外史學三首。專門歷代五洲治亂存亡之故。第三場試天算地輿。聲光化電。農礦商兵等專門。聽人自擇一門。分題試之。各三首。殿試一依漢策賢良故事。專門當世之務。對策者不拘格式。不論楷法。考試學差試差。亦試以時務藝學各一篇。破除成格。一如殿試。如是則向之攻八股。哦八韻者。必將稍稍捐其故業。以從事於實學。而得才必盛於向日上策者。三代之制也。中策者。漢唐之法也。下策者。宋元之遺也。由上策者強。由中策者安。由下策者存。若夫守晚明之弊制。棄歷朝之鴻矩。狃百載之積習。憚干夫之目議。違作人之公理。踵愚黔之故智。則雖鐵艦闔海。誰與爲戰。槍礮如林。誰與爲用。數萬里地。誰與爲守。數百兆人。誰與爲理。傳曰。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言不學之人。不可以共政事也。今其用之也在彼。而取之也在此。是猶蒸沙而欲其成飯。適燕而南其轅也。豈不慎哉。豈不慎哉。

昔同治初葉。恭親王等。曾請選編檢庶常。並五品以下。由進士出身之京外各官。及舉人恩拔副歲優貢等。入同文館學習西藝。給以廩俸。予以升途。原奏究澈利弊駁辦那說語適當切實可行恐外國必欲講求天文算學之議並非務奇好異震於西人術數之學也孰以西人製器之法無不由度數而生今中國議欲講求製造機器招考天文算學之議並非務奇好異震於西人術數之學也孰以西人製器之法無不由度數而生今中國議欲講求製造機器船機器諸法苟不藉西士爲先導俾講明機巧之原製作之本竊恐師心自用枉費錢糧仍無裨於實際是以臣等衡量再三而有此奏論者不察必有以臣等此舉爲不急之務者必有以含中法而從西人爲非者甚且有以中國人師法西人爲深可

恥者此皆不識時務也夫中國之宜謀自強至今日而已亟矣識時務者莫不以采西學製洋器為自強之道疆臣如左宗棠李鴻章等皆深明其理堅持其說時於奏牘中詳陳之上年李鴻章在上海設立機器局由京營撥派兵弁前往學習近日左宗棠亦請在閩設立藝局選少年穎悟子弟延聘洋人教以語言文字算法繪畫各口均曾辦過輪船機器也其必由此以觀不西學之不可不急為肄習也固非洋人等數人之私見矣或謂履實以應其用計雖便而法終在人在人講求以徹其原法既明而中國所當學者固不止輪船槍礮而論履實以應其用計雖便而法終在人在人講求以徹其原法既明而將在我蓋一則權宜之策一則久遠之謀孰得孰失不待辨而明矣至於以舍中法而從西人為非亦應說也查西術之借根實算法如術之天元彼中猶目為東來法特其人性情縝密善於運思遂能推陳出新擅出洞悉根源遇事無外求其法益正非淺鮮且西人之術我聖祖仁皇帝深遠之矣當時列在臺官垂為厲禁知者始鮮我朝康熙年間除私習天文故亦不宜數典而忘況六藝之中數居其一古者農夫戍卒皆識天文後世設為儒者之恥士子出戶舉目見天下之取禁由是人文蔚起天學盛行治經之儒兼治數各家著述考證俱精語曰一物不知儒者之恥此其說尤謬夫天下之取列宿為何物亦足羞也即今日不設此節猶兼肄業及之互相師法製造日新東洋日本近亦遣人赴英法各國學其象數為仿造輪船張本不數年亦必有成西洋各國雄長海邦各不相下者無論矣若夫日本亦遣人赴英法各國學其象數於因循積習不思振作恥孰甚焉今不以不如人為恥而獨以學其人為恥將安於不如而終不學遂可雪其恥乎或謂製造乃工匠之事儒者不屑為之臣等尤有說焉查周禮考工一記所載皆梓匠輪輿之事數千百年贊序奉為經術其故何也蓋匠人習其事儒者明其理理明而用宏焉今日之學學其理也乃儒者格物致知之事並非強學士大夫立以親執藝事也又蓋疑焉總之學期適用事貴因時外人之疑議雖多當局之權衡宜當此等物致知之事並非強學士大夫立以親執藝事也又蓋課程必須優給原餼欲期鼓舞必當量予升途謹公同酌擬章程六條繕呈御覽恭候欽定再查翰林院編修檢討庶吉士等官學問素優差使較簡者令學習此項天文算學程功必易又進士出身之五品以下京外官舉人五項貢生事廣招考以資博採 得 旨依議其時正當日本初次遣人出洋學習之時耳此議若行中學與西學不至劃為兩途而正途出身之士大夫莫不殫心此間以待用至今三十年向之所謂編檢及五品以下官皆位卿孤矣用以更新百度力圖富強西方大國猶將畏之而況於區區之日本乎乃彼時倭文端方以理學名臣主持清議一時不及平心詳究遂以用彛變夏之說抗疏力爭遽尼成議子曰君子一言以為智一言以為不智文端之言其誤人家國豈有涯耶抑天心之

未厭亂也。今夫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千數百歲之痼疾。一旦欲舉而去之。吾知其難矣。然不由此道。則終無自強之一日。雖事事模仿西式。究其成就。則如邯鄲之學步。新武未習。而故跡已淪。我二十年來。學西法之成效。已可睹矣。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悔前事之無及。思繼起之有功。嗚呼。其毋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論學會 丙申

道莫善於羣。莫不善於獨。獨故塞。塞故愚。愚故弱。羣故通。通故智。智故強。星地相吸而成世界。質點相切而成形體。數人羣而成家。千百人羣而成族。億萬人羣而成國。北京陔秭壤人羣而成天下。無羣焉。曰繆寡孤獨。是謂無告之民。虎豹獅子象駝牛馬。龐大傀碩。人檻之駕之。惟不能羣也。非洲之黑人。印度之櫻色人。美洲南洋澳島之紅人。所占之地。居地球十六七。歐人剖之。若檻獅象而駕駝馬。亦曰惟不能羣之故。

羣之道。羣形質爲下。羣心智爲上。羣形質者。蝗蟲蜂蟻之羣。非人道之羣也。羣之不已。必蠱天下。而卒爲羣心智之人所制。蒙古回回種人。皆以衆力橫行大地。而不免帖耳於日耳曼之裔。蝗蟲蜂蟻之羣。非人道之羣也。

羣心智之事則曠矣。歐人知之。而行之者三。國羣曰議院。商羣曰公司。士羣曰學會。而議院公司。其識論業藝。罔不由學。故學會者。又二者之母也。學校振之於上。學會成之於下。歐洲之人。以心智雄於天下。自百年以來也。

學會起於西乎。曰非也。中國二千年之成法也。易曰。君子以朋友講習。論語曰。有朋自遠方來。又

曰。君子以文會友。又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居學以致其道。孔子養徒三千。孟子從者數百。子夏西河。曾子武城。荀卿祭酒於楚宋。史公講業於齊魯。樓次子之著錄九千。徐遵明之會講逾萬。鸞湖鹿洞之盛集。東林幾復之大觀。凡茲前模。具爲左證。先聖之道。所以不絕於地。而中國種類。不至夷於蠻越。曰。惟學會之故。學會之亡。起於何也。曰。國朝漢學家之罪。而紀昀爲之魁也。漢學家之言曰。今人但當著書。不當講學。紀昀之言曰。漢亡於黨錮。宋亡於僞學。明亡於東林。嗚呼。此何言耶。此十常侍所以傾李膺范滂。蔡京韓侂胄所以錮司馬公朱子。魏忠賢阮大鍼所以陷顧高陳夏。而爲此言也。吾不知小人無忌憚之紀昀。果何惡於李范諸賢。而甘心爲十常侍蔡京韓侂胄魏忠賢阮大鍼之奴隸也。而舉天下綴學之士。猶羣焉宗之。佞倪低首爲奴隸之奴隸。疾黨如仇。視會爲賊。是以僉壬有黨。而君子反無黨。匪類有會。而正業反無會。是率小人以食君子之肉。驅天下之人而爲鰥寡孤獨。而入於象駝牛馬。而曾蜂蝗蠱蟻之不若。而後稱善人。嗚呼。豈不痛哉。豈不痛哉。

今天下之變亟矣。稍達時局者。必曰興礦利。築鐵路。整商務。練海軍。今試問驅八股八韻考據詞章之士。而屬之以諸事。能乎否乎。則曰有同文館水師學堂諸生徒在。今且無論諸生徒之果成學與否。試問以區區之生徒。供天下十八行省變法之用。足乎否乎。人才乏絕。百舉具廢。此中國所以講求新法三十年。而一無所成。卒爲一孔守舊之論。閒執其口也。今海內之大四萬萬人之衆。其豪傑之士。聰明材力。足以通此諸學者。蓋有之矣。然此諸學者。非若考據詞章之可以閉戶獮祭而得也。如礦利則必遊歷各省。察驗礦質。博求各國開礦分礦鍊礦之道。大購其機器儀器。

而試驗之。盡購其礦務之書而繙譯之。集陳萬國所有之礦產而比較之。練軍則必集萬國兵法之書而讀之。集萬國製造槍砲藥彈築修營壘船艦之法而學之。學此諸法。又非徒手而學也。必游歷其國。觀其操演。徧覽各廠。察其製造。大陳流機。習其用式。自餘羣學。卒皆類是。故無三十七萬金之天文臺。三十五萬金之千里鏡。則天學必不精。不能環游地球。即游矣。而不能徧各國省府州縣。皆有車轍馬跡。則地學必不精。試問一人之力。能任否乎。此所以雖有一二有志之士。不能成學。不能致用。廢棄以沒世也。

西人之爲學也。有一學卽有一會。故有農學會。有礦學會。有商學會。有工藝會。有法學會。有天學會。有地學會。有算學會。有化學會。有電學會。有聲學會。有光學會。有重學會。有力學會。有水學會。有藥學會。有醫學會。有動植兩學會。有教務會。乃至於照像丹青浴堂之瑣碎。莫不有會。其入會之人。上自后妃王公。下及一命布衣。會衆有集至數百萬人者。會資有集至數百萬金者。會中有書。以便繙閱。有器。以便試驗。有報。以便佈知新藝。有師友。以便講求疑義。故學無不成。術無不精。新法日出。以前民用。人才日衆。以爲國幹。用能富強。甲於五洲。文治軼於三古。

今夫五印度數萬里之大。五十年間。晏然歸於英國。廣州之役。割香港。開口岸。舉動轟赫。天下震懾。而不知皆彼中商學會爲之也。通商以來。西人領文憑。游歷邊腹各省。測繪輿圖。考驗物礦者。無歲無之。中國之人。疑其奸細。而無術以相禁。而不知皆彼中地學會爲之也。故西國國家之於諸會也。尊重保護。而獎藉之。或君主親臨。以重其事。或撥帑津貼。以助其成。會日盛而學日進。蓋有由也。

今欲振中國。在廣人才。欲廣人才。在興學會。諸學分會。未能驟立。則先設總會。設會之日。一曰。陳學會利益。專摺。上聞。以定衆心。二曰。建立孔子廟堂。陳主會中。以著一尊。三曰。貽書中外。達官。令咸捐輸。以厚物力。四曰。函招海內同志。咸令入會。以博異才。五曰。照會各國。學會常通音問。以廣聲氣。六曰。函告寓華西士。邀致入會。以收他山。七曰。咨取官局羣籍。概提全分。以備儲藏。八曰。盡購已繙西書。收度會中。以便借讀。九曰。擇購西文各書。分門別類。以資繙譯。十曰。廣繙地球各報。佈散行省。以新耳目。十一曰。精搜中外地圖。懸張會堂。以備流覽。十二曰。大陳各種儀器。開博物院。以助試驗。十三曰。編纂有用書籍。廣印廉售。以啓風氣。十四曰。嚴定會友功課。各執專門。以勵實學。十五曰。保選聰穎子弟。開立學堂。以育人才。十六曰。公派學成會友。游歷中外。以資著述。

舉國之大。而僅有一學會。其猶一蟲一螻之勞也。今以四萬萬人中。憂天下求自強之士。無地無之。則宜所至廣立分會。一省有一省之會。一府有一府之會。一州縣有一州縣之會。一鄉有一鄉之會。雖數十人之寡。數百金之微。亦無害其爲會也。積小高大。擴而充之。天下無不成學之人矣。邈此行之一年。而豪傑集。三年而諸學備。九年而風氣成。欲興農學。則農學會之才。不可勝用也。欲興礦利。則礦學會之才。不可勝用也。欲興工藝。則工藝會之才。不可勝用也。欲興商務。則商務會之才。不可勝用也。欲求使才。則法學會之才。不可勝用也。欲整頓水陸軍。則兵學會之才。不可勝用也。欲製新器。廣新法。則天算聲光電等學會之才。不可勝用也。以雪讐恥。何恥不雪。以修庶政。何政不成。若徇紀昀之讒言。率畏首之舊習。違樂羣之公理。甘無告之惡名。則非洲印度突

厥之覆轍。不絕於天壤。西方之人。豈有愛乎。一木隻柱。無所砥於橫流。佩玉鳴珺。非所採於急難。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嗚呼。凡百君子。其無俟風雨漂搖。乃始曉音瘡口。而莫能相救也。

論師範丙申

善矣哉。日人之興學也。明治八年國中普設大學校。而三年之前。爲師範學校以先之。師範學校與小學校並立。小學校之教習。卽師範學校之生徒也。數年以後。小學之生徒。升爲中學大學之生徒。小學之教習。卽可升爲中學大學之教習。故師範學校立。而羣學之基悉定。

書曰。作之君。作之師。記曰。人其父。生而師教之。是以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其重之也如此。非苟焉而已。古者學校。皆國家所立。教師皆朝廷所庸。故大戴七屬言學。則任師。周官九兩。言以賢得民。而學記一肅。乃專標誨人之術。以告天下之爲人師者。然則師範學校之制。徵之三代。雖書闕有間。若乃其意。則可推而見矣。後世學校。旣廢。天子不復養士。於是教師之權。散於下。巖穴鉅子。各以其學倡焉。及其衰也。乃至如叔孫通之講學。教以面諛。徐遵明之授徒。利其修脯。師道之弊。極於時矣。坐是謬種流傳。每下愈況。風氣日以下。學術日以壞。人才日以亡。故夫師也者。學子之根核也。師道不立。而欲學術之能善。是猶種稂莠。而求稻苗。未有能獲者也。

今之府州縣學官。號稱冷宦。不復事事。固無論矣。此外握風氣之權者。爲書院山長。爲蒙館學究。車載斗量。趾踵相接。其六藝未卒業。四史未上口。五洲之勿知。八星之勿辨者。殆十而八九也。然而此百數十萬之學子。方將帝之。天之。圭之。臬之。以是爲學問之極。則相率而踵襲之。今夫山木

有擇。必待大匠。美錦在御。不使學製。懼其有棄才也。中人之家。聘師誨子。周詳審慎。必擇其良。懼子弟之失學也。若夫士人者。帝王之所與共天下也。其貴也。匪直大木美錦。其重大過於中人之家之子弟萬萬也。今乃一舉而付之不通六藝。不讀四史。不知五洲。不識八星之人。使之圭之臬之剝琢之。欲於此間焉求人才。烏可得也。是故先王患人才之寡。後世患人才之多。愚才寡。故立爲學校。定其教法。以成就之。愚才多。故設爲不待學。不待教之帖括。以籠絡天下士。而士之教焉。學焉於其間者。亦終身盤旋於胯下。而不復知有天地之大。師範之不立。自數百年以來矣。今天下之變。日亟。教學之法。亦日新。於是立爲同文館。水師學堂等。皆畧效西制。思講實學。然一切教習。多用西人。西人言語不通。每發一言。必俟繙譯。展轉口述。強半失真。其不相宜一也。西人幼學。異於中土。故教法亦每不同。往往有華文一二語可明。而西人衍至數十言者。亦有西人自以爲明曉。而華文猶不能解者。其不相宜二也。西人於中土學問。向無所知。其所以爲教者。專在西學。故吾國之就學其間者。亦每撥棄本原。幾成左袒。其不相宜三也。所聘西人。不專一國。各用所習。事雜言龐。嘗見某水師學堂之教習。其操兵所用口號。莫將官教者用英語。法將官教者用法語。德將官教者用德語。徒視其一隊。非不號令嚴肅。步伐整齊也。不知溝而通之。各不相習。且臨陣之號令。隨時變化。萬有不齊者也。今惟尋常操練之數口號。習聞之。而習知之一旦前敵。或進退起伏。偶有一二事爲平時所未習者。則統帥雖大聲疾呼。而士卒且罔聞知。則安往而不債事也。其不相宜四也。西人教習。既不適於用。而所領薪俸。又恒倍於華人。其不相宜五也。夫有此五端。而此諸館諸學堂。猶然用之。若有重不得已者。則豈不以中國之人。克任此職者之寡也。夫

以四萬萬之大衆。方領成帷。縫掖如鯽。而才任教習者。乃至乏人。天下事之可傷可恥。孰過此矣。今之識時務者。其策中國也。必曰興學校。雖然。若同文館水陸師學堂等。固不得謂之非學校焉矣。然其成效也。若彼。今使但如論者之意。自京師以及各省府州縣。徧設學校。復古法。采西制。以教多士。則其總教習。當以數百。分教習。當以數千。試問海內之士。其足以與斯選者。爲何等人也。欲求之。今日所謂者。學名宿。則彼方復其所學。率天下士而爲蠹魚爲文鳥。是欲開民智而適以愚之。欲使民強而適以弱之也。若一如今日諸館諸學堂之舊例。則爲之師者。固不知聖教之爲何物。六籍之爲何言。是歐人而焚毀詩書。閣東傳記。率天下士而爲一至粗極陋之西人。夫國家歲費巨萬之帑。而養無量數至粗極陋之西人。果何取也。今夫由前之說。此吾國數百年積弱之根原。由後之說。則數十年來變法之所以無效也。

故欲革舊習。興智學。必以立師範學堂爲第一義。日本尋常師範學校之制。日本凡學校皆分二種。一高等。二尋常。其所

教者有十七事。一修身。二教育。三國語。謂倭文。四漢文。五史志。六地理。七數學。八物理。化學。兼聲

力九博物。指全體學。動植物學。十習字。十一圖畫。十二音樂。十三體操。十四西文。十五農業。十六商業。十七工

藝。今請畧依其制而損益之。一須通習六經大義。二須購求歷朝掌故。三須通達文字源流。四須

周知列國情狀。五須分學格致專門。六須勿習諸國言語。以上諸事。皆以深知其意。能以授人爲

主義。至其所以爲教之道。則微言妙義。畧具於學記之篇。循而用之。殆庶幾矣。

是故居今日而言變法。其無遽立大學堂而已。其必自小學堂始。自京師以及各省府州縣。皆設小學。而輔之以師範學堂。以師範學堂之生徒。爲小學之教習。而別設師範學堂之教習。使課之

以教術。卽以小學堂生徒之成就。驗師範學堂生徒之成就。三年之後。其可以中教習之選者。每縣必有一人。於是蒼而大試之。擇其尤異者爲大學堂中學堂總教習。其稍次者爲分教習。或小學堂教習。則天下之士。必爭自鼓舞。而後起之秀。有所稟式。以底於成。十年之間。奇才異能。徧行省矣。不由此道。時曰無本。本之旣撥。而日灌溉其枝葉。以求華實。時曰下愚。

論幼學 丁酉

西人每歲創新法。製新器者。以十萬計。著新書。得新理者。以萬計。而中國無一焉。西人每百人中。識字者自八十人至九十七八人。而中國不逮三十人。頂同圓也。趾同方也。官同五也。支同四也。而懸絕若此。嗚乎。殆天之降才爾殊哉。顧吾嘗聞西人之言矣。震旦之人。學於彼土者。才力智慧。無一事弱於彼。其居學數歲。驟然試舉首者。往往不絕。人之度量相越。蓋不遠也。而若是者何也。梁啓超曰。春秋萬法託於始。幾何萬象起於點。人生百年立於幼學。吾嚮者觀吾鄉塾。接語其學。究蠢陋野悍。迂謬猥賤。不可嚮邇。退而僂焉憂愀然思。無惑乎鄉人之終身爲鄉人也。旣而游於它鄉。而它縣。而它道。而它省。觀其塾。接語其學。究其蠢陋野悍。迂謬猥賤。舉無以異於嚮者之所見。退而矐然芒然皇然曰。中國四萬萬人之才之學之行之識見之志氣。其消磨於此蠢陋野悍。迂謬猥賤之人之手者。何可勝道。其幸而獲免焉者。蓋萬億中不得一二也。顧炎武曰。有亡國。有亡天下。梁啓超曰。強敵權奸流寇。舉無足以亡國。惟吏胥可以亡國。外教左道鄉愿。舉無足以亡天下。惟學究足以亡天下。欲救天下自學究始。古之教學者。不可得見矣。顧其爲道。散見於七十子後學所記者。若曲禮若少儀若保傅。若學記。

若文王世子若弟子職。何其詳也。吾未克游西域觀於其塾與其學究。顧嘗求之於其書。聞之於其人。其與今日之中國何相反也。其爲道也。先識字。次辨訓。次造句。次成文。不躐等也。識字之始。必從眼前名物指點。不好難也。必教以天文地理學淺理。如演戲法。童子所樂知也。必教以古今雜事。如說鼓詞。童子所樂聞也。必教以數國語言。童子舌本未強。易於學也。必教以算。百業所必用也。多爲歌謠。易於上口也。多爲俗語。易於索解也。必習音樂。使無厭苦。且和其血氣也。必習體操。強其筋骨。且使人人可爲兵也。日授學不過三時。使無太勞。致畏難也。不妄施扑教。使無傷腦氣。且養其廉恥也。父母不得溺愛荒學。使無棄材也。學究必由師範學堂。使習於教術。深知其意也。故西童出就外傳。四年之間。其欲爲士者。卽可以入中學。勿專門以名其家。其欲爲農若工若商若兵者。亦可以畧識天地人物之理。中外古今之跡。其學足以爲仰事俯畜之用。稍加閱歷。而卽可以致富貴。故用力少而畜德多。數歲之功。而畢世受其用也。

中國則不然。未嘗識字。而卽授之以經。未嘗辨訓。未嘗造句。而卽強之爲文。開塾未及一月。而大學之道。在明明德之語。騰躍於口。洋溢於耳。夫記者明揭之曰。大學之道。今乃驟以施之。乳臭小兒。何爲也。明德二字。漢儒據爾雅。宋賢襲佛典。動數千言。未能懸解。今執負牀之孫。而語之。彼烏知其作何狀也。夫大學之道。至於平天下。中庸之德。極於無聲臭。此豈數齡之學童所克有事也。今之教者。其姑以授之。而希冀其萬一能解也。則是太愚也。知其必不能解。而猶然授之。是毆其子弟。使以學爲苦。而疾其師也。學究之言曰。童子入學之始。必使誦經。俾知聖教。如梁氏言。是蔑經也。非聖也。吾姑弗與辨。吾但羣天下之學究。與黨於學究者。而誓之。任千人中求一人能以經

以教爲心者有諸乎。則非吾之所敢云也。其誦經也。試題之所自出耳。科第之所自來耳。假使以佛敎取士。吾恐如是我聞。一時佛在之語。將充斥於塾舍。假使以耶敎取士。吾恐天主造物七日而成之語。將闖溢於齋序。而四書六經無過問者矣。此非吾深文之言也。彼儀禮者。亦六經之一。先聖之所雅言。問今之學子。曾卒業者。幾何人也。同一禮記。而喪服諸篇。誦者幾絕。豈不以應試之無取乎此哉。夫以先聖制作之精。經緯之詳。乃僅供此輩賤儒竊取甲第武斷鄉曲之用。夫誰爲蔑經而誰爲非聖矣。古人之爲敎也。由淺而深。由粗而精。今則不然。先後倒置。進退逆行。故四書六經者。大道之所在。終身由之而不能盡者也。而麥菽始辨。卽以授之。及其長也。而授之以八股試帖。則文士之餘耳。又其長也。而授之以大卷白摺。則鈔胥之役耳。荀卿曰。始於爲士。終於爲聖人。今則不然。始於爲聖人。而終於爲鈔胥。豈不恫哉。然持此以責賤儒。賤儒必不伏受。吾但如其意。爲其科第計。而必授學之始。責其子弟。以必不能解之學。而反於其所能解者。而撥置之。其操術何其拙也。而取途何其迂也。人之生也。有大腦有小腦。即魂魄也。西人爲全體學者。魂譯言大腦。魄譯言小腦。大腦主悟性者也。小腦主記性者也。佛氏言八識以眼耳鼻舌身爲前五識。意爲第六識。魂譯言大腦。魄譯言小腦。大腦主悟性者。深。故敎童子者。導之以悟性。甚易。強之以記性。甚難。何以故。悟性主往。爲主。其事順。其道通。通故靈。記性主回。照返。其事逆。其道塞。塞故鈍。是故生而二性備者。上也。若不得兼。則與其強記。不如其善悟。何以故。人之所異於物者。爲其有大腦也。故能悟爲人道之極。凡有記也。亦求悟也。爲其無所記。則無以爲悟也。悟贏而記絀者。其所記恆足以佐其所悟之用。吾之所謂善悟者。指此非盡。稟記性也。然其所記者。實多。從求悟得來。記贏而悟絀者。蓄積雖多。皆爲棄材。惟其順也。通也。靈也。故專以悟性導人者。其記性耳。不可誤會。

亦必隨之而增。惟其逆也。塞也。鈍也。故專以記性強人者。其悟性亦必隨之而減。西國之教人。偏於悟性者也。故觀烹水而悟汽機。覩引芥而悟重力。侯失勒約翰。近譯談天一書即其所著嗜人之良也。而自道得力乃在樹葉石子之喻。見談天首侯失勒約翰傳中國之教人。偏於記性者也。故古地理古宮室古訓詁古名物。纖悉老据。字字有來歷。其課學童也。不因勢以導。不引譬以喻。惟苦口呆讀。必求背誦而後已。所得非不堅定也。雖然人之姿稟英異。而不善記誦者。蓋有之矣。吾以爲如其善記也。上口十次。若二十次。未有不未成誦者也。若過此以往而不能。則督之至百回。亦無益也。試變其法。或示之以卷中之事物。或告之以篇中之義理。待其懸解。助其默識。則未有不能記者也。人生五六年。腦顛初合。思从囟心从囟象腦初合形腦筋初動。宜因而導之。無從而窒之。就眼前事物。隨手指點。日教數事。數年之間。於尋常天地人物之理。可以盡識其崖畧矣。而其勢甚順。童子之所甚樂。今舍此不爲。而必取其所不能解者。而逼之以強記。此正學記所謂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由前之說。謂之導腦。由後之說。謂之窒腦。導腦者腦日強。窒腦者腦日傷。此西人之創新法製新器者。所以車載斗量。而中國殆幾絕也。雖然。近世之專以記誦教人者。亦有故焉。彼其讀書固爲科第也。誦經固爲題目也。自考試局院搜檢之例定。而塾中吟嘯占畢之聲繁。懼其一二字之遺忘。而畢生之所願望者。將大受其害也。此亦非吾之深文也。吾觀學子得第之後。曾無一人復以記誦爲事者。故知其初意專爲如是也。曰然則彼胡不示以事物。告以義理。以助其記也。曰彼其所誦之書之事物義理。非數齡之童子所解喻也。然則彼胡不易一書而教之。曰凡書而非考試所有事者。可無讀也。故窒腦之禍。自考試始。

古人之言卽文也。文卽言也。自後世語言文字分。始有離言而以文稱者。然必言之能達。而後文之能成。有固然矣。故學綴文者。必先造句。造句者。以古言易今言也。今之爲教者。未授訓詁。未授文法。闖然使代聖賢立言。朝甫聽講。夕卽操觚。顧野王之記建安。李長吉之賦高軒。自非夙根。甯容躡進。又限其格式。詭其題目。連上犯下。以鈐之。擒釣渡挽。以鑿之。意已盡而敷衍之。非三百字以上勿進也。意未盡而桎梏之。自七百字以外勿庸也。百家之書。不必讀。懼其用僻書也。當世之務不必講。懼其觸時事也。以此道教人。此所以學文數年。而下筆不能成一字者。比比然也。

論語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孟子曰。教亦多術矣。故夫師也者。以道得民。非以力服人也。今之教者。毀齒執業。鞭笞繼撻。或破頭顱。或潰血肉。飢不得食。寒不得息。國家立法。七年曰悼。罪且減等。何物小子。受此苦刑。是故中國之人。有二大厄。男女權毒。俱在髻年。女者纏足。毀其肢體。男者扑頭。傷其腦氣。導之不以道。撫之不以術。地非理室。日聞榜楊。教匪宗風。但憑棒喝。遂使視饜舍如豚笠之苦。對師長若獄吏之尊。學記曰。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夫然故隱其學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夫豈特疾焉苦焉而已。古之聽訟。猶禁笞楚。所以養廉遠恥。無令自棄。今於鼓篋之始。而日以囚虜之事待之。無惑乎世之妾婦其容。奴隸其膝。以應科第求富貴者。日出而不可止也。

記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又曰。藏焉脩焉。息焉游焉。此古今中外之通例也。西人讀書執業。皆有定時。當其時也。雖有重客要事。不以廢也。逾其時也。則相從而嬉。飲酒蹴踘。所弗禁也。西人比較每歲戶口生死之數。每百人中。英國死者。恆逾於美國二人。醫者推極其理曰。美之操工者。日

三時。英之操工者。日四時。其率之差。實起於此。然則執業時刻之多寡。其與人身之相關。如此其重也。中國之人。不講斯義。其惰者。且夕嬉逸。甘爲游民。其勤者。終日勤動。罔知節制。來往宴會。曾靡定晷。酬應無度。叢脞是憂。斯固然矣。若夫學童者。腦實未充。幹肉未強。操業之時。益當減少。論語曰。學而時習。記曰。蛾子時術之。但使教之有方。每日伏案一二時。所學抑已不少。自餘暇晷。或游苑囿。以觀生物。或習體操。以強筋骨。或演音樂。以調神魂。何事非學。何學非用。其宏多矣。而必立監佐史。以莅之。正襟危坐。以圍之。庭內湫隘。養氣不足。圈禁拘管。有如重囚。對卷茫然。更無生趣。以此而求其成學。所以師勞而功半。又從而怨之也。

記曰。凡入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所以一志趣。定嚮往。崇教而善道也。今之學塾於孔子之外。乃兼祀文昌魁星等。吾粵則文昌魁星。專席奪食。而祀孔子者。殆絕也。夫文昌者。燁燎司命。或稱爲天神。張仲孝友。或指爲人鬼。魁星者。龔奎宿之號。依魁字之形。造爲幻相。狀彼奇鬼。矯誣荒誕。不可窮詰。倡而尊之者。當從左道惑衆之條。沿而奉之者。亦在淫祀無福之例。乃入學之始。奉爲神明。而反於垂世立教。大成至聖之孔子。薪火絕續。俎豆蕭條。生卒月日。幾無知者。是故父兄之相詔。師長之相督。朋友之相勉。語以求科第。博青紫。則恬然固然。不以爲怪。語以學聖人救天下。則色然驚竊然笑。以爲此妄人也。孟子曰。修其天爵。以要人爵。今又甚焉。明目張膽。以細人自居。其不如是者。且從而非笑之。流失敗壞。一至此極。非人之性惡也。彼其受學之始。其所以著龜之而矜式之者。固在彼而不在此。彼其不知是。則是改其初服。而倍其師也。嗟夫。以視佛氏之日念佛號。耶氏之七日禮拜者。其相去抑何遠矣。

凡此數端。其積習在千年以前。其流毒徧九州以內。或安焉而不知非。或知矣而憚於改。或思改而不得其道。或知道而難乎其入。坐是謬種流傳。日敝一日。而儒者遂以無用聞於天下。若夫其欲爲農若工若商若兵者。其意既非爲科第也。青紫也。而其勢又不能終身肆力於此間。盡經聞其所謂帖括考据詞章者。而以求大道也。七八齡間。力貧就傳。發蒙益慧。恃此數年。過此以往。與學絕矣。爲之師者。當如何悉心善誘。導其捷徑。去其阻力。以求其有成。乃亦舍天命謂性無聲無臭之外。無所謂讀本也。舍破承起講對偶聲病之外。無所謂文法也。夫賤儒之學此也。雖云無用。然能藉以竊甲第武斷鄉曲。一生喫著不盡。彼固自以爲受用莫大也。若夫爲農爲工爲商爲兵者之學。此其於學非所用。用非所學。更顯而易見也。而歷數百千年數萬萬人。因沿蹈其覆轍而不知變。迨至弱冠以後。始以不學無術自怨自艾。而此數年之功。若有若無。如煙如夢。曾無秋豪能受其益。蓋莫不自咎其向者之情於學也。而不知皆蠢陋野悍迂謬猥賤之學。究禍天下也。此所以識字之人。不及西國之半。而農而士。工而士。商而士。兵而士者。千萬中不得一二也。然則奈何。曰。非盡取天下之學。究而再教之不可。非盡取天下蒙學之書。而再編之不可。大率自五歲至十歲。爲一種教法。自十一歲至十五歲。爲一種教法。苟慧非項橐。癡非周子。皆可率由此道。相與有成。一曰識字書。今之說文九千三百五十三文。加以徐氏新增字。及近人所輯逸字外編等。蓋萬餘字。比之於西文。未爲繁也。雖然。其字之見於羣經者。才二千有奇耳。漢初儒者作蒼頡篇。合秦之蒼頡爰歷博學二書爲之。斷六十字爲一章。凡五十五章。都三千三百字。而司馬相如作凡將。史游作急就。李長作元尚。皆取材於是書。然則西漢以前文字。實只三千餘耳。說文据

揚雄班固所續。元始中王莽徵天下通小學者說奇字於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作訓纂續若韻凡八十一而增益之。

其字之眞出於古與否不必深辨要之今日通行文字實不過二千有奇苟識此數即以之參悟

天人經緯倫物恢恢乎有餘矣西人之文以聲爲主故字雖多而識字易中國之文以形爲主故

字雖少而識字難雖然亦有道焉以聲爲主者必先學字母而後拚音以形爲主者必先學獨體

而後合體。古人言獨體爲字合體爲字獨體之字象形指事爲多合體之字形聲會意爲多王荦友著文字蒙求

條理頗善自言以教童子一月間而有用之字盡識顧其書於形事二端善矣而古今文字除獨

體外形聲居其十之八九必得簡法以馭之乃可便易余頃在澳門有蒲萄牙人來從學者或不

識字或識矣而不能寫余先以文字蒙求象形指事兩門中之獨體字授之繼爲形聲字表以偏

旁爲緯以聲爲經專取其有用者不過二千餘字爲表一紙懸之堂中以授之十餘日而盡識矣

中國文字雖不主於聲而聲中之義甚多故形聲門中實有妙理可尋黃公度注獲卿皆發此義黃之說云如天籟等音皆

有高地底等音皆有低之意圓全完旋還環等音皆有圓之義注之說云如古有舊意而枯故沾固楷等亦皆有舊意黃

之說釋名畧演之注之說說文通訓定聲闡有發明兩君皆將著專書以言其理○又按凡然此乃教以字之本義若

引申假借孳乳浸多猶未足以馭之西人之教學童也先實字次虛字次活字今亦宜用其意魏

默深有蒙雅一書分天篇地篇人篇物篇事篇話天話地話人話物話事凡十門四字韻語各自

爲類與急就章畧同頗便上口惟所載字已太多有無用者。文字蒙求亦同且虛字亦非韻語所能達。韻

借能載同類之義者不也焉哉等虛字皆假借之義又其義各不相侔難以韻語爲次今宜用其實字活字等篇其虛字則先識其字至教法時乃

詳其用則事甚順矣學者自離經辨志以後亦既能讀一切書能屬一切文幼歲之事不復記憶今

其初學書也。僅令識其字。不令知其義。及少進而再以義授之。故其始也難記。而其後也益繁。彼西人花士卜。士比林卜。等書。取眼前事物至粗極淺者。既綴以說。復系以圖。其繁笨不誠可笑乎。然彼中人人識字。實賴此矣。又聞西人於三歲孩童。欲教以字。則爲球二十六。分刻字母。俾作玩具。今日以A、B兩球與之。明日從彼索A球。又明日而從彼索B球。二十六日而字母畢記矣。中國文授獨體字。亦可效其意也。

二曰文法書。中國以文采名於天下。而教文法之書。乃無傳焉。意者古人語言與文字合。如儀禮左傳所載辭令。皆出之口而成文者也。故曰不學詩無以言。而傳記亦屢言將命應對之事。蓋學言卽學文也。後世兩事既分。而斯義不講。自魏文帝劉彥和始有論文之作。然率爲工文者說法。非爲學文者問津。故後世恆有讀書萬卷。而下筆冗沓。龔龔。不足觀者。至於半途輟學之商賈等類。其居學數年。而豪間不能達一字者。更不知凡幾也。西人於識字以後。卽有文法專書。若何聯數字而成句。若何輟數句而成筆。深淺先後。條理秩然。余所見者。馬眉叔近著中國文法書。未成也。余昔教學童。嘗口授俚語。令彼以文言達之。其不達者。削改之。初授粗切之事物。漸授淺近之議論。初授一句。漸三四句。以至十句。兩月之後。乃至三十句以上。三十句以上。幾成文矣。學者甚易而教者不勞。以視破承起講。支支節節而續成者。殆霄壤也。若其條理。則俟馬氏書成。可得而論次焉。

三曰歌訣書。漢人小學之書。如蒼頡急就等篇。皆爲韻語。推而上之。易經詩經老子。以及周秦諸子。莫不皆然。蓋取便諷誦。莫善於此。近世通行之書。若三字經千字文。事物不備。義理亦少。今宜

取各種學問。就其切要者。編爲韻語。或三字。或四字。或五字。或七字。或三字七字相間成文。此體起於
荀子成相篇請成相身之殃。愚聞。愚聞。墮賢良後世。彈詞導源於此。吾粵謂之南音。於學童。上口甚便。 其已成書者。若通行之步天歌。通鑑韻語。十七史彈
詞。近同縣陳慶笙之直省府廳州縣韻語。粵人某君之歷代紀元歌。仁和葉浩吾之天文歌。畧地
理歌。畧皆有可用可讀。今宜補著者。一曰經學。其篇有四。一孔子立教歌。二羣經傳記名目篇。數歌。
三孔門弟子及七十子後學姓名歌。四歷代傳經歌。二曰史學。其篇有七。一諸史名目種別及撰
人歌。二歷代國號及帝王種姓歌。三古今大事歌。四域外大事歌。五歷代官制歌。六歷代兵制歌。
七中外古今名人歌。此篇復分二章。一漢二六。二外。教流派歌。四曰天文。其篇有四。一諸星種別名號歌。自行星。恆星。以訖星雲。
此篇復分四章。一漢二六。二外。教流派歌。四曰天文。其篇有四。一諸星種別名號歌。自行星。恆星。以訖星雲。
朝唐三宋元明四。國朝。書而損益之。 三測候淺理歌。專言潮汐。沙空。氣風。雲雷。雨等事。亦謂之地面學。 四古今中外歷法異同
理。二八星繞日及諸月歌。此二篇因葉氏。 三測候淺理歌。專言潮汐。沙空。氣風。雲雷。雨等事。亦謂之地面學。 四古今中外歷法異同
歌。五曰地理。其篇有七。一五洲萬國名目歌。二中國內地屬地名目歌。三中國險要各地歌。四地
球高山大河名目歌。五歷代都邑萬國京城名目歌。六中國大都會外國大商埠名目歌。七地質
淺理歌。專言地中。金石各事。 六曰物理。其目有四。一原質名目歌。二動物情狀歌。三植物情狀歌。四微生物情
狀歌。以上各門。畧舉大概。若其詳備。以俟編時。又別爲勸學歌。贊揚孔教歌。愛國歌。變法自全歌。
戒鴉片歌。戒纏足歌等。令學子自幼諷誦。明其所以然。則人心自新。人才自起。國未有不強者也。
四曰問答書。古人言學。皆以學問並舉。孟子曰。有問者。蓋學者由外入。問者由內出。其得力蓋
有間焉。願聞之記曰。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不善問者反此。蓋問亦非易言也。古
之教者。恐人之不善問也。故傳記之體。代其問而自答之。若春秋之公羊穀梁傳。易之文言傳。大

戴之夏小正傳莫不皆然。管子有問篇

近譯之筆算數學啟蒙代數備旨
幼童衛生編聖會史記等書皆有之

蓋人之讀書勢不能盡所讀而悉記之則必提其要者然書中

要義未必人人過目即能提出故莫如著者代摘而讀者自記此著書之良裁也西人問答專書

譯成善文者有卜訪濟之啓悟要津言天文地學淺理次第秩然一覽可解惜爲書甚少於他種

學問尙從闕如中亦多
彼教語今宜略依歌訣書之門目條分縷晰由淺入深由繁反約一一設爲問答

以發明之以歌訣爲經以問答爲緯歌訣以助其記問答以導其悟記悟並進學者之能事畢矣

凡善著書者取義靡不宏富而既講體例又講文法故條理隱伏讀者易眩苟擷而別之不值思

索耳余以爲雖繁重詳博如古文尙書疏證明堂大道錄等書使爲問答以演之每書不過千字

其義已可大明凡所言問答書
皆列斷不引證故盡天下有用之學而編以問答爲書不出三十本崖畧卽已畢具

此爲粗通一切言之若欲
專門名家當讀引證之書學子雖有下質十五歲以前此編當可卒業魁碩者宿蔑此淹通矣又師範

學校未立求師爲難既有此編別雖冬烘學究亦可按圖索驥依所問以課其徒吾所謂盡天下

之學究而教之此亦其一事也

五曰說部書古人文字與語言合今人文字與語言離其利病既縷言之矣今人出話皆用今語

而下筆必效古言故婦孺農忙靡不以讀書爲難事而水滸三國紅樓之類讀者反多於六經西人亦讀三國演義
華

最多以其易解也夫小說一家漢志列於九流古之士夫未或輕之宋賢語錄滿紙恁地這箇匪

直不事修飾抑亦有微意存焉日本創伊呂波等四十六字母別以平假名片假名操其土語以

輔漢文故識字讀書閱報之人日多焉今卽未能如是但使專用今之俗語有音有字者以著一

書則解者必多。而讀者當亦愈夥。自後世學子。務文采而棄實學。莫肯辱身降志。弄此楮墨。而小有才之人。因而游戲恣肆。以出之。誨盜誨淫。不出二者。故天下之風氣。魚爛於此間。而莫或知。非細故也。今宜專用俚語。廣著羣書。上之可以借闡聖教。下之可以雜述史事。近之可以激發國恥。遠之可以旁及彞情。乃至宦途醜態。試場惡趣。鴉片頑癖。纏足虐刑。皆可窮極異形。振厲末俗。其爲補益。豈有量邪。

六曰門徑書。學者於以上五種書。既已致力。則可以覃精六籍。汎濫羣書矣。顧四庫之編。已如煙海。加以古逸。加以近著。更加以西書。汗萬牛。闔億室。數十寒暑。能讀幾何。故非有以導之。不可。

四庫提要。於諸學門徑畧具矣。惟書頗繁重。童蒙憚焉。啓超本鄉人。嘗不知學。年十一。游坊間。得張南皮師之轡軒語書目答問。歸而讀之。始知天地間有所謂學問者。稍長。游南海康先生之門。得長興學記。俛焉孜孜從事焉。南海先生復有桂學答問甲午游粵西告桂人士者其言較長與學記爲切近歲甲午。余授學於粵。曾爲讀書分

月課程。以訓門人。近復爲讀西學書法。以答問者。皆演師友末說。靡有心得。童蒙之求。所弗辭耳。仁和葉瀚爲讀書畧。條理秩然。蓋便初學。學童鼓篋之始。依此數書。當有塗徑。嚮者每欲蒼萃中外古今。爲羣學源流一書。以教學究。恨學淺才薄。僅成數篇。海內君子。庶幾成之。嘉惠來者焉。七曰名物書。西人有書一種。此土譯者。命之爲字典。其最備者。至數十巨冊。以二十六字母編次。古今萬國名物皆具焉。故旣通文法者。据此編以讀一切書。罔有窒矣。中土歷古未有是書。楊氏方言。意蓋近之。今宜用其意。盡取天下之事物。悉行編定。以助學者緝檢之用。如云君天下者。三皇謂之皇。五帝謂之帝。三代謂之王。秦後迄今謂之皇帝。皆謂之君。亦謂之后。亦謂之辟。亦謂之

上蒙古謂之汗。或謂之貝勒。回部謂之沙。俄謂之沙。突厥謂之蘇魯丹。日本謂之天皇。西藏謂之贊普。歐洲諸國謂之木那克。亦謂之愛伯勞。亦謂之塞佛倫。亦謂之爾路漏。亦謂之金。亦謂之伯理璽天德云云。其餘一切並同斯例。大抵官制地理兩事最爲繁博。其餘各門殆易易耳。學者既通文法。明大義。苟得此書。則可以盡讀羣書。無不能解者。其所譯定西人名稱。即可爲他日國語解之用。繙譯西書名號參差宜做逸金元三史國語解之例。整齊畫一。公定譯名。他日繙譯者毋許稍易。雖非徒蒙拾之助。而學童得此。其成學更事半功倍也。以上諸書册輩中多言其不容緩者。南海康先生草定凡例命啓超等編之。已五年矣。玩忽時日。殺青無期。順德何君德田。義士也。頃集義款。開幼學書局。澳門聯合同志其襄斯舉。擬先成識字文法歌訣問答四種。今歲夏間即當脫稿。由澳門廣時務報館印行。其名物一書亦已開編矣。

西文西語之當習。今之談洋務者莫不言之矣。雖然。有欲學焉而爲通事爲買辦以謀衣食者。有欲學焉而通古今中外窮理極物強國保教者。受學之始不可不自審也。今沿江沿海各省。其標名中西學館英文書塾以教授者。多至不可勝數。彼其用意。大抵若前之說而已。其由後之說者。則概乎未始有門也。昧者以爲是西學將興。吾謂若輩之所爲。於亡中學則有餘。至西學之能興與否。則非吾之所敢言也。吾聞西國學士。非通拉丁文者。不得與試。蓋拉丁文者。英法俄德諸文之所從出。彼中績學之士。其著書發論。篇中每帶拉丁文法。如中國之能文者。多用先秦漢魏語。若未經從事者。讀之多不解焉。聖祖仁皇帝。每日召西人入內。授拉體諾文二小時。拉體諾即拉丁也。今之學者。每於學英法文將成之時。始習拉丁。然聞之。由英法以上追拉丁。則學之甚難。由拉丁以下通英法。則學之甚易。故學童受學之始。以先習拉丁爲善云。又嘗見西人習華文之書。大抵皆日用應酬口頭常語。其究心訓詁義理者絕少。故西人之旅中土者。多能操華言。至其能讀書者希焉。能以

華文綴文著書者益希焉。雖由華文之繁難。亦由彼之學者不得其書也。今之教授西文者。其蔽亦坐是。故造就通事買辦則有餘。培養人才則不足。有志於是者。宜學彼中學人之所學。毋學此間市井洋傭之所學。先其文言。後其俚語。則庶幾矣。

記曰。十年出就外傳。學書計。六藝之目。禮樂射御書數。是知古人於數計一學。與書並重。無人不學。無人不能。後世俗儒。鄙爲小道。不復厝意。輒近有顯此以名家者。則又羣推爲絕學。皆陋之甚也。今宜令學童。自八歲以上。卽授之以心算。漸及筆算。之加減乘除。通分小數。比例開方等。及幾何之淺理。令演之極熟。稍長以後。以次授代微積稍深之法。事半功倍。年未弱冠。可以以嚆人鳴於時矣。

嘗見西人幼學之書。分功課爲一百分。而由家中教授者。居七十二分。由同學熏習者。居九分。由師長傳授者。不過十九分耳。兒童幼時。母親於父。日用飲食。歌唱嬉戲。隨機指點。因勢利導。何在非學。何事非教。孟母遷室。教子俎豆。其前事矣。故美國嬰兒學塾。近年教習。皆改用婦人。以其閑靜細密。且能與兒童親也。中國婦學不講。爲人母者。半不識字。安能教人。始基之壞。實已坐此。今此事既未克驟改。至其就學之後。一切教法。亦宜稍變。無俾爾許人才。皆汨沒於學究之手。記曰。八歲入小學。又曰。十年出就外傳。今將八歲以上。十二歲以下。畧審中人之資。所能從事者。擬爲一功課表。世之愛子弟者。或有取焉。行此功課數年。則能讀經史。格致等書。其功課別詳他篇。

每日八下鐘上學。師徒合誦贊揚孔教歌一遍。然後肄業。
八下鐘受歌訣書。日盡一課。每課一百字。每課以誦二十遍爲率。

九下鐘受問答書。日盡一課。

凡問答書皆歌訣書之注。並問答書之第一課。即解歌訣書之第一課。餘同。

不必成誦。師爲解其義。明日按所

問而使學童答之。答竟。則授以下課。

十下鐘。剛日受算學。柔日受圖學。

凡受算學。先習筆算。一年以後。漸及代數。每日由師命二題。令學童布算。

凡受圖學。先習簡明總圖。漸及各國省縣分圖。以紙摹印寫之。日約盡一縣。印畢。由師隨舉所已習者。令學童指其所在之經緯度。

十一下鐘。受文法。師以俚語述意。令學童以文言達之。每日五句。漸加至五十句。

十二下鐘。散學。

一下鐘復集。習體操。畧依幼學操身之法。或一月或兩月盡一課。由師指授。操畢。聽其玩耍不禁。

二下鐘。受西文。依西人教學童之書。日盡一課。

三下鐘。受書法。中文西文各半下鐘。每日各二十字。漸加至各百字。

四下鐘。受說部書。指新編師爲解說。不限多少。其學童欲涉獵他種書者。亦聽。

五下鐘。散學。師徒合誦愛國歌一遍。然後各歸。

每十日一休沐。至日。師徒晨集堂中。祀孔子畢。合誦贊揚聖教歌一遍。各散歸。凡孔子生卒日。及萬壽日。各休沐五日。

記曰。少成若性。謂其耳目未雜。習氣未入。質地瑩潔。受教易易也。故曲禮少儀弟子職等篇。謹其

灑掃應對。導以忠信篤敬。大抵薰陶其德性之事。十居八九焉。朱子曰。小學是做人的樣子。陸子曰。雖不識一字。亦須還我堂堂地做箇人。人而無教。則做人之道。尚不自知。雖謂之非人可矣。今之學童。其生長羅綺叢中者。每聽其驕侈淫佚。日與燕朋狎客相逐。而莫之禁。其三家村子。則又聽其跳野頑劣。蠻俗襍縷。而莫之教。學舍如溷窟。學童如丐兒。及其稍長也。則授之以高頭講章。翰苑楷格。語之曰。如是則可以攫青紫。如是則可以搜黃白。學者自幼至壯。舍僥倖苟且誕詐污賤之外。更無所聞。則以爲是固宜然矣。善夫吾友嚴又陵之言曰。八股之害。綢智慧。壞心術。滋游手。當其做秀才之日。務使之習爲勦竊詭隨之事。致令羞惡是非之心。日暮梏亡。消磨歲月於無用之地。墮壞志節於冥昧之中。長人虛驕。昏人神智。嗚呼。幾何其不率四萬萬之人。以盡入於無恥也。吾聞泰西諸國。雖皇子之貴。亦入兵船。充水手。循循率教。事其師如長官。以視吾之驕侈淫佚者何如矣。又聞諸國。雖孤兒罪童。亦設校以教之。無不衣服整潔。禮儀彬洽。其視吾之蠻俗頑劣者何如矣。又聞美國學童。跬步必肅。言笑不苟。詢其故。則曰。他日吾將爲總統長國家。恐有失德聲名。敗裂爲衆所擯也。美國例凡經人告誡者不得舉總統其視吾之哦講章。摹楷格。以僥倖於富貴。武斷於鄉曲者。又何如矣。

古人有言曰。人不昏宦。情欲失半。此至言也。記曰。男子三十而娶。又曰。三十曰壯。有室。今西俗亦然。弱冠以後。父母則不之養。使其自謀衣食。足資俯畜。然後敢及昏事。蓋人生十五至三十。力強年富。正受學之時。苟以此十餘年之功。殫以向學。其高才可以通徹今古。經營四方。其中人以下。亦能治生干祿。無憂饑寒矣。今也不然。口尙乳臭。卽懷昏嫗。蚤作夜思。寤寐反側。雖或展卷。寤復

厝心年十七八居然有室日夕纏綿歌泣疲精斂魂於牀第之側未及三十兒女成行家累日重於是忽焉捐棄其疇昔之所欲學者而持籌握算作家人語矣是故早婚之大害有三縱欲溺志一也伐性天年二也重累廢學三也舉國人才其潛銷暗蝕於此間者何可勝道積重難返習焉莫怪非細故矣傳曰君子愛人以德小人愛人以姑息爲人父母者宜何擇焉

今之爲教也欲其子弟之長而爲士者與欲其子弟之長而爲農爲工爲商爲兵者則其教之之法大異此最可笑之事也彼其爲士者舍八股試帖律賦白摺之外無所謂爲學也其不習八股試帖律賦白摺者則亦不能目之爲士也以故教之之法畫然兩途今夫爲士者而不教之明庶物達世情故逢掖累億動如木偶其坐此躋顯位致厚實者千人中不過一二人其小得志榮於鄉里者不過十人其青一衿差足自養者亦不過數十人自餘九百無以自給欲農則不能舉耜欲商則不能握算卽不轉溝壑亦無人趣矣爲農爲工爲商爲兵者而不教之以識大義通文法則愚者若海絨悍者若野兕算百十之數艱於演微積聞孔孟之名詫若說鬼狐名非野蠻其實不能以寸矣故善爲教者必使舉國之人無貴賤無不學學焉者自十二歲以下其教法無不同入學之始教以識字慧者及八歲鈍者及十歲中西有用之字皆識矣蘇州彭君新三擬創教識字法爲其旁加圈識字有一義者識一罔有數義者識數罔師爲授其音解其義令學童按罔所述之中文既識則及西文洵簡易之法也然後按前者所列之功課表而以授之慧者及十二歲鈍者及十五歲則一切學問大綱節目畧有所聞矣自此以往其有欲習專門者可更入中學大學學精數載以求大成其欲改就他業者亦既旣道義濡文教大之必不爲作奸犯科之事小之亦能爲仰事俯畜之謀於此而猶有爲盜賊爲奸細者乎無有也猶有爲游手爲餓李者

乎。無有也。衣食足。禮義興。以此導民。何民不智。以此保國。何國不強。孟子不云乎。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今夫舉一國之子弟。而委諸盜。墮野悍。迂謬猥賤之學。究之手。欲不謂之無教焉。不可得也。夫以數千年文明之中國。人民之衆。甲大地。而不免近於禽獸。其誰之恥歟。顧亭林曰。天下興亡。匹夫之賤。與有責焉已耳。人人以爲吾無責也。其亡忽焉也。人人以爲吾有責也。其興淳然也。今與天下論變法。唇焦舌敝。聞者必曰。此肉食者之事。吾雖有志焉。而莫能逮也。若夫吾有子弟。吾自誨之。肉食曰。不能助我。肉食曰。否。不能阻我。轉圜之間。天下改觀。夫孰爲無責。而孰爲有責矣乎。康誥曰。作新民。國者民之積也。未有其民不新。而其國能立者。彼法國日本維新之治。其本原所自。昭昭然矣。詩曰。惟彼哲人。告之話言。慎德之行。其惟憑人。覆謂我譖。人各有心。是則可爲痛哭流涕者也。

論女學 丁酉

孟子曰。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痛哉斯言乎。執一人而目之曰禽獸。未有不色然怒者。然信如子輿氏之言也。則今日之近於禽獸者。何其多也。海內之大。員其首方其足之種。蓋四萬萬。其名之爲農爲工爲商爲兵。終身未嘗讀書者。殆一萬九千萬有奇。其名之爲官爲士。號稱讀書。而實未嘗讀書者。殆數百萬。其員其首而織其足。不官不士不農不工不商不兵。而自古迄今。未嘗一讀書者。凡二萬萬。不甯惟是。彼之官焉士焉農焉工焉商焉。而近於禽獸者。猶或以禽獸爲恥也。此之不官不士不農不工不商不兵。而近於禽獸者。豈直不恥。迺羣天下之人。以爲是固宜然耳。嗚呼。豈不痛哉。豈不痛哉。梁啓超曰。居今日之中國。而與人言婦學。聞者必曰。天下之事。其更急

於是者。不知凡幾。百舉未興。而汲汲論此。非知本之言也。然吾推極天下積弱之本。則必自婦人不學始。請備陳其義以告天下。

一義曰公理家之言曰。凡一國之人。必當使之人人各有職業。各能自養。則國大治。其不能如是者。則以無業之民之多寡爲強弱比例差。何以故。無業之人。必待養於有業之人。不養之則無業者殆。養之則有業者殆。斯義也。西人譯者謂之生利分利。即吾大學生之者衆。食之者寡之義。

口口曰食訓筧子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此非空言也。蓋合一國之人民物產。而以決疑數術。盈虛消息之。其所得之率。實如此也。中國即以男子而論。分利之人。將及生利之

半。余近著說罕中詳言其故自公理家視之。已不可爲國矣。況女子二萬萬。全屬分利。而無一生利者。惟其不能

自養。而待養於他人也。故男子以犬馬奴隸畜之。於是婦人極苦。惟婦人待養。而男子不能不養

之也。故終歲勤動之所入。不足以贍其妻孥。於是男子亦極苦。以予所見。上而官。中而士。下而農

工商兵。無論爲何等人。則無時不皇然愀然。若重憂貧者。其受凍餓。轉死溝壑者。更不知凡幾也。

其實以比例淺理論之。苟人人以一身所作之業。爲一身衣食計。必無可以貧之理。今中國之無

人不憂貧也。則以一人須養數人也。所以釀成此一人養數人之世界者。其根原非一端。而婦人

無業。實爲最初之起點。雖然。等是人也。何以或有業。或無業。蓋凡天下任取一業。則必有此業中

所以然之理。及其所當行之事。非經學問不能達也。故即以男子而論。大率明達事理之人。謀業

甚易。反是者。謀業較難。然則學也者。業之母也。婦人之無業也。非天理宜然也。其始據亂之世。專

尙力爭。彼男子之所欲有事者。固非婦人之所能也。於是。以婦人爲不足輕重。而不復教之。既不

教矣。其無從執業。有固然也。積之既久。漸忘其本來。則以爲是固當生而不事事。而傲然待哺於人者也。是以男子貴。而婦人賤。婦人逸。而男子勞。逸而賤。非人情所樂也。貴而勞。亦非人情所樂也。則何如均其貴賤。亦均其勞逸之爲得也。論公理則如此。考事勢則如彼。故曰國何以強。民富斯國強矣。民何以富。使人人足以自養。而不必以一人養數人。斯民富矣。夫使一國之內。而執業之人。驟增一倍。則其國所出土產作物。亦必驟增一倍。凡所增之數。皆昔日棄地之貨也。取棄地之貨。而藏之民間。其事甚順。而其益甚宏。若此者。舍學末由也。

二義曰。人有恆言曰。婦人無才卽是德。此實言也。世之昏儒執此言也。務欲令天下女子。不識一字。不讀一書。然後爲賢淑之正宗。此實禍天下之道也。古之號稱才女者。則批風抹月。拈花弄草。能爲傷春惜別之語。成詩詞集數卷。斯爲至矣。若此等事。本不能目之爲學。其爲男子。苟無他所學。而專欲以此鳴者。則亦可指爲浮浪之子。靡論婦人也。吾之所謂學者。內之以拓其心胸。外之以助其生計。一舉而獲數善。未見其於婦德之能爲害也。如曰無才卽是德。云爾。則夫鄉僻婦嫗。不識一字者。不啻千百億萬。未嘗聞坐此之故。而賢淑有加。而惟聞取帚之誅。反唇之稽。視宦學家之婦人。殆益甚焉。則又何也。凡人之鄙吝也。忿爭也。必其所見極小。目光心力。盡日營營於此極小之圈限中。以生此蔽也。使其人而知有萬古有五洲。與夫生人所以相處之道。萬國所以弱強之理。則其心也。方憂天下憫衆生之不暇。而必無餘力以計較於家人婦子之事也。今夫婦人之所以多蔽於彼者。則以其於天地間之事物。一無所聞。而竭其終身之精神。以爭強弱講交涉於筐篋之間。故其醜習。不學而皆能。不約而盡同也。是以海內之大。爲人數萬萬。爲戶數千萬。求

其家庭內外相處熙睦。形迹言語終身無間然者。萬不得一焉。而其發端罔不起於姑嫜娣婦之間。憤時者至謂婦人爲盡可殺。夫婦人豈性惡耶。羣塊然未經教化之軀殼若干具。而鍵之於一室。欲其能相處焉。不可得也。彼婦人之累男子也。其不能自養而仰人之給其求也。是猶累其形骸也。若夫家庭之間。終日不安。入室則愀。靜居斯歎。此其損人靈魂。短人志氣。有非可以常率推者。故雖有豪傑倜儻之士。苟終日引而置之牀第筐篋之側。更歷數歲。則必志量局瑣。才氣消磨。若是乎婦人之果爲鳩而不可近也。夫與其飲鳩而甘之。則盍於療鳩之術。少留意矣。

三義曰西人分教學童之事爲百課。而由母教者居七十焉。孩提之童。母親於父。其性情嗜好。惟婦人能因勢而利導之。以故母教善者。其子之成立也易。不善者。其子之成立也難。顏氏家訓曰。教兒嬰孩。就傳以前。性質志量。皆已畧定。少成若性。長則因之。此實言教言學一切之始基也。苟爲人母者。通於學本。達於教法。則孩童十歲以前。於一切學問之淺理。與夫立志立身之道。皆可以粗有所知矣。今中國小學未興。出就外傳以後。其所以爲教者。亦既猥陋滅裂。無所取材。若其髻鬢嬉戲之時。習安房闈之中。不離阿保之手。耳目之間。所日與爲緣者。舍牀第筐篋至猥極瑣之事。概乎無所聞見。其上焉者。歛之以得科第。保祿利。誨之以嗣產業。長子孫。斯爲至矣。故其長也。心中目中。以爲天下之事。更無有大於此者。萬方億室。同病相憐。冥冥之中。遂以釀成今日營私趨利。苟且無恥。固陋蠻野之天下。而莫知所自始。豈惟莫知所自始而已。且恬然不以爲怪。故試取西人幼塾乳臭之子。與吾此間龐壯碩老之士大夫相挈。其志趣學識。必有非吾此間此輩之所能望者。豈其種之特異哉。無亦少而習焉者之不得其道也。故治天下之大本二。曰正人心。

廣人才而二者之本。必自蒙養始。蒙養之本。必自母教始。母教之本。必自婦學始。故婦學實天下存亡強弱之大原也。

四義曰胎教之道。大戴禮論衡詳哉言之。後世此義不講。蓋久。今之西人。則斷斷留意焉。西國公理家考物種人種遞嬗遞進之理。以為凡有官之物。人禽蟲介草木為有官之物。金石水土為無官之物。一體之中。有其死者焉。有其不死者焉。如一草木根莖支幹果實花葉。其死者也。而常有不死者。離母而附於其子。絲絲延延相續不斷。是曰傳種。惟人亦然。雖然。兩種化合之間。有浸淫而變者。可以使其種日進於善。由猩猩而進為人也。由野番賤族而進為文明貴種也。其作始甚微。而將畢至鉅也。故西人言種族之學者。以胎教為第一義。其思所以自進其種者。不一而足。而各國之以強兵為意者。亦令國中婦人一律習體操。以為必如是。然後所生之子。膚革充盈。筋力強壯也。此亦女學堂中一大義也。今之前識之士。憂天下者。則有三大事。曰保國。曰保種。曰保教。國烏乎保。必使其國強。而後能保也。種烏乎保。必使其種進。而後能保也。進詐而為忠。進私而為公。進渙而為羣。進愚而為智。進野而為文。此其道也。教男子居其半。教婦人居其半。而男子之半。其導原亦出於婦人。故婦學為保種之權輿也。今與人言此義。鮮不謂以耕稼饑。掘井消渴。迂遠而無當也。而不知此蓋古先哲王與泰西通儒所講之極熟。推之至盡。而汲汲焉以為要圖者也。胎教為曰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蒙蓋差以千里故君子慎始謹為子孫昏妻嫁女必擇世有行義者。如是則其子孫慈孝不敢淫暴。黨無不善。三族輔之。故風皇生而有仁義之意。虎狼生而有貪戾之心。兩者不等。各以其母其言極深切著明。又曰胎教之道。書之玉版。藏之金匱。置之宗廟。以為後世戒。蓋古人之重之如此。必非無故也。侯官嚴君又陵譯天演論云。無官者不死。以其未嘗有生也。而有官者一體之中。有其死者焉。有其不死者焉。而不死者。又非精靈魂魄之謂也。可死者甲。不死者乙。判然兩物。如草木之根莖支幹等甲之事也。而乙則離母附子。代可微變。而不可以死。或可分其少分以死。而不可以盡死。此動植所莫不然者。也是故一人之身。常有物焉。乃祖父之所有。而託生於其身。蓋自得生受形以來。遞嬗遞降。以至於今。此胎教所以然之公理。嚴君與余書又云。生學公例言。一人之生。其心思材力。

形體氣質則本數十代祖父母之精神閱歷積委而成後則依乎見聞師友與所遭之時與地而化其論極精欲言保種者非措意於此二義不可欲措意於前一義則胎教爲之根原欲措意於後一義則胎教尤爲根原之根原此學數十年後必大明於天下今日則鮮不以爲迂遠無用矣

西人格致家之言曰。言算學格致等虛理。婦人恆不如男子。由此等虛理而施諸實事。以成爲醫學製造等專門之業。則男子恆不如婦人。然則男女之於學。各有所長。非有軒輊論者。或疑數千年來。男子之成絕學。立大功者。方策不絕。而婦人無聞焉。若是乎。雖與婦學。其所成亦僅矣。抑吾又聞生學家之言。公理矣。凡含生負氣之物。倒生者最愚。橫生者次愚。若夫軀體峙立。首函清陽者。其聰明必不甚相遠。所以生差別者。在智慧之開與不開耳。昔乾嘉間。漢學彬彬於江浙。而吾粵靡一人焉。咸同以後。口馬鄭。手說文者。如鯽矣。非粵民愚於乾嘉。而智於咸同也。日本明治以前。民智優塞。工藝窳劣。翻然維新。遂有今日。非日人拙於曩。而巧於今也。其腦筋伏而未動。其靈髓塞而未通。從而導之。機振一撥。萬線俱動矣。彼婦人之數千年。莫或以學名也。未有以導之也。婦人苟從事於學。有過於男子者。二事。一曰少酬應之繁。二曰免考試之難。其居靜。其心細。故往往有男子所不能窮之理。而婦人窮之。男子所不能創之法。而婦人創之。西史所載。若摩哈默德之母。以伯南之女。侯失勒約翰之姑。其學業成就。視男子未或讓。而吾中國之女子。游學異國。成學而歸者。若吾向者所聞康愛德氏。石美玉氏。雖西域者。宿猶歆譽之。然則婦人豈生而不能學耶。夫以二萬萬戴天履地。首函清陽之人類。而必夷而棄之。謂與倒生橫生之物相等。欲不謂爲不仁。不可得也。

善夫諸教之言平等也。南海先生有孔教平等義 不平等惡乎起。起於尙力。平等惡乎起。起於尙仁。等是人也。命

之曰民。則爲君者從而臣妾之。命之曰女。則爲男者從而奴隸之。臣妾奴隸之不已。而又必封其耳目。縛其手足。凍其腦筋。塞其學問之塗。絕其治生之路。使之不能不俯首帖耳於此強有力者之手。久而久之。安於臣妾。安於奴隸。習爲固然。而不自知於其中有人焉。稍稍自疑於爲臣妾爲奴隸之不當者。反羣起而譁之。以故數千年來之男子。無或以婦學爲治天下所當有事。而數千年之婦人。益無有奮然自張其軍。以提倡其同類者也。非不才也。壓力使然也。

今語人曰。欲強國必由學校。人多信之。語人曰。欲強國必由女學。人多疑之。其受蔽之原。尙有在焉。今日之攘臂奮舌。以譁強國。震驚於西人。而思效其長者。則惟是船艦之雄也。槍礮之利也。鐵路之速也。礦務之盛也。若此者。皆非婦人所能有事也。故謀國者曰。教婦人非所急也。而不知西人之強在此。其所以強者不在此。農業也。工作也。醫學也。商理也。格致也。律例也。教授也。謂教授之法男子所共能。抑婦人所共能也。其學焉而可以成爲有用之材。一也。今夫言治國而必推本於學校。豈不以人才者國之所與立哉。豈不以中國自有之才。必待教而始成哉。夫必謂彼二萬萬爲人才。而謂此二萬萬爲非人才。此何說也。

西方全盛之國。莫美若東方新興之國。莫日本若。男女平權之論。大倡於美。而漸行於日本。日本之文學。約分十三科。一修身。二教育。言教授及蒙養之法三國語。謂日本文四漢文。五歷史。兼外國史六地理。七數學。八理科。謂格致九家事。十習字。十一圖畫。十二音樂。十三體操。其與男學相出入者。不過數事而已。此數事者。大率與兵政相關。亦尙力之世所當有事者也。彼西人之立國。猶未能至太平世也。太平之世。天下遠近大小若一。無國界。無種界。故無兵事。無兵器。無兵制。國中所宜講者。惟農商醫

律格致製造等事。國人無男無女。皆可各執一業以自養。而無或能或不能之別。故女學與男學必相合。今之美國。殆將近之矣。是故女學最盛者。其國最強。不戰而屈人之兵。美是也。女學次盛者。其國次強。英法德日本是也。女學衰。母教失。無業衆。智民少。國之所存者幸矣。印度波斯土耳其是也。

若是夫中國之宜興婦學。如此其急也。雖然。今日之中國。烏足以言婦學。學也者。匪直晨夕伏案。對卷伊吾而已。師友講習以開其智。中外游歷以增其才。數者相輔。然後學乃成。今中國之婦女。深居閨閣。足不出戶。終身未嘗見一通人。履一都會。獨學無友。孤陋寡聞。以此從事於批風抹月。拈花弄草之學。猶未見其可。況於講求實學以期致用。雖有異質。吾猶知其難矣。不甯惟是。彼方毀人肢體。潰人血肉。一以人爲廢疾。一以人爲刑僇。以快其一己耳目之玩好。而安知有學。而安能使人從事於學。是故纏足一日不變。則女學一日不立。嗟夫。國家定鼎之始。下令薙髮。率土底定。順治末葉。懸禁纏足。而奉行未久。積習依然。一王之力。不改羣盲之心。強男之頭。不如弱女之足。遂留此謬種。孳乳流衍。歷數百年。日盛一日。內違聖明之制。外遺異族之笑。顯耀楚毒之苦。陰貽種族之傷。嗚呼。豈蒼蒼者天。故厄我四萬萬生靈。而留此孽業以爲之窒歟。抑亦治天下者未或厝意於是也。

論譯書 丁酉

兵家曰。知己知彼。百戰百勝。諒哉言乎。中國見敗之道有二。始焉不知敵之強而敗。繼焉不知敵之所以強而敗。始焉之敗。猶可言也。彼直未知耳。一旦情見勢迫。幡然而悟。奮然而興。不難也。昔

日本是也。尊攘論起。閉關自大。既受俄德美劫盟之辱。乃忍恥變法。盡取西人之所學而學之。遂有今日也。繼焉之敗。不可言也。中國既累遇挫衄。魂悸膽裂。官之接西官。如鼠遇虎。商之媚西商。如蛾附羶。其上之階顯秩。下之號名士者。則無不以通達洋務自表異。究其日日所抵掌而鼓舌者。苟以入諸西國通人之耳。諒無一語不足以發噓。謀國者始焉不用其言而敗。繼焉用其言而亦敗。是故不知焉者其禍小。知而不知。而自謂知焉者。其禍大。中國之效西法二十年矣。謂其不知也。則彼固孜孜焉以效人也。謂其知也。則何以效之愈久。而去之愈遠也。甲自謂知而詆人之不知。自丙視之。則乙固失。而甲亦未爲得也。今人自謂知而詆昔人之不知。自後人視之。則昨固非。而今亦未爲是也。三十年之敗。坐是焉耳。

問者曰。吾子爲是言。然則吾子其知之矣。曰。惡。某則何足以知之。抑豈惟吾不足以知而已。恐天下之大。其真知者。殆亦無幾人也。凡論一事治一學。則必有其中之層累曲折。非入其中不能悉也。非讀其專門之書不能明也。譬之尋常譚經濟者。苟不治經術。不誦史。不讀律。不講天下郡國利病。則其言必無當也。西人致強之道。條理萬端。迭相牽引。互爲本原。歷時千百年。以講求之。聚衆千百輩。以討論之。著書千百種。以發揮之。苟不讀其書。而欲據其外見之粗迹。以臆度其短長。雖大賢不能也。然則苟非通西文。肄西籍者。雖欲知之。其孰從而知之。不甯惟是。居今日之天下。而欲參西法以救中國。又必非徒通西文。肄西籍。遂可以從事也。必其人固嘗邃於經術。熟於史。明於律。習於天下郡國利病。於吾中國所以治天下之道。靡不挈樞振領。而深知其意。其於西書亦然。深究其所謂。迭相牽引。互爲本原者。而得其立法之所自。通變之所由。而合之以吾中國古

今政俗之異而會通之。以求其可行。夫是之謂真知。今夫人生不過數十寒暑。自其治經術誦史讀律講天下郡國利病。洎其消有所得。而其年固已壯矣。當其孩提也。未嘗受他國語言文字。及其既壯。雖或有志於是。而妻子仕宦。事事相逼。其勢必不能爲學童挾書伏案。故態。又每求效太速。不能俯首忍性。以致力於初學。塞淺之事。因怠因棄。蓋中年以往。欲有所成於西文。信哉難矣。夫以中學西學之不能偏廢也。如彼。而其難相兼也。又如此。是以天下之大。而能真知者。殆無幾人也。

夫使我不知彼。而彼亦不知我。猶未爲害也。西國自有明互市以來。其教士已將中國經史記載。譯以拉丁英法各文。康熙間。法人於巴黎都城設漢文館。爰及近歲。諸國繼踵都會之地。咸建一區。度藏漢文之書。無慮千數百種。其譯成西文者。浩博如全史三通。繁縟如 國朝經說。猥陋如稗官小說。莫不各以其本國語言。繙行流布。其他種無論矣。乃至以吾中國人欲自知吾國之虛實。與夫舊事新政。恆反藉彼中人所著書。重譯歸來。乃悉一二。以吾所見日本人之清國百年史。支那通覽。不及自知者。西文此類之書。當復不少。昔遼耶律德光謂晉臣曰。中國事。吾皆知之。吾國事。汝曹不知也。以區區之遼。

猶且持此道以亡中國。况聲明文物。典章制度。遠出於遼人萬萬者乎。欲掾斯敝。厥有二義。其一使天下學子。自幼咸習西文。其二取西人有用之書。悉譯成華字。斯二者不可缺一。而由前之說。其收效必在十年以後。今之年。逾弱冠已通中學者。多不能專力西文。故必取少年而陶鎔之。非十年以後。不能有成。由後之說。則一書既出。盡天下有志之士。皆受其益。數年之間。流風沾被。可以大成。今之中國。汲汲顧影。深惟治標之義。不得不先取中學成材之士。而教之。養其大器。以爲掾焚拯溺之用。且學校貢舉之

議既倡。舉國喁喁嚮風。而一切要籍。不備萬一。則將何所挾持以教士取士耶。故譯書實本原之本原也。

大哉。聖人乎。太祖高皇帝。命子弟近臣。肄唐古忒文誦蒙古記載。遂以撫蒙古。太宗文皇帝受命建國。首以國書譯史鑑。乃悉知九州扼塞及古今用兵之道。遂以屋明社。聖祖仁皇帝萬幾之暇。日以二小時。就西士習拉體諾文。任南懷仁等至卿貳。採其書以定麻法。高宗純皇帝開四庫館。譯出西書四十一家。悉予箸錄。宣宗成皇帝時。俄羅斯獻書三百五十餘號。有詔度秘府擇要譯布。然則當祖宗之世。邊患未形。外侮未亟。猶重之也如此。苟其處今日之天下。則必以譯書爲強國第一義。昭昭然也。且論者亦知泰東西諸國。其盛強果何自耶。泰西格致性理之學。原於希臘法律政治之學。原於羅馬。歐洲諸國各以其國之今文。譯希臘羅馬之古籍。譯成各書。立於學官。列於科目。舉國習之。得以神明其法。而損益其制。故文明之效。極於今日。俄羅斯崎嶇窮北。受轄蒙古。垂數百年。典章蕩盡。大彼得躬游列國。盡收其書。譯爲俄文。以教其民。俄強至今。日本自彬田翼等始。以和文譯荷蘭書。泊尼虛曼子身逃美。歸而大暢斯旨。至今日本書會。凡西人致用之籍。靡不有譯本。故其變法灼見本原。一發即中。遂成雄國。斯豈非明效大驗耶。彼族知其然也。故每成一書。展轉互譯。英著朝脫稿。而法文之本。夕陳於巴黎之肆矣。法籍昨汗青。而德文之編。今度於柏林之庫矣。世之守舊者。徒以讀人之書。師人之法爲可恥。而寧知人之所以有今日者。未有不自讀人之書。師人之法而來也。

問者曰。中國自通商以來。京師譯署天津水師學堂上海製造局。福州船政局。及西國教會醫

院。凡譯出之書。不下數百種。使天下有志之士。盡此數百種而讀之。所聞不已多乎。曰。此眞學究一孔之論。而吾向者所謂知而不知。不知而自謂知焉者也。有人於此。挾其節本儀禮左傳。而自命經術。抱其綱鑑易知錄。廿一史彈詞。而自詡史才。稍有識者。未嘗不嗤其非也。今以西人每年每國新著之書。動數萬卷。英國倫敦藏書樓光緒十年一年中新增之書二萬一千七百四十卷。他年稱是他國亦稱是美國則四倍之日本亦每歲數千卷。置於其間。其視一蠱一蟲。不如矣。況所譯者。未必其彼中之善本也。卽善本矣。而彼中羣學。日新月異。新法一出。而舊論輒廢。其有吾方視爲瓊寶。而彼久吐棄不屑道者。比比然也。卽不如是。而口授者。未必能無失其意也。筆授者。未必能無武斷其詞也。美夫馬君眉叔之言曰。今之譯者。大抵於外國之語言。或稍涉其藩籬。而其文字之微辭奧旨。與夫各國之所謂古文詞者。率茫然未識其名稱。或僅通外國文字語言。而漢文則蠱陋鄙俚。未窺門徑。使之從事譯書。閱者展卷未終。俗惡之氣。觸人欲嘔。又或轉請西人之稍通華語者。爲之口述。而旁聽者。乃爲仿佛摹寫其詞中所欲達之意。其未能達者。則又參以己意。而武斷其間。蓋通洋文者。不達漢文。通漢文者。又不達洋文。亦何怪乎所譯之書。皆駁雜迂訛。爲天下識者鄙夷而訕笑也。適可齋記言四吁。中國舊譯之病。盡於是矣。雖其中體例嚴謹。文筆雅馴者。未始無之。而駁雜繁蕪。訛謬俚俗。十居六七。是此三百餘種之書。所存不及其半矣。而又授守舊家。以口實。謂西學之書。皆出猥陋俗儒之手。不足以寓目。是益爲西學病也。故今日而言譯書。當首立三義。一曰擇當譯之本。二曰定公譯之例。三曰養能譯之才。

請言譯本。中國官局舊譯之書。兵學幾居其半。中國素未與西人相接。其相接者兵而已。於是震

動於其屢敗之烈。怵然以西人之兵法爲可懼。謂彼之所以駕我者。兵也。吾但能師此長技。他不足敵也。故其所譯。專以兵爲主。其間及算學。電學。化學。水學。諸門者。則皆將資以製造。以爲強兵之用。此爲宗旨。刺謬之第一事。起點既誤。則諸綫隨之。今將擇書而譯。當知西人之所強者。兵。而所以強者。不在兵。不師其所以強。而欲師其所強。是由欲前而卻行也。達於此義。則兵學之書。雖毋譯焉可也。

中國之則例律案。可謂繁矣。以視西人則彼之繁十倍於我而未已也。第中國之律例。一成而易。鑊之金石。懸之國門。如斯而已。可行與否。非所問也。有司奉行與否。非所禁也。西國則不然。議法與行法。分任其人。法之既定。付所司行之。豪釐之差。不容假借。其不可行也。尅日付議。而更張之。故其律例無時而不變。亦無時而不行。各省署之章程。是已記曰。不知來。視諸往。西國各種之章程。類皆經數百年。數百人。數百事之閱歷。而講求損益。以漸進於美備者也。中國仿行西法。動多窒礙。始事之難。斯固然也。未經閱歷。於此事之層累曲折。未從識也。則莫如借他人所閱歷有得者。而因而用之。日本是也。日本法規之書。至纖至悉。皆因西人之成法。而損益焉也。故今日欲舉百廢。新庶政。當以盡譯西國章程之書爲第一義。近譯出者有水師章程。德國議院章程。倫敦鐵路公可章程。航海章程。行船免衝章程等。然其細已甚矣。

今之攘臂以言學堂者。紛如矣。中西書院之建置。亦幾徧於行省矣。詢其所以爲教者。則茫然未知所從也。上之無師。下之無書。中學既已束閣。西學亦罕問津。究其極也。以數年之功。而所課者不過西語西文。夫僅能語能文。則烏可以爲學也。西人學堂。悉有專書。歲爲一編。月爲一卷。日爲一課。小學有小學之課。中學有中學之課。專門之學。各有其專門之課。其爲課也。舉學堂之諸生

無不同也。學國之學堂無不同也。計日以程。循序而進。故其師之教也不勞。而其徒之成就也甚易。今既知學校爲立國之本。則宜取其學堂定課之書。繙成淺語。以頒於各學。使之依文按日而授之。則雖中才亦可勝教習之任。其課既畢。而其學自成。數年之間。彬彬如矣。舊譯此類書極少。惟啓書幼童衛生編筆算數學畧近之。

國與國並立而有交際。人與人相處而有要約。政法之所由立也。中國惟不講此學。故外之不能與與國爭存。內之不能使吾民得所。夫政法者。立國之本也。日本變法。則先其本。中國變法。則務

其末。是以事雖同而效乃大異也。故今日之計。莫急於改憲法。必盡取其國律民律商律刑律等書。而廣譯之。如羅瑪律要。爲諸國定律之祖。諸國律例異同。諸國商律考異。民主與君主經國之經。公法例

案。備載一切交涉事件。原委無不備載。譯成可三四百卷。等書。以上諸書馬氏所舉製造局所譯各國交涉事件。原委無不備載。譯成可三四百卷。皆當速譯。中國舊譯。惟同文館本。多法家言。丁韞良蓋治此學也。然彼時筆受者。皆館中新學諸生。未受專門

不能深知其意。故義多闕忽。即如法國律例一書。歐洲亦以爲善本。而館譯之本。往往不能達其意。且常有一字一句之顛倒漏畧。至與原文相反者。又律法之書。尤重在律意。法則有時與地之

各不相宜。意則古今中外之所同也。今欲變通舊制。必盡讀西人律意之書。而斟酌損益之。通以歷代變遷之所。自按以今日時勢之可行。則體用備矣。舊譯無政法類之書。惟佐治芻言一種耳。

史者。所以通知古今。國之鑑也。中國之史。長於言事。西國之史。長於言政。言事者之所重在一朝一姓興亡之所由。謂之君史。言政者之所重在一城一鄉教養之所起。謂之民史。故外史中有農

業史。商業史。工藝史。礦史。交際史。理學史。謂格致等新理。等名。實史裁之正軌也。其新政史十九世紀史。

西人以耶穌紀年自一千八百年至九百年謂之十九世紀凡歐洲一切新政皆於此百年內淳與故百年內之史最可親近譯泰西新史攬要即此類書也惟聞非彼中善本等撰記之家不一而足擇要廣譯以觀西人變法之始情狀若何亦所謂借他人之閱歷而用之也舊譯此類書有大英國志俄史輯等然太繁畧不足以資考鏡故史學書尙當廣譯

西人每歲必有一籍紀其國之大政大事議院之言論近世譯者名之爲藍皮書蓋國之情實與其舉措略具於是矣宜每年取各國此籍盡譯之則能知其目前之情形無事可以借鑑有事可以知備若苦繁重未能盡譯則擇最要之數國譯之其餘諸國則彼中每年有將各國情實編爲成書者製造局舊譯列國歲計政要是也惜僅得癸酉一年後此蓋闕若能續譯至今則二十年來西方之形勢皆瞭如指掌中國學者或不至昏闇若是耳

欲興自然之利則農學爲本今西人種植之法糞溉之法畜牧之法漁澤之法及各種農具皆日新月異李提摩太謂中國欲開地利苟參用西法則民間所入可驟增一倍補益可謂極大矣然舊譯農書不過數種且皆簡略未從取資故譯農書爲當務之急也

譯出礦學之書多言鍊礦之法未及察礦之法今宜補譯然此事非習西文入其專門學堂且多經勸驗不爲功也

中國之人耐勞苦而工價賤他日必以工立國者也宜廣集西人各種工藝之書譯成淺語以教小民使能知其法通其用若能使中國人人各習一業則國立強矣舊譯有西藝知新等書言小工之學工程致富考工記要等書言大工之學格致彙編中亦多言工藝惟西人此學日進無疆苟能廣譯多多益善也通商以後西來孔道爲我國大漏卮華商之敵洋商也洋商有學而華

商無學也。彼中富國學之書。日本名爲經濟書皆合地球萬國之民情物產。而盈虛消息之至。其轉運之法。

銷售之法。孜孜討論。精益求精。今中國欲與泰西爭利。非盡通其學不可。故商務書當廣譯。舊譯有富

國策富國養民策保富通要等書佐治芻言下卷亦言此學

泰西自希臘強盛時。文物卽已大開。他里斯等七人。號稱七賢。專以窮理格物之學。提倡一世。而

額拉吉來圖。梭格拉底。拍勒圖。什匿克安得臣。知阿真尼雅里。大各德謨吉利。圖阼士阿士對等。

先後以理學名。亞力斯多德爾比。太哥拉歐。几里得。提馬華多。而司諸人。闡發物理。所著各籍。玄

深微妙。近世格致家言。皆祖之。其後果魯西亞士。白分道弗等。以匹夫發明公理。爲後世公法之

所祖。故欲通西學者。必導原於希臘羅馬名理諸書。猶欲通中學者。必導原於三代古籍周秦諸

子也。舊譯此類書甚寡。惟明人所譯。有名理探空際格致等書。然未盡精要。且語多詰屈。近譯者

有治功天演論辨學啓蒙等書。幾何原本奈端數理等爲算理之書算理者理學中之一種也

以上各門。略舉大概。舊所已有者。畧之。舊所寡有者。詳之。實則西人政學百新。無一書無獨到處。

雖悉其所著而譯布之。豈患多哉。特草創之始。未能廣譯。則先後緩急。亦當有次。蒙既未習西文。

未闕西籍。率其臆見。豈有所當。惟存其一說。以備有力者之采擇而已。至如同門類之書。則當

於數書之中。擇其佳者。如記西國百年以來事實者彼中無慮數十家近人所譯馬懇西氏之書開非善本也或擇其後出者。其有已譯之書。而近歲

有續編及駁議等編。皆當補譯。以成一家之言。此亦譚譯本者所當留意也。

請言譯例。譯書之難讀。莫甚於名號之不一。同一物也。同一名也。此書既與彼書異。一書之中。前

後又互異。則讀者目迷五色。莫知所從。道咸以來。考據金元史稗。言西北地理之學。蔚爲大國。究

其所日日爭辯於紙上者。大率不外人名地名對音轉音之異同。使當日先有一遼金元三史國語解之類之書。泐定畫一。凡撰述之家。罔不遵守。則後人之治此學者。可無斷斷也。今欲整頓譯事。莫急於編定此書。昔傳蘭雅在製造局。所譯化學汽機各書。皆列中西名目表。廣州所譯之西藥略釋。亦有病名藥名等表。皆中文西文兩者並列。其意最美。時務報所譯各名。亦於卷末附中西文合璧表。欲使後之讀之。知吾所譯之名。卽西人之某名。其有訛誤。可更正之。其無訛誤。可沿用之。此整齊畫一之道也。惜未悉心考据。未能作爲定本。製造局之名目表則大佳他日可以沿用矣。今區其門目。約有數事。

一曰人名地名。高鳳謙曰。西人語言。佶屈聱牙。急讀爲一音。緩讀爲二三音。且齊人譯之爲齊音。楚人譯之爲楚音。故同一名也。百人譯之而百異。瀛寰志略所載國名之歧。多至不可紀極。宜將羅馬字母編爲一書。自一字至十數字。按字排列。注以中音。外國用英語爲主。以前此譯書多用英文也。中國以京語爲主。以天下所通行也。自茲以後。無論以中譯西。以西譯中。皆視此爲本。可謂精當之論。惟前此已譯之名。則宜一以通行者爲主。舊譯之本。多出閩粵人之手。雖其名號參用方音者。今悉無取更張。卽間有聲讀之誤。亦當沿用。蓋地名人名。只爲記號。而設求其舉此號而聞者知爲何人何地足矣。近人著書。所矜言釐正。如謂英吉利。乃一島之稱。稱其國名。則當云白爾登。謂西伯利亞之音不合。宜易爲悉畢爾之類。徒亂人意。蓋無取焉。今宜取通行最久人人共讀之書。刺取其譯名。泐爲定本。其續譯之本。有名目爲舊譯所無者。然後一以英語京語爲主。則盡善矣。

二曰官制。有義可譯則譯義。義不可譯乃譯音。此不易之法也。人名地名。不過記號之用。譯音已足。至如官制一途。等差甚繁。職掌各別。若徒譯音。則無以見其職位若何。及所掌何事。如水師章程等書。滿紙不相連屬之字。鈎輯格架。萬難強記。此一蔽也。若一以中國官比例之。則多有西官爲中土所無者。康成注經。以漢況周。論者猶譏其不類。況於習俗迥殊。沿革懸絕。且中國官制。名實不副。宰相不與機務。兵部不掌軍權。自餘一切。罔不類是。然則以中例西。雖品位不譌。職掌已未必脗合。如守土大吏。率加督撫之號。統兵大員。概從提鎮之名。鹿馬同形。安見其當。至於中土本無此官。強爲附合者。其爲乖謬。益不待言。此又一蔽也。今宜博采各國官制之書。譯一通表。先用西文列西名。詳記其居何品秩。掌何職守。然後刺取古今官制與之相當者。爲譯一定名。今有其官。則用今名。今無其官。則用古名。古今悉無。乃用西音。繙出名之。中國官制喜襲古號。即如巡撫兼副都之銜。而途號中丞。知州。非可攷之。任而沿稱。刺史。凡此之類不一。而足皆於正名之誼。有乖然。人人知其爲同名異實。無所不可。若以西官襲中號。則人將因其所定之名。以求其所掌之職。苟立名不慎。則讀者鮮不誤會。即如英國印度之長官。與威而士之長官。譯者皆名之爲印度總督。威而士總督。而不知其權迥異也。此等之類。極多。不可枚舉。取參鑄之名。而比較以定之。此事最難。如歷代職官表。可謂近代博大明備。其書然其定例。以本朝官爲主。而列歷代之名於下。其前代有此官。而本朝竟無之者。已多。漏畧。失載。而其難。况以中例西耶。故苟其職爲古今悉無者。切不可勉強牽合。無當譯西音。而注其職掌而已。此後凡譯書者。皆當按西文查表。溝若畫一。則耳目不亂。制置釐然矣。若未能就此盛業。亦當於譯出之每官名下。詳注其品秩職掌。勿使學者疑。日本近日官制。悉模仿西法。而其官名。率多漢唐遺稱。若有中國古今悉無之官。則用日本名稱。亦大佳也。

三曰名物。高鳳謙曰。泰西之於中國。亘古不相往來。卽一器一物之微。亦各自爲風氣。有泰西所有。中國所無者。有中國所有。泰西所無者。有中西俱有。而爲用各異者。至名號。則絕無相通。譯者

不能知其詳。以意爲之名。往往同此一物。二書異名。且其物爲中國所本有者。亦不能舉中國之名以實之。今宜將泰西所有之物。如六十四原質之類。及一切日用常物。一一考據。其爲中國所有者。以中名名之。中國所無者。則徧考已譯之書。擇其通用者用之。其並未見於譯書者。則酌度其物之原質與其功用。而別爲一名。其論雖矣。有生以來。萬物遞嬗。自大草大木大鳥大獸之世界。以變爲人類之世界。自石刀銅刀鐵刀之世界。而變爲今日之世界。其間物產。生滅相代。其種非一。或古有今無。或今有古無。或古今俱有之。而古人未能別析其名。如六十四原質自古人視之。則統名爲氣爲土爲石而已。至於人造之物。日新月異。其名目之增。尤不可紀極。西人惟文字與語言合也。故既有一物。則有一音。有一字。有一名。中國惟文字與語言分也。故古有今無之物。古人造一字以名之者。今其物既已無存。則其字亦爲無用。其今有之物。既無其字。則不得不借古有之字而強名之。此假借之例。所以孳乳益多也。然以虛字假實字。沿用已久。尙無不可。不字焉字之字也。字哉字之類。以實物而復假他實字以爲用。則鮮不眩矣。且新出之事物日多。豈能悉假古字。故爲今之計。必以造新字爲第一義。近譯諸名如汽字之類。假借字也。如六十四原質。銻鉛鉀等之類。造新字也。傳蘭雅譯化學書。取各原質之本名。擇其第一音譯成華文。而附益以偏旁。屬金類者加金旁。屬石類者加石旁。此法最善。他日所譯名物。宜通用其例。乃至屬魚類者加魚旁。屬鳥類者加鳥旁。屬木類者加木旁。屬器類者加匸旁。自餘一切。罔不如是。既無稱名繁重之苦。又得察類辨物之益。定名之後。仍用名目表之法。並列兩文。以資證引。此譯家正名之宏軌矣。

四曰律度量衡。列國並立。則衡量必不一。列國既通。則必於其不一者。而思所以一之。李斯之制

秦權秦量是也。今將譯通萬國之籍。亟宜取萬國之律度量衡。列爲一表。一英尺爲中國若干尺。一英里爲中國若干里。一磅一佛郎一羅卜等爲中國若干金。其西國之名。皆宜劃一。如或稱佛郎布或稱羅卜或稱盧布或稱留之類。各國類別。勿有罅漏。四明沈氏。有中國度量權衡表一書。惜未大備。掇拾補苴之。斯成大觀矣。

五日紀年。以孔子生年爲主。次列中國歷代君主紀年。次列西歷紀年。次列印度舊歷紀年。次列回回歷紀年。次列日本紀年。通爲一表。其有小國雖紀年不同。而無大事可載記者。暫畧之。它日譯書。依名從主人之義。凡記某國之事。則以其國之紀年爲正文。而以孔子生年及中國歷代紀年旁注於下。

譯書有二蔽。一曰徇華文而失西義。二曰徇西文而梗華讀。夫既言之矣。繙譯之事。莫先於內典。繙譯之本。亦莫善於內典。故今日言譯例。當法內典。自鳩摩羅什實義難陀皆深通華文。不著筆受。元奘之譯。瑜伽師地論等。先游身毒。學其語。受其義。歸而記憶。其所得從而筆之。言譯者當以此義爲最上。舌人相承。斯已下矣。凡譯書者。將使人深知其意。苟其意靡失。雖取其文而刪增之。顛倒之。未爲害也。然必譯書者之所學與著書者之所學相去不遠。乃可以語於是。近嚴又陵新譯治功天演論。用此道也。

凡義法與頤條理繁密之書。必就其本文分別標識。則讀者易了。經學以儀禮爲最繁密。故治儀禮學者。分章節務極細。佛學以相宗爲最奧。願。故治慈恩學者。修科文務極詳。今西人格致律法諸書。其繁願與相宗禮學相埒。凡譯此類書。宜悉仿內典分科之例。條分縷晰。庶易曉暢。省讀者

心力。近英人潘慎文新譯格物質學。頗得此意。

其或佳書舊有譯本。而譯文佶僞爲病不可讀者。當取原書重譯之。南書涅槃經。經謝靈運再治。而大義畢顯。華嚴楞伽皆經唐譯而可讀。其前事也。如同文館舊譯之富國策。而時務報有重譯之本。廣學會舊譯之泰西新史攬要。而湖南有刪節之編。咸際原書曉暢數倍。亦一道也。

舌人聲價日益增重。譯成一籍。費已不貲。而譯局四設。各不相謀。往往有同此一書。彼此並譯。昔製造局所繙化學鑑原。並時繙者。凡有四本。黃金虛牝。良可歎嗟。今宜定一通例。各局擬譯之書。先期互告。各相避就。無取駢拇。然此非有司之力。殆未易整齊也。

請言譯才。凡譯書者。於華文。西文及其所譯書中所言。顛門之學。三者具通。斯爲上才。通二者次之。僅通一則不能以才稱矣。近譯西書之中。祇書最佳。而幾何原本尤爲之魁。蓋利徐偉李皆達於算。而文辭足以達之也。故三者之中。又以通學爲上。而通文乃其次也。今國家之設方言學堂。其意則非教之以學也。不過藉爲譯署使館之通事而已。故其學生亦鮮以學自厲。肄業數年。粗識蠻語。一書未讀。輒已出學。若此類者。殆十而六七也。夫執略解華文能操華語之人。而授之以先秦兩漢舊籍。欲其索解焉。不可得也。今責此輩以譯西文。殆猶是也。故欲求譯才。必自設繙譯學堂始。馬建忠曰。繙譯書院之學生。選分兩班。一選已曉英文或法文。年近二十。而姿質在。中人以上者。十餘名。入院。校其所造英文之淺深。酌量補讀。而日譯新事數篇。以爲功課。加讀漢文。由唐宋八家。上溯周秦諸子。日課論說。使辭達理舉。如是一年即可從事繙譯。一選長於漢文。年近二十。而天姿絕人者。亦十餘名。每日限時課讀英文文字。上及拉丁希臘語言。果能工課不輟。

不過二年。洋文即可通曉。適可齋其言蹉矣。入學堂一二年以後。即以譯書爲功課。譯才成而譯出之書亦已充棟矣。此最美之道也。惟譯天算格致聲光化電法律等專門之書。則又非分門肄習。潛心數載不爲功也。

日本與我爲同文之國。自昔行用漢文。自和文肇興。而平假名片假名等。始與漢文相雜。然漢文猶居十六七。日本自維新以後。銳意西學。所繙彼中之書。要者略備。其本國新著之書。亦多可觀。今誠能習日文以譯日書。用力甚尠。而獲益甚鉅。計日文之易成。約有數端。音少一也。音皆中之所有。無棘刺扞格之音。二也。文法疏闊。三也。名物象事。多與中土相同。四也。漢文居十六七。五也。故黃君公度。謂可不學而能。苟能強記。半歲無不盡通者。以此視西文。抑又事半功倍也。

學校餘論 丁酉

軍興以前。中國之學堂。惟有同文館。廣方言館等。所在屈指可數。生徒不滿千計。是以梁啓超憂之。軍興以後。廟謨諳諳。野議續續。則咸以振興學校爲第一義。上自京師。下及省會。訖於巖邑。兩歲之間。踵武數十。其以故有書院改課增課者。稱是其倡議而未成。成而未及知者。亦稱是。雖比之泰東西各國。萬不逮一。然風氣之開。不可謂無其幾也。然而梁啓超愈益憂之。憂之奈何。曰。今之以學校爲第一義者。豈不以育人才乎哉。雖然。彼向之同文館。水師學堂等。其設心也。曷嘗不惟育才之爲務。然至今數十年。未嘗有非常之才出乎其間。以效用於天下。天下所共聞也。今之興學堂者。其意寧不曰。吾今之爲此。必有以異於彼所云也。然而吾竊量其他日之所成就。必無以遠過於彼。且猶或弗逮。何也。表正者影直。表淺者景邪。此公理之易明者也。彼同文館等。

之設。其原奏檔案。所稱不過以交涉日夥。輟寄需人。思通其語言。毋受矇蔽。故其所成就。上焉者足備總署使館之繙譯。下焉者可充海關洋行之通事。彼其所求之者固如是而已。故雖以丁韞良傳蘭雅等爲之教習。不可謂非彼中文學之士。然而所成卒不過是。何也。所以爲教者未得其道也。今教之道。舉無以過於彼。而教習之才。又遠出丁傳下。其聘用西人者。半屬無賴之工匠。不學之教士。其用華人者。則皆向者諸館之學生。學焉而未成。成焉而不適於用者也。其尤下者。香港寧波之衣食於西人者也。教之道。既如彼。教之人。復如此。以故吾敢量其它日之所成。且或弗逮也。夫所謂教之未得其道者何也。自古未有不通他國之學。而能通本國之學者。亦未有不通本國之學。而能通他國之學者。西人之教也。先學本國文法。乃進求萬國文法。先受本國輿地史志。教宗性理。乃進求萬國輿地史志。教宗性理。此各國學校之所同也。今中國之爲洋學者。其能識華字。聯綴書成俗語者。十而四五焉。其能通華文文法者。百而四五焉。其能言中國輿地史志。教宗性理者。殆幾絕也。此其故何也。彼設學之始。其意以爲吾之教。此輩也。不過責之以譯文傳語。爲交涉之間所有事。若夫經世之義。齊治平之道。別有所謂揣摩講章。唾掇甲第之人。以講求之。而不修必以望之於此輩。故其學中所設。雖有華文功課一門。不過循例奉行。苟以塞責。實則視爲無足重輕之事。其西文總教習等。既於中學毫髮未有所聞。而所謂華文分教習者。又大半鄉曲學究。抱兔園冊子。謂爲絕學。以此而欲造人才。烏可得也。然使於中學。雖不甚厝意。而於西學。實有所大成。猶可言也。凡學西文者。大率五六年後。乃始能盡通其文規。可以讀其書。知其義。無所於闕。而今之治此學者。往往學四五年。輒以譯人之才。驀然自大。出而謀衣食。自

此以往。即與學絕。而究其前數年所學者。不過語句拼字文法之類。去西學尙遠甚。今夫能作華語。粗解華文之人。不能命爲中學之人才。此五尺之童之所共明也。然則能作西語。粗解華文之人。不能命爲西學之人才。昭昭然矣。故恆有彛其語。彛其服。日以西學自鳴於口岸。而叩以彼中政治學術形勢情實。其所見聞。視我輩之待命舌人者。尙或有間。何則。學與不學之異也。夫此四五年之間。於中國之學。既已循例若贅。閣束一切。則其所誦經書。只能謂之認字。其所課策論。只能謂之習文法。而絕不能謂之中學。其西學亦然。極其能事。乃亦不過在認字與習文法之二事。是直謂之未學焉可已。今以國家之所旁求。天下之所側望。翹首企踵。以謂他日撥亂反正之才。將取於是。而其究意。乃卒歸於未學。此余所以悵悵而悲也。然則奈何。曰。無徒重西文教習。而必聘通儒爲華文教習。以立其本。無僅學西文。而必各持一專門之西學。以致其用。斯二義者立。夫乃謂之學。今日之學。當以政學爲主義。以藝學爲附庸。政學之成較易。藝學之成較難。政學之用較廣。藝學之用較狹。使其國有政才。而無藝才也。則行政之人。振興藝事。直易易耳。卽不爾。而借才異地。用客卿而操縱之。無所不可也。使其國有藝才。而無政才也。則絕技雖多。執政者不知所以用之。其終也。必爲他人所用。今之中國。其習專門之業。稍有成就。散而處於歐墨各國者。固不乏人。獨其講求古今中外治天下之道。深知其意者。殆不多見。此所以雖有一二藝才。而卒無用也。抑欲爲藝學者。奉一專門名家之西人。以爲師。雖於中國之學。不識一字可也。欲爲政學者。必於中國前古之積弊。知其所以然。近今之情勢。知其所終極。故非深於中學者。不能治此業。彼夫西人之著書。爲我借箸者。與今世所謂洋務中人。介於達官市儈之間。而日日攘臂言新法者。其

於西政。非不少有所知也。而於吾中國之情勢政俗。未嘗通習。則其言也必窒礙不可行。非不可行也。行之而不知其本。不以其道也。於是。有志經世者。或取其言而試行之。一行而不效。則反以爲新法之罪。近今之大局。未始不壞於此也。故今日欲儲人才。必以通習六經經世之義。歷代掌故之迹。知其所由然之故。而參合之於西政。以求致用者爲第一等求之古人。則有若漢之長沙子政武侯。秦之景略。後周之王朴。宋之荆公。夾漈。永嘉。元之貴與。明之姚江。國朝之船山。梨洲。亭林。默深。庶幾近之。求之西域。則彼中政治學院之制。略以公理。處所用謂人與國與國相處所用謂人相之公理。公法。國與國相處所用謂國之公法。實亦公理耳。之書爲經。以希臘羅馬古史爲緯。以近政近事爲用。其學焉而成者。則於治天下之道。及古人治天下之法。與夫治今日之天下所當有事。若集兩造而辨曲直。陳繇羔而指白黑。故入官以後。敷政優優。所謂學其所用。用其所學。以故縫掖之間。無棄才。而國家收養士之效。日本之當路。知此義。變法則獨先學校。學校則首重政治。采歐洲之法。而行之。以日本之道。是以不三十年而崛起於東瀛也。今中國而不思自強。則已。苟猶思之。其必自興政學始。宜以六經諸子爲經。經學必以子欲以所學易天下者也。而以西人公理公法之書輔之。以求治天下之道。以歷朝掌故爲緯。而以希臘羅馬古史輔之。以求古人治天下之法。以按切當今時勢爲用。而以各國近政近事輔之。以求治今日之天下所當有事。苟由此道得師而教之。使學者知今日之制度。何者合於古。何者戾於古。何者當復古。何者當變古。古人之制度。何者視今日爲善。何者視今日爲不善。何者可行於今日。何者不可行於今日。西人之制度。何者可行於中國。何者不可行於中國。何者宜緩。何者宜急。條理萬端。燭照數計。成竹在胸。遇事不撓。此學若成。則眞今日救時之良才也。易曰。正其本。萬事理。

失之毫釐。繆以千里。不此之務。則雖糜巨萬之資。竭數十年之力。僅爲洋人廣蓄買辦之才。靡揀於國。靡造於民。吾恐它日必有達識之士。以學堂爲詬病者。彼海軍一政。日本講之而得強。中國講之而得削。其名不殊。其實大異。烏乎。其無使今日之學堂等於昔日之海軍也。問者曰。子偏重政學。子薄藝學乎。藝學者。西人所以致富強之原也。釋之曰。予烏敢薄藝學。願欲治藝學者。必廣備諸器。以藉試驗。歷履諸地。以資測勘。教習必分請顯門。學生必儲之綺歲。吾度之者。諸學生經費之所入。尙未足以語於此也。若治政學者。則坐一室。可以知四海。陳羣籍。可以得折衷。雖十室之邑。中人之產。猶能舉之。故吾謂政學之成較易。藝學之成較難也。若夫有大力者。能覩博物之院。開比較之廠。聚其才俊。以前民用。此又國之命脉也。夫烏得而薄之。吾直異夫。今之言學堂者。上焉於政無所達。下焉於藝無所成。而徒考績於口舌之間。自畫於同文方言之一義。而欲以天下才望之於其徒也。

論金銀漲落 丁酉

梁啓超讀楊通政請仿造金銀錢摺。以問於求在我者曰。其何如。求在我者曰。其所憂者是也。其所以憂之者。則猶未也。原議以生銀鑄成先令樣式。此議之可行與否。應以鑄成以後。外國能否一律通用爲斷。查歐美各國皆有自定圖法。通行本國。同治五年法比意瑞四國。以本國圖法。其成色式樣。輕重大小。無不一一相等。因聯公會。議定四國鑄成金銀錢。彼此國庫。皆准抵用。而收付銀錢。則以一百佛郎爲限。是則四國所鑄金銀。其分兩成色式樣。原無出入。而非預聯公會。彼此仍難抵用者明矣。今中國而按照外洋分兩成色式樣。仿造金銀錢。若不先與會議。其難以抵

用者亦明矣。即使先與會議。彼此抵用。則通用銀錢。亦有限制。而金貴銀賤之弊。亦難補救。何則。議者以爲英國先令。只重一錢五分。而足抵四錢四分。生銀用之。我亦可以一錢五分之生銀。鑄成與英先同式等重之華先。購船械還借款。以抵四錢四分之價。不知英先以見錢收付。只限十九枚。其二十枚以外。則用金鎊。是則我以生銀鑄成華先。即能抵用。而於購械還債。亦只可以權鉅欸之尾數。限以十數枚而止。而應付鉅欸。仍宜以時價極賤之生銀。購回極貴之金鎊。以償之。然則自鑄先令也。於銀賤金貴之極弊。何補。至如總署復片。謂由官定價。每一華先。合銀四錢四分。著爲令。務使通行國中。則外國即不肯抵用。而以我金銀錢易得之生銀與之。其數亦適相準。又云。或疑以錢五分之華先。收閩閩四錢有奇之生銀。損下益上。勢必不行。要知國幣者。非論分兩也。乃憑據也。信票也。民間行店。以銀易京錢數千。至百兩千兩之紙票。何以流通。國家以銀錢爲票。出入相準。以示信。尙何損益之有云云。其說似甚辨。不知彼之以英先重一錢五分。而可抵四錢四分之用。佛郎重一錢有零。而可抵四錢之用者。非其國之威令。能迫其民必遵行也。蓋彼國以金爲正幣。若夫非金之品。若銀若銅若錫。因以子母其金錢者。亦必以金抵之。故於鑄金錢流通外。凡鑄銀錢若干枚。流用民間。即提若干重金。適當銀錢所值之數。另存以待取。故民雖手持不足價之銀錢。而信其可以換等價之金也。故用之而不疑。

泰西諸國有純用金者。英美諸國是也。有金銀並用者。法比瑞諸國是也。日本號之爲單本位。兩本位。純用金者。先令等銀幣。只可免金兩鎊過此。只照銀價論金銀並用者。自五佛郎銀幣起。至數千萬。皆可向庫兌金錢。純用金則金之磨耗必巨。並用銀則提存之金亦不菲。而要之無論純用並用之國。凡每鑄銀錢若干。必提等價之金若干。存於庫中。此是定例。時務報第二十冊載日本改定國法章程第十款云。日本銀行應設法將庫中所存之銀盡行換金。第十一款云。新定國法施行之前。須先貯新鑄金圓合一萬萬圓。即其例也。日本現章蓋猶金銀並用之國也。盡然。

則中國而欲鑄華先。以與抵用。以通行於民間也。亦應於生銀鑄錢外。更提存相當銀價之金以備焉。非是而彼必不信用也。譬之鈔幣之制。必有銀一萬圓而行一萬圓之鈔。則相與安之若欲以銀五千圓而行一萬圓之鈔。則必大亂。外國之銀行。中國之票號錢莊。莫不皆然。彼之用銀。其例亦猶是也。用鈔者。非用鈔也。用其所代之銀也。用銀者。非用銀也。用其所權之金也。今若鑄銀先令而不提存金也。吾見其不數月而弊滋起也。是宋元交子鈔引之虐政也。若提存金也。則議者欲少還金。而多鑄銀。今轉以用銀而多備金。失算甚矣。

曰若是乎。銀幣之不可鑄也。曰惡是何言也。凡天下之幣。必經鑄造有成色分兩者。乃可謂之幣。譬如千錢之重爲六斤四兩。而凡言錢幣者。必舉其若干枚之數。而必不能舉其若干斤之數。此至淺之理也。今中國之銀錢。以每兩計。是何異於銅錢之以每斤計也。有以銅六斤四兩爲言者。則笑之。有以銀六兩四錢爲言者。則習之。噫。是直無圓法而已。無圓法。非國也。是以洋銀入口。已得藉以持我生銀價值之漲落。不待金矣。故鑄銀。今之急務也。而特不能持一先令。抵四錢四分之說。以病我民。所謂離則雙美。合則兩傷者也。

梁啓超曰。金銀價值漲落。爲今日地球第一大事。五洲之商賈。羣焉屏營憂熱驚駭汗喘。以趨避之。五洲之士夫。羣焉比較測驗。營日抵掌以論議之。五洲之政府。羣焉變革遷就。左右輕重以維持之。然而金幣國病於金。銀幣國苦於銀。金銀兩幣國厭兩幣。使全球十四萬萬人。莫不心如懸旌。儼然有不可終日之勢。此其故何歟。非用金用銀。與合用金銀之爲害。而天下各國。或用金或用銀。或合用金銀。各不相通之爲害。以致此盈則彼絀。甲喜則乙憂。一髮牽而全身動。銅山崩而

洛鐘應。天下商務之不均。其原皆起於此。今地球文治日進。交通之勢日盛。舟通。車通。郵通。電通。士通。工通。商通。物產通。語言通。文字通。其率極速。其力極大。其不能不趨於一。昭昭然矣。而所謂幣制者。猶界以國。猶域以地。以不通之事。行於大通之世。是以萬變而萬不當也。孟子曰。天下惡乎定。定於一。故非一幣制不能平天下。然今日有幣之國。爲金也。爲銀也。爲金銀並也。各有得失。各有利害。其將一於誰氏乎。曰。天下公理。由質而進於文。由賤而進於貴。故最初有幣也。用粟帛。以其所有。易其所無。結絙而獻焉。尺寸而翦裁焉。久之。苦其重贅也。而用鐵。而用銅。猶苦其重贅也。而用銀。猶苦其重贅也。而用金。今夫幣也者。饑不可食。寒不可衣。要之持之。可以得衣食。實爲衣食之代數而已。人人共用之代數。斯爲真數焉。夫代數者。必務極其簡易輕便。則於人之性也。愈益順。鈔幣者又代數之代數也。故地球幣制不一則已。苟其一之必一於金。此事理之無可如何者也。今者歐美各國。雖未盡一。然大率皆以金爲正位。即金銀並用之國亦仍是以金爲正位。其美國合衆主銀黨。必欲持平酌劑。定爲金一銀十六之比例者。雖爭論甚切。然其勢必不行。蓋地球自然之變率。非人之所能遏也。然則一於金幣之時局。實已將及。凡用兩本位之國。尙有不能自持之勢。而況我中國之以銀爲正位者乎。而況我中國之號稱以銀爲正位。而實以銅爲正位者乎。中國銅錢有圖法。銀錢尙未有圖法。爲正位耳。與銀幣之國尙隔一層。猶哉。○以春秋三世言之。銅爲據亂世之幣。銀爲升平世之幣。金爲太平世之幣。○凡必有圖法者。乃可謂之幣制。故中國秦漢之間。雖用金而必不能指爲金幣之國。故即摩論他事。即以國體論之。亦必宜由銅而進於銀。由銀而進於金。乃足以列於文明諸大國之數。至易明矣。故今日鑄金之當急。有不待辨而決者。雖然。既已鑄金。則必以金爲正幣。而成一金銀共用之國。考日本此次新例。第十一款。新定圖法。施行之前。須先貯存新鑄金圓合一萬萬圓。蓋既爲正位之

幣流通於國。則一切銀鈔皆視之爲主率。故必所貯之金。足以爲流通一國之用。然後可無窒也。故俄國將改行金幣。而貯藏國庫之金。至一億一千萬鎊。日本將改行金幣。而自本年一月至五月。由正金銀行購金於倫敦者。六千餘萬圓。奧國近年所購之金。亦極不尠。故必得多金。而後可用金。此定理也。中國雖以多金聞於天下。而一切礦苗開采。未能如法。今即嚴申金礦出口之禁。而計每年所出口。不過合金鎊二百餘萬鎊之數。卽盡收婦女簪珥之飾。充其量。亦不過數萬鎊。以日本區區小國。行用金幣。猶且先貯一萬萬圓。中國人數十倍日本。爲流通行用計。當誼日圓十萬萬圓。約一萬萬鎊之問卽以工藝未興。人尙簡省。通用之幣額。可節減。以折半計之。亦當先貯存金鎊五千萬鎊。乃可以今日中國所出之金計之。尙未敷是額也。若如俄日奧諸國之例。更購金於泰西。是益增金價之飛漲。而我國受銀賤之大累者。將又添一途。此則必不可也。故不開金礦。不能言行金幣。此吾所謂一變一切變。將欲變甲。必先變乙。及其變乙。又當先丙。惟萬弩齊發。斯百廢具張。願我政府勿更以彌縫補苴之術行之。學邯鄲未就。而先失其故步也。

曰。金貴銀賤之爲大害於中國。夫人而知之矣。敢問亦有爲利於中國者乎。曰。有。以銀賤之故。中國出口貨可以暢銷。何以言之。如十年前。絲價每石值銀四百兩。其時金價每鎊值銀四兩。故四百兩之絲價。在洋商值一百鎊。今日絲價仍值四百兩。而每鎊已值八兩。則洋商只出五十鎊。可得絲一石。在華商之絲價未減。而洋商計之已減至半價矣。於是法絲意絲倭絲。以金價之貴而價昂。價昂則難與華絲爭。故華絲出口加多矣。絲已然。其他出口貨亦莫不然。使吾稍講農學。蠶榮其物產。雖物質稍次。而西人製造家必以其廉而爭購之。是不啻環立用金之國。爲我作淵魚。

叢筍也。又以銀賤之故。外國進口貨轉使之滯銷。何以言之。如十年前洋布一疋。在英值金半鎊。其時金鎊值銀四兩。半鎊價之洋布售於中國。只值二兩。今則洋布猶是也。布價如故也。然每鎊已值八兩。則半價之布。在華應售四兩。華民昔以二兩購之者。今忽貴至一倍。必少購。少購則進口之布少銷。而兌出之金少。則金價亦可漸賤矣。洋布然。其他進口貨。亦莫不皆然。使吾及是時也。取凡向所仰給於西貨者。皆由中國立廠自行做造。則工料皆償以銀。而所出之貨。較之外洋以金償其工料者。其價必倍賤。於是外洋進口貨。來路可以盡絕。如此則銀賤匪惟不能困我。反足以利我。昔日本是已。日本至今用金之事已定。而猶有持異議者。以謂三十年來。坐它國用金。本國用銀。得以增進輸出之額。而阻闕輸入之額。而商務受非常之益。計光緒四年。銀價每圓值英金四先令。是年商務僅五十八兆。五十萬圓。至光緒二十二年。銀價降低其半。而商務增至二百八十九兆。五千萬圓。十八年間。驟增五倍。蓋半受銀賤之賜也。今若驟變。恐失此利。今日人之持此論者。尙嗷嗷也。上海字林西報譯日本某報云。我國若依舊用銀。則用金各國購貨於我者。必紛至沓來。偷用金幣。則反是何也。金貴銀必賤。以金購貨於我。其利倍蓰。利之所在。人人趨之。一旦易用銀而用金。彼無利可圖。勢不能不舍。他求向之購貨於我國者。悉改而就中國及他用銀之國。而我之銷路。豈不大滯。不甯惟是。同是用金。無所虧耗。而我國民轉因其無所虧耗。爭購貨於彼。日益見衆。輸幣外國。胡所底止。見時務報三十九冊又京津西報云。日本改用金後。進口貨多出。口貨少。若不設法整頓。恐大有損於日本。而無益於銀。上由日本之言。以反比例求之。則吾乘此舉。天下用金之時。巋然以用銀之一國。獨立其間。加以日本新變。偪處相形。其於加增出口貨而

阻絕進口貨之道。可以事半功倍。白圭之言理財也。曰。趨時若鷺鳥猛獸之發。吾以爲中國而不欲富強斯已耳。中國而猶欲富強也。此亦千載一時矣。自古未有不講商務而能立國者。亦未有不講物產工藝而能通商者。公例有然而今日之中國。又時之不可失者也。若猶是苟且敷衍推諉塗飾。輒以茲事體大。望洋而歎。是則以一事不辦爲宗旨。以坐視不救爲要策。斯亦已矣。又何必更鑄金銀錢之僕僕爲哉。

要之今日之中國。能開金礦。則用金莫大之利也。能興工藝。則用銀亦莫大之利也。苟不興工藝。則用銀可以貧中國。苟不開金礦。則用金亦可以貧中國。西人惟百廢具舉。商務極盛。各不相讓。故於金銀權衡。一轉移間。而非常之利害見焉。中國則此事非不爲利害也。然有存乎此事之先者。必彼之既變。然後此之可圖。孟子曰。善推其所爲而已。今我政府既采通政之議。鑒於金貴銀賤之弊。而思所以求之。則亦何不念金貴銀賤之利。而思所以用之也。雖然。今之譚洋務者。方且日言購船購槍礮之不暇。必欲自煎其膏。自枯其髓。以與敵人。然後爲快。而於國之工商匪惟不教之。且又腴之削之。壓之虐之。則無惑乎只受其害。而終不一受其利也。

論變法必自平滿漢之界始 戊戌

自大地初有生物。以至於今日。凡數萬年。相爭相奪。相搏相噬。遞爲強弱。遞爲起滅。一言以蔽之曰。爭種族而已。始焉物與物爭。繼焉人與物爭。終焉人與人爭。始焉蠻野之人與蠻野之人爭。繼焉文明之人與蠻野之人爭。終焉文明之人與文明之人爭。茫茫後顧。未始有極嗚呼。此生存相競之公例。雖聖人無如之何者也。由是觀之一世界中。其種族之差別愈多。則其爭亂愈甚。而文

明之進愈難。其種族之差別愈少。則其爭亂愈息。而文明之進愈速。全世界且然。況割而名之曰一國內含數箇小異之種。而外與數箇大異之種相遇者乎。

夫世界之初起。其種族之差別。多至不可紀極。而後日以減少者。此何故乎。憑優勝劣敗之公理。劣種之人。必爲優種者所吞噬所陵削。日侵月蝕。日漸月滅。以至於盡。而世界中遂無復此種族。蓋地球自有人類以來。其蹈此覆轍者。不知幾何姓矣。雖然。追原有生之始。同是劣種而已。而後乃能獨有所謂優種。以別異於羣劣種。而戰勝於他種者何也。數種相合。而種之改良起焉。所合愈廣。則其改良愈盛。而優劣遂不同年而語矣。夫世界種族之差別。必日趨於減少。此自然之勢也。而所以減少差別之法。不外乎漸滅與合並之二者。非優則劣。非勝則敗。苟不改良。必致滅亡。無中立之理焉。有統治種族之權者。當何擇也。

今且勿論他洲。勿論他國。先以支那論之。在昔春秋之間。秦楚吳越。皆謂之夷狄。而巴蜀滇桂南越。至秦漢間。猶謂之羌。謂之西南夷。夫夷狄之稱。何自起乎。蔑視異種人之名耳。今夫秦今之陝西。楚今之湖南。吳今之江南。越今之浙江也。巴蜀今之四川。滇今之雲南。桂今之廣西南。越今之廣東也。當時皆與中原之人異種。互相猜而不相通。無以異於今之滿漢也。自漢以後。支那之所以漸進於文明。成爲優種人者。則以諸種之相合也。惟其相合。故能並存。就今日觀之。誰能於支那四百兆人中。而別其孰爲秦之戎。孰爲楚之蠻也。孰爲巴之羌。滇之夷也。反之則春秋以前。雜居於內地者。有所謂潞戎。徐戎。萊戎。淮夷。陸渾之戎。有所謂赤狄。白狄。長狄。其種別之繁。不可數計。今無一存焉。則以劣種戰敗而漸滅。以至於盡也。今猶有苗種。獯種。貉種等。與優種人錯居而

不相合。然其殘喘殆亦不可以久矣。何也。不合則必爭。爭而必有一敗。而勝敗之數。恒視其優劣。以爲憑。故也。今夫滿人與漢人。孰爲優種。孰爲劣種。不待知者而決矣。然則吾所謂平滿漢之界者。爲漢人計乎。爲滿人計耳。

或曰。如子之言。則自五湖北魏遼金元以來。遊牧之種。狎主中夏。而蒙古之兵力。東轄高麗。北統俄羅斯。西侵歐洲。南吞緬甸越南。迫印度阿剌伯。回回之種。撫有希臘羅馬西班牙印度之地。峨特狄打牲之種。亦曾蹂躪半歐。然則優勝劣敗之說。未可憑。而子所憂者。特過慮耳。答之曰。不然。夫種戰者。非決於一時而已。其最後之勝敗。往往戰於數百年以前。而決於數百年以後。彼洪水之前。時。主持世界者。爲巨鳥大獸。人生其間。其勢固不足與之敵。徒受其殘暴而已。而其最後之戰。人卒能勝禽獸者。則用智與用力之異也。故世界之進化愈盛。則恃力者愈弱。而恃智者愈強。俄之能逐蒙古。西班牙之能逐回部。希臘之能反土耳其。皆其證也。故即使以數百年前。滿洲强悍之人。種生於今日。猶不能安然獨立於競智諸強國間也。況如今之滿人者。强悍之氣。已失。蒙昧之性。未改。而欲免脛削漸滅之禍。其可得乎。

夫以黃色種人與白色種人相較。其爲優爲劣。在今日固有所問矣。至其末後之戰。勝敗如何。則未能懸定也。雖然。欲種戰之勝。必自進種改良始。而支那之人數。實居黃種十之七八焉。然則支那之存亡。係於黃種之勝敗。而宰治支那者。寧忍置全種數百兆人於死地。聽其永永沈淪。永永糜爛。而不以易其一日之歡娛富貴。徒認漢人爲異種。爲不利於己。而不知更有異種之大不利者。過此萬萬也。是則旁觀所代爲惕息。而局中人所宜痛哭流涕者也。

今試言滿人他日之後患。抑壓之政行之既久。激力所發。遂生大動。全國志士。必將有米利堅獨立之事。有法蘭西班牙革命之舉。彼時滿人噬臍無及。固無論矣。卽不然。守今日頑固之政體。不及數年。必受分割。分割之際。會匪乘起。暴徒橫行。政府之威力。既不能行於地方。則民皆將任意報其所仇。憤其他吾不敢知。而各省駐防之滿人。其無噍類也必矣。分割以後。則漢人滿人雖同爲奴隸。然漢人人數太多。才智不少。尙可謀聯合以爲恢復獨立之事。滿人則既寡且愚且弱。雖不遭報復於漢人。亦長爲白種之牛馬而已。且漢人之農者工者。其操作最勤。其價值甚康。他日全地球力作之業。尙藉漢人爲一轉輸之紐。而南美非洲太平洋未闢之地。皆賴漢人以墾之。以實之。故漢土雖分割。而漢人仍可以有權力於世界之上。卽受鈐制。而終能以自存。若滿人則數百年來。不耕而食。不織而衣。其全部五百萬人。不能爲士。不能爲農。不能爲工。不能爲商。一旦分割。政權財權兵權三者。既歸白種人之手。彼時欲求一飯之飽。一椽之安。可復得乎。然則滿人所自以爲得計者。正其自取滅亡之道。眞所謂醫渴而飲鴆者也。

聖哉我 皇上也。康南海之奏對。其政策之大宗。曰滿漢不分。君民同治。斯言也。滿洲全部人所最不樂聞者也。而我 皇上深嘉納之。將實見諸施行焉。雖被掣肘。未能有成。然合體之義。實

起點於茲矣。滿人之仇視 皇上也。謂 皇上有私愛於漢人。有偏憎於滿人。皇上最惡內務府官吏。凡內務府官吏。幾無一

人不帶處分者。故內務府之人。仇視皇上。尤甚。每曰。使皇上得志。吾等無噍飯處矣。故前者外廷傳播皇上許多失德之事。今年傳言皇上久病難痊。皆內務府之言也。

夫 皇上豈惟無私愛無偏憎

而已哉。其所以爲漢人計者。不過十之四。其所以爲滿人計者。乃十之六也。今滿洲某大臣之言曰。變法者漢人之利也。而滿人之害也。滿人之阻撓變法。惑於斯言也。吾今請舉利害之事。而質

言之。譬之十人同附一舟。中流遇風。將就覆溺。於是附舟者呼號協力以助舵楫之役。則於操舟之主人。爲有利乎。爲有害乎。譬之十人同旅一室。中夜遇火。將就燬燼。於是旅居者呼號協力以謀泚澌之勞。則於居室之主人。爲有利乎。爲有害乎。夫當此危急存亡之際。而舟之獲濟也。而室之獲全也。彼附舟與旅居者所得之利。則在能保生命也。而舟室主人所得之利。則既獲生命。又不失其舟。不失其室焉。是附者旅者之利一。而主人之利二也。反是則同舟而敵國。同室而操戈。未有不速其覆亡同歸於盡者也。惟國亦然。彼漢人之日日呼號協力以求變法者。懼國之亡。而四百兆同胞之生命將不保也。若滿人能變法以圖存。則非惟生命可保。而宰治支那之光榮。猶可以不失焉。故曰漢人之利害惟一。而滿人之利害則二也。夫以公天下之大義言之。則凡屬國民。皆當有愛國憂國之職分焉。不容有滿漢君民之界也。即以家天下之理勢言之。則如拳體之人。利害相共。尤不能有滿漢君民之界也。

今我國之志士。有憤嫉滿人之深。閉固拒。思倡爲滿漢分治之論。倡爲革命之論者。雖然。其必有益於支那乎。則非吾之所敢言也。何也。凡所謂志士者。以保全本國爲主義也。今我國民智未開。明自由之真理者甚少。若倡革命。則必不能如美國之成就。而其糜爛將有甚於法蘭西西班牙者。且二十行省之大。四百餘州之多。四百兆民之衆。家揭竿而戶竊號。互攻互爭互殺。將爲百十國而有未定也。而何能變法之言。即不爾。而羣雄乘勢剖而食之。事未成而國已裂矣。故革命者最險之着。而亦最下之策也。至於分治之說。則尤爲不達事理焉。匈牙利之與澳大利也。蘇格蘭之與英倫也。名爲合國分治。而其中窒礙之情形。固已甚多矣。況我國民之智慧。遠下於奧匈英

蘇數等。地方自治之體段。尙未胚胎。而何能治乎。且以大同之義言之。凡在未合之國。未合之種。尙且當設法以合之。豈於已合者而更分之哉。况如彼之說。將置我 聖天子於何地也。夫當我支那至危極險。山窮水盡之時。而忽有我英明仁厚剛斷通達之 皇上以臨之。以滿洲頑陋閉塞偏狹之種人。而忽有我不分畛域大公無我之 皇上以御之。殆非偶然焉。殆天未欲絕我滿漢兩種之人。而思有以拯之也。此吾所以殷然有合體之望。而亟欲爲兩種人告也。

未滿漢之界。至今日而極矣。雖然。此界之起。起自漢人乎。起自滿人耳。天下一家。三百年矣。支那民氣素靜。相安相習。固已甚久。乃無端忽焉畫鴻溝以限之。曰。某事者漢人之私利也。某事者漢人之陰謀也。雖有外患。置之不顧。而惟以防家賊爲言。夫國家旣以賊視其民。則民之以賊自居。固其所也。昔英法之民變。先後並起。英人達於大勢。急弛其閑。平民之權。故英之皇統。至今無恙。安富尊榮。冠萬國焉。法人從而壓制之。箝之。刀俎之。而路易之祚。自茲遂絕。當法亂沸騰之頃。法皇及其貴族。乃至求爲一平民而不可得。合兩國之前事以觀之。孰爲智。孰爲愚。不可不審也。彼日本德川氏之持國柄垂三百年。太年之澤。沐浴人心。百國諸侯。皆其指臂。而其末葉之敗亡。若摧枯拉朽者。豈非以自生界限。拂國民之性。而逆大局之勢乎。吾一不解今日之滿洲政府。何以勇於求禍若是。雖不爲滿漢兩種之民計。獨不爲一己之身家計乎。

夫以理論之。旣如彼矣。以勢論之。則如此矣。然則平滿漢之界。識支那自強之第一階梯也。今請言平之之條理。一曰散籍貫。向例凡漢人皆稱某府某縣人。凡滿人皆稱某旗人。某旗云者。兵籍之表記也。當國初之際。滿洲人盡爲兵。且在塞外爲游牧之國。無有定居。故以旗別焉。今則情形

大殊。昔之行國。易爲居國矣。昔之專爲兵者。今則不盡然矣。何必更留此名以獨異於齊民哉。故宜各因其所居之地。注其民籍。與漢人一律。則畛域之見自化矣。二曰通婚姻。當順治元年。攝政睿親王入關之始。卽下詔命滿漢通婚姻。此誠合種之遠謀。經國之特識也。使當時能實行之。則至今三百年。久已天下一家。無所謂滿。無所謂漢矣。而國初疑忌尙多。此議卒廢。界限日積日深。遂有今日。今欲決其藩籬。非此不可。且滿漢所以難通婚姻者。則漢人婦女纏足。不無窒礙焉。今各省戒纏足之會紛紛並起。若朝廷因勢而利導之。乘此機會。定滿漢互婚之例。旣掃積弊。又得大益矣。三曰并官缺。國初定制。每部之官缺。必滿漢各半。故國朝之官多。倍於前朝焉。夫以漢人之數百倍於滿人。而得官之數。僅與相等。論者莫不謂漢人之虧屈甚矣。然苟不如是。恐益如金元故事。十缺之中。漢人不得其一也。故苟滿漢之界未合。則毋甯分其缺之爲愈也。然一部之中。主權者數人。互相牽制。互相推諉。其弊終至於一事不能辦。故欲變法。非并官缺不可也。而欲并官缺。非先裁滿漢之界不可也。四曰廣生計。國家定例。凡旗人皆列兵籍。給以口糧。不使其營他業焉。其本意欲養勁旅以備非常。且加優恤以示區別也。然承平既久。此輩老弱鶩惰。已無復可用。而他業又爲功令所禁。於是乎不能爲士。不能爲農。不能爲工。不能爲商。並且不能爲兵。而國家歲糜鉅帑以贍之。運南漕以給之。故八旗生計。爲數百年來談治家之一大問題。夫以數百萬滿人不自爲生。而仰食於國家。則國家受其病。然徒參養之而不導以謀生之路。則滿人亦何嘗不受其病乎。譬之父母之愛子者。將養其子終身使之無所事事。然後爲愛乎。抑責督其學。導引其業。使之自謀生計。然後爲愛乎。然則國家之以養滿人爲愛滿人者。實則累滿人耳。滿人之仰

給國家爲得計者。實則自累計耳。故莫如弛旗丁營業之禁。免口糧供給之例。使人人各有所業。則國家與滿人均受其利矣。凡此四端行之數年。成效必著。雖然。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持此義以告於今之當局。其猶勸操莽使讓位。責虎狼以返哺也。嗚呼。非我 聖皇。莫之能任也。

要而論之。種戰之大例。自有生以來。至於今日。日益以劇。大抵其種愈大者。則其戰愈大。而其勝敗愈有關係。善爲戰者。知非合種不能與他種敵。故專務溝而通之。詩所謂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也。不善戰者。不知大異種之可畏。而惟小異種之相仇。傳所謂鷓蚌相持。漁人獲其利也。今全世界大異之種。泰西人區其別爲五焉。彼三種者。不足論矣。自此以往。百年之中。實黃種與白種人立黃血戰之時也。然則吾之所願望者。又豈惟平滿漢之界而已。直當凡我黃種人之界。而悉平之。而支那界。而日本界。而高麗界。而蒙古界。而暹羅界。以迄亞洲諸國之界。太平洋諸島之界。而悉平之。以與白色種人相馳驅於九萬里周徑之戰場。是則二十世紀之所當有事也。雖然。黃種之人。支那居其七八焉。故言合種。必自支那始。

論變法後安置守舊大臣之法 戊戌

政變後數日。日本中央報載有支那細人鄒某之言曰。此次政變。非一國之公事。乃康黨之私事耳。又曰。康黨並非變法之人。皇太后與榮祿。乃真變法之人也。今康黨既去。中國革新之事。將大成矣。又曰。榮祿嘗詢康以變法之方。康曰。變法不難。三日足矣。榮問其故。康曰。但將二品以上官盡行殺了。可矣。榮惡其言。故欲去之云云。其言尙多不具引當時局外之人。頗惑其言。乃未及數日。而黨獄

大起。逮捕徧於各省。又未數日。而入股復。弓刀石復。學校廢。特科廢。農工商局廢。報館有禁。學會有禁。士民上書有禁。新政盡翻。於是稍有識者。知鄒某之言之謬。不待辨矣。然猶或疑康南海與榮某。果有是言。以爲此次之蹉跌。實由新黨急激。有以自招之者。余故記嚙昔所聞於南海者。而演繹之。以告天下。俾並世無惑。而後之變法者。亦有所采擇焉。

變法之事。布新固急。而除舊尤急。譬猶病瘡者。不去其瘡。而餌以參苓。則參苓之功用。皆納受於瘡之中。瘡益增。而死益速矣。雖然。變法之事。布新固難。而除舊尤難。譬猶患附骨之疽。欲療疽。則骨不完。欲護骨。則疽不治。故善醫。譬舊國者。必有連斤成風。聖去而鼻不傷之手段。其庶幾矣。今守舊黨之阻撓變法也。非實有見於新法之害於國病於民也。吾所挾以得科第者。曰八股。今一變而務實學。則吾進身之階將絕也。吾所恃以致高位者。曰資格。今一變而任才能。則吾驕人之具將窮也。吾所藉以充私囊者。曰舞弊。今一變而覈名實。則吾子孫之謀將斷也。然猶不止此。吾今日所以得內位。卿貳外。擁封疆者。不知經若干年之資俸。經若干輩之奔競。而始能獲也。今者循常習故。不辦一事。從容富貴。窮樂極欲。已可以生得大拜。死諡文端。家財溢百萬之金。兒孫皆一品之蔭。若一日變法。則凡任官者。皆須辦事。吾將奉命而將辦事耶。則旣無學問。又無才幹。並無精力。何以能辦。將不辦耶。則安肯舍吾數十年資俸。奔競。千辛萬苦所得之高官。決然引退。以避賢者之路哉。故反覆計較。莫如出死力以阻撓之。蓋全國千萬數之守舊黨人。不謀而同心。異喙而同辭。他事不顧。而惟阻撓新法之知語。曰衆口鑠金。聚蚊成雷。不有以安頓之。則其爲變法之阻力。未有艾也。今求安頓之法。蓋有數焉。

一曰如其爵位。日本維新以前。公卿以數十計。藩侯以數百計。皆席數百年之業。根深蒂固。其去之難。視我國數倍焉。乃維新之始。設五等之爵。以容之。置華族以寵之。及其後立憲政治。既行。則選華族之秀者。爲上議院議員焉。是以羣貴帖然相安無事。今宜仿其意。滿人則自親郡王貝勒貝子鎮國公輔國公鎮國將軍奉恩將軍。漢人則自公侯伯子男輕車都尉騎都尉雲騎尉等。各因其今有之品級而授之。大率大學士軍機大臣授公爵。尙書總督授侯爵。侍郎巡撫授伯爵。三四品京堂藩臬授子男爵。其下諸官。各以原品相比。而授襲職焉。一切皆奉朝請。有慶典。覃恩。皆得受賞賜。京官自四品以上。外官自三品以上。皆列爲貴族。他日得充上議員之任。如是則富貴不失。恩榮依然。其有才者。仍可預國事。其不肖者。亦可以支門楣。謠諑必消。阻礙自少。此一法也。

二曰免其辦事。宋之官制。有爵。有階。有官。有職。有差。今日本亦大畧仿之。有爵。有階。有官。凡此諸制。驟視之。似覺其無謂。然實新舊交代之際。無可如何之法也。夫爵階勳官職差等名號之差別。起於何也。凡立一種之官制。其初必行之而有效。所設之官。必求可以任所治之事。及行之既久而疲玩生焉。舊班之官。不足以任事。於是乎欲設新班。以易之。然舊班之人。又不能一掃而去也。於是不得不別設一名焉。以爲位置使舊班者雖無其權。而仍有其名焉。使新班者雖無其名。而可有其權焉。於是乎新舊之間。可以相安。自古以來。官制之變遷。未有不由此者也。今試以宰相一職論之。漢初爲相國。後更名爲大司徒。與大司馬大司空。同謂之三公。東漢以後。則宰相之權。移而至尙書令錄尙書事。而三公之官。猶可以不廢也。魏晉漸移。而至中書令中書監。而三

公及尙書令之官。仍可以不廢也。降至唐初。爲內史令。爲中書令。爲侍中。中葉更爲左右僕射。爲同中書門下三品。而中書令侍中之官。猶可以不廢也。至於本朝。國初宰相之職。爲大學士。至雍正間。其權移而至南書房。然大學士之官。猶可以不廢也。乾隆以後。更移而至軍機處。然大學士南書房之官。猶可以不廢也。凡此皆以權任新官。而以名寵舊官。皆不得已之良法也。同治中興之役。胡曾左諸公。以封疆吏任練兵籌餉之事。因本省之屬員。才不足用。必須調用平日親信之人。而實缺各官。又不能舉而易之也。於是乎廣設諸局。以善後釐金等局。代藩司之事。以保甲等局。代臬司之事。其餘各事。莫不設專局以辦之。下至各府州縣。皆有分局。故當軍興之時。全省之脈絡。係於各局。實缺官則畫諾坐嘯而已。蓋彼實缺官者。去之則有缺望之虞。用之則有僨事之患。故爲兩全之策。莫如官自官。差自差。名之所在。與權之所在。分而爲二焉。此因時制宜之極則也。故變法之後。官制旣必當變矣。則惟宜添新衙門。而勿裁舊衙門。留此尙書侍郎主事編修總督巡撫布政按察等名號。以爲老耄無用之人升轉之階。使之終其身。不失其寵榮焉。若有遷都南部之舉。則此輩聽其留守北京。如明代南京部院各官之例。此又一法也。

問者曰。徒存其名而不使治事。則其名亦必不榮。而欲其相安。難矣。答之曰。是不然。今舉朝之官。本無一事可辦也。名爲大學士尙書侍郎。其實與布衣無異也。所異者其頂帶服色耳。且彼等之所以畏變法者。豈不以畏辦事乎哉。其畏辦事也。慮已不能任本官之事。而官將不保也。今旣免其辦事。而又可以不失官。則一切仍其舊而已。非稍有所增損也。正中私懷。而何不相安之有。且即以今之官制論之。詹事府國子監。爲翰林升轉之階。通政光祿等卿寺。爲部員升轉之階。此人

人所共知者也。然則將一切舊衙門。皆作爲百官升轉之階。有何不可也。且名之榮。固有足以動人者焉。自有軍機大臣以後。而大學士之員。同於閒散也久矣。而宦途之以大學士爲榮如故也。然則存其名。以位置舊員。可謂毫髮無憾矣。

三曰增其廉俸。今之官吏。所鑿足而飲羨者。則陋規也。舞弊也。京官則恃炭敬別敬也。部員則恃印結也。翰詹則望得差也。變法之後。此等當盡撤。則雖有舊官。而生計殆絕矣。故宜因其品級。而略加其廉俸。使雖不能藉官以致暴富。猶可藉官以免飢寒。亦體恤之道也。此又一法也。或疑中國款項支絀。司農仰屋之時。安可爲此坐食之徒。更糜巨帑。不知苟能變法。以中國之大。籌款尙非甚難。國家雖患貧。亦不繫此區區也。

然則冗官竟不裁乎。曰是不然。自變法之年以前起算。聽其如常遷轉。缺者則不復補。不及十年。而舊官殆將盡矣。且其中之有才而能任事者。仍可授新衙門之差遣。則新班之數日增。而舊班之數日減。此亦自然淘汰之公理也。古人之言汰冗兵者。則旣如是矣。夫此法豈徒用之於裁官裁兵而已。化莠民爲良民。變學究爲志士。其道罔不由是。如此者可稱醫舊國之國手矣。

論中國宜講求法律之學 戊戌

法者何。所以治其羣也。大地之中。凡有血氣者。莫不有羣。卽莫不有其羣之條教部勒。大抵其羣之智愈開。力愈大者。則其條教部勒愈繁。虎豹天下之至不仁者也。而不聞自噬。其同類必其一羣之中。公立此號令。而不許或犯者也。何也。以爲苟如是。則於吾之羣有大不利也。此其理至簡

至淺。而天下萬世之治法學者不外是矣。其條教部勒。析之愈分明。守之愈堅定者。則其族愈強。而種之權愈遠。人之所以勝於禽獸。文明之國。所以戰勝野番。胥視此也。古之號稱神聖教主。明君賢相。劬勞於席突。咨嗟於原廟者。其最大事業。則爲民定律法而已。孔子聖之神也。而後世頌其莫大功德。在作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有治據亂世之律法。有治升平世之律法。有治太平世之律法。所以示法之當變。變而日進也。秦漢以來。此學中絕。於是種族日繁。而法律日簡。不足資約束。事理日變。而法律一成不易。守之無可守。因相率視法律如無物。於是所謂條教部勒者。蕩然矣。泰西自希臘羅馬間。治法家之學者。繼軌並作。廢續不衰。百年以來。斯義益暢。乃至以十數布衣。主持天下之是非。使數十百暴主。戢戢受繩墨。不敢恣所欲。而舉國君民上下。權限劃然。部寺省署。議事辦事。章程日密。使世界漸進於文明大同之域。斯豈非仁人君子心力之爲乎。春秋之記號也。有禮義者謂之中國。無禮義者謂之夷狄。禮者何。公理而已。以禮釋禮乃漢儒訓詁大開此說義者何。權限而已。番偶韓孔菴先生有義說專明此理今吾中國聚四萬萬。萬萬不明公理。不講權限之人。以與西國相處。即使高城深池。堅革多粟。亦不過如猛虎之遇獵人。猶無幸焉矣。乃以如此之國勢。如此之政體。如此之人心風俗。猶囂囂然自居於中國而夷狄人。無怪乎西人以我爲三等野番之國。謂天地間不容有此等人也。故今日非發明法律之學。不足以自存矣。抑又聞之。世界之進無窮極也。以今日之中國視泰西。中國固爲野蠻矣。以今之中國視苗黎。苗黎。苗黎。苗黎。及非洲之黑奴。墨洲之紅人。巫來由之櫻色人。則中國固文明也。以苗黎諸種人視禽獸。則彼諸種人固亦文明也。然則文明野番之界無定者也。以比較而成耳。今泰西諸國之自命爲文明者。庸詎知數百年後。不見爲

野番之尤哉。然而文明野番之界雖無定。其所以爲文明之根原則有定。有定者何。其法律愈繁備而愈公者。則愈文明。愈簡陋而愈私者。則愈野番而已。今泰西諸國。非不知公之爲美也。其仁人君子。非不竭盡心力以求大功也。而於國與國家與家人與人。各私其私之根原。不知所以去之。是以揆諸吾聖人大同之世。所謂至繁至公之法律。終莫得而幾也。故吾願發明西人法律之學。以文明我中國。又願發明吾聖人法律之學。以文明我地球。文明之界無盡。吾之願亦無盡也。

新民說 壬寅

叙論

自世界初有人類以迄今日。國於環球上者何啻千萬。問其巋然今存。能在五大洲地圖占一顏色者。幾何乎。曰百十而已矣。此百十國中。其能屹然強立。有左右世界之力。將來可以戰勝於天演界者。幾何乎。曰四五而已矣。夫同是日月。同是山川。同是方趾。同是圓顛。而若者以興。若者以亡。若者以弱。若者以強。則何以故。或曰是在地利。然今之亞美利加。猶古阿美利加。而盎格利索遜。英國人種之名也。民族何以享其榮。古之羅馬。猶今之羅馬。而拉丁民族何以墜其譽。或曰是在英雄。然非無亞歷山大。而何以馬基頓今已成灰塵。非無成吉思汗。而何以蒙古幾不保殘喘。嗚呼。噫嘻。吾知其由國也者。積民而成。國之有民。猶身之有四肢五臟筋脉血輪也。未有四肢已斷。五臟已瘵。筋脉已傷。血輪已涸。而身猶能存者。則亦未有其民愚陋怯弱渙散混濁。而國猶能立者。故欲其身之長生久視。則攝生之術不可不明。欲其國之安富尊榮。則新民之道不可不講。

論新民爲今日中國第一急務

吾今欲極言新民爲當務之急。其立論之根柢有二。一曰關於內治者。二曰關於外交者。

所謂關於內治者何也。天下之論政術者多矣。動曰某甲誤國。某乙殃民。某之事件。政府之失機。某之制度。官吏之溺職。若是者。吾固不敢謂爲非然也。雖然。政府何自成。官吏何自出。斯豈非來自民間者耶。某甲某乙者。非國民之一體耶。久矣。夫聚羣不能成一離婁。聚羣不能成一師曠。聚羣不能成一烏獲。以若是之民。得若是之政府官吏。正所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其又奚尤。西哲常言。政府之與人民。猶寒暑表之與空氣也。室中之氣候。與針裏之水銀。其度必相均。而絲毫不容假借。國民之文明程度低者。雖得明主賢相以代治之。及其人亡。則其政息焉。譬猶嚴冬之際。置表於沸水中。雖其度驟升。水一冷而墜如故矣。國民之文明程度高者。雖偶有暴君汗吏。虔劉一時。而其民力自能補救之。而整頓之。譬猶溽暑之時。置表於冰塊上。雖其度忽落。不俄頃則冰消而漲如故矣。然則苟有新民。何患無新制度。無新政府。無新國家。非爾者。則雖今日變一法。明日易一人。東塗西抹。學步效顰。吾未見其能濟也。夫吾國新言法數十年。而效不覩者何也。則於新民之道。未有留意焉者也。

今草野憂國之士。往往獨居深念。歎息想望曰。安得賢君相。庶拯我乎。吾未知其所謂賢君相者。必如何而始爲及格。雖然。若以今日之民德。民智力。吾知雖有賢君相。而亦無以善其後也。夫拿破侖曠世之名將也。苟授以旗幟之惰兵。則不能敵黑蠻。哥倫布航海之大家也。苟乘以朽木之膠船。則不能渡溪澗。彼君相者。非能獨治也。勢不得不任疆臣。疆臣不得不任監司。監司不得

不任府縣。府縣不得不任吏胥。此諸級中人。但使其賢者半。不肖者半。猶不足以致治。而況乎其百不得一也。今爲此論者。固知泰西政治之美。而欲吾國之效之矣。但推其意。得毋以若彼之政治。皆由其君若相獨力所製造耶。試與一游英美德法之都。觀其人民之自治何如。其人民與政府之關係何如。觀之一省。其治法儼然一國也。觀之一市一村。其治法儼然一國也。觀之一黨會一公司一學校。其治法儼然一國也。乃至觀之一人。其自治之法。亦儼然治一國也。譬諸鹽有鹹性。積鹽如陵。其鹹愈醞。然剖分此如陵之鹽爲若干石。石爲若干斗。斗爲若干升。升爲若干顆。顆爲若干阿屯。無一不鹹。然後大鹹乃成。搏沙揆粉而欲以求鹹。雖隆之高於泰岱。猶無當也。故英美各國之民。常不待賢君相而足以致治。其元首。則堯舜之垂裳可也。成王之委裘亦可也。其官吏。則曹參之醇酒可也。成瑨之坐嘯亦可也。何也。以其有民也。故君相常倚賴國民。國民不倚賴君相。小國且然。況吾中國幅員之廣。尤非一二人之長鞭所能及者耶。

則試以一家譬一國。苟一家之中。子婦弟兄。各有本業。各有技能。忠信篤敬。勤勞進取。家未有不悻然興者。不然者。各委棄其責任。而一望諸家長。家長而不賢。固闔室爲餓殍。藉令賢也。而能蔭庇我者幾何。即能蔭庇矣。而爲人子弟。累其父兄。使終歲勤動。日夕憂勞。微特於心不安。其母乃終爲家之索耶。今之動輒責政府望賢君相者。抑何不怨。仰何不智。英人有常言曰。Thats your mistake. I couldn't help you 譯意言。君誤矣。吾不能助君也。此雖制已主義之鄙言。而實鞭策人自治自助之警句也。故吾雖日望有賢君相。吾尤恐即有賢君相亦愛我而莫能助也。何也。責望於賢君相者深。則自責望者必淺。而此責人不責己。望人不望己之惡習。即中國所以不能

維新之大原。我責人人亦責我。我望人人亦望我。是四萬萬人。遂互消於相責相望之中。而國將誰與立也。新民云者。非新者一人。而新之者又一人也。則在吾民之各自新而已。孟子曰。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自新之謂也。新民之謂也。

所謂關於外交者何也。自十六世紀以來。年約三百歐洲所以發達。世界所以進步。皆由民族主義。

Nationalism 所磅礴衝激而成。民族主義者何。各地同種族同言語同宗教同習俗之人。相視如同胞。務獨立自治。組織完備之政府。以謀公益而禦他族是也。此主義發達既極。馴至十九世紀之末。近三乃更進而爲民族帝國主義。National Imperialism 民族帝國主義者何。其國民

之實力。充於內而不得溢於外。於是汲汲焉求擴張權力於他地。以爲我尾閭。其下手也。或以兵力。或以商務。或以工業。或以教會。而一用政策以指揮調護之是也。近者如俄國之經略西伯利亞土耳其。德國之經略小亞細亞阿非利加。英國之用兵於波亞。美國之縣夏威掠古巴。攘非律賓。皆此新主義之潮流。迫之不得不然也。而今也於東方大陸。有最大之國。最腴之壤。最腐敗之政府。最散弱之國民。彼族一旦窺破內情。於是移其所謂民族帝國主義者。如羣蟻之附羶。如萬矢之向的。離然而集注於此一隅。彼俄人之於滿洲。德人之於山東。英人之於揚子江流域。法人之於兩廣。日人之於福建。亦皆此新主義之潮流。迫之不得不然也。

夫所謂民族帝國主義者。與古代之帝國主義迥異。昔者有若亞歷山大。有若查理曼。有若成吉思汗。有若拿破侖。皆嘗抱雄圖。務遠略。欲蹂躪大地。吞并弱亡。雖然。彼則由於一人之雄心。此則由於民族之漲力。彼則爲權威之所役。此則爲時勢之所趨。故彼之侵畧。不過一時。所謂暴風疾

雨。不崇朝而息矣。此之進取。則在久遠。日擴而日大。日入而日深。吾中國不幸而適當此盤渦之中心點。其將何以待之。曰。彼爲一二人之功名心而來者。吾可以恃一二人之英雄以相敵。彼以民族不有已之勢而來者。非合吾民族全體之能力。必無從抵制也。彼以一時之氣燄驟進者。吾可以鼓一時之血勇以相防。彼以久遠之政策漸進者。非立百年宏毅之遠猷。必無從倖存也。不見乎瓶水乎。水僅半器。他水卽從而入之。若內力能自充塞本器。而無一隙之可乘。他水未有能入者也。故今日欲抵當列強之民族帝國主義。以挽浩劫而拯生靈。惟有我行我民族主義之一策。而欲實行民族主義於中國。舍新民末由。

今天下莫不憂外患矣。雖然。使外而果能爲患。則必非一憂之所能了也。夫以民族帝國主義之頑強突進。如彼其劇。而吾猶商榷於外之果能爲患與否。何其愚也。吾以爲患之有無。不在外而在內。夫各國固同用此主義也。而俄何以不施諸英。英何以不施諸德。德何以不施諸美。歐美諸國何以不施諸日本。亦曰有隙與無隙之分而已。人之患瘵者。風寒暑溼燥火。無一不足以侵之。若血氣強盛。膚革充盈者。冒風雪。犯暴曠。衝瘴癘。凌波濤。何有焉。不自攝生。而怨風雪。暴曠。波濤。瘴癘之無情。非直彼不任受。而我亦豈以善怨而獲免耶。然則爲中國今日計。必非恃一時之賢君相。而可以弭亂。亦非望草野一二人英雄崛起。而可以圖成。必其使吾四萬萬人之民。德民智民力。皆可與彼相埒。則外自不能爲患。吾何爲而患之。此其功雖非旦夕可就乎。然孟子有言。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爲不蓄。終身不得。今日舍此一事。別無善圖。寧復可蹉跎蹉跎。更閱數年。將有欲求如今日而不可復得者。嗚呼。我國民。可不悚耶。可不聳耶。

釋新民之義

新民云者。非欲吾民盡棄其舊以從人也。新之義有二。一曰。淬厲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採補其所本無而新之。二者缺一。時乃無功。先哲之立教也。不外因材而篤與變化氣質之兩途。斯卽吾淬厲所固有採補所本無之說也。一人如是。衆民亦然。

凡一國之能立於世界。必有其國民獨具之特質。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風俗習慣文學美術。皆有一種獨立之精神。祖父傳之。子孫繼之。然後羣乃結。國乃成。斯實民族主義之根柢源泉也。我同胞能數千年立國於亞洲大陸。必其所具特質。有宏大高尚完美。釐然異於羣族者。吾人所當保存之。而勿失墜也。雖然。保之云者。非任其自生自長。而漫曰我保之。我保之云爾。譬諸木然。非歲歲有新芽之茁。則其枯可立待。譬諸井然。非息息有新泉之湧。則其涸不移時。夫新芽新泉。豈自外來者耶。舊也。而不得不謂之新。惟其日新。正所以全其舊也。濯之拭之。發其光晶鍛之鍊之。成其體段。培之濬之。厚其本原。繼長增高。日征月邁。國民之精神。於是乎保存。於是乎發達。世或以守舊二字爲一極可厭之名詞。其然豈其然哉。吾所患不在守舊。而患無真能守舊者。真能守舊者何。卽吾所謂淬厲其固有而已。

僅淬厲固有而遂足乎。曰不然。今之世非昔之世。今之人非昔之人。昔者吾中國有部民而無國民。非不能爲國民也。勢使然也。吾國夙巍然屹立於大東。環列皆小蠻夷。與他方大國未一交通。故我民常視其國爲天下。耳目所接觸。腦筋所濡染。聖哲所訓示。祖宗所遺傳。皆使之有可以爲一箇人之資格。有可以爲一家人之資格。有可以爲一鄉一族人之資格。有可以爲天下人之資

格。而獨無可以爲一國國民之資格。夫國民之資格。雖未必有以遠優於此數者。而以今日列國並立弱肉強食優勝劣敗之時代。苟缺此資格。則決無以自立於天壤。故今日不欲強吾國則已。欲強吾國。則不可不博考各國民族所以自立之道。彙擇其長者而取之。以補我之所未及。今論者於政治學術技藝。皆莫不知取人長以補我短矣。而不知民德民智民力。實爲政治學術技藝之大原。不取於此而取於彼。棄其本而摹其末。是何異見他樹之蓊鬱。而欲移其枝以接我槁幹。見他井之汨湧。而欲汲其流以實我智源也。故探補所本無以新我民之道。不可不深長思也。世界上萬事之現象。不外兩大主義。一曰保守。二曰進取。人之運用此兩主義者。或偏取甲。或偏取乙。或兩者並起而相衝突。或兩者並存而相調和。偏取其一。未有能立者也。有衝突則必有調和。衝突者調和之先驅也。善調和者。斯爲偉大國民。盎格里撒遜人種是也。譬之踴步以一足立。以一足行。譬之拾物。以一手握。以一手取。故吾所謂新民者。必非如心醉西風者流。蔑棄吾數千年之道德學術風俗。以求伍於他人。亦非如墨守故紙者流。謂僅抱此數千年之道德學術風俗。遂足以立於大地也。

就優勝劣敗之理以證新民之結果而論及取法之所宜

在民族主義立國之今日。民弱者國弱。民強者國強。殆如影之隨形。響之應聲。有絲毫不容假借者。今請將地球民族之大勢。列爲一表。而論其所以迭代消長之由。

- (一) 黑色民族
- (二) 紅色民族

民族 (三) 棕色民族

(四) 黃色民族

(五) 白色民族

(甲) 拉丁民族

(I) 法葡班諸國

(乙) 斯拉夫民族

(Slavonians) 俄奧諸國

(丙) 條頓民族

(Dantons) 英德荷諸國

德國

(丑) 盎格魯撒遜民族

(Anglo-saxon) 英美兩國

凡地球民族之大別五。聞其最有勢力於今世者誰乎。白色種人是也。白色民族之重要者三。白
 不止此三派條頓亦不止彼二派此不過舉其要者耳。此文非考據種族不必總總也。其最有勢力於今世者誰乎。條頓人是也。條頓民族之重要
 者二。其最有勢力於今世者誰乎。盎格魯撒遜人是也。當其始溝分而居。不相雜廁也。則無論若
 何之民族。皆可以休養生息於其部分之內。然天演物競之公例。既驅人類使不得不接觸。不交
 通不爭競。一旦接觸交通爭競。而一起一仆之數。乃立見。不觀於鬥蟀者乎。百蟀各處一籠。各自
 雄也。并而一之。一日而死十六七。兩日而死十八九。三日而所餘者僅一二焉矣。所餘之一二。必
 其最強者也。然則稍不強者殆而已矣。黑紅綜之人與白人相遇。如湯沃雪。瞬即消滅。夫人而知
 矣。今黃人與之遇。又著著失敗矣。若夫觀白人之自競也。彼斯拉夫民族。常為阿士曼黎之專制
 政府與盧馬納及哈菩士卜之條頓人王家所軛縛。至今罕能自伸。拉丁民族。雖當中世時代。曾

臻全盛。及其與條頓人相遇。遂不可支。自羅馬解紐以來。今日歐洲之建國。無一不自條頓人之手而成。如皮士噶人之於西班牙。土埃威人之於葡萄牙。耶拔人之於意大利。佛蘭克人之於法蘭西。比利時。盎格魯撒遜人之於英吉利。士康的拿比亞人之於丹麥。瑞典那威。日耳曼人之於德意志。荷蘭瑞士奧大利。凡此皆現代各國之主動力也。而一皆自條頓人發之。成之。是條頓人不啻全世界動力之主人翁也。而條頓人之中。又以盎格魯撒遜人爲主中之主。強中之強。今日地球陸地四分之一以上。被其占領。人類四分之一以上。受其統制。而勢力範圍之布於五洲各地者。且日進而未有已焉。今試就百年來各國用語之人數變遷。列爲一表。而知盎格魯民族之進步。有令人驚絕者。

一八〇一年		用各國語人數		百分比較	
法語	三一四五〇	一九四	英語	一一一、一〇〇	二七七
俄語	三〇、七七〇	一九〇	德語	七五、二〇〇	一八八
德語	三〇、三二〇	一八七	俄語	七五、〇九〇	一八七
西班牙語	二六、一九〇	一六二	法語	五二、二〇〇	一二七
英語	二〇、五二〇	一二七	班語	四二、八〇〇	一〇七
意語	一五、〇七〇	九三	意語	三三、〇〇〇	八三
葡語	七、四八〇	四七	葡語	一三、〇〇〇	三二

一八九〇年		用各國語人數		百分比較	
英語	一一一、一〇〇	二七七	德語	七五、二〇〇	一八八
德語	七五、二〇〇	一八八	俄語	七五、〇九〇	一八七
俄語	七五、〇九〇	一八七	法語	五二、二〇〇	一二七
法語	五二、二〇〇	一二七	班語	四二、八〇〇	一〇七
班語	四二、八〇〇	一〇七	意語	三三、〇〇〇	八三
意語	三三、〇〇〇	八三	葡語	一三、〇〇〇	三二
葡語	一三、〇〇〇	三二			

由兩表比較之。則此九十年間。英語之位置。由第五躍至第一。由二千〇五十二萬。躍至一萬一千一百萬。由百分之十二。有奇。躍至百分之二十七。有奇。駭然。遂有吞全球。括四海之勢。盎格魯撒遜人之氣燄。誰能禦之。由此觀之。則今日世界上。最優勝之民族。可以知矣。五色人相比較。白人最優。以白人相比較。條頓人最優。以條頓人相比較。盎格魯撒遜人最優。此非吾趨勢利之言也。天演界無可逃避之公例。實如是也。使日耳曼人能自新。以優勝於盎格魯撒遜。則他日能代之以興。亦未可知。使斯拉夫人。拉丁人能自新。以優勝於條頓人。使黃人能自新。以優勝於白人。則其他日之結果亦然。要之現在之地位。則其優劣之數。實如上所云云矣。然則吾所謂博考民族。所以自立之道。彙擇其長。而取之以補我所未及者。援取法乎上之例。不可不求諸白人。不可不求諸白人中。之條頓人。不可不求諸條頓人中之盎格魯撒遜人。白人之優於他種人者何也。他種人好靜。白種人好動。他種人狃於和平。白種人不辭競爭。他種人保守。白種人進取。以故他種人只能發生文明。白種人則能傳播文明。發生文明者。恃天然也。傳播文明者。恃人事也。試觀泰西文明動力之中心點。由安息埃及而希臘。由希臘而羅馬。由羅馬而大西洋沿岸諸國。而徧於大陸。而飛渡磅礮於亞美利加。今則回顧而報本於東方焉。其機未嘗一日停。其勇猛果敢。活潑宏偉之氣。比諸印度人何如。比諸中國人何如。其他小國。更不必論矣。然則白種人所以雄飛於全球者。非天幸也。其民族之優勝使然也。

條頓人之優於他白人者何也。條頓人政治能力甚強。非他族所能及也。如彼希臘人及斯拉夫人。雖能立地方自治之制。而不能擴充之。其能力全集注於此。最小之公共團體。而位於此團體

之上者。有國家之機關。位於此團體之下者。有箇人之權利。皆非彼等所能及也。以故其所生之結果。有三缺點。人民之權利不完。一也。團體與團體之間。不相聯屬。二也。無防禦外敵之力。三也。故希臘人一輒於羅馬。再輒於土耳其。三輒於條頓人。數千年不見天日。而斯拉夫人。今猶呻吟於專制恣暴政體之下。而未有已也。至如迦特民族。羅馬一統前之部兒人及今之愛爾蘭人與蘇格蘭之高地人皆屬於此族雖其勇敢之氣。冠絕一時。而政治思想更薄弱。故惟知崇拜一二膂力之英雄。而國民不能獨立團結。雖能建無數之小軍國。而無統一之道。能創大宗教。而不能成大國家。至於拉丁人。則遠優於彼等矣。能建偉大之羅馬帝國。統一歐陸。能製完備之羅馬民法。垂型千年。雖然。其思想太大而不能實施。動欲統制宇內。而地方自治之制。被破壞焉。箇人權利被蹂躪焉。務張國力。而不養人格。故及羅馬之末葉。而拉丁之腐敗卑劣。聞天下。雖及今日。而其沿襲之舊質。猶不能除。好虛榮。少沈實。時則傾於保守。抱陳腐而不肯稍變。時則馳於急激。變之不以次第。若法蘭西人。其代表也。百年之內。變政體者六。易憲法者十四。至今名爲民主。而地方自治與箇人權利。毫不能擴充。此拉丁人所以日蹙於天演之劇場也。若夫條頓人。則其始在日耳曼森林中。爲一種蠻族時。其箇人強立自由之氣概。傳諸子孫而不失。而又經羅馬文化之薰習鍛鍊。兩者相合。遂能成一特性之民族。而組織民族的國家。 *National state* 創代議制度。使人民皆得參預政權。集人民之意。以爲公意。合人民之權。以爲國權。又能定團體與個人之權限。定中央政府與地方自治之權限。各不相侵。民族全體。得應於時變。以滋長發達。故條頓人。今遂優於天下。非天幸也。其民族之優勝使然也。

盎格魯撒遜人之尤優於他條頓人者何也。其獨立自助之風最盛。自其幼年在家庭。在學校。父母師長。皆不以附庸待之。使其練習世務。稍長而可以自立。不倚賴他人。其守紀律循秩序之念最厚。其常識 *Commonsense* 最富。常不肯爲無謀之躁妄舉動。其權利之思想最强。視權利爲第二之生命。絲毫不肯放過。其體力最壯。能冒萬險。其性質最堅忍。百折不回。其人以實業爲主。不尙虛榮。人皆務有職業。不問高下。而坐食之官吏政客。常不爲世所重。其保守之性質亦最多。而常能因時勢。鑿外羣。以發揮光大其固有之本性。以此之故。故能以區區北極三孤島。而孳殖其種於北亞美利加澳大利亞兩大陸。揚其國旗於日所出入處。鞏其權力於五洲四海衝要咽喉之地。而天下莫之能敵也。盎格魯撒遜人所以定霸於十九世紀。非天幸也。其民族之優勝使然也。

然則吾之所當取法者可知已。觀彼族之所以衰所以弱。此族之所以興所以強。而一自省焉。吾國民之性質。其與彼召衰召弱者異同若何。與此致興致強者異同若何。其大體之缺陷在何處。其細故之薄弱在何處。一一勘之。一一鑒之。一一改之。一一補之。於是乎新國民可以成。今請舉吾國民所當自新之大綱小目。條分縷析於次節詳論之。

論公德

我國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公德者何。人羣之所以爲羣。國家之所以爲國。賴此德焉。以成立者也。人也者。善羣之動物也。此西儒亞里士多德之言。人而不羣。禽獸奚擇。而非徒空言高論曰羣之羣之。而遂能有功者也。必有一物焉。貫注而聯絡之。然後羣之實乃舉。若此者謂之公德。

道德之本體一而已。但其發表於外。則公私之名立焉。人人獨善其身者謂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羣者謂之公德。二者皆人生所不可缺之具也。無私德則不能立。合無量數卑汚虛僞殘忍愚懦之人。無以爲國也。無公德則不能團。雖有無量數束身自好廉謹良愿之人。仍無以爲國也。吾中國道德之發達。不可謂不早。雖然偏於私德。而公德殆闕如。試觀論語孟子諸書。吾國民之木鐸。而道德所從出者也。其中所教。私德居十之九。而公德不及其一焉。如臬陶謨之九德。洪範之三德。論語所謂溫良恭儉讓。所謂克己復禮。所謂忠信篤敬。所謂寡尤寡悔。所謂剛毅木訥。所謂知命知言。大學所謂知止慎獨。戒欺求慊。中庸所謂好學力行知恥。所謂戒慎恐懼。所謂致曲。孟子所謂存心養性。所謂反身強恕。凡此之類。關於私德者。發揮幾無餘蘊。於養成私人。私人者對於公人不與他人交涉之時也。之資格。庶乎備矣。雖然僅有私人之資格。遂足爲完全人格乎。是固不能。今試以中國舊倫理與泰西新倫理相比較。舊倫理之分類。曰君臣。曰父子。曰兄弟。曰夫婦。曰朋友。新倫理之分類。曰家族倫理。曰社會。即人羣。倫理。曰國家倫理。舊倫理所重者。則一私人對於一私人之事也。一私人之獨善其身。固屬於私德之範圍。即一私人與他私人交涉之道義。仍屬於私德之範圍也。此可以法律上公法私法之範圍證明之。新倫理所重者。則一私人對於一團體之事也。理者一君臣也。然朋友一倫決不足以盡社會倫理者。三父子也。兄弟也。夫婦也。關於社會倫理者。一朋友也。關於國家倫理者。一君臣也。然朋友一倫決不足以盡國家倫理何也。凡人對於社會之義務。決不徒在相知之朋友而已。即絕跡不與人交者。仍於社會上有不可不盡之責任。至國家者。尤非君臣所能專有。若僅言君臣之義。則使以禮事以忠全屬兩箇私人感恩効力之事耳。於大體無關也。將所謂逸民不事王侯者。豈不在此倫範圍之外乎。夫人必備此三倫理之義務。然後人格乃成。若中國之五倫。則惟於家族倫理稍爲完整。至社會國家倫理不備。滋多此缺憾之必當補者也。皆由重私德輕公德所生之結果也。夫一私人之所以自處。與一私人之對於他私人。其間必貴有道德者存。此奚待言。雖然。此道德之一部分。而非其全體也。全

體者合公私而兼善之者也。

私德公德本並行不悖者也。然提倡之者既有所偏。其末流或遂至相妨。若微生畝譏孔子以爲佞。公孫丑疑孟子以好辨。此外道淺學之徒。其不知公德。不待言矣。而大聖達哲。亦往往不免。吾今固不欲捫拾古人片言隻語。有爲而發者。擿之以相詬病。要之吾中國數千年來。束身寡過主義。實爲德育之中心點。範圍既日縮日小。其間有言論行事。出此範圍外。欲爲本羣本國之公益。實有所盡力者。彼曲士賤儒。動輒援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等偏義。以非笑之。擠排之。謬種流傳。習非勝是。而國民益不復知公德爲何物。今夫人之生息於一羣也。安享其本羣之權利。卽有當盡於其本羣之義務。苟不爾者。則直爲羣之蠹而已。彼持束身寡過主義者。以爲吾雖無益於羣。亦無害於羣。庸詎知無益之卽爲害乎。何則。羣有以益我。而我無以益羣。是我逋羣之負。而不償也。夫一私人與他私人交涉。而逋其所應償之負。於私德必爲罪矣。謂其害之將及於他人也。而逋羣負者。乃反得冒善人之名。何也。使一羣之人。皆相率而逋焉。彼一羣之血本。能有幾何。而此無窮之債客。日夜蠹蝕之。而瓜分之。有消耗無增補。何可長也。然則其羣必爲逋負者所拽倒。與私人之受累者同一結果。此理勢之所必然矣。今吾中國所以日即衰落者。豈有他哉。束身寡過之善士太多。享權利而不盡義務。人人視其所負於羣者如無有焉。人雖多。曾不能爲羣之利。而反爲羣之累。夫安得不日蹙也。

父母之於子也。生之育之。保之教之。故爲子者有報父母恩之義務。人人盡此義務。則子愈多者。父母愈順。家族愈昌。反是則爲家之索矣。故子而逋父母之負者。謂之不孝。此私德上第一大義。

盡人能知者也。羣之於人也。國家之於國民也。其恩與父母同。蓋無羣無國。則吾性命財產無所託。智慧能力無所附。而此身將不可以一日立於天地。故報羣報國之義務。有血氣者所同具也。苟放棄此責任者。無論其私德上爲善人爲惡人。而皆爲羣與國之盜賊。譬諸家有十子。或披荆出家。或博奕飲酒。雖一則求道。一則無賴。其善惡之性質迥殊。要之不顧父母之養。爲名教罪人。則一也。明乎此義。則凡獨善其身以自足者。實與不孝同科。案公德以審判之。雖謂其對於本羣而犯大逆不道之罪。亦不爲過。

某說部寓言。有官吏死而冥王案治其罪者。其魂曰。吾無罪。吾作官甚廉。冥王曰。立木偶於庭。並水不飲。不更勝君乎。於廉之外。一無所聞。是即君之罪也。遂炮烙之。欲以束身寡過爲獨一無二之善德者。不自知其已陷於此律而不容赦也。近世官箴。最膾炙人口者三字。曰清慎勤。夫清慎勤。豈非私德之高尙者耶。雖然。彼官吏者。受一羣之委託而治事者也。既有本身對於羣之義務。復有對於委託者之義務。會是清慎勤三字。遂足以塞此兩重責任乎。此皆由知有私德。不知有公德。故政治之不進。國華之日替。皆此之由。彼官吏之立於公人地位者。且然而民間一私人更無論也。我國民中無一人視國事如己事者。皆公德之大義。未有發明故也。

且論者亦知道德所由起乎。道德之立。所以利羣也。故因其羣文野之差等。而其所適宜之道德。亦往往不同。而要之以能固其羣善其羣進其羣者爲歸。夫英國憲法。以侵犯君主者爲大逆。不道。各國皆然。法國憲法。以謀立君主者爲大逆不道。美國憲法。乃至以妄立貴爵名號者爲大逆不道。凡違憲者皆大逆不道也。其道德之外形相反如此。至其精神則一也。一者何。曰爲一羣之公益而已。乃至古

代野蠻之人。或以婦女公有為道德。一羣中之婦女為一羣中之男子所公有物。或奴隸非人為道德。視

狀所以利羣者。惟此為宜也。然則道德之精神。未有不自一羣之利益而生者。苟反於此精神。雖

而不惑者也。至其道德之外形。則隨其羣之進步以為比例。羣之文野不同。則其所以為利益

者不同。而其所以為道德者亦自不同。德也者非一成而不變者也。非德之本原固亘萬古而無變者也。

惟何亦曰利群而已。非數千年前之古人所能立一定格式以範圍天下萬世者也。少公德之條目變遷較

多。然則吾輩生於此羣。生於此羣之今日。宜縱觀宇內之大勢。靜察吾族之所宜。而發明一種新

道德。以求所以固吾羣善吾羣進吾羣之道。未可以前王先哲所罕言者遂以自畫而不敢進也。

知有公德。而新道德出焉矣。而新民出焉矣。奴性未去。愛群愛國愛真理之心未誠也。蓋以為道德者。此

江河行地自無始以來不增不減。先聖賢盡揭其與以詔後人。安有所謂新舊焉者。殊不知道德之為物。由於

所損益也。亦明矣。今日正當過渡時代。青黃不接。前哲微之義。或湮沒而未彰。而流俗相傳。簡單之道。孟

後之人。心且將有厭其陳腐。而一切吐棄之者。吐棄陳腐。猶可言也。若並道德而吐棄。則橫流之禍。易其有極。今此禍已見。端

矣。老師宿儒。或憂之。勸勉焉。欲持宋元之餘論。以遏其流。豈知優勝劣敗。固無可逃。捧杯土以塞孟津。沃杯水以救薪火。雖竭

夫與一世之流俗人。挑戰決鬥。吾所不懼。吾所不辭。世有以熱誠之心。愛羣愛國愛真理者乎。吾願為之執鞭。以研究此問題也。

公德之大目的。既在利羣。而萬千條理。即由是生焉。本論以後各子目。殆皆可以利羣二字為綱。

以一貫之者也。故本節但論公德之急務。而實行此公德之方法。則別著於下方。

論國家思想

人羣之初級也。有部民而無國民。由部民而進爲國民。此文野所由分也。部民與國民之異安在。曰羣族而居自成風俗者。謂之部民。有國家思想。能自布政治者。謂之國民。天下未有無國民而可以成國者也。

國家思想者何。一曰對於一身而知有國家。二曰對於朝廷而知有國家。三曰對於外族而知有國家。四曰對於世界而知有國家。

所謂對於一身而知有國家者何也。人之所以貴於他物者。以其能羣耳。使以一身孑然孤立於大地。則飛不如禽。走不如獸。人類人翦滅亦既久矣。故自其內界言之。則太平之時。通功易事。分業相助。必非能以一身而備百工也。自其外界言之。則急難之際。羣策羣力。捍城禦侮。尤非能以一身而保七尺也。於是乎國家起焉。國家之立。由於不得已也。即人人自知僅恃一身之不可。而別求彼我相團結相補助相捍救相利益之道也。而欲使其團結永不散。補助永不虧。捍救永不誤。利益永不窮。則必人人焉知一吾身之上。更有大而要者存。每發一慮。出一言。治一事。必常注意於其所謂一身以上者。此兼愛主義也。雖然即謂之爲我主義亦無不可。蓋非利羣則不能利己。天下之公例也。苟不爾。則團體終不可得成。而人道或幾乎息矣。此爲國家思想之第一義。

所謂對於朝廷而知有國家者何也。國家如一公司。朝廷則公司之事務所。而握朝廷之權者。則事務所之總辦也。國家如一村市。朝廷則村市之會館。而握朝廷之權者。則會館之值理也。夫事

務所爲公司而立乎。抑公司爲事務所而立乎。會館爲村市而設乎。抑村市爲會館而設乎。不待辨而知矣。兩者性質不同。而其大小輕重。自不可以相越。故法王路易第十四「朕即國家也」一語。至今以爲大逆不道。歐美五尺童子。聞之莫不唾罵焉。以吾中國人之眼觀之。或以爲無足怪乎。雖然。譬之有一公司之總辦。而曰我即公司。有一村市之值理。而曰我即村市。試思公司之股東。村市之居民。能受之否耶。夫國之不可以無朝廷。固也。故常推愛國之心。以愛及朝廷。是亦愛人及屋愛屋及鳥之意云爾。若夫以鳥爲屋也。以屋爲人也。以愛屋愛鳥爲即愛人也。浸假愛鳥而忘其屋愛屋而忘其人也。欲不謂之病狂。不可得也。故有國家思想者。亦常愛朝廷。而愛朝廷者。未必皆有國家思想。朝廷由正式而成立者。則朝廷爲國家之代表。愛朝廷即所以愛國家也。朝廷不以正式而成立者。則朝廷爲國家之蠱賊。正朝廷乃所以愛國家也。此爲國家思想之第二義。

所謂對於外族而知有國家者何也。國家者對外之名詞也。使世界而僅有一國。則國家之名不能成立。故身與身相並而有我身。家與家相接而有我家。國與國相峙而有我國。人類自千萬年以前分孳各地。各自發達。自言語。風俗。以至思想。法制。形質異。精神異。而有不得不不自國其國者焉。循物競天擇之公例。則人與人不能不衝突。國與國不能不衝突。國家之名。立之以應他羣者也。故眞愛國者。雖有外國之神聖大哲。而必不願服從於其主權之下。寧使全國之人流血粉身靡有子遺。而必不肯以絲毫之權利讓於他族。蓋非是則其所以爲國之具先亡也。譬之一家。雖復室如懸磬。亦未有願他人入此室處者。知有我故。是故我存。此爲國家思想第三義。

所謂對於世界而知有國家者何也。宗教家之論。動言天國。言大同。言一切衆生。所謂博愛主義。世界主義。抑豈不至德而深仁也哉。雖然。此等主義。其脫離理想界而入於現實界也。果可期乎。此其事或待至萬數千年後。吾不敢知。若今日將安取之。夫競爭者文明之母也。競爭一日停。則文明之進步立止。由一人之競爭而爲一家。由一家而爲一鄉族。由一鄉族而爲一國。一國者團體之最大圈。而競爭之最高潮也。若曰並國界而破之。無論其事之不可成。即成矣。而競爭絕。母乃文明亦與之俱絕乎。况人之性非能終無競爭者也。然則大同以後。不轉瞬而必復以他事起競爭於天國中。而彼時則已返爲部民之競爭。而非復國民之競爭。是率天下人而復歸於野蠻也。今世學者。非不知此主義之爲美也。然以其爲心界之美。而非歷史上之美。故定案以國家爲最上之團體。而不以世界爲最上之團體。蓋有由也。然則言博愛者。殺其一身之私以愛一家可也。殺其一家之私以愛一鄉族可也。殺其一身一家一鄉族之私以愛一國可也。國也者。私愛之本位。而博愛之極點。不及焉者野蠻也。過焉者亦野蠻也。何也。其爲部民而非國民一也。此爲國家思想第四義。

耗矣哀哉。吾中國人之無國家思想也。其下焉者。惟一身一家之榮瘁是問。其上焉者。則高談哲理。以垂實用也。其不肖者。且以他族爲虎。而自爲其俵。其賢者亦僅以堯跖爲主。而自爲其狗也。以言乎第一義。則今日四萬萬人中。其眼光能及於一身以上者。幾人。攘而往。熙而來。苟有可以謀目前錙銖之私利者。雖賣盡全國之同胞以圖之。所弗辭也。其所謂第一等人者。則獨善其身。鄉黨自好者流也。是卽吾所謂逋羣負而不償者也。夫獨善之與私惡。其所以自立者。雖不

同。要其足以召國家之衰亡一也。以言乎第二義。則吾中國相傳天經地義。曰忠曰孝。尚矣。雖然。言忠國則其義完。言忠君則其義偏。何也。忠孝二德。人格最要之件也。二者缺一。時曰非人。使忠而僅以施諸君也。則天下之爲君主者。豈不絕其盡忠之路。生而抱不具人格之缺憾耶。則如今日美法等國之民。無君可忠者。豈不永見屏於此德之外。而不復得列於人類耶。願吾見夫爲君主者。與爲民主國之國民者。其應盡之忠德。更有甚焉者也。人非父母無自生。非國家無自存。孝於親。忠於國。皆報恩之大義。而非爲一姓之家奴走狗者所能冒也。而吾中國人以忠之一字。爲主僕交涉之專名。何其慎也。君之當忠更甚於民何也。民之忠也。僅在報國之一義務耳。君之忠也。又兼有不負付託以缺孝德。父不可不孝。而君願可以不忠乎。僅言忠君者。吾見其不能自完其說也。以言乎第三義。則吾國歷史彌天之大辱。而非復吾所忍言矣。計自漢末以迄今日。凡一千七百餘年間。我中國全土。爲他族所占領者。三百五十八年。其黃河以北。乃至七百五十九年。今列其種族及時代爲表如左。

漢	劉淵	匈奴	平陽	山西平陽府	三〇四年	三二九年
成	李雄	巴氏	成都	四川成都府	三一八年	三四七年
後趙	石勒	羯	鄴	直隸順德府	三三七年	三五一年
燕	慕容皝	鮮卑	鄴	直隸順德府	三三七年	三七〇年
代	拓跋猗盧	鮮卑	盛樂	山西大同府	三〇九年	三七六年
國名	國祖	種族	都	今地	興起年代	滅亡年代

秦	後燕	後秦	西燕	西秦	後涼	南燕	南涼	北涼	大夏	後魏	契丹	金	元
符健	慕容垂	姚萇	慕容冲	乞伏乾歸	呂光	慕容德	秃髮儁檀	沮渠蒙遜	赫連勃勃	拓跋珪	完顏阿骨打	成吉思	
氏	鮮卑	羌	鮮卑	氏	鮮卑	鮮卑	匈奴	匈奴	鮮卑	鮮卑	五代時燕雲十六州	女真	蒙古
長安	中山	長安	長子	苑川	姑藏	廣固	廉川	張掖	統萬	平城	燕雲十六州	汴	北京
陝西西安府	直隸定州	山西潞州府	甘肅鞏昌府	甘肅涼州府	甘肅西寧府	山東青州府	甘肅西寧府	甘肅甘州府	甘肅寧夏府	山西大同府	河南開封府	河南開封府	直隸順天府
三五一年	三八三年	三八四年	三八五年	三八六年	三九八年	四〇二年	四〇七年	三八六年	一一二六年	一二七七年	一一二六年	一二七七年	一一二六年
三九四年	四〇八年	四一七年	三九四年	四三一年	四〇三年	四一〇年	四一四年	四三九年	四三一年	五六四年	一一三四年	一二三七年	一二三七年

嗚呼。以黃帝神明華胄所世襲之公產業而爲人終而奪之者。屢見不一見。而所謂黃帝子孫者。

迎壺漿若崩厥角。紆青紫臣妾驕人。其自嚙同類以爲之盡力者。又不知幾何人也。陳白沙崖山甲古詩有云。『鑄功奇石張宏範。不是胡兒是漢兒。』嗟夫。嗟夫。晉宋以來之漢兒。其豐功偉烈。與張宏範後先輝映者。何啻千百。白沙先生。無乃所見不廣乎。國家思想之銷亡。至是而極。以言乎。第四義。則中國儒者。動曰。『平天下治天下。其尤高尚者。如江都繁露之篇。橫渠西銘之作。視國家爲眇小之一物。而不屑厝意。究其極也。所謂國家以上之一大團體。豈嘗因此等微妙之空言。而有所補益。而國家則滋益衰矣。』若是乎。吾中國人之果無國家思想也。危乎痛哉。吾中國人之無國家思想。竟如是其甚也。

吾推其所以然之故。厥有二端。一曰。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國家。二曰。知有一己而不知有國家。其誤認國家爲天下也。復有二因。第一由於地理者。歐洲地形。山河綺錯。華離破碎。其勢自趨於分立。中國地形。平原磅礴。阨塞交通。其勢自趨於統一。故自秦以後。二千餘年。中間惟三國南北朝。三百年間。稍爲分裂。自餘則皆四海一家。即偶有割據。亦不旋踵而合并也。環其外者。雖有無數蠻族。然其幅員。其戶口。其文物。無一足及中國。若葱嶺以外。雖有波斯印度。希臘羅馬諸文明國。然彼此不相接。不相知。故中國之視其國如天下。非妄自尊大也。地理使然也。夫國也者。以對待而成。中國人國家思想發達。所以較難於歐洲者。勢也。第二由於學說者。戰國以前。地理之勢未合。羣雄角立。而國家主義亦最盛。顧其敝也。爭地爭城。殺人盈野。塗炭之禍。未知所極。有道之士。惄然憂之。矯枉過正。以救末流。孔子作春秋。務破國界。歸於一王。以文致太平。孟子謂天下無乎定。定於一。其餘先秦諸子。如墨翟。宋。程。老。聃。關。尹。之流。雖其哲理各自不同。至言及政術。則莫

不以統一諸國爲第一要義。蓋救當時之敝。不得不如是也。人心之厭分爭已甚。遂有嬴政劉邦諸梟雄接踵而起。前此書生之坐論。忽變爲帝者之實行。中央集權之勢。遂以大定。帝者猶慮其未固也。乃更燔百家之言。錮方術之士。而務刺取前哲緒論之有利於己者。特表章之。以陶冶一世。於是國家主義遂絕。其絕也。未始不由孔墨諸哲消息於其間也。雖然。是固不可以爲先哲咎。彼其時固當然。而扶東倒西。人類之弱點而不能避者也。佛以說法度衆生。而法執者謂執泥於法也。即由法生感焉。後人狃一統而忘愛國。又豈先聖之志也。且人與人相處而不能無彼我之界者。天性然矣。國界既破。而鄉族界身家界反日益甚。是去十數之大國。而復生出百數千數無量數之小國。馴至四萬萬人爲四萬萬國焉。此實吾中國二千年來之性狀也。惟不知有國也。故其視朝廷。不以爲國民之代表。而以爲天帝之代表。彼朝廷之屢易而不動其心也。非忍也。蒼天死而黃天立。白帝殺而赤帝來。於我下界凡民有何與也。稟受於地理者。既若彼。熏習於學說者。又若此。我國人之無國家思想也。又何怪焉。又何怪焉。

雖然。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國家。此不過一時之謬見。其時變。則其謬亦可自去。彼謬之由地理而起者。今則全球交通。列強比鄰。閉關一統之勢破。而安知殷憂之不足以相啓也。謬之由學說而起者。今則新學輸入。古義調和。通變宜民之論昌。而安知王霸之不可以一途也。所最難變者。則知有一己而不知有國家之弊。深中於人心也。夫獨善其身。鄉黨自好者。畏國事之爲已累。而逃之也。家奴走狗於一姓。而自詡爲忠者。爲一己之爵祿也。勢利所在。趨之若蟻。而更自造一種道德。以飾其醜。而美其名也。不然。則二千年來與中國交通者。雖無文明大國。而四面野蠻。亦何嘗

非國耶。謂其盡不知有對待之國。又烏可也。然試觀劉淵石勒以來。各種人之入主中夏。曾有一焉無漢人以爲之佐命元勳者乎。昔嵇紹生於魏。晉人篡其君而戮其父。紹視顏事兩重不共戴天之仇敵。且爲之死而自以爲忠。後世盲史家亦或以忠許之焉。吾甚惜乎。至完美至高尙之忠德。將爲此輩污穢以盡也。無他。知有已而已。有能富我者。吾願爲之吮癰。有能貴我者。吾願爲之叩頭。其來歷如何。豈必問也。若此者。其所以受病。全非由地理學說之影響。地理學說雖萬變。而奴隸根性終不可得變。嗚呼。吾獨奈之何哉。吾獨奈之何哉。不見乎聯軍入北京。而順民之旗。戶戶高懸。德政之傘。署衙千百。嗚呼。痛哉。吾語及此。無皆可裂。無髮可豎。吾惟膽戰。吾惟肉麻。忠云。忠。忠於勢云爾。忠於利云爾。不知來視諸往。他日全地球勢利中心點之所在。是即四萬萬忠臣中心點之所在也。而特不知國於此焉者之誰與立也。

嗚呼。吾不欲多言矣。吾非敢望我同胞將所懷抱之利己主義。剷除淨盡。吾惟望其擴充此主義。鞏固此主義。求如何而後能眞利己。如何而後能保己之利使永不失。則非養成國家思想不能爲功也。同胞乎。同胞乎。勿謂廣土之足恃。羅馬帝國全盛時。其幅員不讓我今日也。勿謂民衆之足恃。印度之土人。固二百餘兆也。勿謂文明之足恃。昔希臘之雅典。當其爲獨立國也。聲明文物甲天下。及其服從他族。萎靡不振。以至於漸亡。而吾國當胡元時代。士大夫皆習蒙古文。廿二史劄記言之甚詳而文學幾於中絕也。惟茲國家。吾儕父母兮。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兮。煢煢淒淒。誰憐取兮。時運一去。吾其已兮。思之思之兮。及今其猶未沫兮。

論進取冒險

天下無中立之事。不猛進斯倒退矣。人生與憂患俱來。苟畏難斯落險矣。吾見夫今日天下萬國中。其退步之速。與險象之劇者。莫吾中國若也。吾爲此懼。

歐洲民族所以優強於中國者。原因非一。而其富於進取冒險之精神。殆其尤要者也。今勿徵諸遠。請言其近者。當羅馬解紐以後。歐洲人滿爲憂。紛競不可終日。時則有一窶人子。子身萬里。四度航海。舟人失望。嗔怒之極。欲殺之而飲其血。而顧勇撓不屈。有進無退。卒覓得亞美利加。爲生靈開出新世界者。則西班牙之哥倫布士。Columbus 其人也。當羅馬教皇威力達於極點。各國君主俯伏肘下。時則有一介僧侶。天主教之教士不要妻。故日本假佛教僧字以名之。今從其號。悍然揭九十六條檄文於大府。鳴舊教之罪惡。倡新說以號召天下。教皇率百數十王侯。開法會拘而訊之。使更前說。而顧從容對簿。侃侃抗言。不屈不撓。卒能開信教自由之端緒。爲人類進幸福者。則日耳曼之馬丁路得 Martin Luther 其人也。扁舟繞地球一周。凌重濤。冒萬死。三年乃還。卒開通太平洋航路。爲兩半球鑿交通之孔道者。則葡萄牙之麥志倫 Magellan 其人也。隻身探險於亞非利加內地。越萬里之撒哈拉沙漠。與瘴氣戰。與土蠻戰。與猛獸戰。數十年如一日。卒使全非開通。爲白人殖民地。則英國之立溫斯敦 Livingstone 其人也。十六七世紀間。新舊教之爭正烈。日耳曼勦滅新教徒。殆無遺類。時則有波羅的海岸一蕞爾國。奮其螳臂。爲人類請命。爲上帝復仇。卒以萬六千之精兵。橫行歐陸。拯民塗炭。犧牲一身而不悔者。則瑞典王亞多法士 Adolphus 其人也。俄羅斯經蒙古蹂躪之後。元氣新復。積弱蠻陋。無足比數。時則有以萬乘之尊。微服外游。雜伍傭作。學其文明技術。傳與其民。使其國爲今日世界第一雄國。駸駸乎有囊括宇內之觀者。則俄皇大彼得 Peter the Great 其

人也。英國自額里查白英名以後。積勝而驕。立憲美政。漸以墜地。時則有一窮壤牧夫。攘臂以舉義旗。與國會軍血戰八年。卒俘獨夫。重興民政。使北海三島。爲文明政體之祖國。國旗輝於大地者。則英吉利之克林威爾 *Clonwell* 其人也。美受英軛。租稅煩重。人權蹂躪。民不聊生。時則有一穹谷俠農。叩自由之鐘。揭獨立之旗。毫無憑藉。以抗大敵。卒能建雄邦於新世界。今日幾爲廿世紀地球之主人翁者。則美總統華盛頓 *Washington* 其人也。法國大革命後。風潮迅激。大陸震懼。舉國不寧。時則有一小軍隊中一小將校。奮其功名心。征埃及。征意大利。席捲全歐。建大帝國。猶率四十萬貔貅。臨強俄。逐北千里。雖敗而其氣不挫。則法皇拿破侖 *Napoleon* 其人也。荷爲班屬。宗教壓制。虐政憔悴。緹騎徧國。時則有一亡命志士。集勁旅於日耳曼。歸圖恢復。血戰三十七年。卒復國權。身斃於鉏鋤之手。而不悔者。則荷蘭之維廉額們 *William Remont* 其人也。美國當數十年前。奴政盛行。人道滅絕。南北異趣。國幾分裂。時則有一舟人之子。以正理爲甲冑。以民義爲戈矛。斷然排俗情。與義戰。犧牲少數。以活多數。草芥一身。以獻國民。卒能實行平等博愛之理想。定國憲以爲天下法。則美總統林肯 *Lincoln* 其人也。羅馬云亡。遺烈久沫。寄息他族。奴畜禽視。時則有弱冠翩翩一少年。投秘密結社。傾僞政府。不能得志。遁竄異域。專務青年教育。喚起國魂。卒能使其國成獨立統一之功。列於世界第一等國者。則意大利之瑪志尼 *Mazzini* 其人也。若此者。不過聊舉數賢以爲例耳。其他豪傑之類此者。比肩接踵於歷史。臚其事實。則五車不能容。即算其姓名。亦更僕不能盡。於戲。何其盛哉。後世讀史者。挹其芬。汲其流。崇拜而歌舞之。而不知其當時道天下所不敢道。爲天下所不敢爲。其精神有江河學海不到不止之形。其氣魄有破釜

沈舟一嘆不視之概。其徇其主義也。有天上地下。惟我獨尊之觀。其向其前途也。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志。其成也。涸腦精以買歷史之光榮。其敗也。迸鮮血以贖國民之沈孽。嗚呼。曷克有此。曰。惟進取故。曰。惟冒險故。

進取冒險之性質何物乎。吾無以名之。名之曰浩然之氣。孟子釋浩然之氣曰。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又曰。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故此性質者。人有之則生。無之則死。國有之則存。無之則亡。而所以養成之發現之者。其根柢甚深厚。而非器性薄弱之人所能假借。試推其所原有四端焉。

一曰。生於希望。『亞歷山大之親征波斯也。瀕行舉其子女玉帛。悉分予諸臣。無一餘者。諸臣曰。然則王更何有乎。』王曰。『吾有一焉。曰希望。』甚哉希望之於人如此。其偉大而有力也。凡人生莫不有兩世界。其在空間者。曰實跡界。曰理想界。其在時間者。曰現在界。曰未來界。實跡與現在。屬於行爲。理想與未來。屬於希望。而現在所行之實跡。即爲前此所懷理想之發表。而現在所懷之理想。又爲將來所行實跡之券符。然則實跡者。理想之子孫。未來者。現在之父母也。故人類所以勝於禽獸。文明人所以勝於野蠻。惟其有希望故。有理想故。有未來故。希望愈大。則其進取冒險之心愈雄。越王句踐之栖會稽。以薪爲葦。以胆爲糧。彼其心未嘗一日忘沼吳也。摩西率頑冥險躁之猶太人。民。彷徨於亞刺伯沙漠四十餘年。彼蓋日有一葡萄滋熟。蜜乳芬郁之迦南樂土。來往於其胸中也。王陽明詩云。人人有路透長安。坦坦平平一直看。豈惟吳會。豈惟迦南。蓋丈夫之所以立於世者。莫不有第二之世界。以爲其歸宿之一故鄉。各懷希望。以奔於無極之長途。此世

運所以日進步也。以此希望故。故其於現在界。於實跡界。不惜絞其腦。滴其汗。胼胝其手足。甚乃獻其血。蛻其骸。豈徒然哉。其將有所易也。西哲有言。『上帝語衆生曰。汝所欲之物。吾悉畀汝。但汝當納其代價。』進取冒險者。希望之代價也。彼禽獸與野蠻人。飢則求食。飽則嬉焉。知有今日而不知有明日。人之所以爲人。文明之所以爲文明。亦曰知明日而已。惟明日能繫我於無極。而三日焉。而五日焉。而七日焉。而一旬焉。而一月焉。而一年焉。而十年焉。而百年焉。而千萬年焉。而億兆京垓無量數不可思議年焉。皆明日之積也。保守今日。故進取之念消。媿安今日。故冒險之氣亡。若此者。是棄其所以爲人之具。而自儕於羣動也。吾乃知進取冒險之不可以已如此其甚也。

二曰生於熱誠。吾讀史記李將軍列傳。至『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射之。中石。沒羽。視之。石也。因復更射之。終不能復入石矣。』未嘗不歎人生之能力。無一定界限。無一定程度。而惟以其熱誠之界限程度爲比例差。其動機也。希微。其結果也。殊絕。而深知夫天下古今之英雄豪傑。孝子烈婦忠臣義士。以至熱心之宗教家。政治家。美術家。探險家。所以能爲驚天地泣鬼神之事業。震宇宙而昭蘇之者。其所得皆有由也。西儒姚哥氏有言。『婦人弱也。而爲母則強。』夫弱婦何以能爲強母。唯其愛兒至誠之一念。則雖平日嬌不勝衣。情如小鳥。而以其兒之故。可以獨往獨來於千山萬壑中。虎狼吼咻。魍魎出沒。而無所於恐。無所於避。大矣哉。熱誠之愛之能易人度也。朱壽昌之棄官行乞。跋涉風雪。愛其親也。豫讓之漆身爲厲。被髮爲奴。愛其君也。諸葛武侯之扶病出師。洒一掬之淚於五丈原頭而不辭者。愛知己也。克林威爾冒弑君之大不韙。且兩度解散國

會受專制之嫌而無憚者。愛國民也。林肯不顧國內之分裂。不恤戰爭之塗炭。而毅然布放奴令於南美者。愛公理也。十六七世紀之間。新教徒抵抗教皇者二百餘年。死者以千數百萬計。而未嘗悔者。愛上帝愛自由也。十九世紀。革命風潮。徧於全歐。擲無量數之頭顱血肉。前者仆而後者繼。亦以其民之愛國而自愛也。彼男女之相悅。則固常背父母。犯輿論。千回百折以相從矣。甚者乃相爲死矣。夫人情孰不愛生而惡死。顧其所愛有甚於生者。故或可以得生而不用也。戰國策言。有攫金於齊市者。士官拘而鞠之。其人曰。吾攫金時。只見金。不見人。彼夫英雄豪傑。孝子烈婦。忠臣義士。以至熱心之宗教家。政治家。美術家。探險家。當其徇其主義。赴其目的。何一非見金不見人之類也。若是者。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豈惟不見有人。並不見有我焉。無以名之名之曰「烟士披里純」(Inspiration)「煙士披里純」者。熱誠最高潮之一點。而感動人。驅迫人。使上於冒險進取之途者也。而此熱誠又不惟於所愛者有之。乃至哀之極。怒之極。危險之極。亦常爲驅發熱誠之導線。處火宅者。弱女能運千鈞之箭。臨敵陣者。疲馬亦作突圍之想。故曰。不搏不躍。不激不行。可愛者而不知愛。可哀者而不知哀。可怒者而不知怒。可危者而不知危。此所謂無人性也。吾乃知進取冒險之不可以已如此其甚也。

三曰。生於智慧。凡人有所畏縮也。必其於事理見之未明者也。孩童婦嫗最畏鬼。暮夜則不敢出也。蠻野民族最畏禳祥。龜筮不從則不敢動作也。日食彗見則恐懼潛藏也。禮拜五日不宜出行也。十三人不敢共膳也。二者皆西俗此皆知有所蔽而行。遂有所怯也。灘石錯落。河流激湍。非習水性者不敢渡焉。大雪漫野。坑谷皆盈。非識地勢者不敢凌焉。見之不審。則其氣先餒。餒則進取之

精神萎地矣。故王陽明以知行合一爲教義。誠得其本也。哥倫布之敢於航大西洋而西也。蓋深信地圖之理。而知彼岸必有極樂世界也。格蘭斯頓之堅持愛爾蘭自治案也。蓋深信民族主義自由平等主義。知非此而莫愛不能相安也。猛虎躡於後。則越澗穿林如平地。大火燎於棟。則飛簷走壁如轉蓬。知虎與火之能殺人。而不得不冒次險以避最險也。若乳嬰之子。不知虎之暴而火之烈。則嬉然安之而已。故進取冒險之精神。又常以其見地之淺深高下爲比例差。欲養氣者必先積智。非虛言也。而不然者。爲教宗之奴隸。爲先哲之奴隸。爲習俗之奴隸。爲居上位有權勢者之奴隸。乃至自爲其心之奴隸。其心又爲四支百體之奴隸。重重縛縛。奄奄就死。無復生人之趣矣。吾乃知進取冒險之不可以己如此其甚也。

四曰生於膽力。拿破侖曰：「難」之一字。惟愚人所用作字典爲有之耳。」又曰：「不能」二字。非佛蘭西人所用也。」納爾遜曰：吾未見所謂可畏者。吾不識「畏」之爲何物也。」納爾遜英國名將即掃邊拿破

命海軍者也當五歲時常獨游山野遇迅雷風烈入夜不歸其家遣人覓得之則危坐於山巔一破屋也其祖母責之曰噫異哉何物怪童此可怖之現象竟不能驅汝歸家耶納則答曰：I fear I never saw fear. I do not know what it is. 即此能是也。譯爲華言不能得其精神於萬一。嗚呼。至今讀此言。神氣猶爲之王焉。豈偉人之根器。固非吾輩所能企乎。抑自有之而自不用也。拿破侖所歷至難之境正多。納爾遜所遇可畏之端亦不少。而拿訥若行所無事者。無他。其氣先足以勝之也。佛說三界惟心。萬法唯識。吾以爲不能焉。以爲可畏焉。斯不能矣。斯可畏矣。吾以爲能焉。以爲無畏焉。斯亦能矣。斯亦無畏矣。此其理真非鈍根衆生之所能悟也。雖然。猶有二義焉。凡人之有疾病者。雖復齒痛鼻眩之微末。而其日之精神志氣。輒爲之萎縮。蓋氣力與體魄。常相依而爲用者也。此一說也。又莊敬日強。安惰日偷。生理之大經也。曾文正曰。

「身體雖弱。卻不宜過於愛惜。精神愈用則愈出。陽氣愈提則愈盛。若存一愛惜精神的意思。將前將卻。奄奄無氣。決難成事。」此又一說也。若是乎體魄之不可不自壯。而膽力亦未嘗不可以養成也。若拿破命。若訥爾遜。若曾國藩。皆進取冒險之豪傑。永爲後輩型者也。曾文正最講踏實地步。冒險之精神細讀。全集自能見之。吾乃知進取冒險之不可以已如此其甚也。

危乎微哉。吾中國人無進取冒險之性質。自昔已然。而今且每況愈下也。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曰知白守黑。知雄守雌。曰不爲物先。不爲物後。曰未嘗先人而常隨人。此老氏之譚言。不待論矣。而所稱誦法孔子者。又往往遺其大體。據其偏言。取其「狷」主義。而棄其「狂」主義。取其「勿」主義。而棄其「爲」主義。勿主義者懲忿窒慾之學也。如非禮勿視。四句等義是爲。取其「坤」主義。而棄其「乾」主義。地道妻道。臣道。此坤主義也。列子有力命篇論語。子罕言者皆孔子所常言。知命之訓。力行之教。昭昭然矣。其所稱道者。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也。曰無多言。多言多患。無多事。多事多敗也。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也。曰孝子不登高。不臨深也。夫此諸義。亦何嘗非孔門所傳述。然言非一端。義各有當。孔子曷嘗以此義盡律天下哉。而未俗承流。取便利己。遂蒙老馬以孔皮。易尼鄙以聘宮。於是進取冒險之精神。漸滅以盡。試觀一部十七史之列傳。求所謂如哥倫布。立溫斯敦者有諸乎。曰無有也。求所謂如馬丁路得。林肯者有諸乎。曰無有也。求所謂如克林威爾。華盛頓者有諸乎。曰無有也。藉有一二。則將爲一世之所戮辱。而非笑者也。不曰好大喜功。則曰亡身及親也。積之數千年。浸之億萬輩。而霸者復陽芟之。而陰鋤之。務使一國之人。鬼脉陰陰。病質奄奄。女性纖纖。暮色沈沈。嗚呼。一國之大。有女德而無男德。有病者而無健者。有暮氣而無朝氣。甚

者乃至有鬼道而無人道。恫哉恫哉。吾不知國之何以立也。君夢如何。我憂孔多。撫絃慷慨。爲少年進步之歌。歌曰。

Never look behind, boys.
When you're on the way;
Time enough for that, boys,
On some future day,

Though the way be long, boys
Face it with a will;
Never stop to look behind
When climbing up a hill.

First be sure you're right, boys;
Then with courage strong
Strap your pack upon your back;
And tramp tramp along.

When you're near the top, boys,
Of the rugged way,
Do not think your work is done,
But climb climb away.

Success is at the top boys,
Waiting there until
Patient, plodding plucky boys
Have mounted up the hill.

論權利思想

人人對於人而有當盡之責任。人人對於我而有當盡之責任。對人而不盡責任者。謂之直接以害羣。對我而不盡責任者。謂之直接以害羣。何也。對人而不盡責任。譬之則殺人也。對我而不盡責任。譬之則自殺也。一人自殺。則羣中少一人。舉一羣之人而皆自殺。則不啻其羣之自殺也。

我對我之責任奈何。天生物而賦之以自捍自保之良能。此有血氣者之公例也。而人之所以貴於萬物者。則以其不徒有「形而下」之生存。而更有「形而上」之生存。形而上之生存。其條件不一端。而權利其最要也。故禽獸以保生命爲對我獨一無二之責任。而號稱人類者。則以保生命保權利兩者相倚。然後此責任乃完。苟不爾者。則忽喪其所以爲人之資格。而與禽獸立於同等之地位。故羅馬法視奴隸與禽獸等。於論理上誠得其當也。以論理學三段法演之。其式如下。無權利者禽獸也。奴隸者無權利者也。故奴隸也。故形而下之自殺。所殺者不過一人。形而上之自殺。則舉全社會而禽獸之且禽獸其苗裔。以至於無窮。吾故曰。直接以害羣也。嗚呼。吾一不解吾中國人之甘於自殺者。何其多也。

權利何自生。曰。生於強。彼獅虎之對於羣獸也。酋長國王之對百姓也。貴族之對平民也。男子之對女子也。大羣之對於小羣也。雄國之對於孱國也。皆常占優等絕對之權利。非獅虎酋長等之暴惡也。人人欲伸張己之權利而無所厭。天性然也。是故權利之爲物。必有甲焉。先放棄之。然後有乙焉。能侵入之。人人務自強以自保吾權。此實固其羣善其羣之不二法門也。古代希臘有供養正義之神者。其造像也。左手握衡。右手提劍。衡所以權權利之輕重。劍所以護權利之實行。有劍無衡。是豺狼也。有衡無劍。則權利者亦空言而卒歸於無效。德儒伊耶陵 Thering 所著權利競爭論。原名爲 Der Kampf ums Recht。英譯爲 Battle Right。伊氏爲私法學大儒。生於一八一八年。卒於一八九二年。知矣。去年譯書彙編同人曾以我國文編譯之。僅成第一章。而其下闕如余亟欲續成。云。權利之目的在平利。而達此目的之方法。則不離戰鬥。有相侵者。則必相拒。侵者無已時。故拒者亦無盡期。質而言之。則權利之生涯。競爭而已。又曰。權利者不斷之勤勞也。勤勞一弛。而權利即歸於滅亡。若是

乎權利之爲物。其所以得之與所以保之者。如此其不易也。藉欲得之。藉欲保之。則權利思想實爲之原。夫人之有四肢五臟也。是形而下生存之要件也。使內而或肝或肺。外而或指或趾。其有一不適者。孰不感苦痛而急思療治之。夫肢臟之苦痛。是卽其身內機關失和之徵也。是卽其機關有被侵焉之徵也。而療治者。卽所以防禦此侵害以自保也。形而上者之侵害亦有然。有權利思想者。一遇侵壓。則其苦痛之感情。直刺焉激焉。動機一撥而不能自制。亟亟焉謀抵抗之以復其本來。夫肢臟受侵害而不覺苦痛者。必其麻木不仁者也。權利受侵害而不覺苦痛。則又奚擇焉。故無權利思想者。雖謂之麻木不仁可也。

權利思想之強弱。實爲其人格之所關。彼夫爲臧獲者。雖以窮卑極恥之事延辱之。其受也泰然。若在高尙之武士。則雖擲頭顱以抗雪其名譽。所不辭矣。爲穿窬者。雖以至醜極垢之名過毀之。其居也恬然。若在純潔之商人。則雖傾萬金以表白其信用。所不辭矣。何也。當其受侵受壓受誣也。其精神上無形之苦痛。直感覺而不能自己。彼誤解權利之真相者。以爲是不過於形骸上物質上之利益。斷斷計較焉。嘻鄙哉。其爲淺丈夫之言也。譬諸我有是物而橫奪於人。被奪者奮然抗爭於法廷。彼其所爭之目的。非在此物也。在此物之主權也。故常有訴訟之先。聲言他日訟直所得之利益。悉以充慈善事業之用者。苟其志而在利也。則此胡爲者。故此等之訴訟。可謂之道德上問題。而不可謂算學上之問題。苟爲算學上之問題。則必先持籌而計之。曰吾訴訟費之所損。可以償訟直之所得乎。能償則爲之。不能則已之。此鄙夫之行也。夫此等計算者。對於無意識之損害。可以用之。譬如墜物於淵。欲傭人而索之。因預算其物值與傭值之相償。是理之當然。

也。其目的在得物之利益也。爭權利則不然。其目的非在得物之利益也。故權利與利益。其性質正相反對。貪目前之苟安。計錙銖之小費者。其勢必至視權利如弁髦。此正人格高下垢淨所由分也。

昔藺相如叱秦王曰。臣頭與璧俱碎。以趙之大。何區區一璧是愛。使其愛璧。則碎之胡爲者。乃知璧可毀。身可殺。敵可犯。國可危。而其不可屈者。別有在焉。噫。此所謂權利者也。伊耶陵又言曰。

「英國人之游歷歐洲大陸者。或偶遇旅館與夫。有無理之需索。輒毅然斥之。斥之不聽。或爭議不決者。往往寤延遲行期數日數旬。所耗旅費視所爭之數。增至十倍。亦所不恤焉。無識者莫不笑其大愚。而豈知此人所爭之數喜林。英國貨幣名一喜林約當墨銀半圓實所以使堂堂英吉利國屹然獨立於世

界之要具也。蓋權利思想之豐富。權利感情之敏銳。即英人所以立國之大原也。今試舉一奧大利人。伊氏著書教授於奧大利。利故以此策策與人。與此英人地位同財力同者相比較。其遇此等事。則所以處置者何如。必

曰。此區區者。豈值以之自苦而滋事也。直擲金拂衣而去耳。而烏知夫此英人所拒奧人所擲數片喜林之中。有一絕大之關係隱伏焉。即兩國數百年來政治上之發達。社會上之變遷。皆消息乎其間也。嗚呼伊氏之言。可謂博深而切明矣。吾國人試一自反。吾儕之權利思想。視英人與人誰似也。

論者或疑此事爲微末而不足道乎。請言其大者。譬有兩國於此。甲國用無理之手段。以奪乙國磅礴不毛之地一方里。此被害國者。將默而息乎。抑奮起而爭。爭之不得而繼以戰乎。戰役一起。則國帑可以竭。民財可以盡。數十萬之壯丁。可以一朝暴骨於原野之中。帝王之瓊樓玉宇。窳民

之篳門圭竇。可以同成一燼。馴至宗社可以屋。國祀可以滅。其所損與一方里地之比較。何啻什伯千萬。就其得之。亦不過一方里石田耳。若以算學上兩兩相衡。彼戰焉者。可不謂大愚哉。而豈知一方里被奪。而不敢問者。則十里亦奪。百里亦奪。千里亦奪。其勢不至以全國委於他人而不止也。而此避競爭貪安逸之主義。即使其國喪其所以立國之原也。故夫受數喜林之欺騙。屈辱而默然忍容者。則亦可以對於本身死刑之宣告。自署名而不辭者也。被奪一方里之地。而不發憤者。則亦可以舉其父母之邦之全圖。獻賣於他人。而不以動其心者也。此其左證。豈在遠。反觀我國。而使我慚悚無地矣。

盎格魯撒遜人不待言矣。條頓人不待言矣。歐洲之白種人不待言矣。試就近比照之於日本。日本當四十年前。美國一軍艦始到。不過一測量其海岸耳。而舉國無論爲官爲士爲農爲工爲商。爲僧爲俗。莫不矚目切齒。攘臂扼腕。風起水涌。遂以奏尊攘之功。成維新之業。而我中國以其時燔圓明園。定南京條約。割香港。開五口。試問我國民之感情何如也。當八年前。俄德法三國逼日本還遼。不過以其所奪人者歸原主耳。而舉國無論爲官爲士爲農爲工爲商爲僧爲俗。莫不矚目切齒。攘臂扼腕。風起水涌。汲汲焉擴張軍備。臥薪嘗膽。至今不忘。而我中國以其時割膠州。旅順等六七軍港。定各國勢力範圍。寢假而聯軍入京。燕薊塗炭。試問我國民之感情何如也。彼其智甯不知曰。此我之權利也。但其有權利而不識有之之爲尊榮。失權利而不知失之之爲苦痛。一言蔽之曰。無權利思想而已。

吾中國先哲之教。曰寬柔以教。不報無道。曰犯而不校。曰以德報怨。以直報怨。此自前人有爲而

發之言。在盛德君子偶一行之。雖有足令人起敬者。而未俗承流。遂藉以文其怠惰。恇怯之劣根性。而誤盡天下。如所謂百忍成金。所謂唾面自乾。豈非世俗傳爲佳話者耶。夫人而至於唾面自乾。天下之頑鈍無恥。孰過是焉。今乃欲舉全國人而惟此之爲務。是率全國人而爲無骨無血無氣之怪物。吾不知如何而可也。中國數千年來。誤此見解。習非成是。並爲一談。使勇者日即於銷磨。怯者反有所藉口。遇勢力之強於己者。始而讓之。繼而畏之。終而媚之。弱者愈弱。強者愈強。奴隸之性。日深一日。對一人如是。對團體亦然。對本國如是。對外國亦然。以是而立於生存競爭最劇最烈之場。吾不知如何而可也。

大抵中國善言仁。而泰西善言義。仁者人也。我利人。人亦利我。是所重者常在人。也。義者我也。我不害人。而亦不許人之害我。是所重者常在我。也。此二德果孰爲至乎。在千萬年後大同太平之世界。吾不敢言。若在今日。則義也者。誠救時之至德要道哉。夫出吾仁以仁人者。雖非侵人自由。而待仁於人者。則是放棄自由也。仁焉者多。則待仁於人者亦必多。其弊可以使人格日趨於卑下。歐西百年前以施濟貧民爲政府之責任。而貧民日多以多後悟此理。釐而裁之。而民反殷富。焉君子愛人以德。不聞以姑息。故使人各能自立。而不倚賴他人者。上也。若曰吾舉天下人而仁之。母乃降斯人使下已二等乎。若是乎仁政者。非政體之至焉者也。吾中國人。惟日望仁政於其君上也。故遇仁焉者。則爲之嬰兒。遇不仁焉者。則爲之魚肉。古今仁君少而暴君多。故吾民自數千年來。祖宗之遺傳。即以受人魚肉爲天經地義。而權利二字之識想。斷絕於吾人腦質中者。固已久矣。

楊朱曰。『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吾疇昔最深惡痛恨其言。由今思之。蓋亦有所見焉矣。其所謂人人不利天下。固公德之蠹賊。其所謂人人不損一毫。抑亦權利之保障也。

列子楊朱篇記楊徒孟孫陽與墨徒禽滑釐問答之言云孟孫陽雖禽子曰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爲之乎曰爲之孟孫陽曰有斷者一節得一國子爲之乎禽子默然有問孟孫陽曰一毛微於肌膚肌膚微於一節省矣然則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中之一物奈何輕之乎此語與前所引英人爭數喜林之事及爲一方里地而構兵之事正同一理蓋哲學開派一大師之言其持論必有所根據非徒放誕縱樂而已不然其言何以能盈天下而與儒墨鼎足爲三也然則楊朱者實主張權利之哲學家而亦中國救時之良方也不過其論有雜駁焉者耳

夫人雖至鄙吝至不肖亦何至愛及一毫而顧斷斷焉爭之者非爭此一毫爭夫人之損我一毫所有權也即主權是推權利思想充類至義之盡者也一部分之權利合之即爲全體之權利一私人之權利思想積之即爲一國家之權利思想故欲養成此思想必自箇人始人人皆不肯損一毫則亦誰復敢攫他人之鋒而損其一毫者故曰天下治矣非虛言也西哲名言曰人人自由而以他人之自由爲界實即雖然楊朱非能解權利之真相者也彼知權利當保守而勿失而不知權利以進取而始生放佚也媿樂也任運也厭世也皆殺權利之劊子手也而楊朱日昌言之以是求權利則何異飲鴆以祈永年也此吾中國所以雖盛行楊學而惟熏染其人人不利天下之流毒而不能實行其人人不損一毫之理想也權利思想薄弱使然也權利思想者非徒我對於我應盡之義務而已實亦一私人對於一公羣應盡之義務也譬之兩陣交綏同隊之人皆賭生命以當公敵而一人獨貪安逸避競爭曳兵而走焉此人之犧牲其名譽不待言矣而試思此人何以能幸保首領且其禍仍未延及於全羣者毋亦恃同隊之人有代己而抗敵者耳使全軍將卒皆與此怯夫同流望風爭逃則此怯夫與其羣非悉爲敵所屠而同歸於盡不止也彼一私人自拋棄其權利者與此逃亡之弱卒何擇也不甯惟是權利者常受外界之侵害而無已時者也故亦必常出內力之抵抗而無已時然後權利始成立抵抗力之厚薄

卽爲權利之強弱比例差。試更以前喻明之。夫以千人之隊。則其間一卒之去就。微末亦甚矣。然使百人乃至數百人。脫隊而逃。則其結果如何。其所餘不逃之卒。必不可不加數倍之苦戰。代此逃者而荷其負擔。雖復忠勇義烈。而其力亦有所不逮矣。是何異逃者親搥不逃者之胸而刺以刃也。夫權利之競爭。亦若是則已耳。爲國民者協力各盡其分內競爭之責任。則侵壓自不得行。設有苟免倖脫而避其衝者。是不啻對於國民全體而爲叛逆也。何也。是使公敵增其力。而跳梁暴肆之所由行也。彼淺見者。以爲一私人之放棄權利。不過其本身之受虧被害。而影響不及於他人。何其儼也。

權利競爭之不已。而確立之保障之者。厥恃法律。故有權利思想者。必以爭立法權爲第一要義。凡一羣之有法律。無論爲良爲惡。而皆由操立法權之人制定之。以自護其權利者也。強於權利思想之國民。其法律必屢屢變更。而日進於善。蓋其始由少數之人。出其強權以自利。其後由多數之人。復出其強權相抵制。而亦以自利。

余所著飲水室自由書論強權一條參觀

權利思想愈發達。則人人務爲強者。

強與強相遇。權與權相衡。於是平和善美之新法律乃成。雖然。當新法律與舊法律相嬗之際。常爲最劇最慘之競爭。蓋一新法律出。則前此之憑藉舊法律以享特別之權利者。必受異常之侵害。故倡議制新法律者。不啻對於舊有權力之人而下宣戰書也。夫是以動力與反動力相搏。而大爭起焉。此實生物天演之公例也。當此時也。新權利新法律之能成就與否。全視乎抗戰者之力之強弱以爲斷。而道理之優劣不與焉。而此過渡時代。則倚舊者與倡新者。皆不可不受大損害。試一讀歐美諸國法律發達史。如立憲政廢奴隸釋傭農。勞力自由。信教自由等。諸大法律。何

一不自血風肉雨中薰浴而來。使倡之者有所憚有所姑息。而稍稍遷就於其間乎。則此退一步。彼進一步。而所謂新權利者。亦必終歸於滅亡而已。吾中國人數千年來不識權利之爲何狀。亦未始不由迂儒煦煦之說階之厲也。質而言之。則權利之誕生。與人類之誕生略同。分娩拆副之苦痛。勢所不免。惟其得之也艱。故其護之也力。遂使國民與權利之間。其愛情一如母子之關係。母之生子也。實自以其性命爲孤注。故其愛有非他人他事所能易者也。權利之不經艱苦而得者。如飛鴻之遺雛。猛鷲狡狐。時或得而攫之。若慈母懷中之愛兒。雖千百狐鷲。豈能褫也。故權利之薰浴於血風肉雨而來者。既得之後。而永不可復失焉。謂余不信。請觀日本人民擁護憲法之能力。與英美人民之能力相比較。其強弱之率何如矣。若是乎專言仁政者。果不足以語於立國之道。而人民之望仁政。以得一支半節之權利者。實含有亡國民之根性明也。

夫專言仁政。猶且不可。而虐政更何論焉。大抵人生之有權利思想也。天賦之良知良能也。而其或強或弱。或隱伏或漸亡。至不齊者何也。則常緣其國家之歷史。政治之浸潤。以爲差。孟子牛山之喻。先我言之矣。非無萌蘖。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歷覽東西古今亡國之史乘。其始非無一二抵抗暴制以求自由者。一鋤之三四鋤之。漸萎廢。漸衰頽。漸銷鑠。久之而猛烈沈穢之權利思想。愈制而愈馴。愈沖而愈淡。乃至回復之望絕。而受羈受軌。以爲固然。積之數十年數百年。每下愈況。而常至漸亡。此固由其人民能力之薄弱。而政府之罪。又烏可道也。夫此等政府。豈嘗有一焉能嗣續其命脈。以存於今日者。即有一二。亦不過風燭殘年。旦夕待死而已。政府以此道殺人。毋乃適爲自殺之利刃乎。政府之自殺。已作之而已受之。其又奚尤。願所最痛者。其禍

乃延及於國家全體而不能救也。國民者一私人之所結集也。國權者一私人之權利所圍成也。故欲求國民之思想之感覺之行爲。舍其分子之各私人之思想感覺行爲而終不可得見。其民強者謂之強國。其民弱者謂之弱國。其民富者謂之富國。其民貧者謂之貧國。其民有權者謂之有權國。其民無恥者謂之無恥國。夫至以無恥國三字成一名詞。而猶欲其國之立於天地。有是理耶。有是理耶。其能受閹宦差役之婪索一錢而安之者。必其能受外國之割一省而亦安之者也。其能現奴顏婢膝昏暮乞憐於權貴之間者。必其能懸順民之旗。簞食壺漿以迎他族之師者也。譬之器然。其完固者。無論何物不能滲也。苟有穴焉。有罅焉。我能滲之。他人亦能滲之。夫安知乎虐政所從入之門。乃卽外寇所從入之門也。挑鄰婦而利其從我。及爲我婦。則欲其爲我讐人。安可得也。平昔之待其民也。鞭之撻之。敲之削之。戮之辱之。積千數百年霸者之餘威。以震蕩摧鋤天下之廉恥。旣殄旣殫旣夷。一旦敵國之縹緲齧集於海疆。寇仇之貔貅迫臨於城下。而後欲藉人民之力以捍衛是而綱維是。是何異不胎而求子。蒸沙而求飯也。嗟夫。嗟夫。前車之覆者。不知幾河矣。而獨不解丁茲陽九者。曾一自審焉否也。

重爲言曰。國家譬猶樹也。權利思想譬猶根也。其根旣撥。雖復榦植崔嵬。華葉翳鬱。而必歸於槁亡。遇疾風橫雨。則摧落更速焉。卽不爾。而旱暵之所暴炙。其萎黃彫敝。亦須時耳。國民無權利思想者。以之當外患。則槁木遇風雨之類也。卽外患不來。亦遇旱暵之類。吾見夫全地球千五兆生靈中。除印度非洲南洋之黑蠻外。其權利思想之薄弱。未有吾國人若者也。孟子有言。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若取羅馬法之法理。而以論理解釋之。則豈惟近法而已。一國之大。而僅有四萬

萬禽獸居焉。天下之可恥。執過是也。我同胞其恥之乎。爲政治家者。以勿摧壓權利思想爲第一義。爲教育家者。以養成權利思想爲第一義。爲一私人者。無論士焉農焉工焉商焉男焉女焉。各以自堅持權利思想爲第一義。國民不能得權利於政府也。則爭之。政府見國民之爭權利也。則讓之。欲使吾國之國權與他國之國權平等。必先使吾國中人人固有之權皆平等。必先使吾國民在我國所享之權利與他國民在彼國所享之權利相平等。若是者國庶有瘳。若是者國庶有瘳。

論自由

「不自由毋甯死。」斯語也。實十八九兩世紀中。歐美諸國民所以立國之本原也。自由之義。適用於今日之中國乎。曰。自由者。天下之公理。人生之要具。無往而不適用者也。雖然。有真自由。有僞自由。有全自由。有偏自由。有文明之自由。有野蠻之自由。今日自由云。自由云之語。已漸成青年輩之口頭禪矣。新民子曰。我國民如欲永享完全文明真自由之福也。不可不先知自由之爲物。果何如矣。請論自由。

自由者。奴隸之對待也。綜觀歐美自由發達史。其所爭者不出四端。一曰政治上之自由。二曰宗教上之自由。三曰民族上之自由。四曰生計上之自由。即日本所謂經濟上自由政治上之自由者。人民對於政府而保其自由也。宗教上之自由者。教徒對於教會而保其自由也。民族上之自由者。本國對於外國而保其自由也。生計上之自由者。資本家與勞力者相互而保其自由也。而政治上之自由。復分爲三。一曰平民對於貴族而保其自由。二曰國民全體對於政府而保其自由。三曰殖民地

對於母國而保其自由。是也。自由之徵諸實行者。不外是矣。

以此精神。其所造出之結果。厥有六端。(一)四民平等問題。凡一國之中。無論何人不許有特權。特別之權利與齊民異者。是平民對於貴族所爭得之自由也。(二)參政權問題。凡生息於一國中者。苟及歲而

即有公民之資格。可以參與一國政事。是國民全體對於政府所爭得之自由也。(三)屬地自治

問題。凡人民自殖於他土者。得任意自建政府。與其在本國時所享之權利相等。是殖民地對於

母國所爭得之自由也。(四)信仰問題。人民欲信何教。悉由自擇。政府不得以國教束縛干涉之。

是教徒對於教會所爭得之自由也。(五)民族建國問題。一國之人。聚族而居。自立自治。不許他

國若他族。握其主權。並不許干涉其毫末之內治。侵奪其尺寸之土地。是本國人對於外國所爭

得之自由也。(六)工羣問題。日本謂之勞働問題。或社會問題。凡勞力者。自食其力。地主與資本家。不得以奴隸畜

之。是貧民對於素封者所爭得之自由也。試通覽近世三四百年之史記。其智者。敞口舌於廟堂。

其勇者。塗肝腦於原野。前者仆。後者興。屢敗而不悔。弗獲而不措者。其所爭豈不以此數端耶。其

所得豈不在此數端耶。試一述其崖略。

昔在希臘羅馬之初政。凡百設施。謀及庶人。共和自治之制。發達蓋古。然希臘純然貴族政體。所

謂公民者。不過國民中一小部分。而其餘農工商及奴隸。非能一視也。羅馬所謂公民。不過其都

會中之拉丁民族。而其攻取所得之屬地。非能一視也。故政治上之自由。雖遠濫觴於希臘。然貴

族之對平民也。母國之對屬地也。本國人之對外國也。地主之對勞力者也。其種種侵奪自由之

弊。亦自古然矣。及耶穌教興。羅馬帝國立。而宗教專制政治專制乃大起。中世之始。蠻族猖披。文

化蹂躪。不待言矣。及其末也。則羅馬皇帝與羅馬教皇。分司全歐人民之軀殼靈魂兩界。生息於肘下而不能自拔。故中世史者。實泰西之黑暗時代也。及十四五世紀以來。馬丁路得與一挾舊教藩籬。思想自由之門開。而新天地始出現矣。爾後二百年中。列國或內爭。或外伐。原野鑿肉。谿谷填血。天日慘淡。神鬼蒼黃。皆爲此一事而已。此爲爭宗教自由時代。及十七世紀。格林威爾起於英。十八世紀。華盛頓興於美。未幾而法國大革命起。狂風怒潮。震撼全歐。列國繼之。靈瀆水湧。遂使地中海以西。亘於太平洋東岸。無一不爲立憲之國。加拿大澳洲諸殖民地。無一不爲自治之政。直至今日。而其機未止。此爲爭政治自由時代。自十六世紀。荷蘭人求脫西班牙之軛。奮戰四十餘年。其後諸國踵興。至十九世紀。而民族主義磅礴於大地。伊大利匈加利之於奧。大利愛爾蘭之於英。倫波蘭之於俄。普奧三國。巴幹半島諸國之於土耳其。以至現今波亞之於英。菲律賓賓之於美。所以死亡相踵而不悔者。皆曰非我種族不得有我主權而已。雖其所向之目的。或達或不達。而其精神一也。此爲爭民族自由時代。民族自由與否大半原於政治。故此二者其界限常相混。前世紀十九以來。美國布禁奴之令。俄國廢農傭之制。生計界大受影響。而廿廿年來。同盟罷工之事。所在紛起。工廠條例陸續發布。自今以往。此問題遂將爲全球第一大案。此爲爭生計自由時代。凡此諸端。皆泰西四百年來改革進步之大端。而其所欲以去者。亦十之八九矣。噫嘻。是遵何道哉。皆「不自由毋寧死」之一語。聳動之。鼓舞之。出諸壤而升諸霄。生其死而肉其骨也。於戲。璀璨哉。自由之花。於戲。莊嚴哉。自由之神。

今將近世史中爭自由之大事。列一年表如下。

一五三二年	舊教徒與新教徒結條約許信教自由	宗教上之自由
一五二四年	瑞士信新教諸市府始聯合行共和政	同
一五三六年	丁抹國會始定新教爲國教	同
一五七〇年	法國內訌暫熄新教徒始自由	同
一五九八年	法國許新教徒以參政權	同
一六四八年	荷蘭國與西班牙積四十年苦戰始得自立	民族上之自由亦因宗教
一六一八至一六四八年	西班牙佛蘭西瑞典日耳曼丁抹等國連兵不止卒定新舊教同享平等權利	宗教上之自由
一六四九年	英民弑其王查理士第一行共和政	政治上之自由
一七七六年	北美合衆國布告獨立	同(殖民地之關繫)
一七八九年	法國大革命起	同(貴族平民之關繫)
一八二二年	墨西哥獨立	政治上之自由殖民地之關繫
一八一三至一八一九年	南美洲諸國獨立	同
一八三二年	英國改正選舉法	同
一八三三年	英國布禁奴令於殖民地	生計上之自由
一八四八年	法國第二次革命	政治上之自由
同	澳洲維也納革命起	同
同	匈加利始立新政府次年奧匈開戰	民族上之自由
同	意大利革命起	同
同	日耳曼謀統一不成	同
同	意大利瑞士丁抹荷蘭發布憲法	政治上之自由

一八六一年 俄國解放隸農…………… 生計上之自由
 一八六三年 希臘脫土耳其自立…………… 民族上之自由
 同 年 波蘭人拒俄亂起…………… 同
 同 年 美國因禁奴事南北相爭…………… 同
 一八六七年 北德意志聯邦成…………… 民族上與政治上之自由
 一八七〇年 法國第三次革命…………… 政治上之自由
 一八七一年 意大利統一功成…………… 民族上與政治上之自由
 一八七五至 土耳其所屬門的內哥塞爾維亞…………… 民族上與宗教上之自由
 一八七八年 赫斯戈偉訥等國皆起倡獨立…………… 政治上之自由
 一八八一年 俄皇亞歷山大第二將布憲法旋為虛無黨所弑…………… 生計上之自由
 一八八二年 美國大同盟罷工起此後各國有之歲歲不絕…………… 政治上之自由
 一八八九年 巴西獨立行共和政…………… 政治上之自由
 一八八九年 英國布愛爾蘭自治案…………… 民族上之自由
 一八九九年 菲立賓與美國戰…………… 同
 同 年 波亞英國戰…………… 同
 一九〇一年 澳洲自治聯邦成…………… 政治上之自由

由此觀之。數百年來世界之大事。何一非以自由二字為之原動力者耶。彼民之求此自由也。其時不同。其國不同。其所需之種類不同。故其所求者亦往往不同。要其用諸實事而非虛談。施諸公敵而非私利一也。試以前所列之六大問題。覆按諸中國。其第一條四民平等問題。中國無有也。以吾自戰國以來即廢世卿之制。而階級陋習早已消滅也。其第三條屬地自治問題。中國無

有也。以其無殖民地於境外也。其第四條信仰問題。中國更無有也。以吾國非宗教國。數千年無教爭也。其第六條工羣問題。他日或有之。而今則尚無有也。以其生計界尚沈滯。而競爭不劇烈也。然則今日吾中國所最急者。惟第二之參政問題。與第四之民族建國問題而已。此二者事本同源。苟得其乙。則甲不求而自來。苟得其甲。則乙雖弗獲。猶無害也。若是夫吾儕之所謂自由。與其所以求自由之道。可以見矣。

自由之界說曰。人人自由。而以不侵人之自由爲界。夫既不許侵人自由。則其不自由亦甚矣。而顧謂此爲自由之極。則者何也。自由云者。團體之自由。非箇人之自由也。野蠻時代。箇人之自由。勝而團體之自由亡。文明時代。團體之自由強。而箇人之自由減。斯二者蓋有一定之比例。而分毫不容忒者焉。使其以箇人之自由爲自由也。則天下享自由之福者。宜莫今日之中國人若也。紳士武斷於鄉曲。受魚肉者莫能抗也。駟商逋債而不償。受欺騙者莫能責也。夫人人皆可以爲紳士。人人皆可以爲駟商。則人人之自由亦甚矣。不寧惟是。首善之區。而男婦以官道爲團輪。何其自由也。市邑之間。而老稚以鴉片爲菽粟。何其自由也。若在文明國。輕則罰鍰。重則輸城旦矣。諸類此者。若悉數之。則更十僕而不能盡。由是言之。中國人自由乎。他國人自由乎。願識者揭櫟自由之國。不於此而於彼者何也。野蠻自由。正文明自由之蠱賊也。文明自由者。自由於法律之下。其一舉一動。如機器之節腕。其一進一退。如軍隊之步武。自野蠻人視之。則以爲天下之不自由。莫此甚也。夫其所以必若是者何也。天下未有內不自整。而能與外爲競者。外界之競爭無已時。則內界之所以團其競爭之具者。亦無已時。使濫用其自由。而侵他人之自由焉。而侵團體之

自由焉。則其羣固已不克自立。而將爲他羣之奴隸。夫復何自由之能幾也。故眞自由者必能服從。服從者何。服法律也。法律者。我所制定之。以保護我自由。而亦以箝束我自由者也。彼英人是已。天下民族中最富於服從性質者莫如英人。其最享自由幸福者亦莫如英人。夫安知乎服從之卽爲自由母也。嗟夫。今世少年莫不囂囂言自由矣。其言之者固自謂有文明思想矣。曾不審夫泰西之所謂自由者在。前此之諸大問題無一役非爲團體公益計。而決非一私人之放恣桀騫者所可託以藏身也。今不用之向上以求憲法。不用之排外以伸國權。而徒耳食一二學說之半面。取便私圖。破壞公德。自返於野蠻之野蠻。有規語之者。猶敢靦然抗說曰。『吾自由。吾自由。』吾甚懼乎自由二字。不徒爲專制黨之口實。而實爲中國前途之公敵也。

「愛」主義者。天下之良主義也。有人於此。汲汲務愛已。而曰我實行愛主義可乎。利」主義者。天下之良主義也。有人於此。孳孳務利已。而曰我實行利主義可乎。樂」主義者。亦天下之良主義也。有人於此。媿媿務樂已。而曰我實行樂主義可乎。故凡古賢今哲之標一宗旨以易天下者。皆非爲一私人計也。身與羣校。羣大身小。誦身伸羣。人治之大經也。當其二者不兼之際。往往不愛己不利己不樂已。以達其愛羣利羣樂羣之實者有焉矣。佛言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佛之說法。豈非欲使衆生脫離地獄者耶。而其下手必自親入地獄始。若是乎有志之士。其必悴其形焉。困衡其心焉。終身自棲息於不自由之天地。然後能舉其所愛之羣與國而自由之也。明矣。今世之言自由者。不務所以進其羣其國於自由之道。而惟於薄物細故日用飲食。斷斷然主張一己之自由。是何異篲豆見色。而曰我通功利派之哲學。飲博無賴。而曰我循快樂派之倫理也。戰國策

言。有學儒三年。歸而名其母者。吾見夫誤解自由之義者。有類於是焉矣。

然則自由之義。竟不可行於箇人乎。曰。惡。是何言。團體自由者。箇人自由之積也。人不能離團體而自生存。團體不保其自由。則將有他團焉。自外而侵之。壓之。奪之。則箇人之自由更何有也。譬

之一身。任口之自由也。不擇物而食焉。大病浸起。而口所固有之自由亦失矣。任手之自由也。持

槌而殺人焉。大罰浸至。而手所固有之自由亦失矣。故夫一飲一食一舉一動。而皆若節制之師

者。正百體所以各永保其自由之道也。此猶其與他人他體相交涉者。吾請更言一身自由之事

一身自由云者。我之自由也。雖然人莫不有兩我焉。其一與衆生對待之我。昂昂七尺立於人間

者是也。其二則與七尺對待之我。瑩瑩一點存於靈臺者是也。孟子曰。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物者我之對

官。要之皆物而非我也。我者何心之官。是己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惟我爲大而兩界之物皆小也。小不奪大。則自由之極。軌焉矣。是故人之奴隸。我不足畏也。而莫痛於

自奴隸於人。自奴隸於人。猶不足畏也。而莫慘於我奴隸於我。莊子曰。哀莫大於心死。而身死次

之。吾亦曰。辱莫大於心奴。而身奴斯爲末矣。夫人強迫我以爲奴隸者。吾不樂焉。可以一旦起而

脫其絆也。十九世紀各國之民變是也。以身奴隸於人者。他人或觸於慈祥焉。或迫於正義焉。猶

可以出我水火而蘇之也。美國之放黑奴是也。獨至心中之奴隸。其成立也。非由他力之所得。加

其解脫也。亦非由他力之所得助。如蠶在繭。著著自縛。如膏在釜。日日自煎。若有欲求真自由者

乎。其必自除心中之奴隸始。

吾請言心奴隸之種類。而次論所以除之之道。

一曰。勿爲古人之奴隸也。古聖賢也。古豪傑也。皆嘗有大功德於一羣。我輩愛而敬之宜也。雖然。

古人自古人。我自我。彼古人之所以能爲聖賢爲豪傑者。豈不以其能自有我乎哉。使不爾者。則有先聖無後聖。有一傑無再傑矣。譬諸孔子誦法堯舜。我輩誦法孔子。曾亦思孔子所以能爲孔子。彼蓋有立於堯舜之外者也。使孔子而爲堯舜之奴隸。則百世後必無復有孔子者存也。聞者駭吾言乎。蓋思乎世運者進而愈上。人智者濬而愈鑿。雖有大哲。亦不過說法以匡一時之弊。規當世之利。而決不足以範圍千百萬年以後之人也。泰西之有景教也。其在中古。曷嘗不爲一世文明之中心點。逮夫末流。束縛馳驟。不勝其敝矣。非有路得、倍根、笛卡兒、康德、達爾文、彌勒、赫胥黎、諸賢起而附益之匡救之。夫彼中安得有今日也。中國不然。於古人之言論行事。非惟辨難之辭不敢出於口。抑且懷疑之念不敢萌於心。夫心固我有也。聽一言。受一義。而曰我思之。我思之。若者我信之。若者我疑之。夫豈有刑戮之在其後也。然而舉世之人。莫敢出此。吾無以譬之。譬之義和團。義和團法師之被髮仗劍。跣步念念有詞也。聽者苟一用其思索焉。則其中自必有可疑者存。而信之者竟徧數省。是必其有所懾焉。而不敢涉他想者矣。否則有所假焉。自欺欺人以逞其狐威者矣。要之爲奴隸於義和團一也。吾爲此譬。非敢以古人比義和團也。要之四書六經之義理。其非一一可以適於今日之用。則雖臨我以刀鋸鼎鑊。吾猶敢斷言而不憚也。而世之委身以嫁古人。爲之薦枕席而奉箕帚者。吾不知其與彼義和團之信徒果何擇也。我有耳目。我物我格。我有心思。我理我窮。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其於古人也。吾時而師之。時而友之。時而敵之。無容心焉。以公理爲衡而已。自由何如也。

二曰。勿爲世俗之奴隸也。甚矣人性之弱也。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袖。四方全幅帛。

古人夫既諳之矣。然曰鄉愚無知。猶可言也。至所謂士君子者。殆又甚焉。當晚明時。舉國言心學。全學界皆野狐矣。當乾嘉間。舉國言考證。全學界皆蠹魚矣。然曰歲月漸遷。猶可言也。至如近數年來。丁戊之間。舉國慕西學若羶。己庚之間。舉國避西學若厲。今則厲又爲羶矣。夫同一人也。同一學也。而數年間可以變異若此。無他。俯仰隨人。不自由耳。吾見有爲猴戲者。跳焉則羣猴跳。擲焉則羣猴擲。舞焉則羣猴舞。笑焉則羣猴笑。鬩焉則羣猴鬩。怒焉則羣猴罵。諺曰。一犬吠影。百犬吠聲。悲哉。人乘天地清淑之氣以生。所以異於羣動者安在乎。胡自污蟻以與猴犬爲倫也。夫能鑄造新時代者上也。卽不能。而不爲舊時代所吞噬所汨沈。抑其次也。狂瀾滔滔。一柱屹立。醉鄉夢夢。靈臺昭然。丈夫之事也。自由何如也。

三曰。勿爲境遇之奴隸也。人以一身立於物競界。凡境遇之圍繞吾旁者。皆日夜與吾相爲鬥而未嘗息者也。故戰境遇而勝之者則立。不戰而爲境遇所壓者則亡。若是者。亦名曰天行之奴隸。天行之虐。逞於一羣者有然。逞於一人者亦有然。謀國者而安於境遇也。則美利堅可無獨立之戰。匈加利可無自治之師。日耳曼意大利可以長此華離破碎爲虎狼輿之附庸也。使謀身者而安於境遇也。則賤族之的士禮立。其前宰相與格爾斯頓齊名者本猶太人猶太人在英視爲最賤之族何敢望挫俄之偉勳。蛋兒之林肯。前美國大總統何敢企放奴之大業。而西鄉隆盛當以患難易節。瑪志尼當以竄謫灰心也。吾見今日所謂識時之彥者。開口輒曰。陽九之厄。劫灰之運。天亡中國。無可如何。其所以自處者。非貧賤而移。則富貴而淫。其最上者。遇威武而亦屈也。一事之挫跌。一時之潦倒。而前此權奇磊落。不可一世之概。銷磨盡矣。咄此區區者。果何物。而顧使之操縱我心。如轉蓬哉。善夫。墨子非命之言。

也。曰「孰有命者。是覆天下之義。而說百姓之諱也。」天下善言命者。莫中國人若。而一國之人。奄奄待死矣。有力不庸。而惟命是從。然則人也者。亦天行之芻狗而已。自働之機器而已。曾無一毫自主之權。可以達己之所志。則人之生也。奚爲哉。奚樂哉。英儒赫胥黎曰。「今者欲治道之有功。非與天爭勝焉不可也。固將沈毅用壯。見大丈夫之鋒穎。彊立不反。可爭可取而不可降。所遇善。固將竇而維之。所遇不善。亦無懼焉。」陸象山曰。「利害毀譽。稱譏苦樂。名曰八風。八風不動。入三摩地。」邵堯夫之詩曰。「卷舒一代興亡手。出入千重雲水身。」眇茲境遇。曾不足以損豪傑之一腳指。而豈將入其笠也。自由何如也。

四曰。勿爲情慾之奴隸也。人之喪其心也。豈由他人哉。孟子曰。「嚮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是亦不可以己乎。」夫誠可以己。而能己之者。百無一焉。甚矣情慾之毒人深也。古人有言。心爲形役。形而爲役。猶可瘡也。心而爲役。將奈之何。心役於他。猶可拔也。心役於形。將奈之何。形無一日而不與心爲緣。則將終其生。趨趨瑟縮於六根六塵之下。而自由權之萌芽俱斷矣。吾常見有少年嶽嶽拳拳之士。志願才氣。皆可以開拓千古。推倒一時。乃閱數年而餒焉。更閱數年而益餒焉。無他。凡有過人之才者。必有過人之欲。有過人之才。有過人之欲。而無過人之道德心以自主之。則其才正爲其欲之奴隸。曾幾何時。而銷磨盡矣。故夫泰西近數百年。其演出驚天動地之大事業者。往往在有宗教思想之人。夫迷信於宗教而爲之奴隸。固非足貴。然其藉此以克制情慾。使吾心不爲頑軀濁殼之所困。然後有以獨往獨來。其得力固不可誣也。日本維新之役。其倡之成之者。非有得於王學。卽有得於禪宗。其在中國近世。勳

名赫赫在人耳目者。莫如曾文正。試一讀其全集。觀其困知勉行。厲志克己之功。何如。天下固未有無所養而能成大艱成大業者。不然。日日恣言曰。吾自由。吾自由。而實爲五賊。佛典亦以五所軀遣。勞苦奔走。以藉之兵。而齎其糧耳。吾不知所謂自由者何在也。孔子曰。克己復禮爲仁。己者對於衆生稱爲己。亦即對於本心而稱爲物者也。所克者己。而克之者又一己。以己克己。謂之自勝。自勝之謂強。自勝焉。強焉。其自由何如也。

吁。自由之義。泰西古今哲人。著書數十萬言。剖析之。猶不能盡也。淺學如余。而欲以區區片言。單語發明之。烏知其可。雖然。精義大理。當世學者。既略有述焉。吾故就團體自由。箇人自由。兩義。刺取其淺近直捷者。演之以獻於我學界。世有愛自由者乎。其慎勿毒自由以毒天下也。

論自治

治者何。不亂之謂。亂者何。不治之謂。此訓詁其誰不能解。雖然。吾有味乎其言。吾有惕乎其言。行其庭。草樹凌亂然。入其室。器物狼藉然。若是者。雖未見其闕墻。諱帚。吾知其家之必不治。不治斯謂亂家。過其野。有闕於墟者。而莫之或解。適其邑。有洩於途者。而莫之或禁。若是者。雖未見其干戈疾癘。吾知其不之必不治。不治斯謂亂國。飲食起居無定時。手足眉眼無定容。言語舉動無定規。若是者。雖未見其失德敗行。吾知其人之必不治。不治斯謂亂人。

天下事亂固不可久也。已不能治。則必有他力焉起而代治之者。不自治則治於人。勢所不可逃也。人之能治禽獸也。成人之能治小兒也。文明人之能治野蠻也。皆其無自治力使然也。人而無自治力則禽獸也。非人也。藉曰人矣。而小兒也。非成人也。藉曰成人矣。野蠻之成人。非文明之成

人也。

今天下最龐大最壯活之民族。莫如盎格魯撒遜人。彼嘗自誇曰。使吾英國國民百人。與他國民百人同時徙居於一地。不十年後。而英國之百人。粲然成一獨立國。他國之百人。渾然如一盤散沙。受轄治於英人矣。又曰。彼半開。在文野之間野蠻之國土。雖其土著之民數百千萬。吾英族但有一二人足跡蹈其地。不數十年。即爲英藩矣。吾徵諸實事。吾信其所誇之不謬。不見夫北美一洲。南洋羣島。其始本爲西班牙荷蘭人所開闢。而今之享其利者。皆盎格魯撒遜族乎。不見今日之印度。英人居者不及萬。而使二萬萬之印人。戡戡如羣羊乎。不見中國十八行省中。英人官商教士。統計來者不過四千人。而徧布要隘。儼若敵國乎。其所以如是者何也。世界上最富於自治力之民族。未有盎格魯撒遜人若者也。

書曰。節性惟日其邁。荀子曰。人之性惡也。其善者僞也。節者何。制裁之義也。僞者何。人爲之義也。僞從人從爲楊注云矯其本性也。謂凡非天性而人作爲之者也。故夫人之性質。萬有不齊。駁雜而無紀。苟順是焉。則將橫盜亂動。相觸相鬩。而不可以相羣。於是不可不以人爲之力。設法律而制裁之。然此法律者。非由外鑠也。非有一人首出。制之以律羣生也。蓋發於人人心中。良知所同然。以爲必如是。乃適於人道。乃足保我自由。而亦不侵人自由。故不待勸勉。不待逼迫。而能自置於規矩繩墨之間。若是者。謂之自治。自治之極者。其身如一機器然。一生所志之事業。若何而預備。若何而創始。若何而實行。皆自定之。一日之行事。某時操業。某時治事。某時接人。某時食。某時息。某時游。皆自定之。稟氣之習慣。嗜欲之薰染。苟覺爲害吾事業。戕吾德性者。克而治之。不少假借。一言一動。一嘔一笑。皆常若有金科

玉律以爲之範圍。一人如是。人人如是。於是乎成爲羣之自治。羣之自治之極者。舉其羣如一軍隊。然進則齊進。止則齊止。一羣之公律罔不守。一羣之公益罔不趨。一羣之公責罔不盡。如是之人。如是之羣。而不能自強立於世界者。吾未之聞也。不如是焉。而能自強立於世界者。吾未之聞也。

或曰。機器者。無精神之物也。軍隊者。專制之體也。子乃以比於是者爲美德何也。且中國風俗。他事或不如人。至於規行矩步。繩尺束縛。正中國人受用最慣受病最深之處。數千年來。霸者絜之。儒者坊之。人奄奄無生氣久矣。而子猶欲揚其毒以毒將來。不亦甚乎。應之曰。不然。機器死物也。而有主其動力者。古哲曰。天君泰然。百體從令。夫能使其一身之起居動作如機器者。正其天君活潑自由之極者也。軍隊之形式專制也。而有其精神焉。一羣如一軍隊。其軍隊之將帥。則羣中人人之良心所結成的法律是也。故制則制矣。而不可謂之專。以其法律者出自衆人。非出自一人。是人人爲軍隊中之小卒。實無異人人爲軍隊中之主帥也。故夫自治云者。與彼霸者之所束縛。儒者之所矜持。固有異焉矣。何也。彼則治於人。而此則自治也。且中國人何規矩繩尺之與有。人人言奉法。然國家有憲令。官吏且勿守。無論民氓也。人人言尊教。然聖賢有條訓。士夫且勿遵。無論雜流也。堯典曰。天叙有典。天秩有禮。秩叙者。一羣所以團治之大原也。今試觀我中國朝野上下。其所謂秩叙者安在乎。望其官府。則魑魅罔兩所出。沒黑闇詭僻。無復人道也。察其民間。則盜賊之藪。貪詐之府。與野蠻時代未立政府者無以異也。何以故。以不能自治故。不能自治而待治於人。未能真能治焉者也。

然則吾人今日所當務者可知矣。一曰求一身之自治。凡古來能成大事者。必其自勝之力甚强者也。泰西人不必論。古人不必論。請言最近者。曾文正自其少年有吸菸及晏起之病。後發心戒之。初常倔強。不能自克。而文正視之如大敵。必拔其根株而後已焉。彼其後此能殲十餘年盤踞金陵之巨憝。正與其前此能殲十數年盤踞血氣之積習。同一精神也。胡文忠在軍。每日必讀通鑑十葉。曾文正在軍。每日必填日記數條。讀書數葉。圍棋一局。李文忠在軍。每日晨起必臨蘭亭百字。終身以爲常。自流俗人觀之。豈不以爲區區小節。無關大體乎。而不知制之有節。行之有恒。實爲人生品格第一大事。善觀人者。每於此覘道力焉。□□□論陳蕃云。蕃不能掃除一室。而欲廓清天下。吾知其無能爲矣。此語適忘爲誰氏之言。讀者諸君。如能記憶。望願教我著者附識。雖似過刻之言。實則中正之論也。泰西通例。凡來復日必休息。每日八點鐘始治事。十二點而小憩。一點復治事。四五點而畢。舉國上自君相官吏。下至販夫屠卒。莫不皆然。作則舉國皆作。息則舉國皆息。是豈所謂如軍隊如機器者耶。於文經緯整列曰理。條段錯紊曰亂。誠以中西人之日用起居相比較。其一理一亂相去何如矣。母曰。薄物細故。夫豈知今日之泰西。其能整然秩然。舉立憲之美政者。皆自此來也。孟德斯鳩云。『法律者無終食之間而可離者也。凡人類文野之別。以其有法律無法律爲差。於一國亦然。於一身亦然。』今吾中國四萬萬人。皆無法律之人也。羣四萬萬無法律之人。而能立國。吾未之前聞。然則豈待與西人相遇於硝雲彈雨之中。而後知其勝敗之數也。

二曰求一羣之自治。國有憲法。國民之自法也。州郡鄉市有議會。地方之自治也。凡善良之政體。未有不從自治來也。一人之自治其身。數人或十數人之自治其家。數百數千人之自治其鄉。其

市數萬乃至數十萬數百萬數千萬數萬萬人之自治其國雖其自治之範圍廣狹不同其精神則一也。一者何。一於法律而已。管子曰。鄉與朝爭治。又曰。朝不合衆。鄉分治也。西人言政者。謂莫要於國內小國。國內小國者。一省。一府。一州。一縣。一鄉。一市。一公司。一學校。莫不儼然具有一國之形。省府州縣鄉市公司學校者。不過國家之縮圖。而國家者。不過省府州縣鄉市公司學校之放大影片也。故於其小焉者能自治。則其大焉者舉而措之矣。不然者。則不得不仰治於人。仰治於人。則人之撫我也聽之。人之虐我也亦聽之。同族之豪強者據而專也。聽之。異族之橫暴者終而奪也。亦聽之。如是。則人之所以爲人之具。其塗地矣。抑彼西人之所以得此者何也。曰。有制裁。有秩序。有法律。以爲自治之精神也。真能自治者。他人欲干涉焉而不可得。不能自治者。他人欲無干涉焉而亦不可得也。此其事固有絲毫不容假借者。我國民仰治於人。數千年矣。幾以此爲天賦之義務。而莫敢萌他。想。曾亦思本身之樂利。豈旁觀者所能代謀。而當今之時局。又豈散漫者可以收拾也。

抑今士大夫言民權言自由言平等言立憲言議會言分治者。亦漸有其人矣。而吾民將來能享民權自由平等之福與否。能行立憲議會分治之制與否。一視其自治力之大小強弱。定不定。以爲差。吾民乎。吾民乎。勿以此爲細碎。勿以此爲迂腐。勿徒以之責望諸團體。而先以之責望諸箇人。吾試先舉吾身而自治焉。試合身與身爲一小羣而自治焉。更合羣與羣爲一大羣而自治焉。更合大羣與大羣爲一更大之羣而自治焉。則一完全高尚之自由國平等國獨立國自主國出焉矣。而不然者。則自亂而已矣。自治與自亂事不兩存。勢不中立。二者必居一。於是惟我國民自

訟之。惟我國民自擇之。

論進步

泰西某說部載有西人初航中國者。聞羅針盤之術。自中國也。又聞中國二千年前即有之也。默忖此物入泰西。不過數紀。而改良如彼其屢。効用如彼其廣。則夫母國數千年之所增長。更當何若。登岸後不遑他事。先入市購一具。乃問其所謂最新式者。則與歷史讀本中所載十二世紀時亞刺伯人傳來之羅盤圖。無累黍之異。其人乃廢然而返云。此雖諷刺之寓言。實則描寫中國羣治濡滯之狀。談言微中矣。

吾昔讀黃公度日本國志。好之。以爲據此可以盡知東瀛新國之情狀矣。入都見日使矢野龍谿。偶論及之。龍谿曰。是無異據明史以言今日中國之時局也。余怫然叩其說。龍谿曰。黃書成於明治十四年。我國自維新以來。每十年間之進步。雖前此百年不如也。然則二十年前之書。非明史之類如何。吾當時猶疑其言。東游以來。證以所見。良信。斯密亞丹原富。稱元代時有意大利人瑪可波羅游支那。歸而著書。述其國情。以較今人游記。殆無少異。吾以爲豈惟瑪氏之作。卽史記漢書二千年舊籍。其所記載。與今日相去能幾何哉。夫同在東亞之地。同爲黃族之民。而何以一進一不進。霄壤若此。

中國人動言鄧治之世在古昔。而近世則爲堯末。爲叔季。此其義與泰西哲學家進化之論最相反。雖然。非瀾言也。中國之現狀實然也。試觀戰國時代。學術蠶起。或明哲理。或闡技術。而後此則無有也。兩漢時代。治具粲然。宰相有責任。地方有鄉官。而後此則無有也。自餘百端。類此者不可

故舉。夫進化者天地之公例也。譬之流水。性必就下。譬之拋物。勢必向心。苟非有他人焉從而搏之。有他物焉從而吸之。則未有易其故常者。然則吾中國之反於彼進化之大例。而演出此凝滯之現象者。殆必有故。求得其故而討論焉發明焉。則知病而藥於是乎在矣。

論者必曰。由於保守性質之太強也。是固然也。雖然。吾國中人保守性質。何以獨強。是亦一未解決之問題也。且英國人以善保守聞於天下。而萬國進步之速。殆莫英若。又妄見夫保守之必爲羣害也。吾思之。吾重思之。其原因之由於天然者有二。由於人事者有三。

一曰。大一統而競爭絕也。競爭爲進化之母。此義殆既成鐵案矣。泰西當希臘列國之時。政學皆稱極盛。洎羅馬分裂。散爲諸國。復成近世之治。以迄於今。皆競爭之明效也。夫列國並立。不競爭則無以自存。其所競者非徒在國家也。而兼在箇人。非徒在強力也。而尤德在智。分途並趨。人自爲戰。而進化遂沛然莫之能禦。故夫一國有新式鎗礮出。則他國棄其舊者恐後焉。非是不足以操勝於疆場也。一廠有新式機器出。則他廠亦棄其舊者恐後焉。非是不足以求贏於闐闐也。惟其然也。故不徒恥下人。而常求上人。昨日乙優於甲。今日丙駕於乙。明日甲還勝丙。互相倣。互相妒。互相師。如賽馬然。如鬪走然。如競漕然。有橫於前。則後焉者自不敢不勉。有躡於後。則前焉者亦不敢即安。此實進步之原動力所由生也。中國惟春秋戰國數百年間。分立之運最久。而羣治之進。實以彼時爲極點。自秦以後。一統局成。而爲退化之狀者。千餘年於今矣。豈有他哉。競爭力銷乏使然也。

二曰。環蠻族而交通難也。凡一社會與他社會相接觸。則必產出新現象。而文明遂進一步。上古

之希臘殖民。近世之十字軍東征，皆其成例也。然則統一非必爲進步之障。而使統一之於內，而交通之於外，則其飛躍或有更速者也。中國環列皆小蠻夷，其文明程度無一不下我數等。一與相遇，如湯沃雪。縱橫四顧，常覺有上天下地唯我獨尊之概。始而自信，繼而自大，終而自畫。至於自畫而進步之途絕矣。不寧惟是，所謂諸蠻族者，常以其牛羊之力，水草之性，來破壞我文明。於是所以抵抗之者莫急於保守我，所固有。中原文獻，漢官威儀，實我黃族數千年來戰勝羣裔之精神也。夫外之既無可師法以爲損益之資，內之復不可不兢兢保持以爲自守之具，則其長此終古也亦宜。

以上由於天然者。

三日言文分而人智局也。文字爲發明道器第一要件。其繁簡難易，常與民族文明程度之高下爲比例。差列國文字皆起於衍形。及其進也，則變而衍聲。夫人類之語言遞相差異，經千數百年後，而必大遠於其朔者，勢使然也。故衍聲之國，言文常可以相合。衍形之國，言文必日以相離。社會之變遷日繁，其新現象新名詞必日出，或從積累而得，或從交換而來。故數千年前一鄉一國之文字，必不能舉數千年後萬流匯沓羣族紛拏時代之名物意境而盡載之。畫描之，此無可如何者也。言文合，則言增而文與之俱增。一新名物新意境出，而即有一新文字以應之。新新相引，而日進焉。言文分，則言日增而文不增，或受其新者而不能解，或解矣而不能達。故雖有方新之機，亦不得不窒。其爲害一也。言文合，則但能通今文者，已可得普通之智識。其古文之學，如泰西之文字，待諸專門名家者，之討求而已。故能操語者即能讀書，而人生必需之常識，可以普及。言文分。

則非多讀古書通古義。不足以語於學問。故近數百年來學者。往往瘁畢生精力於說文爾雅之學。無餘裕以從事於實用。夫亦有不得不不然者也。其爲害二也。且言文合而主衍聲者。識其二三十之字母。通其連綴之法。則望文而可得其音。聞音而可解其義。言文分而主衍形者。則蒼頡篇三千字。斯爲字母者三千。說文九千字。斯爲字母者九千。康熙字典四萬字。斯爲字母者四萬。夫學二三十之字母。與學三千九千四萬之字母。其難易相去何如。故泰西日本。婦孺可以操筆。札車夫可以讀新聞。而吾中國。或有就學十年。而冬烘之頭腦如故也。其爲害三也。夫羣治之進。非一人所能爲也。相摩而遷善。相引而彌長。得一二之特識者。不如得百千萬億之常識者。其力逾大。而效逾彰也。我國民既不得不疲精力以學難學之文字。學成者固不及什一。即成矣。而猶於當世應用之新事物新學理。多所隔闕。此性靈之滯發。所以不銳。而思想之傳播。所以獨遲也。四曰專制久而民性漓也。天生人而賦之以權利。且賦之以擴充此權利之智識。保護此權利之能力。故聽民之自由焉。自治焉。則羣治必蒸蒸日上。有桎梏之戕賊之者。始焉窒其生機。繼焉失其本性。而人道乃幾乎息矣。故當野蠻時代。團體未固。人智未完。有一二豪傑起而代其責任。其勞羣之利也。過是以往。久假不歸。則利豈足以償其弊哉。譬之一家一廬之中。家長之待其子弟。廬主之待其件傭。皆各還其權利而不相侵。自能各勉其義務而不相侏。如是而不淳焉以興。吾未之聞也。不然者。役之如奴隸。防之如盜賊。則彼亦以奴隸盜賊自居。有可以自逸。可以自利者。雖犧牲其家其廬之公益以爲之。所不辭也。如是而不萎焉以衰。吾未之聞也。故夫中國羣治不進。由人民不顧公益使然也。人民不顧公益。由自居於奴隸盜賊使然也。其自居於奴隸盜賊。由

霸者私天下爲一姓之產而奴隸盜賊吾民使然也。善夫立憲國之政黨政治也。彼其黨人固非必皆秉公心寡公德也。固未嘗不自爲私名私利計也。雖然專制國之求勢利者則媚於一人。立憲國之求勢利者則媚於庶人。媚一也。而民益之進不進於此判焉。政黨之治。凡國必有兩黨以上。其一在朝。其他在野。在野黨欲傾在朝黨而代之也。於是自布其政策。以掎擊在朝黨之政策。曰使吾黨得政。則吾所施設者如是如是。某事爲民除公害。某事爲民增公益。民悅之也。而得占多數於議院。而果與前此之在朝黨易位。則不得不實行其所布之政策。以副民望而保大權。而羣治進一級焉矣。前此之在朝黨。既幡而在野。欲恢復其已失之權力也。又不得不勤察民隱。悉心布畫。求更新更美之政策而布之曰。彼黨之所謂除公害增公益者。猶未盡也。使吾黨而再爲之。則將如是如是。然後國家之前途愈益向上。民悅之也。而復占多數於議院。復與代興之在朝黨易位。而亦不得不實行其所布之政策。以副民望而保大權。而羣治又進一級焉矣。如是相競相軋。相增相長。以至無窮。其競愈烈者。則其進愈速。歐美各國政治遷移之大勢。大率由此也。是故無論其爲公也。即爲私焉。而其有造於國民固已大矣。若夫專制之國。雖有一二聖君賢相。徇公廢私。爲國民全體謀利益。而一國之大。鞭長難及。其澤之眞能徧逮者。固已希矣。就令能之。而所謂聖君賢相者。曠百世不一遇。而桓靈京檜。項背相望於歷史。故中國常語稱一治一亂。又曰治日少而亂日多。豈無萌芽。其奈此連番之狂風橫雨何哉。進也以寸。而退也以尺。進也以一。而退也以十。所以歷千百年而每下愈況也。

五曰學說隘而思想窒也。凡一國之進步。必以學術思想爲之母。而風俗政治皆其子孫也。中國

惟戰國時代。九流雜興。道術最廣。自有史以來。黃族之名譽。未有盛於彼時者也。秦漢而還。孔教統一。夫孔教之良。固也。雖然。必強一國人之思想。使出於一途。其害於進化也。莫大。自漢武表章六藝。罷黜百家。凡非在六藝之科者。絕勿進。爾後束縛馳驟。日甚一日。虎皮羊質。霸者假之以爲護符。社鼠城狐。賤儒緣之以謀口腹。變本加厲。而全國之思想。界銷沈極矣。敘歐洲史者。莫不以中世史爲黑暗時代。夫中世史。則羅馬教權最盛之時也。舉全歐人民。其軀殼。界則糜爛於專制君主之暴威。其靈魂。界則匍伏於專制教主之縛。故非惟不進。而以較希臘羅馬之盛時。已一落千丈強矣。今試讀吾中國秦漢以後之歷史。其視歐洲中世史。何如。吾不敢怨孔教。而不得不深惡痛絕。夫緣飾孔教。利用孔教。誣罔孔教者之自賊而賊國民也。

以上由於人事者

夫天然之障。非人力所能爲也。而世界風潮之所簸蕩。所衝激。已能使吾國一變其數千年來之舊狀。進步乎。進步乎。當在今日矣。雖然。所變者外界也。非內界也。內界不變。雖日烘動之鞭策之於外。其進無由。天下事無無果之因。亦無無因之果。我輩積數千之惡因。以受惡果於今日。有志世道者。其勿遽責後此之果。而先改良今日之因而已。

新民子曰。吾不欲復作門面語。吾請以古今萬國求進步者。獨一無二不可逃避之公例。正告我國民。其例維何。曰破壞而已。

不祥哉。破壞之事也。不仁哉。破壞之言也。古今萬國之仁人志士。苟非有所萬不得已。豈其好爲俶詭涼薄。憤世嫉俗。快一時之意氣。以事此事而言此言哉。蓋當夫破壞之運之相迫也。破壞亦

破壞。不破壞亦破壞。破壞既終不可免。早一日則受一日之福。遲一日則重一日之害。早破壞者。其所破壞可以較少。而所保全者自多。遲破壞者。其所破壞不得不益甚。而所保全者彌寡。用人力以破壞者。爲有意識之破壞。則隨破壞隨建設。一度破壞。而可以永絕第二次破壞之根。故將來之樂利。可以償目前之苦痛。而有餘。聽自然而破壞者。爲無意識之破壞。則有破壞無建設。一度破壞之不已。而至於再。再度不已。而至於三。如是者。可以歷數百年千年。而國與民交受其病。至於魚爛而自亡。嗚呼。痛矣哉。破壞。嗚呼。難矣哉。不破壞。

聞者疑吾言乎。吾請與讀中外之歷史。中古以前之世界。一膿血世界也。英國號稱近世文明。先進國。自一千六百六十年以後。至今二百餘年無破壞。其所以然者。實自長期國會之一度大破壞來也。使其憚破壞。則安知乎後此之英國。不爲十八世紀末之法蘭西也。美國自一千八百六十五年以後。至今五十餘年無破壞。其所以然者。實自抗英獨立放奴戰爭之兩度大破壞來也。使其憚破壞。則安知乎後此之美國。不爲今日之祕魯智利委內瑞拉亞爾然丁也。歐洲大陸列國。自一千八百七十年以後。至今三十餘年無破壞。其所以然者。實自法國大革命以來綿亘七八十年空前絕後之大破壞來也。使其憚破壞。則安知乎今日之日耳曼意大利不爲波蘭。今日之匈加利及巴幹半島諸國。不爲印度。今日之奧大利不爲埃及。今日之法蘭西。不爲嚙昔之羅馬也。日本自明治元年以後。至今三十餘年無破壞。其所以然者。實自勤王討幕廢藩置縣之一度大破壞來也。使其憚破壞。則安知乎今日之日本。不爲朝鮮也。夫吾所謂二百年來五十年來三十年來無破壞云者。不過斷自今日言之耳。其實則此諸國者。自今以往。雖數百年千年無破

壞。吾所敢斷言也。何也。凡破壞必有破壞之根原。孟德斯鳩曰。『專制之國。其君相動曰輯和萬民。實則國中常隱然含有擾亂之種子。是苟安也。非輯和也。』故擾亂之種子不除。則蟬聯往復之破壞。終不可得免。而此諸國者。實以人力之一度大破壞。取此種子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而勿使能殖也。故夫諸國者。自今以往。苟其有金革流血之事。則亦惟以國權之故。構兵於域外。容或有之耳。若夫國內相閱糜爛鼎沸之慘劇。吾敢決其永絕與而天地長久也。今我國所號稱識時俊傑。莫不豔羨乎彼諸國者。其羣治之光華美滿也如彼。其人民之和親康樂也如彼。其政府之安富尊榮也如彼。而烏知乎皆由前此之仁人志士。揮破壞之淚。絞破壞之腦。敵破壞之舌。禿破壞之筆。瀝破壞之血。填破壞之屍。以易之者也。嗚呼。快矣哉。破壞。嗚呼。仁矣哉。破壞。此猶僅就政治一端言之耳。實則人羣中一切事物。大而宗教學術思想人心風俗。小而文藝技術名物。何一不經過破壞之階級以上於進步之途也。故路得破壞舊宗教而新宗教乃興。倍根笛卡兒破壞舊哲學而新哲學乃興。斯密破壞舊生計學而新生計學乃興。盧梭破壞舊政治學而新政治學乃興。孟德斯鳩破壞舊法律學而新法律學乃興。歌白尼破壞舊曆學而新曆乃學興。推諸凡百諸學。莫不皆然。而路得倍根笛卡兒斯密盧梭孟德斯鳩歌白尼之後。復有破壞路得倍根笛卡兒斯密盧梭孟德斯鳩歌白尼者。其破壞者。復有踵起而破壞之者。隨破壞。隨建設。甲乙相引。而進化之運。乃遞衍於無窮。凡以鐵以血而行破壞者。破壞一次。則傷元氣一次。故真能破壞者。受其利而不蒙其害。故破壞之事。無窮進步之事。亦無窮。又如機器興而手民之利益不得。不破壞。輪船興而帆檣之利益不得。不破壞。鐵路電車興而車馬之利益不得。不破壞。公司興而小資本家之利益不得。不破壞。『托辣

士特 Trust 興而尋常小公司之利益不得不破壞。當其過渡迭代之頃，非不釀婦歎童號之慘。極勞亂枕隄之觀也。及建設之新局既定，食其利者乃在國家，乃在天下，乃在百年，而前此蒙破壞之損害者，亦往往於直接間接上得意外之新益。善夫西人之恒言曰：「求文明者，非徒須償其價值而已，而又須忍其苦痛。」夫全國國民之生計，爲根本上不輕搖動者，而當夫破壞之運之相代乎前也，猶且不能恤小害以擲大利，而況於害有百而利無一者耶？故夫歐洲各國自宗教改革後，而教會教士之利益被破壞也。自民立議會後，而暴君豪族之利益被破壞也。英國改正選舉法，十八百三而舊選舉區之特別利益被破壞也。美國布禁奴會，十八百六而南部素封家之利益被破壞也。此與吾中國之廢八股，而八股家之利益被破壞，革胥吏而胥吏之利益被破壞，改官制而宦場之利益被破壞，其事正相等。彼其所謂利者，乃偏毗於最少數人之私利，而實則陷溺大多數人之公敵也。諺有之：「一家哭何如一路哭。」於此而猶曰不破壞不破壞，吾謂其無人心矣。夫中國今日之事，何一非蠹大多數人而陷溺之者耶？而八股胥吏官制其小焉者也。欲行遠者不可不棄其故步，欲登高者不可不離其初級。若終日沾滯呆立於一地，而徒望遠而歎，仰高而羨，吾知其終無濟也。若此者，其在毫無阻力之時，毫無阻力之地，而進步之公例固既當如是矣。若夫有阻之者，則鑿榛莽以闢之，烈山澤而焚之，固非得已。苟不爾，則雖欲進而無其路也。諺曰：螫蛇在手，壯士斷腕。此語至矣。不觀乎善醫者乎？腸胃癥結，非投以劇烈吐瀉之劑，而決不能治也。瘡癰腫毒，非施以割剖洗滌之功，而決不能療也。若是者，所謂破壞也。苟其憚之，而日日進參苓以謀滋補，塗珠珀以求消毒，病未有不日增而月劇者也。夫其所以不敢下吐瀉者。

慮其耗虧耳。所以不敢施割剖者。畏其苦痛耳。而豈知不吐瀉而後此耗虧將益多。不割剖而後此之苦痛將益劇。循是以往。非至死亡不止。夫孰與忍片刻而保百年。苦一部而養全體也。且等是耗虧也。等是苦痛也。早治一日。則其創夷必較輕。緩治一日。則其創夷必較重。此又理之至淺而易見者也。而謀國者乃昧焉。此吾之所不解也。大抵今日談維新者有兩種。其下焉者。則拾牙慧。蒙虎皮。借此以爲階進之路。西學一入股也。洋務一苞苴也。游歷一暮夜也。若是者固不足道矣。其上焉者。則固嘗憚其容焉。焦其心焉。規規然思所以長國家而興樂利者。至叩其術。最初則外交也。練兵也。購械也。製械也。稍進焉。則商務也。開礦也。鐵路也。進而至於最近。則練將也。警察也。教育也。此犖犖諸大端者。是非當今文明國所最要不可缺之事耶。雖然。枝枝節節而行焉。步步趨趨而摹仿焉。其遂可以進於文明乎。其遂可以置國家於不敗之地乎。吾知其必不能也。何也。披綺羅於嫖母。只增其醜。施金鞍於駑駘。祇重其負。刻山龍於朽木。祇敲其腐。築高樓於鬆壤。祇速其傾。未有能濟者也。今勿一一具論。請專言教育。夫一國之有公共教育也。所以養成將來之國民也。而今之言教育者何如。各省紛紛設學堂矣。而學堂之總辦提調。大率皆最工於鑽營奔競。能仰承長吏鼻息之候補人員也。學堂之教育。大率皆八股名家。弋竊甲第武斷鄉曲之鉅紳也。其學生之往就學也。亦不過曰此時世妝耳。此終南徑耳。與其從事於閉房退院之詩云子曰。何如從事於當時得令之 A B C D 考選入校。則張紅然爆以示寵榮。吾粵近考取大學堂學生者皆如是 資派遊學。則苞苴請託以求中選。若此者。皆今日教育事業開宗明義第一章。而將來爲一國教育之源泉者也。試問循此以往。其所養成之人物。可以成一國國民之資格乎。可以任爲將來一國之

主人翁乎。可以立於今日民族主義競爭之潮渦乎。吾有以知其必不能也。不能則有教育如無教育。而於中國前途何救也。請更徵諸商務。生計界之競爭。是今日地球上一最大問題也。各國所以亡我者在此。我國之所以爭自存者亦當在此。商務之當整頓。夫人而知矣。雖然。振興商務不可不保護本國工商業之權利。欲保護權利。不可不頒定商法。僅一商法不足以獨立也。則不可不頒定各種法律以相輔。有法而不行。與無法等。則不可不定司法官之權限。立法而不善。弊更甚於無法。則不可不定立法權之所屬。壞法者而無所懲。法旋立而旋廢。則不可不定行法官之責任。推其極也。非制憲法。開議會。立責任政府。而商務終不可得興。今之言商務者。漫然曰吾興之。吾興之而已。吾不知其所以興之者。持何術也。夫就一二端言之。既已如是矣。推諸凡百。莫不皆然。吾故有以知今日所謂新法者之必無效也。何也不破壞之建設。未有能建設者也。夫今之朝野上下。所以汲汲然崇拜新法者。豈不以非如是則國將危亡乎哉。而新法之無救於危亡也。若此。有國家之責任者。當何擇矣。

然則救危亡求進步之道將奈何。曰。必取數千年橫暴混濁之政體。破碎而盡粉之。使數千萬如虎如狼如蝗如蝻如蛾如蛆之官吏。失其社鼠城狐之憑藉。然後能滌盪腸胃。以上於進步之途也。必取數千年腐敗柔媚之學說。廓清而辭闢之。使數百萬如蠹魚如鸚鵡如水母如畜犬之學子。毋得搖筆弄舌。舞文嚼字。爲民賊之後援。然後能一新耳目。以行進步之實也。而其所以達此目的之方法有二。一曰無血之破壞。二曰有血之破壞。無血之破壞者。如日本之類是也。有血之破壞者。如法國之類是也。中國如能爲無血之破壞乎。吾馨香而祝之。中國如不得不爲有血之

破壞乎。吾衰絰而哀之。雖然。哀則哀矣。然欲使吾於此二者之外。而別求一可以救國之途。吾苦無以爲對也。嗚呼。吾中國而果能行第一義也。則今日其行之矣。而竟不能。則吾所謂第二義者。遂終不可免。嗚呼。吾又安忍言哉。嗚呼。吾又安忍不言哉。

吾讀宗教改革之歷史。見夫二百年干戈雲擾。全歐無寧宇。吾未嘗不類蹙。吾讀一千七百八十九年之歷史。見夫殺人如麻。一日死者以十數萬計。吾未嘗不股慄。雖然。吾思之。吾重思之。國中如無破壞之種子。則亦已耳。苟其有之。夫安可得避。中國數千年以來歷史。以天然之破壞相終始者也。遠者勿具論。請言百年以來之事。乾隆中葉。山東有所謂教匪者。王倫之徒起。三十九年。同時有甘肅馬明心之亂。據河州蘭州四十六年。五十二年。臺灣林爽文起。諸將出征。皆不有功。歷二年。五十年。而福康安海蘭察督師乃平。而安南之役又起。五十三年。乃平。廓爾喀又內犯。五十九年。乃平。而五十八年。詔天下大索白蓮教首領不獲。官吏以搜捕教匪爲名。恣行暴虐。亂機滿天下。五十九年。貴州苗族之亂。遂作。嘉慶元年。白蓮教遂大起於湖北。蔓延河南四川陝西甘肅。而四川之徐天德王三槐等。又各擁衆數萬起事。至七年。乃平。八年。浙江海盜蔡牽又起。九年。與粵之朱濱合。十三年。乃平。十四年。粵之鄭乙又起。十五年。乃平。同年。天理教徒李文成又起。十八年。乃平。不數年。而回部之亂又起。凡歷十餘年。至道光十一年。乃平。同時湖南之趙金龍又起。十二年。乃平。天下彫敝之既極。始稍蘇息。而鴉片戰役又起矣。道光十九年。英艦始入廣東。二十年。旋逼乍浦犯寧波。廿一年。取舟山廈門定海寧波乍浦。遂攻吳淞下鎮江。廿二年。結南京條約。乃平。而兩廣之伏莽已徧地出沒無寧歲。至咸豐元年。洪楊遂乘之而起。蹂躪天下之半。而咸豐

七年。復有英人入廣東。擄總督之事。九年。復有英法聯軍犯北京之事。而洪氏據金陵。凡十二年。至同治二年。治平而捻黨猶逼京畿。危在一髮。七年始平。而回部苗疆之亂。猶未已。復血刃者數載。及其全平。已光緒三年矣。自同治九年。天津教案起。爾後民教之鬩。連縣不絕。光緒八年。遂有法國安南之役。十一年始平。二十年。日本戰役起。廿一年始平。廿四年。廣西李立亭四川余蠻子起。廿五年始平。同年。山東義和團起。蔓延直隸。幾至亡國。爲十一國所挾。廿七年始平。今者二十八年之過去者。不過一百五十日耳。而廣宗鉅鹿之難。以袁軍全力。歷兩月。乃始平之。廣西之難。至今猶蔓延三省。未知所屆。而四川又見告矣。由此言之。此百餘年間。我十八行省之公地。何處非以血爲染。我四百餘兆之同胞。何日非以肉爲糜。前此既有然。而況乎繼此以往。其劇烈將任伯而未有艾也。昔人云。一慚之不忍。而終身慚乎。吾亦欲曰。一破壞之不忍。而終古以破壞乎。我國民試矯首一望。見夫歐美日本。之以破壞治破壞。而永絕內亂之萌蘖也。不識亦曾有動於其心。而爲臨淵之羨焉否也。

且夫懼破壞者。抑豈不以愛惜民命哉。姑無論天然無意識之破壞。如前所歷舉內亂諸禍。必非煦煦子子之所能弭也。即使弭矣。而以今日之國體。今日之政治。今日之官吏。其以直接間接殺人者。每歲之數。又豈讓法國大革命時代哉。十年前山西一旱。而死者百餘萬矣。鄭州一決。而死者十餘萬矣。冬春之交。北地之民。死於凍餒者。每歲以十萬計。近十年來。廣東人死於疫癘者。每歲以數十萬計。而死於盜賊。與迫於飢寒。自爲盜賊而死者。舉國之大。每歲亦何啻十萬。夫此等雖大半關於天災乎。然人之樂有羣也。樂有政府也。豈不欲以人治勝天行哉。有政府而不能爲

民捍災患。然則何取此政府爲也。天災之事關係政嗚呼。中國人之爲戮民久矣。天戮之人。戮人。暴

君戮之。汙吏戮之。異族戮之。其所以戮之之具。則飢戮之。寒戮之。天戮之。癘戮之。刑獄戮之。盜賊

戮之。干戈戮之。文明國中有一人橫死者。無論爲寃慘爲當罪而死者之名。必出現於新聞紙中。

三數次乃至百數十次。所謂貴人道重民命者。不當如是耶。若中國則何有焉。草薶耳。禽獮耳。雖

日死千人焉。萬人焉。其誰知之。其誰殮之。亦幸而此傳種學最精之國民。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

生。其林林總總者如故也。使稍矜貴者。吾恐周餘子遺之詩。早實見於今日矣。然此猶在無外競

之時代爲然耳。自今以往。十數國之飢鷹餓虎。張牙舞爪。吶喊蹴踏。以入我關而擇我肉。數年數

十年後。能使我如埃及然。將口中未下咽之飯。挖而獻之。猶不足以償債主。能使我如印度然。日

日行三跪九叩首禮於他族之膝下。乃僅得半腹之飽。不知愛惜民命者。何以待之。何以救之。我

國民一念及此。當能信吾所謂『破壞亦破壞。不破壞亦破壞』者之非過言矣。而二者吉凶去

從之間。我國民其何擇焉。其何擇焉。昔日本維新主動力之第一人曰吉田松陰者。嘗語其徒曰。

『今之號稱正義人。觀望持重者。比比皆是。是爲最大下策。何如輕快拙速。打破局面。然後徐圖

占地布石之爲愈乎。』日本之所以有今日。皆恃此精神也。皆遵此方略也。吉田松陰日本長門藩士

動山縣伊藤井上等者其門下士也。今日中國之弊。視四十年前之日本。又數倍焉。而國中號稱有志之士。舍松陰所

謂最大下策者。無敢思之。無敢道之。無敢行之。吾又烏知其前途所終極也。

雖然。破壞亦豈易言哉。瑪志尼曰。『破壞也者。爲建設而破壞。非爲破壞而破壞。使爲破壞而破

壞者。則何取乎破壞。且亦將並破壞之業而不能就也。』吾請更下一解曰。非有不忍破壞之仁

賢者。不可以言破壞之言。非有能回破壞之手段者。不可以事破壞之事。而不然者。率其牢騷不平之氣。小有才而未聞道。取天下之事物。不論精粗美惡。欲一舉而碎之。滅之以供其快心。一笑之具。尋至自起樓而自燒棄。自蒔花而自斬刈。轟轟然號於衆曰。吾能割捨也。吾能決斷也。若是者。直人妖耳。故夫破壞者。仁人君子不得已之所爲也。孔明揮淚於街亭。子胥泣血於關塞。彼豈忍死其友而遺其父哉。

論自尊

日本大教育家福澤諭吉之訓學者也。標提『獨立自尊』一語。以爲德育最大綱領。夫自尊何以謂之德。自也者國民之一分子也。自尊所以尊國民故。自也者人道之一阿屯也。自尊所以尊人道故。

西哲有言。『人各立於自所欲立之地。』吉田松陰曰。『士生今日。欲爲蒲柳。斯蒲柳矣。欲爲松柏。斯松柏矣。』吾以爲欲爲松柏者果能爲松柏與否。吾不敢言。若夫欲爲蒲柳者而能進於松柏。吾未之聞也。孟子曰。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又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以有爲也。夫自賊自暴自棄之反面。則自尊是也。是以君子貴自尊。

悲哉吾中國人無自尊性質也。簪纓何物。以一鈎金塞其帽頂。則脚靴手版。磕頭請安。戢戢然矣。阿堵何物。以一貫銅晃其腰纏。則色肆指動。圍繞奔走。喁喁然矣。夫沐冠而喜者。戲猴之態也。投骨而嚙者。畜犬之情也。人之所以爲人者。其資格安在耶。願乃自儕於猴犬而恬不爲怪也。故夫自尊與不自尊。實天民奴隸之絕大關頭也。

且吾見夫今世所謂識時俊傑者矣。天下之危急。彼非無所聞也。國民之義務。彼非無所知也。顧口中有萬言之沸騰。肩上有無半銖之負荷。叩其故。則曰天下大矣。賢智多矣。某自顧何人。其敢語於此。推彼輩之意。以爲一國四百兆人。其三百九十九兆九億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人中。其德慧術知。無一不優於我。其聰明才力。無一不強於我。我之一人。豈足輕重云耳。率斯道也。以往。其必四百兆人。人人皆除出自己。而以國事望諸其餘之三百九十九兆九億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人。統計而互消之。則是四百兆人。卒至實無一人也。夫一二人之自賊自暴。自棄而不自尊。宜若於天下大局無與焉矣。然窮其弊。乃至若此。

不齊。惟是爲國民者。而不自尊。其一人之資格。則斷未有能自尊其一國之資格焉者也。一國不自尊。而國未有能立焉者也。吾聞英國人自尊之言曰。太陽曾無不照我英國國旗之時。英人屬地。故此地方沒彼地。日已出。獨於五大洲。此地方沒彼地。日已出。故曰太陽常照英國旗也。曰無論何地。凡我英人有一人足跡踏於其上者。則其土必爲吾英之勢力範圍也。吾聞俄國人自尊之言曰。俄羅斯者。東羅馬之相續人也。相續者繼。變之義。曰我俄人必成先

帝彼得之志。爲東方之主人翁也。吾聞法國人自尊之言曰。法蘭西者。歐洲文明之中心點也。全世界進步之原動力也。吾聞德國人自尊之言曰。自由主義者。日耳曼森林中之產物也。日耳曼人者。條頓民族之宗子。歐洲中原之主帥也。吾聞美國人自尊之言曰。舊世界者。腐敗陳積之世界也。其有清新和淑之氣者。惟我新世界。舊世界指東半球。新世界指西半球。今日之天下。由政治界之爭競。而移於生計界之爭競。他日戰勝於生計界者。舍我美人莫屬也。吾聞日本人自尊之言曰。日本者。東方之英國也。萬世一系天下無雙也。亞洲之先進國也。東西兩文明之總匯流也。自餘各國。苟其能

保一國之名譽。國世界上者。則皆莫不各有其所以自尊之具。苟不爾者。則其國必萎縮而無以自存也。其遠焉者。吾不能徧舉。請徵諸其近者。吾嘗見印度人。輒曰。英國之政治。高美完滿。盛德巍巍。勝於吾印。往昔遠甚。乃至英人之一顰一笑。一飲一啄。皆視爲加己數十等也。吾嘗見朝鮮人。輒曰。吾韓今日更無可望。惟望日本及世界文明各大國。扶而掖之也。淺見者。徒見夫英俄德法美日之強盛也。如彼。而以爲其所以敢於自尊者。有由。徒見夫印度朝鮮之積弱也。如此。而以爲其所以自貶者。出於不得已。此誤果爲因。誤因爲果之言也。而烏知夫自尊者。即彼六國致強之原。而自貶者。乃此二國取滅之道也。嗚呼。吾觀於此。而不能不重爲中國恫矣。嚙昔尙有一二侈然自大之客氣。乃挫敗不數度。至今日而消磨盡矣。聞他人之議瓜分我也。則噉然以啼。聞他人之議保全我也。則輒然以笑。君相官吏。尙外國人之顏色。先意承志。如孝子之事父母。士農工商。仰外國人之鼻息。趨承奔走。如游妓之媚情人。政府之意曰。中國不足恃矣。吾但求結納一大邦之與援。爲附庸下邑之陪臣。以保富貴終餘年焉。民間之意曰。中國無可爲矣。吾但求託庇一強國之宇下。爲食毛踐土之蟻民。以逃喪亂長子孫焉。即號稱有志之士者。亦曰。今日之中國。非可以自力自救。庶幾有仁義和親之國。恤我憐我。扶助我乎。嗟乎。恫哉。我國家今日之資格。其如斯而已乎。我國家將來之前途。竟如斯而已乎。嗟乎。恫哉。嚙昔侈然自大之客氣。自居上國而藐人爲夷狄者。先覺之士。竊竊然憂之。以爲排外之謬想。不徒傷外交。而更阻文明輸入之途云耳。夫孰知夫數十年來。得延一線之殘喘者。尙賴有此若明若昧。無規則無意識之排外自尊思想。以維持之。并此而斲喪焉。而立國之具。乃眞絕矣。夫孰知夫以眞守舊誤國。而國尙有可爲。以僞

維新誤國。而國乃無可救也。孟子曰。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誰謂爲之。而至於此。

夫國家本非有體也。藉人民以成體。故欲求國之自尊。必先自國民人人自尊始。伊尹曰。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孟子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若此者。就尋常庸子視之。不以爲狂。必以爲泰矣。而聖賢之所以爲聖賢者。乃在於此。英將烏爾夫之將征加拿大也。於前一夜拔劍擊案。闊步室內。自誇其大業之必成。宰相鼈特見之。語人曰。余深慶此行爲國家得人。與相加富匿。掌奧國政權者五十年。嘗喟然長歎曰。『天爲國家生非常之才。雖然其孕育之也百年。其休息之也又百年。吾每念及我百歲之後。不禁爲奧帝國之前途危慄也。』鼈特當一千七百五十七年。語侯爵某曰。『君侯君侯。予確信惟予能救此國。而舍予之外。無一人能當其任也。』加里波的曰。『余誓復我意大利。還我古羅馬。』加富爾失意躬耕之時。其友贈書弔之。乃戲答曰。『事未可知。天若假公以年。佇看他日加富爾爲全意大利宰相之時矣。』彼數子者。其所以高自位置。與夫世俗之多大言少成事者。皮相焉殆無以異。而不知其後此之建豐功揚偉烈。能留最高之名譽於歷史上。皆此不肯自賊自暴自棄之一念。驅遣而成就之也。嗟夫。國於天地。必有與立。歷覽古今中外之歷史。其所以能維繫國家於不敗之地者。何一非由人民之自尊而來。何一非由人民中之尤秀。吾欲拔者。以自尊之大義倡率一世而來哉。

吾欲明自尊之義。請先言自尊之道。

凡自尊者必自愛。『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侍婢賣珠回。牽蘿補茆屋。摘花不挿鬢。采柏動盈

掬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此杜老絕代佳人之詩也。不如此而謬託於絕代佳人。未有能稱者也。孔明之表後主也。一則曰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再則曰臣於成都負郭。有桑八百株。沒後子孫無憂飢寒。夫孔明非必如硜硜自守之匹夫。故爲狷介以鳴高也。彼其所以自處者。固別有所以特拔於流俗。而以淡泊爲明志之媒介。以寧靜爲致遠之表記也。故夫浮華輕薄之士。謬託曠達。而以不矜細行爲通才。犧牲名譽。而以枉尺直尋爲手段者。其去豪傑遠矣。何也。先自菲薄。而所謂自尊者。更持何道也。故眞能自尊者。有皦皦冰雪之志節。然後能顯其落落雲鶴之精神。有謬謬松風之德操。然後能載其嶽嶽千仞之氣概。自尊者。實使人進其品格之法門也。

凡自尊者必自治。人何以尊於禽獸。人有法律。而禽獸無之也。文明人何以尊於野蠻。文明人能與法律相浹。而野蠻不能也。十人能自治。則此十人者在其鄉市爲一最固結之團體。而可以尊於一鄉市。百人能自治。則此百人者在其省郡爲一最固結之團體。而可以尊於一省郡。千人萬人能自治。則此千人萬人者在其國中爲一最固結之團體。而可以尊於一國。數千百千萬人。能自治。則此數千百千萬人者。在世界中爲一最固結之團體。而可以尊於全世界。其在古代。斯巴達以不滿萬人之國。而獨於尊希臘。其在現世。英國人口不過中國十五分之一。而尊於五洲。何也。皆由其自治之力強。法律之觀念重耳。蓋人也者。必非能以一人而自尊者也。故必其羣尊。然後羣內之人與之俱尊。而彼此自治力不足。則羣且不成。尊於何有。我中國人格所以日趨於卑賤。其病源皆坐於是。

凡自尊者必自立。莊子曰：「有人者累，見有於人者憂。」故夫大同太平之極，必無一人焉能有人，亦無一人焉見有於人。泰西之治，今猶未至也，而中國則更甚焉。其人非有人者，則見有於人者，故君有民，民見有於君，父有子，子見有於父。夫有婦，婦見有於夫，一室之中，主有僕，僕見有於主，一鋪店之中，股東有伴傭，伴傭見有於股東，一黨派之中，黨魁有徒衆，徒衆見有於黨魁。通四百兆人而計之，大率有人者百之一，見有於人者百之九十九，而此所謂有人者，時又更有他人焉從而有之。如婦見有於夫，其夫或見有於其夫之父，其夫之父或見有於其所屬之舖店之主人，衙署之長官而彼一佛身一口一舌說之猶不能盡。若是乎，吾國中雖有四百兆人，而其見有於人者，實三百九十九兆強也。凡見有於人者，則喪其人格。泰西慣例，婦人大率無選舉權，以其見有於男子也。餘仿此。若是乎，則此四百兆人中，能保存人格者，復幾何哉？是安得不瞿然驚也。夫吾之爲此言，非謂欲使人盡去其所尊所親者，而倔強跋扈以爲高也，乃正所以爲合羣計也。凡一羣之中，必其人皆有可以自立之道，然後以愛情自貫聯之，以法律自部勒之，斯其羣乃強有力。不然則羣雖衆而所倚賴者不過一二人，則仍只能謂之一二人，不能謂之羣也。有兩家於此，甲家則父母妻子兄弟，皆能有所業以食力，餘粟餘布，各盡其材，乙家則仰事俯畜，皆責望於一人，則其家之執榮執悴，豈待問也？有兩軍於此，甲軍則卒伍皆知兵，不待指揮，而各人之意見，既與主帥相針射，號令一下，則人人如其心中所欲發，乙軍則惟恃一二勇悍之首領，而他如木雞然，則其軍之熟贏孰負，豈待問也？夫家庭與軍伍，其制裁之當嚴整，殆視他種社會爲尤要矣。而其自立力之萬不可缺也。猶如此，故凡有自尊思想，不欲玷辱彼蒼，所以予我之人格者，必以先求自立爲第一要義。自立之具，不一端，其最顯要者，則生計上之

自勞自活。與學問上之自修自進也。力能養人者上也。即不能而不可不求足以自養。學能濟人者上也。即不能而不可不求足以自濟。苟不爾者。欲不倚賴人。烏可得也。專倚賴人。而欲不見有於人。烏可得也。夫倚賴人。非必志士之所諱也。然我有所賴倚於他。他亦有所倚賴於我。互相倚而羣之形。乃固焉。若一則專爲倚賴者。一則專爲被倚賴者。其羣未有能立。即立未有能久者也。英人常自誇曰。『他國之學校。可以教成許多博士學士。我英之學校。則只能教成人而已。』人者。何人格之謂也。而求英人教育之特色。所以能養成此人格者。則惟受之實業而使之。可以自活。受之常職而使之。可以自謀。而盎格魯撒遜人種。所以高掌遠躡於全世界。能有人而不見有於人者。皆恃此焉矣。

凡自尊者必自牧。易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自牧與自尊。寔非反對之兩極端耶。雖然。有說焉。自尊云者。非尊其區區七尺也。尊其爲國民之一分子。人類之一阿屯也。故凡爲國民一分子。人類一阿屯者。皆必如其所尊以尊之。故惟自尊者爲能尊人。臨深以爲高。加少以爲多。其爲高與多也。亦僅矣。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其爲生與存也。亦殆矣。故夫沾沾一得趾高氣揚者。其必器小易盈之細人也。甚或人之有技媚嫉以惡者。其必濁卑下流之鄙夫也。細人鄙夫。其去自尊之道。不亦遠乎。吾觀夫西人之所謂 *Cantleman* 此字中國語無確譯。俾斯麥嘗謂此英語中。最有意味之字也。若強譯之。則君子二字。庶乎近焉。 者。其接人也。皆有特別一種溫良恭儉讓之德。雖對婢僕。其禮逾恭。有所命令。必曰 *Please* 合懇請之意。 有求取。必曰 *Thank you* 謝也。 蓋重人者。人恒重之。侮人者。人恒侮之。勢必然矣。况夫人也者。參天兩地。列爲三才。吾之能保存其高尚之資格也。不過適完其分際上應盡之義務。而何足以自炫耀也。是故

欲立立人。先聖所以垂訓。貢高我慢。世尊所以設戒。

凡自尊者必自任。一羣之人芸芸也。而於其中有獨爲羣內之所崇拜者。此必非可以力爭而衛取也。必其所負於本羣之責獨重。而其任之也獨勞。則衆人之所以酬之者。自不期然而然。莫之致而至。其自任也。非欲人之尊我。而以此爲釣也。彼實自認其天職之不可以不盡。苟不爾者。則爲自貶。爲自污。爲自棄。爲道上義之自鬻。爲精神上之自戕。是故逾自尊者。逾自任。逾自任者。逾自尊。自尊之極。乃有如伊尹所謂天民先覺。如孟子所謂舍我其誰。如佛所謂普度衆生。爲一大事出世。豈抹煞衆人以爲莫己若哉。蓋見夫己之責任則已如是。而他人之能如是與否。且勿暇計也。抑吾嘗見夫老朽名士與輕薄少年之自尊矣。撫捨區區口耳四寸之學問。吐出訛訛氣焰萬丈之言詞。目無餘子。而我躬亦不知何存。口有千秋。而雙肩則不能容物。吾昔曾爲呵旁觀者文。內一條寫其形狀曰。

四曰笑罵派。(中略)既罵維新。亦罵守舊。既罵小人。亦罵君子。對老輩則罵其暮氣已深。對青年則罵其躁進喜事。事之成也。則曰豎子成名。事之敗也。則曰吾早料及。彼輩常自立於無可指摘之地。何也不辦事。故無可指摘。旁觀故無可指摘。己不辦事。而立於辦事者之後。引繩批根以嘲諷揶揄。此最巧黠之術。而使勇者所以短氣。怯者所以灰心也。(中略)譬之孤舟遇風。於大洋。彼輩罵風罵波罵大洋罵孤舟。乃至徧罵同舟之人。若問此船當以何術可達彼岸乎。彼等瞭然無對也。何也。彼輩藉旁觀以行笑罵。失旁觀之地位。則無笑罵也。

嗟夫。自尊者本人道最不可缺之德。而在今日之中國。此二字幾成詬病之名詞者。皆此等僞自

尊者之爲累也。諺曰：「濟人利物非吾事。自有周公孔聖人。」夫周公何人也。孔聖人何人也。顧同此員。趾同此方。官同此五。支同此四。而必曰此也者。彼之責任。非我之責任也。天下之不自愛。孰有過是也。而若之何。彼僞自尊者。竟奉此語爲不二法門也。

朱子曰。教學者如扶醉人。扶得東來西又倒。吾今者爲我國民陳自尊之義。吾安保無誤讀之以長其暴慢鄙倍之氣。增其驕盈予智之心。以爲公德累爲合羣蠱者。雖然。吾既略陳其界說。爲自尊二字下一定義。吾敢申言之曰。凡不自愛不自治。不自立不自牧。不自任者。決非能自尊之人也。五者缺一。而猶施施然自尊者。則自尊主義之罪人也。嗟乎。因噎固不可以廢食。懲羹固不可以吹薺。吾深憂夫人人自尊之有流弊。吾尤憂乎人人不自尊。而此四百兆人者。且自以奴隸牛馬爲受生於天之分內事。而此種自屈辱以倚賴他人之劣根性。今日施諸甲。明日即可以施諸乙。今日施諸室內。明日即可以施諸路人。施諸仇敵。嗚呼。吾每接見夫客之自燕來者。問以吾國民近日對外之情形。未嘗不淚涔涔下也。嗚呼。吾又安能已於言哉。

論合羣

自地球初有生物以迄今日。其間孳乳蕃殖。蠕者泳者飛者走者。有覺者無覺者。有情者無情者。有魂者無魂者。其種類其數量。何啻京垓億兆。問今存者幾何矣。自地球初有人類以迄今日。其間孳乳蕃殖。黃者白者黑者。耆者有族者無族者。有部者無部者。有國者無國者。其種類其數量。何啻京垓億兆。問今存者幾何矣。等是軀殼也。等是血氣也。等是品彙結集也。而存焉者不過萬億中之一。餘則皆萎然落澌然滅矣。豈有他哉。自然淘汰之結果。劣者不得不敗。而讓優者以獨

勝云爾。優劣之道不一端。而能羣與不能羣。實爲其總原。

合羣之義。今舉國中稍有知識者。皆能言之矣。問有能舉合羣之實者乎。無有也。非惟國民全體之大羣不能。即一部分之小羣亦不能也。非惟頑固愚陋者不能。即號稱賢達有志者亦不能也。嗚呼。苟此不羣之惡性而終不可以變也。則此蠕蠕芸芸之四百兆人。遂不能逃劣敗之數。遂必與前此之萎靡落澌然滅者同一命運。夫安得不痛。夫安得不懼。吾推原不羣之故。有四因焉。一曰公共觀念之缺乏。凡人之所以不得不羣者。以一身之所需求所欲望。非獨力所能給也。以一身之所苦痛所急難。非獨力所能捍也。於是乎必相引相倚。然後可以自存。若此者謂之公共觀念。公共觀念者。不學而知。不慮而能者也。而天演界之優劣。即視此觀念之強弱以爲差。夫既曰不學而知。不慮而能矣。然其間又有強弱者何也。則以公觀念與私觀念常不能無矛盾。而私益之小者近者。往往爲公益之大者遠者之蝥賊也。故真有公共觀念者。常不惜犧牲其私益之一部分。以擁護公益。其甚者或乃犧牲其現在私益之全部。以擁護未來公益。非拂性也。蓋深知夫處此物競天擇界。欲以人治勝天行。舍此術末由也。昧者不察。反其道以行之。知私利之可欲。而不知公害之可懼。此楊朱哲學所以橫流於天壤。而邊沁之名理。所以爲時詬病也。此爲不能合羣之第一病。

二曰對外之界說不分明。凡羣之成。必以對待。苟對於外而無競爭。則羣之精神與形式皆無所著。此人類之常情。無所容諱者也。故羣也者。實以爲我兼愛之兩異性。相和合而結搆之。有我見而自私焉。非必羣之害也。雖然。一人與一人交涉。則內吾身而外他人。是之謂一身之我。此羣

與彼羣交涉。則內吾羣而外他羣。是之謂一羣之我。同是我也。而有我小我之別焉。有我則必有我之友與我之敵。既曰羣矣。則羣中皆吾友也。故善爲羣者。既認有一羣外之公敵。則必不認有一羣內之私敵。昔希臘列邦。干戈相尋。一遇波斯之來襲。則忽釋甲而相與歃血焉。對外之我見使然也。昔英國保守自由兩黨。傾軋衝突。曾無寧歲。及格里迷亞戰爭起。雖反對黨亦以全力助政府焉。對外之我見使然也。昔日本自由進步兩黨。政綱各異。角立對峙。遇藩閥內閣之解散。則忽相提攜。結爲一憲政黨以抗之。對外之我見使然也。故凡結集一羣者。必當先明其對外之界說。即與吾羣競爭之公敵何在是也。今志士汲汲言合羣者。非以愛國乎。非以利民乎。既以愛國也。則其環伺我而憑陵我者。國仇也。吾公敵也。舍是則無所爲敵也。既以利民也。則其箝壓我而腴削我者。民賊也。吾公敵也。舍是則無所爲敵也。苟其內相敵焉。則其羣未有不爲外敵所摧陷而夷滅者也。而志士顧昧此焉。往往舍公敵大敵於不問。而惟齟齬焉爭小意見於本團。無他。知小我而不知大我。用對外之手段以對內。所以鵠蚌相持。而使漁人竊笑其後也。此爲不能合羣之第二病。

三曰無規則。凡一羣之立也。少至二三人。多至于百兆。莫不賴有法律以維持之。其法律或起於命令。或生於契約。以學理言。則由契約出者謂之正謂之善。由命令出者謂之不正謂之不善。以事勢言。則能有正且善之法律尙也。若其不能。則不正不善之法律。猶勝於無法律。此羣學家政學家所同認也。今志士之倡合羣者。豈不以不正不善之法律之病民弱國而思所以易之耶。乃夷考其實。或反自陷於無法律之域。幾何不爲彼輩所藉口以相鋤也。不甯惟是。而使本羣中

亦無所可恃以相團結。已集者望望然去。未來者裹足不前。旁觀者引爲大戒。則羣力安得擴張。而目的何日能達也。吾觀文明國人之善爲羣者。小而一地一事之法團。大而一國之議會。莫不行少數服從多數之律。而百事資以取決。乃今之爲羣者。或以一二人之意見武斷焉。梗議焉。其無規則者一也。善爲羣者。必委立一首長。使之代表全羣。執行事務。授以全權。聽其指揮。乃今之爲羣者。只知有自由。不知有制裁。其無規則者二也。叩其故。則曰以少數服從於多數。是爲多數之奴隸也。以黨員服從於代表人。是爲代表人之奴隸也。嘻。是豈奴隸之云乎。人不可以奴隸於人。顧不可以不奴隸於羣。不奴隸於本羣。勢必至奴隸於他羣。服從多數。服從職權。即代表人正所以保護其羣而勿使墜也。而不然者。人人對抗。不肯相下。人人孤立。無所統一。其勢必相率爲野蠻之自由。與未爲羣之前相等。雖無公敵。猶不足以自立。而況夫日有反對者之乘其後也。此爲不能合羣之第三病。

四曰忌嫉。吾昔讀曾文正戒子書中。伎求詩。而悚然焉。其言曰。『善莫大於恕。德莫凶於妬。妬者妾婦行。瑣瑣奚足數。已拙忌人能。已塞忌人遇。已若無事功。忌人得成務。已若無黨援。忌人得多助。勢位苟相敵。畏偏又相惡。已無好聞望。忌人文名著。已無賢子孫。忌人後嗣裕。爭名日夜奔。爭利東西驚。但期一身榮。不惜他人污。聞災或欣幸。聞禍或悅豫。問渠何以然。不自知其故。』嗚呼。此雖曰老生常談乎。然以今日之誤解邊沁學說者。實當頭一棒之言也。吾輩試夙夜一自省焉。其能悉免於如文正所訶乎。吾國人此等惡質。積之數千年。受諸種性之遺傳。染諸社會之習慣。幾深入於人人之腦中。而不能自拔。以是而欲求合羣。是何異磨輒以作鏡。蒸沙以求飯也。夫

宗旨苟不同。則昌言以攻之可也。地位苟不同。則分功以赴之可也。乃若宗旨同地位同。則戮力同心以共大業。善莫大焉。夫所謂戮力同心者。非必強甲之事業而使合於乙也。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目的既共指於一處。其成也。則後此終必有握手一堂之日。卽不然。或甲敗而乙成。或乙敗而甲成。而吾之所志固已達矣。事苟有濟。成之何必在我。仁人君子之用心。不當如是耶。又就令見不及此。而求競勝於一時。專美於一己。則亦光明磊落。自出其聰明才力以立於天演界中。苟其優也。雖千萬人與我競。亦何患不勝。苟其劣也。雖無一人與我競。亦何恃不敗。天下之事業多矣。豈必排倒他人。而始容卿一席耶。嗚呼。思之思之外。有國難。內有民箝。同胞半在酣夢之中。前途已入泥犁之境。吾力而能及也。則自拯之。獨力不能也。則協力拯之。吾力而無濟也。則望他人拯之。其尙忍摧萌拉蘖。爲一國之仇讎。效死力耶。愚不肖者。吾無望焉。無責焉。顧安得不爲號稱賢智者正告也。此爲不能合之羣第四病。

此其大略也。若詳語之。則如傲慢。如執拗。如放蕩。如迂愚。如嗜利。如寡情。皆足爲合羣之大蠹。有一於此。羣終不成。吾聞孟德斯鳩之論政也。曰專制之國。其元氣在威力。立憲之國。其元氣在名譽。共和之國。其元氣在道德。夫道德者。無所往而不可以弁髦者也。然在前此之中國。一人爲剛。萬夫爲柔。其所以爲羣者。在強制而不在公意。則雖稍腐敗。稍渙散。而猶足以存其軀以迄今日。若今之君子。既明知此等現象。不足以戰勝於天擇。而別思所以易之。則非有完全之道德。其奚可哉。其奚可哉。吾聞彼頑固者流。既聒有辭矣。日今日之中國。必不可以言共和。必不可以言議院。必不可以言自治。以是界之。徒使混雜紛擾。傾軋殘殺。以猶太我中華。不如因仍數千年專制之

治長此束縛焉。馳驟焉。猶可以免滔天之禍。吾惡其言。雖然。吾且悲其言。吾且慚其言。嗚呼。吾黨其猶不自省不自戒乎。彼輩不幸言中。猶小焉者也。而坐是之故。以致自由平等權利獨立進取等最美善高尚之主義。將永爲天下萬世所詬病。天下萬世相與談虎色變曰。當二十世紀之初。中國所謂有新思想新知識新學術之人。如是如是。是亡中國之罪。皆在彼輩焉。嗚呼。嗚呼。則吾儕雖萬死。其何能贖也。

論生利分利

謂中國而貧國耶。大學曰。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未聞以數十萬里之地。數十千萬之人。而患貧者也。謂中國而富國耶。稽其官府。則羅掘而無所於得。行其閭閻。則憔悴而無以自存。雖有辯者。不能爲中國之貧諱也。貧之原因。不一端。請先專言民事。

大學曰。生之者衆。食之者寡。此言至矣。後世生計學家言殖產之術。未有能外者也。夫一國之歲殖者。國中人民歲殖之總計也。綜一國之民。無論或勞力或不勞力。勞力矣。或生利或不生利。而其待養於地之所產。民之所出。則均。一國歲殖。只有此數。惟其養徒食者數寡。而後瞻能生者數多。瞻能生者數多。而後國之所殖。乃歲進。反是。則其國未有不瘁焉者也。

生計家言財之所自出者有三。曰土地。曰資本。曰勞力。三者相需而貨乃成。顧同一土地也。在野蠻民族之手。則爲石田。在文明民族之手。則爲奇貨。其故何也。文明人能用資本勞力以擴充之。而野蠻人不能也。所謂利用資本與勞力者何也。用之而斲其有所復也。何謂有所復。用吾力以力田焉。製造焉。被其功於物材。成器之後。其值遂長。其所成之物。歷時甚久。猶存人間。可以轉

售交易。今日以功成物。他日由物又轉爲功。如是則勞力復矣。斥吾資以庀材焉。雇傭焉。材由生貨。轉爲熟貨。傭以人力。造出物力。已熟之貨。蓄力之物。其所值必餘於前此所斥之資。吾財無損。而且有贏。如是則資本復矣。所復者多一次。則所值者進一級。何也。復者必不徒復也。而又附之以所贏。此富之所由起也。一人如是一國亦然。

夫綜一國之資本勞力而歲計之。只有此數也。今年而投諸有所復之地。則明年而其率增若干焉。再明年而其率又增若干焉。歲而增之以至於極富。今年而投諸無所復之地。則明年而其率減若干焉。再明年而其率又減若干焉。歲而減之以至於極貧。故今年同一資本同一勞力也。一有所復一無所復之間。其結果之相遠。在明年則爲一與四之比例矣。再明年則爲一與十六之比例矣。又再明年則爲一與六十四之比例矣。嗚呼。其可驚有如此者。何以明其增減之率然也。此其事於資本易見。而於勞力稍難明。一歲之所總殖。其所以用之者不外兩途。其即享即用而無所復者。命之曰消費。其斥以求贏而企其有所復者。命之曰母財。即資本。有人於此。今年以千金之母財。而所殖者得千五百焉。使其一人一歲消費之率而適五百也。則適盡其所增殖者。而明年仍有千金爲母財。仍殖千五百。則其產不進亦不退。或遇時機。而所殖者忽逾常率。則母財亦隨增矣。然使偶二歲遇不利而所殖不及常率則又將必至他母財矣。故曰罕治。以進爲期中止。則憂退則爲病不必退也。即中止而已。已矣。然不終日矣。使其消費之率歲僅三百也。則明年以今年所殖之餘而合諸母。其母財爲千二百。而所殖者千八百矣。再明年又以明年所殖之餘而合諸母。則其母財爲千五百。而所殖者二千二百餘矣。反是而使其消費之率歲而七百也。則今歲所殖不足供今歲。而不得不蝕及母財。明年之母財僅餘八百。而所殖僅千二百矣。再明年

而再蝕之。其母財僅餘五百。而所殖僅七百餘矣。蝕者其母。遂並其所生之子而亡之。不及三稔。而千金可以蕩然。此事之最易見者也。夫此等持籌握算之論。士君子每羞言焉。而其義實通於治國。一國之產。而依前者之比例焉。國未有不榮者也。一國之產。而依後者之比例焉。國未有不悴者也。抑一國之浪費。與一人之浪費。理同而形異。一國之浪費有二。其一。一國中之人人。皆歲費過於歲殖。於是結集成國。而一國之總歲費過於總歲殖是也。若是者。則其國不數年。而遂可以滅亡。雖然。天下從無此國民也。羅馬之末路殆將近是。故史家謂羅馬之亡。乃其自亡。而非日耳曼人能亡之也。有善費之民。亦必有善殖之民。與之相救。國之所以維持於不敝。賴此而已。其二。一國中之人。雖有善費者。有善殖者。而殖者之人數。不及費者之人數。費者一人所費之數。又過於殖者一人所殖之數。截長補短。以統計之。而一國之總歲費。過於總歲殖是也。今之孱國。比比然也。國之總費。既過總殖。則勢不得不蝕。及全國之總母財。總母能幾何。豈堪當此歲蝕也。此資本增減之比例率也。至勞力之增減。其事亦與資本相緣。夫母財之爲用也。大率庀材者居其半。給餼者居其半。所給之餼。即所以養勞力者也。惟母財豐然後百業興。百業興然後給餼衆。給餼衆然後勞力者各得所養。而其力有所用力。被於物。復成母財。遞增遞進。而力乃盡其用。今使母財被蝕而無所餘。則民有力而無用之地。其力遂日以漸銷。生物學之公例。凡一能力久廢不用者。則其能力必澆亡。斯密亞丹嘗言。『吾英今日之民。勤於昔者。緣今日國財。斥之爲母。以贍勞民者。多於三百年前也。三百年前之民。勞而無獲。乃多情游。其言曰。與其作苦而無獲。不若嬉戲而無餘。大抵工商業廣之區。其民皆母財所贍。故其用力恒勤。而酣戲飲博。自以日銷。設其地爲都會。養民者不在母財而在支費。則皆皆竄媮生。嚴譯原富部乙篇三是資本之增減。

與勞力之增減成比例也。明矣。而況夫既奪善殖者之所食以養善費者。則此善殖者雖不慮愆。而亦無以自存。或殘幸或流亡。有妻不能迎。有子不能舉。勞力之損去者。不可以復續。此又其銳減之跡顯而易見。資本蝕矣。勞力萎矣。生財之三要素。既毀其二。雖有土地。其將何所緣以產百物耶。國之所以有廣土衆民。而不免於貧蹙者。坐是而已。

申而言之。則國之興衰。一視其總資本總勞力之有所復無所復而已。有所復者。資母孳子。大學謂之生之者。生計學家名之曰生利。無所復者。蝕母亡子。大學謂之食之者。生計學家名之曰分利。吾將論生利分利之種別。

吾聞生計學家言。生利之人有二種。一曰直接以生利者。若農若工之類是也。二曰間接以生利者。若商人若軍人若政治家若教育家之類是也。而其生利之力。亦有二種。一曰體力。二曰心力。心力復細別爲二。一曰智力。二曰德力。若以其生利之事業分之。則有六種。

第一、發見及發明。發見者新竟得天然物或新考出其物之利用也。如哥倫布發見亞美利加洲又二百年前新考出菸草中有一種特質足供人用者皆是也。發明者將天產物加以新法則能廣其用而

其法爲前人所未知者如最近發明無線電報之類是也。

第二、先占。先占者探收未有主權之天產也。如伐木獵獸漁魚探礦之類是。

第三、用於生貨之勞力。生貨謂物之未經製造者。如農業森林業牧畜業是也。各種製造品之材料皆自此種勞力而來者也。

第四、用於熟貨之勞力。如製穀麥爲麵包製木材爲家具製土屬爲陶磁製金屬爲機械製綿絲爲布帛其餘各種關於製造者皆屬此類。

第五、用於交通之勞力。變更貨物之位置以運輸交通便適民用者也。凡商業等皆屬此類。

第六、用於保助之勞力。

人智識增長性質改良於生利大有所補故亦不爲分利

若官吏若軍人若醫生皆所以護保生利者也。雖不能直接以生利。然其職若保險公司。然故非分利。若教育家若文學家所以助長生利者也。雖不直接以生利。然得此令

此皆生利之事業也。其不在此數者。皆謂之分利。斯密亞丹云。『人以多雇工傭而富。以多畜便辟使令之人而貧。何也。使令者之功。固匪所寄。則莫可轉。事竟力消。而不可得復也。』斯密氏充類至義之盡。則以爲分利者。不僅便辟使令之賤者而已。自王侯君公。降至執法司理之官吏。稱戈擐甲之武夫。皆此屬也。故其言又曰。『品上者若官吏師儒。若醫巫若文章之士。品下者若倡優侏儒鬪力走馬。臧獲廝養。其用勞力也。雖貴賤迥殊。輕重各異。而皆投其力於不可復之地。當生即毀。皆與於分利致貧之數者也。』斯密此論。後賢聚訟紛然。吾今不具引。不具辯。吾請取我國中分利者之種類而細論之。

分利者之種類。大別有二。一曰不勞力而分利者。二曰勞力而仍分利者。

第一、不勞力而分利者。

(一)乞丐。其人非老非幼非廢疾。以堂堂七尺之軀。乃至不能自養。而行乞於塗。是蕩與惰二者必居一也。人即憐而活之。而爲蟲於一羣莫大焉。故此輩非可愍而可憎也。若君上失政。天災流行。干戈劫後。不以此論。

(二)盜竊。盜者未嘗不用體力。竊者未嘗不用心力。然此不得以勞力論也。蓋其所用力。不敢以與人共見也。此其爲分利最易明。不待贅論。

(三)棍騙。棍騙者亦盜竊之一種也。然其操術稍精。其破裂稍難。故其毒害亦較深。而所分之

利往往更鉅。棍騙之種類繁多。非可悉舉。如聚賭者。如巫覡。如堪輿星相卜筮之流。皆歸此類。不能醫而冒醫爲衣食者。亦歸此類。

(四) 僧道。歐洲教會之牧師神父。識者以爲國之大蠹。前所引斯密亞丹之言。半爲彼輩而發也。至近世革命屢起。奪其特權以儕齊民。然後歐治乃平。雖然。歐之教會雖無實。然猶以覺民爲名也。中國之僧道。則名實兩無取矣。

(五) 紈袴子弟。西人之養子也。育之使長成。教之以學業。令其足以自營自活。父母之責任。如是而已。及其既能自營矣。自活矣。則析而居之。他日父母遺產之能屬於已與否。非所知也。故其故家子弟。皆絕依賴根性。無敢託庇前人餘蔭以自暇逸。中國不然。家有數畝薄田。其子弟輒驕奢淫佚。一無生業。而豪宦豪商之裔。更不待論。又以同居不析產爲盛德。矯僞相效。往往有一家丁口至百數十人者。假使其家有萬金之產。則其百數十人之婦女子弟。皆囂囂然曰。吾之家乃萬金之素封家也。曾亦思此萬金者。析之爲百數十焉。各人所占。能有幾何。而此百數十人。皆以萬金之奉自奉。而於家中生計。絲毫不負其責任。吾見所謂故家名門。若此者。比比然矣。又不必故家名門也。即以尋常論之。大率一家之中。其生利者不過一二人。而分利者動十數人。夫以一人之資本勞力而自養焉。雖中下之材。而猶不至於不給。以一人之資本勞力而養十數人。雖賢智未有能善其後者也。故不得不歲耗其母財以爲消費。而遂以陷於困窮。我國國民之總歲殖。所以不能多斥以爲母財之用者。其大原因未始不由家族制度之不適宜使然也。故俗語曰。『富不過三代。』夫使能善用富。則雖十代百代可也。而吾中國率不能過三代者何也。生之者

一人而食之者百人。生之者一日。而食之者百日。雖有鉅母。其何足以再世也。西國法律。所以重保護富民者。爲其爲一國積母財。積之愈久。則其數愈鉅。斥母興業。人已交利。而國殖歲進。喬木世所以臣爲貴也。中國則貧有世襲。而富無世襲。此亦母財消耗之明效大驗矣。而其咎實執袴子弟尸之。執袴子弟者。真一國之大蠹賊也。雖然。追本窮原。則咎又不專在其子弟。而兼在其父兄。爲父兄者。既以自累。己所生之利爲子弟所分故曰自累而復以累其子弟。令子弟不能爲生利之人故曰累子弟是誠愚不可及矣。

(六) 浪子。浪子者。執袴子弟居其強半。亦有非執袴而亦浪子者。此類之人。尙未至爲乞丐。尙未至爲盜騙。其生涯也。飲酒看花。鬥雞走狗。馳馬角戲。六博蹋鞠。吸鴉片。狎游妓。舍此之外。毫無所事。而衣必選色。食必選味。此類之人。其結局也。盜騙乞丐二者。必居一於是。

(七) 兵勇及應武試者。生計家之論軍人。有以爲生利者。有以爲分利者。吾謂今世文明國之軍人。決不可謂之分利。何也。若無國防。則國難屢起。民將不得安其業。故軍人者。實生利之民之保險也。藉曰分利矣。然亦當屬於勞力而分利之一類。中國則不然。中國之兵勇。實不勞力而分利者也。中國之兵勇。實兼浪子盜騙乞丐三者之長而有之者也。兵勇既皆分利。其應武試者。若武童。武生。武舉。武進士之流。更不待論。

(八) 官吏之一大半。中國之官吏。皆分利者也。然其勞力而分利者居小半。不勞力而分利者居大半。不勞力而分利者。其在京官中。則除軍機大臣。章京及各部主稿司員外。自餘各官皆是也。其在外官中。則凡候補需次人員及道班同通班佐雜班實缺者之大半皆是也。此類人之性質位置。與下篇第三類畧相似。至其勞力而分利者。及其分利之理由。下篇乃論之。

(九)緣附於官以爲養者。此等人所包甚廣。官親也。幕客也。胥吏也。僕役也。皂隸也。訟棍也。其性質大畧相等。吾不暇徧論。但約括以此名。此類人大率強而黠者則豺虎也。弱而笨者則蝗蝻也。其害羣一也。一州縣衙署而參養此輩動數百人。他可知矣。通計全國衣食於此間者。殆常數百餘萬人。此階級亦幾蔚成大國矣。

(十)土豪鄉紳。土豪鄉紳。大率皆執袴子弟。讀書人。官吏。及緣附於官者。之四類人所變相也。雖然。亦有不屬於此四類人。而不得不謂之土豪鄉紳者。卽本屬於四類。而既已變相。則亦自別成爲一孽種。故不得不另立一門以總括之。而此等實分利中之最強有力者也。

(十一)婦女之一大半。論者或以婦女爲全屬分利者。斯不通之論也。婦人之生育子女。爲對於人羣第一義務。無論矣。卽其主持家計。司閫以內之事。亦與生計學上分勞之理相合。蓋無婦女。則爲男子者不得不兼營室內之事業。不專而生利之效減矣。故加普通婦女以分利之名。不可也。雖然。中國婦女。則分利者十六七。而不分利者僅十三四。何以言之。凡人當盡其才。婦人之能力。雖有劣於男子之點。亦有優於男子之點。誠使能發揮而利用之。則其於人羣生計。增益實鉅。觀西國之學校教師。商店會計。用婦女者強半。可以知其故矣。大抵總一國婦女。其當從事於室內生利事業者十而六。育兒女治家計卽室內生利事業也。其當從事於室外生利事業者十而四。泰西成年未婚之女子率皆有所執業。以自養卽從事於室外生利事業者也。而中國婦女。但有前者而無後者焉。是分利者已居其四矣。而所謂室內生利事業者。又復不能盡其用。不讀書。不識字。不知會計之方。不識教子之法。蓮步天嬌。不能操作。凡此皆其不適於生利之原因也。故通一國總率而計。則分利者十六七。而不分利者僅十三四也。

(十二) 廢疾。廢疾者之爲分利。不辨而明。雖然。苟在文明國。有訓盲訓啞等學校。雖有廢疾。而往往使之操作工藝。足以自養。故其分利不多。中國苟遇此等無告。則皆有分而無生者。也是非好自爲之。而天然之缺憾及政府之失職。使之不得不然也。

(十三) 罪人。人至犯公罪而繫縲刑。必其對於一羣之利益。有所侵害明矣。故罪人之本屬分利者。始十而八九也。但今日文明未至法律未完則犯罪者或未必真罪未必皆害一羣公益也雖然。及其既犯罪之後。以一羣治安所繫。不得不置諸囹圄以示懲。既入囹圄。惟受凌虐。一無所事。是使之重分利也。監之十年。則其分利者

十年。監者百人。則其分利者百人。日損公家之母財以畜之。其蠹羣抑更甚矣。故各文明國之懲蠹囚也。不以虐刑而以苦役。古者監司空輪城且輪鬼新即是此意誠得其道也。中國則獄囚充塞。而此輩既自苦復無以自給。而不得不仰食於縣官。或所親是亦分利之一大族也。

兒童不勞力也。何以不爲分利。曰。彼未及生利之年。宜儲備其力以爲他日生利之用也。兒童者實一國將來之眞母財也。生計學家言以人身之德慧術智爲生產力之一種亦謂之無形之資本故凡兒童皆可謂爲一國之無形資本也老人不勞力也。何以不爲

分利。曰。彼已過生利之年。其前此所生之利。既有所儲備。而今之所享。非分之於他人者也。記曰。十六以下。上所長也。六十以上。上所養也。誠以其在一羣之地位當如是也。若夫少年時代。荒嬉學業。不思預備將來。所以報效國民之道。致使長成百無一能。若此者。則雖未成年。已不得不謂之分利。又如壯年時代。無業游手。曾未嘗致絲毫之力。有所貢獻於其羣。及老而廢焉。徒待養於公產。若是者。則雖及耄期。仍不得不謂之分利。我中國之兒童老人。若此者。蓋十而六七焉。故我國兒童老人之分利者。亦十而六七也。

地主往往不自勞力而生計家不謂之分利。亦有謂爲分利者何也。彼其前此之所以得此土地者。未有不從勞力而來。今之所享。即其前此勞力之所儲備。而用之未盡者也。與老人不爲分利者同例若夫藉父兄之業。其所以得此土地「所有權」者。既非經本身之勞力而復一無所事。惟衣租食稅以自豪者。斯不得不謂之分利。故我中國之地主。其分利者亦十而六七也。高國然此等皆可謂之紈袴子弟。故不爲另立一門。

以上說「不勞力之分利者」竟。

第二 勞力而仍分利者

(一) 奴婢 奴婢之勞力。有視尋常人加數倍者。雖然。其所勞之力。只以伺主人之鑿笑。供主人之使令。其力用之而無所復。故謂之分利。此分利種族之最易見者。

(二) 優妓 優妓固有所甚勞甚苦者存。然其勞力皆無所復。且能牽動他人。而使之並爲分利者。故其分利之毒亦頗甚。

以上兩者。其分利未必爲本人之所欲。而有迫之使不得不然者。故分利之罪。不在本人。而在迫之之人。凡有迫而分利者。皆屬此類。衙署之皂隸與奴婢同類者。彼好自爲之。非有迫之者也。故彼輩不可不自負其分利之責任。故謂之不勞力血分利者。

(三) 讀書人 士農工商。號稱國之四民。而讀書人。褒然居首焉。據斯密之論。則雖泰西之讀書人。彼且以爲分利矣。願吾平心論之。則西國之讀書人。其分利者。雖或十之一二。其生利者。猶十之七八。何也。彼其學成之後。非醫生。則法官也。則律師也。否則傳教也。學校教師也。若其學工商業。直接以生利者。更無論矣。故斯密之說。施諸彼。吾不敢袒焉。若在我國。則至當無以易矣。吾國

讀書界之現象。最奇者有二。一曰無所謂卒業不卒業也。二曰藉今卒業矣。而不知其所學作何
用也。其潦倒者。則入股入韻。風簷矮屋。磨至頭童齒豁之年。其騰達者。則夸耀妻妾。武斷鄉曲。以
爲維桑與梓之蠹。謂其導民以知識耶。吾見讀書人多而國日愚也。謂其誨民以道德耶。吾見讀
書人多而俗日偷也。四體不動。五穀不分。偷懦憚事。無廉恥而嗜飲食。讀書人實一種寄生蟲也。
在民爲蠹。在國爲蝨也。若考據家若詞章家及近今輕薄之時勢家皆分利之尤者也。彼等或以爲吾雖無益於羣亦
無害而坐蝕一國之母財。得謂非害耶。若講明道學。匡翼民德。以培國
無害於羣而不知其提倡此謬種以消耗後進之腦力。腐敗國民之道德。害已重矣。藉云無益
家元氣者。不在此論。而惜乎我國讀書界能若此者。萬億人中不得一二也。

(四) 教師、讀書人中爲教師者。宜若非分利然。雖然。所教成者爲一羣之公益。則謂之生利。所
教成者爲一羣之公蠹。則謂之分利。彼今日之讀書人。實前此之教師所產也。他日之讀書人。又
今此之教師所產也。日產公蠹。謂之不分利得乎。

(五) 官吏之一小半。斯密亞丹以官吏爲分利後人糾之詳矣。雖然。若中國之官吏。則無論爲
勞力者不勞力者。而皆不得不謂之分利。官吏之勞力者。若京官之軍機大臣。軍機章京。各部署
之掌印主稿司員。外官之督撫。乃至實缺之提鎮。司道。府廳州縣。各要局之委員。以及出使大臣。
領事等。皆是矣。其數度不過官吏中十之一二。此輩固自謂盡瘁於王事。執掌於賢勞也。至問其
勞力所用者在何處。則脚躡手版耳。簿書期會耳。問其於國民公益。有絲毫關係乎。無有也。英人
邊沁嘗言。政府者有害之物也。然所以設之者。以小害物制大害物而已。日人西村茂樹申其義
曰。政府害民之事少。而能制止他之大害者。謂之良政府。害民之事多。而不能制止他之大害者。

謂之惡政府。若是乎官吏之分利賊民。固已鐵案如山。不容爲諱矣。特視其所賊之率多少何如耳。然苟能奉其職以爲民捍禦。他種大災害。則其間接所生之利。足以償其直接所分者而有餘。故文明國之官吏。不得謂之分利。夫國民之所謂大災害者何也。則水旱癘疫之流行也。豪強之欺凌也。爭鬪之枉屈也。盜賊之橫恣也。其尤甚者。則外侮之攘奪。喪我主權。失我公產也。若此者。皆不能不仰匡救於政府。政府而能捍衛是者。則民雖獻其血汗所得之權利之一二以贍養之。亦不過如營業者之有保險。而非可吝非可避者也。若中國則何有焉。民有災而不能恤也。民有枉而不能伸也。餓殍徧道而不能救也。羣盜滿山而不能監也。浸假而弄兵召戎。一遇挫敗。則割胸脅剝脂膏以爲償也。浸假而畏敵如虎。承伺擊笑。則壓同胞媚仇讐以自固也。由前之說。則有官吏如無官吏。由後之說。則有官吏反不如其無官吏。夫官吏而不能捍民之患。則固已害矣。況以官吏之故。而民患益深且劇焉。是他種之分利分其一。而此輩之分利分其二也。勞力而分利之不勞力而分利者。故中國之官吏。實分利之罪魁。而他種之分利者。大率由彼輩而生者也。

(六) 商業中之分利者。既執業斯不可謂之分利。雖然亦有辨焉。吾以爲今日中國人所執之商業。其不分利者不過十六七。而其分利者尚十二三。如彼投機射利。俗所稱買空賣空者。其操術類於賭博。其用心等於棍騙。斯爲分利無倫矣。至如劇園酒樓之類。導人於分利之途者。雖主者極勤勞。而不得不謂之分利。又如售賣分利之事物。如鴉片。淡巴菰。酒。及一切有害衛生之物。脂粉首飾。及一切婦女冶容之物。香燭楮爆。及一切神祇供享之物。古董書畫。及一切名士玩要之物。印刷入股小說考據詞章等無用書籍。乃至文人墨客一切特別精緻之物。吾八年曾與一友行京師琉璃廠。

數其商店不勝於諸凡業此者。皆分利者也。雖然其罪不在執此業者。而在用此物者。何以故。苟無分利者。十不得一。諸凡業此者。皆分利者也。雖然其罪不在執此業者。而在用此物者。何以故。苟無人焉。從而流通之。則其業不禁自絕。故此等實分利之果。而非分利之因也。

(七) 農工業之分利者。農工業亦有分利者乎。曰。有如農之種罌粟。種菸葉。工之製造各種無益有害之物者。皆分利也。然科其罪。則亦與前所論之商業同。不可謂直接之分利。如種罌粟之分利。人知之矣。然以塞入口之漏卮。則又反似生利而非分利。雖然。種者愈多。吸者亦愈多。是此業又轉為分利之因矣。又如分功不細。成物遲鈍。則工雖勞而亦分利。如業針者。終其事窮日之力。不能成一針。若分其功而各專一事。焉凡為針之事。十七八以十八人分任之。則日可得八萬六千針。是日四千八百也。一人任之日。成其一是。所廢者四千六百七十九矣。此等力皆委之無用。故曰分利。器械不具。趨事拙久。則工雖勞而亦分利。若有鐵路三日可達之路。無之則需二十日。是使人廢其十七日於旅行中。其力委里苟無之。而特車輻焉。以十車載之。走半馬力。人力皆委之無用。斯分利矣。若並車輻而無焉。以數十人負載之。走一月始達其力之委於無用者。更多斯益分利矣。又如開礦。無機器而百人乃任此役。有機器則數人任之。而有餘推之。凡百工作。莫不皆然。夫人只有此數也。人之力只有此數也。用之於此。則不能同時復用之於彼。以一人。此等若充類至盡。則雖以一日可成之物。而今乃需百人。日則此九十九人。九十九日皆委之無用也。故曰分利。

今日極文明國之工藝。庸鉅知後人視之。不有以為分利之尤者乎。故以分利之罪。罪我工傭。不可也。雖然。以今日我國之工。與歐美諸國之工比較。固不可不謂之分利。若此者。非民之罪。有司之罪也。非一人之罪。團體之罪也。

以上說『勞力而仍分利者』竟。

吾今日欲取中國民數而約計之。以觀其生利分利之比較。中國無統計。雖有巧算。萬不能得其真率。不過就鄙見臆度而已。然諒所舉者。有少無多也。

婦女約二一萬萬(分利者約十之六七)……………約一萬二千萬

老幼者約八千萬(分利者約十之六七)……………四千五百萬

中國
四萬
萬人

男子約二萬萬

丁男約一萬二千萬

官吏約三十餘萬	三十餘萬
讀書人約三百萬	三百萬
兵勇及應 武試者	約四百萬
緣附於官 以爲食者	約四百萬
僧道約二十萬	三十萬
執袴浪子 土豪鄉紳	共約五百萬
盜賊棍騙	共約五百萬
乞丐約三百萬	三百萬
奴婢娼優	約五十萬
罪囚約四十萬	四十萬
廢疾約二十萬	二十萬
農工商業 之分利者	約三百萬
其餘不便歸類者	約一百萬

其以鈍拙遲曠而分利者不計

大約四萬萬人中分利者二萬萬一千萬有奇。自餘則爲生利者。又分中國人爲五大族。稽其民業之大略而比較之。

一漢族。約分利者十之五有奇。生利者十之四有奇。

二滿洲族。其在關外者。生利分利之率。約與漢人等。其在內地者。皆分利者無一生利者。本

因
朝定例禁滿洲人不許從事工商業。故其在內地者。非官則兵。非讀書人。則執袴子。否則緣附於官。以爲食終無可以生利之道。

三苗族。約分利者十之二。生利者十之八。

四回族。約分利者十之三。生利者十之七。

五蒙古族。約分利者十之四。生利者十之六。

大抵分利之人。多出於上等社會中等社會。而下等社會之人。殆稀。蓋惟挾持強權者。乃得取他人所生之利而坐分之也。以上所舉分利諸種族。除乞丐奴婢罪囚廢疾等數種外。其餘大率皆以一人而分數人之利者也。竊嘗計之。非以三四人之所贏。決不足以償一人之所耗。吾中國四萬萬人分利者。既二萬萬有奇矣。而此之二萬萬。又非徒盡蝕彼之二萬萬。而遂足以給之也。必三倍焉。四倍焉。嗚呼。若之何。民不窮且匱也。亦幸而吾土地之饒。物彙之衍。小民生產力之大。且厚。猶足勉強支持彌縫。以迄今日也。不然者。吁。無子遺久矣。然此顧可久恃乎。彼生利之二萬萬人者。自生之而自食之。裕如也。今乃每人加以三倍四倍之負擔。雖強有力。何以堪此。窮之蹙之。至無復之。則不得不轉而入於乞丐盜賊棍騙罪囚之數途。於是分利者益增。而生利者益減。分利者愈加多。則其餘生利者之負擔愈加重。愈不得不折而入於分利。如是遞相爲因。遞相爲果。極其弊。可以使一羣之人。分利者八九。而生利者不得一二。高麗是已。夫至以八九人分一二人所生之利。則分之者亦寧有幸焉。涸轍之魚。相煦以沫。其斃直須時耳。夫以吾中國之民。勤儉善

儲。吾固信其無下儕於高麗之懼。雖然，吾中國所處之地位，亦與高麗異。以五洲第一天府之國，擇肉者眈眈於其旁，吾國之總母財既日減消，而他國之母財且日輸入，彼利用吾土地，利用吾勞力，以運其母而殖其子，子之所殖，則彼之物而非我之物也。如是彼盈一度，則我膾一度，吾之總母財有歲減而無歲增，其事至易明矣。至於母財無復可斥，而一國之人不聊生矣。印度是也。彼印度之土，豈小於我，其人豈遠於我，而今竟若此，吾念及此，而不禁汗流浹背，淚潄潄其承睫也。我國人之處堂而嬉游釜而戲者，其亦一動心焉否也。

夫以今不及二萬萬之生利者，於自養之外，復養彼二萬萬有奇之三四倍分利者，而其力猶可以勉支，則我國民之生產力，可以四五倍於自養，昭昭然也。使無彼二萬萬之分利者以蝕之，則彼二萬萬生利者之所殖，必四五倍，是全國之總歲殖，視今日增四五倍也。使彼二萬萬分利者更轉而生利焉，則全國之總歲殖，視今日必增八倍乃至十倍，又昭昭然也。吾中國土地第一勞力第一生產之三要素，既優占其二，所缺者燭資本耳。使傳以八倍十倍於今日之母財，則與萬國爭商戰於地球，誰能禦之，此猶就分功未精器械未備時言之耳。使精矣備矣，而復加以人無不盡之力，地無不盡之利，則其富率之驟漲，豈復巧曆所能算也。國富矣，而猶弱於人，吾未之聞也。若是乎，二十世紀生計競爭之世界，果讓我執牛耳而莫與京也。雖然，飢人說食，終不能飽，吾奈此蒼生何哉。吾奈此蒼生何哉。

他省吾不深知，吾請言粵事。吾粵自前督南皮張公改闡姓爲正餉，合肥李公改番攤雜賭爲正餉以來，生計界日益蹙，其鄉市子弟相與語曰：吾與其力穡於田而日得百錢，何如傭役於博而

日得數百。或且喝雉成盧。一擲巨萬也。於是閩省人趨之者十而五六。至於田功手技小販與夫負戴等種種雜工。日乏一日。小民何知。謂轉移執事以爲吾利也。殊不知一省之總勞力日擲於虛牝。一省之總母財日耗於尾閭。曾幾何時。今則一金僅易斗粟餘矣。此最近報。嗜昔以分利爲利者。而究何利也。粵中近日之窘狀。其根原雖非一端。然官吏之開賭以增分利之率。以消蝕此有限之勞力有限之母財。實其原因之最要者也。故粵中盜賊之多。亦甲於天下。雖由其俗之儉。抑豈不以生利者之不堪負擔。迫而爲此也。使循此不變。十年之後。吾粵民之生利者。將不及二。三分利者必至七八矣。此吾所謂遞相爲因。遞相爲果之例也。今也粵人之在諸省中。以最富聞者也。而其敝既若此。嗚呼。諸省可以鑒矣。

讀者勿以吾爲家人筐篋之言也。今日生計競爭之世界。一國之榮瘁升沈。皆係於是。吾不見聯軍入京以後。豈嘗索我一坏土。而惟汲汲然擴張其商務權力範圍之爲務。彼豈必瀕吾宮。屋吾社。繫累吾子弟。然後謂之亡。然後謂之滅。剝吾膚焉。監吾腦焉。吮吾血焉。馴使我萎黃蕉萃。乾枯瘦死。而其所欲固已給矣。然則吾應之道奈何。曰政府當道。固與有責焉。雖然。此必非恃政府當道一二人之力所能拯救也。其最要之着。不可不求一國中生利人多。分利人少。其轉移之次第。先求我躬勿爲分利者。復闡明學理。廣勸一國人。使皆恥爲分利者。復講求政策。務安插前此之分利者。使有自新之道。以變爲生利者。天下事無中立。不進則退。此兩者消長之率。若克一變。則吾國其庶幾有瘳乎。雖然。改革之業。相因者也。將欲變甲。必先變乙。及其變乙。又當變丙。語及政策。則誰與思之。誰與行之。嗚呼。予欲無言。

論毅力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聖哉斯言。聖哉斯言，欲學爲「人」者，苟非於此義篤信，死守身體而力行之，雖有高志，雖有奇氣，雖有異才，終無所成。

人治者常與天行相搏，爲不斷之競爭者也。天行之爲物，往往與人類所期望相背，故其反抗力至大且劇，而人類向上進步之天性，又必非可以現在之地位而自安也。於是乎人之一生，如以數十年行舟於逆水中，無一日而可以息，又不徒一人爲然也。大而至於一民族，更大而至於全世界，皆循茲軌道而日夜孜孜者也。其希望愈遠，其志事愈大，其所遭拂戾之境遇，必愈衆，譬猶泛濶泚者與行江河者與航洋海者之比，例其艱難之程度，恒與其所歷境界之廣狹相應，事理固然，無足怪者。

天下古今成敗之林，若是其莽然不一途也。要其何以成，何以敗，曰有毅力者成，反是者敗。蓋人生歷程，大抵逆境居十六七，順境亦居十三四，而順逆兩境，又常相間以迭乘。無論事之大小，而必有數次乃至十數次之阻力，其阻力雖或大或小，而要之必無可逃避者也。其在志力薄弱之士，始固曰：「吾欲云云，吾欲云云。」其意以爲天下事固易易也，及驟嘗焉而阻力猝來，頽然喪矣。其次弱者乘一時之客氣，透過此第一關，遇再挫而退，稍強者遇三四挫而退，更稍強者遇五六挫而退，其事愈大者，其遇挫愈多，其不退也愈難，非至強之人，未有能善於其終者也。夫苟其挫而不退矣，則小逆之後，必有小順，大逆之後，必有大順。盤根錯節之既破，而遂有應刃血解之一日。

旁觀者徒艷羨其功之成。以爲是殆幸運兒。而天有以寵彼也。又以爲我蹇於遭逢。故所就不彼。若也庸詎知所謂蹇焉幸焉者。彼皆與我之所同。而其能征服此蹇焉。利用此幸焉。與否。即彼成。我敗。所由判也。更譬諸操舟。如以兼旬之期。行千里之地。者其間風潮之或順。或逆。常相參伍。彼以堅苦忍耐之力。冒其逆而突過之。而後得從容以容度其順。我則或一日而返焉。或二三日而返焉。或五六日而返焉。故彼岸終不可得達也。孔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孟子曰。『有爲者。譬如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爲棄井也。』成敗之數。視此而已。

人不可無希望。然希望常與失望相倚。至於失望而心蓋死矣。養其希望。勿使失者。厥惟毅力。故志不足。恃氣不足。恃才不足。恃惟毅力。爲足恃。昔摩西古代之第一偉人也。彼憫猶太人受軛於埃及。也是其志之過人也。然其携之以出埃及也。始焉猶太人不欲。經十餘年。乃能動焉。既動於埃及。及人尼之截之。經十餘戰。乃能出焉。既出矣。而所欲至之目的。不得達。徬徨沙漠中者。又四十年焉。使摩西毅力稍不足。或於其初也。見猶太人之頑。錮難動。而灰其心焉。於其中也。見埃及人之强悍。難敵。而灰其心焉。於其終也。見迦南樂土之艱險。不易達。而灰其心焉。苟有一者。則摩西必爲失敗之人。無可疑也。昔哥倫布新世界之開闢者也。彼信海西之必有大陸。是其識之過人也。然其蚤年喪其愛妻。喪其愛子。喪其資財。窮餓無聊。行乞於市。既而游說於豪貴。豪貴笑之。建白於葡萄牙政府。政府斥之。及其承西班牙王之命。初航海也。舟西指六十餘日。不見寸土。同行之人失望。思歸。從而尼之撓之者。不下十數次。乃至共謀殺其身。飲其血。使哥倫布毅力稍不足。

則初焉以窮困而沮。繼焉以不遇知己而沮。繼焉以艱難而沮。終焉以險禍而沮。苟有一者則哥倫布必爲失敗之人無可疑也。昔巴律西法蘭西著名之美術家也。嘗憫法國磁器之粗拙。欲改良之。築竈以試驗者數年。家資盡罄。再築竈而益以薪。又復失敗。已無復三度築竈之資。猶復集土器三百餘。附畚以試驗之。歷一日夜不交睫。曾無尺寸功。如是者殆十年。卒爲第四度最後之大試驗。乃作竈於家。磚石築造。皆躬自任。閱七八月。竈始成。乃擲土製器。塗藥入竈。火熱一晝夜。間坐其旁。以待且其妻持朝食供之。終不忍離。至第二日。質終未融。日沈西。又不去待之。於是蓬首垢面。憔悴無人形。如是者越三日。四日。五日。六日。相續至七日。未一假寐。而功遂不就。自茲以往。調新質而擣煉之。坐守十餘日。二十日。以爲常。最後一度。質既備。火既焚。熱既熾。功將成矣。薪忽告竭。而火又不能滅也。巴律西爽然自失。傷其功之將墮。乃拔圍籬之本以代之。猶不足。碎其桌及椅投諸火。猶不足。碎其架。猶不足。碎其榻。猶不足。碎其門。妻子以爲狂。號於室而奔告其鄰。未幾所燒之質。遂融。色光澤。儼然良器矣。於是巴律西送其至困極苦之生涯於此。器者已十八年。使巴律西毅力稍不足者。則必爲失敗之人。無可疑也。昔維爾德創設海底電線之人也。彼其擁巨萬之資。傾心以創此業。欲自美至英。超海以通電信。請助於英政府。幾經哀求。始見許。而美國議院爲激烈之反對。其贊助僅以一票之多數得通過。亦既困難極矣。及其始敷設也。第一次至五百里。而失敗。第二次至二百里。以電流通。而失敗。第三次將告成矣。而所乘之軍艦。又以傾射不能轉運。線亦中斷。第四次以兩軍艦一向愛爾蘭。一向尼科德蘭相距三里。線仍斷。第五次再試。則兩艦距離八十里。電流通。又突失敗。監督諸員皆絕望。資本家亦有悔志。第六次

至海上七百里地名利翰者電信始通謂已成矣既而電流無端突然停止又復失敗第七次更
 別購良線建設至距尼科蘭六百里處將近結果線又斷此大業遂閱一年有奇而維爾德之家
 資已耗盡矣猶復嘆音瘖口勞魂瘁形游說英美之有力者別設一新公司而功乃始就至今全
 地球食其利使維爾德毅力稍不足者則雖歷一次二次乃至三四五六七八次其終爲失敗之
 人無可疑也此身最著者也乃若的士黎禮四度爭議員選舉不第而卒爲英名相加里波的五
 度起革命軍不成而卒建新意大利士提反孫之作行動機器也十五年始成瓦德之作蒸氣機
 器也三十年始成孟德斯鳩之萬法精理二十五年始成斯密亞丹之原富十年始成達爾文之
 種源論十六年成吉朋之羅馬衰亡史二十年始成倭斯達之大辭典二十六年始成馬達加
 斯加之傳教師十年始得一信徒吉德林之傳教於緬甸拿利林之傳教於中國一則五年一則
 七年乃得一信徒由此觀之世無論古今業無論大小其卓然能成就以顯於世而傳於後者豈
 有一不自堅忍沈毅而來哉又不徒西國爲然也請徵諸我先民句踐之在會稽也田單之在即
 墨也漢高之繫陽成臯也皆其敗也即其所以成也使三子者毅力稍不足則爲失敗之人也張
 騫之使西域也瀕於死者屢往往不食數日乃至十數日前後歷十三年而卒宣漢威於域外使
 騫毅力稍不足則爲失敗之人也劉備初用徐州而蹶次用豫州而又蹶次用荊州而又蹶年將
 暮始得益州以定大業使備毅力稍不足則爲失敗之人也元奘以唐國師之尊橫葱嶺適印
 度猛獸困之瘴癘困之饑渴困之語言之不通困之卒經十七年盡學其正法外道歸而弘布於
 祖國使元奘毅力稍不足則爲失敗之人也且勿徵諸遠即最近數十年來威德巍巍照耀寰宇

若曾文正其人者。其初起時之困，心衡慮復，可思議。餉需則羅掘不足。與李小泉書云：僕在衡極力
向不滿萬。各邑紳士來衛，殷殷相助。奈鄉間自乏此物。莫可如何。欲放手一辦，輒復以此阻敗。只憚人耳。又復路中
丞書云：捐輸一事，所託之友，所發之書，蓋已不少。據稱待至歲暮。某處一千，某處五百，俱可按籍而索。事雖同乎
水中之月，猶冀得乎十分之五。一經搖動，則全局皆空。兵勇則調和兩難，公所與之爲難。文正僅以身免。其文集
云云。蓋當時以鄉紳辦團，只恃捐輸，不仰帑藏故也。衡州水師經營，積
中書札卷一與王璞山書上吳鎮甫制，將裨則駕馭匪易。覆駁中丞書云：王璞山本侍所器倚之人。今年於各處表暴
軍書各篇，苦情如訴，詞多不飾。既無公牘，又無私書。會未同涉風波之險，已有一斑矣。類此者猶夥。衡州水師經營，積
受節制之意，同舟而樹敵國，肝胆而變楚越。云云。當時用人之難，可見一斑矣。類此者猶夥。衡州水師經營，積
年甫出，即敗於靖港。憤欲自沈，覆恩乃止。直至咸豐十年，任江督，駐祁門，而蘇常新陷，徽州繼之。
圍左右八百里，皆賊地。或勸移營江西，以保餉源。或勸遷廩，江干以通糧路。文正乃曰：吾去此
寸步無死所。及同治元年，合圍金陵之際，疾疫忽行，上自蕪湖，下迄上海，無營不病。楊斌、曾
鮑超諸統將，皆呻吟牀，孱無守望之兵，厨無炊爨之卒，而苦守力戰，閱四十六日，乃得拔。事復
自言此數月中，心胆俱碎，觀其與邵位西書云：軍事非權不威，非勢不行。弟處無權無勢之位。
常冒爭權爭勢之嫌，年年依人，頑鈍寡效。與劉霞仙書云：虹貫荆卿之心，而見者以爲淫氣，碧
化萋宏之血，而覽者以爲頑石。古今同慨，我豈伊殊，屈蠱所以一沈而萬世不復者，良有以也。
又復郭筠仙書云：國藩昔在湖南、江西，幾於通國不能相容。六七年間，浩然不欲復聞世事。然
造端過大，以不願生死自命，甯當更問毀譽，以拙進而以巧退，以忠義勸人，而以苟且自全。即魂
魂猶有餘羞。羞當時所處之困難，如此其甚也。功成業定之後，論者以爲乘時際會，天獨厚之。

而豈知其停辛、苦、銖、積、寸、累、百、折、不、回、而、始、有、今、日、也。使、曾、文、正、毅、力、稍、不、足、者、則、其、爲、失、敗、
 之、人、無、可、疑、也。嗚、呼、綜、觀、此、中、西、十、數、君、子、則、我、輩、所、以、求、自、立、於、天、地、間、者、可、以、思、矣。可、以、興、
 矣。拿、破、倫、曰：『兵、家、勝、敗、在、最、後、之、十、五、分、鐘、而、已。蓋、我、困、之、時、人、亦、困、之、時、也。我、疲、之、時、人、亦、
 疲、之、時、也。際、人、之、困、疲、而、我、一、鼓、勇、氣、以、繼、之、則、勝、利、固、不、得、不、在、我。』此、言、乎、成、功、之、術、之、非、
 難、也。古、語、曰：『行、百、里、者、半、九、十。』此、言、乎、成、功、之、道、之、非、易、也。難、耶、易、耶、惟、志、士、自、擇、之、
 抑、成、敗、云、者、又、非、可、以、庸、耳、俗、目、而、論、定、者、也。凡、人、所、志、所、事、愈、大、則、其、結、果、愈、大、而、成、就、亦、愈、
 遲、如、彼、志、救、一、國、者、而、一、國、之、進、步、往、往、數、十、百、年、乃、始、得、達、志、救、天、下、者、而、天、下、之、進、步、往、往、
 數、百、千、年、乃、始、得、達、而、此、眇、眇、七、尺、之、軀、殼、雖、豪、傑、雖、聖、賢、曾、不、能、保、留、之、使、踰、數、十、寒、暑、以、外、
 然、則、事、事、而、欲、親、觀、其、成、甯、復、有、大、事、之、可、任、耶。是、故、當、知、馬、丁、路、得、固、成、也、而、拉、的、馬、列、多、黎、
 格、蘭、瑪、三人皆爲宗教革命而死者亦、不、可、謂、不、成、哥、倫、布、固、成、也、而、俄、頓、曲、俄頓曲在夏威夷島亦、不、可、謂、
 不、成、狄、渥、固、成、也、而、嚙、蘇、士、亦、不、可、謂、不、成、加、富、爾、固、成、也、而、瑪、志、尼、亦、不、可、謂、不、成、大、久、保、木、
 戶、固、成、也、而、吉、田、松、陰、藤、田、東、湖、亦、不、可、謂、不、成、曾、國、藩、固、成、也、而、江、忠、源、羅、澤、南、李、續、賓、亦、不、
 可、謂、不、成、成、敗、云、者、惟、其、精、神、不、惟、其、形、式、也、不、然、若、孔、子、千、七、十、二、君、無、所、用、伐、檀、削、跡、老、於、
 道、路、若、耶、穌、受、磔、十、字、架、其、亦、可、謂、之、敗、耶、其、亦、可、謂、之、敗、耶、故、真、有、毅、力、者、惟、懷、久、遠、之、希、望、
 而、不、計、目、前、之、成、敗、非、不、求、成、知、其、成、非、在、旦、夕、故、不、求、也、成、且、不、求、而、甯、復、有、可、敗、之、道、乎、淺、
 見、者、流、觀、其、軀、殼、之、或、竄、或、鎬、或、殺、而、妄、擬、議、之、曰、是、實、敗、焉、而、豈、知、天、下、事、固、往、往、敗、於、今、而、

成於後敗於我而成於人有既造之因必有終結之果天下惟不辦事者立於全敗之地而真辦事者固必立於不敗之地也故吾嘗謂毅力有二種一曰兢惕於成敗而竭全力以赴之鼓餘勇以繼之者剛毅之謂也二曰解脫於成敗而盡天職以任之獻生命以殉之者沈毅之謂也

若是者豈惟一私人為然耳即一民族亦有然偉大之民族其舉動常有一遠大之目的汲汲焉向之以進行歷數十年數百年如一日不觀英國乎自克林威爾以來以通商殖民為國是爾後數百年不一退轉馴至世界大地圖中五大洋深綠色裏斑斑作硃點者皆北端砂砂三島之附

從奴僕也十字角之旗翻翻五大陸萬島嶼之上乃至不與日同出入而至今猶歎然若不足殖民大臣漫遊全世界汲汲更講漲進之法不見俄國乎自彼得大帝以來以東向侵略為國是爾後數百年不一退轉其於近東也歐亞諸國合力沮之其於遠東也乃至歐亞美諸國全力沮之而銳氣不稍挫近日確然益樹實力於滿洲而達達尼爾事件此最近之國際問題俄國蔑視柏林條約以兵船渡土耳其之達達尼爾海峽以出黑海也次

又見告矣計全球數十國中其有朝氣方鼎盛者不過十數揆厥所由未有不自彼國民之有毅力來者也豈無一二仗客氣趁風潮隨雄國以學邯鄲步者然曇花一瞥頽落依然今南美洲諸國是其前車也孟子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天之降鑒下民豈有所私耶嗚呼國民國民可以鑑矣

吾觀我祖國民性之缺點不下十百其最可痛者則未有若無毅力焉者也其老輩者有權力者衆目之曰守舊夫守舊則何害英國保守黨之名譽歷史豈不赫赫在人耳目耶現內閣亦保守黨然守則

守矣○既守之○則當以身殉之○顧何以戍新○政一領而舉○國無守○舊黨者○竟三閱月○也○義和團之○起也○吾黨雖憐其愚而猶驚其勇○以爲排外義憤○有足多焉○而何以數月○之力○不能下一區○館也○而何以聯軍一至○其在野蠻之國○官吏之前○不義憤○君父憂而○吾民暴動○濫戕外○一義和團也○各省鬧教之案○固野蠻之行也○雖然○吾聞日本三十年前○固嘗有民暴動○濫戕外○人之事及交涉○起其首事者○則自戕於外國○官吏之前○不以義憤○君父憂而○吾民暴動○濫戕外○何以一呼而蜂蟻集○一閱而鳥獸散○不顧大局○而徒以累國家也○若夫所謂新進者○稍知外事者○翹然揭櫫一維新之徽章○於額角夫維新則豈非善事○然既新矣○則亦當以身殉之○顧何以見聲○色而新者去其十之三四○語金錢而新者去其十之五六○觀宦達而新者且去其十之八九也○或曰○此蓋其心術敗壞使然○彼其在初固未嘗確有見於舊之宜守○確有見於新之不可以已也○不過伺朝廷之眼波○以爲顯官計○博時髦之虛名○以爲噉飯地耳○吾謂此等人固自不少○而吾終不敢○以此陰險詭詐之惡名○盡概天下士也○要之其志力薄弱○知及而仁不能守○有初而鮮克○有終者○比比然爾○彼守舊者○不足道矣○至如號稱維新者○流論者○或謂但有此輩○亦慰情勝無呼者○竊以爲誤矣○天下事○不知焉○尚有所望○而新者○則無可望○知而不行○尚有一二○天志亦紛○力不能終者○果屬於此○抑屬於彼○吾每一念及○不能爲我前途○疑且懼也○嗟乎○一國中○紛矣○其大多數者○果屬於此○抑屬於彼○吾每一念及○不能爲我前途○疑且懼也○嗟乎○一國中○朝野上下○人皆有假日○樂之心○有違恤我後○之想○翩翩少年○弱不禁風○蹙蹙老成○尸居餘氣○無三年○能持續之○國無百人○能固結之○法團嗚呼○有國如此○不亡何待○哉不亡何待○哉

守舊者吾無責焉。偽維新者吾無責焉。吾請正告吾黨之眞有志於天下事者曰。公等勿恃客氣也。勿徒悚動於一時之高論。以爲吾不知此言。此而吾事畢也。西哲有恒言。知責任者大丈夫之始行。責任者大丈夫之終一。吾儕不認此責任。則己耳。苟既認之。則當如歸人之於所天。終身不二。矢死靡他。吾儕初知責任之日。即此身初嫁與國民之日也。自頂至踵。夫豈復我所得私於此而欲不賣。賣焉。夫亦安得避也。然天下事順逆之常。相倚也。又如彼吾黨乎。吾黨乎。當知古今天下無有無阻力之事。苟其畏阻力也。則勿如勿辦。竟放棄其責任。以與齊民伍。而不然者。則種種煩惱。皆爲我練心之助。種種危險。皆爲我練胆之助。種種艱大。皆爲我練智練力之助。隨處皆我之學校也。我何畏焉。我何怨焉。我何餒焉。我願無盡我學。無盡我知。無盡我行。無盡孔子曰。『望其壙。畢如也。臬如也。君子息焉。小人休焉。』毅之至也。聖之至也。

論義務思想 癸卯

義務與權利對待者也。人人。生。而。有。應。得。之。權。利。即。人。人。生。而。有。應。盡。之。義。務。二。者。其。量。適。相。均。其在野蠻之世。彼有權利無義務。有義務無權利之人。蓋有焉矣。然此其不正者也。不正者固不可以久。苟世界漸趨於文明。則斷無無權利之義務。亦斷無無義務之權利。惟無無權利之義務也。故盡瘁焉者。不必有所懼。惟無無義務之權利也。故自逸焉者。不必有所歎。夫不正之權利義務。而不可以久者何也。物競天擇之公理。不許爾爾也。權利何自起。起於勝。而被擇勝。何自起。起於競。而獲優者何。亦其所盡義務之分量。有以軼於常人耳。難者曰。天演力之行。匪獨今也。彼前此所謂有權利無義務。有義務無權利者。亦不可謂非優劣之結果也。彼其

未嘗爲人羣盡絲毫義務。而覩然擁其優勝之資格。以睥睨一切者。方充塞於歷史。而子乃以義務爲優勝之因。不亦迂乎。應之曰。不然。凡天下。無論正不正之權利。當其初得之之始。必其曾盡特別之義務。而乃以相償者也。即如世襲之君權。至不正者也。然其始烏乎得之。民初爲羣散漫。柔弱。於是時也。有能富於膂力。爲衆人捍禽獸之患。挫外敵之暴者。乃從而君之。又或紀綱混亂。無所統一。於是時也。有能運其心思。才力爲衆人制法立度。調和其爭者。乃從而君之。又或前朝不綱。海宇鼎沸。於是時也。有能以隻手削平大難。使民安其業者。乃從而君之。若是夫彼所盡於一羣之義務。固有以異於常人。也。故推原其朔。不得謂之不正。不正者在後。此之襲而受之者云爾。竊得國者雖易姓而其威權實憑藉于前代故可 彼憑藉此。既得之權利。而濫用之。因以反抗。天演大例。使競爭力不能遵常軌。然後一切權利義務。乃不相應。故專制政體之國。必束縛其民之心。思才力於無可爭之地。若中國之。以科舉取士。以資格任官。皆是也。非此。則其不正之權利。無由保也。雖然。天演固非可久抗者。譬諸水然。爲隄以障之。固未嘗不可使之改。其常度。移時則或溢。而出焉。或決而潰焉。而水之性。終必復舊。故夫權利義務。兩端平等。而相應者。其本性也。故近今歐美諸國。所謂不正之權利義務。殆既絕跡。而此後之中國。亦豈能久抗焉。豈能久障焉。新民子曰。自今以往。苟盡義務者。其勿患無權利焉。爾。苟不盡義務者。其勿妄希冀權利焉。爾。

(附記)或難吾權利初起皆得自義務之說。謂即以君權論。若彼外族之奪我國土。而久享此無義務之權利者。其謂之何。應之曰。此有兩說。其一仍由於承襲者。蓋承數千年不正之君權。積威約之漸。苟篡得此位。即承襲其餘蔭也。(其二)則國民義務思想太淺薄。故人得乘虛而入也。夫朝綱紊亂。從而正之者。國民之義務也。國中有亂。從而戡之者。國

民之義務也。而皆不能焉。是舉國中皆放棄其義務矣。既放棄其義務。自不能復有其權利。正天演之公例也。而彼外族者。反入而代我。還定安集之。彼雖非爲我盡義務。然與我比較。其所盡抑猶優於我矣。彼外族入主中夏。而能下世稍久者。皆此之由也。彼雖不。正然我。祇當自怨。甯能怨人。

恫哉吾國民義務思想之薄弱也。吾昔著論權利思想之切要。吾知聞者必將喜焉。則囂囂然起曰。我其爭權利。我其爭權利。雖然。吾所謂權利思想者。蓋深恨吾國數千年來有人焉。長擁此無義務之權利。而謀所以抗之也。而誤聽吾言者。乃或欲自求彼無義務之權利。且率一國人而胥求無義務之權利。是何異磨。以。求。鏡。炊。沙。以。求。飯。也。吾請申言權利與義務相待之義。父母之於子也。蚤年有養子之義務。故晚年有受養於子之權利。夫之於妻也。有保護之之義務。故有使妻從我之權利。傭之於主也。有盡瘁執事之義務。故有要求薪俸之權利。此其最淺者也。爲子者必能自盡其爲人之義務。而無藉父母之代勞。然後得要求父母許以自由之權利。亦其義也。然此不過就一私人與一私人之交涉言耳。若夫相聚而成一羣。所以樂有羣者。爲羣既立。而我可藉羣之力。以得種種之權利也。然羣非漫然而能立者也。必循生計學上分勞任功之大例。一羣之人。咸各盡其義務。羣之匱乏。我既補之。羣之急難。我既赴之。則羣之安富尊榮。我固得自享之。是謂無無權利之義務。使羣中之人。有一焉。游手而無業者。則其羣之實力少一分。使羣中之人。而皆爾焉。則是羣之自殺也。故羣中之有業者。雖取彼無業者飲食之權利。而並奪之。亦不得謂之非理也。是債主對於負債者所得行之手段也。踐羣之毛。食羣之土。乃逋羣負而不償。則羣中之權利。豈復彼所得過問也。是謂無無義務之權利。

吾言中國人無義務思想。吾請舉其例。政治學者言國民義務有兩要件。曰納租稅也。曰服兵役也。夫國也。非能自有恆產也。民不納租稅。則政費何所也。劃而命之曰。一國是必有他國與之對也。待則民不服兵役。則國防何由立。而吾國民最畏此二事。若以得免之爲大幸者。此最志行薄弱之徵也。昔之頌君德者。皆以免征減賦爲第一仁政。若宋之改徵兵爲傭兵。本朝康熙間。下永不加賦之諭。皆民間所最謳歌而最感戴者也。而豈知兵由於傭者。則愛國心必不可得發現。而永如加賦者。苟欲爲民事。新有所興。作費無所出。而善舉亦不得不廢也。泰西諸國。則異是。凡成年者。皆須服二三年之兵役。而民莫或避。租稅名目如鯽。其歲納之額。四五倍於我國。而民莫或怨。彼甯不自贊其血肉。自惜其脂膏也。願若此者。彼自認此義務。而知有與義務相對待之權利。以爲之償也。匈加利之被壓制於奧政府也。卒以奧法交戰。奧人不得不藉匈兵力。而遂以恢復自治憲法。千八百六十年事西人有一恒言曰。『不出代議士。不納租稅。』英之「大憲章」權利法典。皆挾租稅以爲要求者也。法之大革命。亦以反此公例而釀成者也。故歐西人民對國家之義務。不辭其重。而必要素相當之權利。以爲之償。中國人民對國家之權利。不患其輕。而惟欲逃應盡之義務。以求自逸。參觀本號近世歐人之三大思想篇是何異頑劣之童。不服庭訓。乃曰。吾不求父母之養我。而但求父母之勿勞我也。夫無父母之養。則不能自存。而既養。則不能勿勞。此不可避之數也。惟養且勞。然後吾與父母之關係。日益切密。而相愛之心。乃起。故權利義務兩思想。實愛國心所由生也。人雖至愚。未有不願受父母之養者。頑童之所以甯棄此權利者。不過其畏勞之一念使然耳。今之論者。

每以中國人無權利思想爲病。顧吾以爲無權利思想者。乃其惡果。而無義務思想者。實其惡因也。我國民與國家之關係。日淺薄。馴至國之興廢存亡。若與己漠不相屬者。皆此之由。今若不急養義務思想。則雖日言權利思想。亦爲不完全之權利思想而已。是猶頑童欲勿勞而。又貪父母之養也。是猶惰傭不力作而欲受給於主人也。吾見今之言權利者。頗有類於是焉。矣。日歎羨他人之自由民權。而不考其所以得此之由。他人求之而獲之。而我則望其自來。他人以血以淚購之。而我欲以口以舌爲易。他人一國中無大無小無貴無賤無富無貧而皆各自認其相當之義務。返之吾國者。爲官吏之義務。若者爲士君子之義務。若者爲農工商之義務。若者爲軍人之義務。若者爲保守黨之義務。若者爲維新黨之義務。若者爲溫和平派之義務。若者爲急激派之義務。若者爲青年之義務。若者爲少年之義務。若者爲婦女之義務。問有一人焉。審諸自己之地位。按諸自己之才力。而敢自信爲已盡之。而無所欠缺者乎。無有也。雖有七子之母。而無一人願其養焉。雖謂之無子焉。可也。雖有四萬萬人之國。而無一人以國家之義務爲義務。雖謂之無民焉。可也。無民之國。何以能國。

抑吾中國先哲之教。西人所指爲義務教育者也。孝也。弟也。忠也。節也。豈有一焉。非以義務相責備者。然則以比較的言之。中國人義務思想之發達。宜若視權利思想爲遠優焉。雖然。此又不完全之義務思想也。無權利之義務。猶無報償之勞作也。其不完全一也。有私人對私人之義務。無箇人對團體之義務。其不完全二也。吾將論今公義務。

論尙武

世人之恆言曰野蠻人尙力文明人尙智嗚呼此知二五而不知一十之言迂偏而不切於事勢者也羅馬文化燦燦大地車轍馬跡蹂躪全歐乃一遇日耳曼森林中之蠻族遂踳蹶而不能自立而帝國於以解網夫當日羅馬之智識程度豈不高出於蠻族萬萬哉然柔弱之文明卒不能抵野蠻之武力然則尙武者國民之元氣國家所恃以成立而文明所賴以維持者也卑斯麥之言曰天下所恃者非公法黑鐵而已赤血而已寧獨公法之無足恃立國者苟無尙武之國民鐵血之主義則雖有文明雖有智識雖有衆民雖有廣土必無以自立於競爭劇烈之舞臺而獨不見斯巴達乎斯巴達之教育一千涉嚴酷之軍人教育也嬰兒之生必由官驗其體格不及格者撲滅之生及七歲即使入幼年軍隊教以體育跣足裸體惡衣菲食以養成其任勞苦凌犯寒暑忍耐飢渴之習慣飲食教誨皆國家專司其事成年結婚而後亦不許私處家中日則會食於公堂夜則共寢於營幕乃至婦人女子亦與男子同受嚴峻之訓練雖老婦少女亦皆有慄悍勇俠之風其母之送子從軍也命之曰「祝汝負楯而歸否則以楯負汝而歸」舉國之男女老少莫不輕死好勝習以成性故其從征赴敵如習體操如赴宴會冒死喋血曾不知有畏怯退縮之一事彼斯巴達一彈丸之國耳舉國民族寥寥不及萬人顧乃能內制數十萬之異族外挫十餘萬之波軍雄霸希臘與雅典主齊盟也曰惟尙武故而獨不見德意志乎十九世紀之中葉日耳曼民族分國散立萎靡不振受拿破侖之蹂躪既不勝其屈辱乃改革兵制首創舉國皆兵之法國民歲及二十悉隸兵籍是以舉國之人無不受軍人之教育具軍人之資格卑斯麥復以鐵血之政略達民族之主義日討國人而訓之剗滌其渙漫靡之舊習養成其英銳不屈

之精神今皇繼起以雄武之英姿力擴其國族帝國之主義其視學之敕語曰務當訓練一國之
 少年使其資格可以輔朕三十年願於世界故其國民勇健奮發而德意志為世界唯一之國俄
 德新造之邦至今乃僅三十年願乃能擢奧仆法偉然雄視於歐洲也曰惟尚武故而獨不見俄
 羅斯乎俄國於絕北苦寒之地擁曠漠確之平原以農為國習於勞苦故其民瘠悍堅毅富
 於野蠻之力觸冒風暑忍耐艱苦為宗其主氣而全體一致從命令其性質最宜於
 軍隊且其先皇彼德遺訓以侵略為宗旨雖有萬衆當前不足遏其鋒而懾其氣夫俄羅斯半
 亞之雄心彼其頑獷之蠻力驚忍之天性西馳東突能寒歐人之膽論者且謂斯拉夫民族勢力
 開之國耳文化程度不及歐美之半願乃西突能寒歐人之膽論者且謂斯拉夫民族勢力
 日盛將奪條頓人之統緒代為世界之主翁若是也曰惟尚武故且非獨歐洲諸國為然
 也我東隣之日本其人數僅當我十分之一耳然其人剽疾輕死日取其所謂武士道和魂者
 發揮而光大之故當其徵兵之始尚有哭泣逃亡之曲求免者今則入隊之旗祈其戰死從軍之
 什祝勿生還好武雄風舉國一致且庚子之役其軍隊之勇銳戰鬪之強力且冠絕聯軍使區區
 類首傾倒近日汲汲於體育之事務我國民皆具軍人之本領皆蓄上人之精神彼日本區區
 島興立僅三十年耳願乃能一戰勝我然其定霸之立於東洋之上也曰惟尚武故乃至脫
 蘭士哇爾獨立不願能一戰勝我然其定霸之立於東洋之上也曰惟尚武故乃至脫
 獵鎗使途過森林之飛鳥至殿最其少婦人亦且改易裝服荷載從戎彼脫蘭士哇爾
 戈而衛社稷是以戰事一起精銳莫當乃至少婦人亦且改易裝服荷載從戎彼脫蘭士哇爾

彈丸黑子不能當英之一縣。勝兵者數萬人耳。願乃能抗天下莫強之英。英人糜千百萬之巨費。調三十萬之精兵。血戰數年。僅乃克服。若是者何也。亦曰惟尙武故。此數國者。其文化之淺深不一。一轍其民族之多寡不一。途其國土之廣狹不一。致要其能馳騁中原。屹立地球者。無不恃此尙武之精神。搏搏大地。莽莽萬國。盛衰之數。胥視此矣。

恫夫中國民族之不武也。神明華胄。開化最先。然二千年來。出而與他族相遇。無不挫折。敗北受其窘屈。此實中國歷史之一大污點。而我國民百世彌天之大辱也。自周以來。即被戎禍。一見迫於獫狁。再見辱於犬戎。秦漢而還。匈奴凶悍。以始皇之雄鷲。僅乃拒之於長城之外。以漢高之豪武。卒至圍蹇於白登之間。漢武雄才大略。大張兵力於國外。衛霍之倫。絡繹出塞。然收定南粵。威震西域。卒不能犁庭掃穴。組繫單于。匈奴之患。遂與漢代相終始。降及魏晉。五胡煽亂。犬羊奔突於上國。豕蛇橫噬於中原。江山無界。宇宙腥膻。匈奴鮮卑。羌氏胡羯。迭興遞盛。縱橫於黃河以北者二百五十有餘年。李唐定亂。兵氣方新。李靖敗突厥於陰山。遂俘頡利。此實爲漢族破敗外族之創舉。然屢征高麗。師卒無功。且突厥契丹。吐蕃回紇。迭爲西北之邊患。以終唐世。五季之間。石晉割燕雲十六州以賂契丹。衣冠之淪於異類者數十年。且至稱臣稱男。稱姪稱孫。漢族之死命。遂爲異族所軛制。宋之興也。始受遼患。徽欽之世。女真跳梁。當是時也。謀臣如雲。猛將如雨。然極韓岳張吳諸武臣之力。卒不能制么麼小醜。兀朮之橫行。金勢旣衰。蒙古繼起。遂屋宋社。而墟之。泱泱之神州。穰穰之貴種。頽首受軛於游牧異族。威權之下。垂及百年。明興而後。勢更弱矣。一遇也。先而帝見虜。再遇滿洲。而國遂亡。嗚呼。由秦迄今。二千餘歲耳。然黃帝之子孫。屈伏於他族者。

三百餘年。北方之同胞屈伏於他族者且七百餘年。至於邊塞之患。燧燧之警。乃更無一寧歲。而卒不能赫怒震擊。以摧其凶醜。發憤撻伐。以戢其淫威。嗚呼。我神明之華胄。聰秀之人。種開明之文化。何一為蠻族所敢望。顧乃踐躅於鐵騎之下。不能一仰首伸眉。以與之抗者。豈不以武力脆弱。民氣懦弱。一動而輒為力屈也。藐茲小醜。且不能抗。況今日。迫我之白人。挾文明之利器。受完備之訓練。以帝國之主義。為民族之運動。其雄武。勁絕。非匈奴突厥女真蒙古之比。曷怪其一敗再敗。而卒無以自立也。中國以文弱聞於天下。柔懦之病。深入膏肓。乃至強悍性成。馳突無前。之蠻族。及其同化於我。亦且傳染此病。筋弛力脆。盡失其強悍之本性。嗚呼。強者非一日而強也。弱者非一日而弱也。履霜。堅冰。由來漸矣。吾嘗察其受病之源。約有四事。

一。由於國勢之一統。人人者多欲。而好勝之動物也。衣服飲食。貨物土地。皆生人所藉。以自養。而為人人所欲望之事。人人同此欲望。即人人皆思多取。故人人與人相處。必求伸張其權利。侵他人之界。而無所饜。然彼之欲望。權利之心。固無以異於此也。則必竭力抗爭。奮腕力以自衛。稍一懼怯。稍一退讓。即失敗而無以自存。是故列國並立。首重國防。人驚於勇力。士競於武功。苟求保此權利。雖流漂杵之血。枯萬人之骨。而之悔。而。其時。人士亦復習於武。風皆。嗚呼。失歡。挺身而鬪。杯酒失意。白刃相仇。借軀報讐。恬不為怪。尚氣任俠。靡國不然。遠觀之。戰國近驗之。歐洲往事。亦可觀矣。若夫一統之世。則養欲給求。而無所與。競閉關。高枕而無所與爭。向者之勇力武功。無所復用。其心漸弛。其氣漸柔。其骨漸脆。其力漸弱。戰國尊武。一統右文。固事勢所必至。有不自知其然者矣。我中國自秦以來。久大一統。雖間有

南北分割。不過二三十年。則旋歸於統治。土地遼廣。物產豐饒。雖有異種他族。環於其外。然謂得其他不足。郡縣得其人不足。臣民遂鄙爲蠻夷。而不屑與爭。但使其羈縻。勿絕拒。勿來而已。必不肯萃全力而與之競勝。太平歌舞。四海晏然。則習爲體樂揖讓。而相尚以文雅好爲文詞詩賦。訓話考據。以奇耗其材力。即有材武。桀勇者。亦閒置而無所用。武且以蠱魯莽悍。見屏於上。流社會之外。重文輕武之習。既成。於是武事廢墮。民氣柔靡。二千年之腐氣。敗習。深入於國民之腦。遂使羣國之人。奄奄如病夫。冉冉如弱女。溫溫如菩薩。戢戢如馴羊。烏乎人孰不惡爭亂而樂和平。而烏知和平之弱我。毒我乃如是之酷也。

二由於儒教之流。失宗教家之言論類。皆偏於世界主義者也。彼本至仁之熱心。發高尚之哲理。故所持論。皆謀人類全體之幸福。故西方之教曰。太平天國曰。視敵如己。天竺之教曰。冤親平等。曰。一切衆生。無不破蠻觸之爭。戰以黃金。世界爲歸墟。儒教者。固切近於人事者也。然孔子之作春秋。則務使諸夏夷狄。遠近若一。以文致太平。禮運之述。聖言則力言不獨親親。不獨子子。以斬至大同。亦莫不破除國界。以至仁博愛爲宗旨。斯固皆懸至善以爲的。可爲理論。而未能見之實行者也。然奉耶教之民。皆有堅悍好戰之風。奉佛教之民。亦有輕視生死之性。獨儒教之國。奄然法弱者。何也。中庸之言曰。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孝經之言曰。身體髮膚。不敢毀傷。故儒教當戰國之時。已有儒儒儒緩之誚。然孔子固非專以儒緩爲教者也。見義不爲。謂之無勇。戰陣無勇。斥爲非孝。曷嘗不以剛強剽勁。發民氣哉。後世賤儒。便於藏身。撫拾其悲憫塗炭。矯枉過正之言。以爲口實。不法其剛而法其柔。不法其陽而法其陰。陰取老氏。雌柔無動之旨。奪孔學之正統。而篡

之以秀亂苗習非成是以強勇爲喜事以冒險爲輕躁以任倣爲大戒以柔弱爲善人惟以忍
爲無上法門雖他人之凌逼欺脅異族之蹴踐斬刈攫其權利侮其國家乃至掠其財產辱其妻
女亦能俯首順受忍奴隸所不能忍之恥辱忍牛馬所不能忍之痛苦曾不致怒目攘臂而一與
之爭嗚呼犯而不校誠昔賢盛德之事然以此道處生存競爭弱肉強食之世以道對驚驚剽疾
虎視鷹擊之人是猶強盜入室加刃其頸而猶與之高談道德豈惟不適於生存不亦更增其恥
辱邪法昔賢盛德之事乃養成此柔脆無骨頽德無氣刀刺不傷火熬不痛之民族是豈昔賢所
及料也

三由霸者之摧盪霸者之有天下也定鼎之初即莫不以偃武修文爲第一要義夫振興文學寧
非有國之急務乃必先取其所謂武者而偃之彼豈果謂馬得之者必不能馬上治之哉又豈必
欲銷兵甲興禮樂文致太平以爲美觀也哉霸者之取天下類皆崛起草澤間關汗馬奮強悍之
腕力屈服羣雄而攫奪之彼知天下之可以力征經營我可以武力奪之他人者他人亦將可以
武力奪之我也則日講臆臆同歸之策務使有力者不能負之而趨故鞏轂之下有驍雄之士強
武有力之人以睥睨其臥榻之側則霸者有所不利草澤之下有游俠任氣之風萃材桀不馴之
徒相與上指天下畫地轟然以材武相競則霸者尤有不利既所不利則不能不去之以自安去
之之術有二其先曰「鋤」二人剛而萬夫皆柔一人強而天下皆弱此霸有天下者之恒情也其敢
不柔弱者殺無赦雖昔日所視爲功狗豸爲長城者不惜剪薶芟夷以絕子孫之患其敢有嗜嗚
叱咤慷慨悲歌於田間隴畔者則尤觸掉忌諱必當嚴刑重誅無俾易種秦皇之銷鑄鋒錐漢景

之。獨艾游俠。漢高明太之。趙鹽功臣。殆皆用劍之一術矣。然前者僵仆。後者憤踊。劍之力亦將有所窮也。乃變計而用「柔」之一術。柔之以律令制策。柔之以詩賦詞章。柔之以帖括楷法。柔之以簿書期會。柔其材力。柔其筋骨。柔其言論。乃至柔其思想。柔其精神。盡天下之人士。雖間有桀鷔梟雄者。皆使之敵精疲神。纏綿歌泣於諷誦揣摩。患得患失之中。無復精神材力以相競于材武。不必侈以斧鉞威以刀鋸。而天下英雄盡入彀中。無復向者喑鳴叱咤慷慨悲歌之豪氣。一霸者起用此術以摧盪之。他霸者起亦用此術以摧盪之。經二十四朝之摧陷廓清。士氣素矣。人心死矣。霸者之術售矣。嗚呼。又豈料承吾敵者則有此獍猛梟鷲之異族也。

四由習俗之濡染。天下移人之力。未有大於習慣者也。西秦首功而女子亦知敵愾。斯巴達重武而婦人亦能輕死。夫秦與斯巴達之人。豈必生而人人有此美性哉。風氣之所薰見聞之所染。日積月累久之。遂形爲第一之天性。我中國輕武之習。自古然矣。鄙諺有之曰：「好鐵不打釘。好人不當兵。」故其所謂軍人者。直不啻惡少無賴之代名詞。其號稱武士者。直視爲不足齒之僮父。夫東西諸國之待軍人也。尊之重之敬之禮之馨香尸祝之一入軍籍。則父母以爲榮。鄰里以爲幸。宗族交遊以爲光寵。皆視此爲人生第一名譽之事。唯東西人之重視之也如此。故舉國人之精神莫不萃於此點。一切文學詩歌劇戲小說音樂無不激揚蹈厲。務激發國民之勇氣。以養爲國魂。惟我中國之輕視之也。如彼。故舉國皆不屑措意。學人之議論詞客所謳吟。且皆以好武喜功爲諷刺。拓邊開釁爲大戒。其所謂名篇佳什。類皆描寫才子佳人。旖旎冶獫之柔情。其管絃音樂之令人垂首喪志。氣奪神沮。至其小說戲劇。則惟描寫才子佳人。旖旎冶獫之柔情。其管絃音樂。

則惟譜演柔蕩靡曼亡國哀思之鄭聲一羣之中凡所接觸於耳目者無一不頹損人之雄心銷磨人之豪氣惡風潮之所漂盪無人不中此惡毒如疫症之傳染如肺病之遺種雖有雄姿英發之青年日摩而月剗之不數年間遂頹然如老翁靡然如弱女嗚呼羣俗者治鑄國民之爐火安見頹廢腐敗之羣俗而能鑄成雄鷲沈毅之國民也

凡此數者之惡因皆種之千年以前至今日結此一大惡果者也且夫人之所以爲生國之所以能立莫不視其自主之權然其自主權之所以保全則莫不恃自衛權爲之後楯人以惡聲加我能以惡聲返之人以強力凌我能以強力抗之此所以能排禦外侮屹然自立於羣虎耽耽萬鬼睽睽之場也然返人惡聲抗人強力必非援據公法樽俎折衝之所能爲功必內有堅強之武力然後能行自衛之實權我以病夫聞於世界手足癱瘓已盡失防護之機能東西諸國莫不磨刀霍霍內向而魚肉我我不速拔文弱之惡根一雪不武之積恥二十世紀競爭之場寧復有支那人種立足之地哉然吾聞吾國之講求武事數十年矣購艦練兵置廠製械整軍經武至勤且久然卒一燿而盡者何也曰彼所謂武形式也吾所謂武精神也無精神而徒有形式是蒙羊質以虎皮驅而與猛獸相搏擊適足供其攫啖而已誠欲養尙武之精神則不可不備具三力

一曰心力西儒有言曰「女子弱也而爲母則強」夫弱女何以忽爲強母蓋其精神愛戀威萃於子之一身子而有急則挺身赴之雖極人生艱險畏怖之境壯夫健男之所卻顧者彼獨揮手直前盡變其嬌怯襲娜弱不勝衣之故態彼其目中心中止見有子而已不見有身更安見所謂

艱險更安見所謂畏怖蓋心力散渙勇者亦怯心力專凝弱者亦強是故報大仇雪大恥革大難定大計任大事智士所不能謀鬼神所不能通者莫不成於至人之心力張子房以文弱書生而推秦申包胥以漂泊逋臣而存楚心力之驅迫而成之也越之沼吳楚之亡秦希臘破斯王之軍荷蘭卻西班牙之艦隊亦莫非心力之驅迫而成之也嗚呼境不迫者心不奮情不急者力不擊曾文正之論兵也曰「官軍擊賊條條皆是生路惟向前一條是死路賊禦官軍條條皆是死路惟向前一條是生路官軍之不能敵賊者以此一今外人逼我其圍日狹其勢日促直不啻以百萬鐵騎蹙我孤軍於重圍之中矣舍突圍向前之一策更無所謂生路虎逐於後則懦夫可齧絕澗火發於室則弱女可越重簷吾望我同胞激其熱誠鼓其勇氣無奄奄斂手以待斃也

一曰膽力天下無往非難境惟有膽力者無難境天下無往非畏途惟有膽力者無畏途天豈必除此難境畏途以獨私之哉人間世一切之境界無非人心所自造我自以為難以為畏則其心先餒其氣先懾斯外境得乘其虛怯而窘之若悍然不顧其氣足以相勝則置之死地而能生置之亡地而能存項羽沈舟破釜以擊秦韓侯背水結陣以敗楚彼其衆寡懸殊無兵力不敵之危境哉然奮其膽力卒以成功訥爾遜曰「吾不識畏為何物」彼其平生閱歷豈無危疑震撼之險象哉然奮其膽力卒以成功自古英雄豪傑立不世之奇功成建國之偉業何一非冒大險夷大難由此膽力而來者哉然膽力者由自信力而發生者也孟子曰「自反而不縮雖褻寬博吾不慚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國之興亡亦然不信之人而信之已國民自信其與則國興國民自信其亡則國亡昔英將威士勒之言曰「中國人有可以蹂躪全球之資格」我負

此資格而不能自信不能奮其勇力完此資格以與列強相見於競爭之戰場惟是日懼外人之
 分割日畏外人之干涉不思自奮徒為懼怯彼獍之卒蹈死機恒怯豈有幸也孟子曰未聞以干
 涉邪嗚呼怯者召侮之媒畏戰者必受戰禍懼死者卒蹈死機恒怯豈有幸也孟子曰未聞以干
 里畏人吾望我同胞奮其雄心鼓其勇氣無畏首畏尾以自餒也
 一曰體力體魄者與精神有切密之關係者也健康強固之體魄然後有堅忍不屈之精神是
 以古之偉人其能負荷難鉅開拓世界者類皆負絕人之異質耐非常之艱苦陶侃之習勞運甓
 不問朝夕史可法之督師七日不交睫拿破侖之治軍日睡僅四小時格蘭頓之垂老步行
 能逾百里俾斯麥之體格重至二百八十餘磅其筋骸堅固故能凌風雨冒寒暑揆患難勞苦而
 貫澈初終彼韃靼之種人斯拉夫之民族亦皆恃此野蠻體力而遂能鉗制他族者也德皇威廉
 第二之視學於柏林小學校其勅訓曰凡我德國臣民皆當留意體育苟體育不講則男子不
 能擔負兵役女子不能孕產魁梧雄偉之嬰兒人種不強國將何賴一故歐洲諸國靡不汲汲從
 事於體育體操而外凡擊劍馳馬蹴角無不射擊鎗游泳競渡諸戲無不加以獎勵務使舉國
 之人皆具軍國民之資格昔僅一斯巴達者今且舉歐洲而為斯巴達矣中人不可不講衛生婚期太
 早以是傳種種已孱弱及其就傳之後終日伏案閉置一室絕無運動耗目力而昏眊未黃耆而
 駘背且復習為嬌惰絕無自營自活之風衣食舉動一切需人以文弱為美稱以羸怯為嬌貴
 翩年少弱不禁風名曰丈夫弱於少女弱冠而後則又纏綿第以耗其精力吸食鴉片以戕其
 身體鬼躁鬼幽躑步欽跌血不華色面有死容病體奄奄氣息才屬合四萬萬人而不能得一完

備之體格。嗚呼！其人皆爲病夫。其國安得不爲病國也。以此而出與獐、猛、鼻、鬻之異族遇，是猶驅侏儒以鬥巨無霸。彼雖不持一械，一揮手而我已傾跌矣。嗚呼！生存競爭，優勝劣敗，吾望我同胞練其筋骨，習於勇力，無奄然頹應以坐廢也。

嗚呼！今日之世界，固所謂「武裝和平」之世界也。列強會議，日言弭兵。然左訂媾和修好之條約，右修擴張軍備之議案，蓋強權之世，惟能戰者乃能和。故美國獨立他洲，素不與聞外事者也。然近年以來，日增軍備，且盡易其門羅主義一變而爲帝國主義。蓋歐洲霸氣橫決，四溢荷渡，大西洋而西，注則美國難保其和平，故不能不先事預防。厚內力以禦之境，外夫歐洲諸國勢均力敵，歐洲以內既無用武之地矣。然內力膨脹，鬱勃磅礴而必求一洩，挾其民族帝國主義，日求灌而洩之。他洲我以膏腴沃壤，適當其衝，於是萬馬齊足，萬流匯力，一洩其尾閭於亞東大陸。今日羣盜入室，白刃環門，我不一易其文弱之舊習，奮其勇力以固其國防，則立羸羊於羣虎之間，更何術以免其吞噬也。嗚呼！甲午以來一敗再敗，形見勢絀，外人咸以無戰鬪力輕我矣。然語不云乎：一人致死，萬夫莫當。彼十九世紀之初期，法蘭西何嘗不以一國而受全歐之敵，然拿破侖率其剽悍之國民，東征西擊，卒能取威定霸，奮揚國威。彼四十餘萬之法人，乃能蹴踏全歐，我以十倍法人之民族，顧不能攘外而立國，何衰憊若斯之甚也。詩曰：天之方蹶，無爲夸毗；柔脆無骨之人，豈能一日立於天演之界。我國民縱闕於文明之智識，奈何并野蠻之武力而亦同此消乏也。嗚呼！噫嘻。

新民議 壬寅

敘論

天下○必○先○有○理○論○然○後○有○實○事○理○論○者○實○事○之○母○也○凡○理○論○皆○所○以○造○實○事○雖○高○尚○如○宗○教○家○之○理○論○淵○遠○如○哲○學○家○之○理○論○其○目○的○之○結○果○要○在○改○良○人○格○增○上○人○道○無○一○非○為○實○事○計○者○而○自○餘○政○治○家○言○法○律○家○言○羣○學○家○言○生○計○家○言○更○無○論○矣○故○理○論○而○無○益○於○實○事○者○不○得○謂○之○真○理○論○

雖然○理○論○亦○有○二○種○曰○理○論○之○理○論○曰○實○事○之○理○論○理○論○之○理○論○者○又○實○事○之○理○論○之○母○也○二○者○之○範○圍○不○能○劃○然○比○較○而○論○之○則○宗○教○哲○學○等○可○謂○之○理○論○政○治○學○法○律○學○羣○學○生○計○學○等○可○謂○之○實○事○之○理○論○雖○然○其○中○又○有○等○差○焉○即○以○生○計○學○一○部○論○之○有○所○謂○生○計○學○原○理○者○有○所○謂○應○用○生○計○學○者○有○所○謂○生○計○政○策○者○以○第○一○類○與○第○二○類○比○較○則○前○者○為○理○論○之○理○論○後○者○為○實○事○之○理○論○以○第○一○第○二○類○與○第○三○類○比○較○則○前○二○皆○理○論○之○理○論○後○一○為○實○事○之○理○論○推○之○他○學○莫○不○皆○然○

理○論○之○理○論○與○實○事○之○理○論○兩○者○亦○有○先○後○乎○曰○兩○者○互○為○先○後○民○智○程○度○尚○低○之○時○其○人○無○歸○納○綜○合○之○識○想○惟○取○目○前○最○近○之○各○問○題○研○究○其○利○害○得○失○故○實○事○之○理○論○先○而○理○論○之○理○論○後○雖○然○此○等○理○論○其○謬○誤○者○恒○十○而○八○九○及○民○智○稍○進○乃○事○事○而○求○其○公○例○學○學○而○探○其○原○理○公○例○原○理○之○既○得○乃○推○而○按○之○於○羣○治○種○種○之○現○象○以○破○其○弊○而○求○其○是○故○理○論○之○理○論○先○而○實○事○之○

理論。反。在。後。此。各。國。學。界。所。同。經。之。階。級。也。吾。中。國。自。今。以。前。皆。爲。最。狹。隘。最。混。雜。最。謬。誤。的。種。種。『實事理論』之時代。至於今日。而所謂理論之理論者。始萌芽焉。若正確的實事之理論。猶瞠乎遠也。

兩者亦有優劣乎。曰。無也。理論之理論。其範圍廣遠。其目的高尙。然非有實事之理論。則無以施諸用。實事之理論。其範圍繁密。其目的切實。然非有理論之理論。則無以衡其真。二者相依以成。缺一不可。欲以理論易天下者。不可不於此兩者焉並進之。

余爲新民說。欲以探求我國民腐敗墮落之根原。而以他國所以發達進步者比較之。使國民知受病所在。以自警厲自策進。實理論之理論。中最粗淺最空衍者也。抑以我國民今日未足以語於實事界也。雖然。爲理論者。終不可不求其果於實事。而無實事之理論。則實事終不可得。見今徒痛恨於我國之腐敗墮落。而所以救而治之者。其道何由。徒艷羨他國之發達進步。而所以躡而齊之者。其道何由。此正吾國民今日最切要之問題也。以鄙人之末學寡識。於中外各大哲高尙闊博之理論。未窺萬一。加以中國地大物博。國民性質之複雜。歷史遺傳之繁遠。外界感受之日日變異。而國中復無統計。無比例。今乃欲取一羣中種種問題而研究之。論定之。談何容易。談何容易。雖然。國民之責任。不可以不自勉。報館之天職。不可以不自認。不揣樛昧。欲更爲實事之理論。以與愛羣愛國之志士。相商權。相策厲。此新民議所由作也。

吾思之。吾重思之。今日中國羣治之現象。殆無一不當從根柢處。摧陷廓清。除舊而布新者也。天演物競之理。民族之不適應於時勢者。則不能自存。我國數千年來。以鎖國主義。立於大地。其相

與競者惟在本羣優劣之數大畧相等雖其中甲勝乙敗乙勝甲敗而受其敵者不過本羣中一部分而其餘之部分亦常有所偏進而足以相償故合一羣而統計之覺其仍循進化之公例日征月邁而有以稍善於疇昔國人因相以安焉謂此種羣治之組織不足爲病也一旦與他民族之優者相遇形見勢絀著著失敗在在困衡國人乃眙駭相視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其稍有識者謂是皆由政府之腐敗官吏之怪桎使然也夫政府官吏之無狀爲一國退化之重要根源亦何待言而謂舍此一端以外餘者皆盡美盡善可以無事改革而能存立於五大洲競爭之場吾見其太早計矣我國以開化最古聞於天下當三千年前歐西狃恣獫獍之頃而我之聲明文物已足與彼中之中世史相埒坐此自滿自惰墨守舊習至今閱三千餘年而所謂家族之組織國家之組織村落之組織社會之組織乃至風俗禮節學術思想道德法律宗教一切現象仍歸然與三千年前無以異夫此等舊組織舊現象在前此進化初級時代何嘗不爲羣治之大効而烏知夫順應於昔日者不能順應於今時順應於本羣者不能順應於世界馴至今日千瘡百孔爲天行大圈所淘汰無所往而不敗矣其所以致衰弱者原因複雜而非一途故所以爲救治者亦方藥繁重而非一術嗚呼此豈可以專責諸一二人專求諸一二事云爾吾故今就種種方面普事觀察將其病根所在爬羅剔潔而參取今日文明國通行之事實按諸我國歷史之遺傳與現今之情狀求其可行斬其漸進作新民議

第一編 家族上之改革

第二編 地方團體上之改革

第三編 國家上之改革

第四編 羣俗上之改革

第五編 學問上之改革

第六編 道德宗教上之改革

禁早婚議 壬寅

言羣者必託始於家族。言家族者必託始於婚姻。婚姻實羣治之第一位也。中國婚姻之俗。宜改良者不一端。而最重要者厥為早婚。

凡愈野蠻之人。其婚嫁愈早。愈文明之人。其婚嫁愈遲。徵諸統計家言。歷歷不可誣矣。婚嫁之遲早。與身體成熟及衰老之遲早有密切關係。互相為因果。惟其早熟早老。故不得不早婚。則乙之種。愈早熟早老。則甲為因而乙為果。社會學公理。凡生物應於進化之度。而成熟之期。久暫各異。進化者之達於成

熟。其所歷歲月必多。以人與鳥獸較。其遲速彰然矣。雖同為人類。亦莫不然。劣者速熟。優者晚成。而優劣之數。常與婚媾之遲早成比例。印度人結婚最早。十五而生子者以為常。而其衰落亦特

速焉。歐洲人結婚最遲。就中條頓民族尤甚。三十未娶者以為常。而其民族強健。老而益壯。中國日本人之結

婚。遲於印度。而早於歐洲。故其成熟衰老之期限。亦在兩者之間。故欲觀民族文野之程度。亦於其婚媾而已。即同一民族中。其居於山谷鄙野者。婚嫁之年。必視都邑之民較早。而其文明程度。

亦恒下於都邑一等。蓋因果相應之理。絲毫不容假借者也。吾今請極言早婚之害。
 (一) 害於養生也。少年男女。身體皆未成熟。而使之居室。妄斷喪其元氣。害莫大焉。不特此也。年
 既長者。情欲稍殺。自治之力稍強。常能有所節制。而不至伐性。若年少者。其智力既稚。其經驗復
 淺。往往溺一時肉慾之樂。而忘終身痼疾之苦。以此而自戕。比比然矣。吾聞倫理學家言。『凡
 各對於己。而有當盡之義務。』蓋以人之生也。今日之利害。往往與明日之利害相背。馳縱一時
 之情慾。即為後日墮落苦海之厲階。故夫人生。中壽六十年。析而分之。凡得二萬一千九百十五
 日日之利害。既各相異。則是一日可當一人觀也。然則六十年中。恰如有各異利害之二萬人
 者。互相繼續前後。而列居其現象。與二萬餘人同時並居於一社會者。同不過彼橫數。而此豎計
 云爾。此二萬餘人中。若有一人焉。縱欲過度。為軀幹傷。則列其後者。必身受其縱欲所生之禍。其
 甚焉者。則中道夭折焉。其次焉者。亦半生萎廢焉。中道夭折。則是一日之我。殺來日之我也。半
 萎廢。則是今日之我。侵來日之我之自由也。夫以一人殺一人。以一人侵一人。人之自由。就法律上
 猶必按其害羣之罪。而痛懲之。況於今日之一我。而殺來日之萬數千我。而侵來日之萬數千
 我之自由。其罪之重大。豈復巧曆所能算也。一羣之人。互相殺焉。互相侵焉。則其羣必不能
 成立。此盡人所同解也。由此言之。苟一羣中。人皆自殺焉。人皆自侵其自由焉。則其羣必不能
 結果。更當何似也。夫孰知早婚一事。正自殺之利刃。而自侵自由之專制政體也。夫我中國民族
 無活潑之氣象。無勇敢之精神。無沈雄強毅之魄力。其原因雖非一端。而早婚亦實尸其咎矣。一
 人如是。則為廢人。積人成國。則為廢國。中國之弱於天下。皆此之由。

(二)害於傳種也。中國人以善傳種聞於天下。綜世界之民數。而吾國居三之一焉。蓋亦足以自

豪矣。雖然。顧可恃乎。據生物學家言。天地間日日所產出之物。其數實恒河沙無量。數不可思議。

使生焉者而即成長焉。則夫一雄一雌之所產。無論爲植物爲動物爲人類不及千年。而其子孫即充滿於全球。

而無復餘錘之地。然則今日之茁焉。泳焉。飛焉。走焉。蠕焉。步焉。制作焉。於此世界者。不過其所卵

所胎所產之同類億萬京垓中之一而已。解者。億而育者。一育者。億而活者。一活者。億而長成者。

一其淘汰之酷禍。若茲其難避也。故夫人之所以貴於物。文明人之所以貴於野蠻者。不在其善

解善育也。而在善有以活之。善有以長成之。傳種之精義。如是而已。活之長成之道。不一端。而

體魄之健壯。養教之得宜。其尤要也。故欲對於一國而盡傳種之義務者。第一必須其年齡有

可以爲人父母之資格。第二必須其能力可以荷爲人父母之責任。如是者。則能爲一國得佳

種。不然者。徒耗其傳種力於無用之地。不甯惟是。且舉一國之種子而腐敗之。國未有不悴者也。

吾中國以家族爲本位者也。西人以一人爲本位。中國以一家族爲本位。此其理頗長。容別著論論之。昔賢之言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舉國

人皆於此兢兢焉。有子女者。甫離襁褓。其長親。輒孳孳然。以代謀結婚爲一大事。甚至有年三十

而抱孫者。則戚族視爲家慶。社會以爲人瑞。彼其意。豈不曰。是將以昌吾後也。而烏知夫此秀而

不實之種。其有之反。不如其無之之爲愈也。據統計學家言。凡各國中人民之廢者。疾者。夭者。弱

者。鈍者。犯罪者。大率早婚之父母所產子女。居其多數。美國瑪樂斯密。日本吳文聰所著統計各書。列表甚詳。今避繁不具引。蓋其父母之

身體與神經。兩未發達。其資格不足以育佳兒也。論者或駭此論。而舉古今名人中亦有屬於早婚者之子以爲證。不知此特例外偶見之舉耳。凡論事總不能舉例外。

必當以多數爲憑。如彼主張女權者。舉婦女中一二優秀之人。以爲婦女腦力不劣於男子之證。又如中國迴護科舉者。謂科舉中亦往往有人才。而以爲科舉無弊。皆非篤論也。加藤弘之天則百語。曾著論答客難。今不具引。故彼早婚者之子女。當其初婚時代之所產。既已以資格不足。無以得佳種。及其婚後十年。或二十年。男女既已成熱。宜若所產者良矣。而無如此十年二十年。中已犯第一條害於養生之公例。斲喪殆盡。父母俱就羸弱。而又因以傳其羸弱之種於晚產之子。是始終皆羸弱也。夫我既以早婚而產弱子。則子既弱於我。躬子復以早婚而產弱孫。則孫又將弱於我子。如是遞傳遞弱。每下愈況。雖我祖宗有雄健活潑虎視一世之概。其何堪數傳之漸滅也。抑羸弱之種。豈惟無益於父母之前途。而見累又甚焉。一家之子弟羸弱。則其家必落一國之子弟羸弱。則其國必亡。昔斯巴達人有產子者。必經政府驗視。苟認其體魄爲不合於斯巴達市民之資格。則隘巷寒冰棄之不稍顧惜。豈酷忍哉。以爲非如是。則其種族不足以競優勝於世界也。而中國人惟以多產子爲人生第一大幸福。而不復問其所產者爲如何。孰是宗旨。則早婚甯非得策歟。中國民數所以獨冠於世界者。曰惟早婚之賜。中國民力所以獨弱於世界者。曰惟早婚之報。夫民族所以能立於天地者。惟其多乎。惟其強耳。諺曰。鸞鳥屢百。不如一鶚。以數萬之英人。現英國駐印度之常備兵僅八萬人。馭三萬萬之印度人。而戢戢然矣。我國民旅居外國者。不下數百萬。而爲人牛馬。外國人旅居我國者。不過一萬。而握我主權。種之繁。固足恃耶。嚙昔立於無外競之地。優劣勝敗。一在本族。何嘗不可以自存。其奈膨脹而來者之日月。肉薄於吾旁也。故自今以往。非淘汰弱種。獨傳強種。則無以復延我祖宗將絕之祀。昔賢所謂不孝有三。無後爲大。正此之謂也。一人一家。無後。猶將爲罪。一國無後。更若之何。

欲國之有後。其必自禁早婚始。

(三)害於養蒙也。國民教育之道。多端。而家庭之教與居一焉。兒童當在抱時。當繞膝時。最富於模範之性。爲父母者示之以可法之人格。因其智識之萌芽而利導之。則他日學校之教。社會之教。事半功倍。此義也。稍治教育學者。皆能言之矣。凡人必學業既成。經驗既多。然後其言論舉動。可以爲後輩之模範。故必二十五歲。乃三十歲以上。乃有可以爲人父母之能力。彼早婚者。藐躬固猶有童心也。而已突如弁兮。颯然代一國荷教育子弟之責任。夫豈無一二早慧之流。不辜其責者。然以不嫻義方。而誤其嬰兒者。固十而八九矣。自誤其兒。何足惜。而不知吾兒者。非吾所能獨私也。彼實國民一分子。而爲一國將來之主人翁也。一國將來之主人翁。而悉被戕於今日憤憤者之手。國其尙有豸乎。故不禁早婚。則國民教育將無所施也。

(四)害於修學也。早婚非徒爲將來教育之害也。而又爲現在教育之害。各國教育通例。大率小學七八年。中學五六年。大學三四年。故欲受完全教育者。其所歷必在十五六年以上。常人大抵七八歲始就傅。則其一專門學業之成就。不可不俟諸二十二三歲以外。其前乎此者。皆所謂修學年齡也。此修學年齡中。一生之升沈榮枯。皆於是定焉。苟有所曠。有所廢。則其智德力三者。必有以劣於他人。而不足競勝於天擇之界。一人而曠焉廢焉。則其人在本羣中爲劣者。一羣之人而皆曠焉廢焉。則其羣在世界中爲劣者。早婚者舉其修學年齡中。最重要之部分。忽投諸春花秋月。纏綿歌泣。繾綣牀第之域。銷磨其風雲進取之氣。耗損其寸陰尺璧之時。雖有慧質。亦無暇從事於高等事業。乃不得不改而就下等勞力。以自贖此輩之子孫。日多。即一羣中下等民族所

以日增也。國民資格漸趨卑下。皆此之由。
(五)善於國計也。生計學公理。必生利者衆。分利者寡。而後國乃不蹶。故必使一國之人。皆獨立自營。不倚賴於人。不見累於人。夫是以民各盡其力。而享其所盡之力之報。一國中常綽綽。若有餘裕。此國力之所由舒也。準此公例。故人必當自量其一歲所入。於自贍之外。猶足備畜妻子。然後可以結婚。夫人當二十以前。其治生之力。未能充實。勢使然矣。故必俟修學年。齡既畢。確執一自營自活之職業。不至累人。不至自累。夫乃可以語於婚姻之事。今早婚者。其本身方且仰食於父母。一旦受室。不及數年。兒女成行。於此而不養之乎。則爲對於將來之羣。而不盡責任。於此而養之乎。我躬治產之力。尙且不贍。勢不得不仍仰給於我之父母。夫我之一身。而直接仰給於我之父母。其累先輩。既已甚矣。乃至並我之妻子。而復間接以仰給於我之父母。我父母生產力。雖極大。其安能以一人而荷十數口之責任也。夫我中國民俗。大率皆以一人而荷十數口之責任者也。故所生之利。不足以償所分而一國之總殖日微。然其咎不在累於人者。而在累人者。無力養妻子。而妄結婚。是以累人爲業也。一羣之蠹。無恥之尤也。不甯惟是。諺有之。貧者恒多子。貧者之多子也。非生理學上公例然也。彼以其早婚之故。男女居室之日太永。他無所事。而惟以製造小兒爲業。故子愈多。子愈多。則愈益貧。貧也者。非多子之因。而多子之果也。貧而多子。勢必雖欲安貧。而不可得。悍者將爲盜賊。黠者將爲棍騙。弱者將爲乞丐。其子女亦然。產於此等之家。其必無力以受教育。豈待問哉。既已生而受弱質矣。又復無教育以啓其智。而養其德。更迫於飢寒而不得。所以自活之道。於是男爲流氓。氓女爲倡役。然則其影響。豈惟在生計上而已。一羣之道德。

法律且將掃地以盡夫孰知早婚之禍之如是其劇而烈也

○據統計家所調查報告凡愈文明之國其民之結婚也愈遲愈野蠻之國其民之結婚也愈早故

現代諸國中其結婚平均年齡最遲者為俄羅斯次為日本吾中國無統計無從考據最遲者為挪

威次為普魯士次為英吉利據瑪樂斯密所報則普魯士平均男之年二十九歲有奇女之年二十六歲有奇英國

有奇而各國遞遲之率日甚一日今恒有異於昔英國其尤著者也英國當一八八〇年初婚之男平均

均年二十四零四月及一八九〇年男平均年二十六零四月女平均年二十四零八月其遲率益增又英

國人二十一歲以下而結婚者其數日減一日當一八七四年計百人中男子之未成年(二十一歲為成年)結婚者僅

八人女子僅廿二人一八九〇年而普魯士則早婚之風殆將盡絕一八九一年普國統計男子未成年而

女子僅五人有奇女子僅十九人結婚者不過百人中之一人零二分六厘

之十六人零五分由此言之斯事之關於國家盛衰豈淺鮮耶不甯惟是一國之中凡執業愈高尚

之人則其結婚也愈遲執業愈卑賤之人則其結婚也愈早大抵礦夫印刷職工製造職工等

為最早文學家技術家政治家教士軍人等為最遲據英國一八八四年統計則礦夫職工等之結婚男子

獨立者男子平均三十一歲有奇女子平均二十六歲有奇各國比例皆如此然則結婚遲早之率自一人論則可以判其人格之高下自一

國論則可以規其國運之枯榮嗚呼可不念耶可不悚耶

社會學家言早婚之弊固多而晚婚之弊亦不少(其一)則夫婦之間年齡相遠故其結婚不基

於愛情而基於肉慾將有傷倫害俗之事也(其二)則男女居室之歲月益短縮所產子女愈少

甚且行避妊之法使人口繁殖之道將絕近代之法國是其例也(其三)則單身獨居非常人之

情所能久堪其間能自節制者少男女皆釀種種惡德因以傷害健康敗壞風俗也三弊之中其

前二端非吾中國今日所宜慮及其第三端則亦視乎教育之道何如耳若德育不興則雖如今日之早婚斯弊亦安得免故吾以爲今日之中國欲改良羣治其必自戒早婚始

禮經曰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於戲先聖制作之精意儻乎遠哉

此等問題在今日憂國士夫或以爲不急之務雖然一國之盛衰其原因必非徒在一二人一二事也必使一國國民皆各能立於此競爭世界而有優勝之資格故其爲道也必以改良羣俗爲之原日本政治上之形式以視歐美幾於具體而微而文明程度猶瞠乎其後者羣俗之未可以驟易也我國即使政治革新之目的既達而此後所以謀進步者固不可不殫精竭慮於此等問題况夫羣俗不進則並政治上之目的亦未見其能達也故吾國民不必有所待以爲吾先從事於彼而此暫置爲緩圖也見其爲善則遷之若不及見其爲弊則克之務必勝天下應盡之義務多矣吾輩豈有所擇焉况乎此等問題不必藉政府之力人人自認之而自行之久之亦足以動政府數年前禁纏足之論其明效矣故今爲新民議於此等事往往三致意焉憂時之士其或鑒之不然甯不見夫今日之日本始盛倡風俗改良社會改良而未流之滔滔猶未能變也斯事之難如此吾儕可以謀其豫矣 著者附識

國民十大元氣論 己亥

敘論

爰有大物聽之無聲視之無形不可以假借不可以強取發榮而滋長之則可以包羅地球鼓鑄

萬物摧殘而壓抑之。則忽焉萎縮。蹤影俱絕。其爲物也。時進時退。時榮時枯。時汗時隆。不知其由天歟。由人歟。雖然。人有之則生。無之則死。國有之則存。無之則亡。不甯惟是。苟其有之。則瀕死而必生。已亡而復存。苟其無之。則雖生而猶死。名存而實亡。斯物也。無以名之。名之曰元氣。

今所稱識時務之俊傑。孰不曰泰西者文明之國也。欲進吾國。使與泰西各國相等。必先求進吾國之文明。使與泰西文明相等。此言誠當矣。雖然。文明者。有形質焉。有精神焉。求形質之文明。易求精神之文明。難。精神既具。則形質自生。精神不存。則形質無附。然則眞文明者。只有精神而已。故以先知先覺自任者。於此二者之先後緩急。不可不留意也。

游於上海香港之間。見有日懸金圈之鏡。手持淡巴之捲。畫乘四輪之馬車。夕啜長桌之華宴。如此者可謂之文明乎。決不可。陸有石室。川有鐵橋。海有輪舟。竭國力以購軍艦。賤民財以效洋操。如此者可謂之文明乎。決不可。何也。皆其形質也。非其精神也。求文明而從形質入。如行死港。處處遇窒礙。而更無他路。可以別通。其勢必不能達其目的。至盡棄其前功而後已。求文明而從精神入。如導大川。一清其源。則千里直瀉。沛然莫之能禦也。

所謂精神者何。即國民之元氣是矣。自衣服飲食器械宮室。乃至政治法律。皆耳目之所得聞見者也。故皆謂之形質。而形質之中。亦有虛實之異。如政治法律焉。雖耳可聞。目可見。然以手不可握。以錢不可購之。故其得之也。亦稍難。故衣食器械者。可謂形質之形質。而政治法律者。可謂形質之精神也。若夫國民元氣。則非一朝一夕之所致。非一人一家之所可成。非政府之力所能強逼。非宗門之教所能勸導。孟子曰。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是之謂精神之精神。求

精神之精神者。必以精神感召之。若支支節節。模範其形質。終不能成。語曰。國於天地。必有與立。國所與立者何。曰民而已。民所以立者何。曰氣而已。故吾今者舉國民元氣十大端。次第論之。冀我同胞。賜省覽而自興起焉。

獨立論第一

獨立者何。不藉他力之扶助。而屹然自立於世界者也。人而不能獨立。時曰奴隸。於民法上不認爲公民。國而不能獨立。時曰附庸。於公法上不認爲公國。嗟乎。獨立之不可以已如是也。易曰。君子以獨立不懼。孟子曰。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又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人苟不自居君子而自居細人。不自命豪傑而自命凡民。不自爲丈夫而甘爲妾婦。則亦已矣。苟其不然。則當自養獨立之性始。

人有三等。一曰。困縛於舊風氣之中者。二曰。跳出於舊風氣之外者。三曰。跳出舊風氣而後能造新風氣者。夫世界之所以長不滅而日進化者。賴有造新風氣之人而已。天下事往往有十年以後。舉世之人。人人能思之。能言之。能行之。而在十年以前。思之。言之。行之。僅一二人。而舉世目爲狂悖。從而非笑之。夫同一思想。言論。行事也。而在後則爲同。在前則爲獨。同之與獨。豈有定形哉。既曰公理。則無所不同。而於同之前。必有獨之一界。此因果階級之定序。必不可避者也。先於同者。則謂之獨。古所稱先知先覺者。皆終其身立於獨之境界者也。惟先覺者。出其所以公諸天下。不數年而獨者皆爲同矣。使於十年前。無此獨立之一二人以倡之。則十年以後之世界。猶前世界也。故獨立性者。孕育世界之原料也。

俗論動曰。非古人之法言不敢道。非古人之法行不敢行。此奴隸根性之言也。夫古人自古人。我自我。我有官體。我有腦筋。不自用之。而以古人之官體爲官體。以古人之腦筋爲腦筋。是我不過一有機無靈之土木偶。是不啻世界上無復我之一人也。世界上缺我一人不足惜。然使世界上人人皆如我。人人皆不自有其官體腦筋。而一以附從之於他人。是率全世界之人而爲土木偶。是不啻全世界無復一人也。若是者。吾名之曰水母世界。（木元盧海賦曰。水母目蝦謂水母無目以蝦目爲目也。）故無獨立性者。毀滅世界之毒藥也。

陽明學之真髓曰。知行合一。知而不行。等於不知。獨立者。實行之謂也。或者曰。我欲行之。惜無同我而助我者。行之無益也。吾以爲此亦奴隸根性之言也。我望助於人。人亦望助於我。我以無助而不行。人亦以無助而不行。是天下事終無行之時也。西諺曰。天常助自助者。又曰。我之身即我之第一好帮手也。凡事有所待於外者。則其精進之力必減。而其所成就必弱。自助者其責任既專一。其所成就亦因以加厚。故曰。天助自助者。孤軍陷重圍。人人處於必死。怯者猶能決一鬪。而此必死之志。決鬪之氣。正乃最後之成功也。獨立云者。日日以孤軍衝突於重圍之中者也。故能與舊風氣戰而終勝之。孔子曰。天下有道。邱不與易。孟子曰。當今之世。舍我其誰。獨立之謂也。自助之謂也。

天下不能獨立之人。其別亦有二。一曰望人之助者。二曰仰人之庇者。望人之助者。蓋凡民也。猶可言也。仰人之庇者。真奴隸也。不可言也。嗚呼。吾一語及此。而不禁太息痛恨於我中國奴隸根性之人。何其多也。試一思之。吾中國四萬萬人。其不仰庇於他人者。幾何哉。人人皆有所仰庇。

者。所仰庇之人。又有其所仰庇者。層積而上之。至於不可紀極。而求其真能超然獨立與世界直接者。殆幾絕也。公法。凡國之仰庇於他國者。則其國應享之權利。盡歸於所仰庇國之內。而世界上不啻無此國。然則人之仰庇於他人者。亦不啻世界上無此人明矣。而今吾中國四萬萬皆仰庇於他人之人。是名雖四萬萬。實則無一人也。以全國之大。而至於無一人。天下可痛之事。孰過此也。

孟的斯鳩曰。凡君主國之人民。每以斤斤之官爵名號爲性命相依之事。往往望貴人之一顰一笑。如天帝如鬼神者。孟氏言之。慨然有餘痛焉。而不知我中國之狀態。更有甚於此百倍者也。今夫畜犬見其主人擺頸搖尾。前趨後躡者。爲求食也。今夫游妓遇其所歡。塗脂抹粉。目挑心招者。爲纏頭也。若夫以有靈覺之人類。以有血性之男子。而其實乃不免爲畜犬游妓之所爲。舉國如是。猶謂之有人焉。不可得也。吾今爲此言。人必坐吾以刻薄之罪。吾亦固不忍言之。雖然。試觀今日所謂士大夫者。其於求富貴利達之事。與彼畜犬游妓之所異者能幾何也。士大夫一國之代表也。而竟如是。謂國之有人。不可得也。夫彼求富貴利達者。必出於畜犬游妓之行何也。以有所仰庇也。此一種仰庇於人之心。習之成性。積數千年。銘刻於腦筋而莫或以爲怪。稍有倡異議者。不以爲大逆不道。則以爲喪心病狂也。彼其論殆謂人不可一日不受庇於人者。今日不受庇於甲。明日必當受庇於乙。如彼史家所論。謂不可一日無正統是也。又其人但能庇我。吾則仰之。不論其爲何人。如彼史家所紀載。今日方目之爲盜賊。明日已稱之爲神聖。文武太祖高皇帝是也。故數千年來受庇於大盜之劉邦。朱元璋。受庇於篡賊之曹丕。司馬師。劉裕。趙匡胤。受庇於賤

種之劉淵、石勒、耶律、完顏、成吉思，皆靦然不之怪。從其擺頸搖尾塗脂抹粉以爲分所宜然。但求無一日無庇我之人足矣。嗚呼！吾不知我中國此種畜根性奴。何時始能剷除之而化易之也。今來庇我者，又將易他人矣。不見乎入耶蘇教、天主教者，徧於行省乎？不見乎求入英籍、日本籍者，接踵而立乎？不見乎上海、香港之地皮漲價至百數十倍乎？何也？爲求庇耳。有心者，方欲以瓜分革命之慘禍，致動衆人，而不知彼畜根奴性之人，營狹鬼之三窟，固已久矣。此根性不破，雖有國不得謂之有人。雖有人不得謂之有國。

哀時客曰：今之論者，動曰西人將以我爲牛馬爲奴隸。吾以爲特患同胞之自爲牛馬。自爲奴隸而已。苟不爾，則必無人能牛馬之奴隸之者。我國民盡興乎來。

（未完）

十種德性相反相成義

庚子

中庸曰：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大哉言乎！野蠻時代所謂道德者，其旨趣甚簡單而常不相容。文明時代所謂道德者，其性質甚繁雜而各呈其用，而吾人所最當研究而受用者，則凡百之道德，皆有一種妙相，即自形質上觀之，劃然立於反對之兩端。自精神上觀之，純然出於同體之一貫者。譬之數學，有正必有負，譬之電學，有陰必有陽，譬之冷熱兩暗潮，互衝而互調，譬之輕重兩空氣，相薄而相劑。善學道者，能備其繁雜之性質而利用之，如佛說華嚴宗所謂相是無礙，相入無礙。苟有得於是，則以之獨善其身而一身善，以之兼善天下而天下善。

朱子曰：教學者如扶醉人，扶得東來西又倒。凡我輩有志於自治，有志於覺天下者，不可不重念。

此言也。天下固有絕好之義理。絕好之名目。而提倡之者不得其法。遂以成絕大之流弊者。流弊猶可言也。而因此流弊之故。遂使流俗人口實之。以此義理此名目爲詬病。即熱誠達識之士。亦或疑其害多利少。而不敢復道。則其於公理之流行。反生阻力。而文明進化之機。爲之大窒。莊子曰。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巨。可不懼乎。可不慎乎。故我輩討論公理。必當平其心。公其量。不可徇俗以自畫。不可驚世以自喜。徇俗以自畫。是謂奴性。驚世以自喜。是謂客氣。

吾今者以讀書思索之所得。覺有十種德性。其形質相反。其精神相成。而爲凡人類所當具有。缺一不可者。今試分別論之。

其一 獨立與合羣

獨立者何。不倚賴他力。而常昂然獨往。獨來於世界者也。中庸所謂中立而不倚。是其義也。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此。文明人所以異於野蠻者。以此。吾中國所以不成爲獨立國者。以國民乏獨立之德而已。言學問則倚賴古人。言政術則倚賴外國官吏。倚賴君主。君主倚賴官吏。百姓倚賴政府。政府倚賴百姓。乃至一國之人。各各放棄其責任。而惟倚賴之是務。究其極也。實則無一人之可倚賴者。譬猶羣盲偕行。甲扶乙肩。乙牽丙袂。究其極也。實不過盲者倚賴盲者。一國腐敗。皆根於是。故今日救治之策。惟有提倡獨立。人人各斷絕倚賴。如孤軍陷重圍。以人自爲戰之心。作背城借一之舉。庶可以掃拔已往數千年奴性之壁壘。可以脫離此後四百兆奴種之沈淪。今世之言獨立者。或曰拒列強之干涉而獨立。或曰脫滿洲之羈軛而獨立。吾以爲不患中國不爲獨立之國。特患中國今無獨立之民。故今日欲言獨立。當先言箇人之獨立。乃能言全體之獨立。

先言道德上之獨立。乃能言形勢上之獨立。危哉微哉。獨立之在我國乎。

合羣云者。合多數之獨而成羣也。以物競天擇之公理衡之。則其合羣之力愈堅而大者。愈能占優勝權於世界上。此稍學哲理者所能知也。吾中國謂之爲無羣乎。彼固龐然四百兆人。經數千年聚族而居者也。不寧惟是。其地方自治之發達頗早。各省中所含小羣無數也。同業聯盟之組織頗密。四民中所含小羣無數也。然終不免一盤散沙之誚者。則以無合羣之德故也。合羣之德者。以一身對於一羣。常肯絀身而就羣。以小羣對於大羣。常肯絀小羣而就大羣。夫然後能合內部固有之羣。以敵外部來侵之羣。乃我中國之現狀。則有異於是矣。彼不識羣義者不必論。即有號稱求新之士。日日以合羣呼號於天下。而甲地設一會。乙徒立一黨。始也互相輕繼也。互相妒終也互相殘。其力薄者旋起旋滅。等於無有。其力強者且將釀成內訂。爲世道憂。此其故亦非盡出於各人之私心焉。蓋國民未有合羣之德。欲集無數之不能羣者。強命爲羣。有其形質。無其精神也。故今日吾輩所最當講求者。在養羣德之一事。

獨與羣對待之名詞也。人人斷絕依賴。是倚羣母乃可恥。常絀身而就羣。是主獨無乃可羞。此間隙。遂有誤解者與託名者之二派出焉。其老朽腐敗者。以和光同塵爲合羣之不二法門。馴致盡棄其獨立。闢然以媚於世。其年少氣銳者。避奴隸之徽號。乃專以盡排僭輩。惟我獨尊爲主義。由前之說。是合羣爲獨立之賊。由後之說。是獨立爲合羣之賊。若是乎兩者之終不能並存也。今我羣所亟當說明者有二語。曰獨立之反面。依賴也。非合羣也。合羣之反面。營私也。非獨立也。雖人自爲戰。而軍令自聯絡而整齊。不過以獨而扶其羣云爾。雖全機運動。而輪軸自分。勞而赴節。

不過以羣而扶其獨云爾。苟明此義。則無所容其託。亦不必用其避。譬之物質然。合無數阿屯而成一體。合羣之義也。每一阿屯中皆具有本體所含原質之全分。獨立之義也。若是者謂之合羣之獨立。

其二 由自與制裁

自由者。權利之表證也。凡人所以爲人者有二大要件。一曰生命。二曰權利。二者缺一。時乃非人。故自由者亦精神界之生命也。文明國民每不惜擲多少形質界之生命。以易此精神界之生命。爲其重也。我中國謂其無自由乎。則交通之自由。官吏不禁也。住居行動之自由。官吏不禁也。置管產業之自由。官吏不禁也。信教之自由。官吏不禁也。書信秘密之自由。官吏不禁也。集會言論之自由。官吏不禁也。近雖禁其一部分然比之前世紀之法普與等國相去遠甚 凡各國憲法所定形式上之自由。幾皆有之。雖然。吾不敢謂之爲自由者何也。有自由之俗。而無自由之德也。自由之德者。非他人所能予奪。乃我自得之而自享之者也。故文明國之得享用自由也。其權非操諸官吏。而常採諸國民。中國則不然。今所以幸得此習俗之自由者。恃官吏之不禁耳。一旦有禁之者。則其自由可以忽消滅而無復蹤影。而官吏之所以不禁者。亦非專重人權而不敢禁也。不過其政術拙劣。其事務廢弛。無暇及此云耳。官吏無日不可以禁。自由無日不可以亡。若是者謂之奴隸之自由。若夫思想自由。爲凡百自由之母者。則政府不禁之。而社會自禁之。以故吾中國四萬萬人。無一可稱完人者。以其僅有形質界之生命。而無精神界之生命也。故今日欲救精神界之中國。舍自由美德外。其道無由。

制裁云者。自由之對待也。有制裁之主體。則必有服從之客體。既曰服從。尙得爲有自由乎。願吾嘗觀萬國之成例。凡最尊自由權之民族。恒卽爲最富於制裁力之民族。其故何哉。自由之公例曰。人人自由。而以不侵人之自由爲界。制裁者制此界也。服從者服此界也。故眞自由之國民。其常要服從之點有三。一曰服從公理。二曰服從本羣所自定之法律。三曰服從多數之決議。是故文明人最自由。野蠻人亦最自由。自由等也。而文野之別。全在其有制裁力與否。無制裁之自由。羣之賊也。有制裁之自由。羣之寶也。童子未及年。不許享有自由權者。爲其不能自治也。無制裁也。國民亦然。苟欲享有完全之自由權。不可不先組織鞏固之自治制。而文明程度愈高者。其法律常愈繁密。而其服從法律之義務亦常愈嚴整。幾於見有制裁。不見有自由。而不知其一羣之中。無一能侵他人自由之人。即無一被人侵我自由之人。是乃所謂眞自由也。不然者。妄竊一二口頭禪語。暴戾恣睢。不服公律。不顧公益。而漫然號於衆曰。吾自由也。則自由之禍。將烈於洪水猛獸矣。昔美國一度建設共和政體。其基礎遂確乎不拔。日益發達。繼長增高。以迄今日。法國則自一七八九年大革命以後。君民兩黨。互起互仆。垂半世紀餘。而至今。民權之盛。猶不及英美者。則法蘭西民族之制裁力。遠出英吉利民族之下故也。然則自治之德不備。而徒漫言自由。是將欲急之。反以緩之。將欲利之。反以害之也。故自由與制裁二者。不惟不相悖而已。又乃相待而成。不可湏臾離。言自由主義者。不可不於此三致意也。

其三 自信與虛心

自信力者。成就大業之原也。西哲有言曰。凡人皆立於所欲立之地。是故欲爲豪傑。則豪傑矣。欲

爲奴隸。則奴隸矣。孟子曰。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又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爲也。天下人固有識想與議論過絕尋常。而所行事不能有益於大局者。必其自信力不足者也。有初時持一宗旨。任一事業。及爲外界毀譽之所刺激。或半途變更廢止。不能達其目的地者。必其自信力不足者也。居今日之中國。上之不可不衝破二千年頑謬之學理。內之不可不鑿戰四百兆羣育之習俗。外之不可不對抗五洲萬國猛烈侵畧溫柔籠絡之方策。非有絕大之氣魄。絕大之膽量。豈能於此四面楚歌中。打開一條血路。以導我國民於新世界者乎。伊尹曰。余天民之先覺者也。余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余覺之而誰也。孟子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抑何其言之大而夸歟。自信則然耳。故我國民而自以爲國權不能保。斯不能保矣。若人人乃自信力奠定國權。強鄰孰得而侮之。國民而自以爲民權不能興。斯不能興矣。若人人以自信力奮爭民權。民賊孰得而壓之。而欲求國民全體之自信力。必先自志士各人之自信力始。

或問曰。吾見有頑錮之輩。抱持中國一二經典古義。謂可以攘斥外國凌轢全球者。若是者非其自信力乎。吾見有少年學子。摭拾一二新理新說。遂自以爲足廢學高談。目空一切者。若是者非其自信力乎。由前之說。則中國人中富於自信力者。莫如端王剛毅。由後之說。則如格蘭斯頓之毫而向學。奈端之自視。敢然非其自信力之有不足乎。曰。惡是何言歟。自信與虛心相反而相成者也。人之能有自信力者。必其氣象闊大。其膽識雄遠。既注定一目的地。則必求貫達之而後已。而當其始之求此目的地也。必校羣長以擇之。其繼之行此目的地也。必集羣力以圖之。故愈自

重者愈不敢輕薄天下人。愈堅忍者愈不敢易視天下事。海納百川。經重致遠。殆其勢所必然也。彼故見自封。一得自喜者。是表明其器小易盈之跡於天下。如河伯之見海若。終必望洋而氣沮。如遼豕之到河東。卒乃懷慙而不前。未見其自信力之能全始全終者也。故自信與驕傲異。自信者常沈着。而驕傲者常浮揚。自信者在主權。而驕傲者在客氣。故豪傑之士。其取於人者。常以三人行必有我師爲心。其立於己者。常以百世俟聖而不惑爲鵠。夫是之謂虛心之自信。

其四 利己與愛他

爲我也。利己也。私也。中國古義以爲惡德者也。是果惡德乎。曰惡是何言。天下之道德法律。未有不自利己而立者也。對於禽獸而倡自貴知類之義。則利己而已。而人類之所以能進步繁榮者。賴是焉。對於他族而倡愛國保種之義。則利己而已。而國民之所以能進步繁榮者。賴是焉。故人而無利己之思想者。則必放棄其權利。弛擲其責任。而終至於無以自立。彼芸芸萬類。平等競存於天演界中。其能利己者必優而勝。其不能利己者必劣而敗。此實有生之公例矣。西語曰。天助自助者。故生人之大患莫甚於不自助而望人之助我。不自利而欲人之利我。夫既謂之人矣。則安有肯助我而利我者乎。又安有能助我而利我者乎。國不自強。而望列國之爲我保全。民不自治。而望君相之爲我興革。能是者。皆缺利己之德而已。昔中國楊朱以爲我立教。曰。人人不拔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吾昔甚疑其言。甚惡其言。及觀英德諸國哲學大家之書。其所標名義。與楊朱啗合者。不一而足。而其理論之完備。實有足以助人羣之發達。進國民之文明者。蓋西國政治之基礎。在於民權。而民權之鞏固。由於國民競爭權利。寸步不肯稍讓。即以人人不拔

一毫之心。以自利者利天下。觀於此。然後知中國人號稱利己心重者。實則非真利己也。苟其真利己。何以他人剝奪己之權利。握制己之生命。而恬然安之。恬然讓之。曾不以爲意也。故今日不獨發明墨翟之學。足以救中國。即發明楊朱之學。亦足以救中國。

問者曰。然則愛他之義。可以吐棄乎。曰。是不然。利己心與愛他心。一而非二者也。近世哲學家謂人類皆有兩種愛己心。一本來之愛己心。二變相之愛己心。變相之愛己心者。即愛他心是也。凡人不能以一身而獨立於世界也。於是乎有羣。其處於一羣之中。而與儔侶共營生存也。勢不能獨享利益。而不顧儔侶之有害與否。苟或爾爾。則己之利未見。而害先覩矣。故善能利己者。必先利其羣。而後己之利亦從而進焉。以一家論。則我之家興。我必蒙其福。我之家替。我必受其禍。以一國論。則國之強也。生長於其國者罔不強。國之亡也。生長於其國者罔不亡。故真能愛己者。不得不推此心以愛家愛國。不得不推此心以愛家人愛國人。於是乎愛他之義生焉。凡所以愛他者。亦爲我而已。故苟深明二者之異名同源。固不必侈談兼愛以爲名高。亦不必諱言爲我以自欺蔽。但使舉利己之實。自然成爲愛他之行。充愛他之量。自然能收利己之效。

其五 破壞與成立

破壞亦可謂之德乎。破壞猶藥也。藥所以治病。無病而藥。則藥之害莫大。有病而藥。則藥之功莫大。故論藥者不能泛然論其性之良否。而必以其病之有無與病藥二者相應與否。提而並論。然後藥性可得而言焉。破壞本非德也。而無如往古來今之世界。其蒙垢積污之時。常多非時。時摧陷廓清之。則不足以進步。於是而破壞之效力顯焉。今日之中國。又積數千年之沈疴。合四百兆

之痼疾。盤踞膏肓。命在旦夕者也。非去其病。則一切調攝滋補榮衛之術。皆無所用。故破壞之藥。遂成爲今日第一要件。遂成爲今日第一美德。世有深仁博愛之君子。懼破壞之劇且烈也。於是竊竊然欲補苴而幸免之。吾非不懼破壞。顧吾尤懼夫今日不破壞。而他日之破壞終不可免。且愈劇而愈烈也。故與其聽彼自然之破壞而終不可救。無寧加以人爲之破壞而尙可有爲。自然之破壞者。即以病致死之喻也。人爲之破壞者。即以藥攻病之喻也。故破壞主義之在今日。實萬無可避者也。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西諺曰。文明者非徒購之以價值而已。又購之以苦痛。破壞主義者。實衝破文明進步之阻力。掃盪魑魅罔兩之巢穴。而救國救種之下手第一著也。處今日而猶憚言破壞者。是畢竟保守之心。盛欲布新而不欲除舊。未見其能濟者也。

破壞之與成立。非不相容乎。曰。是不然。與成立不相容者。自然之破壞也。與成立兩相濟者。人爲之破壞也。吾輩所以汲汲然倡人爲之破壞者。懼夫委心任運。聽其自腐自敗。而將終無或立之望也。故不得不用破壞之手段。以成立之。凡所以破壞者爲成立也。故持破壞主義者。不可不先認此目的。苟不爾。則滿朝奴顏婢膝之官吏。舉國醉生夢死之人民。其力自足以任破壞之役而有餘。又何用我輩之汲汲爲也。故今日而言破壞。當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得已之事。彼法國十八世紀末葉之破壞。所以造十九世紀近年之成立也。彼日本明治七八年以前之破壞。所以造明治二十三年以後之成立也。破壞乎成立乎。一而二。二而一者也。雖然。天下事成難於登天。而敗易於下海。故苟不案定目的。而惟以破壞爲快心之具。爲出氣之端。恐不免爲無成立之破壞。譬之藥不治病。而徒以速死。將使天下人以藥爲詬。而此後諱疾忌醫之風。將益熾。是亦有志之士

不可不戒者也。

結論

嗚呼。老朽者不足道矣。今日以天下自任而爲天下人所屬望者。實惟中國之少年。我少年既以其所研究之新理新說公諸天下。將以一洗數千年之舊毒。甘心爲四萬萬人安坐以待亡國者之公敵。則必毋以新毒代舊毒。毋使敵我者得所口實。毋使旁觀者轉生大惑。毋使後來同志者反因我而生阻力。然則其道何由。亦曰知有合羣之獨立。則獨立而不軋轢。知有制裁之自由。則自由而不亂暴。知有虛心之自信。則自信而不驕盈。知有愛他之利己。則利己而不偏私。知有成立之破壞。則破壞而不危險。所以治身之道在是。所以救國之道亦在是。天下大矣。前途遠矣。行百里者半九十。是在少年。是在吾黨。

中國積弱溯源論 庚子

嗚呼。中國之弱。至今日而極矣。居今日而懵然不知中國之弱者。可謂無腦筋之人也。居今日而愀然不思救中國之弱者。可謂無血性之人也。乃或雖略知之而不察其所以致弱之原。則亦雖欲救之而不得。所以爲救之道。譬有患癆病者。其臟腑之損壞。其精血之竭蹶。已非一日。昧者不察。謂爲無病。一旦受風寒暑濕之侵暴。或飲食消養之失宜。於是病象始大顯焉。庸醫處此。謂其感冒也。而投辛散之劑以表之。謂其滯食也。而投峻削之劑以攻之。不知伏於新病之前者。有舊病焉。爲外病之導線者。有內病焉。治其新而遺其舊。務其外而忽其內。雖欲治之。烏從而治之。其稍

進者。見其羸。疔瘡瘵之亟。當培養也。而又習聞夫參苓桂朮之可以引年也。於是旁採舊方。進以補劑。然而積疴未除。遽投斯品。不惟不能收驅病之效。且恐反爲增病之媒。雖欲治之。又烏從而治之。是故善醫者。必先審病源。其病愈久。則其病源愈深而遠。其病愈重。則其病源愈多而繁。淺而近者。易見。深而遠者。難明。簡而單者。雖庸醫亦能抉其藩。多而繁者。雖國手亦或昧於目。夫是以醫者如牛毛。而良者如鱗角也。醫一身且然。而况醫一國者乎。

嗟乎。吾中國今日之病。願猶未久耶。吾中國今日之病。願猶未重耶。昔扁鵲過齊。齊桓侯客之。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血脈。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後五日。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間。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望見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問其故。鵲曰。疾之居湊理也。湯熨之所及也。在血脈。鍼石之所及也。其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骨髓。雖司命無奈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侯體病。使人召扁鵲。鵲已逃去。桓侯遂死。嗟乎。吾中國今日之受病。有以異於此乎。夫病猶可也。病而不自知其病。不可爲也。不自知其病。猶可爲也。有告以病者。且疑而惡之。不可爲也。嗚呼。吾國之受病。蓋政府與人民。各皆有罪焉。其馴致之也。非一時。其釀成之也。非一人。其敗壞之也。非一事。易曰。履霜。堅冰至。所由來者漸矣。淺識者流。徒見夫江河日下之勢。極於今時。因以爲中國之弱。直此數年間事耳。不知其積弱之源。遠者在千數百年以前。近者亦在數十年之內。積之而愈深。引之而愈長。夫使蚤三十年而治之。則一湯熨之勞耳。使早十年而治之。亦一鍼石之力耳。而乃蹉跎蹉跎。極於今日。夫豈無一二先覺。懷抱方術。大聲疾呼。思欲先時而拯之者。

其奈舉世夢夢。昊天悠悠。非特不採其術。不聽其言。直將簪之逐之。戮之絕之。使舉國之人。無不諱疾忌醫。以圖苟全。至於今日。殆扁鵲望而退走之時矣。雖然。孟子不云乎。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爲不蓄。終身不得。今日始知爲病。而始謀醫之。雖曰遲乎。然使失今不爲。更閱數年。必有欲求如今日而不可復得者。我同胞國民。夫豈無怵惕慄慄於其心者乎。抑吾尤懼夫所稱國手者。不審夫所以致弱之原因。不得其所以救之之道。處今日危急存亡間。不容髮之頃。而猶出庸醫之伎倆。撫拾目前一二小節。彌縫補苴。藥不對症。一誤再誤。而終斷送我國於印度埃及土耳其之鄉也。故於敘述近事之前。先造此論。取中國病源之繁雜而深遠者。一一論列之。疏通之。證明之。我同胞有愛國者乎。按脈論而投良藥焉。今雖瞑眩。後必有瘳。其慎勿學齊桓侯之至死而不寤也。

第一節 積弱之源於理想者

國家之強弱。一視其國民之志趣品格以爲差。而志趣品格。有所從出者一物焉。則理想是已。理想者何物也。人人胸中所想像。而認爲通常至當之理者也。凡無論何族之民。必有其社會數千年遺傳之習慣。與其先哲名人之所垂訓所傳述。漸漬深入於人人之腦中。滌之不去。磨之不磷。是之謂理想。理想者天下之最大力量者也。其力能生出種種風俗。種種事業。凡有一舊理想久行於世界者。而忽焉欲以一反比例之新理想奪而易之。非有雷霆萬鈞之力不能。中國人腦中之理想。其善而可寶者固不少。其誤而當改者亦頗多。歐西日本有恒言曰。中國人無愛國心。斯言也。吾固不任受焉。而要之吾國民愛國之心。比諸歐西日本殊覺薄弱焉。此實不

能爲諱者也。而愛國之心薄弱。實爲積弱之最大根源。吾嘗窮思極想。推究其所以薄弱之由。而知其發源於理想之誤者。有三事焉。

一曰。不知國家與天下之差別也。中國人向來不自知其國之爲國也。我國自古一統。環列皆小蠻夷。無有文物。無有政體。不成其爲國。吾民亦不爲平等之國視之。故吾中國數千年來。常處於獨立之勢。吾民之稱禹域也。謂之爲天下。而不謂之爲國。既無國矣。何愛之可云。夫國也者。以平等而成。愛也者。以對待而起。詩曰。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苟無外侮。則雖兄弟之愛。亦幾幾忘之矣。故對於他家。然後知愛吾家。對於他族。然後知愛吾族。游於他省者。遇其同省之人。鄉誼殷殷。油然而相愛之心生焉。若在本省。則舉目皆同鄉。漠漠視爲衆路人矣。惟國亦然。必對於他國。然後知愛吾國。歐人愛國之心。所以獨盛者。彼其自希臘以來。即已諸國並立。此後雖有變遷。而其爲列國也。依然互比較而不肯相下。互爭競而各求自存。故人人腦中之理想。常有一國字浮於其間。其愛國也。不教而自能。不約而自同。我中國則不然。四萬萬同胞。自數千年來。同處於一小天下之中。視吾國之外。無他國焉。緣此理想。遂生二蔽。一則驕傲而不願與他國交通。二則怯懦而不欲與他國爭競。以此而處於今日交通自由競爭最烈之世界。安往而不窒礙耶。故此爲中國受病之第一根源。雖然。近年以來。此理想有迫之使不得不變。更消滅者矣。

二曰。不知國家與朝廷之界限也。吾中國有最可怪者一事。則以數百兆人立國於世界者數千年。而至今無一國名也。夫曰支那也。曰震旦也。曰釵拿也。是他族之人所以稱我者。而非吾國民自命之名也。曰唐虞夏商周也。曰秦晉魏漢也。曰宋齊梁陳隋唐也。曰宋元明清也。皆朝名也。而

非國名也。蓋數千年來。不聞有國家。但聞有朝廷。每一朝之廢興。而一國之稱號。卽與之爲存亡。豈不大可駭。而大可悲耶。是故吾國民之大患。在於不知國家爲何物。因以國家與朝廷混爲一談。浸假而以國家爲朝廷之所有物焉。此實文明國民之腦中所夢想不到者也。今夫國家者。全國人之公產也。朝廷者。一姓之私業也。國家之運祚甚長。而一姓之興替甚短。國家之面積甚大。而一姓之位置甚微。朝廷云者。不過偶然一時爲國民中巨擘之巨室云爾。有民而後有君。天爲民而立君。非爲君而生民。有國家而後有朝廷。國家能變置朝廷。朝廷不能吐納國家。其理本甚易明。而我國民數千年。醉迷於誤解之中。無一人能自拔焉。眞可奇也。試觀二十四史所載。名臣名將。功業懿懌。聲名彪炳者。舍翊助朝廷一姓之外。有所事事乎。其曾爲我國民增一分之利益。完一分之義務乎。而全國人願嘖嘖焉稱之曰。此我國之英雄也。夫以一姓之家奴走狗。而冒一國英雄之名。國家之辱。莫此甚也。乃至舍家奴走狗之外。而數千年幾無可稱道之人。國民之恥。更何如也。而我四萬萬同胞。顧未嘗以爲辱焉。以爲耻焉。則以誤認朝廷爲國家之理想。深入膏肓。而不自知也。夫使認朝廷爲國家。而於國家之成立。無所損。吾亦何必斷斷焉。無如國家之思想不存。卽獨立之志氣全萎。但使有一姓能箝制我。而鞭箠我者。我卽從而崇拜之。擁護之。馴致異種他族。踐吾土而食吾毛。亦囑然奉之爲朝廷。且侈然視之爲國家。若是者。蓋千餘年於茲矣。推此理想也。則今日之印度。豈嘗無朝廷哉。我國民其亦將師印度而恬不爲怪也。中國所以永遠沉埋之根源。皆在於此。此理想不變。而欲能立國於天地之間。其道無由。

三曰。不知國家與國民之關係也。國也者。積民而成。國家之主人爲誰。卽一國之民是也。故西國

恒言。謂君也。官也。國民之公奴僕也。凡官吏以公事致書於部民。其簡末自署。必曰。汝之僕某某。蓋職分所當然也。非其民之妄自尊大也。所以尊重國民之全體而不敢褻。卽所以鞏護國家之基礎。而勿使壞也。乃吾中國人之理想。有大異於是者。唐韓愈之言曰。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諸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臣不行君令則失其所以爲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嗟乎。愈之斯言也。舉國所傳誦。而深入於人人之腦中者也。嗟乎。如愈之言。吾壹不解夫斯民之在斯世。竟如是其旒贅而無謂也。吾壹不解夫自主獨立之國民。爲今世文明之國所最尊重者。竟當盡誅而靡有子遺也。今使有豪奴於此。奪其主人之財產爲己有。而曰。主人供億若稍不周。行將鞭撻而屠戮之。雖五尺童子。未有指爲大逆不道者。今愈之言。何以異是乎。而我國民守之爲金科玉律。曾不敢稍生疑議焉。更無論駁詞也。是真不可解者也。孟子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蓋我國民所以沈埋於十八層地獄。而至今不獲見天日者。皆由此等邪說。成爲義理。而播毒種於人心也。數千年之民賊。旣攘國家爲己之產業。繫國民爲己之奴隸。曾無所於怍。反得援大義以文飾之。以助其凶讎。遂使一國之民。不得不轉而自居於奴隸。性奴隸之性。行奴隸之行。雖欲愛國而有所不敢。有所不能焉。何也。奴隸而干預家事。未有不獲戾者也。旣不敢愛不能愛。則惟有漠然視之。袖手而觀之。家之昌也。則歡娛焉。醉飽焉。家之敗也。則褻裳以去。別投新主而已。此奴隸之恒情也。故夫西人以國爲君與民所共有之國。如父兄子弟。通力合作以治家事。有一民卽有一愛國之人焉。中國不然。有國者僅一家之人。其餘則皆奴隸也。是故國中雖有四

萬萬人而實不過此數人也。夫以數人之國與億萬人之國相遇。安所往而不敗也。以上三者實爲中國弊端之端。病源之源。所有千瘡百孔。萬穢億腥。皆其子孫也。今而不欲救中國則已耳。苟欲救之。非從此處拔其本塞其源。變數千年之學說。改四百兆之腦質。雖有善者。無能爲功。乃我同胞之中。知此義者。既已如鳳毛麟角矣。或知之而不敢言。或言之而行不遠。此所以流失敗壞極於今時。而後顧茫茫。未知稅駕於何日者也。

第二節 積弱之源於風俗者

今之論國事者。每一啓齒。未有不叹息痛恨。唾罵官吏之無狀矣。夫吾於官吏。則豈有恕辭焉。吾之著此書。即將當局者十年來殃民誤國之罪。一一指陳之。而不爲諱者也。雖然。吾以爲官吏之可責者固甚深。而我國民之可責者亦復不淺。何也。彼官吏者。亦不過自民間來。而非別有一種族。與我國民渺不相屬者也。故官吏由民間而生。猶果實從根幹而出。樹之甘者。其果恒甘。樹之苦者。其果恒苦。使我國民而爲良國民也。則任於其中。簽掣一人爲官吏。其數必贏於良。我國民而爲劣國民也。則任於其中。慎擇一人爲官吏。其數必倚於劣。此事有必至。理有固然者也。久矣。夫聚羣。不能成一雜婁。聚羣。不能成一師曠。聚羣。不能成一烏獲。以今日中國如此之人。心風俗。即使日日購船礮。日日築鐵路。日日開礦務。日日習洋操。亦不過披綺繡於糞墻。鏤龍蟲於朽木。非直無成。醜又甚焉。故今推本窮源。述國民所以腐敗之由。條列而僂論之。非敢以玩世嫉俗之言。罵盡天下也。或者吾國民一讀而猛省焉。庶幾改之。予日望之。今將風俗之爲積弱根源者。舉其犖犖大端如下。

一曰奴性。數千年民賊之以奴隸視吾民。夫既言之矣。雖然。彼之以奴隸視吾民。猶可言也。吾民之以奴隸自居。不可言也。孟子曰。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故使我誠不甘爲奴隸。則必無能奴隸我者。嗟乎。吾不解吾國民之秉奴隸性者。何其多也。其擁高官。籍厚祿。盤踞要津者。皆稟奴性。獨優之人也。苟不有此性。則不能一日立於名場利藪間也。一國中最有權勢者。既在於此輩。故舉國之人。他無所學。而惟以學爲奴隸爲事。驅所謂聰明俊秀第一等之人。相率而入於奴隸學校。不以爲恥。反以爲榮。天下可駭可痛之事。孰有過此者。此非吾過激之言也。諸君未嘗游京師。未嘗入宦場。雖聞吾言。或不信焉。苟躬歷其境。見其昏暮乞憐之態。與其趨趨嘖嘖之形。恐非徒怵惕而有不嫌於心。更必且赧怍而不忍挂諸齒。孟子曰。人之所以求富貴者。其妻妾見之而不相泣者。幾希矣。誠至言哉。誠至言哉。夫居上流之人。既如此矣。尋常百姓。又更甚焉。鄉曲小民。視官吏如天帝。望衙署如宮闕。奉摺紳如神明。昔西報嘗有戲言。謂在德國爲俾士麥。不如在中國做一知縣。在英國爲格蘭斯頓。不如在中國做一縣丞。非過言也。然則官吏之所以驕橫暴戾。日甚一日者。未始不由民間驕縱之而養成之也。且天下惟能諂人者。爲能驕人。亦惟能驕人者。爲能諂人。州縣之視百姓。則奴隸也。及其對道府以上。則自居於奴隸也。監司道府之視州縣。則奴隸也。及其對督撫。則自居於奴隸也。督撫視司道以下。皆奴隸也。及其對君后。則自居於奴隸也。其甚者。乃至對樞垣閣臣。或對至穢至賤宦寺宮妾。而亦往往自居奴隸也。若是乎。舉國之大。竟無一人不被人視爲奴隸者。亦無一人不自居奴隸者。而奴隸視人之人。亦卽爲自居奴隸之人。豈不異哉。豈不痛哉。蓋其自居奴隸時所受之恥辱苦孽。還以取償於彼所奴隸視之人。故雖日日

爲奴而不覺其苦。反覺其樂。不覺其辱。反覺其榮焉。不見夫土豪乎。身役乎。彼入而見長官也。局踣瑟縮無所容。吮癰舐痔無不至。及出而武斷鄉曲。則如虎傅翼。擇肉而食。而小民之畏彼媚彼奔走而奉養彼者。固自不乏人矣。若是乎。彼之所得者。足以償所失而有餘也。若是乎。奴隸不可爲而果可爲也。是以一國之人。轉相倣效。如蟻附羶。如蠅逐臭。如疫症之播染。如肺病之傳種。昔有某畫報。繪中國人之狀態者。圖爲一梯。梯有級。級有人。級千百焉。人無量數焉。每級之人。各皆向其上級者稽首頂禮。各皆以足蹴踏其下級者。人人皆頂禮人焉。人人皆蹴踏人焉。雖曰虛謔。亦實情也。故西國之民。無一人能凌於人者。亦無一人被凌於人者。中國則不然。非凌人之人。卽被凌於人之人。而被凌於人之人。旋卽可以爲凌人之人。咄咄怪事。咄咄妖孽。吾無以名之。名之曰奴性而已。故西國之民。有被壓制於政府者。必羣集抗論之。抵拒之。務底於平而後已。政府之壓制且然。外族之壓制。更無論矣。若中國則何有焉。忍氣吞聲。視爲固然。曰惟奴性之故。嗟乎。奴隸云者。旣無自治之力。亦無獨立之心。舉凡飲食男女。衣服起居。無不待命於主人。而天賦之人權。應享之幸福。亦遂無不奉之主人之手。衣主人之衣。食主人之食。言主人之言。事主人之事。倚賴之外。無思想。服從之外。無性質。諂媚之外。無笑語。奔走之外。無事業。伺候之外。無精神。呼之不來。麾之不敢。不去。命之生不敢不生。命之死亦無敢不死。得主人之一盼。博主人之一笑。則如獲異寶。如膺九錫。如登天堂。囂然誇耀儕輩。以爲榮寵。及嬰主人之怒。則俯首屈膝。氣下股慄。雖極其凌躡踐踏。不敢有分毫抵忤之色。不敢生分毫憤奮之心。他人視爲大恥。奇辱。不能一刻忍受。而彼怡然安爲本分。是卽所謂奴性者也。今試還視我國人。被蟻民之事官吏。下僚之事長官。

有一不出於此途者乎。不甯惟是而已。凡民之受壓制於官吏而能安之者。必其受壓制於異族而亦能安之者也。法儒孟德斯鳩之言曰。民之有奴性者。其與國家交涉。止有服役納稅二事。二者固奴隸之業。自餘則靡得與聞也。故雖國事危急之際。彼蚩蚩者。扭於歷朝亡國之習慣。以爲吾知納稅與服役。盡吾奴隸之責任耳。脫有他變。則吾亦納稅與服役。盡吾奴隸之責任耳。失一家更得一家。去一主更易一主。天下至大主人至衆。安所往而不得奴隸。譬猶犬也。豕而飼我。則爲之守夜而吠人。苟易他主。仍復豕而飼我。則吾亦爲之守夜而吠人。其身既與國家無絲毫之關係。則直不知國家爲何物。亦不必問主國家者爲何人。別闢一渾噩之天地。別構一醉夢之日。月以成爲刀刺。不傷火熱。不痛之世界。嗚呼。有如此性。有如此民。積之千歲。毒徧億身。生如無生。人而非人。欲毋墮落。恃奚以存。匪敵亡我。繫我自淪。斯害不去。國其灰塵。此吾不能不痛心疾首。而大棒大喝於我國民者也。

二曰愚昧。凡人之所以爲人者。不徒眼耳鼻舌手足臟腑血脈而已。而尤必有司覺識之腦筋焉。使四肢五官具備。而無腦筋。猶不得謂之人也。惟國亦然。既有國形。復有國腦。腦之不具。形爲虛存。國腦者何。則國民之智慧是已。有智慧則能長其志氣。有智慧則能增其胆識。有智慧則能生其實力。有智慧則能廣其謀生之途。有智慧則能美其合羣之治。集全國民之良瀰而成一國腦。則國於以富。於以強。反是則日以貧。日以弱。國腦之不能離民智而獨成。猶國體之不能離民體而獨立也。信如斯也。則我中國積弱之源。從可知也。四萬萬人中。其能識字者。殆不滿五千萬人也。此五千萬人中。其能通文意。閱書報者。殆不滿二千萬人也。此二千萬人中。其能解文法。執筆

成文者。殆不滿五百萬人也。此五百萬人中。其能讀經史。略知中國古今之事故者。殆不滿十萬人也。此十萬人中。其能畧通外國語言文字。知有地球五大洲之事故者。殆不滿五千人也。此五千人中。其能知政學之本源。考人羣之條理。而求所以富強吾國。進化吾種之道者。殆不滿百數十人也。以堂堂中國。而民智之程度。乃僅如此。此有心人所以喟喟而長悲也。而吾所最悲者。不悲夫少特達智慧之人。而悲夫少通常智慧之人。蓋特達智慧者。人類中之至難得者也。非惟中國不多有之。卽西國亦不多有之。若夫通常智慧。則異是矣。西國之民。自六七歲時。無論男女。皆須入學校。至十四五歲。然後始出校。其校中所讀之書籍。皆有定本。經通儒碩學之手編成。凡所以美人性質。長人志趣。潛人識見。導人材藝者。無不備焉。卽使至貧之家。至鈍之童。皆須在校數年。卽能卒業數卷。而其通常之智慧。則固既有之矣。故無論何人。皆能自治其身。自謀其生。一尋常之信。人人皆能寫。一淺近之報。人人皆能讀。但如是。而其國腦之強。已不可思議。其國基之固。已不可動搖矣。且天下未有通常智慧之人多。而不能出一特達智慧之人者。亦未有通常智慧之人少。而能出特達智慧之人者。以天賦聰明而論。中國人豈必讓於西人哉。然以我國第一等智慧之人。與西國第一等智慧之人比較。而常覺其相去霄壤者。則以乏通常智慧故也。今之所謂搢紳先生者。啞啞占畢。欺驕鄉愚。曾不知亞細歐羅。是何處地方。漢祖唐宗。係那朝皇帝。然而秀才舉人。出於斯焉。進士翰林。出於斯焉。浸假而州縣監司。出於斯焉。軍機督撫。出於斯焉。我二十餘省之山河。四百兆人之性命。一舉而付於其手矣。若以此爲不足語耶。舍而求之於市廛之商旅。鄉井之農氓。更每下愈况矣。何也。我國固無通常智慧之人也。以此而處於今日。腦與腦競。

爭之世界。所謂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天下之險象。孰有過是者也。雖然。明知其險而無以易之。此所以日弱一日而至於今也。夫今日拳匪之禍。論者皆知爲一羣愚昧之人召之也。然試問全國之民庶。其不與拳匪一般見識者幾何人。全國之官吏。其不與通拳諸臣一般見識者幾何人。國腦不具。則今日一拳匪去。明日一拳匪來耳。而我二十餘省之山河。四百兆人之性命。遂將從此而長已也。是不可不深長思者也。

三曰爲我。天下人亦孰不愛己乎。孰不思利己乎。愛己利己者。非聖人之所禁也。雖然。人也者。非能一人獨立於世界者也。於是乎有羣。又非能以一羣占有全世界者也。於是乎有此羣與彼羣。一人與一人交涉。則內吾身而外他人。是之謂一身之我。此羣與彼羣交涉。則內吾羣而外他羣。是之謂一羣之我。同是我也。而有我小我之別焉。當此羣與彼羣之角立而競爭也。其勝敗於何判乎。則其羣之結合力大而強者必贏。其羣之結合力薄而弱者必絀。此千古得失之林矣。結合力何以能大。何以能強。必其一羣之人。常肯絀身而就羣。捐小我而衛大我。於是乎愛他利他之義最重焉。聖人之不言爲我也。惡其爲羣之賊也。人人知有身不知有羣。則其羣忽落。落摧壞而終被滅於他羣。理勢之所必至也。中國人不知羣之物爲何物。羣之義爲何義也。故人人心目中但有一身之我。不有一羣之我。昔日本將構釁於中國。或有以日本之小。中國之大。疑勢力之不敵者。日相伊藤博文曰。中國名爲一國。實則十八國也。其爲一國。則誠十餘倍於日本。其爲十八國。則無一能及日本之大者。吾何畏焉。乃果也。戰端旣起。而始終以直隸一省敵日本全國。以取大敗。非伊藤之僥倖而言中也。中國羣力之薄弱。固早已暴著於天下矣。又豈惟分爲十八國

而已。彼各省督撫者。初非能結合其所治之省而爲一羣也。不過徼倖戰禍不及於己轄。免失城革職之處分。借設防之名。以觀成敗而已。其命意爲一己。而非爲一省也。彼各省之民。亦非能聯合其同省者以爲一羣也。幸鋒鏑未臨於眉睫。而官吏亦不强我。使急公家之急。因飽食以嬉焉。袖手而觀焉。其命意亦爲一己也。昔吾聞明懷宗煤山殉國之日。而吾廣東省城。日夜演戲。初吾不甚信之。及今歲到上海。正值聯軍入北京之日。而上海笙歌簫鼓。熙熙焉。融融焉。無以少異於平時。乃始椎胸頓足。痛恨於我國民之心。既已死盡也。此無他。爲我而已矣。諺有之曰。各人自掃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吾國民人人腦中。皆橫亘此二語。奉爲名論。視爲秘傳。於是四萬萬人。遂成爲四萬萬國焉。亡此國而無損於我也。則束手以任其亡。無所芥蒂焉。甚且亡此國而有益於我也。則出力以助其亡。無所慙怍焉。此誠爲我者魑魅魍魎之情狀也。以此而立於人羣角逐之世界。欲以自存。能乎不能。

四曰好僞。好僞之極。至於如今日之中國人。真天下所希聞。古今所未有也。君之使其臣。臣之事其君。長之率其屬。屬之奉其長。官之治其民。民之待其官。士之結其耦。友之交其朋。無論何人。無論何事。無論何地。無論何時。而皆以僞之一字行之。章奏之所報者。無一非僞事。告之所頒者。無一非僞文。應對之所接者。無一非僞語。舉國官缺。大半無事可辦。有職如無職。謂之僞職。一部律例。十有九不遵行。有律如無律。謂之僞律。文之僞也。而以八股墨卷。謂爲聖賢之微言。武之僞也。而以弓刀箭石。謂爲干城之良選。以故統兵者扣額尅餉。而視爲本分之例規。購械者以一報十。而視爲應得之利益。闍寺名分至賤。而可以握一國之實權。胥隸執業至醜。而可以掌全署之威。

福。凡茲百端。皆生於僞。然僞猶可療也。僞而好之。不可瘳也。世有號稱清流名士者流。其面常有憂國之容。其口不少哀時之語。讀其文。則字字皆買生之痛哭涕零。誦其詩。則其篇篇皆少陵之孤忠義憤。而考其行。則醇酒婦人也。察其心。則且食蛤蜊也。夫既無心愛國。無心憂國。則亦已矣。而爲此無病之呻吟。何爲焉。雖然。彼固不自覺其爲僞也。因好之深。而習慣之。以爲固然也。尤有咄咄怪事者。如前者日本之役。今茲團匪之難。竟有通都大邑之報館。撫拾殘唐水滸之謔語。以構爲劉永福空城之計。李秉衡黃河之陣者。而舉國之人。靡然而信之。夫靡然而信之。則是爲作僞者所欺也。猶可言也。及其事過境遷。作僞情狀。既已敗露。而前此之信之者。尙津津然樂道之。叩其說。則曰。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肉。且快意焉。是則所謂好僞也。不可言也。嗚呼。中國人好僞之憑據。萬緒千條。若盡說者。更僕難盡。孔子曰。民無信不立。至舉國之人。而持一僞字以相往來。則亦成一虛僞泡幻之國而已。本則先撥。雖無外侮之來。亦豈能立於天地間耶。

五曰怯懦。中國民俗。有與歐西日本相反者一事。卽歐日尙武。中國右文是也。此其根源。殆有由理想而生者。中庸曰。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孝經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孟子曰。好勇鬪狠。以危父母。不孝也。凡此諸論。在先聖昔賢。蓋有爲而言。所謂言非一端。各有所當者也。降及末流。誤用斯言。遂寢成錮疾。以冒險爲大戒。以柔弱爲善人。至有好鐵不打釘。好仔不當兵之諺。抑豈不聞孔子又有言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吾嘗觀歐西日本之詩。無不言從軍樂者。又嘗觀中國之詩。無不言從軍苦者。甲午乙未間。日本報章。所載贈友人從軍詩。以千億計。皆祝其勿生還者也。兵之初入營者。戚黨贈之以標。曰。祈戰死。以視杜甫兵車行。所謂車

麟麟。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爺娘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干雲霄。其一勇一怯。相去何太遠耶。何怪乎中日之役。旗綠湘淮軍數十萬。皆鼓聲甫作。已棄甲曳兵而走也。夫兵者不祥。聖賢之無義戰。甯非至道歟。雖然。爲君相者不可以好兵。而爲國民者不可以無勇。處今日生存競爭。最劇最烈。百虎眈視。萬鬼環瞰之世界。而爾然偷息。酣然偃臥。高語仁義。甯非羞耶。詩曰。天之方蹶。無爲夸毗。傳曰。夸毗謂柔脆無骨之人也。夫人而柔脆無骨。謂之非人焉可也。合四萬萬柔脆無骨之人而成一國民。吾不知其如何而可也。中國世俗。有傳爲佳話者一二語。曰。百忍成金。曰。唾面自乾。此誤盡天下之言也。夫人而至於唾面自乾。天下之頑鈍無耻。孰過是焉。天生人而畀之以權利。且畀之以自保權利之力量。隨卽畀之以自保權利之責任者。故人而不思保護其權利者。卽我對於我而有未盡之責任也。故西儒之言曰。侵人自由權者爲第一大罪。放棄己之自由權者罪亦如之。放棄何以有罪。謂其長惡人之氣焰。損人類之資格也。犯而不校。在盛德君子。偶一行之。雖有足令人起敬者。然欲使盡天下而皆出於此途。是率天下人而爲無骨無血無氣之怪物。而弱肉強食之禍。將不知所終極也。中國數千年來。誤此見解。習非勝是。並爲一談。使勇者日卽於銷磨。而怯者反有所藉口。遇勢力之強於己者。始而讓之。繼而畏之。終而媚之。弱者愈弱。强者愈強。奴隸之性。日深一日。民權由茲而失。國權由茲而亡。彼當局之人。日日割地。而不以爲忤者。豈非所謂能讓者耶。豈非所謂唾面自乾者耶。無勇之害。一至於此。彼西方之教。曷嘗不曰愛敵如友。降己下人乎。然其人民。遇有壓力之來。未有不出全力以抗拒之者。爲國流血。爲民流血。爲道流血。數千年西史。不絕書焉。先聖昔賢之單語片言。

固非頑鈍無耻者所可藉以藏身也。吾聞日本有人有所謂日本魂者。謂尙武之精神是也。嗚呼。吾國民果何時始有此精神乎。吾中國魂果安在乎。吾欲請帝遣巫陽而招之。

六曰無動。老子有言曰。無動爲大。此實千古之罪言也。夫曰非動不能發光熱。地非動不能育萬類。人身之血輪。片刻不動。則全身凍且僵矣。故動者萬有之根原也。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論語曰。逝者如斯乎。不舍晝夜。動之謂也。乃今世之持論者。則有異焉。曰。安靜也。曰。持重也。曰。老成也。皆譽人之詞也。曰。喜事也。曰。輕進也。曰。紛更也。皆貶人之詞也。有其舉之莫敢廢。有其廢之莫敢舉。一則曰。依法。再則曰。查舊例。務使全國之人如木偶。如枯骨。入於隕然不動之域。然後已。吾聞官場有六字之秘訣。曰。多叩頭。少講話。由今觀之。又不惟官場而已。舉國之人。皆從此六字陶鑄出來者也。是故汚吏壓制之也。而不動。虐政殘害之也。而不動。外人侵慢之也。而不動。萬國富強之成效。燦然陳於目前也。而不動。列強瓜分之奇辱。咄然迫於眉睫也。而不動。譚瀏陽先生仁學云。自李耳出。遂使數千年來。成乎似忠。信似廉潔。一無刺無非之鄉愿。天下言學術。則曰。甯靜。言治術。則曰。安靜。處事不計是非。而首禁更張。躁妄喜事之名立。百端由是廢弛矣。用人不問賢不肖。而多方遏抑。少年意氣之論起。柄權則頹暮矣。陳言者則命之曰。希望恩澤。程功者則命之曰。露才揚己。既爲糊名以取之。而復隘其途。既爲年資以用之。而復嚴其等。財則憚闢利源。兵則不貴朝氣。統政府六部九卿督撫司道之所朝夕孜孜不已者。不過力制四萬萬人之動。繫其手足。塗塞其耳目。盡驅以入乎一定不移之鄉愿格式。夫羣四萬萬鄉愿以爲國。教安得不亡。種類安得而可保也。嗚呼。吾每讀此言。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抑吾又聞之重學之公例。謂凡物

之有永靜性者。必加之以外力而始能動也。故吾向者猶有所冀焉。冀外力之庶幾助我乎。顧近年以來。中國受外力之加者。亦既屢見不一見矣。而其不動也依然。豈重學之例。猶有未足據者耶。抑其外力所加者尙微弱。而與本性中所含之靜力。尙未足成比例耶。雖然。外力而加強焉。加重焉。竊恐有不能受者矣。若是乎。此無動爲大之中國。竟長此而終古也。是則可憂也。

以上六者。僅舉大端。自餘惡風。更僕難盡。遞相爲因。遞相爲果。其深根固蒂也。經歷夫數千餘年。年之漸漬。莫或使然。若或使然。其傳染蔓延也。盤踞夫四百兆人人之腦筋。甲也如是。乙也如是。萬方一概。杜少陵所以悲吟。長此安窮。賈長沙能無流涕。嗚呼。我同胞苟深思焉。猛省焉。必當憬然於前此致弱之故。有不能專科罪於當局諸人。又怵然於此後救弱之法。有不能專責望於當局諸人者。吾請更質言其例。今日全國人所最集矢者。在樞臣之中。豈非載漪乎。剛毅乎。趙舒翹乎。在疆臣之中。豈非裕祿乎。毓賢乎。李秉衡乎。夫漪剛趙舒毓李之誤國殃民。萬死不足蔽罪。無待言矣。今以漪剛趙爲不可用。屏而去之。而代之以他之親王大學士尙書侍郎。其有以愈於漪剛趙乎。吾未見其能也。以親王大學士尙書侍郎爲皆不可用。而代以科道編檢部員。其有以愈於九卿學士乎。吾未見其能也。今以裕毓李爲不可用。屏而去之。而代以他之將軍督撫。其有以愈於裕毓李乎。吾未見其能也。以將軍督撫爲皆不可用。而代以藩臬道府。其有以愈於將軍督撫乎。以藩臬道府爲皆不可用。而代以同通州縣。其有以愈於藩臬道府乎。吾未見其能也。充其類而極之。乃至以現時京外大小臣爲皆不可用。屏而去之。而代之以未注朝籍之士民。其有以遠愈於現時大小臣工

乎。吾未見其能也。何也。吾見夫舉國之官吏士民。其見識與濳剛趙裕毓李相伯仲也。其意氣相伯仲也。其性質相伯仲也。其才能相伯仲也。蓋先有無量數濳剛趙裕毓李之同類。而濳剛趙裕毓李乃乘時而出焉。之數人者。不過偶然爲其同類之代表而已。一濳剛趙裕毓李去而百千萬億之濳剛趙裕毓李方且比肩而立接踵而來。李僵而桃代。狼郤而虎前。有以愈乎。無以愈乎。吾請更以一言正告我國民。國之亡也。非當局諸人遂能亡之也。國民亡之而已。國之興也。非當局諸人遂能興之也。國民興之而已。政府之良否。恒與國民良否爲比例。如寒暑針之與空氣然。分秒無所差忒焉。絲毫不能假借焉。若我國民徒責人而不知自責。徒望人而不知自勉。則吾恐中國之弱。正未有艾也。

第三節 積弱之源於政術者

然則當局者遂無罪乎。曰惡。是何言歟。是何言歟。縱成今日之官吏者。則今日之國民是他造成。今日之國民者。則昔日之政術是也。數千年民賊。既以國家爲彼一姓之私產。於是凡百經營。凡百措置。皆爲保護己之私產而設。此實中國數千年來政術之總根源也。保護私產之術將奈何。彼私產者。固有紆國民之臂。而奪得其公產以爲己物者也。故其所最患者。在原主人一旦起而復還之。原主人者誰。卽國民是也。國民如何然後能復還其公產。必有氣焉而後可。必有智焉而後可。必有力焉而後可。必有羣焉而後可。必有動焉而後可。但使能挫其氣。窒其智。消其力。散其羣。制其動。則原主人永遠不能復起。而私產乃如磐石苞桑而無所患。彼民賊其知之矣。故其所施政術。無一不以此五者爲鵠。千條萬緒而不紊其領。百變億化而不離其宗。多歷一年。則其網

愈密。多更一事。則其術愈工。故夫今日之政術。不知經幾百千萬。梟雄險鷲敏練桀黠之民賊。所運算布畫。斟酌損益。而今乃集其大成者也。吾嘗徧讀二十四朝之政史。徧歷現今之政界。於參伍錯綜之中。而考得其要領之所在。蓋其治理之成績有三。曰愚其民。柔其民。渙其民。是也。而所以能收此成績者。其持術有四。曰馴之之術。曰餽之之術。曰役之之術。曰監之之術。是也。

所謂馴之之術者何也。天生人而使之有求智之性也。有獨立之性也。有合羣之性也。是民賊所最不利者也。故必先使人失其本性。而後能就我範圍。不見夫花匠乎。以松栢之健勁。而能蟠屈繚糾之。使如盤如梯如牖如立人如臥獸如蟠蛇。何也。自其勾萌莖之時。而戕賊之也。不見夫戲獸者乎。以馬之駿。以猴之黠。以獅之戾。以象之鈍。而能使趨踰率舞於一庭。應弦合節。戢戢如法者。何也。自乳哺幼穉之日。而調伏之也。歷代政治家所以馴其民者。有類於是矣。法國大儒孟德斯鳩曰。凡半開專制君主之國。其教育之目的。惟在使人服從而已。日本大儒福澤諭吉曰。支那舊教。莫重於禮樂。禮也者。使人柔順屈從者也。樂也者。所以調和民間勃鬱不平之氣。使之恭順於民賊之下者也。夫以此科罪於禮樂。吾雖不敢謂然。而要之中國數千年來。所以教民者。其宗旨不外乎此。則斷斷然矣。秦皇之焚書坑儒。以愚黔首也。秦皇之拙計也。以焚坑爲焚坑。何如以不焚坑爲焚坑。宋藝祖開館輯書。而曰天下英雄。在吾彀中。明太祖定制藝取士。而曰天下莫予毒。本朝雍正間。有上諭禁滿人學八股。而曰此等學問。不過籠制漢人。其手段方法。皆遠出於秦皇之上。蓋術之既久而日精也。試觀今日所以爲教育之道者何如。非舍八股之外無他物乎。八股猶以爲未足。而又設爲割裂截搭連上犯下之禁。使人入於其中。銷磨數十年之精神。猶未能盡

其伎倆而遽及他事。猶以爲未足。禁其用後世事。後世語。務驅此數百萬侏僇矜纓之士。使束書不觀。胸無一字。並中國往事。且不識。更奚論外國。並日用應酬。且不解。更奚論經世。猶以爲未足。更助之以試帖。使之習爲歌匠。重之以楷法。使之學爲鈔胥。猶以爲未足。猶恐夫聰明俊偉之士。僅以八股試帖楷法。不足盡其腦筋之用。而橫溢於他途也。於是提倡所謂考據詞章金石校勘之學者。以涵蓋籠罩之。使上下四方。皆入吾網。猶以爲未足。有僞託道學者出。緣飾經傳中一二語。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曰。位卑而言高。罪也。曰。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蓋聖經賢傳中有千言萬語。可以開民智。長民氣。厚民力者。彼一概抹煞而不徵引。惟摭拾一二語。足以便己之私圖者。從而推波助瀾。變本加厲。謬種流傳。成爲義理。故憤時憂國者。則斥爲多事。合羣講學者。則目爲朋黨。以一物不知者爲謹愨。以全無心肝者爲善良。此等見地。深入人心。遂使舉國皆盲瞽之態。盡人皆妾婦之容。夫奴性也。愚昧也。爲我也。好僞也。怯懦也。無動也。皆天下最可恥之事也。今不惟不恥之而已。遇有一不具奴性不甘愚昧不專爲我不甚好僞不安怯懦不樂無動者。則舉國之人。視之爲怪物。視之爲大逆不道。是非易位。憎尙反常。人之失其本性。乃至若是。吾觀於此。而歎彼數千年民賊之所以馴伏吾民者。其用心至苦。其方法至密。其手段至辣也。如婦女之纏足者然。自幼而纏之。歷數十年。及其長也。雖釋放之。而亦不能良於行矣。蓋足之本性已失也。曾國藩曰。今日之中國。遂成一不痛不癢之世界。嗟乎。誰爲爲之。而令我國民一至於此極也。

所謂餽之之術者何也。孟德斯鳩曰。專制政體之國。其所以持之經久而不壞裂者。有一術焉。蓋

有一種矯僞之氣習。深入於臣僚之心。卽以爵賞自榮之念是也。彼專制之國。其臣僚皆懷此一念。於是各競於其職。孜孜莫敢怠。以官階之高下。祿俸之多寡。互相夸耀。往往望貴人之一顰一笑。如天帝如鬼神然。此語也。蓋道盡中國數千年所以餽民之具矣。彼其所以馴吾民者。旣已能使之如妾婦如禽獸矣。夫待妾婦禽獸之術。則何難之有。今夫畜犬見其主人。搖頭擺尾。前趨後躡者。爲求食也。今夫游妓遇其所歡。塗脂抹粉。目挑心招者。爲纏頭也。故苟持一鬻之肉。以餽畜犬。則任使之如何跳擲。如何回旋。無不如意也。纏千金於腰。以餽游妓。則任使之如何獻媚。如何送情。無不如意也。民賊之餽吾民。亦若是已耳。齊桓公好紫。一國服紫。漢高祖惡儒。諸臣無敢儒冠。曹操號令於國中曰。有從我游者。吾能富而貴之。蓋彼踞要津。握重權之人。出其小小手段。已足令全國之人。載顛載倒。如狂如醉。爭先恐後。奔走而趨就之矣。而其趨之最巧得之最捷者。必一國中聰明最高。才力最強之人也。旣已餽得此最有聰明才力者。皆入於其彀中。則下此之猥猥碌碌者。更何有焉。直鞭箠之。圈笠之而已。彼蟻之在於垤也。自吾人視之。覺其至微賤。至么麼而可憐也。而其中有大有焉。王焉。有小者侯焉。羣蟻營營。逐逐以企仰此無量之光榮。莫肯讓也。莫或怠也。彼越南之淪於法也。一切政權土地權財權。皆握於他人之手。本國人無一得與聞。自吾人視之。覺其局天躋地。無生人之趣也。而不知越南固仍有其所謂官職焉。仍有其所謂科第焉。每三年開科取士。其狀元之榮耀。無以異於昔時。越人之企望而趨爭之者。至今猶若鶩焉。當順治康熙間。天下思明。反側不安。聖祖仁皇帝一開博學鴻詞科。再設明史館。搜羅遺佚。徵辟入都。位之以一清秩。一空名。而天下帖帖然戢戢然矣。蓋所以餽民者。得其道也。此術也。前此地球各

專制之國。莫不用之。而其最嫻熟精巧而著有成效者。則中國爲最矣。所謂役之之術者何也。彼民賊既攘國家爲己一家之私產矣。然國家之大。非一家子弟數人。可以督治而鈐轄之也。不得不求助我者。於是官吏立焉。文明國之設官吏。所以爲國民理其公產也。故官吏皆受職於民。專制國之設官吏。所以爲一姓保其私產也。故官吏皆受職於君。此源頭一殊。而未流千差萬別。皆從此生焉。故專制國之職官。不必問其賢否才不才。而惟以安靜謹慎。愿樸能遵守舊規。服從命令者爲貴。中國之任官也。首狹其登進之途。使賢才者無目表見。又高懸一至榮耀至清貴之格。以獎厲夫至無用之學問。使舉國無賢無愚。皆不得不俯首以就此途。以消磨其聰明才力。消磨畧盡。然後用之。用之又非器其才也。限之以年。繩之以格。資格既老。雖盲瘖亦能躋極品。年俸未足。雖雋才亦必屈下僚。何也。非經數十年之磨礱。陶冶恐其英氣未盡。去而服從之性質未盡堅也。恐一英才得志。而無數英才慕而學之。英才多出。而舊法將不能束縛之也。故昔者明之太祖。本朝之高宗。其操縱羣臣之法。有奇妙不可思議者。直如玩嬰兒於股掌。戲猴犬於劇場。使立其朝者。不復知廉恥爲何物。道義爲何物。權利爲何物。責任爲何物。而惟屏息跪伏於一王之下。夫旣無國事民事之可辦。則任豪傑以爲官吏。與任木偶爲官吏。等耳。而駕馭豪傑。總不如駕馭木偶之易。彼歷代民賊籌之熟矣。故中國之用官吏。一如西人之用機器。有呆板之位置。有一定之行動。滿盤機器。其事件不下千百萬。以一人轉振之而綽綽然矣。全國官吏。其人數不下于百萬。以一人駕馭之。而戢戢然矣。而其所以能如此者。則由役之得其術也。夫機器者。無腦無骨無血無氣之死物也。今舉國之官吏。皆變成無腦無骨無血無氣之死物。

所以爲駕馭計者則得矣。顧何以能立於今日文明競進之世界乎。

所謂監之之術者何也。夫既得馴之餽之役之之術。則舉國臣民入其彀者。十而八九矣。雖然。一國之大。安保無一二非常豪傑。不甘爲奴隸爲妾婦爲機器者。又安保無一二不逞之徒。蹈其瑕隙。而學陳涉之輟耕隴畔。效石勒之倚嘯東門者。是不可以不監。是故有官焉。有兵焉。有法律焉。皆監民之具也。取於民之租稅。所以充監民之經費也。設科第。開仕途。則於民中選出若干人。而使之自監其儔也。故他國之兵。所以敵外侮。而中國之兵。所以敵其民。昔有某西人語某親王曰。貴國之兵太劣。不足與列強馳騁於疆場。蓋整頓之。某親王曰。吾國之兵。用以防家賊而已。嗚呼。此三字者。蓋將數千年民賊之肺肝。和盤托出者也。夫既以國民爲家賊。則防之之道。固不得不密。僞尊六藝。屏黜百家。所以監民之心思。使不敢研究公理也。厲禁立會。相戒講學。所以監民之結集。使不得聯通聲氣也。仇視報館。興文字獄。所以監民之耳目。使不得聞見異物也。罪人則孥隣保連坐。所以監民之舉動。使不得獨立無懼也。故今日文明諸國所最尊最重者。如思想之自由。信教之自由。集會之自由。言論之自由。著述之自由。行動之自由。皆一一嚴監而緊縛之。監之縛之之既久。賢智無所容其發憤。桀黠無所容其跳梁。則惟有灰心短氣。隨波逐流。仍入於奴隸妾婦機器之隊中。或且捷足爭利。搖尾乞憐。以苟取富貴。雄長儕輩而已。故夫國民非生而具此惡質也。亦非人人皆頑鈍無恥也。其有不能馴者。則從而餽之。其有不受役者。則從而監之。舉國之人。安有能免也。今日中國國民腐敗。至於斯極。皆此之由。

觀於此。而中國積弱之大源。從可知矣。其成就之者在國民。而孕育之者仍在政府。彼民賊之嘔

盡心血。徧布羅網。豈不以爲算無遺策。天下人莫余毒乎。願吾又嘗聞孟德斯鳩之言矣。專制政體。以使民畏懼爲宗旨。雖美其名曰輯和萬民。實則斲喪元氣。必至舉其所以立國之大本而盡失之。昔有路衣沙奴之野蠻。見果實纍纍綴樹上。攀折不獲。則以斧斫樹而捋取之。專制政治。殆類是也。然民受治於專制之下者。動輒曰。但使國祚尙有三數十年。則吾猶可以偷生度日。及吾已死。則大亂雖作。吾又何患焉。然則專制國民之苟且偷靡。不慮其後。亦與彼野蠻之斫樹無異矣。故專制之國所謂輯和者。其中常隱然含有擾亂之種子焉。嗚呼。孟氏此言。不啻專爲我中國而發也。夫歷代民賊之用此術以馴民。餽民役民。監民。數千年以迄今矣。其術之精巧完備如此。宜其永保私產。子孫帝王萬世之業。顧何以劉興項仆。甲攘乙奪。數千年來。莽然而不一姓也。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以吾觀之。則數千年之所謂治者。豈真治哉。特偶乘人心厭亂之既極。又加以殺人過半。戶口頓減。謀食較易。相與帖然苟安而已。實則其中所含擾亂之種子。正多且劇也。夫國也者。積民而成。未有以民爲奴隸爲妾婦爲機器爲盜賊。而可以成國者。中國積弱之故。蓋導源於數千年以前。日積月累。愈久愈深。而至今承其極敝而已。顧其極敝之象。所以至今日而始大顯者。何也。昔者爲一統獨治之國。內患雖多。外憂非劇。故擾亂之種子。常得而彌縫之。縱有一姓之興亡。無關全種之榮瘁。今也不然。全地球人種之競爭。愈轉愈劇。萬馬之足。萬鋒之刃。相率而向我支那。雖合無量數聰明才智之士。以應對之。猶恐不得當。乃羣無腦無骨無血無氣之儔。偃然高坐酣然長睡於此世界之中。其將如何可也。彼昔時之民賊。初不料其有今日之時局也。故務以馴民餽民役民監民爲獨一無二之秘傳。譬猶居家設塵者。慮其子弟夥伴

之盜其物也。於是一一桎梏之。拘繫之。或閉之於暗室焉。夫如是。則吾固信其無能爲盜者矣。其如家務塵務之廢弛何。廢弛猶可救也。一旦有外盜焉。闖然壞其門入其堂。括其貨物。遷其重器。彼時爲子弟夥伴者。雖欲救之。其奈桎梏拘繫而不能行。暗室仍閉而莫爲啓。則惟有瞠目結舌。聽外盜之入此室處。或劃然長嘯以去而已。今日我中國之情形。有類於是。彼有司牧國民之責者。其知之否耶。抑我國民其知之否耶。

第四節 積弱之源於近事者

以上三節所言。皆總因也。遠因也。雖然。尙有分因焉。近因焉。總因遠因者。譬之刑法。則猶公罪也。分因近因者。譬之刑法。則猶私罪也。總因近因之種根雖深。然使早得人而治之。未嘗不可以奏效。卽不治之而聽其自生自滅。不有以增其種焉。培其根焉。則其害猶不至如今日之甚。所最可痛者。舊病未去。新病復來。日積月深。納污藏垢。馴至良醫束手。岌岌待亡。吾嘗縱覽本朝入主中夏以來二百餘年之往事。若者爲失機。若者爲養癰。若者爲種禍。若者爲激變。每一循省。未嘗不椎心頓足。仰天而長慟也。畧而論之。有四時代焉。

其一爲順治康熙時代。滿洲之崛起而奄有華夏也。其時天潢之英。從龍之彥。彬彬濟濟。頗不乏才。以方新之氣。用天府之國。實千載一時之機也。然當發端伊始。有聚六洲之鐵鑄成大錯者一事。則嚴滿漢之界是也。攝政睿親王。曠代之英才也。入關甫一月。卽下教國中。使滿漢互通昏姻。此實長治久安之計也。使當時諸臣。其識皆如睿王。行其意。遵其法。以迄今日。雖子孫億萬年可也。乃便佞無恥如洪承疇。驕恣昏暴如鰲拜之流。漸握大權。睿王一薨。收孥削爵。盡反其所爲。以

快其伎嫉之私。基礎敗壞。實起於是。揆當時之情形。豈不以滿洲僅數十萬人。而馭漢人數萬萬人。懼力薄而不能壓服之也。乃禁滿人不得爲士。不得爲農。不得爲工。不得爲商。而一驅之以入兵籍。既有猜忌於漢種。自不得不殊而別之。殆亦有萬無得已者存耶。不知漢人沐櫛而耕之。滿人安坐而食之。其中固久含有抑鬱不平。殆哉岌岌之象。而滿人資生日絀。智慧不開。亦安覩所謂利者耶。故中葉以後。而八旗生計之案。已爲一大棘手之問題矣。不甯惟是。界限之見。日深一日。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事。終必有承大敵而受大創之時。逮於近年。遂有如剛毅輩造出漢人強滿洲亡。漢人疲滿洲肥之十二字訣。以亂天下者。追原禍始。不能不痛恨於二百年前作俑之人也。今夫國也者。必其全國之人。有緊密之關係。有共同之利害。相親相愛。通力合作。而後能立者也。故未有兩種族之人。同受治於一政府之下。而國能久安者。我漢人之眞愛國而有特識者。則斷未有仇視滿人者也。何也。以日本之異國。我猶以同種同文之故。引而親之。而有於滿洲。且吾輩所最切齒痛恨者。民賊耳。使其爲賊民之君也。豈能因其爲漢人而徇庇之。何有於滿洲。且吾輩所最切齒痛恨者。民賊耳。使其爲賊民之君也。豈能因其爲漢人而徇庇之。彼秦始皇魏武帝明太祖。非漢人耶。吾嫉之猶蛇蝎也。使其爲愛民之君也。豈必因其爲滿人而外視之。若今上皇帝。非滿人耶。吾戴之猶父母也。故有特識而眞愛國者。惟以民權之能伸與否爲重。而不以君位之屬於誰氏爲重。彼歐洲列國。常有君統乏嗣。而迎立異國之公族。以爲君者矣。然則中國積弱之源。非必由於滿人之君天下明矣。然使人不能無疑於此者何也。則因滿人主國。而滿漢分界。因滿漢分界。而國民遂互相猜忌。久之而將見分裂之兆也。此則順治諸臣不能辭其咎者也。康熙初元。三藩削平。海內甯息。聖祖仁皇帝。以英邁絕特之姿。兼開創守成之

業與俄前皇大彼得同時並生。其雄才大略亦絕相似。彼時固嘗垂意外事。召西儒南懷仁輩入直南書房。頗有破格之行。非等拘墟之習。百廢具舉。燦然可觀。顧何以俄國自彼得以後。日盛月強。馴至今日爲世界第一雄邦。中國自康熙以後。日腐月敗。馴至今日爲世界第一病國。何也。則以當時困於滿漢界限之見。急於爲滿洲朝廷計利益。而未暇爲中國國民謀進步也。是則大可惜者也。

其二爲乾隆時代。當乾隆改元。滿洲入中國殆百年矣。民氣既靜。外侮未來。以高宗純皇帝之才。當此千載一時之遇。我國民最有望者。莫彼時若矣。乃高宗不用其才爲我中國開文明政體之先河。乃反用其才爲我中國作專制政體之結局。是則有天運焉有人事焉。識者不特爲中國惜。且爲高宗惜也。高宗以操縱羣臣。愚柔士民。爲生平第一得意事業。六十年中。興文字獄以十數。如胡中藻汪景祺等之獄。毛舉細故。株連滿廷。蓋立於乾隆朝之大臣。其始終未曾一入刑部獄者。不過一人而已。使舉國臣民慄慄伏於其肘下。而後快於心。不甯惟是。又開四庫館以獎勵僞學。手批通鑑以詆謫名節。驅天下人使入於無用。習於無恥。不甯惟是。又四征八討。南掃北伐。耗全國之財。塗萬人之血。以逞一己之欲。蓋至乾隆末年。而海宇騷然矣。高宗自撰十全老人記。以爲天下古今未有之尊榮。誠哉其尊榮矣。然日中則昃。月盈則虧。君權之盛。至乾隆而極。國權之替。亦自乾隆而開矣。竊嘗論之。東方之有乾隆。猶西方之有路易第十四也。路易第十四藉法國全盛之業。在位七十餘年。驕侈滿盈。達於極點。遂有朕卽國家也一語。爲今日全世界人所唾罵。及其崩殂。而法國無甯歲矣。一千七百八十九年之大革命。演出空前絕後之慘劇。爾後君民兩

黨轉戰接門。互起互仆。流血盈野。殆數十年。法國之民。十死八九。皆不啻路易第十四握其吭而斷其項也。而其子孫以萬乘之尊。卒送殘魂於斷頭臺上。路易一姓之鬼。亦從茲其餒而法國民主之局。亦從茲而大定矣。然則其所以爲志得意滿者。豈不卽爲一敗塗地之先聲耶。其所以挫抑民氣壓制民權者。豈不卽爲民氣民權之引線耶。中國自乾隆以後。四海擾擾。未幾遂釀洪楊之變。糜爛十六省。蹂躪六百餘名城。其慘酷殆不讓於法國之一千七百八十九年矣。吾誠不願我中國自今以往。再有如法國一千八百三十年一千八百四十八年之革命者。願吾尤懼夫我中國自今以往。欲求得如今日之法國。而渺不可覩也。獨居深念。俯仰感慨。不禁於乾隆時代有餘痛焉耳。

其三爲咸豐同治時代。洪楊之難。旣作。痛毒全國。以十餘年之力。僅克削平。而文宗顯皇帝。復爲英法聯軍所迫。北狩熱河。鼎湖一去。龍髯不返。此實創巨痛深。而無以復加者也。曾胡左李諸賢。咸以一介儒將。轉戰中原。沐雨櫛風。百折不撓。吾每按其行蹟。接其言論。有加敬焉。斷不敢如今之少年。喜謗前輩也。雖然。援春秋責備賢者之義。則除胡文忠中道殒隕。不預後事之外。吾於曾文正左文襄李合肥。以及其並時諸賢。有不能爲諱者。以其僅能爲中國定亂。不能爲中國圖治也。夫豪傑之任國事也。非徒使之不亂而已。而必求國家之光榮焉。求國民之進步焉。苟不爾爾。則如今日歐洲文明政體之國。永絕亂萌者。其將永無豪傑之出現乎。彼俾思麥格蘭斯頓何人也。乃我中國數千年來。惟擾亂之時有豪傑。而治平之時則無豪傑。是一奇也。嗚呼。吾知其故矣。中國之所謂豪傑者。其任國事也。不過爲朝廷之一姓。而非爲國民之全體也。故或爲一姓創立

基業焉。或爲一姓擁護私產焉。或爲一姓光復舊物焉。數千年豪傑。不出此三途矣。若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之徒。亦猶是也。故諸公者。其在清朝。可謂有莫大之勳。而在我中國國民。則未嘗有絲毫之功也。孟子曰。有事君人者。有安社稷臣者。有大人者。有天民者。若曾左李之徒。可謂之事君人。可謂之社稷臣。若夫大人天民之道。則瞠乎未有聞也。吾所云云。非謂欲勸諸公離朝廷而別有所建樹也。當是時。半壁江山岌岌不可終日。盈廷昏庸衰謬之臣。既已心灰胆落。失所憑藉。惟倚闔外諸將帥以爲重。此實除舊布新一大機會也。使曾左李諸人。有一毫爲國民之心。乘此時。用此權。以整頓中央政府之制度。創立地方自治之規模。決非難也。果爾。則維新之業。與日本同時並起。迄今三十餘年。雄長地球矣。而諸公何以無聞也。或爲之解曰。當三十餘年前。與歐洲交通未盛。諸公不知西法。不解維新。亦奚足怪。不知吾之所謂維新者。非必西法之謂也。西法者。不過維新之形質耳。若維新之精神。則無中無西。皆所同具。而非待他求者也。彼日本三十年前之維新。豈戰船之謂乎。豈洋操之謂乎。豈鐵路之謂乎。豈開礦之謂乎。並無戰船洋操鐵路開礦等事。而不得不謂之維新者。無其精神也。若中國近日。曷嘗無戰船洋操鐵路開礦等事。而仍不得謂之維新者。無其精神也。當同治初元。雖不能爲形質之維新。豈不能爲精神之維新。但使有精神之維新。而形質之維新。自應弦赴節而至矣。當時曾左李諸賢。豈不知官場之積弊。豈不知士風之頹壞。豈不知民力之疲困。苟能具大眼識。運大心力。不避嫌怨。不辭勞苦。數賢協力。以改絃而更張之。吾度其事體之重大。未必如日本之勤王討幕也。阻力之扞格。未必如日本之廢藩置縣也。而日本諸公。能毅然成之。我國諸公。乃漠然置之。是乃大可惜也。吾嘗畧揣諸

賢之用心。會則稍帶暮氣。守知足知止之戒。憚功高震主之患。日思急流勇退。以保全令名。而不違及他事也。左則稍帶驕氣。其好戰之雄心。已發而不可制。思賈其餘勇。立功名於絕域。而不違及他事也。李則謙不如曾。驕不如左。略知西法之美。思欲仿效。撫其皮毛。而不知其本源也。吾持高義以責備之。則諸賢者皆有負於國民者也。曾之謙也。中老楊之毒也。大臣既以身許國。則但當計國民之利害。不當計一身之利害。營私罔利。固不可也。愛惜身名。仍不可也。不見格蘭斯頓乎。爲愛爾蘭自治之案。至於黨員親友。盡變敵國而氣不稍挫焉。曾文正其有媿之也。左之驕也。意氣用事也。彼其以如許血汗。如許心力。而開拓西域十餘域之石田。何如移之以整頓內政也。李之誤也。亦由知有朝廷。不知有國民者也。彼之所效西法各事。仍不過欲爲朝廷保其私產。而非爲國民擴其公益也。自餘並時諸勳臣。除濫冒驕蹇粗悍者不計外。所稱高流者。其性質亦不出於此三途矣。以當時大亂初定。天下顛顛望治。千載一時之機會。及諸賢分縮兵符勳業。赫赫可以有爲之憑藉。失此不爲。時會一失。馴追不及。荏苒荏苒。蹉跎蹉跎。任其腐敗。聽其凌夷。此實千古之遺恨也。雖然。吾以此責望於曾左李諸人。吾固知其不倫矣。何則。彼諸人之思想見識。本絲毫無以異於常人也。彼方以其能多殺人而施施自豪。方以能徵寵榮於一姓之朝。而沾沾自喜。語以國民之公義。豪傑之責任。彼烏從而知之。聞李鴻章之使西域也。至德見前相俾士麥。叩李以生平功業。李歷述其平髮平捻之事。氣意頗自得。俾氏曰。公之功業。誠巍巍矣。然吾歐洲人以能敵異種者爲功。自殘同種以保一家。歐人所不稱也。李聞之有慙色。云。嗟乎。吾惜李公聞此言之太晚也。吾更惜曾左諸賢之終身未聞此言也。雖然。區區數人。何足惜。吾愈惜以中國之大。

而所謂近世第一流人物者。乃僅僅如是也。

抑尤可痛者。同治戡亂之後。不惟不能起中國積弱之病。乃反窒中國國強之機。蓋自茲以往。而彼勢利頑固者流。以爲天命永存。富貴長保。益增其驕侈滿盈之氣。更長其深閉固拒之心。故自英法破北京。無所要索。僅訂盟通商而去。彼等於是覺西人足畏而不足畏矣。自戈登助攻。克復蘇常諸名城。遂定江南。彼等於是忘外人之助。而自以爲武功巍巍莫與京矣。自俄羅斯定約。還我伊犁。彼等不知他人之別有陰謀。而以爲畏我之威矣。自越南諒山一役。以主待客。小獲勝仗。於是彼等鋪張揚厲之。以爲中國兵力足挫歐洲強國而有餘矣。坐是虛驕之氣。日盛一日。朝野上下。莫不皆然。如井底蛙。如遼東豕。如夜郎之不知漢大。如匈奴之自謂天驕。遂復歌舞湖山。粉飾藻火。仍出其數千年祖傳秘訣。馴民餽民役民監民之手段。汲汲然講求而附益之。精益求精。密益求密。而豈復有痛定思痛。存不忘亡之一念。來往於其胸中者耶。於是而近十年來之局成矣。於是而近十年來之難作矣。

其四則最近時代。今上皇帝以天縱之資。抱如傷之念。藉殷憂以啓聖。惟多難以興邦。天之所生我。皇也。天心之仁愛中國而欲拯其禍也。其奈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有西太后那拉氏者。梗乎其間。那拉氏垂簾三次。前後凡三十餘年。中國之一綫生機。芟夷斬伐而靡有孑遺者。皆在此三十年也。中興諸勳臣。所以不能興維新之治者。雖由其識力之不足。抑亦畏那拉之猜忌悍忍。而不敢行其志也。以肅順爲先朝顧命大臣。湘淮諸將。皆所拔擢。而那拉以莫須有之獄。一旦駢其黨而戮之。以恭親王之親賢。道當大難。僅安社稷。而那拉挾私憤而屏逐之。況於諸臣之起自疏

愆而威權震主者耶。故曾國荃初復江南。旋卽罷職閑居。曾國藩之胆。於是寒矣。左宗棠班師入覲。解其兵權。召入樞垣。虛隆其禮。陰掣其肘也。故甫及一月而已不安其位矣。自餘百端。所以駕馭諸臣者。無不類是。亦何怪其灰心短氣。而無能爲役也。今夫專制之國之鈐轄其民。以自保私產。古今恒情。吾姑無責焉。雖然保之則亦有道矣。如彼俄羅斯者。現世最專制之國也。而其任百官也。則必盡其才。尊其權。政府之方針。亦有定向。施政之條理。有定程。蓋雖不知有民。而猶知有國焉。其君其臣。一心一德。以務國事。此其所以強也。若那拉后者。非惟視中國四百兆之黎庶如草芥。抑且視大清二百年之社稷如秦越也。故忍將全國之大權。畀諸數閹宦之手。竭全國之財力。以窮極池臺鳥獸之樂。遂使吾中國有所謂安仔政府。有所謂皮笑李政府者。蓋二百餘年來。京師之腐敗穢醜。未有甚於那拉時代者也。今上皇帝。忍之無可忍。待之無可待。乃忘身舍位。毅然爲中國開數千年未有之民權。非徒爲民權。抑亦爲國權也。那拉氏之仇。皇上其仇民權耶。其仇國權耶。仇民權則是四百兆人之罪人也。仇國權抑亦大清十一代之罪人也。嗚呼。我一部近十年史論。那拉氏實書中之主人翁也。使三十年來無那拉氏一人。梗乎其間。則我中國今日其勃興如日本可也。其富樂如英美可也。其威強如法俄可也。故推原其所以積弱之故。其總因之重大者。在國民全體。其分因之重大者。在那拉一人。其遠因在數千年之上。其近因在二百年以來。而其最近因。又在那拉柄政三十年之間。詩曰。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靡盬周原。茫茫禹壤。其竟如斯而長已矣耶。其未然耶。此吾所以中夜拔劍起舞。而涕淚彌襟矣。

結論

以上所論列中國病源略盡於是矣。吾之所以下筆二萬言。刺刺不能自休者。非如江湖名士之微睨一世。使酒罵坐。以快其口舌意氣也。亦非有所抑鬱不得志。而詆謔當道。以澆其胸中塊壘也。諺曰。解鈴還須繫鈴人。又曰。心病還將心藥醫。故必知其病根之伏於何處。又知釀成此病者。屬於何人。然後治療之術可得而講焉。國也者。吾之國也。吾愛之不能坐視其亡而不救也。今既無救之之權。則不能望於有權者。吾一人之力不能救。則不能望於衆人之與吾同心者。吾所以著此書之意。在是。吾所以冠此論於全書之意。亦在是。抑聞大易之義。剝極則復。否極則泰。吾中國今日之弱。豈猶未極耶。思之。思之。鬼神通之。雷霆一聲。天地昭豁。亦安知夫今與後之不相倚耶。亦安知夫禍與福之不相倚耶。

嗟夫。嗟夫。天胡此醉。叩帝閣其難聞。人之無良。覽橫流其未極。哀莫大於心死。逝者如斯。禍已迫於眉然。泣將何及。莽莽千載。念來日之大難。茫茫九州。見夕陽之無限。豈一治一亂。昆明無不刳之灰。抑人謀鬼謀。精衛有未填之海。捲歐風與亞雨。驚咄咄其逼人。營鬼裘於冰山。羌夢夢而視我。嗟夫。嗟夫。千年遼鶴。望人民城郭。以槍神。何處銅駝。向棘地荆天。而長涕不辭。瘖口聊貢罪言。父兮母兮。胡寧忍子。墨耶。淚耶。長歌當哭。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論中國積弱由於防弊 丙申

先王之爲天下也公。故務治事。後世之爲天下也私。故務防弊。務治事者。雖不免小弊。而利之所

存恒足以相掩務防弊者一弊未弭百弊已起如葺漏屋愈葺愈漏如補破衲愈補愈破務治事者用得其人則治不得其人則亂務防弊者用不得其人而弊滋多即用得其人而事亦不治自秦迄明垂二千年法禁則日密政教則日夷君權則日尊國威則日損上自庶官下自億姓游於文網之中習焉安焉馴焉擾焉靜而不能動愚而不能智歷代民賊自謂得計變本而加厲之及其究也有不受節制出於所防之外者二事曰彘狄曰流寇二者一起如湯沃雪遂以滅亡於是昔之所以防人者則適足爲自敵之具而已梁啓超曰吾嘗讀史鑑古今成敗興廢之迹未嘗不惻惻而悲也古者長官有佐無貳所以盡其權專其責易於考績王制公羊傳春秋繁露所述官制莫不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復有小宰小司徒小宗伯小司馬小司寇小司空凡正皆然獨周禮言建其正立其貳故既有卿一人凡貳皆中大夫二人此今制一尙書兩侍郎之所自出周禮僞書誤盡萬世者也漢世九卿尙治斯制漢晉間尙無少卿後魏太和十五年始有之後世懼一部之事一人獨專其權也於是既有尙書復有侍郎重以管部計一部而長官七人人人無權人人無責防之誠密矣然不相掣肘卽相推諉無一事能舉也古者大國百里小國五十各親其民而上統於天子諸侯所治之地猶今之縣令而已漢世猶以郡領縣而郡守則直達天子後世懼親民之官權力過重也於是爲監司以防之又慮監司之專權也爲巡撫巡按等以防之又慮撫按之專權也爲節制總督以防之防之誠密矣然而守令竭其心力以奉長官猶懼不得當無暇及民事也腴萬姓脂膏爲長官苞苴雖厲民而位則固也古者任官各舉所知內不避親外不避讐漢魏之間尙存此意故左雄在尙書而天下號得人毛玠崔瑗爲東曹掾而士皆砥礪名節後世慮選人之請託銓部之徇私也於是崔亮裴光庭定爲年勞資格之法孫丕揚定爲掣籤之法防之誠密矣然而奇才不能進庸下不能退則考績廢也不爲人擇地

不爲地擇人。則吏治驟也。古者鄉官。悉用鄉人。周禮管子國語具詳之。漢世椽尉。皆土著爲之。京房傳房爲魏郡太守。自請得除用他郡人。可知漢時椽屬無不用本郡人者。房之此請。乃是破格。蓋使耳目相近。督察易力。後世慮其舞弊也。於是隋文革選。盡用他郡。然猶南人選南北。北人選北。宋政和六年詔。知縣往選。雖甚遠。無過三十驛。三十驛者。九百里也。明之君相。以爲未足。於是創南北互選之法。防

之誠密矣。然赴任之人。動數千里。必須舉債。方可到官。非貪污無以自存也。土風不諳。語言難曉。政權所寄。多在猾胥。而官爲綴旒也。古者公卿。自置室老。漢世三府。開閣壁士。九卿三輔郡國。咸

自署吏。顧氏曰。知錄云。鮑宣爲豫州牧。郭欽奏其舉錯煩苛。代二千石署吏。是知署吏自署吏。乃二千石之職。州牧代之。尙爲煩苛。今以天子而代之。宜乎事煩而職不舉。所以臂指相使。情義相通。後

世慮其植黨市恩也。於是一命以上。皆由吏部。防之誠密矣。然長佐不習。耳目不真。或長官有善政。而未由奉行。或小吏有異才。而不能自見也。古者用人。皆久於其任。封建世卿。無論矣。自餘庶

官。或一職而終身任之。且長子孫焉。爰及漢世。猶存此意。故守令稱職者。璽書褒勉。或累秩至九卿。終不遷其位。蓋使習其地。因以竟其功。後世恐其久而弊生也。於是定爲幾年一任之法。又數

數遷調。宜南者使之居北。知禮者使之掌刑。防之誠密矣。然或欲舉一事。未竟而去官。則其事廢也。每易一任。必經營有年。乃更舉一事。事未竟而去如初。故人人不能任事。而其盤踞不去。世其

業者。乃在胥吏。則吏有權而官無權也。古者國有大事。謀及庶人。漢世亦有議郎。議大夫。博士。議曹。不屬事。不直事。以下士而議國政。余別有古議院考。所以通下情。固邦本。後世恐民之訕已也。蔑其制。廢

其官。防之誠密矣。然上下隔絕。民氣散。外患一至。莫能爲救也。古者三公。坐而論道。其權重大。其體尊嚴。三公者。相。二伯。漢制丞相用人行政。無所不統。蓋君則世及。而相則傳賢。以相行政。所以救家

天下之窮也。後世恐其專權敵君也。漸收其權歸之尙書。漸收而歸之中書。而歸之侍中。而歸之

內閣。漸易其名爲尙書令。爲侍中。爲左右僕射。中書侍郎。門下侍郎。爲平章政事。同三品。爲大學士。漸增其員。爲二人。爲四人。乃至十人。漸建其貳。爲同平章事。參知政事。爲協辦大學士。其位日卑。其權日分。於是宰相遂爲天子私人。防之誠密矣。然政無所出。具官盈廷。徒供畫諾。推諉延閣。百事叢脞也。古者科舉皆出學校。教之則爲師。官之則爲君。漢晉以降。猶采虛望。後世慮士之沽名。官之徇私也。於是爲帖括。詩賦以錮之。浸假而鎖院。而搜檢。而糊名。而謄錄。而迴避。若夫試官。固天子近侍親信之臣。親試於廷。然後出之者也。而使命一下。嚴封其宅焉。所至嚴封其寓焉。行也嚴封其舟車焉。若檻重囚。防之誠密矣。然暗中摸索。探籌賭戲。驅人於不學。導人以無恥。而關節請託之弊。卒未嘗絕也。古之學者。以文會友。師儒之官。以道得民。後世恐其聚衆而持清議也。於是戒會黨之名。嚴講學之禁。防之誠密矣。然而儒不談道。獨學孤陋。人才凋落。士氣不昌。徒使無忌憚之小人。借此名以陷君子。爲一網打盡之計也。古者疑獄。汜與衆共。懸法象巍。民悉讀之。蓋使知而不犯。冤而得伸。後世恐其民之狡賴也。端坐堂皇。以聳之。陳列榜楊。以脅之。防之誠密矣。然刁豪者益藉此以嚇小民。愿弱者每因此而戕身命。猾吏附會例案。上下其手。冤氣充塞。而莫能救正也。古者天子時巡。與國人交。君於其臣。賤亦答拜。漢世丞相謁天子。御座爲起。在輿爲下。郡縣小吏。常得召見。後世恐天澤之分不嚴也。九重深閉。非執政未由得見。防之誠密矣。然生長深宮。不聞外事。見賢士大夫之時少。親宦官宮妾之時多。則主德必昏也。上下睽孤。君視臣如犬馬。臣視君如國人也。凡百庶政。罔不類是。雖更數僕。悉數爲難。悠悠二千歲。莽莽十數姓。謀謨之臣比肩。掌故之書充棟。要其立法之根。不出此防弊之一心。謬種流傳。遂成通理。以慎密安靜。

爲美德。以好事喜功爲惡詞。容容者有功。礎礎者必缺。在官者以持祿保位爲第一義。綴學者以束身自好爲第一流。大本旣撥。末亦隨之。故語以開鐵路。必曰恐妨舟車之利也。語以興機器。必曰恐奪小民之業也。語以振商務。必曰恐壞滄樸之風也。語以設學會。必曰恐導標榜之習也。語以改科舉。必曰恐開躁進之門也。語以鑄幣楮。必曰恐蹈宋元之轍也。語以采礦產。必曰恐爲晚明之續也。語以變武科。必曰恐民挾兵器以爲亂也。語以輕刑律。必曰恐民藐法紀而滋事也。坐此一念。百度不張。譬之忡病。自驚自怛。以廢寢食。譬之痿病。不痛不癢。僵臥牀蓐。以待死期。豈不異哉。豈不傷哉。防弊之心。烏乎起。曰。起於自私。請言公私之義。西方之言曰。人人有自主之權。何謂自主之權。各盡其所當爲之事。各得其所應有之利。公莫大焉。如此則天下平矣。防弊者欲使治人者有權。而受治者無權。收人人自主之權。而歸諸一人。故曰私。雖然。權也者。兼事與利言之也。使以一人能任天下人所當爲之事。則卽以一人獨享天下人所當得之利。君子不以爲泰也。先王知其不能也。故曰不患寡。而患不均。又曰君子有絜矩之道。言公之爲美也。地者積人而成。國者積權而立。故全權之國強。缺權之國殃。無權之國亡。何謂全權。國人各行其固有之權。何謂缺權。國人有有權者。有不能自有其權者。何謂無權。不知權之所在也。無權惡乎起。曰。始也欲以一人而奪衆人之權。然衆權之繁之大。非一人之智與力所能任也。旣不能任。則其權將擗散墮落。而終不能以自有。雖然。向者衆人所失之權。其不能復得如故也。於是乎不知權之所在。故防弊者始於爭權。終於讓權。何謂讓權。天下有事。上之天子。天子曰議。以聞。是讓權於部院。部院議可。移文疆吏。是讓權於督撫。督撫以頒於所屬。是讓權於州縣。州縣以下於有司。是讓權於吏胥。

一部之事。尚待互讓。一省之事。督撫互讓。一君之事。君國民互讓。爭固不可也。讓亦不可也。爭者損人之權。讓者損己之權。爭者半而讓者半。是謂缺權。舉國皆讓。是謂無權。夫自私之極。乃至無權。然則防弊何爲乎。吾請以一言蔽之。曰。因噎而廢食者必死。防弊而廢事者必亡。

過渡時代論

辛丑

一 過渡時代之定議

今日之中國過渡時代之中國也。

過渡有廣狹二義。就廣義言之。則人間世無時無地而非過渡時代。人羣進化。級級相嬗。譬如水流。前波後波。相續不斷。故進步無止境。卽過渡無已時。一日不過渡。則人類或幾乎息矣。就狹義言之。則一羣之中。常有停頓與過渡之二時代。互起互伏。波波相續。體是爲過渡相。各波具足。體是爲停頓相。於停頓時代。而膨脹力即漲力之現象顯焉。於過渡時代。而發生力之現象顯焉。歐洲各國自二百年以來。皆過渡時代也。而今則其停頓時代也。中國自數千年以來。皆停頓時代也。而今則過渡時代也。

二 過渡時代之希望

過渡時代者。希望之湧泉也。人間世所最難遇而可貴者也。有進步則有過渡。無過渡亦無進步。其在過渡以前。止於此岸。動機未發。其永靜性何時始改。所難料也。其在過渡以後。達於彼岸。躊躇滿志。其有餘勇可賈與否。亦難料也。惟當過渡時代。則如鯤鵬圖南。九萬里而一息。江漢赴海。

百千折以朝宗。大風泱泱。前途堂堂。生氣鬱蒼。雄心喬皇。其現在之勢力。圈矢貫七札。氣吞萬牛。誰能禦之。其將來之目的地。黃金世界。綦錦生涯。誰能限之。故過渡時代者。實千古英雄豪傑之大舞臺也。多少民族由死而生。由剝而復。由奴而主。由瘠而肥。所必由之路也。美哉過渡時代乎。

三 過渡時代之危險

抑過渡時代。又恐怖時代也。青黃不接。則或受之饑。卻曲難行。則惟茲狼狽。風利不得泊。得毋滅項滅鼻之懼。馬逸不能止。實維躡山躡壑之憂。摩西之彷徨於廣漠。閣龍之漂泛於泰洋。賭萬死以博一生。斷後路以臨前敵。天下險象。甯復過之。且國民全體之過渡。以視個人身世之過渡。其利害之關係。有更重且劇者。所向之鵠。若誤。或投網以自戕。所導之路。若差。或迷途而靡屆。故過渡時代。又國民可生可死。可剝可復。可奴可主。可瘠可肥之界線。而所爭間不容髮者也。

四 各國過渡時代之經驗

船頭坎坎者。自由之鼓耶。船尾舒舒者。獨立之旗耶。當十八十九兩世紀中。相銜相逐。相提攜。乘長風衝怒濤。以過渡於新世界者。非遠西各國耶。順流而渡者。其英吉利耶。亂流而渡者。其法蘭西耶。方舟聯隊而渡者。其德意志意大利瑞士耶。攘臂馮河而渡者。其美利堅匈牙利耶。借風附帆而渡者。其門的內哥塞爾維亞希臘耶。維也納溫利會議所不能遏。三帝國神聖同盟所不能禁。拿破崙席捲囊括之戰略所不能撓。梅特涅飼狙豸虎之政術所不能防。或渡一次而達焉。或渡兩三次而始達焉。或渡一關而止焉。或渡兩三關而猶未止焉。或中途逢大敵。血戰突圍而逕渡焉。或發端遇挫折。捲土重來而卒渡焉。吾讀水滸傳。宋公明何以破祝莊。吾讀西游記。唐三藏

何以到西域。吾以是知過渡之非易。吾以是知過渡之非難。我陟高丘。我瞻彼岸。樂土樂土。先鞭已屬他人。歸歟歸歟。座位尙容卿輩。角聲動地。提耳以喚魂兮。巾影漫天。招手而邀叩涉。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盈盈一水間。脉脉不得語。望門大嚼。我勞如何。

五 過度時代之中國

今世界最可以有爲之國。而現時在過渡中者。有二。其一爲俄羅斯。俄國自大彼得及亞歷山大第二以來。幾度厲行改革。輸入西歐文明。其國民腦中漸有所謂世界公理者。日浸月潤。愈播愈廣。不可遏抑。而其重心力實在於各學校之學生。今世識微之士。謂俄羅斯將達於彼岸之時不遠矣。其二則爲我中國。中國自數千年來。常立於一定不易之域。寸地不進。跬步不移。未嘗知過渡之爲何狀也。雖然。爲五大洋驚濤駭浪之所衝激。爲十九世紀狂飈飛沙之所驅突。於是穹古以來。祖宗遺傳。深頑厚錮之根據地。遂漸漸摧落失陷。而全國民族。亦遂不得不經營慘澹。跋涉苦辛。相率而就於過渡之道。故今日中國之現狀。實如駕一扁舟。初離海岸綫。而放於中流。卽俗語所謂兩頭不到岸之時也。語其大者。則人民既憤獨夫民賊愚民專制之政。而未能組織新政體以代之。是政治上之過渡時代也。士子既鄙考據詞章庸惡陋劣之學。而未能開闢新學界以代之。是學問上之過渡時代也。社會既厭三綱壓抑虛文縟節之俗。而未能研究新道德以代之。是理想風俗上之過渡時代也。語其小者。則例案已燒矣。而無新法典。科舉議變矣。而無新教育。元兇處刑矣。而無新人才。北京殘破矣。而無新都城。數月以來。凡百舉措。無論屬於自動力者。屬於他動力者。殆無一而非過渡時代也。故今日我全國人可分爲兩種。其一老朽者流。死守故壘。

爲過渡之大敵。然彼有形無形之逼迫。而不得不涕泣以就過渡之途者也。其二青年者流。大張旗鼓。爲過渡之先鋒。然受外界內界之刺激。而未得實把握以開過渡之路者也。而要之中國自今以往。日益進入於過渡之界綫。離故步日以遠。衝盤渦日以急。望彼岸日以親。是則事勢所必至。而絲毫不容疑義者也。以第二節之現象言之。可愛哉。其今日之中國乎。以第三節之現象言之。可懼哉。其今日之中國乎。

六 過渡時代之人物與其必要之德性

時勢造英雄耶。英雄造時勢耶。時勢英雄。遞相爲因。遞相爲果耶。吾輩雖非英雄。而日日思英雄。夢英雄。禱祀求英雄。英雄之種類不一。而惟以適於時代之用爲貴。故吾不欲論舊世界之英雄。亦未敢語新世界之英雄。而惟望有崛起於新舊兩界線之中心的過渡時代之英雄。竊以爲此種英雄。所不可缺之德性。有三端焉。

其一冒險性。是過渡時代之初期所不可缺者也。過渡者。改進之意義也。凡革新者不能保持其舊形。猶進步者必當擲棄其故步。欲上高樓。先離平地。欲適異國。先去故鄉。此事勢之最易明者也。雖然。保守戀舊者人之恒性也。傳曰。凡民可以樂成。難與圖始。故欲開一堂堂過渡之局面。其事正自不易。蓋凡過渡之利益。爲將來耳。然當過去已去。將來未來之際。最爲人生狼狽不堪之境遇。譬有千年老屋。非更新之不可復居。然欲更新之。不可不先權棄其舊者。當舊者已破新者未成之頃。往往瓦礫狼籍。器物播散。其現象之蒼涼。有十倍於從前焉。尋常之人。觀目前之小害。不察後此之大利。或出死力以厄其進行。卽一二稍有識者。或胆力不足。長慮卻顧。而不敢輕於

一發。此前古各國所以進步少而退步多也。故必有大刀闊斧之力。乃能收筭路藍縷之功。必有雷霆萬鈞之能。乃能造鴻鵠千里之勢。若是者。舍冒險末由。

其二忍耐性。是過渡時代之中期所不可缺者也。過渡者可進而不可退者也。又難進而易退者也。摩西之率猶太人出埃及以遷於迦南也。飄流躑躅於沙漠間者四十年。與天氣戰與猛獸戰。與土蠻戰。停辛佇苦。未嘗甯居。同行儔類。嗚咽怨讒。大業未成。鬢髮已白。此尋常豪傑之士。所最扼腕而短氣者也。且夫所志愈大者。則其成就愈難。所行愈遠者。則其歸宿愈遲。事物之公例也。故倡率國民以經此過渡時代者。其間恒遇內外界無量無數之阻力。一挫再挫。三挫。經數十年百年。而及身不克見其成者。比比然也。非惟不見其成。或乃受唾受罵。雖有口舌。而無以自解。故非有過人之忍耐性者。鮮有不半路而退轉者也。語曰。行百里者半九十。井掘九仞。猶爲棄井。山虧一簣。遂無成功。惟危惟微。間不容髮。故忍耐性者。所以貫徹過渡之目的者也。

其三別擇性。是過渡時代之末期所不可缺者也。凡國民所貴乎過渡者。不徒在能去所厭離之舊界而已。而更在能達所希望之新界焉。故冒險萬險。忍萬辱而不辭。爲其將來所得之幸福。足以相償而有餘也。故倡率國民以就此途者。苟不爲之擇一最良合宜之歸宿地。則其負國民也實甚。世界之政體。有多途。國民之所宜亦有多途。天下事固有於理論上不可不行。而事實上萬不可行者。亦有在他時他地可得極良之結果。而在此時此地反招不良之結果者。作始也簡。將畢也鉅。故坐於廣廈細旃以談名理。與身入於驚濤駭浪以應事變。其道不得不絕異。故過渡時代之人物。當以軍人之魄。佐以政治家之魂。政治家之魂者何。別擇性是已。

凡此三種德性。能以一人而具有之者上也。一羣中人。各備一德。組成團體。互相補助。抑其次也。嗟乎。英雄造時勢耶。時勢造英雄耶。時勢時勢。甯非今耶。英雄英雄。在何所耶。抑又聞之。凡一國之進步也。其主動者在多數之國民。而驅役一二之代表人。以爲助動者。則其事罔不成。其主動者在一二之代表人。而強求多數之國民。以爲助動者。則其事鮮不敗。故吾所思所夢所禱祀者。不在蠢蠢獨秀之英雄。而在芸芸平等之英雄。

滅國新法論

辛丑

今日之世界。新世界也。思想新。學問新。政體新。法律新。工藝新。軍備新。社會新。人物新。凡全世界有形無形之事物。一一皆闢前古所未有。而別立一新天地。美哉新法。盛哉新法。人人知之。人人慕之。無俟吾論。吾所不能已於論者。有滅國新法在。

滅國者。天演之公例也。凡人之在世間。必爭自存。爭自存則有優劣。有優劣則有勝敗。劣而敗者。其權利必爲優而勝者所吞併。是卽滅國之理也。自世界初有人類以來。卽循此天則。相搏相噬。相嬗相代。以迄今日。而國於全地球者。僅百數十焉矣。滅國之有新法也。亦由進化之公例使然也。昔者以國爲一人一家之國。故滅國者必虜其君焉。濬其宮焉。毀其宗廟焉。遷其重器焉。故一人一家滅而國滅。今也不然。學理大明。知國也者一國人之公產也。其與一人一家之關係甚淺薄。苟真欲滅人國者。必滅其全國。而不與一人一家爲難。不甯惟是。常借一人一家之力。以助其滅國之手段。故昔之滅人國也。以撻之伐之者滅之。今之滅人國也。以嗅之眯之者滅之。昔之滅

人國也驟。今之滅人國也漸。昔之滅人國也顯。今之滅人國微也。昔之滅人國也。使人知之而備之。今之滅人國也。使人親之而引之。昔之滅國者如虎狼。今之滅國者如狐狸。或以通商滅之。或以放債滅之。或以代練兵滅之。或以設顧問滅之。或以通道路滅之。或以煽黨爭滅之。或以平內亂滅之。或以助革命滅之。其精華已竭。機會已熟也。或一舉而易其國名焉。變其地圖之顏色焉。其未竭未熟也。雖襲其名。仍其色。百數十年可也。嗚呼。泰西列強以此新法施於弱小之國者。不知幾何矣。謂余不信。請舉其例。

一徵諸埃及。埃及自蘇彝士河開通之後。始借債於外國。其時正值歐洲諸國物產過度。金價停滯。而資本家懷金無所用之時也。乃恃已國之強。利埃及之弱。以重利而行借貸之術。一千八百六十二年。借一千八百五十萬打拉。一打拉當墨銀二元其六十四年。借二千八百五十二萬打拉。皆有所謂經手周旋費者。埃及政府所得實額僅十之七耳。其初驟進多金。外觀忽增繁盛。埃王心醉外債之利。復於六十五年。六十六年。借三千餘萬打拉。六十八年。借五千九百四十五萬打拉。於英法之都。土耳其者。埃及之上國也。慮其後患。從而禁之。而埃王左右有歐人而為顧問官者。說以富國學之哲理。惑以應時機之譟言。復以一千八百七十年。更借新國債三千五百七十萬打拉。而所謂周旋費者。去其千萬焉。土國政府愈禁之。歐人資本家愈趨之。卒至行四百五十萬打拉之重賄。以賂土廷。以求廢其禁埃借債之詔令。其結局也。卒使埃及政府共借外債至五萬萬三千二百餘萬打拉。夫英法之資本家。豈不知埃及之貧弱。不足以負擔此重債乎哉。其所謂顧問官者。豈非受埃之祿而事埃之事者哉。其各國之政府官吏。豈不日言文明。日言和親。以與埃廷相往。

來者哉。而何以孽孽焉。懇懇焉。獻甘言行重賂。務送其巨萬貨財於紛濁不可知之地。此實在舊法滅國時代百思而不得其解者也。曾幾何時。至於一千八百七十四五年。而埃及財政掃地。不可收拾。債主愈迫。國幣全空。於是英法兩國領事迫埃王聘請長於理財之英人為顧問官之事矣。募民債。其法殆如中國數年前之昭信股票加租稅。絲毫無所補。其七十六年。遂有各國領事迫埃王設立財政局。以英法兩國人為局長之事矣。局長履任之始。因本國戶部大臣議論不合。立置諸重典。遂以外人監督歲入。管鐵道。掌關稅。而財權全外移矣。七十七年。而財政局增聘數十歐人。支俸給十七萬五千打拉矣。未幾又以領事之勸而給債主以厚祿矣。不甯惟是關稅之權既握於外國。而歐人在埃者十萬。皆私販運而不納稅矣。及埃廷以此事詰責英法領事。英法政府猶復依違不答。經年之後。始以埃及內政不修為辭。竟橫行而無憚矣。至七十八年。遂使埃及兩倍其入頭稅。三倍其營業稅。羅掘以還利息。而每年歲入四千七百餘萬打拉者。僅能以五百三十五萬供本國政費。其餘盡投諸外人矣。全國官吏經數月不得支俸。而歐人之傭聘者。其厚俸如故矣。未幾而歐人訟埃王。裁判於歐人司理之會審法院矣。未幾而將埃王所有私產。典與歐客。以償債息矣。究其極也。卒乃將埃及歲入歲出之權。全歸外人之手。直以英法人入政府。戶部工部二大臣之位。是實千七百七十八年事也。二大臣既入政府。借更新百度之名。謂埃及人老朽不可用。遽免要官五百餘人。而悉代以歐人矣。自七十九年至八十二年。四載之間。全國官吏次第擅易。至於歐人在位者一千三百二十五人。俸給百八十六萬五千打拉。而其名猶曰。埃及及振興內治也。整理財政也。及至山窮水盡。羅掘俱空之際。猶復裁減兵士之餉。使軍隊無力。不能相抗。增加貴族

之稅。使豪強盡鋤。無復自立。清查通國之田畝。使農民騷動。雞犬不甯。猶以爲未足。又欺小民之無識。以甘言誘。以強威迫。使全國之土地。大半歸歐人之管業。民無所得食。鬻家畜以糊口。餓殍載道。囹圄充闔。而埃王卒乃被廢。擁立新王之權。歸於債主之手矣。不甯惟是。埃及國民於忍之無可忍。望之無可望。呼籲不聞。生路全絕之際。不得不羣起而與外敵爲難。而所謂重文明守道義之大英國。所謂尊耶教倡自由之格蘭斯頓。直以數萬之雄師。壓埃境。挾埃王。以伐埃民。石卵不敵。義旗遂靡。而埃及愛國之志士。卒俯首繫頸。流竄於異洲之孤島。而全埃之生機絕矣。嗚呼。世有以借外債用客卿而爲救國之策者乎。吾願與之一觀。埃及之前途也。雖然。吾無怪焉。滅國之新法則然耳。其二徵諸波蘭。波蘭者。歐洲千年之名國也。當十七世紀初葉。波政始衰。瑞典王廢波王。別立新主。未幾而前王以俄援復位。喘息於俄皇勢力之下。國中復分爲兩大黨派。其一仰普法之庇蔭。其一藉俄爲後援。於政治上。於宗教上。訐爭不息。俄人利其有辭也。於是貌爲熱誠博愛。以甘言狡計。結其歡心。且煽其黨爭。使日益劇烈。遂藉詞扶助公義屯兵四萬於波蘭境。上以爲聲援。俄兵旣集。乃使人脅從所庇之黨以二事。一曰對波王絕君臣之分。二曰許俄皇以干涉內政之權。所庇黨旣陷術中。欲脫不得。俄軍乃於貴族議院前築一砲臺。使數兵卒立砲側。熬火以待。迫全院議員畫諾。此後俄公使遂握廢置波王生殺波民之權者。凡數十年。爾後土耳其普魯士奧大利諸國。展轉效尤。國內之爭。亦囂囂未已。而俄人始終挾波王以令波民。不遽廢其位也。迨國民同盟黨到處蠶起。仍籍王室以壓制之。一切義士指爲叛民。殺戮流。無所不至。量其國民之氣不可復振。乃從而豆剖而瓜分之。至千七百七十二年。而波蘭之名遂絕於地圖。

者世界之上。赫赫然有五印度大后帝之名矣。而大后帝之下。其號稱君侯酋長。各君其國。各子其民者。尚以萬計焉。彼服從於此。萬數酋長。肘下之羣氓。其謂自國爲己滅乎。謂爲未滅乎。是非吾所能知也。若此者。豈惟印度。而英之所以待南洋羣島。法之所以待安南。皆用此術焉矣。世有媚異種。殘同種。而自以爲功者乎。吾願與之一游印度之遺墟也。雖然。吾無怪焉。滅國之新法。則然耳。

其四徵諸波亞。波亞者。南阿非利加之強健民族。而今與英國在戰爭中者也。波亞之種。本繁殖於好望角之地。百年以來。爲英人屢次逼迫。大去其鄉。漸入內地。建設杜蘭斯哇兒及阿耶治兩民主國於南非之中央。父子兄弟宗族。相率而農而牧而獵。以優游於此小天地間。謂可安堵無雞犬之驚矣。乃於一千八百六十五年。某歐人游歷其地。見有金礦之跡。乃測製杜蘭地質圖。至八十五年。遂查出舒杭呢士布之大金穴。好望角之英商某。一攫而獲巨萬之利。於是錐刀之徒。相率鬻至。前後十二年。歐人設大公司於此間者。七十有二家。以前者蓬艾滿目。麀鹿羣遊之地。忽成爲居民十五萬之巨鎮。而杜蘭政府之財權。幾全移於此金市之域。而握其樞者實英人也。英人乃變其前此兵力併吞之謀。改爲富力侵略之策。乃迫杜政府許其開一鐵路自杜京經金市以達好望角。杜統領知此舉之爲禍胎也。乃別自築一鐵路。通印度洋以抵制之。僅乃得免。而英人之在金市者。復要求自治權利。欲人人得入議院爲議員。以干與杜國之內政。彼杜國之京師。居民不逾一萬。而金市戶口十五倍之。富力智力。皆集於此。以金市老猾之英商。與杜京質朴之波民。同上下馳驅於一議院中。則全國之政權。轉瞬而歸於英族之手。此英人所處心而積慮。

亦波亞人所熟察而炯知也。此議開始。杜人堅執拒絕之。至千八百九十五年。遂有英公司董事禪桑氏以六百之兵。謀襲金市之事。而其主動者。實英國好望角總督也。此蠻暴之舉。既爲波亞人先發所制。不達其志。迨九十九年。而流寓杜國之英人。聯名二萬。求英政府干涉杜政。務求得參政權利。而英政府遂恃大國之威。用強制手段。限來往五年者。即得參政權矣。此事之交涉。未竟。又忽移於主權問題。指杜蘭斯哇兒爲英之屬國矣。且也文牘復往。玉帛未渝之頃。卽爲示威運動。陰調兵隊以陳境上矣。彼英人固不虞波亞之敢於一戰也。更不信以叢爾之波亞。能抗衡世界第一雄國。使之竭獅子搏兔之全力也。於是敢悍然以其待埃及待印度之故技。以待波人。波亞雖不支。要不失爲轟轟烈烈有名譽之敗績乎。然英人之所謂文明道德者。抑何其神奇出沒而不可思議耶。世有以授開礦權鐵路權。及租界自治權於外國人。爲無傷大體者乎。吾願與之一讀波亞之戰史也。雖然。吾無怪焉。滅國之新法則然耳。

其五徵非律賓。非律賓者。我同洲同種之國民。兩度與白種戰爭。百折而不撓者也。吾人所當南望頂禮而五體投地者也。西班牙之力。不足以滅非律賓。吾今不具論。吾將論美國與非國交涉之事。夫英國亦豈能滅非國之人哉。其所以滅之者。亦恃新法而已。當美班之交戰也。非國猶受壓於班之軛。美人首以兵艦欲擣非島以牽班力。而自懼其力之不逮也。乃引非國豪傑阿軍鴉度將軍以自重。阿將軍前以革命未成。韜跡香港。新嘉坡之美領事。乃密約相會。有所訂議。乃以電報往復於華盛頓政府及海軍提督杜威。卒以美兵艦而護送阿將軍返故國。阿將軍之歸也。爲彼全島同胞之權利義務也。非爲美國之喉犬而代之驅除也。美國現政府。既已棄其祖傳之

們羅主義。而易爲帝國侵略政策。欲求一商業兵事之根據地於東洋久矣。於是包藏禍心以待非人。宣言兵艦之來。將以助非島之獨立。脫西班牙之羈軛。非人以爲美國文明義俠之稱。久著於天下。坦然信之。表親愛焉。至一千八百九十八年。非國獨立軍。既奏成功。民主政府既已建設。其時非政府所轄者。有十六萬七千八百四十五方里。西班牙之地。所統治者。有九百三十九萬五千餘之民。而美軍所侵掠領有者。地不過百四十三方里。人不過三十萬餘耳。非未嘗借美之兵力以復國權。美卻藉非之聲援以殺班牙。兩國之關係。如是而已矣。豈意美人挾大國之勢。藉戰勝之威。一旦反戈以向非人。雖血戰三年。死傷疫癘。其所以懲創美人者。不可謂不劇。而卒至今日。刀缺矢絕。大將被俘。百戰山河。又易新主。天道無知。惟有強權。世有欲借外國之助力以成維新革命之功者乎。吾願與之憑弔。非律賓之戰場也。雖然。吾無怪焉。滅國之新法則然耳。以上所列。畧舉數國。數之不徧。語之不詳。雖然。近二百年來。所謂優勝人種者。其滅國之手段。畧見一斑矣。莽莽五洲。被滅之國。大小無慮百數十。大率皆入此彀中。往而不返者也。由是觀之。安親所謂文明者耶。安親所謂公法者耶。安親所謂愛人如己。視敵如友者耶。西哲有言。兩平等者相遇。無所謂權力。道理即權力也。兩不平等者相遇。無所謂道理。權力即道理也。彼歐洲諸國與歐洲諸國相遇也。恒以道理爲權力。其與歐洲以外諸國相遇也。恒以權力爲道理。此乃天演所必至。物競所固然。夫何怪焉。夫何慙焉。所最難堪者。以攘攘優勝之人。託於岌岌劣敗之國。當此將滅未滅之際。其將何以爲情哉。其將何能已於言哉。

天下事未有中立者也。不滅則興。不興則滅。何去何從。間不容髮。乃我四萬萬人不講所以興國。

之策。而竊竊焉冀其免於滅亡。此卽滅亡之第一根源也。人之愛我。何如其之自愛。天下豈有犧牲已國之利益。而爲他國求利益者乎。乃我四萬萬人。聞列強之議瓜分中國也。則哈然以憂。聞列強之議保全中國也。則釋然以安。聞列強之協助中國也。則色然以喜。此又滅亡之第二根源也。吾今不欲以危言空論。驚駭世俗。吾且舉近事之一二。與各亡國之成案。比較而論之。

埃及之所以亡。非由國債耶。中國自二十年前。無所謂國債也。自光緒四年。始有借德國二百五十萬圓。周息五釐半之事。五年復借匯豐銀行一千六百十五萬圓。周息七釐。十八年借匯豐三千萬圓。十九年借渣打一千萬元。二十年借德國一千萬元。皆周息六釐。廿一年借俄法一萬萬五千八百二十萬元。周息四釐。廿二年借英德一萬萬六千萬元。周息五釐。廿四年借匯豐德華正金三銀行一萬萬六千萬元。周息四分五釐。蓋此二十年間。除此次團匪和議賠款未計。而外債之數。已五萬萬四千六百餘萬元矣。大概總計。每年須償息銀三千萬圓。今國帑之竭。衆所共知矣。甲午以前。所有借項。本息合計。每年僅能還三百萬。故惟第一次德債。曾還本七十五萬。他無聞焉。自乙未和議以後。卽新舊諸債。不還一本。而其息亦須歲出三千萬。南海何啓氏曾將還債遲速之數。列一表如下。

債項五萬萬元。周息六釐。一年不還。其息爲三千萬元。合本計共爲五萬萬三千萬元。使以五萬萬三千萬元。再積一年不還。則其息爲三千一百八十萬元。本息合計五萬萬六千八百八十萬元。

再以五萬萬六千八百八十萬元。積八年不還。則其息爲三萬萬三千三百萬元有奇。本息合

計爲八萬萬九千五百萬元有奇。

再以八萬萬九千五百萬圓有奇。積十年不還。則其息爲七萬萬零八百萬元有奇。本息合計爲十六萬萬零三百萬元有奇。

再以十六萬萬零三百萬元有奇。積十年不還。則其息爲十二萬萬六千八百萬元有奇。本息合計爲二十八萬萬七千一百萬元有奇。

然則不過三十年。而息之浮於本者幾五倍。合本以計。則六倍於今也。夫自光緒五年至十八年。而不能還一千六百餘萬元之本。則中東戰後三十年。其不能還五萬萬元之本明矣。在三十年以前之今日。而不能還三千萬元之息。則三十年後。其不能還二十三萬萬元之息又明矣。加以此次新債四萬萬五千萬兩。又加舊債三之一有奇。若以前表之例算之。則三十年後。中國新舊債。本息合計當在六七十萬萬以上。即使外患不生。內憂不起。而三十年後。中國之作何局面。豈待蒼龜哉。又豈必待三十年而已。蓋數年以後。而本息已盈十萬萬。不知今之頑固政府。何以待之。夫使外國借債於我。而非有大欲在其後也。則何必互爭此權。如蟻附羶。如狗奪骨。而彼此寸毫不相讓耶。試問光緒廿一年之借款。俄羅斯何故爲我作中保。試問廿四年之借款。俄英兩國何故生大衝突。幾至以干戈相見。夫中國政府。財政困難。而無力以負擔此重債也。天下萬國。孰不知之。既知之。而復爭之若鶩焉。願我憂國之士。一思其故也。今即以關稅釐稅作抵。或未至如何啓氏之所豫算。中國龐然大物。精華未竭。西人未肯遽以前此之待埃及者以相待。而要之債主之權。日重一日。則中央財政之事。必至盡移於其手。然後快。是埃及覆轍之無可逃避者也。而

庸腐奸險貌託維新之疆臣如張之洞者。猶復以去年開督撫自借國債之例。借五十萬於英國。置兵備以殘同胞。又以鐵政局之名。借外債於日本。彼其意豈不以但求外人之我信。驟得此額外之巨款。以供目前之揮霍。及吾之死也。或去官也。則其責任非復在我云爾。而豈知其貽禍於將來。有不可收拾者耶。使各省督撫皆效尤張之洞。各濫用其現在之職權。私稱貸於外國。彼外國豈有所憚而不敢應之哉。雖政府之官吏百變。而民間之脂膏固在。彼噓我吭。而堪我胸。甯虛本息之不能歸趙。此樂貸之。彼樂予之一省五十萬。二十行省不既千萬乎。一年千萬。十年以後不既萬萬乎。此事今初起點。論國事者皆熟視無覩焉。而不知卽此一端。已足亡中國而有餘。而作俑者之罪。蓋擢髮難數矣。中央政府之有外債。是舉中央財權以贈他人也。各省團體之有外債。是並舉地方財權以贈他人也。吾誠不忍見我京師之戶部內務府。及各省之布政使司善後局。其大臣長官之位。皆虛左以待碧眼虬髯輩也。嗚呼。安所得吾言之幸而不中耶。吾讀埃及近世史不禁股慄焉耳。

不甯惟是國家之借款。猶曰挫敗之後。爲敵所逼。不得不然。乃近者疆吏政策。復有以借款辦維新事業爲得計者。卽鐵路是其已事也。夫開鐵路爲興利也。事關求利。勢不可不持籌握算。計及錙銖。而凡借款者。其實收之數。不過九折。而金錢漲價。還時每須添一二成。卽以一成而論。其入之也。十僅得九。其還之也。十須十一。是一轉移間。已去其二成。而借萬萬者。短二千萬矣。此猶望金價平定。無大漲旺。然後能之。若每至還期。外國豪商。高抬金價。則不難如光緒四五年時之借項。借百萬者。幾還二百萬。是借款斷無清還之期。而鐵路前途。豈堪設想耶。夫鐵路之地。中國之

地也。借洋債以作鐵路。非以鐵路作按不可。路爲中國之路。非以國家担債不可。即今暫不爾。而他日稍有嫌疑。則債主且將執物所有主之名。而國家之填償。實不能免。以地爲中國之地也。又使今之債主不侵路權。而異時一有齟齬。則債主又將託辦理未善之說。而據路以取息。勢所必然。以債爲外洋之債也。以此計之。凡借款所辦之路。其路必至展轉歸外人之手而後已。路歸外人。而路所經地及其附近處。豈復中國所能有耶。以上一段多採何氏新政始基之議著者自注試觀蘇彝士河之股份。其關係於英國及埃及主權之嬗代者何如。嗚呼。此真所謂自求禍者也。此所以蘆漢鐵路由華俄銀行經理借款。而英國出全力以抗之。牛莊鐵路之借款於匯豐銀行。而俄國以死命相爭也。誠如是也。則中國多開一鐵路。即多一亡國之引線。又不惟鐵路。凡百事業。皆作如是觀矣。今舉國督撫。亦競言變法矣。即如其所說。若何而通道路。若何而練陸軍。若何而廣製造。若何而開礦務。至叩其何所憑藉以始事。度公私俱竭之際。其勢又將出於借款。若是則文明事業。徧於國中。而國即隨之而亡矣。嗚呼。往事不可追。吾猶願後此之言維新者。慎勿學張之洞盛宣懷之政策。以毒天下也。

俄人之亡波蘭也。非俄人能亡之。而波蘭之貴官豪族三揖三讓以請俄人之亡我也。嗚呼。吾觀中國近事。抑何其相類耶。團匪變起。東南疆臣有與各國立約互保之舉。中外人士交口贊之。而不知此實爲列國確定勢力範圍之基礎也。張之洞懼見忌於政府。乃至電乞各國求保其兩湖總督之任。又恃互保之功。蒙惑各領事。以快其仇殺異黨之意氣。僚官之與已不協者。則以恐傷互保爲名。借外人之力以排除之。豈有他哉。爲一時之私利。一己之私益而已。而不知冥冥之中。

已將長江一帶選舉黜陟生殺之權。全移於外國之手。於是揚子流域之督撫。生息於英國卵翼之下。一如印度之酋長。蓋自此役始矣。第四次懲治罪魁名單。榮祿等以廣大神通。借俄法兩使之力。以免罪譴。於是京師西安之大吏。生息於俄人卵翼之下。一如高麗之孱王。又自此役始矣。一國之中。紛紛擾擾。若者爲英日黨。若者爲俄法黨。得附於大國。爲之奴隸。則栩栩然自以爲得計。噫嘻。吾恐非至如俄人築砲臺以臨波蘭議院之時。而褻裘諸公。遂終不悟也。人不能瓜分我。而我先自分之。開羣雄以利用之法門。彼官吏之自爲目前計則得矣。而遂使我國民自今以往。將爲奴隸之奴隸。而萬劫不復。官吏其安之矣。抑我國民其安之否耶。嗚呼。吾觀天下最奇最險之現象。則未有如拳匪之役者也。列強之議瓜分中國也。十餘年於茲矣。事機相薄。妖孽交作。無端而有義和團之事。以爲之口實。皮相者流。孰不謂瓜分之議。將於今實行乎。而豈知不惟不行而已。而環球政治家之論。反爲之一大變。保全支那之聲。日日騰播於報紙中。而北京公使會議。亦無不盡變其前此威嚇逼脅之故技。而一出以溫柔喚咻之手段。噫嘻。吾不知列強自經此役以後。何所愛於中國。而方針之轉變。乃如是其速也。一面罵吾民之野蠻。無人性。繪爲圖畫。編爲小說。盡情醜詆。變本加厲。惟恐不力。一面撫摩而煦嫗之。厚其貌。柔其情。視疇昔有加焉。義和團之爲政府所指使。爲西后所主持。亦既萬目共見。衆口一詞矣。而猶靦然認爲共主。尊爲正統。與仇爲友。匿怨相交。歡迎其謝罪之使。如事天神。代籌其償款之方。若保赤子。噫嘻。此何故歟。狙公之飼狙也。朝二暮四。則諸狙怒。朝四暮三。則諸狙喜。中國人之性質。歐種其知之矣。以瓜分爲瓜分。何如以不瓜分爲瓜分。求實利者不務虛名。將大取者必先小與。彼以爲今日而行瓜分也。則

陷吾國民於破釜沈舟之地。而益其獨立排外之心。而他日所以箝制而鎮撫之者。將有所不及。今日不行瓜分而反言保全也。則吾國民自覺如死囚之獲赦。將感再造之恩。興來蘇之頌。自化其前此之蓄怨積怒。而畏懼歆羨感謝之三種心。次第並起。於是乎中國乃爲歐洲之中國。中國人亦隨而爲歐洲之國民。吾嘗讀赫德氏新著之中國實測論 (ROBERT HARTS ESSAYS ON THE CHINESE QUESTION 去年西十一月出版。因義和團事而論西人將來待中國之法者也) 其大指若曰。

今次中國之問題。當以何者爲基礎而成和議乎。大率不外三策。一曰分割其國土。二曰變更其皇統。三曰扶植滿洲政府是也。然變更皇統之策。終難實行。因今日中國人無一人有君臨全國之資望。若強由此策。則騷擾相續。迄無甯歲耳。策之最易行者。莫如扶植滿洲朝廷。而漫然扶植之。則亦不能絕後來之禍根。故論中國最終之處分。則瓜分之事。實無所逃避。而無奈瓜分政策。又不可遽實行於今日。蓋中國人數千年在沈睡之中。今也大夢將覺。漸有「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也」之思想。故義和團之運動。實由其愛國之心所發。以強中國拒外人爲目的者也。雖此次初起。無人才。無器械。一敗塗地。然其始羽檄一飛。四方響應。非無故矣。自今以往。此種精神。必更深入人心。彌漫全國。他日必有義和團之子孫。蓋格林之砲。肩毛瑟之鎗。以行今日義和團未竟之志者。故爲今之計。列國當以瓜分爲最後之一定目的。而現時當一面設法。順中國人之感情。使之漸忘其軍事思想。而傾服於我歐人。如是則將來所謂「黃禍西人深畏中國人向有黃禍之語互相驚蕩者。可以烟消燼滅矣。云云。」此乃據譯全書大意非擇譯一章一節作者自注

嗚呼。此雖赫德一人之私言。而實不啻歐洲各國之公言矣。由此觀之。則今日紛紛言保全中國者。其爲愛我中國也幾何。不甯惟是。彼西人深知夫民權與國權之相待而立也。苟使吾四萬萬人能自起而組織一政府。修其內治。充其實力。則白人將永不能染指於亞洲大陸。又知夫民權之興起。由於原動力與反動力兩者之摩盪。故必力壓全國之動機。保其數千年之永靜性。然後能束手以待其擺布。故以維持和平之局爲第一主義焉。又知夫中國民族有奴事一姓崇拜民賊之性質也。與其取而代之。不如因而用之。以中國人而自凌中國人。則相與俯首帖耳。謂我祖宗以來。旣皆如是矣。習而安之。以爲分所當然。雖殘暴極酷。十倍於歐洲人。而民氣之靖依然也。故尤以扶植現政府爲獨一無二之法門焉。吾今請以一言正告四萬萬人曰。子毋慮他人之顛覆而社稷變置而朝廷也。凡有謀人之心者。必利其人之愚。不利其人之明。利其人之弱。不利其人之強。利其人之亂。不利其人之治。今中國之至愚至弱而足以致亂者。莫令政府若也。使從而稍有所變易。無論其文野程度何若。而必有以勝於今政府。而彼之所以謀我者。必不若今之易易列強雖拙。豈其出此。且同是壓制也。同是凌辱也。出之於已。則已甚勞而更受其惡名。假手於人。則已甚逸而且藉以市惠。各國政治家。其計之熟矣。使以列強之力。直接而虐我民。民有抗之者。則謂之抗外敵。謂之爲義士。爲愛國。而鎮撫之也無名。使用本國政府之力。間接而治我民。民有抗之者。則謂之爲抗政府。謂之爲亂民。爲叛逆。而討伐之也有辭。故但以政府官吏爲登場傀儡。而列強隱於幕下。持而舞之。政府者。外國之奴隸。而人民之主人也。主人既見奴於人。而主人之奴。更何有焉。印度之酋長。印度人之主人也。英皇。則印度主人之主人也。安南

之王。安南人之主人也。法總統。則安南主人之主人也。吾中國之有主人也。主人之尊嚴而可敬畏也。是吾國民所能知也。主人之復有其主人也。主人即借其主人之尊嚴以爲尊嚴也。是非吾國民所能知也。今論者動憂爲外國之奴隸。而不知外國曾不屑以我爲奴隸。而必以我爲其奴隸之奴隸。爲奴隸則尙或知之。尙或憂之。尙或救之。爲奴隸之奴隸。則冥然而罔覺焉。帖然而相安焉。翹然而自得焉。嗚呼。此真九死未悔。而萬劫不復者矣。滅國新法之造妙入神。至是而極矣。雖然。惟螻蛆爲能甘糞。惟蠶白爲能受辛。彼列國亦何足責。亦何足怪。彼自顧其利益。自行其政略。例應爾爾也。而獨異乎四百兆蚩蚩者。偏生成此特別之性質。以適足供其政略之利用。而至今日。已奔走相慶。趨踴恐後。以爲列強愛我。恤我。撫我。字我。不我瓜分。而我保全。我中國億萬年有道之長。定於今日矣。此則魔鬼所爲。掀髯大笑。而天帝所爲。愛莫能助者也。

凡言保全支那者。必繼之以開放門戶。OPEN THE DOOR IN CHINA。譯意謂將全國盡開爲通商口岸也。夫開放門戶。豈非美事。彼英國實門戶全開之國也。而無如吾中國無治外法權。凡西人商力所及之地。卽爲其國力所及之地。夫上海漢口等號。稱爲租界者。租界乎。殖民地耳。舉全國而爲通商口岸。卽舉國而爲殖民地。西人之保全殖民地。有不盡力者乎。其盡力以保全支那。固其宜也。保全支那者。必整理其交通機關。今內河旣已許外國通行小輪。而列國所承築之鐵路。必將實施速辦。而此後更日有擴充矣。夫他人出資以代我築當築之鐵路。豈不甚善。而無如路權屬於人。路與土地有緊密之關係。路之所及。卽爲兵力之所及。二十行省之路盡通。而二十行省之地。已皆非吾有矣。保全支那者。必維持其秩序。担任其治安。和議成後。必有爲我

國代興警察之制度者。夫警察爲統治之要具。昔無今有。寧非慶事。而無如此權委託於外人。假手於頑固政府。施德政則無寸效。挫民氣則有萬能。昔波蘭之境內。俄人警察之力。最周到焉。其福波蘭耶。其禍波蘭耶。又今者俄國本境警察嚴密。爲地球冠。俄政府所以防家賊者。則良得矣。而全俄之民。呻吟於專制虐政之下。沈九淵而不能復。俄民永枯。而俄政府亦何與立於天地乎。而況乎法制嚴明。主權確定之遠。不如俄者也。故以警察力而保全支那。是猶假強盜以利刃而已。保全支那者。必整頓其財政。夫中國之財富。浮積於地面。闐塞於地中者。天下莫及焉。濬而出之。流而布之。可以操縱萬國。雄視五洲矣。而無如商權工權政權。既全握於他人之手。此後富源愈開。而吾民之欲謀衣食者。愈不得不仰鼻息於彼族。不見乎今日歐美之社會乎。大公司既日多。遂至資本家與勞力者。劃然分爲兩途。富者愈富。貧者愈貧。而中間無復隙地以容中等小康之家。今試問中國資本家之力。能與西人競爭乎。既不能爲資本家。勢不得不爲勞力者。嚙昔小康之家。徧天下。自此以往。恐不能不低首下聲。胼手胝足。以求一勞役於各省洋行之司理人矣。保全支那者。必興教育。教育固國民之元氣也。顧吾聞數月以來。京師及各省都會。其繙譯通事之人。聲價驟增。勢力極盛。於是都人士咸歆而慕之。昔之想望科第者。今皆改而從事於此途焉。而達官華胄。有出其嬌妻愛女。侍外國將官之顰笑。以爲榮幸者矣。吾知此後外國教育之勢日漲。而此等之風氣亦日開。所以償義和團之損失者。如是而已。教育一也。而國民教育與奴隸教育。其間有一大鴻溝焉。而奴隸之奴隸教育。更有非言思擬讀所能及者矣。嗟乎。列國之所以保全支那者。如斯而已乎。支那之所以自保全者。如斯而已乎。夫孰知瓜分政策。容或置之死地而獲。

生夫孰知保全政策。實乃使其魚爛而自亡乎。新法乎。新法乎。前車屢折。而來軫方遒。飲鳩如飴。而灰骨不悔。吾又將誰尤哉。吾又將誰尤哉。

愛國論一 己亥

泰西人之論中國者。輒曰。彼其人無愛國之性質。故其勢散渙。其心窳懦。無論何國何種之人。皆可以掠其地而奴其民。臨之以勢力。則帖耳相從。啗之以小利。則爭趨若鶩。蓋彼之視我四萬萬人。如無一人焉。惟其然也。故日日議瓜分。遂逐思擇肉。以我人民爲其圍下之隸。以我財產爲其囊中之物。以我土地爲其版內之圖。揚言之於議院。騰說之於報館。視爲固然。無所忌諱。詢其何故。則曰。支那人不知愛國故。哀時客曰。嗚呼。我四萬萬同胞之民。其重念此言哉。

哀時客又曰。嗚呼異哉。我同胞之民也。謂其知愛國耶。何以一敗再敗。一割再割。要害盡失。利權盡喪。全國命脈。朝不保夕。而我民猶且以酣以嬉。以歌以舞。以酡以醉。晏然以爲於己無與。謂其不知愛國耶。願吾嘗游海外。海外之民。以千萬計。類皆激昂奮發。忠肝熱血。談國耻。則動色哀歎。聞變法。則額手踴躍。睹政變。則扼腕流涕。莫或使之。若或使之。嗚呼。等是國也。等是民也。而其情實之相反若此。

哀時客請正告全地球之人曰。我支那人。非無愛國之性質也。其不知愛國者。由不自知其爲國也。中國自古一統。環列皆小蠻夷。無有文物。無有政體。不成其爲國。吾民亦不以平等之國視之。故吾國數千年來。常處於獨立之勢。吾民之稱禹域也。謂之爲天下。而不謂之爲國。既無國矣。何

愛之可云。今夫國也者。以平等而成。愛也者。以對待而起。詩曰。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苟無外侮。則雖兄弟之愛。亦幾幾忘之矣。故對於他家。然後知愛吾家。對於他族。然後知愛吾族。游於他省者。遇其同省之人。鄉誼殷殷。油然而相愛之心生焉。若在本省。則舉目皆同鄉。泛泛視爲行路人矣。惟國亦然。必對於他國。然後知愛吾國。歐人愛國之心。所以獨盛者。彼其自希臘以來。卽已諸國並立。此後雖小有變遷。而諸國之體無大殊。互相雜居。互相往來。互比較而不肯相下。互爭競而各求自存。故其愛國之性。隨處發現。不教而自能。不約而同。我中國則不然。四萬萬同胞。自數千年來。同處於一小天下之中。未嘗與平等之國相遇。蓋視吾國之外。無他國焉。故吾曰。其不知愛國者。由不自知其爲國也。故謂其愛國之性質。隱而未發。則可。謂其無愛國之性質。則不可。於何證之。甲午以前。吾國之士。夫憂國難。談國事者。幾絕焉。自中東一役。我師敗績。割地償款。創鉅痛深。於是慷慨憂國之士。漸起。謀保國之策者。所在多有。非今優於昔也。昔者不自知其爲國。今見敗於他國。乃始自知其爲國也。哀時客粵人也。請言粵事。吾粵爲東西交通第一孔道。澳門一區。自明時已開互市。香港。綠英。版後。白人足跡益繁。粵人習於此間。多能言外國之故。留心國事。頗有歐風。其貿遷於海外者。則愛國心尤盛。然海外之人。優於內地之人也。蟄居內地者。不自知其爲國。今遠游於他國。乃始自知其爲國也。故吾以爲。苟自知其爲國。則未有不愛國者也。嗚呼。我內地同胞之民。死徙不出鄉井。目未睹凌虐之狀。耳未聞失權之事。故習焉安焉。以爲國之強弱。於己之榮辱。無關。因視國事爲不切身之務。云爾。試游外國。觀甲國民在乙國者。所享之權利。何如。乙國民在丙國者。所得之保護。何如。而我民在於彼國。其權利與保護。何如。比較以觀。富

未有不痛心疾首。憤發蹈厲。而思一雪之者。彼英國之政體。最稱大公者也。而其在香港。待我華民。束縛馳驟之端。不一而足。視其本國與他國旅居之民。若天淵矣。日本唇齒之邦。以扶植中國爲心者也。然其內地雜居之例。華人不許與諸國均沾利益。其甚者如金山檀香山之待華工。苛設厲禁。嚴爲限制。驅逐迫逼。無如之何。又如古巴及南洋荷屬地。諸島販賣猪仔之風。至今未絕。適其地者。所受凌虐。甚於黑奴。殆若牛馬。慘酷之形。耳不忍聞。目不忍睹。夫同是圓顛方趾。冠帶之族。而何以受侮若是。則豈非由國之不强之所致耶。孟子曰。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吾甯能怨人哉。但求諸己而已。國苟能強。則己失之權力。固可復得。公共之利益。固可復沾。彼日本是也。日本自昔無治外之權。自變法自強後。改正條約。而國權遂完全無缺也。故我民苟躬睹此狀。而熟察其所由。則愛國之熱血。當填塞胸臆。沛乎莫之能禦也。

夫愛國者。欲其國之強也。然國非能自強也。必民智開。然後能強焉。必民力萃。然後能強焉。故由愛國之心。而發出之條理。不一其端。要之必以聯合與教育二事爲之起點。一人之愛國心。其力甚微。合衆人之愛國心。則其力甚大。此聯合之所以爲要也。空言愛國。無救於國。若思救之。必藉人才。此教育之所以爲要也。今海外人。最知愛國者也。請先言海外。

各埠之有會館也。聯合之意也。橫濱之有大同學校也。各埠之紛紛擬興學校也。教育之意也。皆我海外同胞之民。發於愛國之真誠。所有事也。新加坡一埠。當政變以前。議設學堂。集資已及二十餘萬金。檀香山一埠。通習西文。圖算之男女學生。已及六七百人。諸君子憂時之遠識。治事之苦心。真不可及也。然吾猶有所欲言者。則於聯合之中。更爲大聯合。於教育之中。更爲大教育。

也。所謂大聯合者何。商會是已。我中國人之善於經商。雖西人亦所深服。然利權所以遠遜於人者。固由國家無保護之政策。亦由吾商民之氣散而不聚。不能互相扶植。互相補救。故一及大局之商務。每不能與西人爭也。卽如海外各埠。吾民成聚之區。以百餘計。而曾無一總匯互通聲氣者。甚且如舊金山一埠。三邑與四邑之人。互相訟閱。同室操戈。貽笑他人。於此而望其大振商業。收回利權。豈可得哉。殊不知全局之利害。與一人之利害。其相關之處。有至切至近者。互相提攜。則互享其利。互相猜軋。則互受其害。其理甚繁其事甚多別篇詳之故遠識大略者。知經營全局之事。正所以經營一身一家之事。昔英人之拓印度。開廣東。全藉商會之力。及其業已就。而全國之中商小商。無一不沾其利焉。此其明證也。故今日爲海外商民計。莫如設一大商會。合各埠之人。通爲一氣。共扶商務。共固國體。每一埠有分會。合諸埠有總會。公訂其當辦之事。互謀其相保之法。內之可以張大國權。外之可以擴充商利。此最大之業也。至其條理設施之法。當於別篇詳之。今不及也。所謂大教育者何。政學是已。香港有英人所設之大學堂。吾海外之民之治西學者。多從此出焉。外此各埠續設之學堂。亦多倣其制。雖然。英人所設之學堂。其意雖養成人才。爲其商務之用耳。非欲用養成人才。爲我國家之用也。故其所教偏優於語言文字。而於政學之大端。蓋畧焉。故自香港學堂出者。雖非無奇特之才。然亦不過其人之天資學力。別有所成。而非學堂之能成之也。且我同胞之民所學者何。學以救我中國也。凡每一國。必有其國體之沿革。存於歷史。必有其國俗之習慣。存於人羣。講經國之務者。不可不熟察也。今香港之學堂。絕不教中國之學。甚至堂中生徒。並漢文而不能通焉。此必不可以成就經國之才也。且西國學校。所教致用之學。如羣學國

家學行政學養生學財政學哲學各事。凡有志於政治者。皆不可不從事焉。而香港學堂皆無之。是故不能得非常之才也。今如檀香山之生徒。其通西語解圖算者。既以數百計。其人皆少年踴厲。熱血愛國。使更深之以漢學。進之以政治。則他日中國旋乾轉坤之業。未始不恃此輩也。爲今之計。宜各埠皆設學校。廣編教科書。中西並習。政學兼進。則數年之後。中國維新之運。既至。我海外之忠民。皆得以効力於國家。而國家亦無乏才之患矣。

哀時客曰。嗚呼。國之存亡。種種盛衰。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彼東西之國。何以淳然日興。我支那何以齟然日危。彼其國民。以國爲己之國。以國事爲己事。以國權爲己權。以國恥爲己恥。以國榮爲己榮。我之國民。以國爲君相之國。其事其權。其榮其恥。皆視爲度外之事。嗚呼。不有民。何有國。不有國。何有民。民與國。一而二。二而一者也。今我民不以國爲己之國。人人不自有其國。斯國亡矣。國亡而人權亡。而人道之苦。將不可問矣。泰西人曰。支那人無愛國之性質。嗚呼。我四萬萬之同胞之民。其重念此言哉。其一雪此言哉。

愛國心烏乎起。孟子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惟國亦然。吾國則愛之。他人之國。則不愛矣。是故人苟以國爲他人之國。則愛之心必滅。雖欲強飾而不能也。人苟以國爲吾國。則愛之心必生。雖欲強制而亦不能也。愈隔膜。則其愛愈滅。愈親切。則其愛愈增。此實天下之公例也。譬之一家。然凡子弟。未有不愛其家者。蓋以爲家者。吾之家。家事者。吾之事也。凡奴隸。則罕有真愛其家者。蓋以爲家者。主人之家。家事者。主人之事也。故欲觀其國民之有愛國心與否。必當於其民之自居子弟歟。自居奴隸歟。驗之。

凡國之起。未有不起於家族者。故西人政治家之言曰。國字者。家族二字之大書也。其意謂國即大國也。君者家長族長也。民者其家族之子弟也。然則當人羣之初立。則民未有不以子弟自居者。民之自居奴隸烏乎起乎。則自後世暴君民賊。私天下爲一己之產業。因奴隸其民。民畏其威。不敢不自屈於奴隸。積之既久。而遂忘其本來也。後世之治國者。其君及其君之一二私人。密勿而議之。專斷而行之。民不得與聞也。有議論朝政者。則指爲莠民。有憂國者。則目爲越職。否則笑其迂也。此無怪其然也。譬之奴隸而干預主人之家事。則主人必怒之。而旁觀人必笑之也。然則雖欲愛之。而有所不敢有所不能焉。既不敢愛不能愛。則惟有漠然視之。袖手而觀之。家之昌也。主人之榮也。則歡娛焉。醉飽焉。家之敗也。主人之中落也。則褻裳以去。此奴隸之恒性也。故西人以國爲君與民所共有之國。如父兄子弟通力合作以治家事。有一民卽有一愛國之人焉。中國則不然。有國者祇一家之人。其餘則皆奴隸也。是故國中雖有四萬萬人。而實不過此數人也。夫以數人之國。與億萬人之國相遇。則安所往而不敗也。

西史所稱愛國之業。如昔者希臘以數千之農民。追百萬游牧之蠻兵。法國距今四百年前。有一牧羊之田婦。獨力一言以攘強敵。使法國脫外國之羈軛。皆彼中所嘖嘖傳爲美談者也。雖然吾中國昔者非無其例也。以左氏春秋所載如齊魯長勺之戰。魯曹劌憂國事有所擘畫。旁人笑之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而曹劌不顧非笑。卒謁其君而成其功。又如秦將襲鄭。鄭韋高以牛十二犒秦師。而報其謀於本國。卒使有備而退強敵。夫曹劌一布衣耳。韋高一商人耳。非有國家之責。受君相之命也。使其袖手。誰則尤之。然皆發於愛國之誠。以匹夫而關係大局。嗚呼。此非古人

獨優於今人也。其所以致此者。蓋有由也。古者視其國民如一家之人焉。徵之左氏。如晉韓起求玉環於鄭。鄭子產告以本國與商人所立之約。曰爾無我詐。我無強買。又如晉文公圍南陽。南陽之民曰。夫誰非王之昏姻。其俘之也。諸如此類。不一而足。蓋當三代以前。君與民之相處。實如家人婦子焉。依於國家。而各有其所得之權利。故亦對於國家。而各有其應盡之義務。人人知此理。人人同此情。此愛國之心。所以團結而莫解也。

聖哉我皇上也。光緒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五日。上諭有曰。海內之民。皆上蒼之所畀。祖宗之所遺。非皆使之康樂和親。朕躬未爲盡職。於戲。此言也。我四萬萬同胞之臣民。所當感激起舞。發奮流涕。日夜熟念。而不可一日忘者也。夫天子而有職也。有職而自憂其未盡。自責其未盡也。此何等語耶。此蓋自唐虞三代以來。數千年所號稱賢君令辟。未有能知此義能爲此言者也。皇上之意。蓋曰。我有子弟。我飲食之。我教誨之。吾子弟之學業。吾之責也。吾子弟之生計。吾之謀也。其心發於至愛。其語根於至誠。此非猶夫尋常之詔令而已。其賢父慈母。矚眙其子弟而卵翼其家人之言也。故吾中國自秦漢以來。數千年之君主。皆以奴隸視其民。民之自居奴隸。固無足怪焉。若眞能以子弟視其民者。則惟我皇上一人而已。我四萬萬同胞之臣民。生此國。遇此時。獲此聖君。依此慈母。若猶是自居於奴隸。而不自居於子弟。視國事如胡越。視君父之難。如路人。則眞所謂辜負高厚。全無人心者也。此吾所以仰天泣血。中夜椎心。沈病而不能自制也。哀時客曰。吾嘗游海外。海外之國。其民自束髮入學校。則誦愛國之詩歌。相語以愛國之故事。及稍長。則講愛國之眞理。父詔其子。兄勉其弟。則相告以愛國之實業。衣襟所佩者。號爲愛國之章。

游燕所集者。稱爲愛國之社。所飲之酒。以愛國爲命名。所玩之物。以愛國爲紀念。兵勇朝夕。必遙禮其國王。尋常饗煊。必祀禱其國運。乃至如法國歌伎。不納普人之狎游。謂其世爲國之讐也。日本孩童。不受俄客之贈果。謂其將爲國之患也。其愛國之性。發於良知。不待教而能本於至情。不待謀而合。嗚呼。何其盛歟。哀時客又曰。吾少而居鄉里。長而游京師。及各省大都會。頗盡識朝野間之人物。問其子弟。有知國家爲何物者乎。無有也。其相語則曰。如何而可以入學。如何而可以中舉也。問其商民。有知國家之危者乎。無有也。其相語則曰。如何而可以謀利。如何而可以驕人也。問其士夫。有以國家爲念者乎。無有也。其相語則曰。如何而可以得官。如何而可以得差。如何而可以得館地也。問其官吏。有以國事爲事者乎。無有也。其相語則曰。某缺肥。某缺瘠。如何而可以逢迎長官。如何而可以盤踞要津也。問其大臣。有知國恥憂國難思爲國除弊而興利者乎。無有也。但入則坐堂皇。出則鳴八鑼。頓指氣使。窮侈極欲也。父詔其子。兄勉其弟。妻勸其夫。友勸其朋。官語其屬。師訓其徒。終日所營營而逐逐者。不過曰身也。家也。利與名也。於廣座之中。若有談國事者。則指而目之曰。是狂人也。是癡人也。其人習而久之。則亦且啞然自笑。爽然自失。自覺其可恥。箝口結舌而已。不恥言利。不恥奔競。不恥媒壻。不恥愚陋。而惟言國事之爲恥。習爲成風。恬不爲怪。遂使四萬萬人之國。與無一人等。惟我 聖君慈父。咨嗟劬勞。憂憤獨立於深宮之中。嗚呼。爲人子弟者。其何心哉。其何心哉。

今試執一人而語之曰。汝之性奴隸性也。汝之行奴隸行也。未有不色然而怒者。然以今日吾國民如此之人心。如此之習俗。如此之言論。如此之舉動。不謂之爲奴隸性奴隸行不得也。夫使吾

君以奴隸視我。而我以奴隸自居。猶可言也。今吾君以子弟視我。而我仍以奴隸自居。不可言也。泰西人曰。支那人無愛國之性質。我四萬萬同胞之民。其重念此言哉。其一雪此言哉。

國者何。積民而成也。國政者何。民自治其事也。愛國者何。民自愛其身也。故民權興則國權立。民權滅則國權亡。爲君相者而務壓民之權。是之謂自棄其國。爲民者而不務各伸其權。是之謂自棄其身。故言愛國必自與民權始。

今世之言治國者。莫不以練兵理財爲獨一無二之政策。吾固不以練兵理財爲足以盡國家之大事也。然吾不敢謂練兵理財爲非國家之大事也。卽以此二者論之。有民權則兵可以練。否則練而無所用也。有民權則財可以理。否則理而無所得也。何以言之。國之有兵。所以保護民之性命財產也。故言國家學者。謂凡國民皆有當兵之義務。蓋人人欲自保其性命財產。則人人不可不自出其力以衛之。名爲衛國。實則自衛也。故謂之人自爲戰。人自爲戰。天下之大勇。莫過於是不觀鄉民之械鬪者乎。豈嘗有人焉。爲之督責之。勸告之。而摩項放踵。一往不顧。比比皆是。豈非人人自衛其身家之所致歟。西國兵家言曰。凡選兵不可招募他國人。蓋他國應募而爲兵者。其戰事於己之財產性命。無有關係。則其愛國之心不發。而戰必不力。夫中國之兵。雖本國人自爲之。而實與他國應募者無以異也。西人以國爲斯民之公產。王侯將相者。通國之公僕隸也。中國以國爲一人之私產。輒曰王者富有四海。臣妾億兆。臣妾云者。猶曰奴虜云耳。故彼其民爲公益公利自爲鬪也。而中國則奴爲其主鬪也。驅奴虜以鬪貴人。則安所往而不敗也。不觀夫江南自強軍乎。每歲糜巨萬之餉以訓練之。然逃亡者項背相望。往往練之數月。甫成步武。而褻裳以

去。故母閱三年。則舊兵散者殆盡。全軍皆新隊矣。未戰時猶且如是。況於臨陣哉。其餘新練諸軍。情形莫不如是。能資之於千日。而不能得其用於一時。彼中東之役。其前車矣。今試問新練諸軍。一旦有事。能有以異於中東之役乎。吾知其必不能也。何也。奴爲主鬪。未有能致其命者。前此有然。後此亦莫不然也。此吾所謂雖練而無所用也。

國之有財政。所以爲一國之人辦公事也。辦事不可無費用。則仍釀資於民以充其費。苟釀之於民者。悉用之於民。所釀雖多。未有以爲病者也。不觀乎鄉民乎。歲時伏臘。迎神祭賽。戶戶而釀之。人人而攤派之。莫或以爲厲已也。何也。吾所出者。知其所用在何處。則羣焉信之。欣然而輸之。故西人理財之案。必決於下議院。有將辦之事。議其當辦與否。既人人以爲當辦矣。則必其事之有益於公衆也。於是合公衆以謀其費之所出。以一國之財。辦一國之事。未有不能濟者也。而又於先事有豫算焉。於既事有決算焉。豫算者先大略擬此事費用逐條列出而籌之也。決算者徵信錄之意也。一切與民共之。民既知此事之不可以不辦也。又知其所出之費。確爲辦此事之用也。夫誰不樂輸之。又不惟辦事而已。即國家有不幸。如戰敗賠款之事。若法國之於普國。賠至五千兆佛郎之多。亦一呼而集之。何也。當其開戰之始。既經國民之公議。以爲不可不戰。人人爲其公事而戰。戰之勝敗。全國之民固自願受其利害矣。其賠款也。亦由國民知其不可以已。公議而許之。雖多其奚怨也。若夫當戰與否。未嘗商之於民焉。戰之方略如何。未嘗商之於民焉。休戰與否。未嘗商之於民焉。賠款之可許與否。未嘗商之於民焉。一二庸臣。冒昧而行之。秘密而議之。私相授受而許之。一旦舉其所費。而盡委負擔於吾民。其誰任之。夫我朝之於租稅。可謂極薄矣。而民顧不以爲德者。凡人之情。出其財而知其所

用。雖鉅萬而不辭。出其財而不知其所用。雖一文而必吝。故民政之國。其民爲國家擔任經費。灑血汗以報國。曾無怨詞。雖有重費之事。苟屬當辦者。無不舉焉。中國則司農仰屋於廟堂。哀鴻號噉於中澤。上下交病。而百事不舉。此其故可深長思也。今之言理財者。非事搜括。則事節省。浸假而官吏之俸。扣之又扣。兵士之餉。減之又減。而民之受病也如故。民債之借。酷於催科。昭信之票。等於胥篋。而國帑之匱乏也如故。豈中國之果無財哉。豈中國之民之吝財大異於西國哉。無亦未嘗以民財治民事之所致也。此吾所謂雖理而無所得者也。

吾聞之西人之言曰。使中國而能自強。養二百萬常備兵。號令宇內。雖合歐洲諸國之力。未足以當其鋒也。又曰。以中國之人之地。所產出之財力。可以供全歐洲列國每歲國費兩倍有餘。嗟乎。憑藉如此之國勢。而積弱至此。患貧至此。其醉生夢死者。莫或知之。莫或憂之。其稍有智識者。雖曰知之。雖曰憂之。而不知所以救之。補苴罅漏。撫拾皮毛。日夜孳孳。而曾無絲毫之補救。徒豔羨西人之富強。以爲終不可幾而已。而豈知彼所謂英法德美諸邦。其進於今日之治者。不過百年數十年間事耳。而之所以能進者。非有他謬巧。不過以一國之人。辦一國之事。不以國爲君相之私產。而以爲國民之公器。如斯而已。故不能以一二人獨居其功。亦非有一二人獨任其勞。而日就月將。緝熙光明。不數十年。而彼之國民。遂駸駸然將舉全地球而掩襲之。民權之效。一至於此。嗚呼。吾國獨非國歟。吾民獨非民歟。而何以如是。問者曰。民權之善美。旣聞命矣。然朝廷壓制。不許民伸其權。獨奈之何。子之言。但向政府之強有力者。陳之斯可耳。喋喋於我輩之前。胡爲也。答之曰。不然。政府壓制民權。政府之罪也。民不求自伸其權。亦民之罪也。西儒之言曰。侵犯人自由。

權利者。爲萬惡之最。而自棄其自由權利者。惡亦如之。蓋其損害天賦之人道一也。夫歐洲各國今日之民權。豈生而已然哉。亦豈皆其君相晏然辟呬而授之哉。其始由一二代儒著書立說而倡之。集會結社而講之。浸假而其眞理灌輸於國民之腦中。其利害明揭於國民之目中。人人識其可貴。知其不可以已。則赴湯蹈火以求之。斷頸絕脰以易之。西儒之言曰。文明者。購之以血者也。又曰。國政者。國民之智識力量的回光也。故未有民不求自伸其權。而能成就民權之政者。我國岌岌四億之衆。數千年受治於民賊政體之下。如盲魚生長黑壑。出諸海而猶不能視。婦人纏足十載。解其縛而猶不能行。故步自封。少見多怪。曾不知天地間有所謂民權二字。有語之曰。爾固有爾所自有之權。則且瞿然若驚。蹙然不安。掩耳而卻走。是直吾向者所謂有奴隸性有奴隸行者。又不惟自居奴隸而已。見他人之不奴隸者。反從而非笑之。嗚呼。以如此之民。而與歐西人種並立於生存競爭優勝劣敗之世界。寧有幸耶。寧有幸耶。此吾所以後顧茫茫。而不知稅駕於何所也。

問者曰。子不以尊皇爲宗旨乎。今以民權號召天下。將置皇上於何地矣。答之曰。子言何其狂悖之甚。子未嘗一讀西國之書。一審西國之事。並名義而不知之。盍速緘爾口矣。夫民權與民主二者。其訓詁絕異。英國者民權發達最早。而民政體段最完備者也。歐美諸國皆師而效之。而其今女皇。安富尊榮。爲天下第一有福人。其登極五十年也。英人祝賀之盛。六洲五洋。噉聲相聞。旗影相望。日本東方民權之先進國也。國會開設以來。鞏自治之基。厲政黨之風。進步改良。躡迹歐米。而國民於其天皇。戴之如天。奉之如神。憲法中定爲神聖不可犯之條。傳於無窮。然則興民

權爲君主之利乎。爲君主之害乎。法王路易。務防其民。自尊無限。卒激成革命。戰栗時代。去袞冕之位。伏尸市曹。法民莫憐。俄皇亞歷山尼古刺。堅持專制政體。不許開設議院。卒至父子相繼。陷於七首。或憂忡以至死亡。然則壓制民權。又爲君主之利乎。爲君主之害乎。彼英國當一千八百十六七年之際。民間議論喧嘩。舉動踔厲。革命大禍。懸於眉睫。日本當明治七八年。乃至十四五年之間。共和政體之論。徧滿於國中。氣燄熏天。殆將爆裂。向使彼兩國者。非深觀大勢。開放民權。持之稍蹙。吾恐法國一千七百八十九年之慘劇。將再演於海東西之兩島國矣。今惟以民權之故。而國基之鞏固。君位之尊榮。視前此加數倍焉。然則保國尊皇之政策。豈有急於興民權者哉。而被愚而自用之輩。混民權與民主爲一途。因視之爲蜂蠹。爲毒蛇。以熒惑君相之聽。以窒天賦人權之利益。而斲喪國家之元氣。使不可復救。吾不能不切齒痛恨於胡廣馮道之流。不知西法而自命維新者也。

聖哉我 皇上也。光緒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七日 上諭云。國家振興庶政。兼采西法。誠以爲民主政。中西所同。而西人考究較勤。故可以補我所未及。西國政治之學。千端萬緒。主於爲民開其智慧。裕其身家。其精者乃能美人性質。延人壽命。凡人應得之利益。務令其推廣無遺。朕夙夜孜孜。改圖百度。豈爲崇尚新奇。乃眷懷赤子。皆 上天之所畀。祖宗之所遺。非悉使之康樂和親。朕躬未爲盡職。今將變法之意。布告天下。使百姓咸喻朕心。共知其君之可恃。上下同心。以成新政。以強中國。朕不勝厚望。於戲。臣每一讀此諭。未嘗不舞蹈感泣。欷咽而不能自勝也。西國之暴君。忌民之自有其權。而務壓之。我國之 聖主。憂民之不自有其權。而務導之。有 君如此。其

國之休歟。其民之福歟。而乃房州黯黯。吊影於瀛臺。髀肉蹉跎。寄牧芻於籠鶴。田橫安在。海外庶識尊親。翟義不生。天下寧無男子。歐人曰。支那人無愛國之性質。我四萬萬同胞國民。其重念此言哉。其一雪此言哉。

尊——皇論 己亥

自甲午以前。吾國民不自知國之危也。不知國危。則方且岸然自大。偃然高臥。故於時無所謂保全之說。自甲午以後。情見勢絀。東三省之鐵路繼之。廣西之土司繼之。膠州灣繼之。旅順大連灣威海衛廣州灣九龍繼之。各省鐵路礦務繼之。長江左右不讓與他國。山東雲貴兩廣福建不讓與他國。之約紛紛繼之。於是瓜分之形遂成。而保全中國之議亦不得不起。丙申丁酉間。憂國之士。汗且喘走天下。議論其事。而講求其法者。雜遝然矣。然未得其下手之方。疾呼狂號。東西馳步。而莫知所湊泊。當時四萬萬人。未有知 皇上之聖者也。自戊戌四月二十三日。而保全中國之事。始有所著。海內喁喁。想望維新矣。僅及三月。大變遽起。聖君被幽。新政悉廢。於是保全之望。幾絕。識微之士。扼腕而嗟。虎狼之鄰。眈目而視。僉曰。是固不可復保全矣。哀時客曰。吁。有是言哉。有是言哉。

哀時客曰。吾聞之議論家之言。爲今日之中國謀保全者。蓋有三說。

甲說曰。望西后榮祿剛毅等他日。或能變法。則中國可保全也。

乙說曰。望各省督撫有能變法之人。或此輩入政府。則中國可保全也。

丙說曰。望民間有革命之軍起。效美法之國體以獨立。則中國可保全也。然而吾謂爲此談者。皆闔於中國之內情者也。今得一一取而辨之。

甲說之意。謂西后與榮祿等。今雖守舊。而他日受友邦之忠告。或更值艱難。必當翻然變計也。辨之曰。夫龜之不能有毛。兔之不能生角。雄雞之不能育子。枯樹之不能生花。以無其本性也。故必有憂國之心。然後可以言變法。必知國之危亡。然後可以言變法。必知國之弱由於守舊。然後可以言變法。必深信變法之可以致強。然後可以言變法。今西后之所知者。娛樂耳。榮祿等之所知者。權勢耳。豈嘗一毫以國事爲念哉。語以國之將危亡。彼則曰。此危言聳聽也。此莠言亂政也。雖外受外侮。內生內亂。而彼等曾不以爲守舊之所致。反歸咎於維新之人。謂其長敵人之志氣。散內國之民心。聞友邦忠告之言。則疑爲新黨所嗾使而已。彼其愚迷。至死不悟。雖土地盡割。宗社立隕。豈復有變計之時哉。故欲以變法自強。望之於今政府。譬猶望法之路易。十四以興民權。望日本幕府諸臣以成維新也。且彼方倚強俄以自固。得爲小朝廷以終其身。於願已足。遑顧其他。此其心人人共知之。然則爲甲說者。殆非本心之論。否則至愚之人耳。殆不足辨。

乙說之意。謂政府諸臣。雖不足道。而各省督撫中。如某某某者。號稱通時務。素主變法。他日保全之機。或賴於此。辨之曰。此耳食之言也。如某某者。任封疆已數十年。其所辦之事。豈嘗有一成效。彼其於各國政體。毫無所知。於富強本原。瞠乎未察。胸中全是八股家習氣。而又不欲失新黨之聲譽。於是撫拾皮毛。補苴罅漏。而自號於衆曰。吾通西學。夫變法不變本原。而變枝葉。不變全體而變一端。非徒無効。祇增弊耳。彼某某者。何足以知之。即使知之。而又恐失舊黨之聲譽。豈肯

任之。夫人必真有愛國心。然後可任大事。如某某者。吾非敢謂其不愛國也。然愛國之心。究不如其愛名之心。愛名之心。又不如其愛爵之心。故苟其事於國與名與爵俱利者。則某某必爲之。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國。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名。今夫任國事者。衆謗所歸。衆怨所集。名爵俱損。智者不爲也。馮道大聖。胡廣中庸。明哲之才。閒世一出。太平潤色。正賴此輩。惜哉。生非其時。遭此危局。欲望其補救。甯束手待亡耳。此外餘子碌碌。更不足道。凡國民之有識者。皆知之。亦不待辨。

丙說之意。以爲政府腐敝。不復可救。惟當從民間倡自主獨立之說。更造新國。庶幾有瘳。辨之曰。此殷憂憤激者之言。此事雖屢行於歐美。而不切於我中國今日之勢也。西國之所以能立民政者。以民智既開。民力既厚也。人人有自主之權。雖屬公義。然當孩提之時。則不能不藉父母之保護。今中國尙孩提也。孩提而強使自主。時曰助長。非徒無益。將又害之。故今日倡民政於中國。徒取亂耳。民皆蚩蚩。伏莽徧地。一方有事。家揭竿而戶竊號。莫能統一。徒魚肉吾民。而外國借戡亂爲名。因以掠地。是促瓜分之局也。是欲保全之。而反以滅裂之也。

故今日議保全中國。惟有一策。曰尊皇而已。今日之變。爲數千年之所未有。皇上之聖。亦爲數千年之所未有。聖德之記。具詳別篇。天生聖人。以拯諸夏。凡我同胞。獲此慈父。易曰。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今雖幽廢。猶幸生存。天之未絕中國歟。凡我同胞。各厲乃志。各竭乃力。急君父之難。待他日之用。扶國家之敝。杜強敵之謀。勿謂一簣小積。之將成。邱陵。勿謂涓滴微合。之將成。江海。人人此心。日日事此事。中國將賴之。四萬萬同胞將賴之。

說動 戊戌

合聲、光、熱、電、風、雲、雨、露、霜、雪、摩、激、鼓、宕而成地球。曰動力。合地球、與金、水、火、木、土、天、王、海、王、暨無數小行星、無數彗星、繞日疾旋。互相吸引而成世界。曰動力。合此世界之日、統行星與月、繞昂星而疾旋。凡得恒河沙數。成天河之星圈。互相吸引而成大千世界。曰動力。合此大千世界之昂星、繞日與行星、與月、以至於天河之星圈。又別有所繞而疾旋。凡得恒河沙數。若星團、星林、星雲、星氣、互相吸引、互相吸引而成一世界海。曰動力。假使太空中無此動力。則世界海毀。而吾所處八行星繞日之世界。不知墜壞幾千萬年矣。由此言之。則無物無動力。無動力。不本於百千萬億恒河沙。世界自然之公理。而電熱聲光。尤所以通無量無邊之動力。以爲功用。小而至於人身。而血而腦筋。而靈魂。其機械之妙。至不可思議。否則爲聾聵。爲麻木。痿痺。而體魄之殭隨之。更小而至於一滴水。一微塵。莫不有微生物。千萬浮動於其中。否則空氣因之而不靈。蓋動則通。通則仁。仁則一切痛癢相關之事。自不能以秦越肥瘠處之。而必思所以震蕩之。疏淪之。以新新不已。此動力之根原也。

譚嗣同曰。曰新。烏乎本。曰以太之動機而已矣。王船山遂於易者也。於有雷之卦。說必加精。而微不至焉。屯之所以滿盈也。豫之所以舊也。大壯之所以壯也。无妄之所以无妄也。復之所以見天心也。震之所以不喪七鬯。而再則泥也。罔弗由於動也。是故君子之學。恒其動也。吉凶悔吝。貞乎動也。易抑陰而扶陽。則柔陰與剛動異也。痛乎有老氏者出。言靜而戒動。言柔而戒剛。鄉曲之士。給

饘粥。察雞豚。而長養子孫。以之自足。而苟視息焉。固亦術之工者矣。烏知乎天子術焉。士大夫術焉。諸侯王術焉。卒使數千年來。成乎似忠信似廉潔。一無刺無非之鄉愿。天下言學術則曰寧靜。言治術則曰安靜。處事不計是非。而首禁更張躁妄喜事之名。立百端由是廢弛矣。用人不問賢不肖。而多方遏抑少年意氣之論興。柄權則皆類暮矣。陳言者。命之曰希望。程功者。命之曰露才揚己。既爲糊名以取之。而復隘其途。既爲年資以用之。而復嚴其等。財則憚歸利源。兵則不貴朝氣。其朝夕孜孜不已者。不過日制四萬萬人之動力。以成一定不移之鄉愿格式。悲夫。彼西人之哀我中國之亡於靜也。曰此不痛不癢頑鈍無恥者也。梁啓超曰。不通則塞。不進則退。亙古今中外無中道而畫之理。子謂顏淵曰。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又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曾子曰。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此皆聖賢揀世度衆生之大願力。日新不已。故悲閱其動之心。樓棲皇皇。足跡遍九州。其動之迹。其視柔靜無爲之旨。殆有大小乘之別。卽彼釋氏之爲教。衆以佛老並詆之。然其精意所在。曰威力。曰奮迅。曰勇猛。曰大無畏。曰大雄括。此數義。至取象於師子。而於柔靜無爲者。則斥爲頑空。爲斷滅。爲九十六種外道。卽其言靜之旨。不過以善其動。而徧度衆生。與大學之以靜生慮。大極之以靜根動。同一智慧勇力。而卽靜卽動。本無對待之可名。楊氏術老氏者也。其意專主於爲我。夫孔氏戒我。而楊氏爲我。此仁不仁之判也。乃今天下營營於科目。孳孳於權利。佻佻倪倪於豆剖瓜分之日。不過我之一字。橫梗胸臆。而於一二任俠之士。思合大羣聯大力。血淚孤心。議更庶政。以拯時艱。則必以喜事多事詆之。以曲利其守舊不變之私。此眞老楊之嫡派。孔孟之蠹賊。釋氏之罪人。充其柔靜之禍。以戕種類。毀世界有餘矣。其可爲太息痛恨。

者孰有過於斯乎。

唐才常曰。西人以動力橫絕五洲也。通商傳教。寬地布種。其粗跡也。其政學之精進不已。駸駸乎突過乎升平。無可懼也。無可駭也。乃天之日新地球之運。而生吾中國之動力也。梁啓超曰。斯固然矣。然以吾所見吾中國者。微論其精其粗者。不可得也。何也。科舉不變。士欲動。而至庸極陋之時。文綫之鐵路不修。商欲動。而淹滯迂迴之舟車綫之機器不興。工欲動。而笨拙蠹疏之刀鋸綫之電化不講。農欲動。而勤苦胼胝之耒耜綫之生一人卽予一綫。綫一人卽防一弊。故我聞西人之言。以爲中國防弊之法。至精且密。雖彼國千思萬慮。不能臻此境地。其意若有所諷刺也者。若自苦其民智難於控御。轉羨吾中國也者。故法於越南。仍以越南之法治之。俄於朝鮮。仍以朝鮮之法治之。彼非有愛於越南朝鮮也。乃陰用吾中國防民之故智。綫之使不生其動力也。雖然。吾特怪吾四萬萬人之綫於士農工商之舊法者。言提其耳。而天聰之力。啓其扁而解脫之。則必色然怒譁。然駭以謂吾安吾綫。而奚紆吾手足。破吾囹圄爲。於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事涉求新。輒生阻力。法圖稍變。必多業障。凡少年意氣。妄事更張。沽名市譽等語。不惜箝制。海內豪俠任氣之士。同歸漸滅。惟老楊柔靜爲我之徒。可以尸居養望。坐享老成持重之名。嗟夫。以全球之極熱極漲極速。以新其動力。而吾士夫方面。搯壁坐漆室。喪靈魂。尸軀殼。悠悠終年。以正比例求之。孰生孰滅。孰存孰亡。不待智者知之。今夫鳥大鵬搏九萬里。擊扶搖而上。鳳凰餐霞吸露。棲息雲霄之表。鷗雀則終身困藩籬。餌矰繳。今夫獸麒麟騶虞。往來開化之國。以方仁者。獅象狻猊。縱橫萬壑。虎豹潛伏。羊豕則終身豢圈。苴供刳繫。然則有動力與不有動力之存滅。可一言決矣。吾又聞之。

公理家言。凡生生之道。其動力大而速者。則賤種可進爲良種。其動力小而遲而無者。則由文化而土番而猿狖。而生理殄絕。初不謂然。繼而觀於獐獐裸猿。其食息起居。與猿狖無殊。其柔靜無爲。至老死不相往來。其去生理殄絕也幾何。則奈何忍以吾黨聰明秀特之士。日日靜之柔之愚之。不一毅然慈悲其願力。震盪其腦筋也。

今夫壓力之重。必自專任君權始矣。動力之生。必自參用民權始矣。雖然。吾觀羅馬之衰也。教皇怙其權力之私。戕賊平等之義。宗旨蕩然。而路德之動力生。法國世家之橫也。酷虐平民。慘無天日。而拿破侖之動力生。英人苛斂。美民罷不堪命。而華盛頓之動力生。日本大將軍之柄政也。君統民統。不絕若綫。而羣藩烈士之動力生。此以壓力生其動力者。事相反而實相因也。若夫中國則不然。壓力之重。既不如從前之歐美日本。而柔靜無爲之毒。已深中人心。於是壓力動力。浸淫至於兩無。以成今日不君權不民權之天下。故欲收君權。必如彼得陸仁之降尊紆貴而後可。欲衆民權。必如德意希臘之聯合民會而後可。而尤必先廢愚民柔民之科目。首獎多事喜事之豪傑。盡網巖穴。勇敢任俠之志士仁人。以激成木戶孝允。大久保利通之憤。不有身。參亞畢士馬克之艱難措置。而後動力之生。國權之固。可得言也。

釋革 壬寅

「革」也者。含有英語之 Reform 與 Revolution 之二義。Reform 者。因其所固有而損益之。以遷於善。如英國國會一千八百三十二年之 Revolution 是也。日本人譯之曰改革。曰革新。Revo-

Inflion 者若轉輪然從根柢處掀翻之而別造一新世界如法國一千七百八十九年之 Revolu-
tion 是也。日本人譯之曰革命。革命二字非確譯也。革命之名詞始見於中國者其在易曰湯
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其在書曰革殷受命皆指王朝易姓而言是不足以當 Revolu-
之意也。人羣中一切有形無形之事物無不有其 Ref. 亦無不有其 Revolu. 不獨政治上爲然
也。即以政治論則有不必易姓而不得不謂之 Revolu. 者亦有屢經易姓而仍不得謂之 Revolu.
者。今以革命譯 Revolu. 遂使天下士君子拘墟於字面以爲談及此義則必與現在王朝一人一
姓爲敵。因避之若將浼己而彼憑權藉勢者亦將曰是不利於我也。相與窒遏之摧鋤之使一國
不能順應於世界大勢以自存。若是者皆名不正言不順之爲害也。故吾今欲與海內識者縱論
革義。

Ref. 主漸。Revo. 主頓。Ref. 主部分。Revo. 主全體。Ref. 爲累進之比例。Revo. 爲反對之比
例。其事物本善而體未完法未備或行之久而失其本真或經驗少而未甚發達若此者利用
Ref. 其事物本不善有害於羣有窒於化非芟夷溫崇之則不足以絕其患非改絃更張之則不
足以致其理若是者利用 Revo. 此二者皆大易所謂革之時義也。其前者吾欲字之曰改革其
後者吾欲之字曰變革。

中國數年以前仁人志士之所奔走所呼號則曰改革而已。比年外患日益劇內腐日益甚。民智
程度亦漸增進。浸潤於達哲之理想。逼迫於世界之大勢。於是咸知非變革不足以救中國。其所

謂變革云者。即英語 Revolution 之義也。而倡此論者多習於日本。以日人之譯此語爲革命也。因相沿而順呼之曰革命。革命又見乎千七百八十九年法國之大變革。嘗識其王刈其貴族流血徧國內也。益以爲所謂 Rev. 者必當如是。於是近今泰西文明思想上所謂以仁易暴之 Revolution 與中國前古野蠻爭鬪界所謂以暴易暴之革命遂變爲同一之名詞。深入人人之腦中而不可拔。然則朝貴之忌之。流俗之駭之。仁人君子之憂之也亦宜。

新民子曰。革也者。天演界中不可逃避之公例也。凡物適於外境界者存。不適於外境界者滅。一存一滅之間。學者謂之淘汰。淘汰復有二種。曰天然淘汰。曰人事淘汰。天然淘汰者。以始終不適之故。爲外風潮所旋擊。自漸自斃而莫能救者也。人事淘汰者。深察我之有不適焉者。從而易之。使底於適。而因以自存者也。人事淘汰即革之義也。外境界無時而不變。故人事淘汰無時而可停。其能早窺破於此風潮者。今日淘汰一部分焉。明日淘汰一部分焉。其進步能隨時與外境界相應。如是則不必變革。但改革焉可矣。而不然者。蟄處於一小天地之中。不與大局相關。時勢既奔軼絕塵。而我猶瞠乎其後。於此而甘自澌滅。則亦已耳。若不甘者。則誠不可不急起直追。務使一化今日之地位而求可以與他人之適於天演者並立。夫我既受數千年之積痼。一切事物無大無小。無上無下。而無不與時勢相反。於此而欲易其不適者。以底於適。非從根柢處掀而翻之。廓清而辭關之。烏乎可哉。烏乎可哉。此所以 Revolution 之事業。即日人所謂革命。爲今日救中國獨一無二之法門。不由此道而欲以圖存。欲以圖強。是磨轆作鏡。炊沙爲飯之類也。

夫汰淘也。變革也。豈惟政治上爲然耳。凡群治中一切萬事萬物莫不有焉。以日人之譯名言之。則宗教有宗教之革命。道德有道德之革命。學術有學術之革命。文學有文學之革命。風俗有風俗之革命。產業有產業之革命。即今日中國新學小主之恒言。固有所謂經學革命。史學革命。文學革命。詩界革命。曲界革命。小說界革命。音樂界革命。文字革命。等種種名詞矣。若此者。豈嘗與朝廷政府有豪髮之關係。而皆不得不謂之革命。聞革命二字。則駭而不知其本義。實變革而已。革命可駭。則變革其亦可駭耶。嗚呼。其亦不思而已。

朝貴之忌革也。流俗之駭革也。仁人君子之憂革也。以爲是。蓋放巢流彘懸首太白。係組東門之謂也。不知此何足以當革義。革之云者。必一變其群治之形狀。而使幡然。有以異於昔日。今如彼。而可謂之革也。則中國數千年來。革者不啻百數十姓。而問兩漢羣治。有以異於秦。六朝羣治。有以異於漢。三唐羣治。有以異於六朝。宋明羣治。有以異於唐。本朝羣治。有以異於宋明。否也。若此者。只能謂之數十盜賊之爭奪。不能謂之一國國民之變革。昭昭然矣。故泰西數千年來。各國王統變易者。以百數。而史家未嘗一予之以 Revolution 之名。其得此名者。實自千六百八十八年。英國之役。始千七百七十五年。美國之役。次之。千七百八十九年。法國之役。又次之。而十九世紀。則史家乃稱之爲 Revolution 時代。蓋今日立於世界上之各國。其經過此時代者。皆僅各一次而已。而豈如吾中國前此所謂革命者。一二豎子。授受於上百十狐兔。衝突於下。而遂足以冒此文明。崇貴高尚之美名也。故妄以革命譯此義。而使天下讀者。認仁爲暴。認羣爲獨。認公爲私。則其言非徒誤中國。而污辱此名詞。亦甚矣。

易姓者固不足爲 Revolution 而 Revolution 又不必易姓。若十九世紀者，史家通稱爲 *Revo.* 時代者也。而除法國主權屢變外，自餘歐洲諸國，王統依然。自皮相者觀之，豈不以爲是改革非變革乎？而詢之稍明時務者，其誰謂然也？何也？變革云者，一國之民舉其前此之現象而盡變盡革之所謂「從前種種譬猶昨日死，從後種種譬猶今日生」曾文正語。其所關係者非在一事一物一姓一人。若僅以此爲舊君與新君之交涉而已，則彼君主者何物？其在一國中所占之位置不過億萬分之一。其榮也於國何與？其枯也於國何與？一堯去而一桀來，一紂廢而一武興，皆所謂「此朕家事，卿勿與知」。上下古今以觀之，不過四大海水中之一微生物耳。其誰有此閑日月以挂諸齒牙餘論也？故近百年來世界所謂變革者，其事業實與君主渺不相屬。不過君主有順此風潮者則優而容之，有逆此風潮者則鋤而去之。云爾。夫順焉而優容逆焉而鋤去者，豈惟君主凡一國之人皆以此道遇之焉矣？若是乎國民變革與王朝革命其事固各不相蒙較較然也。

聞者猶疑吾言乎？請更徵諸日本。日本以皇統綿綿萬世一系自夸耀，稍讀東史者之所能知也。其天皇今安富尊榮神聖不可侵犯，又曾游東土者之所共聞也。曾亦知其所以有今日者實食一度 Revolution 之賜乎？日人今語及慶應明治之交，無不指爲革命時代。語及尊王討幕廢藩置縣諸舉動，無不指爲革命事業。語及藤田東湖吉田松陰西鄉南洲諸先輩，無不指爲革命人物。此非吾之闕言也。旅其邦讀其書接其人者，所皆能徵也。如必以中國之湯武泰西之克林威

爾華盛頓者而始謂之革命則日本何以稱焉而烏知其明治以前爲一天地明治以後爲一天地彼其現象之前後相反與十七世紀末之英十八世紀末之法無以異此乃真能舉 Revolution 之實者而豈視乎萬夫以上之一人也

由此言之彼忌革骸革憂革者其亦可以釋然矣今日之中國必非補苴掇拾一二小節模擬歐美日本現時所謂改革者而遂可以善其後也彼等皆曾經一度之大變革舉其前此最廢敗之一大部分忍苦痛而拔除之其大體固已完善矣而因以精益求精益求精備益求精備我則何有焉以云改革也如廢入股爲策論可謂改革矣而策論與入股何擇焉更進焉他日或廢科舉爲學堂益可謂改革矣而學堂與科舉又何擇焉一事如此他事可知改革云改革云更閱十年更閱百年亦若是則已耳毒蛇在手而憚斷腕豺狼當道而問狐狸彼尸居餘氣者又何責焉所最難堪者我國民將被天然淘汰之禍永沈淪於天演大圈之下而萬劫不復耳夫國民沈淪則於君主與當道官吏又何利焉國民尊榮則於君主與當道官吏又何損焉吾故曰國民如欲自存必自力倡大變革實行大變革始君主官吏而欲附於國民以自存必自勿畏大變革且養成大變革始嗚呼中國之當大變革者豈惟政治然政治上尙不得變不得革又遑論其餘哉嗚呼

論中國之將強 丁酉

西人之侮我甚矣西人之將滅人國也則必上之於議院下之於報章日日言其國政之敗壞綱紀之紊亂官吏之苛黷其將滅人種也則必上之於議院下之於報章日日言其種族之獷悍致

化之廢墜。風俗之糜爛。使其本國之民士。若鄰國之民士。聞其言也。仁者愀然思革其政。以拯其難。鷙者狡焉思乘其敝。以逞其志。夫然後因衆人之欲。一舉再舉而墟其國。奴其種。而爛然猶以仁義之師自居。斯道也。昔施諸印度。又施諸土耳其。今彼中憤土責土唾罵土之言。且日出而未止也。迭見近日萬國公報時務報中余讀西報。其訾中國之國政。綱紀官吏。蓋數十年以來矣。去歲八九月以後。乃更明目張膽。昌言華種之野悍。華民之愚詐。華教之虛偽。時務報中亦屢譯之。然其不敢譯者。尚不知凡有一論言華民不徒已死。並且臭爛。其言真不堪入耳。此外類此者尚多。其意若謂。苟不滅此朝食。則爲逆天。爲辱國。爲悖理。一倡百和。舉國若狂。日本人師其故智。於其報章。日言臺灣之民頑惡刁狡。不如生番之馴善。西國羅馬舊律。凡曾士番之不若。故得屠戮淫掠。慘無天日。而他國鮮有以爲非者。非不知其非也。彼其因利乘便。狡焉思啓。思以此道行於吾十八行省者。舉歐洲諸國皆有同心也。羅馬舊律。凡入野蠻之國者。不由國門入。築橋踰城而進焉。庚申之役。英法之待我。蓋以此也。去歲五六月間。英人德人先後調其向駐非洲之公使來駐中國。厥意謂之國也。非以治非洲之道治之弗治也。無端而逐工。無端而拒使。無端而索島岸。無端而攬鐵路。無端而涎礦產。無端而干獄訟。人之輕我。賤我。野蠻我。奴隸我。禽獸我。尸居我。其慘酷至於如此其極也。

梁啓超曰。西人其母爾。中國非印度土耳其之比也。印度見并已百數十載。爾來英人設學校以教之。其才成就。能與旅印之英人齊驅者。蓋絕焉。愚智之相越遠也。土耳其其受侮三十年。而其君上下委軟蕭散。無或思自振厲以衛國本。徒知區別種族。仇視其民。今中國誠敗衄矣。未至如

百年以前之印度也。且未至如三十年前之土耳其也。今自和議以後。雖朝貴大吏。晏安猶昔。而草莽之間。風氣大開。其灼然有見於危亡之故。振興之道。攘臂苦口。思雪國恥者所在皆有。雖喉舌之地。尙多窒塞。而各封疆奮然興作者。蓋不乏人。雖鄉曲學究。枯守習井。侈言尊攘。舊習未改。而後起之秀。年在弱冠以下者。類多資稟絕特。志氣宏遠。才畧沈雄。嗟乎。謂天之不亡中國也。則瓜分之約。期以五年。內訌之形。不可終日。雖諱言亡甯有幸也。謂天之亡中國也。則何必生此無數人才。以膏刃而馬足。使之奴焉隸焉。犬馬焉於異類。然後爲快也。

吾請與國之豪傑。大聲疾呼於天下曰。中國無可亡之理。而有必強之道。約舉其故都有三事。而土地之腴。礦脈之盛。物產之衍。猶不與焉。今夫西人之所以強者。則豈不以人才乎哉。以今日蒙翳固陋。窒閉之中國。而欲與西方之人才較短長。其奚不量。雖然。今微論他事。以吾所聞嚮者所派學生。游學美國者。咸未及卒業。中途撤歸。而至今卓然成就專門之業。有聲於西域者。猶不乏人。當其初達美境。於彼中語文一無所識。二三年後。則咸可以入中學校。每試焉。輒冠其曹。學中教師。罔不鼓掌讚歎。蓋無論何國學堂。苟有支那人。在弟子籍者。未有不翹然秀出於儕輩也。今夫嚮者之遊學生。皆非必吾此間之上才也。嚮者風氣未開。父兄所以詔勉其子弟者。恒在科第。大率量其才力。不足以得科第。乃遣之從事於此途。非如日本之遴選俊異。以承其乏也。然所成就已若此。然則以彼中上才。與吾中才較。而其短長高下。固尙在不可知之數矣。况率吾四萬萬人中。所謂聰明才智之士者。而一一進之以實學。練之以實事。行之以實心。十年之內。何才不成。彼夫印度之不昌。限於種也。凡黑色。紅色。櫻色之種人。其血管中之微生物。與其腦之角度。皆視

白人相去懸絕。惟黃之與白。殆不甚遠。故白人所能爲之事。黃人無不能者。日本之規仿西法。其明效也。日本之種。本出於我國。而謂彼之所長。必我之所短。無是道也。土耳其之不振也。局於教也。回民錮蔽窒塞。殘忍酷虐。謂殺人者生天。謂戰死者成聖。其教也。蓋野蠻之行也。若夫吾教。則精粗並舉。體用兼備。雖久湮昧。一經發明。方且可以施及蠻貊。莫不尊親。而何有於區區之神州也。以種則若彼。以教則若此。嗚呼。是豈宜奴焉僕焉。犬馬焉於人者哉。聞之有才千人。國可以立。有才萬人。國可以強。今夫以中國之大。種類之美。教俗之善。欲求於四萬人中而得一人。殆匪曰難也。此其將強之道一也。

今天下大較。西國則君子多而野人少。中國則君子少而野人多。斯蓋強弱之大原哉。雖然。禍福所倚。禍亦福所伏。十年之後。吾恐黃白兩種之交涉。必有因此而生非常之變者。西國機器日盛。工廠所容之人日夥。而爭工價。爭作工時刻。抑脅廠主。相率罷役之事。歲輒數十見。何也。知學之人。日以多。謀生之道。日以廣。苟其才力粗足。以自養。則恒樂爲勞心。而不樂爲勞力。此人情也。以是操作辛工之人。日少一日。工人既日益減。而所興作之事。所需工人日益會。以希獲貴。於是執業愈賤。愈苦者。其所獲之工價愈大。工既漲。則成物價亦漲。一切物價既漲。則一切人所執業之價亦漲。互相增益。無有已時。故歐洲人譚時務者。以工價一端爲數十年來絕大消息之事。夫以今日白種作工之人。應今日歐美工廠之用。猶歎其少。况十年以後。此益增而彼益減乎。工價日增。而作工時刻日減。則廠主病。廠主折閱。工亦無依。則工人亦病。百物騰踊。人心皇惑。則舉國皆病。窮極思反。必求工人多。然後工價可以賤。工價賤。然後物價可以平。此必然之情形矣。今夫

華民四萬萬。其特作工以謀食者。過半而未有已也。中國婦女侍粗工。自養者亦過半。而其操業最勤。其費用最儉。

惟勤也。故作工時刻可以倍增。惟儉也。故工價可以倍減。丁彼時也。用吾之所短。以持西人之所

長。則華工之權力。可以橫絕於天下。舉天下之器物。皆仰成於華民之手。欲華種之無強。不可得

也。今夫日本之民數。視中國僅什一耳。其操作之勤。取值之寡。視歐洲雖有間。其去中國則尚遠

甚也。而近年以來。猶以工藝雄於萬國。每歲手作之物。售至美國者。且值百千萬。西方諸國。靡不

喟喟畏之。而況於闐繁樸懣之中國乎。彼美人之苛逐華民也。固彼中巨室所大不欲。而無如其

力之不足以勝細民也。彼細民之嫉我也。蓋亦由忌我畏我。而無術以制我。故竄冒天下之不韙。

而悍然出於此途。然我必有使人可忌可畏之道。昭昭然也。彼今日徒知嫉吾以自衛。而不知隱

微之間。同受其病者。已非一日。十年以後。患害大著。上下共睹。而吾華民之公利。終莫得裁制而

禁抑之也。此其將強之道二也。

歐洲何以強。歐洲壤地最褊。生齒最盛。自四五百年前。即憂人滿。於是哥倫波創探新地。關阿墨

利加大洲。而印度非洲南洋澳島相繼墾殖。徙歐民以實之。莽莽五洲。轍跡殆滿。是以白種之權

利徧天下。使歐人以丸泥自封。閉關勿出。今雖以瘠亡可也。雖然。殖民之政。日本人稱屬地為殖民地。蓋人滿則徙之他地。以殖

也。行之數百年矣。其真能盡地利者。今惟合衆一國。自餘若印度。若加拿大。若澳洲。若南洋諸島。

近數十年。銳意拓殖。然猶未得其半。若非洲若亞洲西北一帶。雖頗經營。曾靡功焉。此猶曰沙漠

不毛之地爲然也。若夫南阿墨利加一洲。若巴西。若墨西哥。其緯道在溫熱帶之間。與中國美國

相等。地質肥沃。物產繁衍。亦伯仲於兩邦。蓋地球天府之壤。未或過是也。而歐人之力不能及之。

聽其荒而不治而已。彼非不澁之也。強弩之末。不穿魯縞。彼白人只有此數。固不足以盡專天下之利。且其君子多而野人少。用以攫他人已有之成業。則有餘。用以開千古未闢之地。利則不足。故千手億目。咸注東方。而穰穰膏腴。莫或厝意也。夫全地人類。祇有五種。白種既已若是。紅種則湮滅將盡。櫻黑兩種。其人蠢而惰。不能治生。不樂作苦。雖芸總猶昔。然行尸走肉。無所取材。然則佃治草昧。澄清全地者。舍我黃人末由也。今夫合衆一國。澳大一洲。南洋一帶。苟徵華人。必不有今日。今雖獲兔烹狗。得魚忘筌。擯之逐之。極之枯之。魚之肉之。奴之僕之。然筭路籃縷之功。在公論者。終不沒於天下。願徒爲人作計。曾未能得其絲毫之利。雖由國勢之不振。亦由吾民於彼中情僞未悉。恒以可得之權利。晏然讓諸人耳。昔惟味之。是以棄之。今惟察之。是以得之。消息甚微。軌軸甚大。殆亦天之未絕黃種。故留此一綫。以俟剝極將復之後。乃起而蘇之也。此其將強之道三也。

吾聞師之言地運也。大地之運。起於昆侖。最先興印度。迤西而波斯。而巴比倫。而埃及。渡地中海。而興希臘。沿海股。而興羅馬。意大利。循大西洋海岸。迤北興西班牙。葡萄牙。又北而興法蘭西。穿海峽。而興英吉利。此千年以內。地運極於歐土。洋溢全洲。其中原之地。若荷蘭。若瑞士。若德意志。則咸隨其運之所經。而一一浮起。百年以內。運乃分達。一入波羅的海。迤東以興俄。一渡大西洋。迤西以興美。三十年來。西行之運。循地球一轉。渡大東洋。以興日本。日本與中國接壤。運率甚速。當渡黃海。渤海。與中國。而北有高麗。南有臺灣。以爲之過脈。今運將及矣。東行之運。經西伯利亞。達中國。十年以後。兩運並交。於是中國之盛強。將甲於天下。昔終始五德之學。周秦儒者。罔不道

之其幾甚微。其理可信。此固非一孔之儒。可以持目論而非毀之者也。以人事言之。則如彼。以勢言之。則如此。嗚呼。彼西人雖欲犬馬我。奴隸我。吾奚懼焉。吾奚餒焉。問者曰。瓜分之約。期以五年。內訌之形。不可終日。汲汲顧影。日薄崦嵫。死喪無日。皇言盛強。五尺之童。知其無救。甚矣吾子之至愚而病狂也。不則故爲大言。以自憲。以欺天下也。釋之曰。不極剝者不速復。不小往者不大來。華盛頓八歲血戰。南北美頻年交惡。於美之強。寧有害焉。拿破用兵。殺人如草菅。君民革政。廢置如奕棋。於法之強。寧有害焉。俄德美三國。劫盟海疆。薩長土諸藩。構釁內地。於日本之強。寧有害焉。且而不聞乎。殷憂所以啓聖。多難乃以興國。又曰。置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舉天下人而安之。斯獲危矣。舉天下人而危之。斯獲安矣。吾直懼夫吾國人。於今日危亡之故。知之者尙少也。藉或知之。則以爲大局之患。於我無與也。亦既知之。亦既憂之。固知重泉之下。卽是天衢。各懷銜石之心。已無東海。彼何德而天幸。我何辜而天亡。敬告我后。及我大夫。凡百君子。吾儕小民。忍大辱。安大苦。發大願。合大羣。革大弊。興大利。雪大恥。報大讐。定大難。造大業。成大同。仁人志士。其寧能無動於其心者乎。其聽其冥冥。以淪胥也。若夫夜郎之夫。莫肯念亂。徒據餘論。益其囂張。則蒙有罪焉矣。

少年中國說

庚子

日本人之稱我中國也。一則曰老大帝國。再則曰老大帝國。是語也。蓋襲譯歐西人之言也。嗚呼。我中國其果老大矣乎。任公曰。惡是何言。是何言。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國在。

欲言國之老少。請先言人之老少。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將來。惟思既往也。故生留戀心。惟思將來也。故生希望心。惟留戀也。故保守。惟希望也。故進取。惟保守也。故永舊。惟進取也。故日新。惟思既往也。事事皆其所已經者。故惟知照例。惟思將來也。事事皆其所未經者。故常敢破格。老年人常多憂慮。少年人常好行樂。惟多憂也。故灰心。惟行樂也。故盛氣。惟灰心也。故怯懦。惟盛氣也。故豪壯。惟怯懦也。故苟且。惟豪壯也。故冒險。惟苟且也。故能滅世界。惟冒險也。故能造世界。老年人常厭事。少年人常喜事。惟厭事也。故常覺一切事無可爲者。惟好事也。故常覺一切事無不可爲者。老年人如夕照。少年人如朝陽。老年人如瘠牛。少年人如乳虎。老年人如僧。少年人如俠。老年人如字典。少年人如戲文。老年人如鴉片烟。少年人如潑蘭地酒。老年人如別行星之隕石。少年人如大洋海之珊瑚島。老年人如埃及沙漠之金字塔。少年人如西伯利亞之鐵路。老年人如秋後之柳。少年人如春前之草。老年人如死海之瀦爲澤。少年人如長江之初發源。此老年與少年性格不同之大畧也。任公曰。人固有之。國亦宜然。

任公曰。傷哉老大也。潯陽江頭琵琶婦。當明月繞船。楓葉瑟瑟。衾寒於鐵。似夢非夢之時。追想洛陽塵中。春花秋月之佳趣。西宮南內。白髮宮娥。一燈如穗。三五對坐。談開元天寶間遺事。譜霓裳羽衣曲。青門種瓜人。左對孺人。顧弄孺子。憶侯門似海珠。履雜遝之盛事。拿破命之流於厄蔑。阿剌飛之幽於錫蘭。與三兩監守吏。或過訪之好事者。道當年短刀匹馬。馳騁中原。席捲歐洲。血戰海樓。一聲叱咤。萬國震恐之豐功偉烈。初而拍案。繼而撫髀。終而攬鏡。嗚呼。面皴齒盡。白髮盈把。頽然老矣。若是者。舍幽鬱之外。無心事。舍悲慘之外。無天地。舍頽唐之外。無日月。舍歎息之外。無

音聲。舍待死之外無事業。美人豪傑且然。而況於尋常碌碌者耶。生平親友。皆在墟墓。起居飲食。待命於人。今日且過。遑知他日。今年且過。遑恤明年。普天下灰心短氣之事。未有甚於老大者。於此人也。而欲望以拏雲之手段。回天之事功。挾山超海之意氣。能乎不能。

嗚呼。我中國其果老大矣乎。立乎今日以指疇昔。唐虞三代。若何之郅治。秦皇漢武。若何之雄傑。漢唐來之文學。若何之隆盛。康乾間之武功。若何之烜赫。歷史家所鋪敘。詞章家所謳歌。何一非我國民少年時代良辰美景賞心樂事之陳跡哉。而今頽然老矣。昨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處處雀鼠盡。夜夜雞犬驚。十八省之土地財產。已爲人懷中之肉。四百兆之父兄子弟。已爲人注籍之奴。豈所謂老大嫁作商人婦者耶。嗚呼。憑君莫話當年事。蕉萃韶光不忍看。楚囚相對。岌岌顧影。人命危淺。朝不慮夕。國爲待死之國。一國之民爲待死之民。萬事付之奈何。一切憑人作弄。亦何足怪。

任公曰。我中國其果老大矣乎。是今日全地球之一大問題也。如其老大也。則是中國爲過去之國。即地球上昔本有此國。而今漸漸滅。他日之命運殆將盡也。如其非老大也。則是中國爲未來之國。即地球上昔未現此國。而今漸發達。他日之前程且方長也。欲斷今日之中國爲老大耶。爲少年耶。則不可不先明國字之意義。夫國也者何物也。有土地。有人民。以居於其土地之人民。而治其所居之土地之事。自制法律而自守之。有主權。有服從。人人皆主權者。人人皆服從者。夫如是斯謂之完全成立之國。地球上之有完全成立之國也。自百年以來也。完全成立者。壯年之事也。未能完全成立而漸進於完全成立者。少年之事也。故吾得一言以斷之曰。歐洲列邦在今日

爲壯年國。而我中國在今日爲少年國。

夫古昔之中國者。雖有國之名。而未成國之形也。或爲家族之國。或爲會長之國。或爲諸侯封建之國。或爲一王專制之國。雖種類不一。要之其於國家之體質也。有其一部而缺其一。部。正如嬰兒自胚胎以迄成童。其身體之一二官支。先行長成。此外則全體雖粗具。然未能得其用也。故唐虞以前爲胚胎時代。殷周之際爲乳哺時代。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爲童子時代。逐漸發達。而今乃始將入成童以上少年之界焉。其長成所以若是之遲者。則歷代之民賊有窳其生機者也。譬猶童年多病。轉類老態。或且疑其死期之將至焉。而不知皆由未完全未成立也。非過去之謂。而未來之謂也。

且我中國疇昔。豈嘗有國家哉。不過有朝廷耳。我黃帝子孫。聚族而居。立於此地球之上者。既數千年。而問其國之爲何名。則無有也。夫所謂唐虞夏商周秦漢魏晉宋齊梁陳隋唐宋元明清者。則皆朝名耳。朝也者。一家之私產也。國也者。人民之公產也。朝有朝之老少。國有國之老少。朝與國既異物。則不能以朝之老少而指爲國之老少明矣。文武成康。周朝之少年時代也。幽厲桓赧。則其老年時代也。高文景武。漢朝之少年時代也。元平桓靈。則其老年時代也。自餘歷朝。莫不有之。凡此者。謂爲一朝廷之老也。則可。謂爲一國之老也。則不可。一朝廷之老且死。猶一人之老且死也。於吾所謂中國者。何與焉。然則吾中國者。前此尙未出現於世界。而今乃始萌芽云爾。天地大矣。前途遼矣。美哉我少年中國乎。

瑪志尼者。意大利三傑之魁也。以國事被罪。逃竄異邦。乃創立一會。名曰少年意大利。舉國志士。

雲湧霧集以應之。卒乃光復舊物。使意大利爲歐洲之一雄邦。夫意大利者。歐洲第一之老大國也。自羅馬亡後。土地隸於教皇。政權歸於壞國。殆所謂老而瀕於死者矣。而得一瑪志尼。且能舉全國而少年之。況我中國之實爲少年時代者耶。堂堂四百餘州之國土。凜凜四百餘兆之國民。豈遂無一瑪志尼其人者。

龔自珍氏之集有詩一章。題曰能令公少年行。吾嘗愛讀之。而有昧乎其用意之所存。我國民而自謂其國之老大也。斯果老大矣。我國民而自知其國之少年也。斯乃少年矣。西諺有之曰。有三歲之翁。有百歲之童。然則國之老少。又無定形。而實隨國民之心力以爲消長者也。吾見乎瑪志尼之能令國少年也。吾又見乎我國之官吏士民能令國老大也。吾爲此懼。夫以如此壯麗濃郁。翩翩絕世之少年中國。而使歐西日本人謂我爲老大者何也。則以握國權者皆老朽之人也。非哦幾十年八股。非寫幾十年白摺。非當幾十年差。非捱幾十年俸。非遞幾十年手本。非唱幾十年喏。非磕幾十年頭。非請幾十年安。則必不能得一官。進一職。其內任卿貳以上。外任監司以上者。百人之中。其五官不備者。殆九十六七人也。非眼盲。則耳聾。非手顫。則足跛。否則半身不遂也。彼其一身飲食步履視聽言語。尙且不能自了。湏三四人。在左右扶之。捉之。乃能度日。於此而乃欲責之以國事。是何異立無數木偶。而使之治天下也。且彼輩者。自其少壯之時。既已不知亞細歐羅爲何處地方。漢祖唐宗是那朝皇帝。猶嫌其頑鈍腐敗之未臻其極。又必搓磨之陶冶之。待其腦髓已涸。血管已塞。氣息奄奄。與鬼爲鄰之時。然後將我二萬里山河。四萬萬人命。一舉而畀於其手。嗚呼。老大帝國。誠哉其老大也。而彼輩者。積其數十年之八股白摺。當差捱俸。手本唱諾。磕

頭請安。千辛萬苦。千苦萬辛。乃始得此紅頂花翎之服色。中堂大人之名號。乃出其全副精神。竭其畢生力量。以保持之。如彼乞兒。拾金一錠。雖轟雷盤旋其頂上。而兩手猶緊抱其荷包。他事非所顧也。非所知也。非所聞也。於此而告之以亡國也。瓜分也。彼烏從而聽之。烏從而信之。即使果亡矣。果分矣。而吾今年既七十矣。八十矣。但求其一兩年內。洋人不來。強盜不起。我已快活過了一世矣。若不得已。則割三頭兩省之土地。奉申賀敬。以換我幾箇衙門。賣三幾百萬之人民。作僕爲奴。以贖我一條老命。有何不可。有何難辨。嗚呼。今以所謂老后老臣老將老吏者。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手段。皆具於是矣。西風一夜催人老。凋盡朱顏白盡頭。使走無常當醫生。攜催命符以祝壽。嗟乎痛哉。以此爲國。是安得不老且死。且吾恐其未及歲而殤也。

任公曰。造成今日之老大中國者。則中國老朽之窳業也。製出將來之少年中國者。則中國少年之責任也。彼老朽者何足道。彼與此世界作別之日不遠矣。而我少年乃新來而與世界爲緣。如僦屋者然。彼明日將遷居他方。而我今日始入此室處。將遷居者。不愛護其窳業。不潔治其庭廡。俗人恒情。亦何足怪。若我少年者。前程浩浩。後顧茫茫。中國而爲牛爲馬爲奴爲隸。則烹轡鞭箠之慘酷。惟我少年當之。中國如稱霸王內主盟地球。則指揮顧盼之尊榮。惟我少年享之。於彼氣息奄奄與鬼爲鄰者何與焉。彼而漠然置之。猶可言也。我而漠然置之。不可言也。使舉國之少年而果爲少年也。則吾中國爲未來之國。其進步未可量也。使舉國之少年而亦爲老大也。則吾中國爲過去之國。其漸亡可翹足而待也。故今日之責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富則國富。少年強則國強。少年獨立則國獨立。少年自由則國自由。少年進步則國進步。少

年勝於歐洲。則國勝於歐洲。少年雄於地球。則國雄於地球。紅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瀉汪洋。潛龍騰淵。鱗爪飛揚。乳虎嘯谷。百獸震惶。鷹隼試翼。風塵吸張。奇花初胎。喬喬皇皇。干將發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蒼。地履其黃。縱有千古。橫有八荒。前途似海。來日方長。美哉我少年中國。與天不老。壯哉我中國少年。與國無疆。

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外雲和月。莫等閑白了少年頭。空悲切。此岳武穆滿江紅詞句也。作者自六歲時即口受記憶。至今喜誦之不衰。自今以往。棄哀時客之名。更自名曰少年中國之少年。作者附識。

論中國人種之將來 己亥

日本某大政黨之機關報。其名曰大帝國。徵文於余。草此應之。因並以告我四萬萬同胞。各壯其氣焉。篇中因倣效日本文體。故多委蛇沓複之病。讀者幸諒之。撰者自誌。

歐人中國分割之議。倡之既有年。迄於今而其聲愈高。其視中國人。不啻如土耳其如印度。且將如阿非利加矣。自英俄協商以來。事機益迫。馴至如意大利。奧地利。比利時。丁抹。葡萄牙。皆思染指中國之運命。殆在於旦夕。吾中國之頑固醉夢者。渺然不自知。固無論矣。其薄有所見者。則惟惴惴憂之。以爲中國必亡而已。日本者。與中國同其利害者也。爾來保全中國扶植中國之論。徧滿於國中。然於一方亦有爲反對之言者。其意蓋謂中國終不能保全。雖欲扶植之而無益也。吾今故爲此文。題曰中國人種之將來。以告我國民及兄弟之國民云。

凡一國之存亡。必由其國民之自存自亡。而非他國能存之能亡之也。苟其國民無自存之性質。雖無一毫之他力以亡之。猶將亡也。苟其國民有自存之性質。雖有萬鈞之他力以亡之。猶將存也。今日中國之現狀。其受他力之橫加。事機危迫。與前者之土耳其。印度。阿非利加。殆無以異。且更甚焉。然中國人種之性質。與其地位。決非如土耳其。其印度。阿非利加之比例。歐人欲以前此待諸國之例待我中國。決非容易之事。且不甯惟是而已。他日於二十世紀。我中國人必爲世界上最有勢力之人種。有可豫斷言者。今於他事置不論。請專就其人種之特質而論之。一曰富於自治之力也。泰西所謂文明自由之國。其所以保全人權。使之發達者。有二端。曰參政權。曰自治權。而此兩權之中。又以自治權爲尤切要。此政治學者之公論也。雖然。參政權者。可以鼓國民之氣。一躍而獲之。自治權者。則恒因其歷史習慣。積久而後成。非可以強致而驟得也。以法國人民之雄傑急進。而其自治之力不完。日本行憲法十數年。而自治體段。猶遠不及英國。此殆積於習慣。無可如何也。吾中國則數千年來。有自治之特質。其在村落也。一族有一族之自治。一鄉有一鄉之自治。一堡有一堡之自治。其在市集也。一市有一市之自治。一坊有一坊之自治。一行有一行之自治。鄉之中有所謂紳士者。老者焉。有事則聚而議之。即自治之議會也。設族長。堡長。凡議定之事。交彼行之。即自治之行政官也。其一族之祖祠。一鄉之廟宇。或鄉約。鄉局。或社學。即自治之中央政府也。祖祠廟宇鄉局。皆有恒產。歲入歲出。有定額。或有臨時需費。則公議稅其鄉所產之品物。即自治之財政也。歲杪必布告其所出入。即財政之豫算決算也。鄉族中有爭訟之事。必懇於祖祠。懇於鄉局。紳士耆老。集議而決之。非有大事。不告有司。即自治之裁判也。每鄉每族。必有

義學。即自治之學校也。每鄉族必自設巡丁。保里閭。禁盜賊。即自治之警察也。凡此諸端。凡關於自治之體制者。幾於具備。人民之居其間者。苟非求富貴利達及犯大罪。則與地方有司。絕無干涉事件。惟每年納錢糧地丁。租即田少許而已。而推其所以致此之由。非歷代君相。樂畀吾民以此特權也。中國之地。太大人太衆。歷代君相。皆苟且小就。無大略。不能盡力民事。其於民僅羈縻勿絕。聽其自生自養而已。我民因君相不代我謀。於是合羣以自謀之。積之既久。遂養成此一種政體。故以實情論之一國之內。實含有無數小國。朝廷之與地方團體。其關係殆僅如屬國。政府與民間。痛癢不甚相關。無論何姓代有天下。而吾民之自治也。如故。故民亦不甚以爲意焉。此實中國人種固有之習俗。大異於諸國者也。夫政府民人。痛癢不關。愛國之心。因以薄弱。此中國人之所短也。然因痛癢不關之故。使我民養成此自治之特質。亦不幸中之幸事也。凡人有自治之性者。外力不得容易干涉之。中國所以屢爲異種所統治。而不變其性俗者。蓋賴此也。夫取不同化之民。以爲屬國。如食不消化之物。積於胃中。而每足以生病。中國今雖爲他人俎上之肉。而其耐消化之力。頗有足恃者。恐彼逐逐者。未易下咽也。

或者曰。昔者統治中國之異種。皆游牧賤族。無有文化。故其入中國也。不能化中國。適爲中國所化耳。若今日歐西文明之國。躡踏中原。化之有方。馭之有術。吾恐中國固有自治之力。終必不保。而干涉之直易易耳。答之曰。中國人之自治。不獨內地爲然也。卽旅居海外之工商。其自治之力。量固甚厚。無論在何國。皆守其習俗。不與所寓之國同化。如南洋各埠。多有自祖父以來。居其地十數世。而其社會之習慣。一守中國之風。衣冠不變。言語不變。彼在海外且然。況於內地人民。其

所積更深。其所聯更大。欲一旦干涉之。豈容易哉。

或者又曰。中國人所至皆守其俗。不與他國同化。此正中國人頑固之陋習。最爲各國所憎惡者。而子乃津津然道之。何其陋歟。答之曰。凡人之性質與力量。只有一源。因其所發所施而異其效用。堅守舊物固惡也。然善用之。即獨立不羈之根原矣。舍已從人固美也。然不善用之。即服從他國之根原矣。我國人居於海外者。不問其外面之現象何若。而其內恒以向來自治之法治之。不肯輕於自棄。以從他人。正獨立之基礎也。各國自憎惡之。我自譽之。庸何傷焉。

西人之言曰。凡國民向有自治權之習慣。不大經政府之干涉者。其要求參政權之會必不甚盛。我中國國民自古以來。未有如歐西各國倡自由爭政權之風者。其故未始不因此也。今者全世界文明進化之運。相逼而來。自由平等之義。已浸入中國人腦中。他日獨立之基礎既定。采西人之政體而行之。其成就之速。必有可驚者。蓋有古來習慣之自治權以爲之基。一蹴可以立至矣。此中國人種之將強。其原因一也。

二曰有冒險獨立之性質也。歐洲人所以雄於世界者。以其人喜冒險遠游也。而我中國人亦頗富於此性質。五大洲之域。無地無中國人之足跡焉。且彼西人之遠游者。其國家獎勵之贊助之保護之。風氣既成。國民視爲樂途。其慣冒險喜遠游。未足以爲誇也。而我中國則國家非惟不勸助之。且禁制之。非惟不保護之。且魚肉之。而我民有不挫不撓之氣。而自殖。西國則殖民也。我中國則民自殖也。於世界各地焉。南洋英屬荷屬諸島。爲中國人最初發見者。十居五六。我民與土番戰。奪其地墾而居之。因國家不助。獨力不支。後乃舉而畀諸英荷者。比比然也。當國家海禁極嚴之時。而吾民之游

海外曠土地長子孫者。已不知凡幾。非有獨立冒險之性。而能若是耶。方今雖設公使領事。以保護商民爲名。其實則如木偶。甚乃擇商民之肥者而噬之耳。彼各國民之旅居他國者。其本國政府。嗷嗷之撫育之。如保姆之護嬰兒。吾中國則反是。旅居他國者數百萬人。譬之則如棄兒也。上無怙恃。下無扶助。而吾民乃能自殖於人種競爭最烈之世。所至各地。常爲其地最有關係之人。此亦天下萬國無其比例者也。以如此之人種。如此之性質。使有國家以教育之保護之。其必不讓歐西以獨步也明矣。昔西人動以印度土耳其比我中國。試問印度土耳其人。有此冒險獨立之徵驗否乎。要之不依賴國家之力。而能獨立者。此我中國人之所長也。中國人種之將強。其原因二也。

今日全世界之地。其已開通者。不過歐羅巴之全境。與亞細亞北亞米利加之半境。澳大利亞三分之一而已。其餘諸地。在尙草昧之域。彼西人高掌遠蹠之手段。非不欲盡取而壅關之繁通之也。無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以歐人之力。僅僅開通北米澳洲而止矣。猶尙且多假手於我中國人。若南洋諸島。則中國開之。歐人坐而食之耳。其餘南米亞弗利加之地。雖歸其轄屬。然閱爾許年。不能增其繁榮。發其光彩也。此無他故。歐洲之人。只有此數。其勢固不足以分配。即偏布充塞之意於大地。而其人開明之度。既日進。分利之人。即執高等事業者愈多。而生產之人。即任勞力者愈少。夫關未開之地者。最勞苦而所得最少之事也。歐洲人之力量。既不足更關未關之地。於是乃垂涎於他人之已關者。思一舉而篡取之。今者舍非洲南米之地。不復以全力經營。而耽耽逐逐謀我中國。不能以實力相爭。而欲以巧智攘奪。其無道固可憤。其無力亦可憐也。他日能有實力以開通全世

界者誰乎。卽我中國人種是也。白人驕而不勞苦。黑人樛人情而無智慧。然則此事舍我黃人不能任也。北米與澳洲。今爲白種人殖民地之區域。南米與非洲。他日必爲黃種人殖民地之區域。無可疑也。謂吾不信。請觀其後。

三曰長於學問。思想易發達也。我中國於周秦之間。諸子並起。實爲東洋思想之淵海。視西方之希臘。有過之無不及。政治上之思想。社會上之思想。藝術上之思想。皆有亨毒六合包羅萬象之觀。中世以還。國勢統一。無外國之比較。加以歷代君相。以愚民爲術。阻思想之自由。故學風頓衰。息誠有如歐洲之所謂黑暗時代者。夫歐洲所以有今日之文明者。因十字軍以後。外之則齊來埃及印度遠東之學術。內之則發明希臘固有之學術。古學復興。新學繼起。因蒸蒸日上。中國今日之時局。正有類於是。外之則受歐洲輸入之種種新學。內之則因國民所固有歷史所習慣的周秦古學。而更加發明。加以現今政府威壓之力。不能實行。言論思想之自由。不能遏禁。自今以往。我國民思想之突飛。必有不可思議者。吾嘗在湖南。見其少年子弟。口尙乳臭。目不識蠶文。未嘗一讀歐西之書。而其言論思想。新異卓拔。洞深透關。與西人學理暗合者。往往而有。然則中國人種之腦力。不讓於歐西明矣。昔佛學之入中國。經智顛元奘六祖之徒發明之。自成一中國之佛學。非復尋常之佛學。他日歐學入中國。消化於中國人之腦中。必當更發奇彩。照耀於全世界。自成一中國之歐學。非復尋常之歐學者。此我中國人之擅長也。我邦人昔留學於歐米者。所在每冠其曹。今學成因歸國無所用。而流寓於彼中者。尙不乏人。亦可證我中國人長於學問。而非彼半開人種之所能比例也。中國人種之將強。其原因三也。

四曰民人衆多。物產沃衍。善經商而工價廉。將握全世界商工之大權也。十九世紀爲政治上競爭革命之時代。二十世紀爲經濟上競爭革命之時代。此有識者之公言也。而經濟上競爭之大權。實握於勞力工人之手。近年以來。同盟罷工之案。絡繹不絕。各國之經濟界。屢受牽動。資本家深患之。夫以今日世界文明日進之故。百物騰踊。起居飲食所需。皆倍於昔時。工人以微薄之俸給。不足以贍日用。其求增工價固宜也。然因工價日增之故。則物價不得不隨之而增。物價更增一級。則工價亦更增一級。如是相引。以至無窮。於是資本家與消費者。與勞力者。皆受其病。夫白種人以壟斷之手段。促工業之進步。其意殆欲使全世界需用之物品。悉成於白種人之手。而無如世界開明之度日進。而白種之人。只有此數。其人口增加之速率。與全世界銷用物品增加之速率。終不足以相敵。勞力者常處於不足之勢。因得有所挾。以持資本家之短長。於此時也。非有外力以調劑之。他日之決裂。有不勝其禍者。而當此調劑之任者爲誰。則我中國人種是也。中國人數衆多。耐勞苦而工價廉。此白種勞力人之所最忌也。故其排斥之不遺餘力。然排斥者。白人自護其私耳。天下之大勢。既日趨於文明。即日趨於均平。固非一種之人之私心所能遏制也。以中國四百兆人之資本勞力。插入於全世界經濟競爭之場。迭相補助。然後畸輕畸重之間。不至大相懸絕。而社會^{即人}上之危險。乃可以免。此乃二十世紀全世界一大進化之根原。而天運人事所必不可避者也。然則此進化之關鍵。惟我中國人種得而掌握之。我中國人。願可輕量乎。願可自棄乎。

商務者經濟競爭之眼目也。而歐米人持之以制他種人之生命者也。然我中國人善於經商之

性質實有可驚者。吾嘗見我旅居海外之商人。其人未嘗入商業之學校。未嘗經商會之講求。而其舉動行爲。一切與商業學理暗合。其經商之始。非有鉅大之資本也。乃至有不名一錢。持空拳以游於商界。不數年遂成素封之家者。比比然也。其人又非有政府之保護。有內地之扶助。而皆能自立。此實其特質之可驚者也。故嘗以中國之商與歐米之商相比較。歐米人經學問。而後能經商。中國人未經學問而已能經商。歐米人有大資本而後能經商。中國人不必有大資本而即能經商。歐米人得保護而後能經商。中國人不必得保護亦能經商。然則其商力之強弱優劣。可以見矣。他日者我中國人。加以學問。厚其資本。而復有以保護之。則其商力必衝突披靡於全球。可斷言也。今者西人製造物品之原料。即天產一切皆取材於東方。運取東方之物。製爲西方之產。而復售於東方之人。猶且足以壟斷全球之利權。況我東人自出之自製之而自銷用之乎。夫昔者我中國在海外之商。其力頗宏大。而在內地之商。其力轉微弱者。以內地政體不善。壓力多端。汚吏奸僧。種種爲商之大蠹故耳。他日變更政體。壓力既去。其固有之力。皆當發現。而泰西人歷年所發明之機器。與其所講求之商業商術。一舉而輸入於中國。中國人受之。以與其善經商之特質相合。則天下之富源。必移而入中國人之手矣。此中國人種之將強。其原因四也。有此四原因。規以地勢。參以氣運。則中國人於來世紀必爲世界上最有勢力之人種。此非吾誇誕之言也。雖然。此不過其當然之理而已。天下事固不能委心任運。以待當然者之自至也。必加以人力。乃足以促其機而助其進。所謂人力者何。一曰合大羣。二曰開人智。此二者我中國人人所當有事也。亦我兄弟之國民所當贊助也。

論中國國民之品格 癸卯

品格者人之所以爲人。藉以自立於一羣之內者也。人必保持其高尚之品格。以受他人之尊敬。然後足以自存。否則人格不具。將爲世所不齒。個人之人格。然國家之人格。亦何莫不然。國有三等。一曰受人尊敬之國。其教化政治。卓然冠絕於環球。其聲明文物。爛然震眩於耳目。一切舉動。悉循公理。不必誇耀威力。而隣國莫不愛之。重之。次曰受人畏懼之國。教化政治。非必其卓絕也。聲明文物。非必其震眩也。然挾莫強之兵力。雖行以無道。猶足以鞭笞羣雄。而橫絕地球。若是者。隣國雖疾視不平。亦且側目。重足動色。而羣相震懼。至其下者。則齷然不足以自立。坐聽他人之蹴踏。操縱有他動。而無自動。其在世界。若存若亡矣。若是者。曰受人輕侮之國。第一種國。以文明表著如美者也。第二種國。以武力雄視如俄者也。第三種國。文明武力皆無足道。如埃及印度越南朝鮮者也。國於天地者。殆以百數。然第其國勢。不出三者。我中國固國於大地之一國也。三者其何以自處。

中國者文明之鼻祖也。其開化遠在希臘羅馬之先。二千年來。制度文物。燦然耀耀於大地。微特東洋諸國之浴我文化而已。歐洲近世物質進化。所謂羅盤針火葯印刷之三大發明。亦莫非傳自支那。巧東來之餘。瀝中國文明之早。固世界所公認矣。至於武功之震鑠。則隋唐之征高麗元之伐日本。明之討越南。兵力皆遠伸於國外。甚者二千年前。漢武帝鑿通西域。略新疆青海諸地。絕大漠。踰天山。越帕采爾高原。度小亞細亞。而威力直達於地中海之東岸。讀支那人種之侵略。

史東西人所不能不色然以驚者也數百年來文明日見退化五口通商而後武力且不足以攘外老大帝國之醜聲轟然不絕於吾耳昔之浴我文化者今乃詆爲野蠻半化矣昔之懾我強盛者今乃詆爲東方病夫矣乃者翦藩屬割要港議瓜分奪主權曩之侮以空言者今且侮以實事肆意凌辱咄咄逼人彼白人之視我曾埃及印度諸國之不若祖國昔日之名譽光榮一旦掃地以盡遂自第一第二之位置隕然墮落於三等誰實爲之而至於此

且夫四百餘州之地未嘗狹於曩時也人口之蕃殖其數幾倍於百年以前然東西諸國乃以三等之國遇我者何也曰人之見禮於人也不視其人之衣服文采而視其人之品格國之見重於人也亦不視其國土之大小人口之衆寡而視其國民之品格我國民之品格一埃及印度人之品格也其缺點多矣不敢枚舉舉其大者

一愛國心之薄弱支那人無愛國心此東西人詆我之恒言也吾聞而憤之恥之然反觀自省誠不能不謂然也我國國民習爲奴隸於專制政體之下視國家爲帝王之私產非吾儕所與有故於國家之盛衰興敗如秦人視越之人肥瘠膜然不少動於心無智愚賢不肖皆皇然爲一家一身之計吾非敢謂身家之不當愛也然國者身家之託屬苟非得國家之藩楯以爲之防其害患謀其治安則徒挈此無所託屬之身家纍纍若喪家之狗皮之不存毛將焉堪勢必如猶太人之流離瑣尾不能一日立於天壤之間然非先犧牲其身家之私計竭力以張其國勢則必不能爲身家之藩楯爲我防患而謀治安故夫愛國云者質言之直自愛而已人而不知自愛固禽獸之不若矣人而禽獸不若尙何品格之足言耶尙何品格之足言耶

誠。罰。柄。相。一。觀。憚。服。肅。之。室。無。主。自。者。爲。一。
 人。以。鑿。防。公。庚。爲。從。然。轄。墳。以。自。由。皆。因。獨。
 類。驅。而。衛。共。子。之。之。起。治。自。苟。未。服。立。
 生。迫。不。互。心。以。之。他。敬。以。存。或。具。從。性。
 存。之。可。相。之。來。昨。日。異。然。污。擲。其。下。侵。人。格。爲。果。
 之。惟。得。救。缺。京。津。抗。種。玷。之。國。人。道。其。辱。者。孩。
 基。恃。兼。恤。乏。人。之。爲。動。容。巨。民。強。之。主。權。也。稚。獨。
 本。此。也。互。者。事。之。我。之。之。立。所。以。權。若。夫。保。有。
 哉。公。則。不。聯。物。自。知。今。日。君。父。矣。但。得。一。鄙。人。之。母。我。則。不。惜。爲。之。子。但。得。一。朝。之。主。我。則。不。
 我。國。之。可。分。能。羣。者。也。置。身。物。競。之。場。獨。力。必。不。足。以。自。立。則。必。互。相。提。攜。互。
 人。心。不。斃。性。個。人。之。私。利。以。保。持。團。體。之。公。益。然。無。法。律。以。制。裁。之。無。刑。
 同。此。維。此。羣。治。故。逃。於。羣。外。也。然。素。缺。於。公。德。之。教。育。風。俗。日。習。於。

紛雜蕪亂亦復如是其器物不置定位其作事不勒定課其約束不循定期其起居飲食不立定時故其精神則桎梏束縛曾無活潑之生氣獨其行為舉動則盪然一任自由嗚呼文明野蠻之程度視其有法律無法律以爲差耳不能自事其事而徒縱其無法律之自由彼其去生番野蠻也曾幾何矣

此數者皆人道必不可缺之德國家之元氣而國民品格之所以成具者也四者不備時曰非人國而無人時曰非國非人非國外人之輕侮又烏足怪也然我中國人種固世界最膨脹有力之人種也英法諸人非驚爲不能壓抑之族民即詫爲馳突世界之人種甚者且謂他日東力西漸侵略歐洲俄不能拒法不能守惟聯合盎格魯撒孫同盟庶可抵其雄力邇來黃禍之聲不絕於白人之口故使我爲紅番黑人斯亦已耳而爲膨脹人種不蓄擴其勢力發揮其精神養成一偉大國民出與列強相角逐顧乃萎靡腐敗自污自點以受他人之辱侮宰割無亦我國民之不知自重也伽特曰人各立於己所欲立之地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吾人其有偉大國民之欲望乎則亦培養公德摩厲政才煎劣下之根性涵遠大之思想自克自修以斬合於人格國民者個人之集合體也人人有高尙之德操合之卽國民完粹之品格有四萬萬之偉大民族又烏見今日之輕侮我者不反而尊敬我畏懼我耶西哲有言外侮之時最易陶成健強之品格我國民倘亦利用此外侮以不負其玉成耶不然讀羅馬末路之史念其衰亡之原因不能不爲我國民慄然懼也

敬告我國民 癸卯

東不敏。謹因正月初吉。寓書於新民叢報讀者諸君。冀以間接力得普達於我所敬所愛所戀所崇拜所服從之四萬萬國民。

今日國民舉熙熙賀新年。願同是新年也。而當此者之感情。率有兩種。大抵兒童常歡抃。老人常慨歎。歡抃者祝來日之方長也。慨歎者覺已往之不可追也。我國民今日之位置。蓋未易斷定。或曰是幼稚時代也。或曰是老大帝國也。果其幼稚也。更歷一年則多一年之進步。吾將賀年。果其老大也。更歷一年則少一年之希望。吾將弔年。弔年非吉祥善事也。吾亦惡其非吉祥善事也。故有所欲陳於我國民。

今年癸卯也。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爲癸卯者。僅四十一耳。參觀本號附錄癸卯大事表遠焉者勿論。自今日而逆

遡之二百四十年前。所謂第三十七癸卯者。爲康熙二年。其前一年則明桂王被害於緬甸。鄭成功卒於臺灣之歲也。自彼癸卯以後。中國民族始無復有尺寸土。所謂第三十八癸卯者。爲雍正元年。始平西藏青海。自彼癸卯以後。帕米爾高原以東諸部落。始盡合併于中國。數千年來亞洲之形勢。爲之一變。所謂第三十九癸卯者。爲乾隆四十八年。至是準部回部緬甸安南皆服。其前一年壬寅。復定暹羅冊華。爲暹王自彼癸卯以後。滿洲勢力幾掩覆東亞南亞之全部。然極盛之後。難爲繼矣。所謂第四十癸卯者。爲道光二十三年。其前一年則英人攻陷定海。乍浦鎮江逼

金陵乃割香港開五口通商之歲也。自彼癸卯以後，滿洲民族與中國民族俱敵。歐勢日益東漸，遂至今日爲第四十一。癸卯實光緒之二十九年。去年義和團餘波始定，要隘戍兵撤退，表面上之自主權還與中國。（中義之）自今以往，中國益不得不爲全世界之大劇場矣。嘻！歲月不居，時節如流。此後第四十二癸卯，其變遷更不知若何。然律以春秋之例，所謂二百四十年間，我祖所逮聞者，其雲翻雨覆，陵遷谷移之狀態，既已若彼。嗚呼！宇宙能得幾癸卯？吾不忍弓兮癸卯，吾亦未敢遽賀今癸卯。

東西各國每年中必有一二日之大祝典，爲國民榮譽之紀念。若美國之七月四日，法國之七月十四日，皆舉國臚歡，擊鼓軒舞，使人際其日，參其會，忽起歷史上無限之感情，嚮往先民而益以增長。其強固勇猛進步自立之氣，若我中國則何有焉？所號稱一年中普天同慶者，惟此一元旦。夫元旦則何奇，不過地球繞日一周而復云爾。國民聚族以居，此土者既四千年，乃曾無人事上歷史上可紀念可慶祝之一日，而惟取無意識之天象，蹈常習故，聊以自娛。卽此一端，而其爲國民羞者固已多矣。然使國運隆隆，民生熙熙，爲此春酒以相慰勞，雖非盛軌，猶有取焉。今世何世，今時何時，決死生於河上，釜共舟沈，保喘息於會稽，薪隨胆苦，魚游沸鼎，甯蓮葉之能戲，燕處燦堂，豈稻粱之可樂。嗚呼！我國民稍有腦筋，稍有血性者，茫茫對此，其感何如。

回鑿以來，忽忽兩新年矣。去年今日，我國民猶喁然企誼，拭目若不勝其望治之心者，而今果何如矣。嗚呼！我國民依賴政府之惡夢，其醒也未。我國民放棄責任之孽報，其知也未。哀了凡曰。

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從後種種。譬如今日生。此二語會文正。屢稱道引用。自今以往。我國民真不可不認定一目的。求所以自立於劇烈天演界之道。我國民今已如孤兒。無父母之可怙。已如寡婦。無所天之可仰。如孤軍。被陷於重圍。非人自爲戰。不足以保性命。如扁舟。遇颶於滄海。非死中求生。不足以達彼岸。乃我國民。今徒知想望政府。崇拜政府。責備政府。怨詈政府。是何異救兵不至。而惟待援以自斃。狂颶不息。而惟咒風以求活也。嗚呼。愚而可憐。孰有過此。

今執一人而聒之曰。汝其速救。而國人將曰。吾固願救。然吾日日願救。今遂可救乎。此實一最難駁解之問題也。願吾以爲今日。即未能爲救國之實事。然不可不爲救國之預備。天下固未有無預備而能成實事者也。今日我輩。所以欲救國而無其道者。正座前此預備工夫之太缺乏。今日所應爲之事。宜以前十年二十年而整備之者也。惟前此不爲。故不得不窘我於今日。今日而猶不爲焉。則他日欲有所爲。其窘我者。猶今也。日復一日。而國遂以淪亡。今憂國者。動輒曰。政府壓制。故民間不能展其力也。斯固然也。然便政府壓力頓去。我國民遂能組織一完備之國家乎。吾有以知其不能也。勿徵他事。請觀兩年以來民間之言教育者。夫今之政府。百端皆壓制矣。若夫教育事業。勿論其精神。而論其形式。彼固日日下諸諭旨。上諸奏牘。汲汲以此事獎厲民間者也。使吾民之能力果能及此。則雖省省府府州州縣縣市市村村坊坊街街各置一私立學校。吾信政府必不之禁。使吾民之能力果能及此。則無論其所立學校。中設何等之學科。闡何等之哲理。吾信政府必不之干涉。然則吾民雖無他種之自由。而立學之自由。未嘗不如人也。雖無他種之

民權而教育之民權未嘗不如人也。願何以兩年來私立學校屈指可數。其有一二亦淩亂萎靡而殘於不能成立也。茲事雖小亦可見我國民自治力之甚弱而非可徒以政府壓制爲解。免明矣。不寧惟是以今政府行政機關之不整備其壓制力所能及之範圍固自有限。民間除租稅訟獄兩事外往往經十年二十年與政府無一交涉。使我民之能力及條頓民族之一二則地方自治之規模固可以大備而何以至今浪浪莽莽也。此猶曰在內地爲然也。若夫海外商民殆四五百萬若此者其爲政府壓力所不能及明矣。苟其政治思想稍發達者安在不可以成一鞏固秩序之團體爲祖國模範。乃其文明程度往往視祖國猶有遜色焉。是安可以不自愧也。以是例之且使今日政府幡然改焉。頒憲法行政舉立法行政司法諸大權而一旦還諸我國民。我國民遂能受之而運用自如耶。其有以愈於今日所享有之教育權者幾何也。其有以愈於前此山谷之民海外之民所享有之自治權者幾何也。故吾輩今勿徒艷羨民權而必當預備其可以享受民權之資格。此格既備雖百千路易十四爲之君百千梅特涅爲之相未有能壓制焉者也。此格不備雖無壓制又將奈何。吾以爲自由權者必非他人所能奪也。惟有棄之者斯有奪之者。我既棄矣人亦何憚而不奪。雖不奪矣我獨能自有乎。故我國民勿徒怨政府而已。今之政府實皆公等所自造。公等不好造良政府而好造惡政府。其又誰尤也。又今憂國者率分兩派。一曰持溫和主義者。二曰持破壞主義者。持溫和主義者爲以破壞之可懼也。雖然有一問題焉。我不破壞果能禁腐敗官吏無知小民之破壞乎。破壞之爲利爲害於中國今暫勿論。且使自今以往而吾國中所謂無意識之破壞者。參觀第十一號續論進步篇層見疊出。試問我國民何以待之。或曰。今政府

我○國○民○及○今○猶○不○自○為○謀○而○以○委○諸○其○睡○甃○甃○之○政○府○以○遺○之○其○欲○逐○逐○之○外○國○吾○不○知○其○何○心○
 之○慘○有○他○人○焉○能○代○我○國○民○受○之○他○日○外○國○之○破○壞○之○慘○又○豈○我○國○之○哀○號○所○能○免○之○而○
 忌○醫○姑○為○無○聊○之○言○以○自○慰○藉○而○殆○如○是○也○嘻○鄙○人○竊○以○為○誤○矣○他○日○破○壞○
 若○此○而○公○等○又○若○彼○是○公○等○所○謂○懼○破○壞○之○政○府○若○能○上○觀○而○任○斯○民○魚○肉○於○天○數○也○否○則○諱○疾○
 壞○即○惟○要○求○公○等○以○撲○滅○所○謂○懼○破○壞○之○政○府○若○能○上○觀○而○任○斯○民○魚○肉○於○天○數○也○否○則○諱○疾○
 以○定○內○亂○不○得○賴○外○國○之○力○平○定○之○善○也○規○避○有○所○揖○讓○而○以○喧○賓○奪○主○自○引○嫌○也○至○於○賴○成○破○
 定○之○者○不○賴○外○國○之○力○平○定○之○善○也○規○避○有○所○揖○讓○而○以○喧○賓○奪○主○自○引○嫌○也○至○於○賴○成○破○
 於○國○內○其○時○若○能○以○政○府○之○力○平○定○之○善○也○規○避○有○所○揖○讓○而○以○喧○賓○奪○主○自○引○嫌○也○至○於○賴○成○破○
 我○責○也○嗚○呼○我○國○民○其○念○諸○此○後○之○中○國○其○所○謂○小○破○壞○無○意○識○之○破○壞○者○不○賴○國○民○出○五○年○而○必○將○
 未○必○不○能○為○無○意○識○之○破○壞○苟○此○等○之○破○壞○起○矣○寧○得○曰○我○非○戎○首○而○僅○以○歎○息○詬○詈○之○數○言○卸○
 大○舍○吾○以○外○之○能○一○人○能○破○壞○者○彼○不○能○為○大○破○壞○未○必○不○能○為○小○破○壞○不○能○為○有○意○識○之○破○壞○
 勢○而○有○定○之○能○否○乎○是○所○以○定○之○無○疑○也○吾○固○懼○破○壞○不○忍○為○天○下○發○難○然○能○舉○國○之○
 矣○政○府○既○不○能○定○難○則○此○後○所○以○定○之○無○疑○也○吾○固○懼○破○壞○不○忍○為○天○下○發○難○然○能○舉○國○之○
 其○後○有○識○者○所○同○信○也○夫○今○日○萬○國○之○比○鄰○之○時○代○必○許○吾○國○長○此○沈○沈○於○我○國○民○果○能○有○斷○然○
 於○後○以○數○百○年○來○所○含○擾○亂○之○子○鄰○之○時○代○必○許○吾○國○長○此○沈○沈○於○我○國○民○果○能○有○斷○然○
 十○月○矣○嘗○見○政○府○之○亂○子○鄰○之○時○代○必○許○吾○國○長○此○沈○沈○於○我○國○民○果○能○有○斷○然○
 之○力○禦○外○患○不○足○戡○內○亂○有○餘○此○區○區○者○不○足○為○病○也○然○廣○西○之○亂○今○已○垂○兩○年○定○於○今○者○復○起○
 之○亂○矣○嘗○見○政○府○之○亂○子○鄰○之○時○代○必○許○吾○國○長○此○沈○沈○於○我○國○民○果○能○有○斷○然○

也。若夫持破壞主義者，則亦有人矣。吾又勿論其主義之爲福爲毒於中國，惟請其自審焉。果有實行此主義之能力與否而已。今之中國，其能爲無主義之破壞者，所至皆是矣。其能爲有主義之破壞者，吾未見其人也。政府固腐敗而民黨之腐敗亦與相埒焉。政府固脆弱而民黨之脆弱或猶倍蓰焉。即彼不我局而我何以能自騰彼不我尼而我何以能自進也。夫以前途之幸福言之，而民權之不克享受也如彼，以前途之患害言之，而破壞之不能挽救也如此，則我國民之生今日，舍預備何以哉，舍預備何以哉。

孟子曰：今之欲治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爲不蓄，終身不得。戰國策曰：見兔而顧犬，未爲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爲遲也。我國民其有知愧知憂知懼之心乎？往不可諫，來猶可追。及今而預備焉，此後或猶有可以達其目的之一日，而不然者，堂堂歲月，一去如梭，彼地球之兀兀自轉，本軸也。若過翼然，立夫今日以視往昔，自庚子國難以來，彼自轉者八百餘度矣。猶昨日也。自戊戌政變以來，彼自轉者千五百餘度矣。猶昨日也。自甲午敗衄以來，彼自轉者三千餘度矣。猶昨日也。更等而上之，自第四十癸卯割香港開五口通商以來，彼自轉者二萬一千餘度矣。猶昨日也。此一年三百六十度度者，不過一彈指頃。我國民稍一蹉跎焉，轉瞬一新年，轉瞬復一新年。近人詞云：韶華在眼，輕消遺過，後思量總可憐。他日必有追想今癸卯而不勝其歎歎。今昔之感者，嗟夫，吾其如今癸卯何哉？吾其如今癸卯之國民何哉？率因新歲，布其區區，主臣主臣，某頓首。

敬告當道者 壬寅

某頓首。上書於國民公僕。當道諸君閣下。某今者欲有所陳說於諸君。而先冠以『公僕』二字之名詞。諸君勿以某爲相襲也。某聞美國大總統下教書於國中。必於其名之前冠以 *Conrad* 字樣。譯言『僕人』也。凡以公事致書於人民。其自署名處。必曰 *Your servant*……譯言『君之僕某某』也。泰西各國大臣及公使。皆稱 *Minister*。亦服役之意也。夫美國今日最強盛文明之國也。大統領代表一國主權之人也。而其所以自稱者。乃若是。若是乎某之非以此名相襲也明矣。某常言人各有天職。若此二字者。正諸君之天職。而某所欲敷衍陳詞者。舍此亦更不能進一解也。某竊計諸君中。其無心肝無腦筋者。固十之八九。其非無心肝非無腦筋者。猶十之一二。彼無心肝無腦筋者。吾蓋不屑與之言。吾之言殆亦彼之所不屑聽也。雖然。以大多數之腐敗。而並其少數之可與言者。而決絕之。非士君子。吾故欲爲諸君中之稍有良心。稍有腦筋者。進一言。其竊觀一二年以來。諸君中。仰首伸眉。言維新言改革者。踵相接。吾不禁躍然以喜。乃日日延頸以企。拭目以俟。一一詳考諸君所行維新改革之實際。吾不禁盡然以憂。此一喜一憂。諒非獨某一人之私言。當亦舉國之所同感矣。願吾所最不解諸君之日日爲此言者。其果何所爲耶。爲富貴耶。君既有之。爲權力耶。君既尸之。爲買洋人之歡心耶。則縱拳之首領。今猶可靦然握一國之實權。而諸君何有也。爲結人民之聲望耶。諸君心目中。恐未必以輿論爲可敬。可畏。可奉承也。吾意諸君必有答我之一言。曰『出於愛國心』。某平心論之。諸君之所以言維新言改革者。其原因甚複雜。不可一概論。而愛國心亦當與居一焉。諸君而既畧有此心也。且自言有此心也。則吾將與諸君論愛國之道。

某聞改革者以實不以文。以全不以偏。以決斷不以優柔。苟文而不實。偏而不全。優柔焉而不斷。則未有不爲大亂之階者也。謂余不信。請讀世界史。昔者英王查理士第一嘗改革矣。當千六百二十八年。批准「權利請願」。The Petitions of Right。予民以權。後乃背之。十一年不開會。國民乃大憤。國會軍起。克林威爾振臂一呼。全國響應。卒俘查理士而馘之。改立共和政治。英國長期國會之革命。實查理士第一之僞改革爲之也。昔者法王路易第十六嘗改革矣。即位之始。下詔更新百度。當千七百九十二年。盡罷斥誤國舊臣而代之以民黨名士。組織政府。然而優柔不斷。彌縫爲務。羅蘭夫人瞋目一喝。新政府紛紛辭職。卒乃帝后對簿。貴族駢首。白虹貫日。紅血成河。演出有史以來空前絕後之慘劇。法國之大革命。實路易第十六之僞改革爲之也。昔者奧王腓的南第五嘗改革矣。當一千八百四十八年。許匈加利自治。其民間志士所擬改革案。悉予裁可。予之以自立政府之權。乃未幾而悔之。陰煽其民。使自相鬪。冀收漁人之利。卒乃內亂。蠶起。全國彫敝。終失其國權之大半。與大利之擾亂。實腓的南佛蘭西士兩代之僞改革爲之也。昔者意大利之諸侯王嘗改革矣。當千八百四十六年。羅馬教皇皮阿士第九。改政體。開議會。頒憲法。而達士卡尼倫巴的諸王。及其餘諸小國。爭踵繼之。大改行政制度。然皆迫於不得已耳。事過境遷。則食言而肥。腐敗猶昔。卒爲公敵所鉗制者數十年。待撒的尼亞之四傑起。始復見天日。而諸小國之王統俱絕矣。意大利諸侯王所以滅亡。羅馬教皇權力所以墜地。皆由其僞改革之爲之也。昔者日本大將軍德川氏嘗改革矣。天保十二年。道光二十一年水野越前守執政。更張百度。法令如雨。其後幕府末葉。而阿部伊勢。井伊直弼。猶支持危局。條理整然。徒以不順輿情。所改革者偏而不全。

卒至國論洶湧。浮浪四起。三百年幕府之威嚴。掃地以盡。德川氏之亡。皆由其末葉諸臣之偽改革爲之也。昔者俄皇亞歷山大第二嘗改革矣。千八百六十一年。下詔放免奴隸。越三年開地方議會。令民選議員。又改司法制度。全國耳目一新。徒以臣下奉行不力。有名無實。民心大怨。於是虛無黨始起。而皇卒以刺死。俄國虛無黨之猖獗。實亞歷山大第二時代之偽改革爲之也。由此言之。偽改革之成效。章章可觀矣。吾有一言。敢斷言之而不疑曰。『偽改革者革命之媒。自古及今天下萬國。未有能避者也。』今試問諸君之所謂改革者。其有能如英王之許民以權利與王之許民以自治者乎。無有也。其有能如路易十六時代盡退位以讓賢路者乎。無有也。其有能如意大利諸國發布憲法者乎。無有也。其有能如俄皇之開地方自治者乎。無有也。其有能如水野越前井伊直弼之鞠躬盡瘁百廢具舉者乎。無有也。質而論之。則諸君所謂改革者。以視吾前所舉列諸國。其程度殆尙下十數等而未而已也。而彼諸國者。以十數倍於諸君之改革。徒以文而不實。徧而不全。優柔而不決斷。而其改革之結果。遂不免若此。嗚呼。諸君諸君。可以鑒矣。諸君而欲以此道愛國也。則某爲諸君計。莫如勿談改革。何也。勿談改革。則革命之風潮。猶不至如是其速也。吾語及此。吾不得不服剛毅。剛毅當戊戌五六月間。皇上言改革。舉朝言改革。民間紛紛言改革。而彼獨悍然曰。吾誓不改。革。何其強立也。剛毅嘗言學堂爲養漢奸之地。何其聰明也。夫學堂則何至養漢奸。然使諸君而眞改革也。則學堂中人皆爲諸君用。使諸君而僞改革也。則學堂中人皆爲諸君敵焉矣。此乃剛毅所謂漢奸也。夫敵守舊。敵也。敵僞維新。亦敵也。剛毅知其將爲敵而鋤之。諸君不知其將爲敵而養之。則諸君之智。不如剛毅遠矣。然則諸君今日而師

法剛毅可乎。曰：是惟諸君。雖然，吾有以知諸君之不敢，且有以知諸君之不能也。今者中國改革之動力，非發自內而發自外，自哥倫布開闢新陸以來，麥志倫周航全球以後，世界之風潮，由西而東，愈接愈厲。十八九世紀所演於歐美之壯劇，勢必趨而集於亞東，天之所動，誰能靜之。豈惟諸君，雖周公管仲復起，其無奈此風潮何也。利而導之，則功成焉；名立焉，國家安焉；逆而拂之，則身敗焉；名裂焉，國家危焉。剛毅之術，是見洪水之來而欲堙之搏之也；其勢必橫決而倒行。今者諸君之術，則築短堤柔堤以障之也；其勢非泛溢而出焉，則刷落而潰焉；其無救於時一也。嗚呼！諸君諸君，可以擇矣。

西人有恒言曰：『改革之業，如轉巨石於危崖，非達其目的地則不止。』至哉言乎！天下大勢，不動則已，動則未有能靜者也。諸君既無力以制之於先，使動機不發，既發矣，而袖手觀之，時而以間接之力助之，又時而以直接之力排之，某以爲諸君之失計，莫此爲甚。今日迫於內者之有改革，猶四五十年前迫於外者之有通商也，彼其時持閉關絕市之論者有人矣，使果其能閉之，能絕之，不亦善乎。而大勢固不許爾爾，千回百折，而遂不得不出於通商。夫通商則何害，而當時之人若曰：『爲見迫於萬不得已而姑通商焉，通其一二以謝外人足矣。』此一念乃其所以爲害也。今之改革亦然，諸君若能制改革之論，使永不能起，則以數千年來之政體治天下，何嘗不可以小康，而大勢固不許爾爾，千回百折，而遂不得不出於改革。夫改革則何害，而諸君若曰：『吾見迫於萬不得已而姑改革焉，改其一二以掩耳目足矣。』此一念乃其所以爲害也。諸君毋以國民爲易欺也，易制也，譬有人於此，生而置諸閻室之中，未嘗一見天日，則亦相與習而安焉，若

開一窻隙。使之窺見外界之森羅萬象焉。而復從而閉之。甚者導之一度出遊。使之領略良辰美景大塊文章之滋味。而復從而鑰之。於此而猶不毀瓦破壁以思突出者。吾未之聞也。今中國之窻隙既已開矣。諸君之所望改革者。且導之一出遊矣。而今猶欲再扃之再幽之。其可得耶。其可得耶。願諸君熟思之。

詩曰。鼓鐘於宮。聲聞於外。孔子曰。草上之風必偃。感召之理。有不期然而然。且毫無所假借者。竊嘗靜觀之。我國民間破壞之思想。起點不過數年。而波折者亦數次。甲午敗後。迫於國恥。憤於朝局。異論始起。至膠威旅大割據時而漸盛。及戊戌百日維新。莫不拭目望治。顛顛焉矣。戊戌政變。天下失望。破壞主義又起。至己亥立儲而愈盛。至庚子縱拳而極盛。出狩居鄭之後。忽下罪己之詔。布更始之諭。人心又一靖。疇昔之主破壞者。皆戢然殷然。若有無限希望。及回鑾後。一脫假面。直回復以守光緒二十四年以前之舊。於是天下絕望於政府。而破壞之思想復大起。大抵愈波折一次。則其思想之傳布也愈廣遠。而其蘊蓄也愈劇烈。諸君知之乎。今也諸君之言論行事。既已不爲國民所信矣。曰。『是將飭我焉。是將圖我焉。吾此後終不能倚賴彼等。以再造我國。吾毋寧自爲計也。』嗚呼。諸君諸君。此論今徧國中矣。謂余不信。其何不聽與人之誦也。而況乎過此以往。其日劇日亟。更不知具所終極也。

諸君勿以國民爲好亂也。觀吾所述前此數次之波折。而知今日舉國人忽懷此思想者。非國民自發起之。而諸君實孕育之也。夫旣爲國民矣。則豈其亂之是好。苟其無愛國心者。則何不飽食焉。晝寢焉。嬉游焉。逐什一以自封殖焉。叩侯門以求貴顯焉。擁嬌妻美妾以極耳目之欲焉。而何

必哀哀長號。汗且喘走天下。舍人生之娛樂。而冒萬險犯萬難。以言非常之言事非常之事也。苟其有愛國心者。則必欲其國之安而不危也。治而不亂也。又豈樂流千萬人之血。招數十國之忌。而易其將來不可必得之業哉。毋亦見夫以今日之當道。處今日之時局。更閱歲年。而無形有形之瓜分。遂終不可免。忍之無可忍。望之無可望。不得不思挺而走險也。夫意大利之瑪志尼。法蘭西之羅蘭夫人。日本之吉田松陰。豈非近世破壞家之最激烈者耶。然瑪志尼固嘗上書於撒的尼亞王矣。羅蘭夫人固嘗譏麵包亂黨爲輕暴矣。吉田松陰固嘗持公武合體之論。公武合體者當時之一名詞也。公指王室也。武指幕府也。合體者調停其天皇與大將軍之間也。矣。使阿爾拔路易第十六。井伊直弼之改革。而能使瑪志尼。羅蘭夫人。吉田松陰躊躇滿志也。吾信其不惟盡化其激烈危險之手段。而且必大有所贊助於彼等。有斷然也。而竟使之若此。是豈瑪氏。羅氏。吉田氏之所欲也。其擇淚飲血之苦。誰則知之。宋華元之言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不如殺之。』吾見今日志士。其拚於存亡。孤注一擲之思想。有類於是。此實世變最慘最劇之現象。而戎首之咎。諸君實尸之。諸君如全無心肝。全無腦筋也。吾則何責焉。若稍有一二者。是安可以不深長思也。吾度諸君之意。必曰。『是區區者何足慮。吾力足以禁壓之夷滅之。』嘻。諸君誤矣。吾固言苟無愛國心者。必不肯言非常之言事非常之事。苟其有愛國心者。則當此國家多難而乏才之日。而諸君亦儼然以愛國自命者。乃忍摧萌拉蘗。以斲國家之元氣也。若以爲此國家之蠹賊也。而去之。則誰爲蠹賊。誰非蠹賊。恐非今日之所能論定也。但吾不欲與諸君語此。諸君自覺其力之甚大。足與今後大勢相抗。某竊以爲誤之誤矣。夫其人苟畏禁壓畏夷滅者。則必其無理想無氣力。

不足以爲諸君敵。則雖不禁壓之不夷滅之。猶無能爲也。若其有理想矣。有氣力矣。又豈諸君所得禁壓而夷滅者。彼其理想能傳熱於百千萬人。彼其氣力能引線於百數十年。夫誰得而禦之。諸君自視其才畧。視奧相梅特涅何如。其威權視俄羅斯今皇何如。以梅特涅之才畧。而不能止歐洲中原之民變。卒身敗名裂以死。以俄皇之威權。而不能解散虛無黨。今乃不得不交驩於學生。而諸君乃曰吾欲云云。所謂捧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知量也。諸君如不信。請懸吾言以俟諸十年之後。看豎降旛者出於誰氏矣。諸君之意必又曰。『若奧若俄。皆其勢已成者耳。中國則未也。吾及今鋤之。則其謬種可以不殖。如某人某人者。最生事者也。吾錮之戮之。某報某書者。最倡異論者也。吾燒之禁之。如是而其勢必當殺。』嘻。諸君而欲爾爾也。則好自爲之。雖然。吾有以知其必無效也。是義和團欲閉關絕市而殺一二洋人之類也。欲閉關。則宜閉之於舉國無一洋人之時。欲窒新說。則宜窒之於舉國無一思想之際。而今晚矣。諸君欲行僞改革。而不能不求人才以相助也。於是乎派學生於外國。凡人之思想。莫患夫長困於本社。苟使之入他社會而與之相習。則雖中下之材。其思想亦必一變。今吾青年之在海外者。已千餘人矣。拔十得五。則其力已足動全國之思想界而有餘。而諸君豈其於此輩歸國之後。而一一囚之一一屠之也。而况乎其來者之正未有艾也。於是諸君中之頑鈍無恥者。倡爲阻止派學生之說。夫不派則不派耳。今日海外學生千餘人。而諸君所派者不及三之一。將來之思想界。豈其以此區區小數爲輕重也。諸君勿以爲一切風潮。皆由一二人所能煽動也。苟非時勢之所趨迫。雖孔子釋迦。必不能煽動一人。時勢既已趨迫。而偶爾借一二人之口以道破之。彼一二人直時勢之傀儡而已。使無此一二

人亦必有他之一二人。衆生芸芸。安所往而不得傀儡。雖然。彼一二人固傀儡也。而時勢則神聖也。諸君敵傀儡易。敵神聖則吾信其難矣。若夫禁書也。禁報也。則吾以爲操術之拙。未有過此者也。凡人於其所愈難得之物。則其欲得之之心愈切。幸而得矣。則其寶之之心愈甚。此情之常也。吾月前過日本書肆。見有一書。題曰「日清戰爭外交史」者。吾畧繙之。覺其無異於尋常。未之購也。閱數日。聞日本政府以恐洩外交秘密下令禁此書。則欲得之之心若渴。使有肯畀我者。吾十倍其值弗吝矣。不甯惟是。尋常之書。盈案堆架。終卷者寥寥。若得此書。吾知必窮日夜之力以盡讀之。且一字不肯放過矣。何也。默忖其中之必有秘密不可思議者存也。凡禁書皆然。書愈禁則求之者愈切。讀之者愈熟。而感受者愈深。夫思想之惑人。不惟其多也。而惟其堅。苟其人聞有禁書而不求者。則雖授以書。而所開導之者亦僅矣。故禁而求者得十百人焉。以視不禁而讀者得千萬人。其力量尙或過之。此一定之比例也。俄羅斯最束縛言論自由出版自由之國也。吾聞俄羅斯之學生常相語曰。天下之樂。莫樂於雪夜二三同志聚密室。扁重鍵以讀禁書。又聞俄羅斯鐵路之接他國境者。其出境之第一二車站。必有估客攜各國哲學家之書籍。及俄國志士在外國所出之報章。伺車門以售之。必獲倍蓰利。蓋俄國青年一出境。則急欲見此。雖重貲不惜也。此亦可爲禁書之明效矣。夫以俄國法令之嚴明也。如彼。而無術以窒新思想也。如此。而諸君乃又曰。吾欲云云。毋乃徒叢一世之唾罵。而於諸君所懷之目的。一無濟乎。盍亦廢然返矣。某請以一言正告諸君曰。時勢者可順而不可逆者也。苟其逆之。則愈激而愈橫決耳。機會者可先而不可後者也。苟其後之。則噬臍而悔無及耳。某嘗爲諸君思所以自處矣。某說部嘗言。『有

狂生夜坐。鬼來瞰之。面漆黑而目眈眈。舌懸唇外。狂生乃抹硯中餘黑。自塗其面。伸舌寸許。圓其目。與之相對。鬼慙而退。諸君畏後生乎。則何不以此術對付之。吾知必有慙而退者。抑某之爲此言。非欲使諸君附和後生小子之言。破壞也。後生小子之言。破壞。非所欲也。非所忍也。諸君導之使然耳。諸君不愛國。而使彼後生小子獨愛之。彼等不破壞諸君。而何從行其愛也。諸君而眞能與後生小子共愛此國也。則無復有當破壞者。亦無復有能破壞者。諸君若猶未喻耶。吾更請譬之。數十年前。西人之來通商也。所求者不過通商而已。而我拒之。若祇厲鬼。卒至破壞我廣東。破壞我江口。破壞我京津。而何嘗見其能拒也。使吾於彼時不惟不拒之。且從而通商於彼國。以與之爭利。則彼雖不慙而退。然亦必汲汲然講求所以聯絡我應對我之策焉矣。此卽塗其面伸其舌。圓其目。與鬼相對之術也。請諸君一熟思焉。今日民間志士所攘臂以爭稽顙以求者。其爭焉求焉。在何物。彼東西各國號稱忠君愛國之名臣。其用塗面伸舌之術。以與敵己之人民相對。而因以成功名者。不知幾何人矣。諸君果何所憚而不爲此。

諸君又將有辭矣。曰。吾非不欲之。顧種種掣肘。權不足。無能爲也。斯言也。某能爲諸君諒。然恐天下萬世之人。不能爲諸君諒也。夫天下豈有無阻力之事哉。以云掣肘也。則宜莫如撒的尼亞之見掣於奧大利。而加富爾何以成功焉。宜莫如日本諸藩之見掣於幕府。而薩摩長門各藩土。何以成功焉。今者徧國中。多少無權無勇之匹夫。猶且不敢妄自菲薄。而思爲國家有所盡。顧乃獨諸君而謝不能也。諸君如自認無愛國心也。則吾復何言。吾之此言。將拉雜之。摧燒之。若其不肯認也。則請諸君於晨鐘一吼時。將息其平旦之氣。統籌全局。撫心一自問曰。吾今所由之道。能厝

國家於治安乎。能進國家於富強乎。吾知諸君之天良。必代致答詞曰。不能也。或有至冥頑不靈而自能焉。亦未可知。若此者。吾亦無從開導之。吾惟有使之觀。既曰不能。當由何術以使之能。而諸君則又曰。無術。京朝及各省宦海之情狀。與夫全國人民之生計可耳。

然則坐視國之亡焉已乎。諸君坐視其亡。恐有他人焉。不能坐視者。不能坐視而諸君又欲強之坐視。其勢將不免破壞諸君。破壞諸君。固非諸君之福。亦非彼輩之福。而又豈國之福也。諸君不務造福。而必舉己之身己之友己之敵。乃至己之國。而一切納諸禍海之中。吾不知諸君究何樂也。吾非敢謂諸君全無愛國心也。雖然。愛國之外。又愛名焉。又愛位焉。又愛身焉。而愛國不如其愛名。愛名不如其愛位。愛位不如其愛身。某以爲愛國心者。絕對而無比較者也。宜純白而忌攙雜者也。苟有分其愛者。則其愛國心已銷盡而無所餘。吾於是欲以論理學三斷法演一式曰。『有他愛者非愛國心也。』(一)諸君愛國而又他愛者也。(二)故諸君無愛國心也。(三)諸君其肯認此判決乎。若其怒我。我甚望之。若乎忍我。我甚悲之。

然則某所責。所求於諸君者何在乎。曰。吾不必言。請諸君一讀十九世紀史。觀現世所謂數強國者。所以立國之由足矣。吾不敢勸諸君讀克林威爾傳。吾不敢勸諸君讀西鄉隆盛傳。恐諸君掩耳卻走。吾請諸君一讀德國前大宰相王爵俾斯麥傳。一讀意國前大宰相侯爵加富爾傳。一讀日本前內務大臣伯爵板垣退助傳。吾意諸君聞此言。必又將惶恐遜謝曰。『某何人。敢將衰朽較前賢。』然諸君雖自菲薄。我不欲菲薄諸君。且吾非欲諸君學彼輩之全部。而欲諸君學其一節也。諸君而猶有絲毫之愛國心也。苟一讀之。其或有所會耶。其或有所會耶。

雖然。吾知吾言之必無效也。吾作此書竟。一覆讀。輒欲摧燒之。再覆讀。則又姑存之。姑布之。孔子

曰。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吾自知失言。

吾固失言。雖然。吾國民一分子也。凡國民皆有監督其公僕之權利。吾不敢放棄此權利。吾又業報館也。凡報館皆有代表國民監督其公僕之責任。吾不敢放棄此責任。抑吾猶望其矢於百而得於一焉。矢於今而得於後焉。則吾之言。其亦不可以已也。雖然。吾非欲吾僑小民不展一籌。而專以屬望於諸君也。諸君盡諸君所能盡。吾僑盡吾僑所能盡。如斯而已。

報曰。新民。則報之言。非爲諸公言也。雖然。民亦有廣狹二義。以狹義言之。則諸君官也。民之對待也。故本報之論著。向不欲與諸君有一語之交涉。以廣義言之。則諸君亦國民之一分子也。而烏可歧視之。故不辭唐突。進一言焉。若諸君不願聞。則請非諸君者一聞之。某頓首。

呵旁觀者文 庚子

天下最可厭可憎可鄙之人。莫過於旁觀者。

旁觀者。如立於東岸。觀西岸之火災。而望其紅光以爲樂。如立於此船。觀彼船之沈溺。而睹其亮浴以爲歡。若是者。謂之陰險。也不可。謂之狠毒。也不可。此種人。無以名之。名之曰無血性。嗟乎。血性者。人類之所以生。世界之所以立也。無血性。則是無人類。無世界也。故旁觀者。人類之蠹賊。世界之仇敵也。

人生於天地之間。各有責任。知責任者。大丈夫之始也。行責任者。大丈夫之終也。自放棄其責任。則是自放棄其所以爲人之具也。是故人也者。對於一家。而有一家之責任。對於一國。而有一國

之責任。對於世界而有世界之責任。一家之人各自放棄其責任。則家必落。一國之人各自放棄其責任。則國必亡。全世界人人各自放棄其責任。則世界必毀。旁觀云者。放棄責任之謂也。

中國詞章家有警語二句。曰：「濟人利物非吾事。自有周公孔聖人。」中國尋常人有熟語二句。曰：「各人自掃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此數語者。實旁觀派之經典也。口號也。而此種經典口號。深入於全國人之腦中。拂之不去。滌之不淨。質而言之。即旁觀二字代表。吾全國人之性質也。是即無血性三字。爲吾全國人所專有物也。嗚呼。吾爲此懼。

旁觀者。立於客位之意義也。天下事不能有客而無主。譬之一家。大而教訓其子弟。綜核其財產。小而啓閉其門戶。洒掃其庭除。皆主人之事也。主人爲誰。即一家之人是也。一家之人各盡其主人之職。而家以成。若一家之人各自立於客位。父諉之於子。子諉之於父。兄諉之於弟。弟諉之於兄。夫諉之於婦。婦諉之於夫。是之謂無主之家。無主之家。其敗亡可立而待也。惟國亦然。一國之主人爲誰。即一國之人是也。西國之所以強者。無他焉。一國之人各盡其主人之職而已。中國則不然。入其國。問其主人爲誰。莫之承也。將謂百姓爲主人歟。百姓曰。此官吏之事也。我何與焉。將謂官吏爲主人歟。官吏曰。我之尸此位也。爲吾威勢耳。爲吾利源耳。其他我何知焉。若是乎。一國雖大。竟無一主人也。無主人之國。則奴僕從而弄之。盜賊從而奪之。固宜。詩曰。子有庭內。弗酒弗掃。子有鐘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此天理所必至也。於人乎何尤。

夫對於他人之家。他人之國。而旁觀焉。猶可言也。何也。我固客也。僕者之義。雖對於他家他國。亦不當旁觀。今姑置勿論。對於吾

家吾國而旁觀焉。不可言也。何也。我固主人也。我尙旁觀。而更望誰之代吾責也。大抵家國之盛衰興亡。恆以其家中國中旁觀者之有無多少爲差。國人無一旁觀者。國雖小而必興。國人盡爲旁觀者。國雖大而必亡。今吾觀中國四萬萬人。皆旁觀者也。謂余不信。請徵其流派。

一曰渾沌派。此派者可謂之無腦筋之動物也。彼等不知有所謂世界。不知有所謂國。不知何者爲可憂。不知何者爲可懼。質而論之。即不知人世間有應做之事也。飢而食。飽而游。困而睡覺。而起。戶以內。卽其小天地。爭一錢。可以隕身命。彼等既不知有事。何所謂辦與不辦。既不知有國。何所謂亡與不亡。譬之游魚。居將沸之鼎。猶誤爲水暖之春江。巢燕處半火之堂。猶疑爲照屋之出日。彼等之生也。如以機器製成者。能運動而不能知覺。其死也。如以電氣殛斃者。有墮落而無苦痛。蠕蠕然度數十寒暑而已。彼等雖爲旁觀者。然曾不自知其爲旁觀者。吾命之爲旁觀派中之天民。四萬萬人中。屬於此派者。殆不止三萬五千萬人。然此又非徒不識字不治生之人而已。天下固有不識字不治生之人。而不渾沌者。亦有號稱能識字能治生之人。而實大渾沌者。大抵京外大小數十萬之官吏。應鄉會歲科試數百萬之士子。滿天下之商人。皆於其中。十有九屬於此派者。

二曰爲我派。此派者。俗語所謂遇雷打尙按住荷包者也。事之當辦。彼非不知。國之將亡。彼非不知。雖然。辦此事而無益於我。則我惟旁觀而已。亡此國而無損於我。則我惟旁觀而已。若馮道當五季鼎沸之際。朝梁夕晉。猶以五朝元老自誇。張之洞。自言瓜分之後。尙不失爲小朝廷大臣。皆此類也。彼等在世界中。似是常立於主位。而非立於客位者。雖然。不過以公衆之事業。而計其一

己之利害。若夫公衆之利害。則彼始終旁觀者也。吾昔見日本報紙中。有一段最能摹寫此輩情形者。其言曰。

吾嘗游遼東半島。見其沿道人民。察其情態。彼等於國家存亡危機。如不自知者。彼等之待日本軍隊。不見爲敵人。而見爲商店之主顧客。彼等心目中不知有遼東半島割歸日本與否之問題。惟知有日本銀色與紋銀兌換補水幾何之問題。

此實寫出魑魅罔兩之形狀。如禹鼎鑄奸矣。推爲我之敵。割數千里之地。賠數百兆之款。以易其衙門咫尺之地。而曾無所顧惜。何也。吾今者既已六七十矣。但求目前數年無事。至一瞑之後。雖天翻地覆非所問也。明知官場積習之當改而必不肯改。吾衣領飯碗之所在也。明知學校科舉之當變而不肯變。吾子孫出身之所由也。此派者。以老聃爲先聖。以楊朱爲先師。一國中無論爲官爲紳爲士商。爲其據要津握重權者皆此輩也。故此派有左右世界之力量。一國聰明才智之士。皆走集於其旗下。而方在萌芽卵孵之少年子弟。轉率倣效之。如癩瘋肺病者傳其種於子孫。故遺毒徧於天下。此爲旁觀派中之最有魔力者。

三曰。嗚呼派。何謂嗚呼派。彼輩以咨嗟太息痛哭流涕爲獨一無二之事業者也。其面常有憂國之容。其口不少哀時之語。告以事之當辦。彼則曰誠當辦也。奈無從辦起何。告以國之已危。彼則曰誠極危也。奈已無可救何。再窮詰之。彼則曰國運而已。天心而已。無可奈何四字是其口訣。束手待斃一語是其真傳。如見火之起。不務撲滅。而太息於火勢之熾炎。如見人之溺。不思拯援。而痛恨於波濤之澎湃。此派者。彼固自謂非旁觀者也。然他人之旁觀也以目。彼輩之旁觀也以口。

彼輩非不關心國事。然以國事爲詩料。非不好言時務。然以時務爲談資者也。吾人讀波蘭滅亡之記。埃及慘狀之史。何嘗不爲之感歎。然無益于波蘭埃及者。以吾固旁觀也。吾人見非律賓與美血戰。何嘗不爲之起敬。然無助於非律賓者。以吾固旁觀也。所謂嗚呼派者。何以異是。此派似無補於世界。亦無害於世界者。雖然。灰國民之志氣。阻將來之進步。其罪實不薄也。此派者。一國中號稱名士者皆歸之。

四曰笑罵派。此派者。謂之旁觀。嘗謂之後觀。以其常立於人之背後。而以冷言熱語批評人者也。彼輩不惟自爲旁觀者。又欲逼人使不得不爲旁觀者。既罵守舊。亦罵維新。既罵小人。亦罵君子。對老輩則罵其暮氣已深。對青年則罵其躁進喜事。事之成也。則曰豎子成名。事之敗也。則曰吾早料及。彼輩常自立於無可指摘之地。何也不辦事。故無可指摘。旁觀故無可指摘。已不辦事。而立於辦事者之後。引繩批根。以嘲諷揶揄。此最巧黠之術。而使勇者所以短氣。怯者所以灰心也。豈直使人灰心短氣而已。而將成之事。彼輩必以笑罵沮之。已成之事。彼輩能以笑罵敗之。故彼輩者世界之陰人也。夫排斥人未嘗不可。已有主義欲伸之。而排斥他人之主義。此西國政黨所不諱也。然彼笑罵派果有何主義乎。譬之孤舟遇風於大洋。彼輩罵風罵波罵大洋罵孤舟。乃至徧罵同舟之人。若問此船當以何術可達彼岸乎。彼等瞠然無對也。何也。彼輩藉旁觀以行笑罵。失旁觀之地位。則無笑罵也。

五曰暴棄派。嗚呼派者。以天下爲無可爲之事。暴棄派者。以我爲無可爲之人也。笑罵派者。常責人而不責己。暴棄派者。常望人而不望己也。彼輩之意。以爲一國四百兆人。其三百九十九兆九

億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人中。才智不知幾許。英傑不知幾許。我之一人。豈足輕重。推此派之極弊。必至四百兆人。人人皆除出自己。而以國事望諸其餘之三百九十九兆九億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人。統計而互消之。則是四百兆人。卒至實無一人也。夫國事者。國民人人各自有其責任者也。愈賢智則其責任愈大。即愚不肖亦不過責任稍小而已。不能謂之無也。他人雖有絕大智慧。絕大能力。只能盡其本身分內之責任。豈能有分毫之代我。譬之欲不食而使善飯者爲我代食。欲不寢而使善睡者爲我代寢。能乎否乎。互我雖愚不肖。然既爲人矣。卽爲人類之一分子也。既生此國矣。卽爲國民之一阿屯也。我暴棄已之一身。猶可言也。污穢人類之資格。滅損國民之體面。不可言也。故暴棄者實人道之罪人也。

六曰。待時派。此派者有旁觀之實。而不自居其名者也。夫待之云者。得不得未可必之詞也。吾待至可以辦事之時。然後辦之。若終無其時。則是終不辦也。尋常之旁觀則旁觀人事。彼輩之旁觀則旁觀天時也。且必如何然後爲可以辦事之時。豈有定形哉。辦事者無時而非可辦之時。不辦事者無時而非不可辦之時。故有志之士。惟造時勢而已。未聞有待時勢者也。待時云者。欲覘風潮之所向。而從旁拾其餘利。向於東則隨之而東。向於西則隨之而西。是鄉愿之本色。而旁觀派之最巧者也。

以上六派。吾中國人之性質盡於是矣。其爲派不同。而其爲旁觀者則同。若是乎。吾中國四萬萬人。果無一非旁觀者也。吾中國雖有四萬萬人。果無一主人也。以無一主人之國。而立於世界生存競爭最劇最烈。萬鬼環瞰。百虎眈視之大舞臺。吾不知其如何而可也。六派之中。第一派爲不

知責任之人。以下五派爲不行責任之人。知而不行。與不知等耳。且彼不知者。猶有冀焉。冀其他日之知而即行也。若知而不行。則是自絕於天地也。故吾責第一派之人。猶淺。責以下五派之人最深。

雖然。以陽明學知行各一之說論之。破知而不行者。終是未知而已。苟知之極明。則行之必極勇。猛虎在於後。雖跛者或能躍數丈之淵。燎火及於隣。雖弱者或能運千鈞之力。何也。彼確知猛虎大火之一至。而吾之性命必無幸也。夫國亡種滅之慘酷。又豈止猛虎大火而已。吾以爲舉國之旁觀者。直未知之耳。或知其一二。而未知其究竟耳。若真知之。若究竟知之。吾意雖箝其手。緘其口。猶不能使之默然而息。塊然而坐也。安有悠悠日月。歌舞太平。如此江山。坐付他族。袖手而作壁上之觀。面縛以待死期之至。如今日者耶。嗟乎。今之擁高位。秩厚祿。與夫號稱先達名士。有聞於時者。皆一國中過去之人也。如已退院之僧。如已閉房之婦。彼自顧此身之寄居此世界。不知尚有幾年。故其於國也。有過客之觀。其苟且以媮逸樂。袖手以終餘年。固無足怪焉。若我輩青年。正一國將來之主人也。與此國爲緣之日正長。前途茫茫。未知所屈。國之興也。我輩實躬享其榮。國之亡也。我輩實親嘗其慘。欲避無可避。欲逃無可逃。其榮也。非他人之所得攘。其慘也。非他人之所得代。言念及此。夫甯可旁觀耶。夫甯可旁觀耶。吾豈好爲深文刻薄之言。以罵盡天下哉。毋亦發於不忍。旁觀區區之苦心。不得不大聲疾呼。以爲我同胞四萬萬人告也。

旁觀之反對曰。任。孔子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孟子曰。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任之謂也。

說羣自序

丙申

啓超問治天下之道於南海先生。先生曰：以羣爲體。以變爲用。斯二義立。雖治千萬年之天下。可已。啓超既略述所聞。作變法通議。又思發明羣義。則理奧例躋。苦不克達。既乃得侯官嚴君復之治功天演論。瀏陽譚君嗣同之仁學。讀之犁然有當於其心。悼天下有志之士。希得聞南海之緒論。見二君之宏箸。或聞矣。見矣。而莫之解。莫之信。乃內演師說。外依兩書。發以淺言。證以實事。作說羣十篇。一百二十章。其於南海之緒論。嚴譚之宏箸。未達什一。惟自謂詁變法之言。頗有進也。叙曰：記曰：能羣焉謂之君。乃古之君民者。其自號於衆也。曰孤。曰寡人。曰予一人。蒙竊惑焉。孤與寡。世所稱爲無告者也。而獨以爲南面之名。則樂之。經傳之謚。汗君也。謂之獨夫。謂之一夫。聞者莫不知爲惡名也。吾不解予一人之訓。詁與獨夫有何殊異也。今夫千萬人羣而成國。億兆京垓。人羣而成天下。所以有此國與天下者。則豈不以能羣乎哉。以羣術治羣。羣乃成。以獨術治羣。羣乃敗。己羣之敗。它羣之利也。何謂獨術。人人皆知有己。不知有天下。君私其府。官私其爵。農私其疇。工私其業。商私其價。身私其利。家私其肥。宗私其族。族私其姓。鄉私其土。黨私其里。師私其教。士私其學。以故爲民四萬萬。則爲國亦四萬萬。夫是之謂無國。善治國者。知君之與民。同爲一羣之中之一人。因以知夫一羣之中所以然之理。所當行之事。使其羣合而不離。萃而不渙。夫是之謂羣術。天下之有列國也。己羣與他羣所由分也。據亂世之治。羣多以獨。太平世之治。羣必以羣。以獨術與獨術相遇。猶可以自存。以獨術與羣術相遇。其亡可翹足而待也。彼泰西羣術之善效。

百年以來焉耳。而其淳興也若此。今以吾喜獨之質點。而效人樂羣之行事。是猶飾西鑿於嫫眉。蒙虎皮於羊質。是以萬變而萬不當也。抑吾聞之。有國羣。有天下羣。泰西之治。其以施之國羣。則至矣。其以施之天下羣。則猶未也。易曰。見羣龍無首吉。春秋曰。大平之世。天下遠近大小若一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是爲大同。其斯謂天下羣者哉。其斯爲天下羣者哉。

論小說與羣治之關係 壬寅

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說。欲新宗教。必新小說。欲新政治。必新小說。欲新風俗。必新小說。欲新學藝。必新小說。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說。何以故。小說有不可思議之力。支配人道故。

吾今且發一問。人類之普通性。何以嗜他書。不如其嗜小說。答者必曰。以其淺而易解故。以其樂而多趣故。是固然。雖然。未足以盡其情也。文之淺而易解者。不必小說。尋常婦孺之函札。官樣之文牘。亦非有艱深難讀者存也。顧誰則嗜之。不寧惟是。彼高才膽學之士。能讀墳典索邱。能注蟲魚草木。彼其視淵古之文。與平易之文。應無所擇。而何以獨嗜小說。是第一說有所未盡也。小說之以賞心樂事爲目的者固多。然此等願不甚爲世所重。其最受歡迎者。則必其可驚可愕可悲可感。讀之而生出無量噩夢。抹出無量眼淚者也。夫使以欲樂故而嗜此也。而何爲偏取此反比例之物而自苦也。是第一說有所未盡也。吾冥思之。窮翰之。殆有兩因。凡人之性。常非能以現境界而自滿足者也。而此蠢蠢軀殼。其所能觸能受之境界。又頑狹短局而至有限也。故常欲於其

直接以觸以受之外。而間接有所觸有所受。所謂身外之身。世界外之世界也。此等識想。不獨利根衆生有之。卽鈍根衆生亦有焉。而導其根器使日趨於鈍。日趨於利者。其力量無大於小說。小說者。常導人游於他境界。而變換其常觸常受之空氣者也。此其一人之恒情。於其所懷抱之想像。所經閱之境界。往往有行之不知。習矣不察者。無論爲哀爲樂爲怨爲怒爲戀爲駭爲憂爲慚。常若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欲摹寫其情狀。而心不能自喻。口不能自宣。草不能自傳。有人焉和盤托出。澈底而發露之。則拍案叫絕曰。善哉善哉。如是如是。所謂『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感人之深。莫此爲甚。此其二。此二者實文章之真諦。筆舌之能事。苟能批此窺導此窺。則無論爲何等之文。皆足以移人。而諸文之中能極其妙而神其技者。莫小說若。故曰小說爲文學之最上乘也。由前之說。則理想派小說尙焉。由後之說。則寫實派小說尙焉。小說種目雖多。未有能出此兩派範圍外者也。

抑小說之支配人道也。復有四種力。一曰熏。熏也者。如入雲煙中而爲其所烘。如近墨朱處而爲其所染。楞伽經所謂迷智爲識。轉識成智者。皆恃此力。人之讀一小說也。不知不覺之間。而眼識爲之迷漾。而腦筋爲之搖颺。而神經爲之營注。今日變一二焉。明日變一二焉。剎那剎那。相斷相續。久之而此小說之境界。遂入其靈臺。而據之成爲一特別之原質之種子。有此種子。故他日又更有所觸所受者。且且而熏之。種子愈盛。而又以之熏他人。故此種子。遂可以徧世界。一切器世間。有情世間之所以成。所以住。皆此爲因緣也。而小說則巍巍焉。具此威德。以操縱衆生者也。二曰浸。熏以空間言。故其力之大小。存其界之廣狹。浸以時間言。故其力之大小。存其界之長短。浸

也者。入而與之俱化者也。人之讀一小說也。往往既終卷後數日。或數旬而終不能釋然。讀紅樓
竟者必有餘戀。有餘悲。讀水滸竟者必有餘快。有餘怒。何也。浸之力使然也。等是佳作也。而其卷
帙愈繁。事實愈多者。則其浸人也亦愈甚。如酒焉。作十日飲。則作百日醉。我佛從菩提樹下起。便
說偈一大部華嚴。正以此也。三曰刺。刺也者。刺激之義也。熏浸之力利用漸。刺之力利用頓。熏浸
之力在使感受者不覺。刺之力在使感受者驟覺。刺也者。能使人於一剎那頃。忽起異感而不能
自制者也。我本藹然和也。乃讀林冲雪天三限。武松飛雲浦厄。何以忽然髮指。我本愉然樂也。乃
讀晴雯出大觀園。黛玉死瀟湘館。何以忽然淚流。我本肅然莊也。乃讀實齋之琴心酬簡。東塘之
眠香訪翠。何以忽然情動。若是者。皆所謂刺激也。大抵腦筋愈敏之人。則其受刺激力也愈速。且
劇而要之。必以其書所含刺激力之大小爲比例。禪宗之一棒一喝。皆利用此刺激力以度人者
也。此力之爲用也。文字不如語言。然語言力所被不能廣不能久也。於是不得不乞靈於文字。在
文字中。則文言不如其俗語。莊論不如其寓言。故具此力最大者。非小說末由。四曰提。前三者之
力。自外而灌之使入。提之力自內而脫之使出。實佛法之最上乘也。凡讀小說者。必常若自化其
身焉。入於書中。而爲其書之主人翁。讀野叟曝言者。必自擬文素臣。讀石頭記者。必自擬賈寶玉。
讀花月痕者。必自擬韓荷生。若韋癡珠。讀梁山泊者。必自擬黑旋風。若花和尚。雖讀者自辯其無
是心焉。吾不信也。夫既化其身以入書中矣。則當其讀此書時。此身已非我有。截然去此界以入
於彼界。所謂華嚴樓閣。帝網重重。一毛孔中。萬億蓮花。一彈指頃。百千浩劫。文字移人。至此而極
然。則吾書中主人翁而華盛頓。則讀者將化身爲華盛頓。主人翁而拿破崙。則讀者將化身爲拿

破崙。主人翁而釋迦孔子。則讀者將化身爲釋迦孔子。有斷然也。度世之不二法門。豈有過此。此四力者。可以盧牟一世。享毒羣倫。教主之所以能立教門。政治家所以能組織政黨。莫不賴是。文家能得其一。則爲文豪。能兼其四。則爲文聖。有此四力而用之於善。則可以福億兆人。有此四力而用之於惡。則可以毒萬千載。而此四力所最易寄者。惟小說。可愛哉小說。可畏哉小說。小說之爲體。其易入人也。既如彼。其爲用之易感人也。又如此。故人類之普通性。嗜他文終不如其嗜小說。此殆心理學自然之作用。非人力之所得而易也。此天下萬國。凡有血氣者。莫不皆然。非直吾赤縣神州之民也。夫既已嗜之矣。且徧嗜之矣。則小說之在一羣也。既已如空氣。如菽粟。欲避不得避。欲屏不得屏。而日日相與呼吸之餐嚼之矣。於此其空氣而苟含有穢質也。其菽粟而苟含有毒性也。則其人之食息於此間者。必憔悴。必萎病。必慘死。必墮落。此不待著龜而決也。於此而不潔淨其空氣。不別擇其菽粟。則雖日餌以參苓。日施以刀圭。而此羣中人之老病死苦。終不可得救。知此義。則吾中國羣治腐敗之總根原。可以識矣。吾中國人。狀元宰相之思想。何自來乎。小說也。吾中國人。佳人才子之思想。何自來乎。小說也。吾中國人。江湖盜賊之思想。何自來乎。小說也。吾中國人。妖巫狐兔之思想。何自來乎。小說也。若是者。豈嘗有人焉。提其耳而誨之。傳諸鉢而授之也。而下自屠鑿販卒。嫗娃童稚。上至大人先生。高才碩學。凡此諸思想。必居一於是。莫或使之。若或使之。蓋百數十種小說之力。直接間接。以毒人。如此其甚也。即有不知讀小說者。而此爲風氣。其未出胎也。固已承此遺傳焉。其既入世也。又復受此感染焉。雖有賢智。亦不能自拔。故謂之間接。今我國民。惑堪輿。惑相命。惑卜筮。惑祈禳。因風水而阻止鐵路。阻止開礦。爭墳墓而鬪族械鬪。殺人如草。因迎神賽會。而歲耗百萬金錢。廢時生事。消

耗國力者。曰惟小說之故。今我國民慕科第若羶。趨爵祿若鶩。奴顏婢膝。寡廉鮮恥。惟思以十年螢雪。暮夜苞苴。易其歸驕。妻妾武斷。鄉曲一日之快。遂至名節大防。掃地以盡者。曰惟小說之故。今我國民輕棄信義。權謀詭詐。雲覆雨覆。苛刻涼薄。馴至盡人皆機心。舉國皆荆棘者。曰惟小說之故。今我國民輕薄無行。沈溺聲色。繾戀牀第。纏綿歌泣。於春花秋月。銷磨其少壯活潑之氣。青年子弟。自十五歲至三十歲。惟以多情多感多愁多病爲一大事業。兒女情多。風雲氣少。甚者爲傷風敗俗之行。毒徧社會。曰惟小說之故。今我國民綠林豪傑。徧地皆是。日日有桃園之拜。處處爲梁山之盟。所謂「大碗酒大塊肉。分秤稱金銀。論套穿衣服」等思想。充塞於下等社會之腦中。遂成爲哥老大刀等會。卒至有如義和拳者起。淪陷京國。啓召外戎。曰惟小說之故。嗚呼。小說之陷溺人羣。乃至如是。乃至如是。大聖鴻哲。數萬言諄誨之而不足者。華士坊賈一二書敗壞之。而有餘。斯事既愈爲大雅君子所不屑道。則愈不得不專歸於華士坊賈之手。而其性質其位置。又如空氣然。如菽粟然。爲一社會中不可得避。不可得屏之物。於是華士坊賈。遂至握一國之主權而操縱之矣。嗚呼。使長此而終古也。則吾國前途。尙可問耶。尙可問耶。故今日欲改良羣治。必自小說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說始。

通論 終

政治

立憲法議 庚子

有土地人民立於大地者謂之國。世界之國有二種。一曰君主之國。二曰民主之國。設制度施號令以治其土地人民謂之政。世界之政有二種。一曰有憲法之政。亦名立憲之政。二曰無憲法之政。亦名專制之政。探一定之政治以治國民謂之政體。世界之政體有三種。一曰君主專制政體。二曰君主立憲政體。三曰民主立憲政體。今日全球號稱強國者十數。除俄羅斯爲君主專制政體。美利堅法蘭西爲民主立憲政體外。自餘各國則皆君主立憲政體也。君主立憲者。政體之最良者也。民主立憲政體。其施政之方畧。變易太數。選舉總統時。競爭太烈。於國家幸福。未嘗不間有阻力。君主專制政體。朝廷之視民如草芥。而其防之如盜賊。民之畏朝廷如獄吏。而其嫉之如仇讐。故其民極苦。而其君與大臣亦極危。如彼俄羅斯者。雖有虎狼之威於一時。而其國中實杌隉而不可終日也。是故君主立憲者。政體之最良者也。地球各國既行之而有效。而按之中國歷古之風俗。與今日之時勢。又採之而無弊者也。三種政體舊譯爲君主民主君民共主名義不合故更定今名

憲法者何物也。立萬世不易之憲典。而一國之人。無論爲君主爲官吏爲人民皆共守之者也。爲國家一切法度之根源。此後無論出何令更何法。百變而不許離其宗者也。西語原字爲 CONSTITUTION 譯意猶言元氣也。蓋謂憲法者一國之元氣也。

立憲政體亦名爲有限權之政體。專制政體亦名爲無限權之政體。有限權云者。君有君之權。權

有限。官有官之權。權有限。民有民之權。權有限。故各國憲法。皆首言君主統治之大權。及皇位繼承之典例。明君之權限也。次言政府及地方政治之職分。明官之權限也。次言議會職分及人民自由之事件。明民之權限也。我中國學者。驟聞君權有限之義。多有色然而驚者。其意若曰。君也者。一國之尊無二上者也。臣民皆其隸屬者也。只聞君能限臣民。豈聞臣民能限君。臣民而限君。不幾於叛逆乎。不知君權有限云者。非臣民限之。而憲法限之也。且中國固亦有此義矣。王者之立也。郊天而薦之。其崩也。稱天而諡之。非以天爲限乎。言必稱先王。行必法祖宗。非以祖爲限乎。然則古來之聖師哲王。未有不以君權有限爲至當不易之理者。卽歷代君主。苟非殘悍如秦政。隋煬。亦斷無敢以君權無限自居者。乃數千年來。雖有其意而未舉其實者何也。則以無憲法故也。以天爲限。而天不言。以祖宗爲限。而祖宗之法。不過因襲前代舊規。未嘗採天下之公理。因國民之所欲。而勒爲至善無弊之大典。是故中國之君權。非無限也。欲有限而不知所以爲限之道也。今也。內有愛民如子。勵精圖治之聖君。外有文明先導可師。可法之友國。於以定百世可知之成憲。立萬年不拔之遠猷。其在斯時乎。其在斯時乎。各國憲法。旣明君與官之權限。而又必明民之權限者何也。民權者。所以擁護憲法。而不使敗壞者也。使天下古今之君主。其仁慈睿智。皆如我。今上皇帝。則求助於民可也。不求助於民亦可也。雖然。以禹湯之聖。而不能保子孫無桀紂。以高光之明。而不能保子孫無桓靈。此實千古之通軌。不足爲諱者矣。使不幸而有如桀紂者。出濫用大權。恣其暴戾。以蹂躪憲法。將何以待之。使不幸而有如桓靈者出。旁落大權。奸庸竊取。以蹂躪憲法。又將何以待之。故苟無民權。則雖有至良極美之憲法。亦不過一紙空文。毫無補濟。

其事至易明也。不特此也。即使代之君主。聖皆如湯禹。明皆如高光。然一國之大。非能一人獨治之也。必假手於官吏。官吏又非區區少數之人已也。乃至千萬焉。億兆焉。天下上聖少而中材多。是故勉善難而從惡易。其所以不敢爲非者。有法以限之而已。其所以不敢不守法者。有人以監之而已。乃中國未嘗無法以限官吏。亦未嘗不設人以監官吏之守法。而卒無效者何也。則所以監之者非其道也。懼州縣之不守法也。而設道府以監之。道府不守法。又將若何。懼道府之不守法也。而設督撫以監之。督撫不守法。又將若何。所謂法者。既不盡可行。而監之之人。又未必賢於其所監者。掣肘則有萬能。救弊則無一效。監者愈多。而治體愈亂。有法如無法。法乃窮。是故監督官吏之事。其勢不得不責成於人民。蓋由利害關切於己身。必不肯有所徇庇。耳目皆屬於衆論。更無所容其舞文也。是故欲君權之有限也。不可不用民權。欲官權之有限也。更不可不用民權。憲法與民權。二者不可相離。此實不易之理。而萬國所經驗而得之也。

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此爲專制之國言之耳。若夫立憲之國。則一治而不能復亂。專制之國。遇令辟則治。遇中主則衰。遇暴君卽亂。卽不遇暴君。而中主與中主相續。因循廢弛之既久。而亦足以致亂。是故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歷觀中國數千年。致亂之道。有亂之自君者。如敵庶爭立。母后擅權。暴君無道等是也。有亂之自臣者。如權相篡弒。藩鎮跋扈等是也。有亂之自民者。或爲暴政所迫。或爲饑饉所驅。要之皆朝廷先亂。然後民亂也。若立憲之國。則無慮是。君位之承襲。主權之所屬。皆有一定。而豈有僉王得乘隙以爲奸者乎。大臣之進退。一由議院贊助之多寡。君主察民心之所向。然後授之。豈有操莽安史之徒。能坐大於其間者乎。且君主之發一政施

一令必謀及庶人。因國民之所欲。經議院之協贊。其有民所未喻者。則由大臣反覆宣布於議院。必求多數之共贊而後行。民間有疾苦之事。皆得提訴於議院。更張而利便之。而豈有民之怨其上者乎。故立憲政體者。永絕亂萌之政體也。館閣頌揚通語。動曰國家億萬年有直之長。若立憲政體。真可謂國家億萬年有道之長矣。卽如今日英美德日諸國。吾敢保其自今以往。直至天荒地老。而國中必無內亂之憂也。然則謀國者亦何憚而不採此政體乎。吾儕之昌言民權。十年於茲矣。當道者憂之嫉之畏之。如洪水猛獸然。此無怪其然也。蓋由不知民權與民主之別。而謂言民權者必與彼所戴之君主爲仇。則其憂之嫉之畏之也。固宜不知有君主之立憲。有民主之立憲。兩者同爲民權。而所以馴致之途。亦有由焉。凡國之變民主也。必有迫之使不得已者也。使英人非虐待美屬。則今日之美國。猶澳洲加拿大也。使法王非壓制其民。則今日之法國。猶波旁氏之朝廷也。故欲翊戴君主者。莫如興民權。不觀英國乎。英國者世界中民權最盛之國也。而民之愛其皇若父母焉。使英廷以疇昔之待美屬者待其民。則英之爲美續久矣。不觀日本乎。日本者亞洲民權濫觴之國也。而民之敬其皇若帝天焉。使日皇如法國路易第十四之待其民。則日本之爲法續久矣。一得一失。一榮一瘁。爲君者宜何擇焉。愛其君者宜何擇焉。

抑今日之世界。實專制立憲兩政體新陳嬗代之時也。按之公理。凡兩種反比例之事物相嬗代。必有爭。爭則舊者必敗而新者必勝。故地球各國。必一切同歸於立憲而後已。此理勢所必至也。以人力而欲與理勢爲敵。譬猶以卵投石。以蟬撼樹。徒見其不知量耳。昔距今百年以前。歐洲各國。除英國外。皆專制也。壓之既極。法國土革命。忽焉爆裂。聲震天地。怒濤遂波及全歐。民間求立

憲者。各國皆然。俄普奧三國之帝。結同盟以制其民。有內亂則互相援助。而奧相梅特涅。以陰鷲狡悍之才。執歐洲大陸牛耳四十年。日以壓民權爲事。卒不能敵。身敗名裂。距今五十年頃。而全歐皆立憲矣。尙餘一土耳其。則各國目之爲病夫。日思豆剖而瓜分之者也。尙餘一俄羅斯。雖國威赫赫於外。然其帝王之遇刺者三世矣。至今猶鉏斃滿地。寢息不安。爲君之難。一至於此。容何樂耶。故百年以來。地球各國之轉變。凡有四別。其一。君主順時勢而立憲法者。則其君安榮。其國寧息。如普與日本等國是也。其二。君主不肯立憲。民迫而自立。遂變爲民主立憲者。如法國及南美洲諸國是也。其三。民思立憲。君主不許。而民間又無力革命。乃日以謀刺君相爲事者。如俄羅斯是也。其四。則君民皆不知立憲之美。舉國昏蒙。百政廢弛。遂爲他族夷而滅之者。如印度安南諸國是也。四者之中。孰吉孰凶。何去何從。不待智者而決矣。如彼普與之君相。初以爲立憲之有大害於己也。故出死力以爭之。及旣立憲之後。始知非惟無害。又大利焉。應爽然失笑。悔前者之自尋煩惱矣。然猶勝於法國之路易第十六。欲悔而無及也。今西方之嬗代。旣已定矣。其風潮遂環捲而及於東土。日本得風氣之先。趨善若渴。元氣一立。遂以稱強。中國彼昏日醉。凌夷衰微。情見勢絀。至今而極矣。日本之役。一棒之膠旅之警。一喝之團匪之禍。一撈之識者。已知國家元氣爲須臾不可緩。蓋今日實中國立憲之時機已到矣。當局者雖欲阻之。烏從而阻之。頃當局者旣知興學育才之爲務矣。學校中多一少年。即國民中多一立憲黨。何也。彼其人苟有愛國心。而略知西人富強所由來者。未有不以此事爲第一義也。故中國究竟必與地球文明國同歸於立憲。無可疑也。特今日而立之。則國民之蒙福更早。而諸先輩尸其功。今日而沮之。則國家之進步稍

遲。而後起者爲其難。如斯而已。苟真有愛君愛國心者。不可不熟察鄙言也。

問者曰。然則中國今日遂可行立憲政體乎。曰。是不能。立憲政體者。必民智稍開而後能行之。日本維新在明治初元。而憲法實施在二十年後。此其證也。中國最速亦須十年或十五年。始可以語於此。問者曰。今日既不可遽行。而子汲汲然論之何也。曰。行之在十年以後。則定之當在十年以前。夫一國猶一身也。人之初就學也。必先定吾將來欲執何業。然後一切學識。一切材料。皆儲之爲此業之用。故醫士必於未行醫之前數年而自定爲醫。商人必於未經商之前數年而自定爲商。此事之至淺者也。惟國亦然。必先定吾國將來採用何種政體。然後凡百之布置。凡百之預備。皆從此而生焉。苟不爾爾。則如航海而無南針。縫衣而無量尺。亂流而渡。不知所向。彌縫補苴。不成片段。未有能濟者也。故探定政體。決行立憲。實維新開宗明義第一事。而不容稍緩者也。既定立憲矣。則其立之之次第當如何。曰。憲法者萬世不易者也。一切法度之根源也。故常其初立之也。不可不精詳審慎。而務止於至善。日本之實行憲法也。在明治二十三年。其頒布憲法也。在明治十三年。而其草創憲法也。在明治五年。蓋其草創之始。特派大臣五人。游歷歐洲。考察各國憲法之同異。斟酌其得失。既歸而後開局以制作之。蓋其慎之又慎。豫之又豫也。如此。今中國而欲行之。則吾以其爲辦理次第當如左。

一 首請 皇上渙降明詔。普告臣民。定中國爲君主立憲之帝國。萬世不替。

次二 宜派重臣三人。游歷歐洲各國及美國日本。考其憲法之同異得失。何者宜於中國。何者當增。何者當棄。帶領通曉英法德日語言文字之隨員十餘人同往。其人必須有學識。不

徒解方言者。並許隨時向各國聘請通人以爲參贊。以一年差滿回國。又此次所派考察憲法之重臣隨員宜並各種法律如行政法民法商刑法之類皆悉心考究

次三 所派之員既歸。即當開一立法局於宮中。草定憲法。隨時進呈 御覽。

次四 各國憲法原文及解釋憲法之名著。當由立法局譯出。頒布天下。使國民咸知其來由。亦得增長學識。以爲獻替之助。

次五 草稿既成。未即以爲定本。先頒之於官報局。令全國士民皆得辨難討論。或著書。或登新聞紙。或演說。或上書於立法局。逐條析辯。如是者五年或十年。然後損益制定之。定本既頒。則以後非經全國人投票。不得擅行更改憲法。

次六 自下詔定政體之日始。以二十年爲實行憲法之期。本篇乃論憲法之當速立。及其如何辦法。至各國憲法之異同得失。及中國憲法之當如何。余亦略有管見。但今茲論之。尙非其時。願以異日。

立法權論 壬寅

立法行法司法。諸權分立。在歐美日本。既成陳言。婦孺盡解矣。然吾中國立國數千年。於此等政學原理。尙未有發明之者。故今以粗淺平易之文。略詮演之。以期政治思想。普及國民。篇中雖間祖述泰西學說。然所論者。大率皆西人不待論而明之理。自稍通此學者。觀之。殆如遼東之豕。宋人之曝。祇覺詞費耳。然我四萬萬同胞中。並此等至粗極淺之義。

而不解者。殆十而八九焉。吾又安敢避詞費而默然也。學者苟因此以益求精焉深焉者。則管割之棄固所願矣。

第一節 論立法部之不可缺

國家者人格也。有人之資格。凡人必有意志然後有行爲。無意志而有行爲者。必瘋疾之人也。否則其夢囈時也。國家之行爲何。行政是已。國家之意志何。立法是已。泰西政治之優於中國者。一端而求其本原。則立法部早發達。實爲最著要矣。泰西自上古希臘。即有所謂長者議會 *Yeons*。由君主召集貴族制定法律頒之於民。又有所謂國民議會 *An assembly of the Gentes*。凡君主貴族所定法律。必報告於此會。使民各出其意以可否之。然後施行。其後雅典之拔倫斯巴達之來喀格士。皆以大立法家爲國之楨。羅馬亦然。其始有所謂百人議會者 *Comitia Centuriata*。以軍人組織之。每有大事。皆由其議決。及王統中絕之際。有所謂羅馬元老院 *The Senate*。羅馬平民議會 *Comitia Plebis* 者。角立對峙。爭立法權。久之卒相調和。合爲國民評議會 *Comitia Tributa*。故後雖變爲帝政。而羅馬法之發達。獨稱完備。至今日各國宗之。及條頓人與羅馬代興。即有所謂人民總會者 *Tolkmoet*。有所謂賢人會議者 *Wetengemot*。皆集合人民。而國王監督之。以行立法之事。逐漸進化。遂成爲今日之國會。所謂巴力門 *Parliament* 者是也。十八世紀以來。各國互相仿效。愈臻完密。立法之業。益爲政治上第一關鍵。覘國家之盛衰強弱者。皆於此焉。雖其立法權之附屬。及其範圍之廣狹。各國不同。而要之上自君相。下及國民。皆知此事爲立國之大本大原。則一也。

耗矣哀哉。吾中國建國數千年。而立法之業。曾無一人留意者也。周官一書。頗有立法之意。歲正懸法象魏。使民讀之。雖非制之自民。猶有與民同之之意焉。漢興蕭何制律。雖其書今佚。不知所制者爲何如。然卽漢制之散見於羣書者觀之。其爲因沿秦舊。無大損益。可斷言也。魏明帝時。曾議大集朝臣。審定法制。亦不果行。北周宇文時。蘇綽得君。斐然有制度老文之意。而所務惟在皮毛。不切實用。蓋自周公迄今三千餘年。惟王荊公創設制置條例三司。能別立法於行政。自爲一部。實爲吾中國立法權現影一瞥之時代。惜其所用非人。而頑固虛憍之徒。又羣焉掣其肘。故斯業一墜千年。無復過問者。嗚呼。苟卿有治人無治法一言。誤盡天下。遂使吾中華數千年。國爲無法之國。民爲無法之民。並立法部而無之。而其權之何屬。更靡論也。並法而無之。而法之善不善。更靡論也。

夫立法者。國家之意志也。就一人論之。昨日之意志。與今日之意志。今日之意志。與明日之意志。常不能相同。何也。或內界之識想變遷焉。或外界之境遇殊別焉。人之不能以數年前或數十年前之意志。以束縛今日。甚明也。惟國亦然。故必須常置立法部。因事勢。從民欲。而立制改度。以利國民。各國之有議會也。或年年開之。或間年開之。誠以事勢日日不同。故法度亦屢屢修改也。乃吾中國。則今日之法。沿明之法也。明之法。沿唐宋之法也。唐宋之法。沿漢之法也。漢之法。沿秦之法也。秦之距今二千年矣。而法則猶是。是何異三十壯年。而被之以錦綳之服。導之以象勺之舞也。此其敝皆生於無立法部。君相既因循苟且。憚於改措。復見識隘陋。不能遠圖。民間則不在其位。莫敢代謀。如塗附塗。日復一日。此真中國特有之現象。而腐敗之根原所從出也。

彼祖述荀卿之說者曰。但得其人可矣。何必斷斷於立法。不知一人之時代甚短。而法則甚長。一人之範圍甚狹。而法則甚廣。恃人而不恃法者。其人亡則其政息焉。法之能立。賢智者固能神明於法以增公益。愚不肖者亦束縛於法以無大尤。靡論吾中國之乏才也。即使多才。而二十餘省之地。一切民生國計之政務。非百數十萬人不能分任也。安所得百數十萬之賢智而薰治之。既無人焉。又無法焉。而欲事之舉。安可得也。夫人之將營一室也。猶必先繪其圖。估其材。然後從事焉。曾是一國之政。而顧一室之不若乎。近年以來。吾中國變法之議屢興。而效不覩者。無立法部故也。及今不此之務。吾知更閱數年數十年。而效之不可覩。仍如故也。今日上一奏。明日下一諭。無識者歡欣鼓舞。以爲維新之治。可以立見。而不知皆紙上空文。羌無故實。不甯惟是。條理錯亂。張脈僨興。宜存者革。宜革者存。宜急者緩。宜緩者急。未見其利。先受其敝。無他。徒觀夫西人政效之美。而不知其所以成其美者。有本原在也。本原維何。曰立法部而已。

第二節 論立法行政分權之理

立法行政分權之事。泰西早已行之。及法儒孟德斯鳩。益闡明其理。確定其範圍。各國政治。乃益進化焉。二者之宜分不宜合。其事本甚易明。人之有靈魂。以司意志。有官肢。以司行爲。兩各有職。而不能混者也。彼人格之國家。何獨不然。雖然。其利害所存。猶不止此。孟德斯鳩曰。苟欲得善良政治者。必政府中之各部。不越其職。然後可。然居其職者。往往越職。此亦人之常情。而古今之通弊也。故設官分職。各司其事。必當使互相牽制。不至互相侵越。又曰。立法行法二權。若同歸於一人。或同歸於一部。則國人必不能保其自由權。何則。兩權相合。則或藉立法之權。以設苛法。

又藉其行法之權以施此苛法。其弊何可勝言。如政府中一部有行法之權者。而欲奪國人財產。乃先賴立法之權。豫定法律。命各人財產。皆可歸之政府。再藉其行法之權以奪之。則國人雖欲起而與爭。亦力不能敵。無可奈何而已。云云。此孟氏分權說之大概也。

孟子此論。實能得立政之本原。吾中國之官制。亦最講牽制防弊之法。然皆同其職而掣肘之。非能釐其職而均平之。如一部而有七堂官。一省而有督有撫有兩司有諸道。皆以防侵越相牽制也。而不知徒相掣肘相推諉。一事不舉。而弊亦卒不可防。西人不然。凡行政之事。每一職必專任一人。授以全權。使盡其才以治其事。功罪悉以屬之。夫是謂有責任之政府。若其所以防之者。則以立法司法兩權相爲犄角。別論之立法部議定之法律。經元首裁可。然後下諸所司之行政官。使率循之。行政官欲有所興作。必陳其意見於立法部。得其決議。乃能施行。其有於未定之法而任意恣行者。是謂侵職。侵職罪也。其有於已定之法而奉行不力者。是謂溺職。溺職亦罪也。但使立法之權確定。所立之法善良。則行政官斷無可以病國厲民之理。所謂其源潔者其流必澄。何必一一而防之。故兩者分權。實爲制治最要之原也。

吾中國本並立法之事而無之。則其無分權。更何待言。然古者猶有言。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有司。亦似稍知兩權之界限者然。漢制有議郎。有博士。專司討議。但其秩抑末。其權抑微矣。夫所謂分立者。必彼此之權。互相均平。行政者不能強立法者以從我。若宋之制置條例司。雖可謂之有立法部。而末可謂之有立法權也。何也。其立法部不過政府之所設。爲行政官之附庸。而分權對峙之態度。一無所存也。唐代之給事中。常有封還詔書之權。其所以對抗於行政官。

使不得專其威柄者。善矣美矣。然所司者非立法權。僅能撫拾一二小故。救其末流。而不能善其本也。若近世遇有大事。亦常下大學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督撫將軍會議。然各皆有權。各皆無權。既非立法。亦非行政。名實混淆。不可思議。故今日欲興新治。非劃清立法之權而注重之。不能爲功也。

第三節 論立法權之所屬

立法權之不可不分。既聞命矣。然則此權當誰屬乎。屬於一人乎。屬於衆人乎。屬於吏乎。屬於民乎。屬於多數乎。屬於少數乎。此等問題。當以政治學之理論說明之。英儒邊沁之論政治也。謂當以求國民最多數之最大幸福爲正鵠。此論近世之言政學者多宗之。夫立法則政治之本原也。故國民之能得幸福與否。得之者爲多數人與否。皆不可不於立法決定之。夫利己者人之性也。故操有立法權者。必務立其有利於己之法。此理勢所不能免者也。然則使一人操其權。則所立之法必利一人。使衆人操其權。則所立之法必利衆人。吏之與民亦然。少數之與多數亦然。此事固非可以公私論善惡也。一人之自利固私。衆人之自利亦何嘗非私。然而善惡判焉者。循所謂最多數最大幸福之正鵠。則衆人之利重於一人。民之利重於吏。多數之利重於少數。昭昭明甚也。夫誹謗偶語者棄市。謀逆者夷三族。此不問而知爲專制君主所立之法也。婦人可有七出。一夫可有數妻。此不問而知爲男子所立之法也。奴隸不入公民。農傭隨田而鬻。俄國舊例如此此不問而知爲貴族所立之法也。信教不許自由。祭司別有權利。此不問而知爲教會所立之法也。以今日文明之眼視之。其爲惡法。固無待言。雖然。亦不過立法者之自願其

利益而已。若今世所稱文明之法。如人民參政權。服官權。言論。結集。出版。遷移。信教。各種之自由權等。亦何嘗非由立法人自顧其利益而來。而一文一野。判若天淵者。以前之私利。與政治正鵠相反。而後者之私利。與政治正鵠相合耳。故今日各文明國。皆以立法權屬於多數之國民。然則雖以一二人操立法權。亦豈必無賢君哲相。忘私利而求國民之公益者。曰斯固然也。然論事者語其常不語其變。恃此千載一遇之賢君哲相。其不如民之自恃也明矣。且記不云乎。代大匠斲者必傷其手。即使有賢君哲相。以代民爲謀。其必不能如民之自謀之尤周密而詳善。有斷然也。且立法權屬於民。非徒爲國民箇人之利益而已。而實爲國家本體之利益。何則。國也者。積民而成。國民之幸福。即國家之幸福也。國多貧民。必爲貧國。國多富民。必爲富國。推之百事。莫不皆然。美儒斯達因曰。『國家發達之程度。依於一箇人之發達而定者也。』故多數人共謀其私。而大公出焉矣。合多數人私利之法。而公益之法存焉矣。

立法者國家之意志也。昔以國家爲君主所私有。則君主之意志。即爲國家之意志。其立法權專屬於君主固宜。今則政學大明。知國家爲一國人之公產矣。且內外時勢。變遷劇。自今以往。彼一人私有之國家。終不可以立優勝劣敗之世界。然則今日而求國家意志之所在。舍國民奚屬哉。況以立法權畀國民。其實於君主之尊嚴。非有所損也。英國日本。是其明證也。君主依國家之尊嚴。國家依國民之幸福而得幸福。故今日之君主。不特爲公益計。當畀國民以立法權。即爲私利計。亦當爾爾也。苟不畀之。而民終必有知此權爲彼所應有之一日。及其自知之而自求之。則法王路易第十六之覆轍。可爲寒心矣。此歐洲日本之哲后。所以汲汲焉此之爲務也。

政治學學理撫言 壬寅

近世歐美各國憲法及其他法律所規定之諸條件。大率應用最新最確之學理。蹂視之。其言簡單平淡。若無以大異於古昔深而味之。皆有其蘊且遠者存。其專門治斯學者。自能領會。不待喋喋矣。願吾國人士。知此者希。不揣驕昧。因涉獵所及。輒引伸之。以下解釋。一彼一此。首尾不具。不足以稱著述。故名曰撫言。

君主無責任義

凡立憲君主國之憲法。皆特著一條曰。君主無責任。君主神聖不可侵犯。此其義何。曰此過渡時代之絕妙法門也。此防杜革命之第一要著也。

君主者一國之元首。而當行政機關之衝者也。凡行政者不可不負責任。行政者而不負責任。則雖有立法機關。亦爲虛設。所公立之法度。終必有被蹂躪之一日。而治者被與治者之間。終不得協和。是立憲國所大忌也。然則行政首長之君主。反著明其無責任。以使之得自恣。毋乃與立憲精神相矛盾耶。而豈知立憲政體之所以爲美妙者。皆在於此。

憲政之母。厥惟英國。英國人有恒言曰。君主不能爲惡。以皮相論之。此可謂極無理之言也。夫君主亦猶人耳。人性而可使爲不善也。豈其履此九五而遂有異也。雖然。考諸英國今日之實情。則此言良信矣。於何證之。夫所謂君主之惡者。則任用不孚。民望之大臣以病民一也。民所欲之善政而不舉二也。民所惡之秕政而強行三也。英國則何如。英國憲法。皆不成文。故各種權力範

圍之消長。其沿革不可不徵諸歷史。今考英國任命大臣之成例。自千六百八十九年維廉第三納桑達命之言。命下議院中最占多數之黨派之首領。使組織政府。以後沿爲成案。凡非得議院多數之贊成者。不得在政府。至后安時代。茲例益定。當時首相瑪波羅。本保守黨首領。及戰事起。保守黨雖反對。而進步黨贊成之。政府卒不更易。是其證也。及占士第三。雖欲自攬政權。任用私人。卒爲議會所抗。不能行其志。至占士第四維廉第四時。王權之限制益嚴。逮前皇城多利亞六十年中。此例益鐵案如山。不能動矣。爾後格蘭斯頓的士黎里兩雄角立時代。每當總選舉時。在朝黨察視議會中不及敵黨之多數。即不待開國會。而自行辭職。由此觀之。英國政府各大臣。非得以君主之意而任免之者也。其任免之權。皆在國民。是君主不能任用失民望之大臣。以病民有斷然也。其不能爲惡者一也。英國當查里士第二維廉第二時代。凡政府會議。則君主亦列席。而置可否焉。占士第一以後。此例遂廢。一切政略。由大臣行之。君主絕不過問。夫大臣之辦理政務。非經君主畫諾。不能施行。固也。雖然若大臣以不能實行其政略之故。欲去其職。而國會贊成大臣。必欲要求其實行。乃至各選舉區皆贊成國會之要求。則君主例不得拒之。故名士安遜嘗言。『英國自一千七百十四年以後。君主與大臣。其實權易位。前者則君主經大臣之手以治國。後此則大臣經君主之手以治國也。』云云。由此觀之。則英國君主不能阻民所欲行之善政。有斷然也。其不能爲惡者二也。自亨利第八以來。君主屢獨斷以辦外交之事。及占士第三以後。至於今日。凡君主引見外國使臣。必以外務大臣陪席。其與外國君主來往書簡。非經首相或外務大臣一覽。不能發出。而君主特權之自由。殆皆喪失。又不徒於外交爲然耳。於內治亦然。占士第

四時。嘗有愛爾蘭人受死罪之公判者。王欲自行特權。命愛爾蘭總督赦之。首相羅拔比爾反對之。謂非經責任大臣之手。不能行此權。其事遂止。自茲以往。王者益無敢自恣矣。由此觀之。則英國君主不能強行民所惡之稅政。有斷然也。其不能爲惡者三也。質而言之。則英國君主。豈徒不能爲惡而已。雖善亦不能爲。顧稱此不稱彼者。惡則歸大臣。善則歸其君耳。雖然。彼君主者。既肯盡委其權於國民所信用之大臣。而不與之爭。斯即善之大者也。則雖謂英國君主能爲善不能爲惡。誰曰不宜。

夫人至於不能善。不能爲惡。則其萬事毫無責任。豈待問哉。故英國國民。無貴無賤。無貧無富。無老無幼。無男無女。無不皆有責任。惟君主則真無責任。英國憲政各國憲政之母也。故凡立憲國之有君主者。莫不以「無責任」之一語。泐爲憲文。雖其行用特權之範圍。不無廣狹之殊。要其精神。則皆自英國來也。所謂君主無責任者。如是而已。如是而已。

君主所以必使之無責任者何。曰避革命也。此義本甚淺顯。人人意中所有也。而在立憲君主國之學者。多不肯揭破言之。日本人尤大忌焉。則美其名曰君主神聖。故無責任有特權。故無責任。凡有責任者。不盡其責。則去。不盡其責。而不去。則夫立於監督之地位者。例得科其罪而放逐之。此天地之通義也。儒教之言。君主政體。則有責任之君主也。故曰。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未聞弑君。故曰。君之視民。如草芥。則民視君。如寇讐。故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春秋之義。凡君主爲孔子所絕者不一而足。絕之者皆以其不盡責任也。孟子言責任之義。尤深切著明。其語齊王云。友人陳轅妻子。則如之何。士師不能治事。則如之何。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皆以喚醒責任觀念也。又云。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待其死乎。皆責任之義也。凡以示夫監督人所應行之權利也。夫代表一國而當行政之衝者。其責任非

猶夫尋常責任也。十事九盡責而一人盡焉。則固已不可以尸其位。而彼君主者。終其身而當此衝者也。短者數年。長者數十年。雖舜禹復生。豈能保無百一之失乎。有之而民隱忍焉。今日可隱忍其一。他日即可隱忍其百。而政其紊國其頹矣。有之而民不隱忍焉。則是革命終無已時也。夫一人之身。數十年之久。而其責任之難完。固已如是。而況乎世及以爲禮。卜世至數十。卜年至數百者耶。若是乎。君主與責任。勢固不能並行。重視君主。則不可不犧牲責任。重視責任。又不可不犧牲君主。而孔孟乃欲兩利而俱存之。此所以中國數千年君主。有責任之名。無責任之實。而革命之禍。亦不絕於歷史也。

泰西之民。知其然也。以爲凡掌一國行政之實權者。不可不負責任。既負責任。則必隨時可以去之。留之。而不能以一人一姓。永尸其位。而所謂實權者。或在元首焉。或在元首之輔佐焉。苟在元首。則其元首。不可不定一任期。及期而代。如古羅馬之「孔蘇」。今合衆國法蘭西之「伯理璽天德」。是也。苟欲元首之不屢易。則其實權不可不移諸元首以下之一位。今世立憲君主國。所謂責任大臣是也。故夫一國之元首。惟無實權者。乃可以有定位。惟無定位者。乃可以有實權。二者任取一焉。皆可以立國。混而兼之。國未有能立者也。卽立矣。未有能久存於今日物競天擇之場者也。善哉。君主無責任。黠哉。君主無責任。

君主無責任。故其責皆在大臣。凡君主之制一法。布一令。非有大臣之副署。副於君主以署名也則不能實行。故其法令之不愜民望者。民得而攻難之。曰。吾君本不能爲惡也。今其爲惡。皆副署者長之違之也。故雖指斥其政而不爲不敬。廢置其人而不爲犯上。而彼副署者。亦不得不兢兢於十日十

手之下。以自檢自詘。而一國之政務乃完。善之至也。君主無責任使然也。

或曰。漢制有災異。則策免三公。孔子之義。凡君主皆對於天而負責。任故有災異。則君主當恐懼修省。是非責任大臣之意乎。其與歐洲今

制將母同。曰。是不然。必君主無責任。然後可以責諸大臣。若漢制者。是抗世子法於伯禽之類也。

周公輔成王。成王有過。則撻伯禽。夫伯禽非有力以禁成王之過者也。使成王而不賢。則伯禽將

終日被撻。冤哉禽矣。漢制。君主獨裁於上。宰相不過出納喉舌。及其叔季。且並此出納之權。而移

於尙書。移於中書。而三公獨李代桃僵焉。冤之至也。若立憲國之責任大臣。則君主非特不得而

尼之。抑亦不得而助之。彼憲政最完之英國。無論矣。卽如德國。君權較盛者也。德國宰相不以議政之多數少數爲進退

而一千八百八十二年八月。宰相俾士麥請德皇下詔。勅以自固其位。反對黨首領波因氏。卽在

議院。斥其自卸責任。而以皇室爲怨府。其後俾士麥卽失輿望。而不得不避賢路。日本以皇統一

系自誇耀。人民尊王心最盛者也。而去年二三月間。伊藤內閣。因貴族院反對議院案。乞日皇手

諭勸解。舉國萬口沸騰。謂其違犯憲法。假皇權以自擁護。未幾伊藤遂乞骸骨。是皆君主不許助

大臣之成例也。若英國議院。則例不准稱君主之名。述君主之意。以決議案。有者則爲大不敬。其

所以爲坊尤至矣。蓋不如是。則責任大臣之實效。未有能舉者也。

曰。若是乎立憲國之君主。其爲虛器也。章矣。顧猶懸茲而勿革。何爲也。曰。是過渡時代實然。天

下爲公選賢與能。固百世之大經也。雖然。諸民族之性質。境遇。萬有不齊。有宜於民主者。有未能

遽宜於民主者。旣未宜焉。則君固不可以不立。君旣立矣。則欲其安而不危也。欲其治而不亂也。舍此將奚以哉。況責任大臣之制。有時固更優於民主者乎。余別論有

君主無責任也。君主神聖不可侵犯也。二者蓋異名同實也。惟其無責任。故可以不侵犯。惟其不可侵犯。故不可以有責任。易文言之釋。亢龍曰。貴而無位。高而無民。是以動而有悔也。蓋立憲君主之象也。無動則無悔。無責任則無侵犯也。而不然者。不病君則病國。不病國則病君。嘻。殆哉。岌岌乎。

最大多數最大幸福義

今日歐美所謂文明。皆過渡時代之文明也。其證據不一。若最通行之政治學說。所謂「最大多數之最大幸福」者。亦其一端也。

如佛說衆生全體之最大幸福。如孔耶說人類全體之最大幸福。尙矣。即不能如盧梭諸先輩所說國民全體之最大幸福。抑其次也。其奈今日皆不可行。今日之天下。一利害矛盾之天下也。有所利於此。必有所不利於彼。或此之利益較增。則彼之利益必不得不稍殺。於是兩造常相搏。而制勝者。惟恃強權。野蠻時代。強權常專在少數者。故幸福亦常在少數者。而得幸福者之多數。少數。即文明差率之正比例也。故縱覽數千年之世運。其幸福之範圍。恒愈競而愈廣。自最少數而進於次少數。自次少數而進於次多數。自次多數而進於大多數。進於最大多數。他日其果能有國民全體人類全體皆得最大幸福之一日乎。吾不致知。若在今日。則最大多數一語。吾信其無以易也。

日進而趨於多數也。是天演之公例。不可逃避者也。雖然。亦恃人力焉。故學理明則其進也必速。學理誤則其進也必緩。或且凝滯不進者有焉矣。西人惟悟此學理也。故數百年常循自然之運。

而進行。當中世之末。貴族與國王爭政權。貴族多數而王少數也。英國憲法原自貴族與王爭而得之者。十六七世紀。人民與教會爭政權。人民多數而教會少數也。十八九世紀以來。平民與貴族爭政權。平民多數而貴族少數也。自今以往。勞力者得與資本家爭政權。勞力者多數而資本家少數也。凡多數之與少數爭。其初也必詘。其究也必伸。此雖天演進化之理。不得不然。然常賴學理以左右之。蓋有學理。則多數之弱者敢於相爭。而少數之強者不得不相讓。今日歐美之治。皆此一爭一讓所成之結果也。他日或能將此幸福範圍。愈擴愈大。以馴至世界大同之運者。亦一爭一讓所成之結果也。

有宗教言以勸讓。有哲學家言以勸爭。兩者相劑而世運乃日進焉。泰西之治。實頗賴是。中國儒家言。皆教讓之言也。其語在上之有權力者。教以保民。教以養民。教以利民。皆導之以讓而勿使濫用其強權也。其語在下之無權力者。則教以恭順。教以服從。亦導之以讓而勿使攫強權之鋒也。夫使上下能交相讓。不亦善乎。而無如但有讓而無爭。則弱者必愈弱。強者必愈強。而世終不可得平。吾昔著飲冰室自由書。內一條論放棄自由之罪者。其言曰。『夫物競天擇。優勝劣敗。此天演學之公例也。人人各務求自存。則務求勝。務求勝則務爲優者。務爲優者則擴充己之自由。而不知厭足。不知厭足。則侵人自由必矣。言自由者。必曰人人自由。而以他人之自由爲界。夫自由何以有界。譬之有兩人於此。各務求務。各務爲優者。各擴充己之自由。而不知厭足。其力線各向外而伸張。伸張不已。而兩線相遇。而兩力各不相下。於是界出焉。苟兩人之力。有一弱者。則其強者所伸張之線。必侵入於弱者之界。此必至之勢。不必諱之事也。』故使多數之弱者能

善行其爭。則少數之強者自不得不讓。若曰惟讓而已。弱者讓而強者不讓。又將奈何。則其權力幸福。勢必爲彼不讓者所攙奪。以盡。故中國教旨。雖以人類全體幸福爲目的。而其政治之結果。實則使豪強民賊。獨占幸福。皆此之由。

幸福生於權利。權利生於智慧。故詩曰。自求多福。幸福者。必自求之而自得之。非他人之所得而畀也。一羣之人。其有智慧者少數。則其享幸福者少數。其有智慧者多數。則其享幸福者多數。其有智慧者最大多數。則其享幸福者亦最大多數。其比例殆有一定而絲毫不能差忒者。故言治者。必非可漫然曰。吾予國民以最大多數之最大幸福而已。苟使其民不能自有焉。而欲強而予之。未有不兩受其弊者也。故德人祭志埃氏近著。力言多數之愚者。壓制少數之智者。爲今日羣治之病。而俄國宗教總監坡鼈那士德夫氏。亦著論極攻政黨及議院政治之弊。而其言皆大動學界。夫多數幸福之優於少數。天經地義。無可辨駁者也。而此等異論。何以能容喙焉。何以能動人焉。則以智慧程度未達於大多數。而欲幸福之程度進於大多數。未有不百弊叢生。而貽反對之徒。以口實者也。泰西尙然。而況於中國之今日乎。然則我最大多數之國民。欲得最大幸福者。其亦思所以自處矣。法儒波流氏著一書。名曰『今世國家論』。亦駁擊代議政禮之弊。而其論旨與德之奈氏。俄之坡氏異。波流之意。以爲代議政治者。多數之專制也。少數者專制多數者固不可。多數者專制少數者亦不可。爲少數之幸福而犧牲多數之幸福。固不可。爲多數之幸福而犧牲少數之幸福。亦不可也。此固太平大同之言也。其奈今日世界文明之程度。固未足以語於此。兩害相權。則取其輕。然則舍最大多數最大幸福一義。何以哉。故曰。今日歐美所謂文明。過渡

時代之文明也。若中國者。則又並過渡時代而未能達者也。恫夫。

論政府與人民之權限 壬寅

天下未有無人民而可稱之爲國家者。亦未有無政府而可稱之爲國家者。政府與人民。皆構造國家之要具也。故謂政府爲人民所有也不可。謂人民爲政府所有也尤不可。蓋政府人民之上。別有所謂人格人格之義之國家者。以團之統之。國家握獨一最高之主權。而政府人民皆生息於其下者也。重視人民者。謂國家不過人民之結集體。國家之主權。即在箇人。謂一箇人也其說之極端。使人民之權無限。其弊也。陷於無政府黨。率國民而復歸於野蠻。重視政府者。謂政府者國家之代表也。活用國家之意志。而使現諸實者也。故國家之主權。即在政府。其說之極端。使政府之權無限。其弊也。陷於專制主義。困國民永不得進於立明。故欲構成一完全至善之國家。必以明政府人民之權限爲第一義。

因人民之權無限。以害及國家者。泰西近世。間或有之。如十八世紀末德國革命之初期是也。雖然。此其事甚罕見。而縱觀數千年之史乘。大率由政府濫用權限。侵越其民。以致衰致亂者。殆十而八九焉。若中國又其尤甚者也。故本論之宗旨。以政府對人民之權限爲主眼。以人民對政府權限爲附庸。

政府之所以成立。其原理何在乎。曰。在民約。民約之義。法國碩儒盧梭倡之。近儒每駁其誤。但謂此義爲反於國者亦無人非羣。則不能使內界發達。人非羣。則不能與外界競爭。故一面爲獨立自營之箇人。一

以難也

面爲通力合作之羣體。或言由獨立自營進爲通力合作此語於論理上有缺點蓋人能羣之動物自最初即有羣性非待國羣成立之後而始適合也既適合之後仍常有獨立自營者存其獨性不消滅也故隨獨隨羣即羣即獨人之所以貴於萬物也此天演之公例不得不然者也。既爲羣矣。則一羣之務不可不共任其責固也。雖然人人皆費其時與力於羣務。則其自營之道必有所不及。民乃相語曰。吾方爲農。吾方無工。吾方爲商。吾方爲學。無暇日無餘力以治羣事也。吾無寧於吾羣中公選若干人而一以託之焉。斯則政府之義也。政府者代民以任羣治者也。故欲求政府所當盡之義務。與其所應得之權利。皆不可不以此原理爲斷。

然則政府之正鵠何在乎。曰在公益。公益之道不一。要以能發達於內界而競爭於外界爲歸。故事有一人之力所不能爲者。則政府任之。有一人之舉動妨及他人者。則政府彈壓之。政府之義務雖千端萬緒。要可括以兩言。一曰助人民自營力所不逮。二曰防人民自由權之被侵而已。率由是而綱維是。此政府之所以可貴也。苟不爾爾。則有政府如無政府。又其甚者。非惟不能助民自營力而反窒之。非惟不能保民自由權而又自侵之。則有政府或不如其無政府。數千年來。民生之所以多艱。而政府所以不能與天地長久者。皆此之由。

政府之正鵠不變者也。至其權限則隨民族文野之差而變。變而務適合於其時之正鵠。譬諸父兄之於子弟。以導之使成完人爲正鵠。當其孩幼也。父兄之權限極大。一言一動。一飲一食。皆干涉之。蓋非是則不能使之成長也。子弟之智德才力。隨年而加。則父兄之干涉範圍。隨年而減。使當弱冠強仕之年。而父母猶待以乳哺孩抱時之資格。一一干涉之。則於其子弟成立之前途。必有大害夫人而知矣。國民亦然。當人羣幼稚時代。其民之力未能自營。非有以督之。則散漫無紀。

而利用厚生之道不興也。其民之德未能自治。非有以箝之。則互相侵越。而欺凌殺奪之禍無窮也。當其時也。政府之權限不可不强。且大。及其由撥亂而進升平也。民既能自營矣。自治矣。而猶欲以野蠻時代政府之權以待之。則其俗強武者。必將憤激思亂。使政府岌岌不可終日。其俗柔懦者。必將消縮萎敗。毫無生氣。而他羣且乘之而權其權地。其地奴其民。而政府亦隨以成灰燼。故政府之權限。與人民之進化。成反比例。此日張則彼日縮。而其縮之。乃正所以張之也。何也。政府依人民之富以爲富。依人民之強以爲強。依人民之利以爲利。依人民之權以爲權。彼文明國政府。對於其本國人民之權。雖日有讓步。然與野蠻國之政府比較。其尊嚴榮光。則過之萬萬也。今地球中除棕黑紅三蠻種外。大率皆開化之民矣。然則其政府之權限當如何。曰。凡人民之行事。有侵他人之自由權者。則政府干涉之。苟非爾者。則一任民之自由。政府宜勿過問也。所謂侵人自由者。有兩種。一曰侵一人之自由者。二曰侵公衆之自由者。侵一人自由者。以私法制裁之。侵公衆自由者。以公法制裁之。私法公法。皆以一國之主權而制定者也。主權或在君或在民。或在君民皆同。有以其國體乃所屬而別。而牽行之者。則政府也。最文明之國民。能自立法而自守之。其侵人自由者。益希。故政府制裁之事。用力更少。史稱堯舜無爲而治。若今日立憲國之政府。眞所謂無爲而治也。不然者。政府方日禁人民之互侵自由。而政府先自侵人民之自由。是政府自己蹈天下第一大罪惡。西哲常言天下罪惡之大。未有過於侵人自由權者。而欲以令於民。何可得也。且人民之互相侵也。有裁判之者。而政府之侵民也。無裁判之者。是人民之罪惡。可望日減。而政府之罪惡。且將日增也。故定政府之權限。非徒爲人民之利益。而實爲政府之利益也。

英儒約翰彌兒所著自由原理 John Stuart Mills On Liberty 有云

縱觀往古希臘羅馬英國之史冊。人民常與政府爭權。其君主或由世襲。或由征服。據政府之權勢。其所施行。不特不從人民所好而已。且壓抑之蹂躪之。民不堪命。於是愛國之義士出。以謂人民之不寧。由於君權之無限。然後自由之義乃昌。人民所以保其自由者。不出二法。一曰限定宰治之權。與君主約。而得其承諾。此後君主若背棄之。則爲違約失職。人民出其力以相抵抗。不得目爲叛逆是也。二曰人民得各出己意。表之於言論。著之於律令。以保障全體之利益是也。此第一法。歐洲各國久已行之。第二法則近今始發達。亦漸有披靡全地之勢矣。

或者曰。在昔專制政行。君主知有己不知有民。則限制其權。誠非得已。今者民政漸昌。一國之元首。元首者兼君主國之君主。民主國之大統領而言。殆皆由人民公選而推戴之者。可以使之欲民所欲而利民所利。暴虐之事。當可不起。然則雖不爲限制亦可乎。曰是不然。雖民政之國。苟其政府權限不定。則人民終不得自由。何也。民政之國。雖云人皆自治而非治於人。其實決不然。一國之中。非能人人皆有行政權。必有治者與被治者之分。其所施政令。雖云從民所欲。然則謂民欲者。非能謂全

國人所同欲也。實則其多數者之所欲而已。按民政國必有政黨。其黨能在議院占多數者。即握政府之權。來國民全體之幸福。爲正鵠。至頑嚚邊沁始改稱以最大多數之最大幸福爲正鵠。蓋其事勢之究竟。僅能如是也。苟無限制。則多數之一半。必壓抑少數之一半。彼少數勢弱之人民。行將失其自由。而此多數之專制。比於君主之專制。其害時有更甚者。故政府與人民之權限。無論何種政體之國。皆不可不明辨者也。

由此觀之。雖在民權極盛之國。而權限之不容已。猶且若是。況於民治未開者耶。記不云乎。『天

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也。故文明之國家。無一人可以肆焉者。民也。如是。君也。如是。少數也。如是。多數也。如是。何也。人各有權。權各有限也。權限云者。所以限人。不使濫用其自由也。濫用其自由。必侵人自由。是謂野蠻之自由。無一人能濫用其自由。則人人皆得全其自由。是謂文明之自由。非得文明之自由。則家國未有能成立者也。

中國先哲言仁政。泰西近儒倡自由。此兩者其形質同而精神迥異。其精神異而正鵠仍同。何也。仁政必言保民。必言牧民。牧之保之云者。其權無限也。故言仁政者。只能論其當如是。而無術以使之必如是。雖以孔孟之至聖大賢。嘆音瘖口以道之。而不能禁二千年來暴君賊臣之繼出踵起。魚肉我民。何也。治人者有權。而治於人者無權。其施仁也。常有鞭長莫及。有名無實之憂。且不移時而熄焉。其行暴也。則窮凶極惡。無從限制。流毒及全國。亘百年而未有艾也。聖君賢相。既已千載不一遇。故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若夫貴自由定權限者。一國之事。其責任不專在一二人。分功而事易舉。其有善政。莫不徧及。欲行暴者。隨時隨事。皆有所牽制。非惟不敢。抑亦不能。以故一治而不復亂也。是故言政府與人民之權限者。謂政府與人民立於平等之地位。相約而定其界也。非謂政府畀民以權也。凡人必自有此物然後可以畀人。民權者非政府所自有也。何從畀。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政府若能畀民權。則亦能奪民權。吾所謂形質同而精神迥異者此也。然則吾先聖昔賢所垂訓。竟不及泰西之餘唾乎。是又不然。彼其時不同也。吾固言政府之權限。因其人民文野之程度。以爲比例差。當二千年前。正人羣進化第一期。如負牀之童。事事皆須藉父兄之顧復。故孔孟以仁政爲獨一無二之大義。彼其時政府所應有之權。與其所應盡之責任。固當如是也。政

治之正鵠。在公益而已。今以自由爲公益之本。昔以仁政爲公益之門。所謂精神異而正鵠仍同者此也。但我輩既生於今日。經二千年之涵濡進步。儼然棄童心而爲成人。脫蠻俗以進文界矣。豈可不求自養自治之道。而猶學呱呱小兒。仰哺於保姆耶。抑有政府之權者。又豈可終以我民爲弄兒也。權限乎。建國之本。太平之原。舍是曷由哉。

論君政民政相嬗之理 丁酉

博矣哉。春秋張三世之義也。治天下者有三世。一曰多君爲政之世。二曰一君爲政之世。三曰民爲政之世。多君世之別又有二。一曰酋長之世。二曰封建及世卿之世。一君世之別又有二。一曰君主之世。二曰君民共主之世。民政世之別亦有二。一曰有總統之世。二曰無總統之世。多君者據亂世之政也。一君者。升平世之政也。民者。太平世之政也。此三世六別者。與地球始。有人類以來之年限。有相關之理。未及其世。不能躡之。既及其世。不能闕之。

酋長之世。起於何也。人類初戰物而勝之。然而未有輿騎舟楫之利。一山一川一林一澤之隔。則不能相通也。於是乎劃然命爲一國。其黠者或強有力者。即從而君之。故老子曰。古者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其民老死不相往來。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彼禹域之大。未及今日之半也。而爲國者萬。斯蓋酋長之世也。今之蒙古也。回疆也。苗也。黎也。生番也。土司也。非洲也。南洋也。墨洲澳洲之土人也。皆吾夏后氏以前之世界也。凡酋長之世。戰鬪最多。何也。其地隔。故其民不相習。而其情不相加。以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相戕無已時也。封建世既有一天子以統衆諸

侯矣。而猶命爲多君何也。封建者。天子與諸侯俱据土而治。有不純臣之義。見公羊何注觀於周禮。祗治畿內。春秋戰國諸侯各自爲政。可以見封建世之俗矣。其時諸侯與天子同有無限之權。故謂之多君。封建亦一大酋長耳。其相戕亦慘。其戰鬪亦多。

世卿亦謂之多君何也。禮喪服傳。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傳曰。君謂有地者也。蓋古者凡有采地皆稱君。而仕於其邑居隸其地者皆爲之民。其待之也亦得有無限之權。故亦謂之多君。世卿之國亦多戰鬪。如魯之季孫氏。郈氏。晉之韓魏。范中行氏。皆是也。故世卿亦可謂之小封建。

凡多君之世。其民皆極苦。爭城爭地。糜爛以戰。無論矣。彼其爲君者。又必窮奢極暴。賦歛之苛。徭役之苦。刑罰之刻。皆不可思議。觀於漢之諸侯王。及今之土司。猶可得其概矣。孔子作春秋。將以救民也。故立爲大一統。譏世卿二義。此二者所以變多君而爲一君也。變多君而爲一君。謂之小康。昔者秦楚吳越相讐相殺。流血者不知幾千萬人也。問今有陝人與湘人爭強。蘇人與浙人構怨者乎。無有也。昔之相讐相殺者。皆兩君爲之也。無有君無有國。復歸於一。則與民休息。此大一統之效也。世卿之世。苟非貴胄不得位。卿孤既譏。世卿乃立選舉。但使經明行修。雖蓬華之士。可以與聞天下事。如是則賢才衆多。而天下事有所賴。此譏世卿之效也。

雖然。當其變也。蓋亦難矣。秦漢以後。奉春秋爲經世之學。亦既大一統矣。然漢初之吳楚七國亂之。漢末以州牧亂之。晉之八王亂之。唐之藩鎮亂之。乃至明之燕王宸濠。此害猶未獲息。越二千年。直至我朝。定宗室自親王以下。至奉恩將軍。凡九等。功臣自一等公以下。至恩騎尉。凡二十六等。悉用漢關內侯之制。無分土。無分民。而封建之多君始廢。漢氏雖定選舉之制。而魏晉九品

中正寒門貴族界限畫然。此猶微有世卿之意焉。雖然。吾中國二千年免於多君之害者。抑已多矣。皆食素王之賜也。凡變多君而爲一君者。其國必驟強。昔美之三十七邦也。德之二十五邦也。意之二十四邦也。日本之九十二諸侯也。當其未合也。彼數國者。曾不克自列於地球也。其既合也。乃各雄長於三洲。河也。彼昔者。方罷敝其民。以相爭之不暇。自斷其元氣。耗其財力。以各供其君之私欲。合而一之。乃免此難。此一君世之所以爲小康也。而惜乎諸國用春秋之義太晚。百年前之糜爛。良可哀也。

世卿之多。君地球各國。自中土以外。罕有能變者。日本受毒最久。藤原以後。政柄下移。大將軍諸侯王之權。過於天皇。直至明治維新。凡千餘年。乃始克革。今俄之皇族。世在要津。英之世爵。主持上議院。乃至法人。既變民政。而前朝爵。青猶潛滋。暗窺漸移國權。蓋甚矣變之之難也。

封建世卿之與奴隸。其事相因也。舉天下之地。而畀諸諸侯。則凡居其地者。莫敢不爲臣。舉天下之田。而聚諸貴族。則凡耕其田者。莫敢不爲隸。故多君之世。其民必分爲數等。而奴隸徧於天下。孔子之制。則自天子以外。士農工商。天子之元子猶士也。編爲四民。各授百畝。咸得自主。六經不言有奴隸。禮有之者非孔子所定之制。漢世累詔放奴婢。行孔子之制也。後世此議不講。至今日而滿蒙。尚有包衣望族。達官尙有世僕。蓋猶多君世之舊習焉。西方則俄國之田。尙悉歸貴族掌轄。法國之田。悉爲教士及世爵公產。凡齊民之欲耕者。不得不佃其田。而佃其田者。不得不爲之役。自餘諸國。亦多類是。日本分人爲數等之風尤盛。乃至有穢多非人等名號。凡列此者。不齒人類。而南北美。至以販奴一事。構兵垂十年。此皆多君世之弊政也。今殆將悉革矣。此亦春秋施及蠻貊之一端也。余別有孔制禁用奴婢考。

歐洲自希臘列國時已有議政院。論者以爲即今之民政。然而吾竊竊焉疑之。彼其議政院皆王族世爵主持其事。如魯之三桓。鄭之七穆。晉之六卿。楚之屈景。父子兄弟。世居要津。相繼相及耳。至於匹夫編戶。豈直不能與聞國是。乃至視之若奴隸。舉族不得通籍。此其爲政也。謂之君無權。則可。謂之民有權。則不可。此實世卿多君之世界也。度其爲制也。始如英國今日之上議院。而非英國今日之下議院。周厲無道。見流於彘。而共和執政。滕文公行三年之喪。而父兄百官皆不悅。此實上議院之制也。不得謂之民政。若謂此爲民政也。則我朝天聰崇德間。八貝勒並坐議政。亦寧可謂之爲民政也。俄史稱俄本有議事會。由貴爵主之。頗有權勢。諸事皆可酌定。一千六百九十九年。大彼得廢之。更立新會。損益其規。俾權操於己。見俄史輯譯卷二俄之舊會。殆猶夫希臘羅馬諸國之議院也。猶多君之政也。俄之變多君而爲一君。則自大彼得始也。

大地之事物。皆由簡而進於繁。由質而進於文。由惡而進於善。有一定之等。有一定之時。如地質學各層之石。其位次不能凌亂也。今謂當中土多君之世。而國已有民政。既有民政。而旋復退而爲君政。此於公理不順。明於幾何之學者。必能辨之。

嚴復曰。歐洲政制。向分三種。曰滿那棄者。一君治民之制也。曰巫理斯托格拉時者。世族貴人共和之制也。曰德謨格拉時者。國民爲政之制也。德謨格拉時。又名公產。又名合衆。希臘兩史。班班可稽。與前二制相爲起滅。雖其時法制未若今者之美備。然實爲後來民治濫觴。且天演之事。始於胚胎。終於成體。泰西有今日之民主。則當夏商時。合有種子以爲起點。而專行君政之國。雖演之億萬年。不能由君而入民。子之言未爲當也。啓超曰。吾既未克讀西籍。事事仰給於舌人。則於

西史所闕知其淺也。乃若其所疑者。則據虛理比例以測之。以謂其國既能行民政者。必其民之智甚開。其民之力甚厚。既舉一國之民而智焉而力焉。則必無復退而爲君權主治之理。此猶花剛石之下。不得復有煤層。煤層之下。不得復有人跡層也。至於希羅二史所稱者。其或猶火山地震噴出之石汁。而加於地層之上。則非所敢知。然終疑其爲偶然之事。且非全體也。故代蘭得常得取而篡之。西史稱借民權之名以攘君位者謂之代蘭得其與今之民政殆相懸也。至疑西方有胚胎。而東方無起點。斯殆不然也。日本爲二千年一王主治之國。其君權之重。過於我邦。而今日民義之伸。不讓英德。然則民政不必待數千年前之起點明矣。蓋地球之運。將入太平。固非泰西之所得專。亦非震旦之所得避。吾知不及百年。將舉五洲而悉惟民之從。而吾中國亦未必能獨立而不變。此亦事理之無如何者也。

世之賢知太過者。或疑孔子何必言小康。此大謬也。凡由多君之政。而入民政者。其間必經一君之政。乃始克達所異者。西人則多君之運長。一君之運短。中國則多君之運短。一君之運長。此專就三千年內言之至其自今以往。同歸民政。所謂及其成功一也。此猶佛法之有頓有漸。而同一法門。若夫吾中土奉一君之制。而使二千年來殺機寡於西國者。則小康之功德無算也。此孔子立三世之微意也。

問今日之美國法國。可爲太平矣乎。曰惡。惡可。今日之天下。自美法等國言之。則可謂爲民政之世。自中俄英日等國言之。則可謂爲一君之世。然合全局以言之。則仍爲多君之世而已。各私其國。各私其種。各私其土。各私其物。各私其工。各私其商。各私其財。度支之額。半充養兵。舉國之民。

悉隸行伍。眈眈相視。齟齬相讐。龍蛇起陸。殺機方長。螻雀互尋。冤親誰問。嗚呼。五洲萬國。直一大酋長之世界焉耳。春秋曰。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易曰。見羣龍无首吉。其殆爲千百年以後之天下言之哉。

國家思想變遷異同論 辛丑

思想者事實之母也。欲建造何等之事實。必先養成何等之思想。

世界之有完全國家也。自近世始也。前者曷爲無完全國家。以其國家思想不完全也。今泰西人所稱述之國家思想。果爲完全否乎。吾不敢知。雖然。以視前者。則其進化之跡。粲然矣。其得此思想也。非一朝一夕所驟致。非一手一足所幸成。或自外界刺激之。或自內界啓牖之。雖曰天演日進之公理。不得不然。然所以講求發明而提倡之者。又豈可緩耶。故今略述其變遷異同之大體。使吾國民比較而自省焉。苟思想之普及。則吾國家之成立。殆將不遠矣。

德國大政治學者伯倫知理。所著國家學。將歐洲中世與近世國家思想之變遷。舉其特異之點。凡若干條。茲譯錄如下。

甲 中世

一 國家者。其生命與權利。受於上帝。國家之組織。皆由天意。受天命。

二 國家二字之理想。全自教門之學說而來。王

乙 近世

一 國家者。本於人性。成於人爲。其所組織。乃共同生活之體。生民自構成之。生民自處理之。二 以哲學及史學。定國家之原理。故近世之政

者代上帝君臨國家。王國即神國也。天主教主持教令與國家之兩大權。謂教界之權。與俗世之權。皆上帝之所付。其一歸於教皇。其一歸於羅馬帝。即耶穌新教。雖知教令干預政權之不可。然其論國家權。仍帶宗教上之思想。

三。中世國家之理想。雖非如東洋古國指埃及猶太等直接之神權政體。而尚不免爲間接之神權政體。蓋君主者神之副代理也。

四。國家由教徒之團體而成。故以教派之統一爲最要。凡異教無教之徒。不許有政權。且虐待之。

五。耶穌教國。以教令爲形而上者。故視之也尊。以國家爲形而下者。故視之也卑。教主之位。在國王之上。教士之位。在平民之上。常享特

治學。全自國家與吾人之相關如何著想。或曰國家者。由人人各求其安甯。求其自由。相議合意而結成者也。或曰國家者。同一之國民。自然發生之團體也。要之近世國家之理想。非全滯於宗教。亦非全離於宗教。至政治學之所務。則不在求合於天則。而在求合於人事。

三。神權政體。與近世政治思想。不相容。近世之國家。乃生民以憲法而構造之。其統治之權。以公法節制之。其行政也。循人生之道理。因人爲方法。以圖國民之幸福。

四。宗教無特權。無論公法私法。皆與教派不相涉。國家有保護「信教自由」之責任。無論何種教令。不得禁止凌害之。

五。國事自有精神。國民之元氣。有形體。憲制而成一法人。（法人者謂自法律上視之與一個人同例）對於教令而有獨立之地位。且能以權力臨教會。施行法

權。免常務。

六教育少年之事。皆由教會管之。各專門學。亦歸宗教勢力範圍。

七無公法私法之別。無屬地所行之主權。殆如私管業之財產。君權者。一家族之權也。

八因封建制度之故。國權破碎分離。自神而王。自王而侯伯。自侯伯而士。自士而市府。逐漸推移。法律之組織極散漫。

九代議選舉之權。由身分而異。貴族及教士占非常之勢力。法律亦因階級爲區別。

十諸侯自保其家國。故盛行保護政略。國家主權。偏於一方。細民不能享自由。

十一國家無意志。無精神。祇由於天性與趨勢而決行爲。如天然之生物然。其法律以習俗

律也。一切階級皆平等。教士不能有特優之權。

六國家所委於教會者。僅宗教教育耳。若學校則國家之學校也。一切專門學皆脫宗教之羈絆。國家保護其自由。

七公法與私法之區別。極分明。公權與公務相倚。

八國家者。自國民而成者也。但中央統制之權。仍存於國家。國家因國民的基礎。其範圍日赴廣大。法律亦以國家統一之精神。施平等於全體。

九選舉之權。達於人民全體。其根柢卽民政是也。法律通全國而爲一。

十全體之人民。各伸其共有之自由。又各服其自集之權力。

十一國家自有知覺。循至善之理。而行其法律。以公議別擇爲根柢。

爲根柢。

吾今者略仿其例。推而衍之。舉歐洲舊思想與中國舊思想與歐洲新思想。試一比較。列表如下。

甲 歐洲舊思想

一 國家及君主人民皆爲神而立者也。故神爲國家之主體。

乙 中國舊思想

一 國家及人民皆爲君主而立者也。故君主爲國家之主體。

丙 歐洲新思想

一 國家爲人民而立者也。君主爲國家之一支體。其爲人民而立。更不俟論。故人民爲國家之主體。十九世紀下半紀之國家主義亦頗言人民爲國家而立然與舊思想有絕異之點語詳下篇

二 人民之一部分與國家有關係。國家者半公私之物也。可以據爲己有。而不能一人獨有。

二 國家與人民全然分離。國家者死物也。私物也。可以一人獨有之。其得之也。以強權以優先權。故人民之盛衰與國家之盛衰無關。

二 國家與人民一體。國家者活物也。(以人民非死物故)公物也。(以人民非私物故)故無一人能據有之者。人民之盛衰與國家之盛衰。如影隨形。

三 治人者爲一級。被治於人者爲一級。其地位生而即定。永不得相混。

三 治人者爲一級。治於人者爲一級。其級非永定者。人人皆可以爲治人者。但既爲治人

三 有治人者。有治於人者。無其級。全國民皆爲治人者。亦皆爲治於人者。一人之身同

四帝王代天臨民。帝王之權即神權。幾與神為一體。

五政治為宗教之附屬物。

六公眾教育。權在教會。

七立法權在少數之人。(君主及貴族) 其法以神意為標準。

八(與中國舊思想略同)

者。即失治於人之地位。既為治於人者。即失治人者之地位。四帝王非天之代理者。而天之所委任者。故帝王對於天而負責任。

五宗教為政治之附屬物。

六無公眾教育。

七立法權在一人。(君主) 其法以古昔為標準。(或據先哲之言。或沿前朝之制。或任舊社會之習慣。)

八無公法私法之別。國家對於人民。有權利而無義務。人民對於國家。有義務而無權利。

時為治人者。亦同時即為治於人者。

四帝王及其他統治權。非天之代理。而民之代理。非天之所委任。而民之所委任。故統治者對於民而負責任。

五政治與宗教。各有其獨立之位置。兩不相屬。

六公眾教育。權在國家。

七立法之權在眾人。(合國民) 其法以民間公利公益為標準。

八公法私法。界限極明。國家對於人民。人民對於國家。人民對於人民。皆各有其相當之權利義務。

九全國人皆受治於法律。惟法律有種種階級。各人因其身分而有特異之法律。

十政權分散。或在王。或在諸侯。或在豪族。或在市府。無所統

十一列國並立。政治之區域頗狹。且有貴族階級。故人民常不得自由。

九惟君主一人立於法律之外。其餘皆受治於法律。一切平等。

十政權外觀似統一。而國中實分無量數之小團體。或以地分。或以血統分。或以職業分。中央政權謂之弱小。也不可謂之強大也。亦不可。

十一龐大一統。政治之區域寥闊。且無貴族階級。故政府雖非能予民以自由。而因其統治力之薄弱。人民常意外得無限之自由。亦意外得無限之不自由。

九全國人皆受治於法律。一切平等。雖君主亦不能違公定之國憲。

十政權統一。中央政府與團體自治。各有權限。不相侵越。

十一政府爲人民所自造。人民各尊其自由。又委託其公自由於政府。故政府統治之權甚大。而人民得有限之自由。

今考歐洲國家思想過去現在未來變遷之跡。舉其犖犖大者如下。

一家族主義時代
過去二酋長主義時代

國家思想

〔三帝國主義時代〕

〔甲神權帝國〕
〔乙非神權帝國〕

現在

〔四民族主義時代〕

〔五民族帝國主義時代〕

未來 六萬國大同主義時代

過去者已去。如死灰之不能復然。未來者未來。如說食之不能獲飽。今暫置勿論。但取現在通行有力者而論之。

今日之歐美。則民族主義與民族帝國主義相嬗之時代也。今日之亞洲。則帝國主義與民族主義相嬗之時代也。專就歐洲而論之。則民族主義全盛於十九世紀。而其萌達也在十八世紀之下半年。民族帝國主義全盛於二十世紀。而其萌達也在十九世紀之下半年。今日之世界。實不外此兩大主義活劇之舞臺也。

於現今學界。有割據稱雄之二大學派。凡百理論。皆由茲出焉。而國家思想其一端也。一曰平權派。盧梭之徒爲民約論者代表之。二曰強權派。斯賓塞之徒爲進化論者代表之。平權派之言曰。人權者出於天授者也。故人人皆有自主之權。人人皆平等。國家者。由人民之合意結契約而成。立者也。故人民當有無限之權。而政府不可不順從民意。是卽民族主義之原動力也。其爲效也。能增個人強立之氣。以助人羣之進步。及其弊也。陷於無政府黨。以壞國家之秩序。強權派之言曰。天下無天授之權利。惟有強者之權利而已。故衆生有天然之不平。自主之權當以血汗而獲得之。國家者由競爭淘汰不得已而合羣以對外敵者也。故政府當有無限之權。而人民不可

不服從其義務。是卽新帝國主義之原動力也。其爲效也。能確立法治。以法治國謂之法治之主格。以保團體之利益。及其弊也。陷於侵略主義。蹂躪世界之和平。

十八十九兩世紀之交。民族主義飛躍之時代也。法國大革命。開前古以來未有之偉業。其「人權宣言書」曰。「凡以己意欲棲息於同一法律之下之國民。不得由外國人管轄之。又其國之全體乃至一部分。不可被分割於外國。蓋國民者獨立而不可解者也。」云云。此一大主義。以萬丈之氣燄。磅礴衝激於全世界人人之腦中。順之者興。逆之者亡。以拿破侖曠世之才。氣吞地球。八九於其胸。而曾不芥蒂。卒乃一蹶再蹶。身爲囚虜。十年壯圖。泡滅如夢。亦惟反抗此主義之故。拿破侖之既敗也。此主義亦如皎日之被翳。風雷雖歇。殘雲未盡。於時比利時合併於荷蘭。荷蘭士達因。日耳曼族之一都府也被領於丹麥。意大利之大部被軛於奧國。匈牙利及波希米亞亦皆被略於奧國。波蘭爲俄普奧所分。巴幹半島諸國見掩於土耳其。一時國民獨立之原理。若將中絕焉。曾幾何時。而希臘抗土以獨立矣。比利時自荷蘭而分離矣。荷蘭士達因後還於德國矣。數百年憔悴於教政帝政下之德意志意大利。皆新建國稱雄於地球矣。匈牙利亦得特別自治之憲法矣。羅馬尼亞塞爾維亞門的內哥皆仰首伸眉矣。愛爾蘭自治之案通過矣。至千九百年頃。其風潮直馳捲騰溢於歐洲以外之天地。以區區荒島之非律賓。一度與百年軛縛之西班牙抗。而脫其羈絆。再度與富源莫敵之美國抗。雖暫挫跌。而其氣未衰焉。以崎嶇山谷之杜蘭斯哇兒。其人口曾不及倫敦負郭之一小區。致勞堂堂大英三十餘萬之雄兵。至今猶患苦之。凡百年來種種之壯劇。豈有他哉。亦由民族主義磅礴衝激於人人之胸中。寧粉骨碎身。以血染地。而必不肯生息於

異種人壓制之下。英雄哉。當如是也。國民哉。當如是也。今日歐洲之世界。一草一石。何莫非食民族主義之賜。讀十九世紀史。而知發明此思想者。功不在禹下也。

民族主義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義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其在於本國也。人之獨立。其在於世界也。國之獨立。使能率由此主義。各明其界限。以及於未來永劫。豈非天地間一大快事。雖然。正理與時勢。亦常有不並容者。自有天演以來。卽有競爭。有競爭則有優劣。有優劣則有勝敗。於是強權之義。雖非公理。而不得不成爲公理。民族主義發達之既極。其所以求增進本族之幸福者。無有厭足。內力既充。而不得不思伸之於外。故曰兩平等者相遇。無所謂權力。道理卽權力也。兩不平等者相遇。無所謂道理。權力卽道理也。由前之說。民族主義之所以行也。歐洲諸國之相交。則然也。由後之說。帝國主義之所以行也。歐洲諸國與歐外諸國之相交。則然也。於是乎厚集國力。擴張屬地之政策。不知不覺。遂蔓延於十九世紀之下半。雖然。其所以自解也。則亦有詞矣。彼之言曰。世界之大部分。被掌握於無智無能之民族。此等民族。不能發達其天然力。如曠地山林等。以供人類之用。徒令其廢棄。而他處文明民族。人口日稠。供用缺乏。無從涸注。故勢不可不使此劣等民族。受優等民族之指揮監督。務令適宜之政治。普遍於全世界。然後可以隨地投資本。以圖事業之發達。以增天下之公益。此其口實之大端也。不甯惟是。彼等敢明目張胆。謂世界者。有力人種世襲之財產也。有力之民族。攘斥微力之民族。而據有其地。實天授之權利也。不甯惟是。彼等謂優等國民。以強力而開化劣等國民。爲當盡之義務。苟不爾。則爲放棄責任也。此等主義。既盛行。於是種種無道之外交手段。隨之而起。故德國以

殺兩教士之故而掠口岸於支那。英國以旅民權利之故而興大兵於波亞。其餘互相猜忌。互相欺蔽之事。往來於列強外交家之頭腦者。蓋日多一日也。其究也。如美國向守們羅主義。超然立於別世界者。亦遂狡焉變其方針。一舉而墟夏威夷。再舉而刈非律賓。蓋新帝國主義。如疾風。如迅雷。颯然旬然震撼於全球。如此其速也。

新帝國主義之既行。不惟對外之方略一變而已。卽對內之思想。亦隨之而大變。蓋民族主義者。謂國家恃人民而存立者也。故寧犧牲凡百之利益以爲人民。帝國主義者。言人民恃國家而存立者也。故寧犧牲凡百之利益以爲國家。強幹而弱枝。重團體而輕箇人。於是前者以政府爲調人。爲贅疣者。一反響間。而政府萬能之語。遂徧於大地。甚者如俄羅斯之專制政體。反得以機敏活潑。爲萬國之所歆羨。而人權民約之舊論。幾於蕭條門巷。無人問矣。迴黃轉綠。循環無端。其現狀之奇。有如此者。今試演孟子之言。以證明國家思想之變遷如下。

十八世紀以前

君爲貴

社稷次之

民爲輕

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

民爲貴

社稷次之

君爲輕

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

社稷爲貴

民次之

君爲輕

雖然。十九世紀之帝國主義。與十八世紀前之帝國主義。其外形雖混似。其實質則大殊。何也。昔之政府。以一君主爲主體。故其帝國者。獨夫帝國也。今之政府。以全國民爲主體。故其帝國者。民族帝國也。凡國而未經過民族主義之階級者。不得謂之爲國。譬諸人然。民族主義者。自胚胎以至成童。所必不可缺之材料也。由民族主義而變爲民族帝國主義。則成人以後。謀生建業所當

有事也。今歐美列強皆挾其方剛之齊力以與我競爭。而吾國於所謂民族主義者。猶未胚胎焉。頑錮者流。墨守十八世紀以前之思想。以欲與公理相抗衡。卵石之勢。不足道矣。吾尤恐乎他日之所謂政治學者。耳食新說。不審地位。貿然以十九世紀末之思想爲措治之極則。謂歐洲各國既行之而效矣。而遂欲以政府萬能之說。移植於中國。則吾國將永無成國之日矣。知他人以帝國主義來侵之可畏。而速養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義以抵制之。斯今日我國民所當汲汲者也。

論專制政體有百害於君主而無一利 壬寅

今民間稍有知識者。莫不痛心疾首於專制政體。其惡之也。殆以此爲吾害也。至如君主若君主之私人。則莫不殫其精竭其術。以維持迴護專制政體。其愛之也。殆以此爲吾利也。夫趨所利而去所害。人類之公性情然矣。使其果爲利也。則吾亦何敢拂戾此公性情。爲與虎謀皮之舉。以曉瀆於炙手可熱者之側。雖然。其實際固非爾爾。吾思之。吾重思之。竊以爲專制政體之毒。其害民者一。而害君主者常二。民之受害者。有時而可避。君主之受害者。無地而可逃。民受害而他人猶以相憐。君主受害而後世且以爲快。故吾敢斷言曰。專制政體之於君主。有百害而無一利。謂余不信。請誦諸史。

中國數千年君統。所以屢經衰亂滅絕者。其厲階有十。而外夷構釁流賊揭竿兩者不與焉。一曰貴族專政。二曰女主擅權。三曰嫡庶爭位。四曰統絕擁立。五曰宗藩移國。六曰權臣篡弒。七曰軍人跋扈。如唐藩鎮之類八曰外戚橫恣。九曰僉壬腹削。如李林甫盧杞之類十曰宦寺盜柄。此十者。殆歷代所以亡國。

之根原。凡叔季之朝廷。未有不居一於是者也。至求此十種惡現象所以發生之由。莫不在專制政體。專制政體者。實數千年來破家亡國之總根原也。

昔在周代。統一之業始集。於是廣封親藩。以獎王室。及其衰也。諸侯力征。天王守府。迨於末葉。政在大夫。齊之田陳。晉之三家。羽翼既就。主權亦移。周室之亡。實亡於貴族。秦嬴鑿之。夷天下爲郡縣。支孽無尺寸之土。功臣無湯沐之祚。而一胡亥一趙高舉而傾之。秦之亡。亡於嫡庶。亡於宦寺。

也。秦代專制政體最行。而其亡亦最速。漢高一天下。鑒秦之孤立。與其爭統也。於是上法周制。廣置親藩。而孝惠儲位。不敢廢置。及其崩御。骨未寒。而呂氏之禍作矣。是爲女后專權之嚆矢。前此秦之

太后廢侯已鞏其端

呂氏既滅。七國旋警。宗藩之禍。幾覆厥祚。七國既平。景武乃實行強幹弱枝之術。翦其爪牙。使無能爲役。而巫蠱之變。骨肉喋血。上官氏霍氏踵起。外戚之禍復燃。弘恭石顯繼興。宦官之禍萌芽。未幾而王氏竟移漢鼎矣。西漢之亂亡。則女主宗藩外戚宦寺諸原因爲之也。東漢光武

明章一小康。及和帝以後。竇氏。鄧氏。閻氏。梁氏。諸后族。互起互屠。而母后外戚之禍。達於極點。鄭衆。李閔。江京。孫程。單超。曹節。王甫等。狼狽相嬗。而宦官之禍。達於極點。海宇鼎沸。梟雄乘之。董卓曹操。遂屋漢社。東漢之亡。以母后外戚始。以宦寺中。以權臣終也。及魏承漢。上鑒七國。下鑒羣牧。於是悉廢封建。而外戚宦寺之禍亦不烈。而司馬懿曹爽若拉枯朽。而魏遂移於晉矣。蜀以昭烈之畧。諸葛之明。崎嶇保障者若干年。諸葛云亡。而一黃皓遂覆漢祀。吳大帝藉父兄之業。以霸江東。及其末年。而登和。霸亮。四子。已相攙奪。諸葛恪。孫峻。孫綝。橫極凶暴。竟廢其君。弱其國。三國之亡。魏亡於權臣。蜀亡於宦寺。吳亡於嫡庶及權臣也。晉復鑒魏。孤立大封宗室。而內之楊氏。賈

氏。外戚女主之亂踵起。外之八王相夷。骨肉割刃。若屠犬羊。遂倚外寇爲聲援。寔成五胡之亂。西晉之亡。則后戚宗藩之爲之也。東渡後。宗室之勢驟殺。而都督之權驟強。王敦、蘇峻、桓溫、桓玄皆以方鎮構亂。竭舉國之力。僅能平之。而劉裕卽以此篡晉矣。東晉之亡。則軍人之爲之也。其在南朝。劉宋則有太子劭、武陵王駿、晉安王子勛等之相繼弑逆。蕭齊則有蕭鸞、江祐等之廢立。蕭梁則有侯景及諸王之爭亂。陳則有孔範、江總等之專橫。其在北朝。拓跋魏以道武爲初祖。而及身已被弑於厥子。寢假而胡太后弑孝明。爾朱榮弑元劍。爾朱兆弑孝莊。高歡廢節愍。而魏遂分東西。高齊則常山王演弑廢帝。宇文周則宇文護弑孝愍。孝明。凡南北朝二百餘年間。七姓之亂亡。莫不由前此所舉十種罪惡之爲之也。隋文亦及身被弑於厥子。隋煬旋賈怨天下。被弑於近臣。隨之亡。則嫡庶爭立。僉壬用事之爲之也。唐號稱極盛矣。而天下甫定。卽有玄武門之變。高祖殆以憂死。僅三葉而武后禍起。唐易而周。韋氏繼之。女主之禍。至是達於極點。天寶以後。其在宮中。則有楊貴妃、張良娣之勢亂。其在朝廷。則有李林甫、盧杞之橫恣。其在方鎮。則有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朱泚、李懷光等十數藩帥之叛亂。及至末葉。宦官大盛。遂釀成甘露之變。連弑數帝。擁立之權。皆在其手。而唐社遂屋。唐之亂亡。起於家變。次以母后。次以僉壬。次以軍人。而終以宦寺也。五代十國之亂。更不足道矣。宋承唐後。懲藩鎮之禍。盡解功臣兵柄。而太宗已以繼嗣之爭。喋血於所親。其後蔡京、章惇、秦檜、韓侂胄、史彌遠相繼用事。屠殺善類。而僉壬之禍。亦與宋相終始。其在胡元。鐵木迭兒、鐵失、燕帖木兒等更迭作亂。海宇鼎沸。亦遂不能安於中國。元之亡。由宗藩權臣諸爭之爲之也。及至前明。又懲歷朝禍亂之弊。遠師周漢。復建親藩。而燕王棣、漢王高煦、寧王

宸濠。安化王寘璠等。遂以亂國。王振劉瑾嚴嵩魏忠賢等。相繼用事。及中葉以後。而宦寺之禍。遂與漢唐鼎足。演成二千年間不男不女之歷史。明之亡。則親藩僉壬宦寺之爲之也。由此觀之。二千年中所謂君權者安在乎。嗟乎。論者以爲專制之毒。毒百姓也。使其毒百姓。而百姓從而報復之。從而覆亡之。猶可言也。而彼專制者。亦可自諉爲專之未甚。制之未至。苟更精其術焉。終必可以絕後患而祈永命也。而豈知報復之覆亡之者。不在其所賤而在其所親。不在其所敵而在其所愛。彼二千年來歷姓崩折之禍。豈嘗有一焉。若歐洲十八九世紀間之民變者。起而犄之也。即有一二揭竿草澤者。亦不過乘其腐敗之既極。乃得一逞焉耳。至其滅亡之根原。則全不在是。然則彼其專制之敵。不足以爲患也。既若此。而何以亡國破家相隨屬也。又復若此。日本人常言曰。『支那一部歷史。實以膿血充塞之歷史也。吾恥其言。雖然。吾不得不忍受其言。嗟夫。當霸者之初起也。莫不汲汲焉思所以保我子孫。鞏我主權。帝王萬世傳諸無窮。其所以懲前代之失而救其弊者。亦云瘁矣。乃或防一弊。而他弊即起於所備之外。又或防之愈甚。而其末流之爲毒愈烈。若明太祖禁宦官不得讀書識字。本朝聖祖世宗高宗。煌煌訓諭。極言母后臨朝之弊。宦豎預政之弊。儲貳廢立之弊。若此者。豈不法嚴而意美乎哉。試觀有明末葉及近今之朝局。則前此所防者。其爲效何如矣。論者於是以爲無無弊之法。無可久之治。乃相與諉於一治一亂。天數使然而政治家之理論以窮。夫天下果眞不可以久安長治乎。歷史果遂以相斫書而終古乎。則今日歐美日本之治何以致焉。雖然。吾無怪論者之爲斯言也。彼其求之於此焉。而不得所以治之之術。求之於彼焉。而亦不得所以治之之術。然則其迷信退化主義。挾持厭世思想也。亦宜。新民子曰。

吾請與普天下讀史諸君一解決此問題。儻願聞之。

洵濁流而欲得清泉。揚熱湯而欲止沸度。此必不可得之數也。不如澄其源焉。止其薪焉。所謂治本之論也。中國君統之亂本何在。在彼十種惡業。十種惡業之亂本何在。在專制政體。專制政體一去。則彼十種者。無所附以自存。不必以人力坊之也。而不然者。坊於此而彼則蹈瑕以起。坊於今而後則伺隙以來。未有能免者也。請言其理。黃梨洲曰。『後之爲人君者。以天下之利盡歸於己。以天下之害盡歸於人。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爲天下之公。視天下爲莫大之產業。傳諸子孫。受享無窮。夫既以產業視之。人之欲得產業。誰不如我。攝緘膝固扇鑷。一人之智力。不能勝天下欲得之者之衆也。』嗚呼。至哉言乎。數千年來嫡庶之爭統。宗藩之倡亂。權臣之篡弒。軍人之窺伺。皆坐此而已。夫漢高之與韓彭。相去一間也。漢帝之與魏王。魏帝之與晉王。相去一間也。長安之與盧龍。魏博。燕京之與雲南。閩越。指唐昭相去一間也。隋煬之與太子勇。唐太宗之與太子建成。相去一間也。吳楚七國之與漢文。燕王棣之與明建文。相去一間也。而一則富有四海。率土皆臣。一則屈膝承顏。僅保薄祿。夫誰不從而生心也。既懸一至可豔。至可涎者。以餌之於上。而欲禁人曰。爾其無豔。是無涎。是則雖日尸一人。猶不足以爲戒也。彼日本昔亦專制之國也。而千年以來。其專制之實權。不在君主而在大將軍。故日本之革命。所革者在幕府。而不在王朝。何以故。彼有可欲。而此無可欲。故然則吾中國禍亂之大原可知矣。天下之大欲。集於君主。故天下之至危。亦集於君主。使其君而爲英國今日之君主也。夫誰得而覬之。即使其君主而爲日本昔日之君主也。夫亦孰從而覬之。而徒以君主專制之可欲。故遂使數千年之歷史。

以此等爭亂之跡。充物其十八九。吾不知數千年之君主。其安危苦樂榮辱之率。視今英國昔日之本之君主何如也。君主既專制矣。其年長者。英明雄武者。自能乾綱獨斷。舉自專自制之實。而不然者。或幼冲焉。或倦勤焉。或昏駭焉。或狂暴焉。或異懦焉。或有所偏好偏惡焉。則其實權自不得不移於他人。於是母后之禍。外戚之禍。僉王之禍。宦寺之禍。乃起。彼等非能自有其權。以與現在主權者相亢相攙奪也。而常依附現在主權者之權。以自固。始而依附。繼而盜竊。久假不歸。而主權者反不得不伺其鼻息。以爲存活。於是君主非專制者。而反爲被專制者矣。由此觀之。歷史上種種罪惡。不有從專制政體而生者乎。使非專制。則如英國日本之華族。給以爵號。優異齊民。其有功德有學識者。列之上議院。使參國政。而貴族專政之禍。何從生焉。使非專制。則君位繼承之法。一從憲法所規定。某人宜嗣統。皆與民共見。一定而不可易。雖或今帝無後。而旁支血統。循序入嗣。亦有皇室典範。以劃定之。而嫡庶爭位定策。擁立大禮。爭辯等禍。何從生焉。攝政之權。皆有一定。元首權尙立限制。況於攝者。而母后擅權之禍。何從生焉。天潢宗親。各有食采。所至國人莫不加敬。其尊榮雖下君主一等。而君位既無可欲。何苦貪此虛名。傷彼實利。則宗藩叛亂之禍。何從生焉。政府大臣。皆有責任。稍失輿望。立即去位。權臣篡弒之禍。何從生焉。兵馬之權。集於中央。國防之責。同諸國民。而軍人跋扈之禍。何從生焉。一國會計。皆由議院審定。司農小府。各異所司。而僉壬朘削之禍。何從生焉。君之與國。截然兩途。宮中府中。不同一體。君主若有所親。若有所愛。則自以其私產參養之。不得及國事。而外戚橫恣。宦寺盜柄之禍。何從生焉。不甯惟是。君主既與國民共治。此國則君位之安危。與國同體。苟有人焉。欲破壞秩序。侵主權。以毒一國者。則全國之

民皆將起而抗之不瞬息而禍撲滅豈有若專制國之民視君國之難如秦越人之肥瘠也是則種種惡現象固無自生即生矣亦無自成也明矣若是乎苟非專制政體則此十種惡現象者自一掃而空若是乎吾中國數千年膿血之歷史果無一事焉而非專制政體貽之毒也

且專制政體之毒害君主猶不止此歷觀自秦以來歷史上之君主合所謂正統者僭竊者計之其數不下千餘大率不得其死者十而一焉被廢而幽者亦十而一焉暇當為列一表今倥偬未能及也夫以尋常人數統計之苟非大亂離之頃則最少必千人以上乃有一二不得其死者而君主權禍之卒則

已為百與一之比例矣不甯惟是凡一姓之代興則其勝朝子孫斬刈靡有孑遺此前史數見不鮮之成例也其最甚者若晉之於魏宋之於晉齊之於宋姚察梁書武帝紀論云魏晉易皆抑前代宗支以絕民望及宋遂合司馬氏為廢姓齊之代宋滅

屬皆殲南史宋順帝紀云帝遜北齊之於北魏齊文宣帝殺魏人隋之於宇文周殺殆無遺種今以周書考之周文帝

子趙王招陳王純越王盛代王達滕王道皆被殺而並殺招子員貫乾統乾鈴乾等純子謙讓讓等盛子忱悰悰悰等達子執轉等適子祐裕禮禮等而震之子實儉之子乾暉通子絢亦皆被殺於是周文帝子孫盡矣節閔帝一子康先死其子暹亦被殺於是節閔子孫又盡矣明帝子畢王賢誅王貞皆被殺并殺賢子宏文恭道樹襄等貞子德文等於是明帝子孫亦盡矣武帝子漢王贊曹王贊曹王允道王充蔡王允荆王元皆被殺於是武帝子孫盡矣宣帝子靜帝既為隋文所害餘子羈王宿鄴王術皆幼而被殺於是宣帝子孫又盡矣其宗室亦以次斬刈雖有子遺云○接此皆百世後猶使人酸鼻寒心

等野蠻典故本不值記載今不避煩而徧述之者使後人剴心誠目知所懼云爾下仿此

者矣然此猶云鼎革之後為然也亦有鐘簾未改而喋血已聞宗子當陽而王孫先喙則有如齊王芳時魏故在也而曹爽以帝室懿親已夷三族諸曹殺戮過半八王之亂晉故在也而懿師子孫已草薶而禽獮八王者一汝南王亮司馬懿之子武帝叔父二楚王瑋武帝第五子三趙王倫懿第九子四齊王冏齊

帝第六子八東海王越司馬泰之子惠帝從叔祖時復有淮南王允吳王晏武帝從弟五河間王容司馬孚之孫武帝從弟六成都王穎武帝第十六子七長沙王又武帝皆武帝子亦與於亂經此紛擾而司馬氏創業諸帝之子孫已十亡八九武后之時唐固在也而李氏之後已不

絕如縷。武后時自越王貞珣邪王冲起兵謀復王事敗被誅於是殺韓王元嘉魯王雲嬰范陽王嵩黃公諱東莞公融霍王
章王賈蔣王煇安南郡王顯鄆國公昭滕王元嬰子六人紀王慎之子義陽王琮楚國公瑋襄陽公秀廣化公獻建平公欽曹
王明及諸宗室李直李敏李然李勳李策李越李賢李英李志業李知言李元真鉅鹿公晃等數十百人除其屬幼者流
嶺表又為六道使所殺又武后親生之子太子宏太子賢太子光太子元餘其屬幼者流
帝宗子邵王重潤皆被殺至是唐高祖太宗之胤存者不及一光矣其尤慘酷者若宋之劉氏位為徐羨之等所廢殺
次廢陵王義真亦被廢殺次文帝義隆為其子邵所弑次彭城王義康為文帝賜死其子分文為邵所殺次江夏王義恭為前廢
帝所殺有十六子其十二為邵所殺其四為前廢帝所殺次南郡王義宣以謀反故并諸子皆為朱修之所殺次衡陽王義季以
飲酒致殞僅得傳國是武帝次南平王鐸為孝武所殺其子皆為前廢帝所殺次廬陵王紹出繼義真以善終其子又為前
廢帝所殺次竟陵王誕孝武使沈慶之攻殺之無子次建平王宏善終其子及孫皆為後廢帝所殺次廬陵王綽明帝逼令自
殺次晉熙王昶前廢帝欲討之乃奔魏二子皆於齊受禪後賜死次武昌王渾孝武逼令自殺無子次明帝次始安王休仁為
明帝所忌賜死其二子後廢帝時被殺次晉平王休祜為明帝所殺有十三子順帝時蕭道成敗死四子皆被殺次巴陵王休茂
以反伏誅次鄱陽王休業臨慶王休倩新野王夷父皆早卒次桂陽王休範舉兵討蕭道成敗死四子皆被殺次巴陵王休茂
為明帝賜死其子後廢帝時被殺次晉平王休祜為明帝所殺有十三子順帝時蕭道成敗死四子皆被殺次巴陵王休茂
瘡者十為前廢帝所殺者二為明帝所殺者十六當明帝時以孝武子孫誅殺已盡轉以己子武陵王贊為武孝後則孝武子
孫已無一在者可知也明帝不能人道養假子十二人天者數四其餘則後廢帝順帝及諸王子皆為蕭齊之蕭氏齊高帝武
道成所殺然則宋武九子四十餘孫七十餘孫死於非命者十之七八且無一焉有後於世者矣齊高帝武
帝晉熙王鈺河東王鈺衡陽王鈞皆明帝所殺武帝二十三日早殞者七人餘則鄱陽王鐸桂陽王鐸江夏王鋒南平王銳宜都王
王子懋隨郡王子隆建安王子真西陽王子明南海王子罕巴陵王子倫都陵王子真臨賀王子若西陽王子文衡陽王子峻
南康王子琳湘東王子建衡山王子珉南郡王子夏皆明帝所殺史稱當時高武子孫朝不保夕每朝見鞠躬俯偃不敢正行
直視云其後明帝之子東昏侯寶卷和帝寶融皆被廢殺之禍江夏王寶鈺先為東昏所殺鄱陽王寶寅逃入魏後隋之楊
亦諫反誅鄱陽王寶攸晉熙王寶嵩桂陽王寶貞皆中興二年賜死是明帝諸子亦無一得免者而蕭齊之祀遂斬隋之楊
氏隋文帝親為子廣所弑其五子長太子勇廢廢賜死次楊暕為宇文化及所弑次秦王俊先卒次越王秀廢廢江都之難
皆為化及所害楊帝三子長太子昭先卒次齊王暕次趙王暹皆死江都之子十一以旣死餘皆貶嶺外杖後二子秀諒各一子
子燕王倬亦遇害江都越王侗稱號東都為王世充所弑於是楊帝子孫亦無遺種矣金之完顏氏弑君弑母殺伯叔

兄弟及宗室數百人完顏子孫殆盡其名太繁今不備載若此者皆其詰局之尤慘酸者也自餘各朝雖或其禍稍殺然試問二千年來霸天下者十數姓其血胤子孫能傳於今日者曾有一人焉否也漢獻帝曰「朕亦不知命在何時」明建文帝曰「願世世子孫勿生帝王家」明毅宗之將殉國也先手刃其公主叱之曰「若何爲生我家」至今讀其言猶將如聞其聲哀哀乎其有沈痛焉夫以鄙野一匹夫猶且能殖田園長子孫傳其種以及於後而所謂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者其結局乃皆若此當其始也力征經營早作夜思殫精竭慮窮兇極暴豈有一焉非爲子孫帝王萬世之業計者耶豈知曾不旋踵物換星移如風捲簾一掃而空矣所謂「腰下寶玦青珊瑚可憐王孫泣路隅問之不敢道姓名但道困苦乞爲奴」者其猶爲最天幸焉矣諺有之「天下無不散之筵席」歷觀自秦以來專制君主之子孫其有能三百年不經繫縛刳割屠戮菹醢之慘者乎人之好專制也謂其爲吾利也而所謂利者乃若此此而爲利則何者而謂爲害耶嗚呼前此飲鳩而死者已不知百千萬人而踵其後者猶復沈沈然嗜之天下大愚豈有過此夫徒以爭此區區專制權故而父子失其愛兄弟失其親母子夫婦失其睦伯叔甥舅失其和乃至素所與櫛風沐雨共患難之人或素所撫摩愛惜受參養之人一旦肝膽楚越倒戈相向恨不得互剗刃於腹而始爲快是天下壞倫常毀天性滅人道破秩序之毒物未有甚於專制政體焉者也苟非禽獸苟非木石其何忍以此之故有父而不孝有子而不慈有兄弟而不友有夫婦而不戀有朋友而不親甚者乃至有身而不自愛也嗚呼其亦不思而已

專制政體之爲害於君主既若此矣然使其別有所大利焉或足以與所害相償則冒險以趨之

亦無足怪者。雖然。其所謂利者果安在乎。專制政體之利君主者有二。其一則意欲上之自由。一人爲剛。萬夫爲柔。作威作福。頓指氣使。所謂予無樂乎爲君。惟其言而莫予違也。其二則軀殼上之自由。玉食萬方。便嬖滿前。宮妾數千。窮奢極樂。所謂非以一人治天下。實以天下奉一人也。吾今請取兩者而細論之。

中國以專制最久聞。自秦來以爲君主者不下千數。問其能實行完全圓滿之專制者。能有幾人乎。吾竊嘗區二千年來君主之權力爲四種。第一有全權親裁萬機。毫不被掣肘於他人者。凡得二十二人。曰秦始皇。曰漢高祖。武帝。光武。昭烈。曰吳大帝。曰秦苻堅。曰宋武帝。曰齊高帝。曰北魏孝文帝。曰北周孝武帝。曰唐太宗。曰周世宗。曰宋太祖。神宗。曰西夏李元昊。曰元世祖。曰明太祖。成祖。曰本朝聖祖。世宗。高宗。(第二)其權力雖不如第一種之強盛。而承襲先業。繼體守文。亦不甚被掣肘於人者。凡得十二人。曰漢文帝。明帝。章帝。景帝不列者以其常被制於竇太后也。宣帝不列者以其嘗被制於霍氏也。曰魏文帝。明帝。曰陳宣帝。曰宋太宗。眞宗。仁宗。曰本朝仁宗。宣宗。文宗。世祖不列者以其嘗被制於霍氏也。時睿親王秉政也。(第三)初時行其全權。或窮侈極欲。自奉一人。或窮凶極暴。震慄天下。後卒身危國削。身弑國亡者。凡得十一人。曰新莽。曰吳孫皓。曰宋廢帝。曰齊明帝。曰梁武帝。曰陳後主。曰隋文帝。煬帝。曰唐元宗。憲宗。曰宋徽宗。(第四)則不能自有其全權。或委政於母后。或委政於外戚。或委政於權臣。僉王宦寺。雖其間安危異數。榮辱殊途。大抵危而辱者十之七八。安而榮者十之一二。要之其不能自有專制權則一也。凡前所列諸帝以外之君主。皆屬此種。由此言之。君主千數。而能眞行專政權者。不過此三四十人。其因此而釀弑亡之禍者。尙三之一焉。自餘則雖擁有一普天率土之名。而實則唯諾守府。祭

則寡人。其甚者。則身處樊籠。背懸芒刺。其困阨苦難不自由。有甚於吾儕小民十倍者。專制云。專制云。卻笑年年壓金線。爲他人作嫁衣裳。吾不知於君主果何利也。

若夫欲藉此專制權以窮極耳目之欲者。則吾見夫爲君主者。無此心則已。苟有此心。則其專制權終不能一朝居也。夫不必其瘁心力以顧公益爲民事也。即使欲保其產業以長子孫焉。固已不可不劬勞於在原。咨嗟於在廟。宵衣旰食。日昃不遑。昔人大寶之箴。帝範之鑑。迂儒腐生。皆能言之矣。乾隆御製詩有云。『不及江南一富翁。日高三尺猶鋪被。』誠哉其閱歷心得親切有味之言也。黃梨洲原君篇又云。『夫以千萬倍之勤勞而已。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故古之人。量而不欲入者。許由務光是也。入而又去之者。堯舜是也。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禹是也。豈古之人有所異哉。好逸惡勞。亦猶夫人之情也。』故吾以爲人而不欲求耳目之樂。則已耳。苟其欲之。則他種地位皆可居。而惟專制君主之地位萬不可居。苟居之。則樂未極而哀已來。欲未滿而身爲僂矣。專制云。專制云。地下若逢陳後主。豈宜重問後庭花。吾不知於君主果何利也。

準此以談。則吾所謂專制政體。有百害於君主而無一利者。雖蘇張之舌。其無以爲難矣。夫其利害之理。既至分明而易識別也。若彼利害之數。又屢經驗而有成例也。若此。則誠宜如梨洲所云。以俄頃之淫樂。不易無窮之悲。雖愚者亦明之矣。而竟數千年覆轍折軫。不絕於天壤者何也。曰溺於所習。知其一不知其二也。邊沁倡樂利主義。以爲道德之標準。而世固有縱飲博之樂。貪穿窬之利。而自託於邊沁之徒者焉。算學不精。而因以自誤也。夫世之君主及君主私人。以擁護專

制政體爲自樂自利之法門者。亦猶是而已矣。亦猶是而已矣。

且君主及君主之私人。所以必擁護專制政體者。吾知之矣。彼其心以爲專制政體。與君主相依爲命。去其甲而乙亦不能立也。噫嘻。其陋矣。專制政體爲一物。君主爲一物。兩者性質不同範圍不同。夫烏得而混之。不觀歐洲乎。今世歐洲十餘國中。除法蘭西、瑞士、外。皆有君主。此讀史者所能知也。除俄羅斯、土耳其、外。皆無復專制政體。又讀史者所能知也。而最近之日本。及其明證矣。百餘年前之歐洲日本。其貴族專政之體。猶吾國也。其女主擅權之禍。猶吾國也。其嫡庶爭位之禍。猶吾國也。其宗藩移國之禍。猶吾國也。其權臣篡弑之禍。猶吾國也。其軍人跋扈之禍。猶吾國也。其外戚橫恣之禍。猶吾國也。其僉王陵削之禍。猶吾國也。所謂亡國十原因者。而彼等備其九焉。所缺者惟宦寺之人妖耳。而諸國歷代君統覆滅之遠。因近。因亦恒在此。無一而不猶吾國也。每讀近世史。至屢次之日耳曼帝位繼承問題。波蘭王位繼承問題。西班牙太后馬渣連事件。俄羅斯太后蘇菲亞事件。大彼得之母也。英王查利斯第一事件。法王路易第十六事件。乃至其餘種種糜爛紛擾慘酷困難之現象。未嘗不歎古今東西政治上之罪惡。何以若出一轍。今則自俄羅斯以外。問諸國猶有以此等罪惡污點其國史者乎。無有矣。中國館閣頌揚通語。動曰國家億萬年有道之長。若今者英德日諸國之君主。眞可謂億萬年有道之長也。而不然者。則有若當世專制第一之俄羅斯。而亞歷山大第二被弑矣。亞歷山大第三以憂死矣。今皇尼古喇第二。亦被刺於日本。幾不免矣。享萬乘之虛名。無一夕之安寢。以視英日德諸皇何如矣。君主而不欲自愛則已耳。君主之私人。而不欲愛其君則已耳。苟其欲之。宜何擇哉。

然則爲國民者。當視專制政體爲大衆之公敵。爲君主者。當視專制政體爲一己之私仇。彼其毒種盤踞於我本羣者。雖已數千年。合上下而敵之。則未有不能去者也。雖然。若君主及君主之私人而不肯仇彼焉。從而愛惜之。增長之。則他日受毒最烈者。不在國民而在君主及其私人也。按諸公理。凡兩種反比例之事物不相容。則必有爭。爭則舊者必敗而新者必勝。專制政體之不能生存於今世界。此理勢所必至也。以人力而欲與理勢爲禦。譬猶以卵投石。以螳當車。多見其不知量而已。故吾國民終必有脫離專制苦海之一日。吾敢信之。吾敢言之。而其中有一機關焉。君主及其私人而與民同敵也。則安富焉。尊榮焉。英國日本實將來中國之倒影也。君主及其私人而認賊作子也。則國民仇專制政體。而不得不並仇及專制政體之保護主。法國美國實將來中國之前車也。夫爲英日與爲法美。在我國民則何擇焉。所最難堪者。自居於國民以外之人耳。易曰。井渫不食。爲我心恻。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君子讀史記屈原列傳而不禁廢書而歎也。

論中國與歐洲國體異同 己亥

宇內文明之流域。發源亞洲。而中國其最著也。以今日論之。中國與歐洲之文明。相去不啻霄壤。然取兩域數千年之歷史比較而觀之。可以見其異同之故。與變遷之跡。而察其原因。可以知今日現狀之所由來。尋其影響。可以知將來形勢之所必至。故刺取而論之。以備審時論世之君子省覽焉。

第一章 其相同之點

一 家族時代與酋長時代

穹古之史。雖不可盡信。然推原人類之所由起。與國邦之所由成立。無東無西。其揆一也。人頭孳生之始。無舟車交通之便。一山之阻。一河之隔。遂劃然分爲各箇之小團體。故老子曰。古者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其民老死不相往來。故其時皆以種族分國。種族無限。其國亦無限。董子所謂九皇六十四民者。皆以家族爲國者也。

其後稍稍蠶食。強有力者出而威服異種。合併而隸於己國。是爲酋長時代。當時之戰爭。弱肉強食。皆因種族之分別而起。其第一期最有力者。則共工氏。霸有九州。次有蚩尤氏。與軒轅戰於阪泉之野。其第二期民衆而悍者。則有苗氏。皆土著之民。其第三期則黃帝之子孫。入冀豫之地。而奪之。卒遷三苗。享有其地。後此所謂三代者。皆軒轅（即黃帝）之後也。凡此種族之競爭。一如亞利楊族。瑟迷節族。哈米節族。等之相爭。而後來者恒占勝利焉。此其進行之軌度。與歐洲毫無所異。

夏殷之間。雖云帝政。其實則各各種族之酋長。相與並立。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皆酋長也。夏殷不過諸酋長之盟主耳。然當時千年中有勢力於禹域者。不獨夏殷兩氏。如有窮氏。昆吾氏。大彭氏。豕韋氏。皆嘗代夏殷而爲盟主者。大率如西方之埃及。巴比倫。亞迷利亞。波斯。各國。遞相雄長。而皆具一大國之形。與小種族之相侵噬者有別。

二 封建時代與貴族政治

中國周代國體。與歐洲希臘國體。其相同之點最多。即封建時代與貴族政治是也。彼此皆列國

並立。其所以立國之來由雖異。而其立國之要素。逐漸完備。文明逐漸發達。則無異周之一代。純爲貴族政治。在周則有周召單劉。在齊則有國高。在魯則有三桓。在鄭則有七穆。在晉則有欒卻胥原范荀。在楚則有昭屈景。皆相繼持一國之大權。歐洲人所謂少數共和政體。謂之寡人政體者是也。其政府（即貴族）之權力甚重。過於國君。國君之廢立出於其手。國君之行爲能掣其肘。如周厲王無道。國人流之於斃。而共和執政。滕文公欲行三年之喪。而父兄百官皆不欲之。類是也。以希臘諸國比例之。大約近於斯巴達之政體最多。其國權上不在君。下不在民。而在國中之一部。此一部之權實有偉大可驚者。雖然其於平民也甚相親。故其民亦與國同體。國之大事。時或得參末議焉。（例之如魯長勺之戰。曹沫以匹夫而見魯侯。參軍事。鄭商人弦高以乘韋之牛却秦師。晉韓起求環於鄭賈。鄭之執政者辭之。述政府與賈人所訂盟約爲詞。是政府與商民有時亦立於平等地位也。此外尙多不備述。）故當時爲貴族政治時代。亦爲民權稍伸時代。列國並立無所統一（當時周室亦僅在於列國地位。無統一之勢力）故常有盟主以聯合之。晉楚爭霸。狎主夏盟。略如阿善與斯巴達同立於希臘世界之中心。迭爲雄長。而其結局也。因並立競爭。不得不鼓厲人才。擴張國勢。於是予人民以言論思想之自由。故哲學文學極盛於時。爲此後世界開無限之智慧。闢無限之境界。皆因國勢而造出時勢者也。此其最相同者也。自春秋戰國以後。而有秦始皇之暴興。旋繼以兩漢之統一。而中國小康。自希臘以後。而有亞歷山大王之驟起。繼以羅馬之統一。而歐洲小康。自其形體上觀之。固甚相類。若其實際。則有大相異者。請於次章詳言之。

第二章 其相異之點及其原因與影響

一 歐洲自羅馬以後仍爲列國中國自兩漢以後永爲一統

中國與歐洲之國體。自春秋以前。歐洲史家所稱上世史時期。大略相同。自春秋以後。截然相異。其證據甚多。而最重要者有二端。其第一端卽此節所論是也。自酋長競爭。以至於列國競爭。此乃世界人類自然之程度。而不可避者也。其局至今未息。而日益劇烈。不獨歐洲爲然。卽以亞洲論之。五十年前之印度。三十年前之日本。皆一國中。含有無數小國。而歐洲上下數千年。除羅馬時代外。無一日不在並立競爭之中。獨中國則不然。秦廢封建。置郡縣。以後二千年。循其軌而不易。中間如漢時。封子弟爲王。功臣爲侯。晉時之八王。明代之燕王。宸濠等。雖有封建之舉。不移時而遂變滅。不成其列國之形也。漢末之州牧。唐代之藩鎮。各擁疆土。私子孫。雖氣魄萬丈。不過湧亂一時。不成其爲列國之形也。中間如三國時代。如南北朝時代。如宋與遼金時代。頗成並立之世。然相敵者不過一二國。競爭不烈。且歷時未久。輒復合併。其影響及於古今全局者。蓋不甚大。若晉之十六國。唐季之十國。更不足道也。故中國自秦漢至今。日可直謂爲一統時代。是爲中國國體與歐洲大異之一事。此種異點。其原因何自乎。凡各國之裂土而治者。大率因於宗教與種族之不同。德意志各國所以能爲聯邦者。種教相合也。希臘塞爾維亞諸國所以裂土耳其者。種教不相合也。中國自漢武帝表章六藝。罷黜百家。而宗教遂定於一。雖有佛教流入。而出世間法。不與世間事。故中國全境可謂之同奉一教。若歐洲則既有耶教回教之分。耶教之中復有希臘耶蘇天主之別。此其所以異者一也。若其種族之合併。頗難尋其蹤跡。夫夏殷以前。羣族相競。

迄於有周。除中原之地。所分封功臣子弟以外。自餘若秦楚吳越。當時目爲夷狄。皆與中原異族者也。而西戎萊戎。陸渾戎。羌戎。淮夷。赤狄。白狄。長狄。等。各種族雜處於內地。春秋時尙班班可考也。何以自漢以後。種族之界忽滅。凡在神州禹域者。人人皆有同胞之觀。此其變遷之速。最不可解者也。推原其故。蓋當時男女同姓。其生不繁之學理。已大行於世。各國君主與貴族。皆娶於異姓。即異種之國。而民間效之。故春秋戰國以後。其各族之人民。早已互通婚姻。漸漸無差別之可言。故國地一經合併。國民遂爲一體也。而歐洲各國。其種族皆迭起錯出。風俗不同。婚姻不通。此其所以異者二也。坐此二端。故歐洲諸國常分立。而中國全域常統一之所由也。然則其影響何如。凡列國並立者。必相爭。使天下無罪之民。肝腦塗地。又凡封建。貴族之國。持國權者。必極驕倨。奴視其民。民不堪命。故論安民之政。則列國必不如一統。斯固然也。雖然。列國並立者。以有所爭競。故其政府不能不勵精圖治。以謀國家之進步。求足與他國相角。而不至墮落。如是。則國政必修。其國民常與他國相遇。常與戰事相習。則其敵愾好勝之心。自不得不生。如是。則民氣必強。國政修。民氣強。而國民之文明幸福。遂隨之而日進。此列國並立之效用也。若我中國。以數十代一統之故。其執政者。枵然自大。冥然罔覺。不復知有世界大局。惟彌縫苟且。以偷一日之安。務壓制其民。以防亂萌。而國政之敗壞。萎弱。遂至不可收拾。其國民受壓既久。消磨其敵愾之心。蕩盡其獨立不羈之氣。以至養成不痛不癢今日之天下。此則二千年一統之國勢所影響也。

二 歐洲有分國民階級之風。而中國無之。

歐洲自今世紀以來。學理大昌。天賦人權平等同胞之聲。徧滿全洲。於是分國民爲數等階級之

風漸息矣。而昔者則數千年來。萬方同概。雖以亞里士特德之高識。猶謂奴隸之制爲天然公理。以希臘羅馬之文明。而其下級社會之民。被虐待者慘無天日。其所謂沐文明之膏澤者。不過國中少數一部之人耳。至如合衆國當十九世紀之時代。尙至爲爭買奴而興干戈。佛國既爲共和政體。而貴族之權猶不替。推之亞洲各國。印度分人爲四等之俗。至今未改。日本非人穢多等稱號。至維新後而始除。然則階級之風。殆亦可稱萬國之公俗矣。獨我中國則歷古以來。此風不盛。自漢以後。尤絕無之。卜式以牧羊爲郎。公孫宏以白衣爲丞相。自此以後。布衣卿相之局。司空見慣矣。但使有才能。中資格。則無論出何門第。執何職業。皆可以執政權爲民上。雖中間晉代立九品中正取士之制。其積弊所傾。當時有上品無寒門。下品無貴族之評。判然非其立法之本意也。且行之不久。遂亦廢輟。自唐以降。設科取士。平地青雲。更無論矣。兩漢屢上詔免奴婢。近世雖有卑隸奴才。不許登仕版之禁。然其數甚微。不能目爲一種階級。故中國可謂之無貴族之國。其民可謂之無階級之民。是又爲中國國體與歐洲大異之一事。

此種異點。其原因何自乎。中國當戰國之時。列國之競爭最劇。相率以發進人材。擴張國勢爲務。其雄鷲之主。知僅恃貴族。不足以豪於天下。故敬禮處士。招致客卿。鄒衍淳于髡蘇秦張儀之流。皆抵掌橫議。以取卿相。貴族世卿之藩籬既已決破矣。而當世聖哲孔子墨子之徒。大倡平等之義。孔譏世卿。墨明尙賢。其門弟子多出身微賤。名聞一時。（子張馮倫也。顏涿聚大盜也。學於孔子。禽滑釐大盜也。學於墨子。）故天下相與化之。以視亞里士特德之主張蓄奴者。大有異矣。漢高祖既起草澤作天子。其左右股肱蕭曹韓彭之流。皆起家賤。賤吏牙儉屠狗。致身通顯。君臣皆如

是。故能舉自有人類以來天然階級之陋習。一掃而空之。殆非偶然也。歐洲則貴族常智而強。賤民常愚而弱。故數千年不能破此關。亦有由也。

此事之影響又何如。無階級之國民。一般享受幸福。固爲文明進化之一徵驗矣。雖然。進化者以競爭而得。競爭者以激搏而生。歐洲惟分民爲階級。小數之貴族。對於多數之平民。其慘待不以人理。故官民相爭之局屢起。民氣日昌。民智日開。遂能打破積弊。一躍而登於太平仁壽之域。若我中國人。則非受直接之暴虐。而常受間接之壓制。人人天賦之權。雖未嘗盡失。而常不完全。被民賊暗中侵奪。而不自知。故怨毒不深。而其爭自存也不力。又被治之人。俄然而可以爲治人之人。故桀驁憤激之徒。往往降心變節。工容媚。就繩墨。以求富貴。故民氣不聚。而民心不奮。宋太祖所謂天下英雄在吾彀中矣。此中國歷代君相愚民之術。巧於歐人者也。嗚呼。我中國民權之難興。即坐是故。可悲夫。

第三章 結論

中國與歐洲國體上相異之點雖不一。就余觀之。則莫如此兩者爲最。而其一切相異之點。皆可歸納於此兩者之中矣。夫以文明之公例論之。列國並爭。比於合邦一統。則合邦一統者爲優。有階級之民。比於無階級之民。則無階級者爲優。此天下之所共認也。然則我中國之進化。遠在歐洲人二千年以前。而今日歐洲之文明。與我相比。不啻霄壤。此其故何哉。自春秋以前（西史上世紀）我與歐洲事事相去不遠。自漢以後。我驟進而歐人如舊。自今世紀以來。歐人驟進。而我如舊。二千年所積進化之資格。每下愈況。此其故何哉。吾今更一言。歐洲自希臘羅馬以來。即

有民選代議之政體。而我中國絕無聞焉。此又其最異之點而絕奇之事也。中國之無此政體何也。民不求自伸其權也。民何以不求自伸其權。不見他人之有權。故不求也。因一統閉關之故也。不知己之失權。故不求也。因無階級自安之故也。故吾仍以歸納之於前兩者之異點也。嗚呼。夫孰知學理上之文明。乃適以阻實事上文明之進步乎。吾則曰非阻也。未有能善用之者也。嗟乎。往者不可追矣。今日地球縮小。我中國與天下萬國爲比鄰。數千年之統一。俄變爲並立矣。經濟世界之競爭。月異而歲不同。今者以中國爲衆射之的。此後社會上之變動。將有不可思議者。數千年之無階級。俄變爲有階級矣。二千年之停滯。既不可以得進步。今日當於退步求進步。或者我中國猶有突飛之日乎。

中國專制政治進化史論 壬寅

緒論

進化者。向一目的而上進之謂也。日邁月征。進進不已。必達於其極點。凡天地古今之事物。未有能逃進化之公例者也。

中國者。世界中濡滯不進之國也。今日之思想。猶數千年前之思想。今日之風俗。猶數千年前之風俗。今日之文字。猶數千年前之文字。今日之器物。猶數千年前之器物。然則進化之跡。其殆絕於中國乎。雖然。有一焉。專制政治之進化。其精巧完滿。舉天下萬國。未有吾中國若者也。萬事不進。而惟於專制政治。進焉。國民之程度。可想矣。雖然。不謂之進化焉。不得也。知其進而考其所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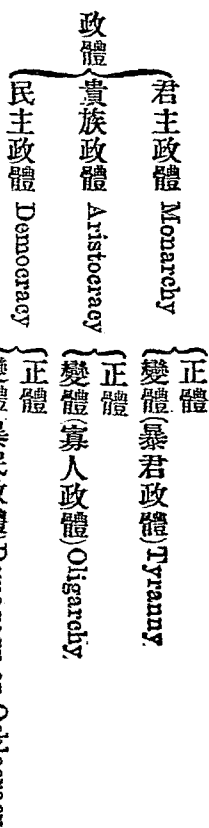
獨進之由。而求使他途與之競進之道。斯亦史氏之責任也。作中國專制政治進化史。

第一章 論政體之種類及各國政體變遷之大勢

中國自古及今。惟有一政體。故政體分類之說。中國人腦識中所未嘗有也。今請先述泰西分類之說。及其變遷發達之形。以資比較焉。

(第一) 理論上之分類

以理論分別政體種類者。起於希臘大哲亞里士多德。因主權者之人數而區為三種。每種復為正變二體。今以表示之如左。



於此正變各三體之外。復有一焉。號曰混合政體。Mixed State 卽和合君主貴族民主三者而為一者也。此論傳數千年。至今學者誦法之。雖小有損益。然大端無以易也。十八世紀。法國大哲學孟德斯鳩之分類如左。

一 主權者以名譽為主義。謂之君主政體。

二、主權者以道德爲主義。謂之民主政體。
 三、主權者以溫和爲主義。謂之貴族政體。
 四、主權者以脅嚇爲主義。謂之專制政體。
 此分類法。後人多有駁之者。其實第一類與第二類。蓋同物而二名耳。近儒奧斯陳之分類如下。

政體

一人政體(主權在一人者)(甲)

數人政體(主權在二人以上者)

少數政體 同質(寡人政體)(乙)
 異質(少數共和政體)(丙)
 多數政體 同質(民主政體)(丁)
 異質(君民共主政體)(戊)

日本博士一木喜德郎。復爲如左之分類。

政體

獨任政體

獨任君主政體 專制獨任君主政體(中國 俄國)(一)
 立憲獨任君主政體(法國 日本 普國)(二)

獨任共和政體(法國 美國)(三)

合議政體

合議君主政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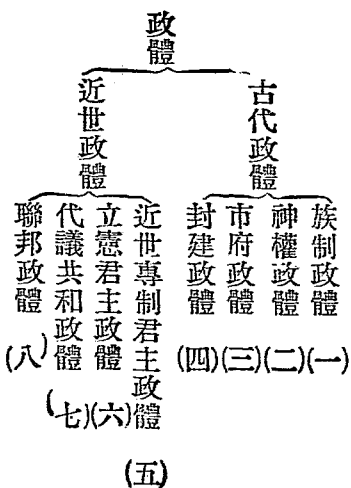
專制合議君主政體(無)(四)
 立憲合議君主政體(德意志帝國)(五)

合議共和政體(瑞士 德意志聯邦內之三共和國)(六)

此分類者。蓋就近世之國家言之。故貴族政體。不另為一種云。

(第二) 歷史上之分類

法國博士喇京所著政治學。就歷史上區別政體如左。



綜以上五表論之。則我中國所曾有者。第一表之第一體君主正體。第二體貴族正體。兩種也。第二表之第一體君主正體。第二體貴族正體。兩種也。第三表之第一體一人政體。第二體寡人政體。兩種也。第四表之第一體君主政體。第二體專制獨任政體。兩種也。第五表之第一體族制。第二體神權。第三體封建。第四體近世專制。第五體君主政。四種也。

以羣學公例考之。凡人羣必起於家族。中國之宗法實政治之最初級。而各國所皆曾經者也。故

政治學者常言。國家者家族二字之大書也。是族制政體。實萬國政治之起原。吾命爲政治造化之第一級。家族者。各自發生。而日寔龐大者也。此族與彼族相遇。則不能無爭。爭則一族之中。必須有人焉起而統率之。於是臨時酋長之制起。斯賓塞羣學云。『譬有一未成規律之羣族於此。一旦或因國遷。或因國危。湧出一公共之問題。則其商量處置之情形如何。必集民衆於一大會場。而會場之中。自然分爲二派。其甲派則老成者。有膂力者。閱歷深而有智謀者。爲一領袖團體。以任調查事實討議問題之役。其乙派則年少者。老羸者。智勇平凡者。爲一隨屬團體。占全種族之大部分。其權利義務。不過傍聽甲派之議論。爲隨聲附和之可否而已。又於領袖團體之中。必有一二人有超羣拔萃之威德。如老成之狩獵家。或狡獪之妖術家。專在會場決策而任行之。卽被舉爲臨事之首領云云。』是臨時酋長政體之所由起也。吾命爲政治進化之第二級。於斯時也。一舉之中。自劃然分爲三種人物。其一。卽最多數之隨屬團體。卽將來變成人民之胚胎也。其二。則少數之領袖團體。卽將來變成貴族之胚胎也。其三。則最少數之事務委員。卽將來變成君主之胚胎也。當其初也。人人在本羣爲自由之競爭。非遇外敵。則領袖團體。殆爲無用。其後因外敵數見。於是臨時首領。漸變爲常任首領。常任首領之有大功於本羣者。威德巍巍。憎服羣類。及其死也。以爲神而祀之。而其子孫。又利用野蠻時代之宗教迷信也。以爲吾之祖若父。實天鬼之所命。而非他人所能及者也。於是一變爲神權政體。吾命爲政治進化之第三級。臨時酋長者。不過領袖團體中之最優者耳。外敵既數見。則領袖團體全部之勢力。必與之俱進。又非臨時酋長所能專也。於是乎此團體之魁桀者。或在中央政府而司選舉君主之權。則貴族政體所由起也。

或分於部屬諸落而爲諸侯割據之勢。則封建政體所由立也。吾命爲政治進化之第四級。自茲以往。有英明雄鷲之君主出。憑藉固有之權力。著著務擴充之。殺貴族之權。削封建之制。務統一之於中央政府。或一蹴而幾焉。或六七作而後幾焉。其積之也。或以數十年。或以數百年。千年。及其成也。則能役屬羣族。以一人而指揮全國。然後君主專制之政體乃成。吾命爲政治進化之第五級。凡地球上君主專制之國。未有不經由此諸級來者也。及專制權力之既鞏固也。則以國土爲私產。以國民爲家奴。虐政憔悴。民不堪命。而世運日進。氓智日闢。彼翰林總總者。終不能自爲芻狗。以受踐棄。自爲犬馬。以服驅役。自爲牛羊。以待參養也。於是乎自由自治之議紛起。君主之智焉者。則順其勢而予之。此立憲君主政體所由生也。其愚者則逆其勢而抗之。此革命民主政體所由成也。吾命爲政治進化之第六級。以上六級。歐洲數千年來政治消長之林。畧具於是矣。吾中國政治之發達。與歐西異。一曰歐洲六級已備。中國則有前五級而無第六級也。二曰歐洲諸級之運。長短不甚相遠。中國則第五級之成立最早。而其運獨長也。三曰歐洲於第四級。最占權力。當百年前。餘燄未衰。中國則二千年前。已剷除殆盡也。四曰第一級之族制。歐人早已不存。中國則數千年與第五級並行也。其間證據繁原。因深遠。今請得上下千古而綜論之。

第二章 封建制度之漸革（由地方分權趨於中央集權）

人羣之治。皆濫觴於部落酋長。酋長之強有力者。則能服屬諸酋。或自封親藩。以參伍舊酋。仍畫土以各率其部落。若是者謂之封建。酋長封建。皆羣治所必經之階級。而天下萬國所莫能外者也。顧其制之發達。或遲或早。其運之推移。或久或暫。則隨其特別之原因以爲差。歐洲自羅馬解

紐以後。而封建之制始極盛。及近世史之初年。約距今四五百年前始漸削侯封而建王國。然其餘運猶綿延數百年。直至十九世紀之末。意大利再造日耳曼一統。然後封建之跡幾絕。其運之遲生而統之久駐也如彼。中國不然。自秦以來。天下幾一家矣。以二萬餘里之大地。而二千年來常統制於一王。此實專制政體發達之最顯著者也。雖然。其間逐漸變革之跡。亦有非偶然者。請次而論之。穹古以前。不可徵矣。董子稱九皇六十四民。莊子所述有大庭氏、柏皇氏、中央氏、栗陸氏、輻連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混沌氏、吳英氏、有巢氏、葛天氏、無懷氏等。老子稱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其民老死不相往來。蓋古者舟車未通。一山之障。一河之隔。輒自成一部落。其時酋長之多。不知紀極。是爲第一期。

黃帝既克炎帝。禽蚩尤。四征八討。披山通道。史稱諸侯有叛者。黃帝從而伐之。平者去之。然則以兵力交通諸部落者。黃帝之功也。雖然。其所兼并翦滅者。蓋寡。黃帝以巍巍威德。響服宇內。爲諸酋長之長。子孫襲其蔭者數百年。逮至堯舜。號稱郅治。然而天子即酋長稱元后。諸侯即諸長稱羣后。

其勢位相去。殆不甚遠。元后率由羣后所選立。有四岳等操廢置之柄。殆如近世日耳曼之司選侯。日耳曼有司選侯。可推戴其主之權。古代四岳類同。此制余所著中國通史詳論之。觀帝摯之立而旋廢。舜禹受禪。必待諸侯朝覲謳歌訟獄之所歸。然後卽位。其明證矣。故堯舜以前。仍純爲酋長政治。是爲第二期。

神禹既成大功。聲教四訖。統一之業。實始於此。塗山一會。執玉帛者萬國。酋長之盛。可以概見。然中央之權。已進一級。選侯之職不設。傳子之局大定。防風後至。禹則戮之。有扈怠侮。啓則滅之。羲和弗率。胤則征之。元后之權力。與羣后稍殊絕矣。自夏迄殷。凡歷千歲。綜其政體。大率相同。大抵

以朝諸侯爲有天下之證據。孟子言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然則武丁前諸侯不朝即天下不爲商矣其間王權雖漸張而霸者亦屢起。如有窮后羿、昆吾氏、大彭氏、豕韋氏等皆嘗代夏殷而有天下之人也。於斯時也。酋長之數漸少而封建之制尙未興。是爲第二期。

封建何自起。起於周。封建云者。以其既得之土地而分與人之謂也。故封建之行。實專制政體進化之一現象也。武王觀兵孟津。諸侯會者八百。此外未與會者猶多可知。然則其時酋長尙以千數矣。周初滅國五十。天下既定。大封親賢。彼時土廣人稀。其地固非必盡由侵略所得。然爪牙腹心。徧布宇內。與向來土著之部落酋長相錯處。據要害而制其命。復有王室爲之應援。有同封者相與聯絡。於是土著部落之勢力日殺。中央集權之治日鞏固矣。是爲第四期。

封建羣侯。既占優勢。則兼并盛行。而土著部落。馴至不能自立。故有周七百餘年間。爲封建政治全盛時代。孟津之會。爲國八百。加以未會及新封者。數當盈千。降及春秋。而見於紀載者。僅百六十三國。其中同姓者三十八。異姓者三十六。姓具而爵不明者二十四。爵明而姓不具者八。姓爵俱不明者二十六。戎狄諸種三十一。春秋二百四十年中。被滅之國六十有

五。曾幾何時。及戰國之末。而僅餘七雄矣。天下大勢。趨於一統。運會所迫。如湯沃雪。如風捲雲。秦漢之混一海宇。非秦漢所能爲也。其所由來漸矣。自周之既衰。已非復一王專制之政體。而實爲封建專制之政體。齊桓晉文。實朝諸侯。有天下之共主也。詩稱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孟子稱三代之失天下者。特後儒不敢昌言耳。齊桓之專地而封晉文之致王而朝。謂非行天子之事而何哉。雖然。自戰國以前。無論爲王爲霸。皆與羣后分土分民。俱據南

面。有不純臣之義。其所專制者。僅及於境內。周禮之制亦僅治畿內者耳。若境外屬國之治。雖時或以半外交的。政策干涉之。其權限亦不過與數十年前與大利之待日耳曼。意大利諸小邦相等。非能如後世

帝者之力之完備也。是爲第五期。

及秦始皇夷六國。置郡縣。而封建之跡一掃。雖然。郡縣非自始皇始也。史記秦武公十年。伐邽冀戎。初縣之。十一年。初縣杜鄭。左傳楚莊王滅陳。殺夏徵舒。因縣陳。又稱晉分祁氏之田爲七縣。羊舌氏之田爲三縣。其後秦孝公用商鞅變法。集小鄉邑聚爲縣。秦惠文十年。魏納上郡。十三年。秦取漢中地。置漢中郡。是郡縣之興。已數百年。而常與國邑相錯處。蓋春秋戰國間。實封建與郡縣過渡時代。而中國數千年來。政治界變動最劇之秋也。有郡縣然後土地人民直隸於中央政府。而專制之實乃克舉。亦惟以如此。廣漠遼廓之土地。而悉爲郡縣以隸於中央政府。則非大行專制不能爲功。故自始皇置三十六郡。而專制政體之精神形質。始具備焉矣。立乎之罘。刻石之歲。追邇塗山會計之年。由萬國而八百國。而百六十三國。而十餘國。而七國。以漸歸於一國。進化程度。歷歷在目。雖曰天運。豈非人事哉。是爲第六期。

經此六期。專制之局既定矣。雖然。積數千年之舊習。其勢固非可以驟革。於是反動力起。餘波復沿襲若干年。而始乃大定。譬猶法國大革命。開十九世紀民權之幕。而忽有拿破侖崛起。繼以俄普奧三帝神聖同盟。反動力大作。幾盡復革命前之舊觀。又加甚焉。雖然。回陽返照。勢不可久。經此波折。而新時代出現焉矣。秦漢之際。有類於是。始皇既殂。四海鼎沸。六國各自立後。於是有楚懷王心。趙王歇。魏王咎。魏王豹。韓王成。韓王信。齊王田儻。田榮。田廣。田市等。及楚漢相持。而酈食其說漢王。復立六國後。印已鑄矣。張良一言而解。豈所謂天之所廢。誰能興之者耶。項羽以宰割分封而亡。漢高以力征混一而帝。一順時勢。一逆時勢而已。然高帝既定天下。猶且裂地以王韓

彭分國以侯絳灌。蓋人情習見前世故事。未得而遽易也。乃異姓八王。不旋踵而誅亡者七。夫以戰國七雄。據土各數百歲。猶不能自存。而况於新造者乎。此外尚有分封子弟諸國。亦僅傳兩葉。逮文景時。鼂賈之徒。已畏其偏。卒有吳楚七國之反。大難既定。遂嚴諸侯王禁制。至是封建之餘波乃平。後此雖有爵國。名存而實去矣。是為第七期。

至是而上古封建之治全為一結束。雖然。其暗潮波折。屢起屢伏。更歷千年。然後銷聲匿影。以至於盡也。試略舉其梗概。漢代封建。有兩特色。其一。郡國雜處。帝國分地與諸侯王國分地。犬牙交錯。以相牽制也。漢書諸侯王表序云。諸侯比境周市。三垂外。接胡越。天子自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京師內史。凡十五郡。公主列侯。頗邑。其中而藩國大者。夸州兼郡。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同制。京師。其二。則天子為侯國置傅相。管其政治。諸侯不得有為於其國也。漢初漢廷惟為置丞相。其御史大夫以下。皆自置之。百官

悉如漢朝。後景帝懲之。遂令諸侯王不得治民。令內史治之。改丞相曰相。省御史大夫。延尉少府。宗正。博士。士官。凡員職皆不得自置。凡此兩者。其法度之外形。皆相矛盾。似封建非封建。似郡縣非郡縣。亦封建亦郡縣。亦過渡時代。不得不然也。兩者交戰。而興廢必有所趨。其日趨於中央集權。天運然矣。漢制實爵為三等。曰諸侯王。惟宗親曰列侯。或王之子。或功臣。或外戚。恩澤曰關內侯。有爵無國邑。而關內侯之制。直行之千餘年。以至今日。文獻通考封建考十云。秦漢以來。所謂列侯者。非但虛其邑。而廢祿而已。然西郡。景武以後。始令諸侯王不得治民。漢置內史治之。自是以後。雖諸侯王亦無君國子民之實。况列侯乎。然所謂侯者。尚裂土以封之也。至東郡。始有未與國邑先賜美名之例。如靈壽王。征光侯之類是也。此後。舉此者不可勝數。則列侯有同於關內侯者矣。云云。兩漢

封建名實消長之機。於此可見。是為第八期。兩漢強幹弱枝之策大行。中央政府之權。達於極點。皇子之國。其勢不敵漢廷。一宦豎及其衰世。而小小反動力起焉。曰州牧。晚漢州牧。實中唐藩鎮之先聲也。其土地初本受諸帝室。然非封建

也。其後乃傳諸子孫。與封建無異矣。故前此諸侯王列侯。無封建之實。而有其名。後此州牧。無封建之名。而有其實。是爲第九期。

魏承漢舊。又加甚焉。袁宏謂雖有王侯之號。而乃儕於匹夫。縣隔千里之外。無朝聘之儀。鄰國無會同之制。諸侯游獵。不得過三十里。又爲設防輔監國之官。以伺察之。王侯皆思爲布衣。而不可得。文獻通考引蓋至是而封建之運幾盡矣。及晉而反動力大作。晉鑿漢魏亡於孤立。乃廣建宗藩。而

八王之亂。喋血京邑。卒覆其宗。蓋自秦以來。中央專制之威。積之數百年。既深既劇。其勢固不可以復散於枝葉。苟有所倚於外。則其「求心力」仍常趨於中。互攙互奪。而主權如弈碁矣。晉之不綱。抑豈不以是耶。洎及六朝。南朝率循晉法。北朝多做漢制。而其結果亦復相類。是爲第十期。初唐之治。數千年來。專制君主之最良者也。其封建也。有親王。郡王。國公。郡縣開國公。侯。伯。子。男。等。九等之號。而無官土。其加實封者。則食其所封。分食諸郡。以租調給之。然漢魏制。凡王侯皆例須之國。唐則在京師。衣食租稅而已。此又其勢更殺之徵也。雖然。中葉以後。反動力又起。釀成方鎮之習。中央政府實權。既墜於地。山東。河朔。皆擅署吏。以賦稅自私。以土地傳子孫。至合縱以抗天子。率百餘年。與唐相終始。延至五季。猶諸雄角立。蓋自秦以降。其反動力之鉅且劇。此爲最矣。何也。晉八王之亂。其所共爭者。仍中央之權也。唐之方鎮。則務自鞏其地方之權。與中央分勢者也。是爲第十一期。

宋制地方之權大衰。而中央之權亦不見其盛。蓋文弱之極。與外患相終始。無足云者。女真蒙古。以部落羶俗之制治中國。於沿革大勢。所關亦寡焉。至明而封建之死灰。又復小燃。燕王棣以之。

封建之運。東西所同也。中國有之。日本有之。歐洲亦有之。然歐洲日本。封建滅而民權興。中國封建滅而君權強。何也。曰歐洲有市府。而中國無有也。日本有士族。而中國無有也。歐洲自希臘以來。即有市府之制。一市一村。民皆自治。及中世之末。封建跋扈。南部伊大利諸州。其民首自保衛。爲獨立市府。日耳曼諸州。繼起。遂至有八十市府聯盟之事。自餘法蘭西英吉利葡萄牙西班牙諸市。所在發達。近世諸新造國。其帝王未有不憑藉市府之力而興者也。然則歐洲封建之滅。非君主滅之。而人民滅之也。帝王既藉人民以滅諸侯。義固不可不報。則民有權矣。民方能以自力滅諸侯。則尤不容帝王之不報。則民有權矣。日本武門柄政。凡八百年。而德川氏三百年間。行封建制。其各藩中有所謂藩士。在本藩常享特別之權利。帶貴族之資格。略與希臘共和國所謂市公民者相類。及明治維新。其主動者皆此等藩士也。諸藩士各挾其藩之力。合縱以革幕府。即大將軍 德川氏而獎王室。及幕府既倒。大勢既變。知不可以藩藩角立。乃胥謀而廢之。然則日本封建之滅。非君主滅之。而以自力滅之也。夫既惡幕府之專制而去之。則其不復樂專制明矣。能以自力自滅其藩。此其人亦非可以專制籠絡之明矣。以是之故。故歐洲日本。皆封建滅而民權興之代興。或疑歐洲近史中專制主如路易第十四者。指不勝屈。不可謂民權。遂與不知近世皆民權之代興。數百年來全歐皆以專制自由兩主義相戰。不過其戰勝有基督教改革諸前鋒隊也。中國不然。數千年來。曾無有士民參與政治之事。豈惟無其事。乃並其思想而亦無之。與封建者君主也。廢封建者亦君主也。以封建自衛者君主也。與封建爲仇者亦君主也。封建強則所分者君主之權。封建削則所增者君主之勢。夫以數萬里之廣土衆民。同立於一政府之下。而人民復無自治力以團之理之。然則非行莫大之專制。何以立國乎。故統覽數千年

歷史其號稱小康時代者必其在中央集權最盛大最鞏固之時代也。如周初漢初唐初清初是已。專制權稍薄弱則有分裂。有力征則有兼并。兼并多一次則專制權高一度。愈積愈進。至本朝乾隆時代而極矣。論者知民權之所以不興。由於爲專制所壓抑。亦知專制之所以得行。由於民權之不立耶。不然則歐人謂憔悴虐政之苦。莫甚於封建時。何以中國封建之運之衰。遠在歐洲之先。而專制之運之長。反遠在歐洲之後也。

第三章 貴族政治之消滅（由寡人政治趨於一人政治）

貴族政治爲專制一大障礙。專制有廣狹二義。吾今所論專指狹義之君主專制言也。若以廣義則貴族政體固國苟有貴族者。則完全圓滿之君主專制終不可得行。貴族何自起。起於族制。起於酋政。故地球上一切國無不經過貴族政治一階級。而其盛衰久暫亦常隨其特別之原因。且常演出特別之結果。故談政者必於此觀消息焉。吾欲言我國之貴族政治。請先言他國之貴族政治。泰西數千年歷史。實貴族與平民相闖之歷史而已。其阻力也在是。其動力也在是。故貴族二字在泰西史實爲政治上最大之要素。泰西政治史發源於希臘羅馬。希臘之斯巴達貴族政治也。希臘之雅典自梭倫定律以前。貴族政治也。羅馬自紀元前五百年以前。皆貴族政治也。此後二百年間。皆貴族平民軋轢時代也。自紀元前七十九年以後。所謂三頭政體者。又貴族政治也。降及中世。封建糜爛。蠻敵憑陵。雖完全之政治無可表見。而於人羣中最占勢力者。皆貴族也。洎於近世。反動力大起。數百年間。以兩族之角鬪。勝敗相終始。君主之與平民結也。爲挫貴族也。宗教革命。爲挫貴族也。法國大革命。則舉貴族權力而一掃之也。十九世紀全歐之擾攘。皆承法國大革命之

餘波。刻貴族之萌蘖也。今日俄羅斯之虛無黨。亦與貴族爲仇也。然直至今日。而歐洲各國。猶不能滅絕貴族。偉矣哉。貴族之勢力。重矣哉。貴族之關係。貴族政治者。最不平等之政治也。他國以有貴族故。故常分國民爲數種階級。其最甚者爲「喀私德」Castes之制。其次甚者爲「埃士梯德」Estates之制。喀私德者。諸凡古代東洋諸國。如埃及波斯等皆有之。而印度爲最整嚴。印度之「喀私德」。其第一種曰婆羅門。Brahmans 彼中稱自神之口而出者。一切學問宗教法律皆歸其掌握。其第二種曰刹利。Kshatriyas 彼中稱爲自神之脇而出者。軍人武門屬焉。案釋尼即出此族也。其第三種曰毘舍。Vishas 彼中稱爲自神之膝而出者。農工商牧等業屬之。其第四種曰首陀羅。Sudras 彼中稱爲自神之足而出者。奴隸屬焉。此四族者。婚姻不相通。職業不相易。自數千年至今日。而其弊猶未革。此爲貴族政治流弊之極點。「埃士梯德」者。其形狀與「喀私德」畧同。而其性質則稍異。「喀私德」者。一成而不可變者也。「埃士梯德」者。隨時勢而有轉移者也。「埃士梯德」之制。極盛於中世之歐洲。而條頓民族尤爲整嚴。彼中謂太初有神。厥名黎哥。Pigor 茲生二子。其先產者。名曰胥羅。Thral 爲奴隸之祖。其次產者。名曰卡爾。Karl 爲農民之祖。最後產者。名曰這爾。Tal 教之武藝。爲貴族之祖。彼其理想。固與印度之「喀私德」絕相類。故歐洲所謂「埃士梯德」者。大率亦分四族。一曰教士。二曰貴族。三曰自由民。四曰奴隸。其階級亦與印度之四「喀私德」相應。自希臘羅馬以至中世及近世之初期。此種階級。常橫截歐洲之政界。雖各國之權限伸縮不同。而其概一也。各國國憲之變動。往往因此。「埃士梯德」之關係而起者。十居八九。其在中古。各級各爲法律。不相雜廁。第一第二兩種。常握政治上

大權。其第三種稍維持民權於一二。其第四種則全有義務而無權利者也。及至近世。乃始漸脫樊籬。至最近世。乃一躍而廓清積習。要而論之。則歐洲數千年來之政治。最不平等之政治也。最不自由之政治也。第一第二兩種太自由。故第三第四兩種太不自由。雖以亞里士多德之大哲。猶謂奴隸制爲天然公理。以希臘羅馬之文明。而其下級社會之民。被虐待者。慘無天日。其所謂沐文明之膏澤者。不過國中一小部分耳。至如美國。當十九世紀。尙以爭買奴而動干戈。法國既改共和政體。而世襲之爵。猶沿而不除。即如我東鄰最近之日本。亦有「非人」「穢多」等稱號。至維新後而始革。蓋貴族政治之極敝。衍爲階級。其現象及其影響。乃至如此。彼其國中。所以軋轢不絕者。皆此之由。抑其君主專制之政。所以不能極盛。即盛矣而不能持久者。亦此之由。吾今請言中國。我祖國之歷史。有可以自豪於世界者一事。曰無「喀私德」。無「埃士梯德」。此實由貴族政治之運不長所致也。然則吾中國亦嘗有貴族政治乎。曰有。貴族政治者。亦國家成立所必經之級。而不可逃避者也。豈吾中國而能無之。太古之事。邈矣。尙書託始於堯舜。而彼時即貴族政治最盛之時代也。當時之貴族。或擁疆土。以俱南面。或踞中央。以握政權。爲君主者。不過爲貴族所選立。而奉行貴族之意而已。何以知君主爲貴族所選立也。黃帝崩。元妃之子。立囂。昌意。皆不得立。而次妃之子。少昊代焉。少昊不得傳位其子。而昌意之子。顓頊代焉。顓頊亦不得傳位其子。而立囂之孫。帝嚳代焉。後世史家。據今日之思想。以例古人。以爲宋宣公。吳王壽夢。宋藝祖之類。由先君之遺命。以定所立也。而豈知皆貴族之勢力。左右其間也。其尤著明者。則帝嚳之長子。帝摯。既立。僅九年。而諸侯廢之。以立帝堯。夫廢君之事。自後世史家觀之。鮮不以爲大逆不道。而當時若甚平平無奇者。蓋

貴族政治之常習然也。其後堯欲讓舜而必先讓四岳。俟四岳舉舜然後試之。所以示不專也。使堯而果有全權也。意中既有一舜。豈不能直舉而致諸青雲之上。乃必於四岳焉一嘗試其讓。使四岳而竟慨諾之。則堯又將奈何。吾有以信堯之果無奈何也。及舜受堯禪而必先自避於南河之南。禹受舜禪而必先自避於陽城。待朝覲訟獄謳歌之皆歸。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亦視當時貴族爲趨向而已。何以知君主必奉行貴族之意也。吾昔讀古史而有一不可解之問題。彼鯀者四凶之一也。當堯之時。惡德既顯。堯咨治水於四嶽。四嶽舉鯀。堯既斥其方命圯族而不能不屈意以用之。以至九載無功。使堯果有全權。則以如許重大之事。委諸明知其不可之人。堯不重負天下乎。又如所謂八元八愷者。皆堯之親族。其中如稷如契。則堯之異母兄弟也。堯豈不知之而不能舉。無他。爲貴族所阻撓而已。此後舜欲授禹等九官。亦必詢於四岳。任其推薦。然則用人行政之大權。四岳操其強半也明矣。四岳者何也。白虎通云。總四岳諸侯之事者也。然則四岳之官實代表全國諸侯而總制中央。左右君主者。以理勢度之。其職權殆與斯巴達之「埃科亞士」Etios絕相類。參觀斯巴達小志埃科亞士凡五人。而四岳則四人。皆貴族所以平均其勢力也。此爲我國貴族政治最盛之時代。及堯舜禹皆以不世出之英主。汲汲以集權奠國爲務。堯在位七十二年。舜在位六十一年。此百三十三年中。中央政府漸加整頓。權力日盛。能漸收豪族之權於帝室。而禹之大功。又足震懾天下。故堯不能誅四凶。舜不能服有苗。而禹則會諸侯於塗山。防風氏後至。直取而戮之。蓋主權之雄強。迥非昔比矣。至是君主世襲之權確定。而四嶽之官。至夏亦不復見。於是貴族政治受第一次之裁抑。而專制政體一進化。夏殷之事。史文闕漏。今不具論。周革殷

始用客卿以強列國繼之。及孔子沒後二百餘年。而貴族之權與周室同盡矣。於是貴族政治受第二次裁抑。而專制政體一進化。

周末之貴族政治。所以能漸滅者何也。吾推其原因。有兩大端。(其一)由於學理之昌明。孔子

最惡貴族政治者也。故其作春秋也。於尹氏卒。隱三齊崔氏出奔衛。宣十皆著譏世卿之義焉。於

仍叔之子來聘。隱五曹世子射姑來朝。隱九皆著譏父老子代從政之義焉。春秋於大夫主權之

舉無不貶絕。溴梁之會。襄十信在大夫。而春秋徧刺之。蓋孔子深見夫當時貴族政治之極弊。故

救時之策。以此爲第一義。故曰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擢滅貴族政治者。孔子之功最偉矣。墨

子亦然。言尙賢。言尙同。至老子之芻狗。一切者更無論矣。故孔墨老宗旨雖不同。而皆力倡萬民

平等之大義。與二千年陋俗爲敵。其弟子亦多出身微賤。名聞一時。子張。顏淵。子路。子貢。子游。子夏。子思。子墨子。子禽。子高。子西。子張。子石。子公冶長。子季康。子季孫。子季孫。子季孫。子季孫。子季孫。天

下相與化之。以視亞里士多德之主張蓄奴。大有異矣。故經諸大師大力鼓盪之後。而全羣之思

想皆大變。(其二)由於時勢之趨嚮。自春秋之末。以至戰國。兼并盛行。列國之競爭最劇。相率

以登進人材。擴張國勢爲務。其雄鷲之主。知僅恃貴族不足以豪於天下。故敬禮處士。招致客卿。

自秦人首用。由余百里奚以霸西戎。此後商鞅。范雎。蔡澤。張儀。李斯。凡佐秦以成業者。無一不

起自遠客賤族。而吳越亦以伍子胥。范蠡等之力。崛起南服。主盟中原。至戰國之末。列雄始悟優

勝劣敗之所在。然後相率以躡其後。於是樂毅劇辛。鄒衍淳于髡。蘇秦。公孫衍。魯仲連。廉頗。藺相

如李牧之徒。始皆以處士權傾人主矣。當時如齊孟嘗。趙平原。魏信陵。實爲貴族政治回光返照。

放一異彩。而其所以能爾爾者。乃實由紆尊降貴。自放棄其貴族之特權。以結權於處士故。雖謂

三公子爲貴族之自伐者可也。』至是而黃帝以來二千年之貴族政體。一掃以盡。漢高起草澤作天子。其本身旣已不帶一毫貴族性質。其左右股肱蕭曹韓彭平勃之流。皆起家賤吏牙儉屠狗。致身通顯。君臣同道。益舉自有人類以來天然階級之陋習。震盪而消滅之。漢高復以刻薄悍鷲之手段。芟夷功臣。無使遺種。故自漢興。而布衣將相之局已定。初不待武帝時之卜式以牧羊爲御史大夫。公孫弘以白衣爲丞相也。功臣旣殄。而親藩又不得留京師參朝政。故在漢代無可以生出貴族之道。若必求其近似者。則后族當之矣。若西漢之呂氏。竇氏。田氏。霍氏。上官氏。王氏。東漢之鄧氏。竇氏。閻氏。梁氏。皆氣燄熏灼。權傾一時。雖然。舉不足以當貴族之名也。泰西之所謂貴族。與中國古代所謂貴族。皆別爲一階級。不與齊民等。而其族之人亦必甚多。受之於世襲。而非附一二人之末光以自尊顯。而又傳諸其胤。不以一二人之失勢而喪全族之權利。具此諸質。乃可謂之貴族。若漢之后族。則何有焉。衛青霍去病。以一異父同母之私生姊妹。蒙蔭以尸大位。自餘諸族。亦大率類是而已。其間惟哀平間之王氏。雖不能全具貴族之性質。而頗有其一二。故謂新莽之亂。爲貴族之小餘波可也。然其影響於數千年之政治界者。抑甚微矣。東漢之末。袁氏以十二世爲漢司。徒四世爲漢司空。紹術兩豎子。因乘餘蔭。竊方鎮者十餘年。似亦足爲貴族勢力之一徵焉。然所成就旣無可表見。且於中央政府無絲毫關係。夫安得以貴族政治論。至如曹氏之於漢。司馬氏之於魏。亦全由箇人權力。處心積慮。以相攙奪。尤與貴族政治不相涉。故謂兩漢三國全無貴族。決非過言也。於是專制政體又一進化。

自魏陳羣立九品中正取士之制。沿至晉代。至有所謂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者。故戰國以後

至今日。中間惟六朝時代。頗有貴族階級。『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右族與尋常百姓之區別。頗印於全社會之腦中矣。及南北朝門第益重。視後門寒素。殆如良賤之不可紊。史稱趙懿寵貴一時。欲與范陽盧氏爲婚。盧氏有女父早亡。叔許之。而母不肯。又崔巨倫姊。眇一目。其家議欲下嫁。巨倫始悲感曰。豈可令此女屈事卑族。又何敬容。與到溉不協。謂人曰。到溉尙有餘臭。遂學作貴人。是其例也。而單門寒士亦遂自視微陋。不敢與世家相頡頏。史稱右軍將軍王道隆。權重一時。到蔡與宗前不敢就席。良久方去。與宗次門等是。其有發跡通顯。得與世族相攀附。則視爲莫大之榮幸。史稱王敬則與王同儉。拜開府儀同儉。曰。不神武。賜以韋氏女。爲妻。韋氏本土族。時人榮之。等是其例也。甚至風俗所趨。積重難返。雖以帝者之力。欲變易之。而不可得。史稱宋文帝寵中書舍人宏。與宗謂曰。卿欲作士人。得就王球坐。乃當判爾。若在詣球。可稱官。就席及至宏將稱紀僧真嘗啓宋武帝曰。臣小人出自本州武吏。他無所須。惟就陛下乞作士大夫。帝曰。此事由江敷謝。論我不得措意。可自詣之。僧真承旨詣敷。登榻坐定。敷命左右移吾狀。讓客僧真喪氣而退。告帝曰。士大夫固非天子所命。等是其例也。此等習尙。沿至初唐而猶極盛。史稱唐太宗詔羣臣。刊正姓氏。第爲九等。而崔氏猶居第一。太宗家列居第三。詔曰。曩時爲氏族志。願行天下。而李義府傳猶云。自魏太和。中定望族。七姓子孫。迭爲婚姻。唐初作氏族志。一切降之。然房元齡。魏徵。李勣。仍往來婚嫁。故望不滅云。則固非太宗所能禁矣。及中唐猶未革。唐書杜羔傳云。降士族。曰。民間婚姻。不計官品。而倚閭閻我家二百。若此者。始與泰西所謂『喀私德』『埃士梯德』者相類。實吾中國數千年來社會上一怪現象也。其原因所自起。吾不能確言。大率由於虛名。非由於實力也。彼之所謂門第者。於政治上權力。毫無關係。雖起寒門。可以致其位於將相。雖致將相。而不能脫其籍於寒門。故六朝時代。可謂之有貴族。而不可謂之有貴族政治。其於專制政體之進化。毫無損也。

自此以後。並貴族之跡而全絕矣。元人以羶族。奪我國土。壓制我種族。於是有分國人爲四階級之制。一曰蒙古人。二曰色目人。即非蒙古非漢族之諸小蠻族。三曰漢人。指滅金時所。四曰南人。指滅宋時所。政權全在蒙古人。色目人次之。漢人南人最下。尤甚。一切百官。皆蒙古人爲之長。漢人南人從未有得爲正官者。終元之世。漢人得伴食宰相者二人而已。史天澤賀惟一。而漢人與蒙古人同官者。亦皆跪起京白如小吏。莫許抗禮。元氏一百年中。吾國民遂束縛於階級制度之下。雖然。此非我民族自造之現象也。國被滅而爲敵所鉗。夫安得已也。此百年中。可謂貴族政治。然彼貴其所貴。非吾所謂貴。吾蓋不屑以污我楮墨焉。然彼以彼之貴族。擁護彼之專制。而專制政體亦一進化。有明三百年中。變遷蓋少。至本朝入主中夏。亦生小小階級。滿洲人爲一級。最貴。蒙古漢軍爲一級。次之。漢人爲一級。最下。然以視胡元之畛域。則有間矣。其政權分配之制。則滿漢各半。以五百萬滿洲之貴族而占其半。以四萬萬漢人之平民而僅得其半。不可不謂貴族政治之成績也。然以別此階級之故而猶得其半。較諸元代。則吾輩惟有歌頌聖德而已。中葉以來。全化漢俗。咸同以後。以物競天擇自然之運。政權歸漢人。手者十而八九。故本朝政治。亦可列諸數千年歷史。以常格而論之。語其實際。則本朝亦非有所謂貴族政體者存。中葉以前之滿人。中葉以後之漢人。皆多起寒微。參預大政。而天潢貴胄。反不得與聞政事。蓋自晉八王以後。帝者皆以畏。偏之故。裁抑親藩也久矣。是亦專制政體進化之一大眼目也。自熱河蒙塵以後。始置議政王。位軍機大臣。上後雖裁撤。而軍機常以親王領班。貴族政治。似稍復萌蘖焉。然前者以恭邸醇邸之尊親。其權不能敵文祥沈桂芬李鴻藻翁同和孫毓汶徐用儀。近則如禮王久擁首座之虛銜。最近則慶王

肅王嶄然顯頭角。然其權亦不能敵榮祿剛毅。蓋貴族政治之消滅久矣。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吾敢信自今以往。吾中國必無或復先秦時代貴族政權之舊也。至是而專制政體之進化。果圓滿無遺憾矣。

『喀私德』、『埃士梯德』之陋俗。吾中國誠無之也。元代之辱我者不計雖有之。而其族亦甚微。無所影響於

政治。六經古史中。奴僕等字不多見。然禮記有獻民虜者。操右袂之語。然則戰勝而俘人爲奴。殆

古俗所萬不能免者。左傳屢稱某人御戎。某人爲右。御戎可謂賤役也。而爲之者大率皆貴族。孔

子則樊遲御。冉有僕。子路執輿。鬪黨童子將命。是孔子終身無用奴僕之事。是或聖人平等之精

意則然。然我古代斷無所謂如希臘羅馬之奴隸充斥者。可斷言矣。井田之制論者或謂其未嘗實行使焉安有所謂奴隸者乎然至漢世。下詔免奴婢者。史不絕書。苟前此無此物。則何免之可言。故謂中國絕無階

級制度者。亦非然也。漢高定制。令賈人不得乘車衣繡。齊明帝制寒人即寒不得用四幅繖。此亦

階級制度之施諸奴隸以外者也。凡進化之公例。世運愈進。則下等級之人民。必漸升爲高等。而

下等之數。日以消滅。乃吾中國則若反是。自唐宋以前。奴婢之種類。蓋不多見。而近今六七百年。

若反增益者。吾推度之。殆有兩原因焉。一由胡元盜國時。掠奪之禍極慘。漢人南人率爲俘虜。以

入奴籍。趙臨北陔餘叢考記之極詳二由前明中葉以後。中使出四。誅求無饜。人民相率投大戶以避禍。『投大

戶』者。當時之一名詞。蓋以身體財產全鬻諸權貴有力之家。甘永世爲其服役。借作護身符以

救一時也。以此兩端。故近世以來。奴籍轉增於前古。而本朝之制。凡曾鬻身爲人僕者。曾在公署

執皂隸之役者。曾爲倡優者及隸蛋戶者。皆謂之身家不清白。其子孫不得應試入仕。計此類特

別階級亦當不下全國民數五十分之一。然則竟謂之無階級焉。固不可也。但以較諸歐洲中古以前及近世所謂隸農制度者。則吾之文明終優於彼焉耳。案此一段與專制政體之進化無甚關係。因論階級制度故並及之。要而論之。則吾國自秦漢以來。貴族政治早已絕跡。歐美日本人於近世最近世而始幾及之一政級。而吾國乃於二十年前而得之。其相去不亦遠耶。如前所云云。貴族政治者。最平等之政治也。最不自由之政治也。吾中國既早已剷除之。宜其平等自由。達於極軌。而到治早陵歐美而上。乃其結果全反是者何也。試經論之。

貴族政治者。雖平民政治之盜賊。然亦君主專制之捍敵也。試徵諸西史。國民議會之制度。殆無不由貴族起。希臘最初之政治。有所謂長者議會者存。其議員即各族之宗子。Patriarch sovereign 而常握一國之實權者也。此議會其後在斯巴達變為元老議會 Gerusia 及國民議會。其在雅典變為元老議院 The Senate of the Areopagus 及四百人議院 Pro-bouleutic senate 羅馬最初之政治。亦有所謂元老院 Senatus 者存。其後變為百人會議 Concilia Centuriata 平民會議 Concilia plebis 而保有世界最古之成文憲法。所謂金牛大憲章者之一國。即阿加利亦由貴族要求於國王而得之者也。英國今日民權最盛之國也。考其國會發達之沿革。其最始者為賢人會議 The Witnagemot 以王族、長老、教士、充之。是貴族之類也。次之者為諾曼王朝之大會議 The Great of the kings tenants-in-chief 謂國王治下貴族士人之會議也。以曾受封土及教會長教士等充之。亦貴族也。然後漸變為所謂模範國會者 Model Parliament 一千二百九十五年始命各州選市議員。後世國會多取法於此。故史家稱為模範國會。此後逐漸改良進步。然後完全善良之國會乃起。由此觀之。貴族政治固

有常爲平民政治之媒介者焉。凡政治之發達。莫不由多數者與少數者之爭而勝之。貴族之對於平民。固少數也。其對於君主。則多數也。故貴族能裁抑君主。而要求得相當之權利。於是國憲之根本。即已粗立。後此平民亦能以之爲型。以之爲楯。以彼之裁抑君主之術。還裁抑之。而求得相當之權利。是貴族政治之有助於民權者一也。君主一人耳。既用愚民之術。自尊曰聖曰神。則人民每不敢妄生異想。馴至視其專制爲天賦之權利。若貴族而專制也。則以少數之芸芸者。與多數之芸芸者。相形見絀。自能觸其惡感。起一吾何畏彼之思想。是貴族政治之有助於民權者二也。一尊之下。既有兩派。則疇昔君主與貴族相結。以虐平民者。忽然亦可與平民相結。以弱貴族。而君主專制之極。則貴族平民。又可相結。以同裁抑君主。三者相牽制。相監督。而莫或得自恣。是貴族政治之有助於民權者三也。有是三者。則泰西之有貴族而民權反伸。中國之無貴族而民權反縮。蓋亦有由矣。吾非謂中國民權之弱。全由於無貴族。然此殆亦其複雜原因之一端也。十八世紀之學說。其所以開拓心胸。震撼社會。造成今日政界新現象者。有兩大義。一曰平等。二曰自由。吾夙受其說。而心醉焉。曰其庶幾以此大義移植於我祖國。以蘇我數千年專制之憔悴乎。乃觀今日持此旗幟。以呼號於國中者。亦非始無人。而其効力不少概見。則何以故。吾思之。吾重思之。彼泰西貴族平民之兩階級。權利事務。皆相去懸絕。誠哉其不平等也。君主壓制之下。復重以貴族壓制。羅網重重。誠哉其不自由也。惟不平等之極。故渴望平等。惟不自由之極。故日祝自由。反動力之爲用。豈不神哉。若中國則異是。謂其不平等耶。今歲華門一酸儒。來歲可以金馬玉堂矣。今日市門一駟僮。明日可以拖青紵紫矣。彼其受政府之賤削。官吏之笞辱也。不曰吾將

以何術以相捍禦。而曰吾將歸而攻入股。吾將出而買財票。苟幸而獲中。則今日人之所以陵削我。咎辱我者。我旋可還以陵削人。咎辱人也。謂其不自由耶。吾欲爲游手。政府不問也。吾欲爲盜賊。政府不問也。吾欲爲棍騙。政府不問也。吾欲爲餓殍。政府不問也。聽吾自生自滅於此大塊之上。而吾又誰怨而誰敵也。於是乎雖有千百盧梭千百孟德斯鳩。而所以震撼我國民開拓我國民之道。亦不得不窮。何以故。彼有形之專制。而此無形之專制。故彼直接之專制。而此間接之專制。故專制政體進化之極。其結果之盛大壯實而顛撲不破。乃至若是。夫孰知夫我之可以自豪於世界者。用之不善。乃反以此而自弱於世界乎。噫。

堯舜爲中國中央君權濫觴考

辛丑

堯舜禪讓。爲中國史上第一盛事。非特尋常舊學所同推贊而已。卽近世言民權言大同者。亦莫不稱道堯舜。以證明中國古有民主制度。其意不可謂不善。吾以爲民主制度。天下之公理。凡公理所在。不必以古人會行與否爲輕重也。故堯舜禪讓之事。實與今日之新主義。無甚影響。卽使堯舜果有禪讓。則其事亦與今日民主政體絕異。何則。民主國者。其主權在國民。其舉某人爲民主。由於全國人之同意。絕非君主所得而禪讓也。禪讓者。私相授受之意也。凡人必其已自有之物。然後能舉以授人。國家者。豈君主所有物乎。以國家爲君主所有物。是正沈惑於專制政體之謬想耳。故孟子云。堯以天下與舜。有諸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言禪讓者。非天子權限內所得有之事也。孟子此言。可謂有國家思想者也。雖然。此又不過就尋常傳述者而論之耳。若考

其實事。則又與尋常所想像。不能無異。若非詳細辨論之。則於中國上古之國體。不得其真相。而進化之理不能明。歷史之義務不能盡。故吾今者不得不一言中國上古之國體。盡有力之諸侯及豪族。選立帝王。而委以政權。已亦從而參與之也。至其被選之資格。則亦畧有限制。故按黃帝以來之譜系。其帝王皆出自黃帝之血族。大抵於同宗族之中。擇其最賢明有望實者而立之。其系統之遠近親疎。固所不計也。如帝舜以黃帝八代孫。起自民間。代堯卽位。大禹亦以黃帝數代之孫而繼舜。伯益亦以顓頊數世之孫而爲禹所薦。推而上之。則少昊以黃帝次妃方雷氏所生之子。何以能凌元妃之子玄囂。昌意而繼立。少昊旣立。何以不能傳位於其子。而昌意之子顓頊嗣其位。顓頊旣立。又何以不能傳位於其子。而玄囂之孫帝嚳嗣其位。其中選立之權。必有主之者。不可不察也。其尤著明者。則帝嚳之長子帝摯旣立。僅九年而諸侯廢之。以立帝堯。夫廢君之事。自後世史家觀之。鮮不以爲大逆不道。而當時若甚平平無奇者。蓋貴族帝政時代之常習也。然則舜以族孫而繼堯。禹以族弟（或族叔族姪）而繼舜。以視顓頊。帝嚳之以姪繼叔。帝堯之以弟繼兄。其事亦相去不遠耳。要而論之。則中國之政體。自黃帝以前。君主無世襲權。大禹以後。君主有世襲權。而自黃帝至大禹之間。則世襲權定而不定之過渡時代也。子賢則傳子。不賢則擇他之賢者而立之。是可謂無世襲權。雖然。其所選之賢者。必在同族中。是可謂稍有世襲權。此過渡時代。前後實亘四百餘年。至禹而始定。若是者。謂之豪族帝政。此種政體。在他邦亦往往有之。現今阿非利加洲之阿比斯尼亞國。其王位由一族世襲。而其人則由選立也。（布拉士尼羅河源紀行）是實與我國古時之政體相同。當十二世紀前。西班牙亦嘗行選舉君主之制度。蓋有

貴族的小團體。可選舉權。當王位有闕。則共選立之。哈蓋氏中世史又德國當紀元九百十一年後。帝統中絕。國中大族相會同而舉佛郎哥尼亞公登帝位。自此德國變爲選立主義之帝國。有所謂司選侯者。實握一國之大權。此等事實。可爲中國上古政體之左證。就此以觀。可知黃帝堯舜時之君權。絕非如後世帝者之強盛。其主權大半在豪族之手。若帝者之意見與豪族相衝突時。決不能行其志。或並其位而不能保。亦未可知。苟不明此原因。則讀當時之史。有令人大不可解者。卽如鯀者四凶之一也。當堯時其惡德既顯。堯咨治水於四嶽。四嶽舉鯀。堯既斥其方命圯族。而不能不屈意以用之。以至九載無功。若使堯果有全權。則以如許重大之事。委於明知其不可之人。堯豈不重負天下乎。又如所謂八元八愷者。皆堯之親族。其中如稷如契。則堯之異母兄弟也。堯豈不知之。而不能舉。蓋皆由豪族之阻撓而已。故後此堯欲讓舜。而必先讓於四岳。俟四岳舉舜。然後試之以示不專。舜欲授禹等九官。亦必詢於四岳。任其推薦。可想見當時天子與四岳之關係矣。白虎通云。四岳者總四岳諸侯之事也。然則四岳之官。實全國諸侯之代表。其名義與美國上議院議員代表各州者畧同。而其權力恰如德國前者之司選侯。下之黜陟官吏。上之廢置君主。皆其職權所行之事。是實可以參觀而得之者也。故舜受堯禪後。必讓堯之子於南河之南。禹受舜禪後。必避舜之子於陽城。待諸侯朝覲訟獄謳歌者皆歸。然後踐天子位。亦視當時豪族爲趨向也。堯在位七十二年。舜在位六十一年。此百三十三年中。中央政府漸加整頓。權力日盛。能漸收豪族之權於帝室。而禹之大功。又足以震懾天下。故堯不能去四凶。舜不能服有苗。而禹則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防風氏後至。直取而戮之。蓋主權之雄強。迥非昔比矣。此所以世

襲之權。至是而確定也。而當夏后之世。四岳之官。亦已不見。然則四岳之與德國司選侯相類。尤可信矣。由此觀之。則傳賢傳子之變遷。實由政體之進化使然。非至於禹而德衰。實至於禹而力盛也。然堯舜之能擇人而推薦之。則其功德固自不可誣耳。

吾之斷斷致辯於此者。非必欲將我民族數千年所尊仰之堯舜。貶損其聲譽以爲快也。凡史家之義務。實按世界進化之大理原則。證之於過去確實之事。以引導國民之精神者也。嚙昔所言堯舜。推之太過。反失其真相。是亦窒吾人思想之一端也。吾今請更廣伸其義。自由民政者。世界上最神聖榮貴之政體也。而此種政體。我中國昔有之乎。若其有之。則其消滅歇絕。在何時。因何事。此數問題者。是我輩所必當研究也。西人之言動曰。自由制度者。阿利揚人種所專有也。當桀榛未闢之世。阿利揚人種。散居於德國之林莽。其時自由之制已胚胎。逐漸發達。以至於今日。果如此言。則是此種美德。將爲白種所壟斷。而他種殆難冀矣。然按之實事。其說乃大謬不然。當天造草昧之始。無論何種人。皆有所謂自由性者。不過彼乃無制裁之自由。故謂之野蠻之自由。此乃有制裁之自由。故謂之文明之自由云爾。但其爲自由性則一也。凡人羣進化之階級。皆有一定。其第一級。則人人皆棲息於一小羣之中。人人皆自由。無有上下尊卑強弱之別者也。亦名爲野蠻自由時代。其第二級。因與他羣競爭。不得不舉羣中之有智勇者。以爲臨時酋長。於是有所謂領袖團體者。出以指揮其羣。久之遂成爲貴族封建之制度者也。亦名貴族帝政時代。其第三級。則競爭日烈。兼并盛行。久之遂將貴族封建。一切削平。而成爲郡縣一統者也。名爲君權極盛時代。其第四級。則主權既定。後人羣之秩序已鞏固。君主日以專制。人民日以開明。於是全羣之

人共起而執回政權。名爲文明自由時代。此數種時代。無論何國何族。皆循一定之天則而遞進者也。但此四時代之起伏久暫。則恒因乎兼并競爭之或劇或不劇以爲差。競爭愈烈。則領袖團體之勢力愈大。而最初之人民自由權。不得不消滅。兼并愈行。則中央政府之主權愈盛。而少數之領袖團體的權利。亦不得不摧壞。此自然之數也。阿利揚人種之自由制度。所以能綿延不斷。逐漸發達。以放大光明於今日者。皆由英國以海外孤島保存其一線耳。若在歐洲大陸。則自百年以前。此種自由之光影。幾韜匿而不可復覩。其故何歟。蓋由英國以彈丸之地。僻在海隅。兼并之禍不烈。而所謂英吉利撒遜人種之初入英國也。即有所謂撒遜七王國者。相峙並立。均勢以保和平。故於自由主義。所存獨多焉。猶古代希臘半島。小國林立。而於自由之發達保存。大有力也。由此觀之。則凡在大陸之地者。其競爭必愈烈。其兼并必愈盛。兼并盛則小國不能自存。而必成一大帝國。既爲一大帝國。則必厚集中中央政府之權力。而原初之自由權。遂至絕跡。而無遺類。此歐洲大陸之自由發達。所以不如英國。而亞洲大陸之自由發達。所以不如歐洲也。然則自由制度。必非阿利揚人所專有。不過幸得合宜之地。藉以保其固有之殘喘。而吾中國則全然中斷云爾。此實關於地理上之天演。非人力所能爲也。而以吾中國史觀之。則自黃帝以前爲第一級野蠻自由時代。自黃帝至秦始皇爲第一級貴族帝政時代。自秦始皇至乾隆爲第二級君權極盛時代。而自今以往。則將交入第四級文明自由時代者也。中國舊學家之論堯舜。或以君權極盛時代擬之。新學家之論堯舜。又或以文明自由時代擬之。不知堯舜當時實貴族帝政初發達之時代。亦即最初自由制度消滅適盡之時代。而堯舜之所以爲堯舜。其功德不在能開關民政。而

在能確立帝政也。故世之稱堯舜以爲民主之濫觴者。雖其意甚盛。然不可不謂之厚誣。古人也。或曰。如子所言。堯舜爲君權專制之發軔。則堯舜千古罪人矣。何功德之可云。曰。是不然。凡國家必經過此四級時代而後完全成立。缺一不可焉。欲使國內無數之小羣。泯其界限。以成一強固完整之大羣。非專制不爲功也。堯舜之有大造於中國。即在此焉耳。

古議院考 丙申

問泰西各國何以強。曰。議院哉。議院哉。問議院之立。其意何在。曰。君權與民權合。則情易通。議法與行法分。則事易就。二者斯強矣。問子言西政。必推本於古。以求其從同之迹。敢問議院於古有徵乎。曰。法先王者。法其意。議院之名。古雖無之。若其意則在昔哲王。所恃以均天下也。其在易曰。上下交泰。上下不交否。其在書曰。詢謀僉同。又曰。謀及卿士。謀及庶人。其在周官曰。詢事之朝。小司寇掌其政。以致萬人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以衆輔志而蔽謀。其在記曰。與國人交止於信。又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好民之所惡。惡民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災必逮乎身。其在孟子曰。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國人皆曰可殺。然後殺之。洪範之卿士。孟子之諸大夫。上議院也。洪範之庶人。孟子之國人。下議院也。苟不由此。何以能詢。苟不由此。何以能交。苟不由此。何以能見民之所好惡。故雖無議院之名。而有其實也。漢制議員之職有三。一曰諫大夫。二曰博士。三曰議郎。通典云。諫大夫掌議論。無常員。多至數十人。漢舊儀云。博士國有疑事。則承問。有大事。則與中二千石會議。

史記三王世家言臣議與列侯臣嬰

也。如朱博之徒。悍然以敗壞古制爲事者。蓋不知幾何人矣。問今日欲強中國。宜莫亟於復議院。曰。未也。凡國必風氣已開。文學已盛。民智已成。乃可設議院。今日而開議院。取亂之道也。故強國以議院爲本。議院以學校爲本。

答某君問德國日本裁抑民權事 壬寅

〔問〕盛丞堂近奏有云。「德意志自畢士麥以來。尊崇帝國。裁抑民權。劃然有整齊嚴肅之風。日本法之以成明治二十年以後之政績。日德國體與我相同。亟宜取法。」其說然否。且所謂尊崇裁抑之實。若何。乞登報示復。以祛疑竇。

〔答〕此誠我國今日第一重要之問題。亟宜研究者也。雖靡盛公之奏。雖無足下之疑。固應發摘其底蘊。以與我國民共相商榷。今承明問。其敢有所隱。請竭所聞以對焉。雖然。鄙人今在旅行中。經月未讀內地報紙。於盛奏原文。未獲見。未知其全體命意如何。僅就足下所徵引數言。析駁之耳。抑鄙人聞之。凡論事理者。不可挾意見。苟挾意見。則其論雖是。而人不樂聞。鄙人論此不欲專持吾素昔所持之宗旨。爲一筆抹煞之言。惟平心觀察。德日兩國政體所由來。及其國政之實狀。以與我中國國體相比較。想盛丞堂此摺主稿之人。必曾稍讀他國歷史者。鄙人此文所徵引。無一字無來歷。在彼當能知之。則請平心一靜察。儻鄙言亦有可採者乎。如不謂然。請賜駁義。若有一二可採也。則請其以後慎於立言。勿徒執偏端。爲模稜疑似之語。以誤國計也。且吾尤望盛丞堂及當道中。與丞堂同地位同意見者。一讀此焉。苟其無愛國心。徒借此以

保位固寵也。則吾亦何責焉。苟真欲於國家前途有所布置也。則芻蕘之言。固不可以不留意也。

論德國之政治。不可不先明德德國體之特色。德意志者。聯邦之帝國也。故向論德國政治者。必分爲帝國政治。聯邦政治二項。聯邦二十餘。而普魯士最大。今以普代表聯邦。以下請分德意志帝國政治。普魯士王國政治。兩種而論之。德意志帝國之皇帝。語其實際。雖謂今世列國中元首之權之強盛者。以彼爲最可也。何也。彼非如英國皇帝之徒擁虛位。彼非如美法各國之大統領。對於議會而負責任。彼實掌握全帝國大小政務一切實權者也。雖然。此權何自而來。及其權限之有無。不可不證諸彼國之憲法。德意志憲法。首證明其爲聯邦國。Federal State。所以示別於合衆國。Unitary State也。故德意志帝國之主權。非在皇帝。而在其聯邦之諸王侯及三自由市府。皇帝不過其政治團體之長官。此德國憲法精神所明示也。故其君權非無限而有限也。限之者何。即其憲法之意。明言德意志帝國。非以皇帝之特權而統治之。實以法律之力而統治之也。鄙人今在旅行中。德中無各國憲法正文。故不能具引原文。加以解釋。惟就所記憶而略述之耳。他日更當據正文而補論之。讀者諒焉。法律何自始。即各聯邦之公意是也。然則德國固亦有限君權之國。而其皇帝之權實由各聯邦賦畀之明也。然則其皇權以何因緣而能得如此之強大。曰是有頗奇妙不可思議者。德國之主權。全在其「聯邦參議院」Bundesrath。而皇帝實以普魯士王之資格。德國皇位由普王世襲。說史者當能知之。不必贅述。爲此參議院之議長。皇帝非親爲議長。實委大宰相爲之。而因以行用此主權者也。聯邦參議院者何。由各聯邦政府派出代表人。以結成此團體也。其議員共五十七人。內普魯士十七人。巴里亞六人。索遜及華丁比爾各

四人。巴典及黑遜各三人。迷克靈下。梭威靈。布蘭士域各二人。其餘十七邦各一人。凡議事時之投票。不論其邦議員之數爲一人爲多人。但一邦之投票。皆須同一樣。蓋以其合體以代表本邦政府也。以此之故。故普魯士邦之意見。常得制勝於參議院。何以故。聯邦參議院之議長。必以普魯士王國之宰相。即德意志帝國宰相充之。議事時。若可否投票。兩兩相等。則取決於議長。而議長一人之意。見即普魯士代表員十七人之意見也。故議長。即帝國宰相兼普魯士宰相所發議。不待開議時。而贊成之者。已定有十七人。此普魯士所以能握大權於此參議院。而亦即德皇皇權所以獨鞏固之由也。一國之主權。在聯邦參議院。聯邦參議院之權。在帝國大宰相所兼任之議長。而任免此大宰相之權。在皇帝。故德國皇帝。得以此間接力。而握一國之實權也。但觀於此。亦可知其權之有所受之。而非如古代所謂天賦神權者之無理取鬧亦明矣。德國大宰相之職權。與其餘各立憲國之宰相。大有所異。其名雖爲「責任大臣」(Responsible Minister)其實非如英法等國有所謂「對國會之責任」(Parliamentary Responsibility)者存也。英法之政府大臣。其所建政策。必須求協贊於國會。若國會反對者居多數。則大臣不可不引責而辭職。德國不然。政府之政策。雖不可不報告於國會。然國會雖反對。而宰相可以不去其位。質而論之。則德國宰相。乃對於法律而負責任。非對於議院而負責任也。世人所謂德國君權特強者。即在此點。然德國何以如是。何以不得不如是。則亦有故。德意志帝國者。新造之國也。前此固未嘗有此國存也。前此日耳曼皇帝之位。屢爲異族所據。而十九世紀上半紀。奧大利猶握其實權。至畢士麥起。始屏奧大利於日耳曼國。即德意志以外。而新造此雄邦。德意志帝國之所以能立。皆普魯士

王國之力也。故普魯士人常欲占大權於此國之中。苟其皇與宰相對於國會而負責任。則爲宰相者安能保其必爲普魯士人。如是則普魯士之威權將漸墜矣。故德國之所以獨尊君權爲普魯士計也。然則普人私乎。曰。以正理論。不得不謂之私。吾意欲十年或一二百年之後。德國主權必有變動。但今非其時也。以今日國勢論之。義固不可不出此。何也。無普魯士。則無德意志也。自餘各國。若非藉普魯士之餘蔭。則至今仍爲他族所軛制。終不能爲一獨立國。又安能坐享「世界第一等國民」之資格也。故諸聯邦之所以得有今日也。諸聯邦之公民所以得有今日也。皆食普魯士之賜也。故普魯士宜握帝國之大權者一也。又使今日普魯士而將此特權拋棄。讓與他小邦。則他小邦無可以保持此龐大帝國之力量。則帝國將被侵削。而仍復千八百六十六年以前之舊觀。固非普之利。亦豈他邦之利也。故普魯士宜握帝國之大權者二也。由此言之。則德國君權所自來。可以見矣。

盛奏謂德國尊崇帝國。斯固然矣。至謂其裁抑民權。則吾不知何據也。凡其國苟無國會者。則民權必裁抑。其有完全之國會者。則民權未有不能伸者也。今且勿論其聯邦。仍論其帝國。德意志之立法部。以聯邦參議院及代議院。Reichstag 兩者組織而成。即所謂國會者也。據其憲法所規定。則代議院者。實代表德意志全國人民。以監督政府者也。監督之道奈何。凡帝國大臣。不可不對於法律而負責任。而法律之頒定。不可不仰代議院之贊成。是即監督權之最大者也。一國民但得有此權。則他權之得與不得。猶無害也。吾聞德意志之民權。可以裁抑政府矣。未聞政府可以裁抑民權也。至宰相之去就。非議院所能左右。此其權固稍遜於英國。然

彼有特別原因而出於此。前節言之詳矣。而豈畢士麥以裁抑民權爲治國之策也。

至語其聯邦政治。則雖謂德國民權不讓英國焉可也。據其帝國憲法言。德意志帝國有立法上之主權。聯邦各州。惟有自治 *Autonomy* 之權而已。雖然。徵諸實際。其帝國雖承各聯邦賦

與此重大無上之權。然其實行之者。不過一小部分耳。小部分者何。即監督諸邦是也。帝國所布之法律。諸聯邦所以實行之者。其範圍如何。其方法如何。一仍聽聯邦之自爲也。據憲法則凡由帝國頒立實則今者私法上 聯邦之自爲奈何。一皆取決於其本邦之議會。實則德意志帝國除

立法之大權仍由各邦自掌之。專指帝國政 外交軍事郵運財政政府之財政。數大端外。其餘政權。仍皆在各聯邦政府之手。各聯邦政府之

權。又在各聯邦公民之手。於此而猶謂德意志公民之權被裁抑也。吾不得不駭此摺提刀人之固陋。而疾其武斷矣。

抑民權之有無。不徒在議院參政也。而尤在地方自治。地方自治之力強者。則其民權必盛。否則必衰。法國號稱民主。而其民權反遠遜英國者。以其地方自治之力微也。至於德國。則今日

全世界上號稱地方制度最完備之國也。餘邦勿徧論。請專論普魯士。日耳曼人素以自由種子著聞。西人常言自由種子從日耳曼森林中發榮滋長出來遂漸徧於全世界 其歷史上之成績。既歷歷不可掩。及士達因 *Baron von*

Stein 相普十九世紀初葉 而制度益鞏固。及一千八百七十二年之改革。而權力益擴張。今請言其略。普國地方機關分爲五種。一曰『蒲羅溫士 *Province*』假名 二曰『的士得列提 *Districts*』假名

三曰『梭克里 *Circle*』假名 四曰『倫治米因德 *Landgemeinde*』假名 五曰『士他治米

因德 Stadtgemeinde

假名曰市○案此省府縣鄉市之名非確譯也但假以爲名下文便於措詞耳讀者勿泥

此五者之中惟府非自治體其餘

皆自治體而縣實統於省鄉市實統於縣一省之中其政治機關有二一曰專掌行政代表國

家及其監督權者巡撫原名 Superior President 今亦主之二曰專掌立法代表本省及其自治權

者省長及省立法院 Provincial Ranbhay 主之二者權限劃然絲毫不能侵越普魯士憲法云

『省也者一省之人相結合而凡關涉於本省之事務皆得有自治權利者也』其語意可謂

分明一省之立法院如議自其省中各縣之人分區選出議員而組織之又由此立法院公舉

省長一省及省行政會會員此專理自治範圍內之行政者其民權之完備如此其餘縣鄉市之制度亦大略相

同特有大小之殊耳由此言之普國地方自治之權與英國殆不相上下矣其餘各聯邦亦大略相類夫地方

自治者民權之第一基礎也今德國之尊重自治權也如彼而盛摺乃謂其裁抑民權吾誠不

知其所指者何事而所據者何史也

至於日本其文明程度殊屬幼稚遠下於歐洲數等但今且勿具論日本之崇拜德國固也雖

然亦未見如盛摺所云云也謂日本尊崇君主則可謂日本尊崇君權有語病矣至謂其裁抑

民權又夢囈之言也日本之君權稍優於英國而遠遜於德國何以言之君權之輕重一視其

政府大臣對於議院所負之責任何如英國政府大臣對於議會而負完全之責任苟不能制

多數者決不得尸其位大臣去就之權一在議院故英之君權幾於無德國反是故德之君權

爲各立憲國君主之冠若帝王之權則已不如德皇矣同一若日本憲法則英國之類而非德國之類也

日本之例凡政府政策如在議院被反對者則可以請天皇解散議會命再選舉再選舉而再被

多數之反對。則可爲政府大臣不孚輿望之證。必引責辭職。此英國之先例。各國所踵行。而日本亦無以易者也。英國舊例必待再選舉開院後果遇反對然後大臣辭職自格蘭斯頓的士黎里兩大政治家抗爭時便先行辭職此後以爲常例日本當明治三十一年伊藤博文爲宰相時以遠遊之舉大爲議院所反對伊藤乃解散之及再選舉時而民間自由進步兩黨合而爲一以抗政府改名憲政黨伊藤察其必再被反對遂引責去而憲政黨首領繼爲宰相即行英國格宰相及各部大臣。爲一國行政之長官。而黜陟此長官之權。一在代表民意之議院。於此而猶謂之裁抑民權。吾不知如何而始爲伸也。但日本民智尙狹。民德未醇。故其民間所立之政黨。殊未完備。不能與藩閥老輩代興。此其所以下於英國一等也。雖然。此由其自力不足使然。優勝劣敗之公例。不得不爾。而非在上者從而裁抑之也。彼其自開國會以來。至今凡爲政黨內閣者兩次。一曰明治三十一年憲政黨之大隈內閣。一爲明治三十三年立憲政友會之伊藤內閣。然皆不過半年。遽爾崩潰。其崩潰也。皆非由反對黨推倒之也。其黨內自訐使然也。此可以爲日本政黨內力不完之明證矣。政黨不完。亦即民智民德不完之表記也。故日本民權之不逮歐美也。非有裁抑之者也。初萌始達。而未能一蹴以臻於完備之域也。然其民日斯邁。而月斯征焉。吾信其此後必有能如英國之一日也。彼爲盛捉刀者。徒見日本憲法有『天皇無責任』『天皇神聖不可侵犯』『天皇有種種特權』之文。而遽曰日本尊崇君權。裁抑民權。抑何不考其立法之精神。察其現行之情實也。

又彼有『以成明治二十年以後之政績』一語。吾不知其所指者爲一何。推其意。殆以明治二十年以前。法國學派極盛。二十年以後。德國學派代興也。果爾。則此公必嘗稍讀日本書。略

知其情者也。則吾更欲與彼一言。公所謂明治二十年以後之政績者。則孰有過於二十三年之開國會者乎。開國會爲伸民權乎。爲抑民權乎。公當能自辨。無待余喋喋者。公必以爲二十年前則民氣囂張。以後則民氣馴靖。以是爲德國學派之明效也。不知前此之囂張。爲求民權耳。求而既得之。更何囂張之與有。雖無德國學代興。猶之馴靖也。抑前此之囂張。其爲益於日本乎。其爲害於日本乎。吾則曰。其益無量也。苟非有此。則日本至今猶未開國會焉。未可知也。自板垣退助副島種臣等請立議院。不報。旅行無書可察不能確記其年份大約在明治十年前後全國議論洶湧。盧梭民約等類之書。幾於家絃戶誦。政府至將民黨中鏗鏘者十餘人放逐於外。而明治十三四年間。其風潮正達最高點。政府亦不得不從民欲。遂於十四年下詔。許以二十三年開國會。自是以後。舉國晏然矣。故明治二十年以後之政績。實由明治七八年至十三四年間所鼓吹之孕育之。而得此者也。而要其最大關目。則不過定君權使有限。伸民權使同治而已。而盛摺之爲此言。抑何其與情實正相反背也。

盛摺又謂曰。德國體與我相同。吾滋惑焉。德爲聯邦之國。我爲大一統之國。德爲新造之國。我爲四千年古國。是皆正相反對者。其相同之點在何處。吾苦不能得也。日本宜稍相近者。然日本之王室。自二千五百年來。未嘗易姓。吾昔嘗戲號爲地球第一大世家彼都人士。日沾沾焉翹以示人。自謂皇統萬世一系。其國體爲地球萬國所無。而我國則四千年來。征誅篡禪。自秦以後。未有五百年無新王興者。謂其與日本國體正同。誰能信之。推盛摺之意。必以爲同爲君主國。故曰相同。然世界中君主國亦多矣。何必偏舉此絕相反對之德日以爲比例。且公之意欲尊君權耳。然則

何不舉俄羅斯。俄羅斯國土之大與我同。王統之屢易與我同。專制之久與我同。誠哉其同也。然公殆知俄羅斯政體之野蠻。不敢舉不忍舉也。是則盛承堂之差強人意也。然則何不舉英吉利。吾以爲君主之尊榮者。莫如英吉利。君位之鞏固者。莫如英吉利。故欲尊其君者。不可不學英吉利。欲安其國者。不可不學英吉利。吾國國民程度。雖與英吉利大相遠。至如公之所謂國體者。則與德日大異。而與英吉利不甚相遠。公胡不舉英吉利。

至所引盛摺末一語。謂亟宜取法德國日本。則富哉言矣。羣公如皆同此心。我后而肯採此言。斯真中國之福也。雖然。苟其法之必當似之。法其一二。而遺其十百。法其小節而遺其大端。而曰我法日本我法德國。日德不任受也。法日德奈何。亦曰法其伸民權以護君權而已。盛摺之不言法俄羅斯也。蓋猶知俄羅斯之君權。非可高枕爲樂之君權也。言國體而知日德之當法。不可不謂思想之一進步。炙手可熱之當道。而有此思想。此吾所歡喜無量也。雖然。其必標明裁抑民權四字則何也。得毋以民權與君主不兩立耶。今且勿論英國。卽以彼所舉之日本德國論證。以鄙人所徵引。其兩立耶。其不兩立耶。是亦可以鑒矣。平心論之。謂民權興而君權必無所損。此自太過之論。在專制政體之國。而與民權。則必不可不將前此固有之君權。割出一部分以讓之於下。雖鄙人亦無容爲諱者也。然究其實。則所損者果爲君權乎。是亦不然。專制國之君主。實非能有完全之大權也。其權或在朝臣。或在外戚。或在宦寺。我國數千年歷史。如貉一邱矣。卽在今日。君權之蝕於官者幾何。君權之蝕於胥吏者幾何。質而言之。則一國之主權。君主所能有者不過十分之二三耳。苟開國會與民權之後。而君主所能有之主權。斷不止

抑民權一語。勿使置之念頭。不然。民權之大勢。終非公等之所能敵也。昔魯仲連亦一匹夫耳。猶言吾甯蹈東海而死。吾不忍爲之民。今國中四萬萬人。甯無魯仲連其人者。公等其熟思之善處之。

辱承下問。本擬畧復數語以釋尊疑。但一執筆則如有鯁在喉。非吐之不快。故不覺縷縷數千言矣。想不厭其詞費也。十月初三夜九點鐘屬稿。寫至此已子正兩點。尙未盡言。姑止於斯。再者。盛摺又有『劃然有整齊嚴肅之風』一語。甚然甚然。非整齊嚴肅。則無以爲國也。然整齊嚴肅。豈俟裁抑民權而後得此乎。吾中國現今無民權。所謂整齊嚴肅者。安在乎英國民權最盛。其整齊嚴肅。又豈讓德日乎。惟『法治國』爲能整齊嚴肅。法治國者。一國之人各有權。一國之人之權各有有限之謂也。故無憲法之國。斷不能整齊嚴肅。有法焉。則自由固可也。專制亦可也。人民行其自由於法律之下。則自由而非暴。政府行專制於法律之下。則專制而非苛。專制而非苛者。有諸乎。曰。有。古代之斯巴達是已。斯巴達專制若彼。而民無怨者。上下有權限。而政府一切舉動。皆在法律範圍內也。中國如能有法乎。有權限乎。則雖學斯巴達可也。豈惟日本。豈惟德意志。十月四日晨起。綴此數言。

答某君問法國禁止民權自由之說 癸卯

天下有差毫釐謬千里以矜亂耳目之言。此類是也。民權自由之義。放諸四海而準。俟諸百世而不惑。今日歐美各國。除將爆將裂之俄羅斯奄奄就死之土耳其。未有敢以此義爲非者也。然今

之言此者。與十八世紀之言頗異。蓋十八世紀時代。人民運動之範圍。各在本國。今則運動之範圍。普及於天下。今世之識者。以爲欲保護一國中人之自由。不可不先保護一國之自由。苟國家之自由失。則國民之自由亦無所附。當此帝國主義盛行之日。非厚集其力於中央。則國家終不可得安固。故近世如伯倫知理之徒。大唱國家主義。以爲人民當各自犧牲其利益。以爲國家。皆此之由也。今世之國家。使全國如一軍隊。然軍隊中之不自由亦甚矣。而究其實。則亦爲全隊之利益而已。近日言平等。言自由者。誠不如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之盛。盧梭民約論等學說。誠爲西人所芻狗。然其精神則固一貫也。一貫者何。曰皆以謀最大多數之最大幸福而已。此就今日之泰西言之也。至於中國。則未可語於此。蓋必先經民族主義時代。乃能入民族帝國主義時代。今泰西諸國。競集權於中央者。集之以與外競也。然必集多數有權之人。然後國權乃始強。若一國人民皆無權。則雖集之。庸有力乎。數學最淺之理。言加則仍爲。雖加至四萬萬。猶不能變而爲一。集之何補。故醫今日之中國。必先使人人知有權。人人知有自由。然後可。民約論正今日中國獨一無二之良藥也。寒暑異宜。則裘絺殊用。甯得曰澳洲文明之人。今方衣葛。我亦脫重裘以步趨之耶。若夫帝國主義之一階級。吾中國終必有達之一日。西人經百年而始達。我國今承風潮之極點。或十年或廿年而遽達焉。蓋未可定。要之欲躡此一級而升焉。吾有以知必不能也。何也。無其本也。至謂曾設禁令。阻止邪說。禁人閱看等言。是嚙語耳。學者之所論駁。當道之所采擇。不於此而於彼。則誠然也。禁令之說。吾不知何所聞也。吾惟見法國之巴黎。瑞士之日內瓦。有巍巍然盧梭之銅像耳。吾惟見政治學諸書。每首卷十葉以內。必徵引盧梭之說耳。

未聞其禁也。苟有此野蠻之禁令。則朝下教而夕革命矣。聽者何憤憤乎。

商會議 己亥

商會者何。欲採泰西地方自治之政體。以行於海外各埠也。西人論國之政體有二端。一曰中央集權。二曰地方自治。中央集權者。一國之有政府。綜攬國之大事。整齊而畫一之是也。地方自治者。每府每州每縣每鄉每埠。各合其力以辦其本府本州本縣本鄉本埠所應辦之事是也。西人亦目之爲國內小國。集權與自治二者。相依相輔。相維相繫。然後一國之體乃完。如車之兩輪。鳥之雙翼。缺一不可。就天下萬國比較之。大抵其地方自治之力愈厚者。則其國基愈鞏固。而國民愈文明。何以故。蓋國也者。積民而成者也。積府州縣鄉埠而成者也。如人身合五官百骸而成。官骸各盡其職效其力。則膚革充盈。人道乃備。有一痺廢。若失職者。則體必不立。惟國亦然。欲國之強。必自全國之民各合其力以辦其所當辦之事始。地方自治者。民生自然之理也。不獨西國有之。即中國亦固有之。今且勿論他省。即以廣東言之。每一鄉必有鄉社。有事集紳耆而議之。一地方之議會也。議定則交里長而行之。一地方自置之行政官也。鄉間有訟獄。非大事則不入公堂。惟控訴於紳耆而決之。一地方之裁判也。鄉中應辦之事需財力者。則集鄉人而共科課之。一地方之租稅也。有警則各鄉自辦團練。一地方之兵制也。其市集之地。每一街有一街之坊約焉。即一街之自治也。每一行有一行之會館焉。即一行之自治也。然則吾中國於地方自治之制。實已與西國暗合。具體而微行之不知習矣。不察。故吾所謂設商會以行自治者。非創舉也。不過因所

固有而更圖擴充云爾。雖然所以不可不擴充者其原因有三端焉。

一曰。世界之文明日進。則民生所應辦之事日增。不可不擴充其條理也。

二曰。各地雖能自治。而散處遼遠。不相聞問。不相友助。不可不擴充其聯絡之法也。

三曰。中國之積弱日益甚。而外國之逼迫日益急。非合羣力。不能自保。不可不擴充其力量也。此三者無論內地與海外之民皆不可不致意焉。今且先就海外之事一論之。所謂擴充其力量者何也。今中國之弱。外患之亟。夫人而知之矣。苟及今不能自強。則瓜分之事。無可倖免。夫吾民之所以能立於海外各埠者。何以其爲有國之民也。國家之職務。在保護國民權利。往者我國政府。於保民之事。既失其職。故我國民在海外者。其所得權利。已遠遜於他國之人矣。然尙賴有國之虛名以維持之也。一旦瓜分。則進之既無所立。退之復無所歸。斥之逐之。圍之僕之。刀之俎之。魚之肉之。將一任人之所爲。冤慘誰訴。呼號誰問。切身之禍。已來。噬臍之悔。何及。不見猶太之人乎。其富商之多。甲於諸國。然無國可歸。其人在歐洲中原者。中原諸國逐之。在俄羅斯者。俄人逐之。流蕩奔波。幾不能自存於天壤。我海外之民。一念及此。當如何痛心疾首。日夜奮發。以求一自保之策乎。夫所謂自保之策者。何曰合羣而已。牛馬駝象。雖龐大人能役之。以其不能羣也。蜂蟻雖眇小。人有時畏之。以其能羣也。一絲易斷也。合千萬縷以成巨纆。無有能斷之者。一矢易折。東百十矢。干將之鋒爲頓焉。今我海外之民。以數百萬計。苟能聯爲一氣。合力以辦其所應辦之事。雖一小國。不是過也。西人以通商爲主義。其事之有藉於我中國人者。亦不一而足。彼見我可侮則侮之耳。若見其不可侮。寧不稍降心以相從哉。至於可侮不可侮之分。則全視乎能羣與不

能羣。苟能聯爲商會。有應爭之權利。則合全會之力以爭之。有受侮之事。則合全會之力以禦之。未有不能爭不能禦者也。誠能如是。則他朝廷苟能自強。進之可以助國家之外政。不幸而竟被分割。退之亦可保身家之安全。此擴充力量之說也。

所謂擴充聯絡之法者何也。地方自治之制。吾中國本所固有。前既言之矣。然其所異於西國者。西人各鄉各埠之自治。其規制皆畫一有定。常能與他鄉他埠聯爲一氣。脈絡貫注。散之則爲百體。合之則爲全身。中國則不然。規制各不相謀。利害各不相共。故其勢分。其情渙。其力薄。以此而謀自保。則其費力甚多。而其收效甚少。譬之尋常人家。欲警衛己宅。不得不傭一擊柝者。其所傭之費。每月最少亦需六七金以上。有百家於此。使其不相聯絡。而每家各傭一人。則一月之總費。共需六七百金。而每家僅有擊柝者一人耳。使其聯絡。則提其總費十分之一。足以傭十人。每家各有擊柝者十人矣。而更可移其所餘十分之九以辦他事。此雖最淺之理。而政體之所以成立者。不外是矣。夫擊柝者之警衛一宅。與軍隊兵船之警衛一國。大小雖懸殊。而其爲自保則一耳。無擊柝者。一旦宅被盜。將失其財產生命。無軍隊兵船。一旦國被滅。亦將失其財產生命。其利害之切近於吾身等也。以此言之。則每一人當各自置軍隊若干兵船若干。然後僅僅足以自保。試問一人之力能辦此乎。既萬不能辦。則自保之法。豈不萬無完足之時乎。而民之受治於國政下者。每歲不過納租稅數銖。而卽有若干之軍隊兵船以爲保我生命財產之用。知聯絡之爲力大也。以海外商務論之。假如有一商店於香港。見侮於港之官吏。使據商律以訴之於英廷。必可得直。於是此商主者。航倫敦聘律師。必往返數月。費金數千矣。若有商會。則吾店所納於會者。不

過區區數金。而遇此等事。會中必爲吾經理之。其所享之利益。不啻以數銖之租稅而獲若干之軍隊兵艦也。夫所以自保之法。千端萬緒。其事既繁。則其費亦鉅。而所需任事之人亦多。以一店之力固不足以舉之。卽以一埠數埠之力。仍不足以舉之。其勢固非盡聯各埠之人。不能盡辦應辦之事。所聯之人愈多。則其所辦之事愈多。而所以自保者愈完備。此擴充聯絡之說也。所謂擴充其條理者何也。凡人之生於世間也。所需之事不一而足。貧也而富之。愚也而教之。散也而聚之。塞也而通之。利益也而保之。患難也而救之。皆盡人所當有事焉。雖然。此等諸事。非合衆人之力不足以見大效。古者專制之世。惟獨夫民賊有合衆之權力。故此等之事。必待命於國家。今歐洲諸國。民權大伸。故此等之事。民間自合衆而自舉之。西國治化之進。蓋以此也。今我政府於民政失職既久矣。內地且然。況海外各埠鞭長莫及。爲朝廷教養之所不逮。不及今自合衆而自舉之。將待之何時。待之何人哉。故苟能聯合商會。則其條理之可以擴充者。蓋有數端焉。

一曰。廣興教學。中國大患在於乏才。夫人而知之矣。去年 皇上變法之際。曾 詔海外普興學校。顧政變以來。內地學堂悉就廢棄。奚論海外。然今日我國不欲自立則已。苟欲自立。其勢非令國民增長智慧不可。內地教學之事既廢。則此事殆爲海外之專任。而責無旁貸矣。且教學者又非但爲救天下扶大局計所必需而已。卽以商務論之。我華人經商於外者。勤儉明察。爲萬國所推。然商務不能與人爭勝者。學不足也。西人之教商也。先授之以普通諸學。而後進之以商業之專門。故有商業理學。商業史學。商業地學。商業法學。其大者網羅貫通。盈虛消息。以察商界之轉變。其小者纖悉周密。委曲詳盡。以求商情之入微。故西人以商務控制五洲。誠

有由也。今且勿論大局。即爲一身一家之計。亦當以教育子弟爲最急之務。以我華民之聰明才力。而加之學。則海外之商權。未必讓白種之獨步也。或曰海外各埠。多有外國人所設之學校。苟子弟之有志者。皆可就近從學。何必汲汲於自立。是不然。凡教育之事。必以本國人教本國子弟。然後能發其愛國之心。而生其聯合之力。專指倡立學校之宗旨非指教師也彼西人之設學以教我者。其宗旨不過欲便己之用耳。故其所教之功課。僅求足供彼用而止。不能成特達之才也。故爲今日計。宜海外各埠。各因人之多少。設普通學校若干所。而總會別設高等學校。擇東西適中文明之都。會而建之。子弟之秀者。以次而升。期於大成。更廣譯諸書。廣興諸報。諸埠一氣脈絡貫注。非商會其孰能與於斯。

二曰革除惡俗。我華民所至各國。動見驅逐。不以平等之人類相待。雖各國私意苛政。深可憤恨。然亦我民有以自取焉。彼其言曰。支那人貪鄙齷齪。風俗敗壞。偷來者日多。則其惡俗將如傳染之病。徧於國中。悉成穢土。彼之厄我。蓋有詞矣。故我民欲自立於各國。必革除陋習。人人自愛。使彼無所藉口。而後可。故戒鴉片之會。不可不設。賭博之業。不可不禁。械鬥之風。不可不息。娼妓出洋之路。不可不杜絕。然欲行此等之事。必須每埠有中央集權之所。有任事提倡之人。有檢查杜絕之法。有安插游民之方。然後可以有效。非商會其孰能與於斯。

三曰恤救患難。冒危險。凌苦辛。別鄉井。適異域。其志固可敬。其情時亦可憐。或疾病死喪。或失業窮餓。天涯慘戚。有甚於尋常數倍者。然此猶屬少數之患難。非多數之患難也。若夫鬻身炎域。傭奴荒陬。入豚笠以長辭。哀鳥鳴其誰訴。山芋幾片。苦蕒一盞。恒飢之色。淒涼。戴星刈草。帶

月墾萊。血肉之軀能幾。猶復鞭箠交加。販賣展轉。寄身世於地獄。永無出期。等生命於草菅。未
知死所。嗚呼。人生慘酷之境。豈有過此者乎。其經商之家。雖免此慘。然以愛力不堅。國力不及。
往往受他人凌侮。而致歇閉虧累。牽動多人之事。又如各國或有兵事。而我之公使領事。不能
自護其民。有若前年去年。古巴檀香山之役。則吾人受累。不知凡幾。故爲今之計。當有檢查猪
仔之局。設法杜絕新販。收贖舊傭。又當互相聯絡。互相扶掖。以防倒閉。又當自養國兵。遇他國
有戰事。則前往彼埠保護吾民。凡此諸端。皆爲恤救患難之要著。雖然。非商會其孰能與於斯。
四曰利便交通。吾民旅海外者。以數百萬計。每年舟車往返。貨物運載。銀兩匯兌。所費無慮萬
萬。若能自通之。而自運之。則皆我之利權也。然此之爲利。人人能知之。而莫或行之者。何也。蓋
此等之事。與西人爭利。西人挾其大力以壓我。我非有相等之大力。則不能以抵拒之。誠能聯
各埠爲一氣。合萬衆爲一心。則可以自興輪船公司。自立銀行。我海外數百萬人。人人皆股東。
人人皆貨客。交易既增。便易。利益復不外流。則不待數年。而西人所得之利權。奪回八九矣。夫
彼之得以制我者。以我之散而無力耳。潮州幫者。商人之最能團結者也。西人畏之特甚。故潮
幫之商務亦最大。一潮幫猶且畏之。況吾聯合各埠。悉如朝幫。而更加團結乎。以此相競。而不
能自存。未之聞也。非商會其孰能與於斯。

要而論之。一埠有一埠之會館。商會者。即合各埠之大會館也。一行有一行之規。商會者。即合
各行之大行規也。一幫有一幫之公所商會者。即合各幫之大公所也。苟能行之。則其利益之可
見者。蓋有三大端焉。一曰每埠人人自得之利益也。二曰各埠公同均霑之利益也。三曰協助內

地保全宗國之利益也。我數百萬同胞之國民。不可不深察也。

或者曰。商會之舉。善則善矣。然得無侵國家之權。非我輩分內事乎。答之曰。是。不然。凡人生於天壤。皆各有所應得之權利。與所應盡之職分。權利者何。人人自保其安全是也。職分者何。人人自謀其安全是也。夫推原國家之所以立。亦不外爲人民保安全謀安全耳。其意蓋謂一人之力不能自保者。則國家爲保之。一人之智不能自謀者。則國家爲謀之。此國家之義務也。國家不爲民保。不爲民謀。是之謂失國家之義務。國民不自保不自謀。而必待命於國家。是之謂失國民之義務。譬諸人然。當其孩提也。起居飲食衣服。皆仰賴於父母。及其長也。則當自立。若一切惟父母是仰。以終其身。非惟不孝。抑亦不人矣。且使一旦遠離父母。將若之何。更使一旦父母大故。又將若之何。今我海外之民。離宗國數千萬里。朝廷雖或愛之。而政令有所不能及。此所謂遠離膝下之時也。而外患之迫。不可終日。然眉之禍。有目共見。父母之邦。殆如風燭。一旦大故。宵可爲諱。及今猶瞻徇顧忌。以不侵國權爲辭。此何異天涯游子。待顧復而始行。強仕壯年。仰乳哺而後食哉。且慈親之愛子也。未有不望其自成自立者。子能自成自立。則父母賴以養。民能自謀自保。則國家賴以強。反是。則家必落。國必亡矣。爲人子爲國民者。當何擇焉。

昔英人之得志於印度也。以七萬鎊金之商會。十數年間。規撫全印。指揮若定。籌餉練兵。設官開港。皆商會任之。國家一切不過問。凡數十年治定公成。乃舉而還諸其國。至今英王帝五印焉。廣州之役。一切兵事。皆十三行商會主持之。卒乃割香港。開五口。使英人之權。擴張於東方。香港所鑄銅像。目眈眈視廣州者。即商會首領義律其人也。今英旗所翻。徧大地之海岸。威權炎炎。炙手

可熱。游於海外者。莫不豔之。豈知其所以致今日者。商會之功。十居八九哉。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人子之職也。盡瘁於海外。以張國權。此國民之職也。我數百萬之同胞。何多讓焉。何多讓焉。

論商業會議所之益 己亥

商業會議所之設。起於英國。自西歷一千七百七十三年。在俄拉士俄埠始行設立。未及三十年。遂徧全國。其後歐洲諸國繼之。不及百年。徧於全洲。日本自維新以來。倣效西法。擴充商務。首採此制。著爲律令。創自東京。而大阪橫濱等相繼應之。至今全國共有五十餘所。於明治三十二年九月。以勅書頒行商業會議所章程二十三則。勸導國民。使興斯舉。然則會議所一事。東西各國皆重視之如此。此其故何歟。凡人生欲自保其權利。自增其幸福。天性然也。然權利與幸福。非可僥倖而得也。彼夫三家之村。十室之市。資本有限。交通甚微。則雖孤立獨行。未嘗不可以自守。若夫大埠巨鎮。商業稍廣。則必有同行之會館。有街坊之公所。相爲約束。共圖公利。蓋將有所爭競於外。必先有所聯結於內。此亦事理之自然。而不可易也。其爭競之界愈廣。則其團結之力必當愈大。然後可以應之。結力既大。而商之學識增焉。商之方法熟焉。商之交通廣焉。商之成立固焉。百餘年來。歐洲諸邦。競其工商業。以壟斷全地球之權利。皆賴此也。我中國工商業之位置。冠絕全球。我商民之善於經營。亦爲西人所推服。雖然。閱歷有餘。學識不足。計畫甚巧。而團結稍輸。因此之故。遂不能與歐洲各國相競於世界之大市場。而日朘月削。他日之變遷。恐更有不可問者。

矣。語曰人苦不自知。既知己之所長。又知己之所短。用其長而補其短。天下之道術盡於是矣。今擬採東西各國之法。開設商業會議所。先從日本橫濱神戶辦起。以爲各埠之先聲。今先將會議所必當設立之理由。撮其大端。以告我同胞焉。

一曰。日本商學商法之書。不可不研究也。日本商法。採自泰西。集諸邦之長。定一成之律。誠保商之甲冑。抑亦經商之圭臬也。自今年西八月新條約實施以後。一切外國人。皆受治於日本法律之下。入國問禁。理所當然。苟不諳其法制。連商法民法皆在內動多觸犯。以小故而生虧累。殊屬不值。故歐洲人居此地者。當數年以前。即各設研究會。預備雜居以後各事。將日本商法民法譯成西文。加以解說。合衆人以講求之。我商民既居是邦。而於此等事。未嘗留意。他日遇事動生窒礙。既已自失權利。亦復爲人所輕。豈可不慮耶。豈可不慮耶。抑又有進於此者。日本商法。爲保護獎勵本國之商民而設也。其利益於商民之處。滋多。條約實施以後。外國與本國人一律看待。則其商法中之利益。日本人所能享者。外國人亦多能享之。我若不知之。則坐失應享之利益者。多多矣。然則商法之必當研究如此其急也。若夫商學商術等書。日本所著譯者。不下數百種。學理方法。粲然具備。其所論述。多有我中國人所未曾問津者。若從而討論之。研究之。增廣見聞。教誨子弟。以爲擴充商務。與歐人競爭自立之地。皆今日之急務也。非商業會議所。孰能與於斯。

二曰。居留商民。不可不自相約束也。我中國人所至各地。如美洲。澳洲。動見驅逐。固由國勢之不振。與彼族之驕橫。雖然。我民亦不能辭其咎也。彼之驅逐我也。每日支那人風氣最壞。或賭博。或鴉片械鬪。乃至拐帶偷竊。時有所聞。非驅逐之。其惡風將連累我國云云。此雖彼族強飾之詞。然

使我民果人人自愛。不授彼以口實。則據理以爭。猶復易易。而無如我民不能人人如是也。今者內地雜居一事。亦據此以爲詞。致生阻力。然則我同胞欲自立於海外。不可不掃除積弊。而使人有隙可乘。故相爲約束。設法勸懲。大之顧一國之聲名。小之保一埠之權利。非商業會議所。孰能與於斯。

三曰。和衷共濟。擴充商業。謀公共之利益也。合羣之爲要務。與商業之當擴充。人人能言之矣。夫商業之大勢。不進則退。萬無中立之理。今者日本內地雜居以後。情形與前大殊。西人捷足先登。爭踞要路。日人亦冒險勇進。欲向我華商收回利權。我輩若稍不自持。被他人蹴踏過來。真有一落千丈之懼。他人以一國之力。以與我爭。我輩非合衆力。固不足以敵之。內之則各派意見。勿爭小利。外之則考查全國商務大勢。因此察彼。推往知來。必合衆人之才力聰明。定議事之章程。定辦事之權限。則意見自消。成事自易。乃可以有裨全局。全局進則人人受其益。全局壞則人人受其害。故和衷共商。勿授人以罅漏之可乘。合力前進。使各事借衆擎而易舉。非商業會議所。孰能與於斯。

四曰。與日本通人志士聯絡。以保東方大局也。日本人知東方之危。故與中國提攜之心甚盛。朝野上下。多持此論。而於商務尤拳拳留意焉。我輩若與彼等開心見誠。來往浹洽。一則可以訪問事情。增廣識見。二則可以益相親密。悉泯猜嫌。三則可以有事交涉。互相應援。四則可以水乳交融。共興實業。其爲利益。種種難盡。然昔者苦無會集之地。故欲交通而不能。若設會議所。既聘日本通人爲顧問員。以資商榷。復可與京外鉅公名士豪商時時合集。情意日親。於東亞大局。所補

不少。非商業會議所。其孰能與於斯。

西方天演家之言曰。世界以競爭而進化。競爭之極。優者必勝。劣者必敗。久而久之。其所謂優者。遂盡占世界之利權。其所謂劣者。遂不能自存於天壤。此天下之公例也。雖然。優之與劣。果何自分乎。智而強者常趨而進於優。愚而弱者常退而即於劣。故自存者必以求智求強爲第一義。等是人也。何以此智而彼愚。此強而彼弱。合衆人之識見以爲識見。則必智。反是則愚。合衆人之力量以爲力量。則必強。反是則弱。故合羣者戰勝之左券也。兵戰有之。商戰亦然。在昔交通未廣。競爭之區域尙狹。其不能合羣者與能合小羣者爭。則小羣必勝矣。厥後交通愈繁。其僅合小羣者與能合大羣者爭。則小羣恒敗矣。譬之一族於此。甲房與乙房相爭。甲房之心一。乙房之心不一。則甲勝而乙敗。有固然矣。苟一旦而移與他族相爭。而兩房之人。猶復互相嫉妒。各顧私利。其勢必至爲他族所翦滅。而甲乙同歸於盡。故當是時也。必和其小羣。乃能成大羣。必棄其小爭。乃能敵大爭。惟商亦然。昔之商務。其交通僅在一國之內。故各幫各埠各行。自謀其利害。而恒可以自立。而今也不然。東西各國。皆合其一國之力。以與我相競。我亦必合一國之力。然後足以抵制之。大局昌。則人人受其利。大局損。則人人受其害。苟不察時變。猶守其前此小羣小爭之故技。務各營其私利。卒之其所謂利者。不過同國之人。自相戕賊。此伐彼之毛。彼嚙此之血。所得者至微。至細。而一髮牽則全身動。一葉落則天下秋。乘隙而摧陷之。大局既壞。無一能自立者。於是向者所得至微至細之私利。亦消歸於無何有矣。嗚呼。前車覆。後車戒。履薄霜。知堅冰。吾每取中國十年以來之商務。比較前後而觀之。未嘗不驚心動魄。而不知後此之伊於胡底也。老東西各國。

其每埠必有一商業會議所。合同人之聰明才力。以講求抵制外人保護公益之法。本國有可爭之利。則合同人之力以擴充之。外人有相侵之事。則合同人之力以抗拒之。雖一家蒙其小害不顧也。雖一家可營私利不爲也。一經衆議。萬戶一心。不與同胞兄弟競錙銖。而於地球市場決勝負。惟有高掌遠躡之氣識。故有席捲囊括之效能。此其商之所以強。而其國之所以興也。今我商民處於羣雄之間。勢無中立之理。不進則退。不立則仆。於此而不亟思自聯。亟思自保。他日噬臍。其能及乎。是用會集同人。效彼良法。創設商業會議所。以聯聲氣。以一衆心。以保利權。以抵外力。一埠雖小。實力行之。各埠應之。他日全國總會議所之設立。必當不遠。以中國之聰明才力。加以團結。合爲大羣。又豈惟商務而已。二萬萬里之地。四萬萬之民。皆將賴之。

論加稅 丙申

今之談洋務者。不曰聯俄拒英。則曰聯英拒俄。中日之役。英人袖手。而俄仗義執言。遷我遼東。此前說之所由來也。英人之官於中國者。商於中國者。傳教於中國者。日日發論。日日著書。與夫英文各報之繙成中國文者。其言皆曰。天下仁義之國莫若英國。親中國愛中國。欲保全中國者。莫若英國。中國人習聞之。而輕之。信以爲是。實親我。愛我。欲保全我。此後說之所由來也。償款議定。國用困蹙。乃以上相持。節聘列國。修好之外。兼及議加稅則一事。改值百抽五。爲值百抽十。此議若行。每年入款可增千餘萬。論者以爲歐洲諸國。與我交誼甚睦。得我之利益亦已甚多。其願全商務之心亦甚重。未必區區者而不余畀也。而果也。請於俄。俄諾之。請於德法。德法諾之。向之論

者。以爲事垂成矣。而不意沙侯之一言梗全議也。當俄之諾也。非有愛於我也。中國之商務。俄不過二百分之一。而所認中國一千六百萬磅之國債。以關稅爲質。其願中國稅入之多固宜也。當德法之諾也。亦非有愛於我也。彼固灼知英人之必不我許。則何樂而不以此市恩於我。而索我以他種之權利也。英之不我計也。亦不必遽然示我以無望也。外部則言權在商會。商會則言權在上海商民。明知我之無他權力。無他言論。以與彼相持也。是故稅而不加。固爲害也。稅而能加。亦未見其爲利也。何也。彼以千餘萬之入。示德於我。而我甯能無以爲報也。由斯以談。人之親我。愛我。欲保全我也。何如矣。吾謂之公法家之言曰。凡世界之內。名之爲國者。無論爲強大爲弱小。爲自主。爲藩屬。無不有自定稅則之權。或收或免。或加或減。皆本國議定。而他國遵行之。他國或苦其所加過重。祇能飭令商人不運不售。而不能阻人國使不加。祇能倍加我國運售彼國之入口貨稅。以苦我。而不能因我之加稅。而以兵力相見。此地球萬國之所同也。是故約章與稅則。兩者各不相蒙。約章者兩國之公權也。稅則者一國之私權也。中國通商之始。情形未熟。英人陰謀以給我。盛氣以劫我。令將稅則。載入約章。於是私權變爲公權。自主成爲無主。以致有今日之事。人之親我。愛我。欲保全我也。又何如矣。又聞日本當通商之始。其不熟情形也。與我同。其見給見。規而誤載稅則於約章也。亦與我同。而近歲與諸國換約。稅則自由。無以異於他國。而我今日者。以小國所能自有之利權。我乃低首下心。求之於人。而不可得。人亦何厚於日本。而薄於中國乎。孟子曰。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不務自立。而欲倚他人以爲固。則謂之求禍而已。故有以聯俄拒英之說進者。吾請與之言波蘭。有以聯英拒俄之說進者。吾請與之言印度。

記自強軍 丁酉

東事起。天子以南皮張尙書督兩江。佩南洋大臣印綬。時敵氛張甚。中興諸湘淮百戰軍皆不有功。於是南洋自強軍之議起。和成尙書移節去。金陵綠營與自強軍弗善也。乃徙軍吳淞。今年春。撫軍趙侍郎大閱兵。既畢。則曰。江南諸軍無如自強軍。賢士大夫知兵法者。舉曰。江南諸軍無如自強軍。是以梁啓超記之曰。今日之疲奕散漫。偷惰畏葸。騷擾者。莫中國之兵若矣。而旗兵而綠營。而防勇。地地不同。名名不同。而疲奕散漫。偷惰畏葸。騷擾無不同。若是乎中國之人。殆不可以爲兵矣。啟超於軍旅之事未之學。然以所聞自強軍者。全軍操練。廬八月閱。馬軍乃一月有餘耳。而其士軀之精壯。戎衣之整潔。鎗械之新鍊。手足之靈捷。步伐之敏肅。紀律之嚴謹。能令壁上西士西官西婦觀者百數。咸拍手咋舌。點首讚歎。百吻一語曰。不意支那人能如是。能如是。梁啟超曰。天下無不學焉而能之事。亦無學焉而不能之事。黃種之聰明材力。堅定耐苦。無一事弱於白種。昔之游其國。肄其學校。受其業者。往往試焉冠其曹。而譟名於其都。夫寧獨兵。今夫嚮之言洋務者。則曰。西之強。惟兵而已。而豈知其政事。其問俗。其風俗。舉有可以強。而後以兵強之。強者兵。而所以強者不在兵。善夫西報之言曰。西兵之長。此軍略具矣。少有未熟。歲月之後大成矣。雖然。若以臨陣。能克敵與否。非所敢言也。又曰。惜乎中國之大。而可觀之兵。只有此數也。雖然。使徧中國之兵。而皆能如此軍。中國之能強與否。猶非所敢言也。嗟夫。使吾中國人而必不可教。如黑人焉。如紅人焉。如梭色人焉。吾固無覲焉。等是人也。數百年以疲奕散漫。偷惰畏葸。騷擾聞於

鄰國者。今若此。豈其一軍如是。而他軍不能如是。豈其兵能如是。而官而士而農而工而商不能如是。彼大人先生。與吾儕小民。可以興矣。請言軍額。步隊八營。營二百五十人。砲隊兩營。營二百人。馬隊一營。百八十人。凡二千五百八十人。請言軍餉。每人每月餉八圓。視尋常兵四倍有餘。全軍每月需費三萬兩。請言軍官。營務處總辦道員四明沈敦利。提調知縣香山鄭汝驤。統領德國游擊子爵來春石泰。教習德弁齊百凱。喀索維基。德特勒夫斯。柏登高森。伏德利西。馬師凱。南爾多福。那漢斯。每營副以華官。

治始於道路說 丁酉

入其鄙而煽穢蕪叢。蔡莽螫刺。入其都而水土惡塵。藿惡沮洳。瀝漏湫壑。如鼠壤。則雖駭稚之豎。必曰此島夷野獠。可謂閉化之國也已。入其鄙而曠敞夷達。隧軌修潔。入其都而平達九達。車可方軌。土闐之環。落渠之寫。軒廊整葺。奕然而理。則雖駭稚之豎。必曰此名都理邦。可謂開化之國也已。是未嘗見其風俗之淳漓也。民智之濬塞也。物產之殷廡也。條教之隆褻也。然而囿於其墟。遊觀其閭市。遂信其人功之無精英。工儒之無魁桀。百室萬貨之皆敗。法禮政治之弛靡。號而夷之曰儂陋之國。若是者何也。曰卉木之腴瘠。必形於枝葉。氣體之充德。必貢於支面。道路者。固國之枝葉支面也。安有葉萎面癯。而不知其木瘁體憊者哉。抑又聞之。巧秣之祿。起於點綫。風化之開。基於切近。夫以目之所睹。足之所履。氣息之所吸觸。出入之所趨步。自王公貴人。以至於氓隸。無日不馳履於其間。其所謂切近者。雖室闔庭戶。不是過矣。室闔庭戶。蕪穢穢壅。雖有疲懦。猶力

起而冀除之。其有習居閭冗而不以爲惡者。其長老必從而詬誶之。曰是不治之敗家也。而獨於室闔戶庭之稍遠者。則任其蕪穢。因緣濡染。慮不動於耳目切近之地。弛廢猶且如此。是尙得曰國有人乎。夫僻鄙沓壤。物力凋敝。或不任其整治耳。中國固文明之古國。而人數四萬萬餘。又地球所謂殷庶之邦也。然而城會之間。猥狹湫滯。穀擊映咽。不能旋踵。且其糞穢之所積。腥膻之所萃。污垢敝物之所叢集。棄過蒸鬱。動如山阜。又其甚者。埳穴躡躑。滌塗滲滲。三市之衢。猥積瓦礫。是亦何以異於物力凋敝之宵壤乎。然猶可諉曰。省會之逖遠也。若夫京師內地。是固天子宅中之境。所謂首善之區也。是固輦轂之下。而百官諸侯王所趨侍鱗萃者也。然其道涂荒蕪。幾如沙漠。大風揚播。污薶晝晦。積穢沒踝。溇潦妨轂。白晝大途之中。甚且糞溺以爲便。臭毒所鬱。蒸爲瘴癘。每一夏暑。斃者乃不知幾十萬人。此固行路之所掩鼻。外人之所悼心矣。而其重卿鉅公。與夫分司而守此土者。熟視無覩。固恬而不怪。此蒙所爲大惑不解者也。夫彼之漠然於此者。非必樂而安之也。特以爲瑣碎齷齪之事。不足爲慮。經國大猷。不在是耳。然吾聞治國者之言矣。匠人營國中之道。經塗九軌。環塗七軌。野塗五軌。必不使之湫隘也。野廬達國道於四畿。必不使之隔絕也。比郊及野。宿息井樹。必不使之荒廢也。舟車輦互。叙而行之。必不使之壅塞也。合方掌達津梁。必不使之陷敗也。禁馳騁。禁徑踰。必不使之擾亂也。季春開通。必不使之障礙也。以時平易。必不使之窪陷也。雨畢而除。必不使之潦污也。體國經野。亟亟於此。何嘗輕而緩之哉。抑又聞之古史氏矣。殷人之制。棄灰公道。則斷其手。周人之制。列樹立鄙。以表道。夫利民之事。豈無大於是者。而古帝哲后。則必斷斷以此爲急務。使古人而皆愚人也。則可。古人而

少知治體者。烏可輕而緩之哉。微獨古先哲王之急此也。泰西新政。非顯著富強之效者哉。其修道之制也。寬廓涂軌。以張偪滯。高中卑旁。以流濇漬。甃水通溝。以滌污垢。日加輪碾。以平頗仄。車人異道。以達壅塞。激水澆灑。以蕩氛藴。而復然電燈以燭之。邏巡捕以叙之。禁棄糞穢以潔之。其街道之制。亦可謂精且密矣。夫古今相去千餘年。而泰西新政。曾無少異於古王之舊制。豈非有國者之所急。必不能遺此切線之最近者哉。西人之通商我國者。其租界之道路。整潔亦猶是矣。吾人之游覽之者。莫不歎其政治之修。廢弛之舉。而與吾相切者。反靳然置之。是何異喜賃居者之潔治廊廡。而堂室垢雜。乃坐視而無術。抑何不引前制鄰政而觀之也。無具甚矣。且彼所謂坐視無術者。亦曰工重難任。歎大難籌耳。夫因人心之所樂。興民生之大利。事至易行也。分土而理。各修所治。責至易專也。中國貧民窮餓。謀生艱苦。即以修路之費。爲養民之資。以工代賑。效至易收也。禁棄積穢。令至易行也。時一葺理。後至易繼也。且國家亦嘗歲撥內帑百數十萬。以修道矣。然中飽吏胥。因循粉飾。日擲黃金於虛牝。孰若一爲更始。實收前民利用之益。而盡去梗咽污穢。癘疫之害哉。夫有此大利。關於國體。雖勉強籌畫。猶當爲之。况修路本有常款。省數年之虛費。而已足者乎。荀子曰。凡事利多而害少。則爲之。商君曰。利不十不變法。有百倍之利。而更無一害。夫亦何憚而久不爲也。輓粟調兵。通商利運。賑災察吏。開風氣。通有無。鐵路之利。亦既知之言之。籌巨款而專辦之矣。而反於此。近民要圖。習不加察。有數微歛。詭難籌辦。無亦見遠而遺近乎。遠法商周之舊制。近採泰西之新政。內豁壅污之積弊。外免鄰國之惡誚。民生以利。國體以尊。政治以修。富強以基。一舉而數善備。固未有切近便易於此者也。書曰。王道蕩蕩。又曰。王道平平。蓋信乎。

王道之必先如此。然後有以著蕩平之化也。

論湖南應辦之事 戊戌

今之策中國者。必曰興民權。興民權斯固然矣。然民權非可以旦夕而成也。權者生於智者也。有一分之智。卽有一分之權。有六七分之智。卽有六七分之權。有十分之智。卽有十分之權。是故國即亡矣。荷國人之智。與滅我之國之人相等。則彼雖滅吾國。而不能滅吾權。阿爾蘭之見併於英人。是也。今英倫人應享利益。阿爾蘭人無不均霑也。卽吾民之智。不能與滅我之國之人相等。但使其智日進者。則其權亦日進。印度是也。印度初屬於英。印人只能爲第六七等事業。其第五等以上事業。皆英人爲之。凡官事私事莫不皆然。如一衙署則五品以上官皆英人。一公司則總辦幫辦及高等司事皆英人也。近則第二等以下事業。皆印人所爲矣。其智全塞者。則其權全亡。非洲之黑人。黑洲之紅人。南洋之櫻人是也。此數種者。只見其爲奴爲隸。爲牛爲馬。日漸月削。數十年後。種類滅絕於天壤耳。更無可以自立之時矣。夫使印度當未亡之時。而其民智慧。卽能如今日。則其蚤爲第二等人也久矣。使其有加於今日。則其爲第一等人也亦已久矣。是故權之與智相倚者也。昔之欲抑民權。必以塞民智爲第一義。今日欲伸民權。必以廣民智爲第一義。湖南官紳。有見於民智之爲重也。於是時務學堂之設。意至美矣。然於廣之之道。則猶未盡也。學堂學生。祇有百二十人。卽使一人有一人之用。其爲成也亦僅矣。而況此輩中西兼習。其教之也當厚植其根柢。養蓄其大器。非五年以後。不欲其出而與聞天下事也。然則此五年中。雖竭盡心力以教之。而其風氣仍不能出乎一學堂之外。昭昭然矣。故學生

當分爲二等。其一以成就遠大。各有專長。各有根柢爲主。此百二十人是也。其一則成就不必其遠大。但使於政學之本原。畧有所聞。中外之情形。無所闇蔽。可以廣風氣。消阻力。如斯而已。由前之說。則欲其精。由後之說。則欲其廣。大局之患。已如燎眉。不欲湖南之自保則已耳。苟其欲之。則必使六十餘州縣之風氣。同時並開。民智同時並啓。人才同時並成。如萬毫齊力。萬馬齊鳴。三年之間。議論悉變。庶幾有濟。而非一省會之間。數十百人之局。可以支持。有斷然矣。則必如何然後能如此。就其上者言之。一曰朝廷大變科舉。二曰州縣備設學堂。斯二者行。頃刻全變。然而非今日之所能言矣。有官紳之力所可及。而其成效之速。可與此二事相去不遠者。一曰全省書院官課師課改課時務也。以嶽麓求賢之改革。及孝廉堂之爲學會。士林舉無間然。然則改課亦當無違言必矣。官課師課全改。耳目一新。加以學政所至。提倡新學。兩管齊下。則其力量亞於變科舉者無幾矣。或疑各府州縣悉變。則恐閱卷者無人。是不難。但專聘一二人駐省會。而各處課卷皆歸其評閱。不過郵寄稍需時日耳。於事無傷也。若太僻遠之州縣。則或兩三月之題目。同時並發。課卷同時並收。則郵寄之繁難。亦可稍省矣。尤有進於此者。則莫如童試之縣考。府考。飭下州縣。除第一場外。悉試時務。府縣考凡六七場。功令所載。並無必試八股之例。支牀架屋。實屬可憎。掃除更張。真乃快事。然此事尚有未盡可行者。則慮各府縣無閱卷之人也。今宜飭下令其自行物色聘請。或由省中薦人前往。此則只需長官一紙書耳。不費一銖。而舉省之士。靡然向風矣。二曰學堂廣設外課。各州縣咸調人來學也。州縣備設學堂。無論款項難籌。卽教習亦無從覓聘。教習不得人。講授不如法。勞而少功。雖有若無耳。以余所見。此間各處書院諸生。講習經年。而成就

之間。而謂湘人猶有嫉新學如讎。與新學爲難者。其亦希矣。欲興民權。宜先興紳權。欲興紳權。宜以學會爲之起點。此誠中國未常有之事。而實千古不可易之理也。夫以數千里外。渺不相屬之人。而代人理其飲食訟獄之事。雖不世出之才。其所能及者幾何矣。故三代以上。悉用鄉官。兩漢郡守。得以本郡人爲之。而功曹掾史。皆不得用它郡人。此古法之最善者。今之西人。莫不如是。唐宋以來。防弊日密。於是悉操權於有司。而民之視地方公事。如秦越人之肥瘠矣。今欲更新百度。必自通上下之情始。欲通上下之情。則必當復古意。采西法。重鄉權矣。然亦有二慮焉。一曰慮其不能任事。二曰慮其藉此舞文也。欲救前弊。則宜開紳智。欲救後弊。則宜定權限。定權限者何。西人議事與行事分而爲二。議事之人。有定章之權。而無辦理之權。行事之人。有辦理之權。而無定章之權。將辦一事。則議員集而議其可否。既可。乃議其章程。章程草定。付有司行之。有司不能擅易也。若行之而有窒礙者。則以告於議員。議而改之。西人之法度。所以無時不改。每改一次。則其法益密。而民益便。蓋以議事者爲民間所舉之人也。是故有一弊之當革。無不知也。有一利之當興。無不聞也。其或有一縣一鄉之公益。而財力不能舉者。則議員可以籌款而辦之。估計其需費之多少。而釀之於民焉。及其辦成也。則將其支用款項。列出清單。與衆人共見。未有不願者也。譬之一街之中。不能無擊柝之人。於是一街之戶宅集議。各出資若干。而雇一人爲之一鄉之中。欲築一橋。修一路。於是一鄉之戶宅集議。或按田畝。或按人丁。各出資若干。而動工爲之。未有不願者也。推而大之。而一縣。而一省。而一國。莫不如是。西人即以此道治一國者也。吾中國非不知此法。但僅以之

治一鄉治一街
未能推廣耳

故每有應籌款項。皆待命於下議院。下議院則籌之於民。雖取之極重。而民無以爲

厲己者。蓋合民財以辦民事。而爲民所信也。民亦知此事之有益於己。而又非己之獨力所能辦。故無不樂輸以待上之爲我成之也。如一街四十戶。每月月輸一百。即得四千。可以用一槩橋之人。以爲己保。護財產。若非得一人。總任其事。則雖每戶自出二百。仍不能用一人也。故有鄉紳爲議事。則無事不可辦。無款不可籌。而其權則不過議此事之當辦與否。及其辦法而已。及其辦之也。仍責成於有司。如是則安所容其舞文也。至於訟獄等事。則更一委之於官。鄉紳只能爲和解。或爲陪審人員。而不能斷其讞。然則又何舞文之有乎。西人舉國而行之。不聞有弊。則亦由權限之劃定而已。開紳智者何。民間素不知地方公事爲何物。一切條理。皆未明悉。而驟然授之。使其自辦。是猶乳哺之兒。而授之以杯箸。使自飲食。其殆必矣。故必先使其民之秀者。日習於公事。然後舉而措之。裕如也。今中國之紳士。使以辦公事。有時不如官之爲愈也。何也。凡用紳士者。以其於民之情形熟悉。可以通上下之氣而已。今其無學無智。既與官等。而情僞尙不如官之周知。然則用之何爲也。故欲用紳士。必先教紳士。教之惟何。惟一歸之於學會而已。先由學會紳董。各舉所知品行端方。才識開敏之紳士。每州縣各數人。咸集省中。入南學會。會中廣集書籍圖器。定有講期。定有功課。長官時時臨蒞。以鼓厲之多。延通人爲之會長。發明中國危亡之故。西方強盛之由。考政治之本原。講辦事之條理。或得有電報。奉有部文。非極秘密者。則交與會中。俾學習議事。一切新政。將舉辦者。悉交會中議。其可辦與否。次議其辦法。次議其籌款之法。次議其用人之法。日日讀書。日日治事。一年之後。會中人可任爲議員者。過半矣。此等會友。亦一年後。除酌留爲總會議員外。即可分別遣散。歸爲各州縣分會之議員。復另選新班。在總會學習。紳智既開。權限亦定。人人既知危亡之故。卽人人各思自保之道。合全省人之聰明才力。而處心積慮。千

方百計。以來辦一省之事。除一省之害。捍一省之難。未有不能濟者也。紳權固當務之急矣。然他日辦一切事。舍官莫屬也。卽今日欲開民智。開紳智。而假手於官力者。尙不知凡幾也。故開官智。又爲萬事之起點。官貧則不能望之以愛民。官愚則不能望之以治事。聞黃接察思所以養候補官。優其薪水之法。此必當速辦者也。既養之。則教之。彼官之不能治事。無怪其然也。彼胸中曾未有地球之形狀。曾未有歐洲列國之國名。不知學堂工藝商政爲何事。不知修道養兵爲何政。而國家又不以此考成。大吏又不以此課最。然則彼亦何必知之。何必學之。舉一省之事。而委之此輩。未嘗學問無所知識之人之手。而欲其事之有成。是猶然薪以止沸。卻行而求前也。而無如不辦事則已。苟辦事。則其勢不能不委之此輩之手。又不可以其不能辦而不辦也。然則將如之何。曰。教之而已矣。教官視教士難。彼其年齒已老。視茫髮蒼。習氣極深。宦情薰灼。使之執卷伏案。視學究之。訓頑童。難殆甚焉。然教官又視教士易。彼其望長官如天帝。覬缺差若九鼎。宮中細腰。四方餓死。但使接見之時。稍爲抑揚。差委之間。微示宗旨。雖強之以不情之舉。猶將赴湯蹈火以就之。而况於導之以學乎。故課吏堂不可不速立。而必須撫部爲之校長。司道爲之副校長。其堂卽設在密邇撫署之地。每日或間一二日。必便衣到堂稽察功課。隨時教誨。最善者莫如刪堂屬之禮。以師弟相待。堂中陳設書籍。張挂地圖。各官所讀之書。皆有一定。大約各國約章。各國史志。及政學公法。農工商兵礦政之書。在所必讀。多備報章。以資講求。各設劄記。一如學堂之例。延聘通人爲教習。評閱功課。校長及副校長。隨意譚論。隨意閱劄記。或閱地圖。而與論其地之事。或任讀一書。而與論其書之美惡。聽其議論。而可以得其爲人矣。而彼各官者。恐功課不及格。而獲譴。恐

見問不能答而失意。莫不爭自濯磨。勉強學問矣。教之既熟。必有議論明達。神氣堅定者出矣。或因好學而特予優差。或因能辦事而委之繁缺。數月之後。家絃誦而人披吟矣。聞曾文正每日必有一小時與幕府縱譚。若有事應商。則集幕府僚屬。使之各出意見。互相辨論。文正則不發一言。歸而采之。既可於此事集思廣益。復可見其人之議論見地。駱文忠則每集司道於一圓卓。令以筆墨各陳所見。岑襄勤丁雨生之辦事。如訓蒙館。然聚十數幕友於一堂。陳十數几卓。定時刻辦事。隨到隨辦。案無留牘。此誠治事之良法也。今日之中國。亦頗苦於禮矣。終日之晷刻。消磨於衣冠應酬迎送之間者。不知凡幾。交受其勞。而於事一無所補。日日議變法。此之不變。安得有餘日。以辦應辦之事乎。是宜每日定有時刻。在課吏堂辦事。一切皆用便衣。凡來回事者。立譚片刻。不迎不送。除新到省衣冠一見外。其餘衙門例期。悉予停免。有事咸按時刻。在堂中相見。則形骸加適。而治事加多。斯實兩得之道也。至實缺各官。關係尤重。既未能盡取而課之。亦必限以功課。指明某書。令其取讀。必設割記。讀書治事二者並見。須將其讀書所有心得。及本縣人情物產風俗。咸著之割記中。必須親筆。有查代筆者。嚴責。難者必以為實缺官身任繁劇。安能有此休暇。不知古人仕優則學。點鐘讀書。未必無此暇晷也。頻頒手諭。諄諄教誨。如張江陵與疆臣各書。胡文忠示屬員各諭。或以嚴厲行之。或以盹誠出之。未有不能教誨者也。吏治之怠散久矣。參劾則無人可用。亦不可勝劾。其无咎无譽。臥而治之。無大惡可指者。亦常十居六七焉。夫立木偶於庭。並水不飲。其廉可謂至矣。然而不能為吏者。吏者治事者也。吏不治事。即當屏黜。豈待擾民哉。雖然。治事者。必識與才兼。然後可云也。若並不知有此事。不知此事之當辦。則曷從治之。未嘗講求此事之辦法。則曷從治之。西國治一

事。則有一事之學堂。既學成而後授以事矣。然其每日辦事之暇。未嘗有一日廢書者。不讀書則看賤至皮匠莫不皆然今我國人士。自其鼓篋之始。卽已學非所用。用非所學。及一入宦途。則無不與書卷長別。傳曰。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一官一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製焉。又況於終其身而不學者乎。中國一切糜爛。皆起於此。而在位者查焉不自覺。今日興一新法。明日興一新法。而於行法之有人與否。漠然而不之計。此真可爲痛哭流涕者也。以上三端。一曰開民智。二曰開紳智。三曰開官智。竊以爲此三者。乃一切之根本。三者畢舉。則於全省之事。若握裘挈領焉矣。至於新政之條理。則多有湖南所已辦者。如礦務輪船學堂練兵之類。或尅日開辦者。如學會巡捕報館之類。或將辦而尙有阻力者。如鐵路之類。或已辦而尙須變通擴充者。如鈔票製造公司之類。今不必述。而竊以爲尙有極要者二事。一曰開馬路。通全省之血脈。則全省之風氣可以通。全省之商貨可以出。二曰設勸工博覽場。取各府州縣天產人工之貨。聚而比較之。工藝精者優加獎勵。長沙古稱貧國。而五代馬氏卽恃工商以立邦。今欲易貧而富。則非廣勸工商未由也。今全省無論已辦將辦未辦各事。除紳士協辦外。苟經官手。則幾無事不責成於一二人。其事至繁。其勢至散。一人之精神。有萬不能給之勢。然舍此則又無可倚畀。鄙意以爲宜設一新政局。各省有洋務局之稱其名最不雅馴不可用一切新政。皆總於其中。而使一司道大員爲總辦。令其自舉幫辦以下之人。事歸一綫。有條不紊。或稍易爲力也。新政局卽設於課吏堂尤爲兩益

政治
終

時局

論民族競爭之大勢 壬寅

本論宗旨在綜覽現今世界各國之大勢。推原其政略所從出及其所以集勢於中國之由。而講求吾國民應變自立之道。篇中取材多本於美人靈綬氏所著『十九世紀末世界之政治』。潔丁士氏所著『平民主義與帝國主義』。日本浮田和民氏所著『日本帝國主義』。『帝國主義之理想』等書。而參以己見。引伸發明之。不敢掠美。附識數言。

天下勢力之最宏大最雄厚最劇烈者。必其出於事理之不得不然者也。自古以前。羅馬解歐洲之政治家。常視其國爲天下。所謂世界的國家。World state 是也。以誤用此理想故。故愛國

心不盛。而真正強固之國家不能立焉。按吾中國人愛國心之弱其病源大半坐是而歐人前此亦所不能免也近四百年來民族主義日漸

發生。日漸發達。遂至磅礴鬱積。爲近世史之中心點。順茲者興。逆茲者亡。所號稱英君哲相。如法

王路易第十一。顯理第四。英女王意里查白。英相格林威爾。渣沁意相嘉富河。德相俾士麥。皆乘

此潮流。因勢而利導之。故能建造民族的國家。聲施爛然。苟反抗此大勢者。雖有殊才異能。卒歸

敗衄。法帝拿破侖是也。拿破侖所以取敗者。由欲強合無數異種異言異教異習之民族。而成一

絕大之帝國。其道與近世史之現象太相反。其不能成也固宜。

夫此民族主義。所以有大力者何也。在昔封建之世。羅馬以前歐洲之封建時代也分土分民。或同民族而異邦。或

同邦而異民族。胡漢吳越。雜處無猜。及封建之弊。極於墜地。民求自立而先自團。於是種族之界

始生。同族則相吸集。異族則相反撥。苟爲他族所籍制壓抑者。雖粉身碎骨。以圖恢復。亦所不辭。若德意志。若意大利。皆以同民族相吸而建新邦。若匈牙利。以異民族而分離於奧大利。皆其最著者也。民族主義者。實製造近世國家之原動力也。

此主義既行。於是各民族咸汲汲然。務養其特性。發揮而光大之。自風俗習慣。法律文學美術。皆自尊其本族所固有。而與他族相競爭。如羣虎互睨。莫肯相下。範圍既日推日廣。界線亦日接日近。漸有地小不足以回旋之概。夫內力既充。而不得不思伸於外。此事理之必然者也。於是由民族主義。一變而爲民族帝國主義。遂成十九世紀末一新之天地。

民族帝國主義有兩種。其發生皆不自今日。今則合一爐以冶之而已。甲種者優強民族自移殖於劣弱民族所居之地。終其臂而奪之。若英國是也。英人自古以來。與羅馬帝政不相容。去而自立。實爲民族國家發生之嚆矢。故其民族帝國主義。亦著先鞭。得善處屬地之法。遂能控馭全球。凡日所出入處。皆見其國旗焉。乙種者。優強民族能以同化力能化人使之同於我謂之同化力吞納劣弱民族。而抹煞其界限。若美國是也。美國百餘年來。由大西洋之十三省。逐漸擴充。奄有太平洋岸全陸之地。自三百萬人增至八千萬人。固由吸集同族之效。亦未始不因買受併吞他國之屬土而同化其民之所致也。今日之美國。尙能容納德意志愛爾蘭之移民。綽有餘裕。皆其同化力強盛使然也。

近世諸儒之學說。其於孕育民族帝國主義與有力者。不一家。而以馮兒梭士 *Nathans* 於一七六六年卒。達爾文二氏爲最。馮氏嘗著人口論一書。謂人類日漸繁殖。其增加之率。常與食物之

一八三四年

增加不能相當。食物之增加。算術級數也。即由二而四而八而十六是也。人口之增加幾何級數也。即由二而四而十六而三十二是也。苟無術以豫防之。則人滿之患。必不能免。而戰爭疾疫自殺之風。將日盛。此論一出。大聳動全歐之耳目。而政治家之思想。幾為之一變。按瑪氏謂人口之增加。以幾何級數實屬杜撰。後儒嚴正之見。已不少其所論豫防之法。亦不可行。要其立論之大體。則實為近世政策之一轉捩也。

故當瑪氏以前。歐洲列國。尚以獎勵產子為急務。千七百九十六年英國著令云。凡民能生多子。以富國家者。兩子以上者。可享免稅之特權。及於今日。則除法蘭西一國外。殆無不以人滿為憂者矣。法國人口增加最少。詳見下表。以令云。貧家有子七人者。以公費教之。養之又今年議員俾阿氏提案於議院。謂民有及歲而不婚者。則課以重稅。今試舉近百年來歐美各國人口增進之大概。列表如下。

	一八〇〇年	一八八〇年
英	一五、五七〇、〇〇〇 <small>人口</small>	三四、六五〇、〇〇〇 <small>人口</small>
法	二七、七二〇、〇〇〇	三七、四三〇、〇〇〇
德	二二、三三〇、〇〇〇	四五、二六〇、〇〇〇
奧	二一、一三〇、〇〇〇	三七、八三〇、〇〇〇
意	一三、三八〇、〇〇〇	二八、九一〇、〇〇〇
班	一〇、四四〇、〇〇〇	一六、二九〇、〇〇〇
合計	一七二、二六〇、〇〇〇	三二二、九九〇、〇〇〇

此八十年前增進之大略也。其中速率最著者。尤以德俄美三國為甚。德國當千八百五十年。只

有三千五百二十萬人。至千九百年。則有五千六百三十四萬人。俄國當千八百五十年。只有六千八百萬人。至千九百年。則有一萬二千九百萬。美國當千八百年。只有五百三十萬人。至千九百年。驟增至七千六百三十五萬人。美國人口由外國移民入籍者居多。以此之故。歐洲區區之地。斷不能容此孳生蕃衍之民族。使之各得其所。勢固不得不求新政策以調劑之。此事理之易見者也。於是乎殖民政略。遂爲維持內治之第一要著。此近世帝國主義發生之原因也。

前代學者。大率倡天賦人權之說。以爲人也者。生而有平等之權利。此天之所以與我。非他人所能奪者也。及達爾文出。發明物競天擇優勝劣敗之理。謂天下惟有強權。惟強者有權。更無平權。權也者。由人自求之。自得之。非天賦也。於是全球之議論爲一變。各務自爲強者。自爲優者。一人如是一國亦然。苟能自強自優。則雖翦滅劣者弱者。而不能謂爲無道。何也。天演之公例則然也。我雖不翦滅之。而彼劣者弱者。終亦不能自存也。以故力征侵畧之事。前者視爲蠻暴之舉動。今則以爲文明之常規。歐美人常揚言曰。全世界三分之二。爲無智無能之民族所掌握。不能發宣其天然之富力。以供全球人類之用。此方人滿爲憂。彼乃貨棄於地。故優等民族。不可不以勢力壓服劣等者。取天地之利而均享之。其甚者以爲世界者。優等民族世襲之產業也。優等人斥逐劣等人而奪其利。猶人之斥逐禽獸。實天演強權之最適當而無慙德者也。茲義盛行。而弱肉強食之惡風。變爲天經地義之公德。此近世帝國主義成立之原因也。

由此觀之。則近世列強之政策。由世界主義而變爲民族主義。由民族主義。而變爲民族帝國主義。皆迫於事理之不得不然。非一二人之力所能爲。亦非一二人之力所能抗者也。今請就諸國

中擇其有代表帝國主義之資格者而論之。得四國焉。其一英吉利。英國本境之人口不滿四十萬。而其謀生於海外者殆倍之。人口日日增多。而三島之面積不加廣。物產不足以給民用。故英國若一旦失其屬地。不特富源立涸而已。而國威民力皆隨而衰頹。國民之品性。且將漸滅。勢必與古代之雅典羅馬同列於亡國之籍。故英人之帝國主義。非直爲進取計不得不然。卽爲保守計亦不得不然也。英國今日之盛強。半由煤礦之豐富。據千八百七十一年政府所報告。謂本國之煤。尙足供三百年之用。然爾來英人用煤之率。日增月加。曾靡底止。故其勢不久。必須仰給煤炭於本境以外。或者謂英煤涸竭之時。卽英國衰亡之日。非過言也。況其製造之品。消售於屬地者。常視他國有加焉。彼英屬地之依賴母國。不如其母國之依賴屬地爲猶重大也。故英人之政策。務使其母國與屬地永不相離。不惟保守其版圖而已。又使其海陸通航之路。交通便利。以爲是第一要義。以故海軍之關繫。日益重焉。海軍既重。故屯泊貯煤之灣港。亦隨之而重。英國所行於東洋及亞非利加之政畧。皆以此爲根據者也。彼其保護土耳其。占據賽布拉士島。皆所以防俄國之蠶食。保地中海之航路。使英國與印度交通之鎖鑰。不至授人也。其市恩於意大利。助其獨立。用術於埃及。握其國權。亦皆爲地中海蘇彝士河之運航權也。近者與杜蘭斯哇之戰。不惜糜重帑。菅人命。擲獅子搏兔之全力。所以保好望角之權利也。彼波亞民族。日新月盛。駸駸有爲南非全境主人翁之勢。英人非挫摧之。則其在非洲之權力。將墜於地也。故英國北自君士但丁奴不^{土其耳}京^城南至好望角。其所行之政策。皆自保護航路而生者也。保護航路。卽使母國與屬地永不相離之第一著也。

英人之所汲汲者。又不徒在海權而已。於大陸交通機關。亦絲毫不肯讓人。近以俄人西伯利亞鐵路將成。思所以抵制之。乃擬築一大鐵路。自亞歷山大利亞經波斯灣沿岸。橫貫印度。接緬甸。由瀘州出揚子江。以通上海。一以鞏勢力於印度。二以張威權於波斯灣沿岸諸國。三以通血脈於支那。而現時印度境內已成之鐵路二千餘英里。實利用之以爲此路之一部。其規模之宏遠。實有使人驚歎而不能措者。

英國工商之國也。無商利是無英國也。近年以來。德國美國之商業驟進。駸駸乎有駕英而上之勢。疇昔英人於加拿大澳洲印度埃及及其餘屬國保護國。皆專握商權。近則國民之競爭愈劇。新屬地之貿易容易。不肯爲母國之附庸。故今者英國商務。除澳洲印度外。皆日見減色。於加拿大古巴爲美國所奪。於亞爾焦利亞爲法國所奪。於南美爲德國所奪。其在澳洲能保其舊位者。不過其地之民。與母國同嗜好同習慣。故日用飲食之品物。多取給於母國云爾。然則英國今日之政策如何。英國自二十年來。產業之發達。既臻絕頂。昔爲世界工業之中心點者。今則變爲世界資本之中心點焉。自美國行保護稅則。免出入口稅者謂之自由稅則。重抽入口稅者謂之保護稅則。拒英國之貨物。英人乃以資本代貨物。美國各省所有大製造大公司。英人皆投資。本而分其利。於非洲南美等處亦然。於亞洲亦然。故今日全球到處。幾無不有英人資本之安置。而其此後進取之政策。惟以擴充其工業資本兩者之勢力範圍爲務。此亦不得不不然之數也。因此之故。其所最切要者。在使世界各地。皆平和秩序。若夫政治樞機不完不備之地。其政府之能力薄弱。難保秩序。或官吏腐敗。苛法紛紜。則放置資本於此間。最爲危險。工商之業。末由繁榮。乃不得不干預其內政。代組織一強固而有

責任之政府於是經濟上。日本人謂凡關係於財富者爲經濟之勢力範圍。遂寔變爲政治上之勢力範圍。此其政畧不獨英國行之。而英國其尤著者也。

其二德意志。歐洲列國中。其最能發揮現世帝國主義之特性。代表近來世界歷史之趨向者。莫德國若也。德人行帝國主義之政策。不過近十年事耳。當俾士麥時代。德政府專以統一國民爲急務。若夫勤遠畧以馳域外之觀。鐵血宰相所未遑及也。彼非不熱心以獎厲殖民。但其殖民事業。不過爲擴充商務起見。於政治毫無關係。及千八百九十年以後。而德之政畧一變。蓋經俾公三十年之經營。慘淡國權既已整頓。國力既已充實。精華內積。而不得不溢於外。俾公之商業政策。既已使德國工商雄飛於世界。而商業競爭之劇烈。其影響自及於政治。而政府不得不以權力保護之。然則由俾士麥之國民主義。以引起今皇維廉第二之帝國主義。亦事勢之不得不然者也。

德國雖稱雄於歐洲中原。然以無屬地故。其溢出之人口。皆移住於美國。旋同化於美人。德人徒失其國民。而於國力不能有絲毫之增益。今美國人口三分之一。皆吸收德意志民族者也。德之愛國者。怒焉憂之。漸知殖民政畧之不可以已。前柏林大學教授脫來焦氏之政治學講義有云。『今日國際歷史。日以發達。勢將壓迫第二流以下之國家。使其獨立。我德人徒局眼光於歐洲之天地。而未嘗放觀歐洲以外之天地。今者蕩蕩全球。幾爲英俄兩國所中分。其尙有容我德人之一席否耶。此可爲浩歎者也。』又云。『白種人必握世界之全權。無可疑也。但白種中之諸民族。果誰能捷足以得此權利乎。吾得以一言決之曰。苟無屬地於海外者。必不足以入於強國。』

之林也。』云云。由此觀之。德民族近來之思想。可以概見矣。德人病美國之坐奪其民也。汲汲然設法以維持僑民與母國之關係。故首注力於亞非利加及小亞細亞。而寢及於南美洲及東亞大陸。自一八九〇年。與英國定非洲界約以來。君臣上下。同心戮力。以實行帝國主義。或用鐵路政畧。或用殖民政畧。或用商務政畧。殊塗同歸。集於一鵠。僅閱十稔。而聲勢隆隆。震五洲之耳目矣。

試觀其經畧小亞細亞。彼米士坡坦麻 Mesopotamia 與叙利亞 Syria 之兩地。古代文明之祖國。而今則蠻族之棄壤也。願德人用全力以行殖民政畧於此何也。此地雖不及中國之豐腴。然物產甚富。適於農工諸業。其山多礦。其位置亦便於通商。且人口寥寥。土民之壓力不強。移民於此。無被其同化之患。自水陸形勝觀之。適當亞歐非三洲交通之孔道。有山河之險。爲兵畧之一要區。得之者於他日世界政畧占優勝焉。德人今雖以保護殖民商業爲名。一有機會。則攫而納諸懷必矣。他日亞洲大陸鐵路成。自卡羅^{埃及}經波斯印度以達北京之大道既通。則帕黎斯毡爲三洲鐵路之中心點。握商務之樞權。此德人所夢寐見之者也。此鐵路即英國所經營者見前節德皇自即位之始。即注意於小亞細亞。故務買土耳其政府之歡心。當亞米尼亞虐殺事件之起。箝束其國內輿論。毋使傷土國之感情。當土希之戰。密援土以破希臘。皆所以爲經營安息。即小亞之地步而已。今者實行鐵路政畧於此間。自君士但丁至波斯之巴俄打一大路。其築路權及運輸權。皆爲德意志銀行所得。以九十九年爲期。此外附近枝路之權利。亦皆歸德國焉。小亞細亞既已爲德人囊中物矣。

更觀其經營南美。近十年間。於南美大陸之地。德國之產業及殖民。殆爲突飛之進步。雖其商務出入口之總額。尙稍遜英國。至其投資資本之多。與商業發達之速。終有非他國之所能及者。即以巴西一國論之。德人所投之資本。已在三萬萬圓以上。此資本或築鐵路。或濬運河。或修橋梁。或設銀行。或興公司。運全巴西於股掌之上者。德人也。委內瑞辣之大鐵路。德人之資本也。智利之農業。德人之營產也。亞爾然丁之土地。半皆德人之所名田也。今日德人在南美之勢力。雖不過產業殖民。而其政治之勢力。必隨之而來。此吾所敢豫言也。德皇嘗揚言云。『凡德國臣民所到之地。無論何處。政府必擴張其權力以保護之。』將來南美全洲。必爲德意志帝國之運動場。無可疑也。

要而論之。德人之帝國主義。由俾士麥之商業政策一轉而成。其目的在以國民主義爲基礎。而建一工商業帝國於其上。使充盈橫溢之民力。得尾閭以蓄洩之也。故於政治之爭。可避者則勉避之。旣與俄親。又與法和。復與英聯。務調和國際之關係。使得用全力以從事工商殖民之業。此德廷君相之微意也。

惟時與勢。驅列國以入於二十世紀商戰之場。而彼德國者。爲英美俄列強捷足先登。頗有四面楚歌之感。故竭其全力以訓練從事商戰之兵士。及其器械。而其作戰之準備。莫急於連絡世界各地之市場。故德人向此鵠以進行。首以獎厲航業振興海軍爲務。德國之航業。二十年來。徐徐增加。至近數年間。忽有一飛冲天之勢。當一八七一年。其大輪船僅有百五十艘。合八萬噸。至一九〇〇年。驟增至千三百艘。百五十萬噸。其增率之速。自美國外。未見其比也。又不惟商船之噸

數增加而已。其航業政略亦進步甚速。疇昔英人在大西洋獨占航權者。今則德國與之代興。駸駸乎有奪席之勢矣。

德國本陸軍國也。但昔者惟爭強弱於歐洲以內。故以陸軍而自雄。今則將決雌雄於歐洲以外。故以海軍爲急務。蓋德國此後之運命。非徒在俄法境上。以鎗丸馬足而決勝負者也。其必在支那之海。非洲之洋。南美之港灣。鼓輪衝風。實力乃見。故德皇以如荼如火之熱心。思擴張海軍。雖國民初未喻旨。不肯聽從。而其大臣每因國事變以游說其民。皇復親自演說於各地。苦訴海權微弱。爲德國之憾事。卒能以一八九八年之議會。議決海軍案。以十萬萬圓之豫算。以經營之。及此案既成。英俄亦相繼增海軍力。美國亦破西班牙而振威海上。德人復以前案爲未足。乃於一九〇〇年更議決新案。依此案所經畫。則十四年後。一九一六年除英國外。德國遂爲世界第一大海軍國矣。

嗚呼。德意志自建國以來。不過三十年。而其進步之速如此。觀此可以見民族主義之勢力。最厚。苟得其道而利導之。斯磅礴鬱積。沛然莫之能禦矣。

其三俄羅斯。俄羅斯之帝國主義。由來最久。其初起也。雖緣君主之野心。其大成也。實緣民族之暗潮。其外形雖爲侵略之蠻行。其內相實由膨脹之實力。試細論之。俄國之發達。可分爲三段。第一段。君士但丁奴不也。第二段。阿富汗斯坦也。第三段。支那也。俄人之欲建大帝國也。起於突厥。厥不據君堡。即君士但丁奴不之省稱。下仿此。以前第十世紀時。烏拉秩米第一受洗於君堡。娶東羅馬帝之女。實爲俄人與君堡交涉之始。其後爲蒙古所侵害。雄圖一挫。至十五世紀後半。伊凡第三又娶羅馬帝

之姪始稱尊號曰沙。○三四五用東羅馬雙鷲徽章。隱然以承襲羅馬帝統自命。然彼時突厥之勢正強。君堡遂爲所陷。三年俄人志不得逞。至十六世紀。伊凡第四益鞏勢力於莫斯科。俄舊都號爲第三羅馬。遂越烏拉山。進入鮮卑。即西伯利亞實大彼得以前百年間事也。十七世紀之下半。彼得即位。銳意侵略。但其手段雖在侵略。其用志全在平和。以開化國民爲最大之目的。彼不徒變俄國之兵制。興俄國之海軍而已。以萬乘之尊。親赴荷蘭。雜伍庸作。學種種文明技術。傳之於本國。大彼得之主義方針。即俄國二百年來之主義方針也。大彼得之品性。本在半文半野之間。俄國格之俄國亦然。雖然。彼常以平和爲競爭之手段。以開發內國爲對外競爭之本原。其欲出君堡也。欲出極東之遼東半島也。皆繼大彼得之遺志。藉此以開化歐俄。俄地之在歐洲者及鮮卑也。大彼得常言吾之所欲者。非陸而海也。或既突進於波羅的海。復略格里迷亞。汲汲然欲出於黑海。其目的實在繁殖內地。而以君堡爲世界商務之中心點也。

抑俄國之漲進。不在工商業而在農業。俄人土著之民地。非有地面。則不能揮其勢力。其工業近年雖大發達。出入口皆頗增加。雖然。大率益假手於外國人。而其本國所營者至有限也。俄人雖取保護稅政策。排斥外國商品。然其國內新工業仍不能起。惟舊式產業愈益繁昌耳。然則俄國之帝國主義。必非如外國之欲求市場於他地也。彼雖求得市場。而亦無製造品以充物之利用之也。故俄人之經略世界。不用飛越遠擲之法。而用就近蠶食之法。無以譬之。譬諸火山。其噴口愈衝愈力。鎔石之汁。蔓延四方。而不知所終極者。俄國之形狀也。

俄人有一種貴族在其國中最有勢力。所謂軍中門閥是也。彼等素懷野心。欲行侵略主義於亞

細亞。其政府之政策。大率爲此輩所鞭策。而進取之方針益強。此輩大率謀略優長。手段活潑。且與國同休戚。一國之實權。皆在其手。彼其數世紀以前。蠶食中亞細亞及土耳其也。皆非由政府之命令。不過軍人功名心盛。毅然以一身責負。征服土民。移植俄族。先以一人之資格。辦此大業。然後政府以政略隨其後耳。近世黑龍江畔之侵畧。亦由謨拉威夫等私人之事業。以爲之前驅。然則謂俄人帝國主義。全由君主之雄心而發者。尙非能知其真相也。彼其民族膨脹之力。有非偶然者也。英人之滅印度也。亦由一公司以私人之資格。籌路盡繼。以啓山林。百戰功成。主權斯得。然後以率諸政軍人開之。其起於私人一也。其爲民族主義一也。即我中國亦固有之矣。星加坡檳榔嶼之地。皆由廣東嘉應州業姓者一族與土蠻力戰三次。前後亘十餘年。乃開闢之者也。願彼則一私人創之。而政府爲其後援。故大業克成。而同族皆受其益。我則嗚呼我民族非劣於他國而有壓之。使不得漲進者焉。此可爲浩歎也。

由此觀之。俄人之帝國主義。其主動力有三。一曰君主之雄圖。二曰民族之漲性。農業之盛大。人口之漸增。三曰軍人之野心。合此三者。並爲一途。此必非如暴風疾雨。可以崇朝而息者也。要而論之。則俄羅斯者。實代表斯拉夫民族之特性者也。斯拉夫爲世界各民族中後起之秀。其前途泱泱。如春潮勃勃。如坳甲。隱然有蹴踏拉丁。凌駕條頓之勢。當今勢力之最可怖者。孰有過於俄者乎。俄人於所征服之地。其馭之最。有方。厚遇其酋長。授以官位。結其歡心。寬待其土民。多興工業。使其侵畧之始。恒用絕大蠻力。當頭一棒。使畏俄國之威。其既得之後。則用喚咻煦嫗。寬大羈縻。使懷俄國之德。故俄人在亞洲所得屬地。能使其土民。忽與俄同化。固由俄族本爲半歐半亞之種。

與亞人易於混同。亦由其深察亞人之性質習慣。得其道以馭之也。以視英人德人等之自尊大。自表異而屢憎於人者。其手段之強弱優劣。殆相去萬萬也。故歐人謂俄國爲殖民事業成功最多之國。非虛言也。

其四美利堅。距今二百年前。歐人有以愛平等愛自由愛進步愛活動爲目的者。相率而遷於

新世界。歐人常稱西半球爲新世界。其子孫日漸滋殖。日漸漲進。一戰而建獨立自治之國家者。華盛頓時代

也。再戰而實行平等博愛之理想者。林肯時代也。三戰而掌握世界平準。日本所謂經濟今擬易以此二字。之大權

者。麥堅尼時代也。美國之地理之人民之歷史。皆有其不得不然之結果。昔以農業國得名者。此

後二十世紀中。忽變爲工業國商業國。質而言之。則美國者實將來平準界中獨一無二之大帝國也。

麥堅尼之帝國主義。非麥堅尼一人所能爲也。美國民族之大勢。有使之不得不然者也。平準學

大家波流氏曰。『美國昔以其食品苦我歐洲之農業界者。今其製造品。且將以滔天洪水之勢。

淹沒我歐之產業。使無餘地矣。』蓋美人商業進步之速。實爲古來所未有。一八九九年與一九

〇〇年比較。一年之中。其出口貨之增。實四萬萬零六百萬圓。其製鐵事業之壯大。足以寒歐工

之膽。自近世托辣士托。各公司聯合資本之義。之制行。平準界之組織一變。世界之貨幣。盡吸集於美國紐約。

芝加哥諸大市。遂爲全地球金融。謂金銀行情也。日本譯此兩字今未有以易之。之中心點。而平準大權。竟由歐而移於美。

今日對美政策。實全歐公共之最大問題也。又不惟歐洲而已。其在東方美國之物品。亦日增月

盛。入中國者。入滿洲者。入西伯利者。入日本者。其率皆驟進。如煤油煙草之在日本。開礦機器鐵

路材料等之在滿洲。其尤著者也。彼其勢力之在東西兩洋者如此。兩洋之人驚駭之而妒嫉之者。又如彼。然則美國人之自視果何如。昔猶未能自知其力之如此。雄且鉅也。今則其國民之多數。皆以財界牛耳自任。元老院議員洛知氏嘗言。『吾美今與歐洲商戰。方始交綏。諸國出死力以敵我。吾之準備。一刻不容稍懈。非使全世界各國之民皆服從於我國財力之下。則不可止也。』云云。雖其言不無太過。然亦可以見美人之意嚮焉矣。

麥堅尼審此大勢。因風潮而利導之。其與西班牙戰也。決非欲滅西班牙而擴美國之幅員也。實欲得商業政畧所不可缺之地也。故其政策能得國民多數之贊成。爲有識者所許可。及其再舉大統領時。司法院乃至下新注釋以解憲法。使其得免舊論之束縛。而自由無礙以實行帝國主義。亦可見此主義爲全國人之公言。而非一人一黨之私言矣。麥堅尼之併夏威夷。即檀香山日本取

菲律賓。所以握太平洋之主權。而爲東方商力之基礎也。前此美國勢力全發揮於歐洲。固由其民族相切近。亦由大西洋爲文明之中心點。美國東部先發達。職此之由。今則文明之中心。移於太平洋。故美國之文明。亦日趨於西部。麥堅尼以爲亞細亞者。世界第一大市場也。吾美欲占一席位於此間。不可不先謀根據之地。其奪菲島也。實將以馬尼刺爲美國一支店。以壓倒香港新加坡。而爲泰東之主人翁也。故一面併夏威夷以爲中站。一面開尼卡拉運河以通兩洋之氣脈。一面獎勵太平洋航業。設太平洋海電。以通往來。其政策皆一貫。其經畧皆偉大。美國之前途。誰能限之。或疑麥堅尼主義與門羅主義相對。其實不然。門羅主義。實美人帝國主義之先河也。夫門羅主義。何自起乎。一千八百二十三年。美國大統領門羅宣言曰。『歐洲列國現在西半球所

有之屬地。吾美不干預之。雖然若其地既已獨立而爲美國所認者。歐洲列國或干涉之。則是對於吾美而懷敵意者也。云云。夫美國果有何權利而爲是宣言乎。無他。美國不徒以己之獨立而自足。隱然以南北兩大陸之盟主自任。以保護他人之獨立爲天職也。是實帝國主義之精神也。既欲防他國之干涉。西半球勢不得不先握大西太平洋兩洋之海權。故其縣古巴攫菲島。實皆此主義之精神。一以貫之者也。

麥堅尼最後之演說云。『吾國之生產力。其漲進實可驚。我輩不可不盡全力以求新市場。此實今日最緊切之問題也。商業之漲力。壓迫我輩。我輩非以博大之智識強毅之心力以應之。則吾國今日之勢力將有不能維持者矣。』云云。今也麥堅尼雖死。而帝國主義不死。屏足而立。相繼而起者。人人皆麥堅尼也。美國之前途。誰能限之。

此四國者。今日世界第一等國。而帝國主義之代表也。自餘諸國。或則懷抱帝國主義以進取爲保守。而尙未能達其目的也。或則爲他人帝國主義所侵噬。而勢將不能自存也。全地球八十餘國。可以此三者盡之矣。要之其君相宵旰於在朝。其國民奔走於在野者。安歸乎。歸於競爭而已。今日之能有此等龐大帝國也。前此競爭之結果也。今日之既有此等龐大帝國也。又後此競爭之原因也。蓋自人羣初起以來。人類別爲無量之小部落。小部落相競進爲大部落。大部落相競進而爲種族。種族相競進而爲大種族。復相競焉進而爲國家。進而爲大國家。復相競焉進而爲帝國。進而爲大帝國。國家者 State 之義也。帝國者 Empire 之義也。其性質各不同。自今以往。則大帝國與大帝國競爭之時代也。脫來焦氏所謂國際歷史。勢將壓迫第二流以下之國家。使其獨立。誠哉天地雖大。而此後竟無

可以容第二等國立足之餘地也。

夫競爭之劇烈而不可止既如是矣。而其競爭之場果安在乎。歐羅巴者十九世紀前半期之舞臺也。若神聖同盟也。俄普奧若三角同盟也。法奧意若俄法同盟也。若拿破侖之役也。若德意志

伊大利統一之役也。若塞爾維亞門的內哥獨立之役也。若普法之役也。若波蘭問題也。若愛爾

蘭問題也。若土耳其問題也。若埃及問題也。埃及在上古時代常附屬於東洋史之範圍凡兵家所衝突。政

治家所掉鬪。無一不在於歐洲。近三十年來。則全歐均勢之局定。而紅鬚碧眼兒之野心。皆飛騰

於歐洲以外之天地矣。歐洲以外地非小也。然北亞美利加澳大利亞兩大陸。久已變爲第二之

歐洲。主權既定。且將競人而非可競於人矣。於是游刃餘地。僅有南亞美利加亞非利加亞細亞

之三土。南美非洲。其位置無可以爲世界競爭中心點之價值。然南美之巴西智利委內瑞辣亞

也。其利權固已爲德人鐵血政畧所鎔鑄。非洲內地公果立國。戴白人爲君王。而德英法相轆

轆相馳。逐於此土者亦既有年。比康士非德。英前相與格蘭斯頓齊名者之南非政策。且釀爲英杜之爭。至今風

潮未平矣。美猶如此。非猶如此。而况我亞天府之奧區者耶。

亞洲競爭界之第一期。在於印度。法人在印之殖民政畧。既已失敗。英人受之以雄一世。諸國嫉

妒之念起焉。俄人越烏拉山。蓋進於中亞細亞。隱然有拊印背而扼印吭之勢。於是波斯阿富汗汗

遂爲英俄競爭之燒點。英人之擴權力於中國者。其初亦不過經營印度之餘力也。鴉片戰役以

前。廣東互市之事。皆東印度公司之附庸也。而法人之初插足於安南暹羅。亦不外欲與印度爭

利也。然而亞細亞人之主權。則已去其半矣。大勢所趨。愈接愈劇。及競爭之第二期。而重心點專

集於中國矣。

俄人以堅忍沈鷺之性質。佐以眼明手快之政略。首看破中國之暗弱。先登捷足以逞侵噬。其圖中國也。凡分兩路。一曰由東北方者。滿洲一帶是也。二曰由西北方者。自西伯利亞以及伊犁新疆帕米爾喀什噶爾一帶是也。以言乎第一項。則愛璉條約以前之事。且勿論。愛璉條約乃咸豐八年將岳福所訂者。俄人南下之勢由來已久。吾別有俄羅斯侵略史言之甚詳。此文專論近勢無暇詞費也。當咸豐十年。英法聯軍入京之役。俄使伊格那夫詭稱調停和議。欺總署諸臣更訂界約。以爲報酬。割島蘇里江與凱湖白稜河瑚布圖河琿春河圖們江以東之地。奄有朝鮮日本沿海數千吉羅米突之廣野。其所得乃遠在英法二國之上。於是海參崴之市場。始建立焉。及光緒廿三年。乘日本戰事後。市還遼之恩。李鴻章遂與俄使喀希尼訂秘密條約。所謂中俄密約者是也。以此條約。而滿洲之實權。遂全歸俄人掌握。未幾引起膠州之役。俄遂藉口以攫旅順口大連灣於懷中矣。以言乎第二項。則西北一帶。自雍正五年以來。爲界約及互市章程交涉者凡十六次。恰克圖爲西伯利亞往來孔道。俄人設行棧於各處。卡倫壟斷其利。懷柔諸酋。長給以兵器彈藥。設電線以通本國。前年且有要索恰克圖達北京鐵路權之議矣。而伊犁一帶。自崇厚曾紀澤兩次交涉以來。雖名爲回復主權。而實則俄人與彼之關係切密於中國者多多矣。自滿洲鐵路條約既定以後。西伯利亞鐵路線其距離縮短五百四十俄里。且工事加易。料費大省。而彼得以來二百年間。苦心焦慮。欲求一無冰海港而不可得。遂以巴布羅福之條約。光緒廿四年安坐而得亞洲第一之旅順港。自此以往。而俄人盡將其東歐政略。即巴幹半島與土耳其交者。暫置腦後。養精蓄銳。以從事於遼東。既得旅順。俄人遂有爲海軍國之資格。於是定計自一八

九三年至一八九九年七年之內。備四百六十一兆零十萬羅下。俄幣以爲海軍費。九六九七年。復增加二千六百萬。九八年復增加九十萬。皆羅下數。屢屢乎有於陸上海上皆以東洋主人翁自居之意矣。

其次爲英國。英國當中日戰役以後。政畧稍因循。勢力幾墜於地。及膠州起釁以後。漸有一飛衝天之概。計光緒二十三年之間。英人所得大利益於中國者凡七事。其一。與總理衙門定約揚子江地方不許讓與他國。其二。內地江湖河川許其通航自由。其三。緬甸鐵路延長之以達雲南大理府。復由雲南經楚雄寧遠以通四川。其四。開湖南爲通商口岸。其五。定總稅務司赫德之位。置永用英人。其六。租借威海衛以抵抗旅順。其七。租借九龍以擴張香港。數月之間。而其權力已深入鞏固。而百年大計。於以定矣。其前乎此者固非一朝一夕之故。其後乎此者又豈得尺得寸而止耶。

此外德國則專用強暴手段。如膠州之役。以兩教師而索百里之地。義和團之變。德皇誓師謂當留百年恐怖之紀念於支那。是其例也。美國則專用籠絡手段。如列強競占勢力範圍。而美國不與聞。今次賠款。而美人以所應得者還諸中國。是其例也。若法蘭西若意大利。雖其帝國主義之內力。不及此諸國。然以世界競爭中心點之所在。亦眈眈注意焉。日本者世界後起之秀。而東方先進之雄也。近者帝國主義之聲。洋溢於國中。自政府之大臣。政黨之論客。學校之教師。報館之筆員。乃至新學小生。市井販賈。莫不口其名而艷羨之。講其法而實行之。試問今日茫茫大地。何處有可容日本人行其帝國主義之餘地。非行之於中國而誰行之。近者英日同盟之事成。黃白

兩種人握手以立於世界。亦可謂有史以來未有之佳話也。然試思此佳話之原因若何。其結果若何。豈非此新世紀中民族競爭之大勢。全移於東方。全移於東方之中國。其潮流有使之不得不然者耶。而立於此舞臺之中心者。其自處當何如矣。

今日之競爭不在腕力而在腦力。不在沙場而在市場。彼列國之所以相對者姑勿論。至其所施於中國者。則以殖民政畧爲本營。以鐵路政畧爲游擊隊。以傳教政畧爲偵探隊。而一以工商政畧爲中堅也。列國之行殖民政畧於中國也。自割香港開五口。以至膠州旅順大連威海以來。四十年間之歷史。多有能道之者。茲不具論。惟論其性質。夫殖民云者。其所殖之民。能有人而非有於人也。何謂有人。凡殖民之所至。則地其地。人其人。富其富。利其利。權其權。如歐美人之在中國是也。何謂有於人。充其地之牛馬。而爲之開耕。備其人之奴隸。而爲之傭役。如中國人之在外洋是也。嗟夫。有競爭力與否。豈必在人數之多寡哉。試以外國人在中國者。與中國人在外國者。列爲兩表。以比較之。而觀其結果。有使人瞿然失驚者。

外國在中國商店及人數表 據千八百九十八年一月統計 香港不在內

	商店數	人數
英國	三七四	四、九二九
德國	一〇四	九五〇
葡萄牙		九七五
日本	四四	一、〇一六

美國

三二

一五六四

法國

二九

六九八

瑞典挪威

四三九

西班牙

三六二

俄國

一一

一一六

合計

五九五

一一、六六〇

中國在外國人數表

未得統計報告不能確指姑就所知舉大略耳 英屬香港及俄屬東三省之地不在內

暹羅

約八十萬人

安南

約二十萬人

南洋羣島

約六十萬人

菲律賓羣島

約二十萬人

澳大利亞洲

約四萬人

日本

約七千人

英屬加拿大

約四萬人

美國

約三十餘萬人

墨西哥

約一萬人

中亞美利加

約一萬人

巴拿馬一帶

英屬荷屬合計

南亞美利加 祕魯智利 巴西等國

約十萬人

印度

約一萬五千人

南亞非利加

約三千人

太平洋羣島

檀香山 及其他

約四萬人

西印度群島

古巴 夏灣 拿一帶

約十五萬人

合計

約二百十餘萬人

試合兩表觀之。外人之來者。不及我族民二百五十分之一。不及我本國人數五萬分之一。且分爲十數國。其最多者惟英。不過數千人耳。又散處於甘餘租界之中。計每一口岸。多不逾千。少不及百。而制度釐然。隱若敵國焉。我民所至。動以億計。而不免於爲人臧獲。若是者。豈能盡歸咎於政府之無狀哉。蓋吾民族之弱點。亦有當自省焉者矣。何也。彼各國之以殖民者成績者。皆其民自以私人之資格。開闢斯土。然後政府以政畧從其後也。英人割香港及五口通商仍今則民族之爭。愈接愈厲。吾國二萬里之地。開門以待他族之闖來。而環球四大洲之中。無地可容吾人之投足。吾昔游美澳時。所著汗漫錄。有一條云。

華人之旅居於他國及其屬地者。白人待之有二法。其一。則聽其簇來而不之禁。但其既至也。則爲設特別不平等之法律以苛治之。如香港、南洋羣島、墨西哥、南亞美利加諸地是也。其二。則於其既至也。與本地人同受治於一法律之下。權利義務皆平等。惟限之不得至。既去不使復來。如美國、加拿大、澳洲諸地是也。大抵其地白人少。未經開墾。需人爲牛馬者。則用第一

法其地白人多。開墾就緒。勞力之競爭烈者。則用第二法。要之中國人之不能齒於他人一也。
今者 White Australia 譯言白澳洲也。巴頓氏演說言白澳洲。主義謂必使澳洲為白人所專有之洲也。 之言又倡矣。十年以後。天地雖大。竟

無黃帝子孫側身之所。嗚呼。我國民其思之也。邪。其不思也。邪。右一九〇一年一月四日在雪梨市會聽澳洲聯邦首相巴頓氏演說歸而記其所

觀於此。則殖民與非殖民之辨。可以立見。而優勝劣敗之趨勢。及中國民族之前途。從可想矣。彼歐人之殖民於我中國也。視之與其既得主權之殖民地。如印度新加坡香港菲立賓等 相等。其所以待我者。則吾所謂第一法是也。彼其利吾人之耕而彼食之也。故不必潛其地。不必俘其人。惟施以特別不平等之法律。以制其死命。斯亦足矣。夫歐人固未嘗全得中國之主權。以歸其手也。而吾謂其能施特別不平等之法律於吾民者何也。彼不必用其權以壓我民。使抵一級。而能用其權以擡彼族。使升一級。不見夫內地商賈。欲得優等之權利者。則懸他國旗牌以作護符乎。不見夫內地鄉民。欲得優等之權利者。則夤緣入教以逞武斷乎。在外者則以下於人。為不平等。在內者則以上於我。為不平等。其為不平等一也。若是乎。吾國之久已為印度新加坡香港菲立賓。而不自知也。彼英人固以加拿大孟買孟加拉麻打拉薩錫蘭數口岸而制全印矣。中國雖大。以二十餘租界。可以生之。死之。而有餘。而況乎此後之租界不止二十餘也。此殖民政略之可畏。如此其甚也。靈綬氏曰。『近世各國所行支那政畧。皆鐵路政畧也。』可謂至言。豈惟支那。彼近十年來各國所以伸其帝國主義於他地者。安往而不用鐵路政畧哉。彼小亞細亞及南美洲。所以為德國人勢力範圍者。以鐵路權也。波斯所以為英國人勢力範圍者。以鐵路權也。暹羅所以為法國人勢

力範圍者。以鐵路權也。若俄日之於高麗。則既爭此權矣。英人之欲圖杜蘭斯哇。則先覲此權矣。然則今日之中國。其割據此權之形勢。何如。請以表示之。

路名

地段

主權國

一 滿洲鐵路甲

按西伯利亞線
達於海參崴

俄國

二 滿洲鐵路乙

自旅順達牛莊

俄國

三 榆營鐵路

自山海關達牛莊

英國

四 蘆漢鐵路

自北京達漢口

比利時國
實俄

五 津鎮鐵路

自天津達鎮江

英德兩國

六 粵漢鐵路

自廣州達漢口

美國

七 山東鐵路

自膠州達沂州

德國

八 山西鐵路

自太原達柳林堡

俄國

九 江南鐵路甲

自上海達吳淞

英國

十 江南鐵路乙

自上海達杭州寧波

英國

十一 緬甸鐵路

自緬甸達雲南復分三派一達
香港二達漢口上海三達成都

英國

十二 越南鐵路

自安南一達廣西一達雲南

法國

此外與鐵路權相輔而行者。則曰開礦權。曰內河通航權。蓋自此等條約結定以後。而外國人之放下資本於中國者。殆六七百兆兩。此等鐵路。姑無論其以行兵爲目的。以通商爲目的。要之彼

外人者。何以肯放鄞爾許之母財於此政紀紊亂伏莽焚擾之國。而如不介意者。彼其所恃必有在矣。其資本所在之地。即爲其政治能力所及之地。吾若拒之。彼固有辭矣。曰。吾若與通商。將以廣利益求安寧也。若能保我利益。還我安寧。吾何爲曉曉。不爾則吾安得不爲爾代也。若是乎鐵路政畧果爲實行帝國主義之良謨也。以故榆營鐵路。而英俄幾開兵釁以爭之。津鎮鐵路。英德卒持均勢以劃之。彼夢夢者猶曰。此等事業。利用他人資本。而無損於我主權。果爾則人之竭死力以互讎奪。而絲毫不肯相讓者。不亦大愚而可笑矣乎。此鐵路政畧之可畏。如此其甚也。近數十年來。中國士民以仇教爲獨一無二之大義。傳教政畧之奇險。夫人能言之焉。雖然。自義和團以後。此事幾成偶語。棄市之禁。莫有敢挂齒頰者矣。吾非如鄉愚一閔者之謗耶教。吾非如盈廷贖贖者之與傳教爲難。耶教非不可採。教士非無善人。而各國政府利用此教以行其帝國主義之政策。則我國民不可不日相提漸者也。德相俾士麥。宗教思想最淺薄之人也。其在本國剝奪教徒之特權。風行雷厲。不遺餘力。至其在中國也。乃與法人爭羅馬教護教之名義。豈所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者耶。果也及其身後。而以兩教士易膠州百里之地。山東一省之權。嗚呼。歐美政治家之抱此等思想。懷此等術數者。又豈止俾士麥一人哉。四百年來。歐洲戰爭以百數。而藉口於宗教者十之八九。四十年來。中外交涉問題以百數。而起畔於宗教者亦十八九。試一覽地圖。而比照之於歷史。凡各國新得殖民地。其前此筆路藍縷以開闢之者。何一非自傳教之力而來。此傳教政畧之可畏。如此其甚也。

昔者憂國之士。以瓜分危言。棒喝國民。聞者將信而將疑焉。及經庚子之難。神京殘破。變輿播蕩。

而至今猶得安然於湖山歌舞之下。不喪匕鬯。而各國聯盟保華之議。且相應相和。彼夢夢者以爲瓜分之禍。可以卒免。吾高枕無患矣。不知有形之瓜分。或致殆而致生之。而無形之瓜分。則乃生不如死亡。不如存。正所以使我四萬萬國民。陷於九淵而莫能救也。夫今日之競爭。不在腕力。而在腦力。不在沙場。而在市場。夫既言之矣。野蠻國之滅人國也如虎。皮肉筋骨。吞噬無餘。人咸畏之。文明國之滅人國也如狐。媚之盡之。吸其精血。以療以死。人猶昵之。今各國之政策。皆狐行也。非虎行也。姑無論其利用政府疆吏之權。以政府疆吏爲彼奴隸。而吾民爲其奴隸之奴隸也。即不爾。而握全國平準界之權。已足使我民無復遺類。何以言之。二十世紀之世界。雄於平準界者。則爲強國。畜於平準界者。則爲弱國。絕於平準界者。則爲不國。此中消息。不待識微者而知之矣。今試觀全地球平準界變遷之大勢。如何。資本家與勞力者之間。劃然分爲兩階級。富者日以富。而貧者日以貧。自機器製造之業興。有限公司之制立。而疇昔之習。一手藝。設一廛肆。得以致中人之產者。死絕跡於西方矣。自托辣斯特之風行。托辣斯特者各公司聯盟以厚競爭之力也。前年英國之製鐵業創行之。而小製造廠小公司亦無以自立矣。自今以往。五大洲物產人力之菁莪。將爲最小數之大資本家所吸集。至此外之多數者。亦非必迫之使爲餓殍也。要之苟非搖尾蒲伏於大資本家之膝下。而決不能以自存。此實未來之暗黑世界。前途之恐怖時代。稍有識者所能見也。夫在歐美方盛之國。猶且以此問題日夜絞政治家學問家之腦髓。而未知所以救。況中國之民。不知自爲計。而政府亦莫爲之計者耶。自今二十年以前。中國貧富之界。懸隔最不相遠。十室之邑。輒有擁中人產。號稱小康者。今則日剝月蹙。風景全非矣。除一二租界之外。游其市鎮。則商况淒涼。行其途郊。則農聲顛頓。號

寒啼飢之聲。不絕於耳。鬻身蕩產之形。不絕於目。吾氓蚩蚩。莫知其所由然。或曰。是由官吏之賂削也。或曰。是由償款之漏卮也。斯固然矣。然豈知猶其小者。非其大者。其大者。乃在全球平準界之橫風怒潮。波及於我國也。夫此風此潮之來。今不過萌芽焉耳。而吾之蒙其害者。已如是。自今以往。何以堪之。

夫吾國人今日之資本。不足與歐美諸雄相頡頏也明矣。然猶恃天產之富。苟能利用之。則一轉移間。而雄弱之數變焉。雖然。天產之富。非可恃也。非有良政法以導之。護之。劑之。而必不能食其利也。故各國政治家。所以講求保護政策。務以全其國民固有之利益者。皇皇兢兢焉。使本國人比較於外國人。而常得特別優等之利益。此地主之權利。而人民所恃以生存者也。夫是以其大權常在本國人之手。而競爭得有所盾。中國則不然。本國人非惟不能得特別優等之利益而已。而與外國人相較。此等利益。反爲外人所特有。夫內河小輪船皆用外國旗號者。何也。揚子江一帶多用日商名義。其資本皆出自華商也。用本國名則承辦難。過關難。滋事多。而賠累難。攤捐多。而應酬難。懸他國旗。則百結並解也。行商之多託外國名義。何也。有三聯票。完子口半稅。而雖經千百釐卡。無所留難也。鐵路公司。官辦則一文不能集。洋款則爭趨惟恐後者。何也。明知其大利所在。而又畏法律之不可恃。不能堪官吏之魚肉。附於洋人。則高枝無患也。自餘各事。莫不皆然。似此不過其一二端而已。夫以吾民風氣之不開。平準學理之不講。雖爲政府者。日居家喻戶曉。勉其從事於各種之富國事業。猶恐其不肯擔任。故擔任而不能善其事。而況乎其繫縛之而敲削之也。即使無外界之侵入。而生齒日繁。人滿爲患。猶且非興新業。不足以相周相救。而況乎掀天揭地之風潮。

承其後也。夫使吾不能自開其源。而亦無能攙而奪之者。則姑以俟諸異日。或尚有無窮之希望。在將來也。其奈得寸入尺。獲隴望蜀者。既耽耽相逼乎前。而政府之懾狐威者。今日許以寸。明日予以尺。民間之貪蠅利者。甲也。導諸隴。乙也。導諸蜀。如長隄一決。萬流注入。其勢狂奔泛濫。而莫知所屆。不見夫奕者乎。要害之地。爲敵占先數著。則全盤俱負矣。今我國民以敵人前此所下之數子。猶爲閑著乎。夫既已制我之死命矣。及今知之。而補救固已大難。失今不知。而後局更何堪問也。在本國有地主應享之權利者。猶且如是。其在外者更何有焉。吾嘗遊歷美洲澳洲日本諸地。察華商之情況。皆有一落千丈不可收拾之概。比諸十年前若霄壤矣。吁嗟吁嗟。更後十年。又當若何。若是乎吾中國人之真無以自存也。由今之道。無變今之政。不及一紀。而十八省千百州縣之地。勢必全爲歐美資本家之領域。則夫此間之數萬萬人。所恃以瞻饗殮而資事畜者。惟有鬻身入笠。充某製造廠之工匠。某洋行之肩挑。某鐵路公司之驛卒。某礦務公司之礦丁。某輪船公司之水手。其最上者。則爲通事焉。爲工頭焉。爲買辦焉。至尊矣。至榮矣。蔑以加矣。此非吾過激之言也。二十世紀之人類。苟不能爲資本家。即不得不爲勞力者。蓋平準界之大勢所必然也。夫事勢至於若彼。則我民族其無噍類矣。然而政府可以如故也。官吏可以如故也。彼所取者實。而豈惟其名。所吸者血。而豈惟其膚也。所謂無形之瓜分者。如是如是。以視有形焉者之利害輕重。何如哉。嗚呼。險哉。工商政略之可畏。如此其甚也。

二十世紀民族競爭之慘劇。千枝萬葉。千流萬湍。而悉結集於此一點。然則吾人之應之者當如何。或曰。今後之天下。既自政治界之爭。而移於平準界之爭。則我輩欲圖優勝。宜急起以競於此。

嘻。此又不知本末之言也。夫平準競爭之起。由民族之膨脹也。而民族之所以能膨脹。罔不由民族主義國家主義而來。故未有政治界不能自立之民族。而於平準界能稱雄者。不然。中國人貨殖之能力。豈嘗讓他人哉。而今顧若此。毋亦梗其中者多所蠹。而盾其後者之無所憑也。故今日欲救中國。無他術焉。亦先建設一民族主義之國家而已。以地球上最大之民族。而能建設適於天演之國家。則天下第一帝國之徽號。誰能篡之。而特不知我民族有此能力焉。否也。有之則莫強。無之則竟亡。間不容髮。而悉聽我輩之自擇。噫。噫。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噫。噫。吾又安知夫吾涕之何從哉。

論支那獨立之實力與日本東方政策 己亥

今日世界之大問題。爲萬國之所注目者。孰不曰支那哉。支那哉。歐洲人之言曰。支那者世界之天府也。世界之天府。當與世界共之。非一種人之所得私也。亞洲人之言曰。支那者亞洲之中堅也。亞洲之境壤。當亞洲自治之。非他種人之所得攘也。全世界之議論雖多。要不出此兩點。爲折衷之論者曰。後之說以理勝者也。前之說以勢勝者也。天下之事。理常不敵勢。恐亞洲自治之實事。終不可期。則吾輩有力於亞洲之一部分的日本人。無寧與歐人均衡。共享其全部分之利而已。於是日本人對此問題。亦不免各生異議。一曰。保亞洲獨立主義。二曰。與歐洲均勢主義是也。余亞洲人也。亞洲之支那人也。今且不論理而專論勢。於支那人有獨立之實力與否。請置一言。支那二千年來之歷史。其人民皆富於統一的理想。雖有紛爭割據。恆不及百數十年。輒復合一。

故在支那人。慣受治於一政府之下。而不慣受治於數政府之下。又千年以來。被他族之統治者。雖數數見。然決不與統治之他種同化。而恆使彼統治者。反而同化於被治之人。此兩者實支那人之特質。大異於歐洲各國者也。因此之故。使歐人能以一國之獨力。奄有支那。則支那可亡也。使歐人之奄有支那者。能降心與支那人同化。以統治之。則支那可亡也。雖然此固必無之事也。彼歐人所施於我支那者。不出二端。曰瓜分我土地。雖改我習俗而已。然我支那人。抵拒之力。則何如。

凡向來列國於瓜分之禍者。必其內部自分裂。然後人得而分裂之。自分裂者何。一曰國內種族相爭。二曰國內小國相爭。三曰國內宗教相爭。是也。而我支那本部四萬萬人。其種族皆合一。未嘗有如奧斯馬加國中德意志人與斯拉夫人相競之事。地勢皆合一。未嘗有如印度國中羣酋相噬互爲殘賊之事。宗教皆合一。未嘗有如土耳其國中回教與耶穌教各據一部分權力互相衝突之事。雖種族有滿漢之分。然數百萬之滿人。加入支那本部中。其細已甚矣。雖宗教有佛教耶教之輸入。然佛教不與家國事。不足置重輕。耶教之人無多。雖或與尋常人民間生齟齬。然未嘗各結團體以相競爭也。故支那人種地勢宗教。皆可謂之爲一統。未嘗有分裂於內者。授人以間隙之可乘也。凡物必自腐。然後蟲生之人。欲施瓜分之術於久習統一之人。豈易言哉。豈易言哉。

昔者統治支那之他種。恆同化於支那人。由彼等皆游牧賤俗。其文明遠在支那下也。今支那頑固守舊者。以此自誇。謂他日亡我者。終必被亡於我。此固夢囈之言。不足掛齒頰。雖然。若欲使我

支那人一旦同化於歐人。決非易事也。何也。彼固其人種地勢宗教合一之故。所積於數千年歷史之習慣。浩大而深遠。不易取而強易之也。夫收不同化之民以爲屬國。如食不消化之物於胃中。往往可生大病。此歐人之所知也。故其所擴之疆土。率用二法。一曰使之同化於我。二曰使之自行漸滅。絕其種類。如美洲之紅人與濠太利亞之土人。是以第二法待之也。然我中國四萬萬衍蕃之種族。其勢固不能使之如紅人之日漸月滅。以至於盡。而其同化之難。又如此。然則西人瓜分支那。爲易行之事乎。爲難行之事乎。

今之論支那者。自表面觀。既已氣息奄奄。危於風燭。然於其裏面。實有所謂潛勢力者。未可輕蔑視之也。今述其潛勢力之大端。蓋有三焉。

第一。皇上英明仁勇。革新之機未絕也。我皇上深觀中外之故。注意立憲之政。以開民智。伸民權爲唯一之主義。而十年以來。上制於西后。下阻於權臣。輔佐無人。有志未逮。去年始一著手。未得行其志。遽遭幽閉。新政蹉敗。雖然。今猶幸聖躬安全。生機未絕也。日若得所藉手。重整庶政。借無限之君權以清積弊。養將振之民氣。以鞏國基。轉移之間。固非難冀。此所謂潛勢力者一也。

第二。民間社會團結。外人不易干涉也。支那地方自治之力。發達最早。今中央政府。雖極泯禁。而地方團體。實力依然。即遠遊外國之人。所至各地。皆備自治之體段。乃至勞働社會。及一切下流社會。團結之力。固自甚強。驟然干涉。大非易事。此所謂潛勢力者二也。

第三。海外在留之人。氣象雄大。可爲宗國之用也。支那人在留海外者。凡六七百萬。其人皆有

冒險獨立之性。久於閱歷。頗通外事。商工之力。固足與歐美頡頏。其留學於外。既有成就。因歸國無所用。而流寓於他邦者。亦不乏人。使彼數百萬人者。能自相團結。爲一平民政黨之團體。則其力量可比歐洲小國之一國矣。以此力量。外之自爲保護。內之爲國家之聲援。庸可侮乎。此所謂潛勢力者三也。

夫以形勢及歷史上習慣言之。則如彼。以實際上潛力言之。則如此。然則吾支那非無獨立之實力者。可斷言矣。然進而觀日本人對東方政策。則何如一。曰與歐洲均勢主義。則保守福建不讓與之約。進而經營兩浙。及礦務鐵路權。以閩浙爲日本之勢力圈。以備他日分裂之後。得分歐人之餘利也。二曰保亞洲獨立主義。則勸導滿洲政府。使其實行改革。以振起國勢。杜歐勢之東漸也。今吾將取此兩說而論之。

夫歐人之心目中。蔑視我亞洲人也久矣。支那固視爲彼懷中之物。即日本亦豈彼等所認爲東方之主人哉。禍建雖有不讓與之約。而德人覬覦之。美人亦覬覦之。彼其視此約。殆如無有也。倘一旦有分割之舉。彼歐人之意。殆將使亞洲大陸之上。亞人不得有其寸地。觀於前者遼東之干涉。可知其用心之所存矣。然則日本今日雖斷斷然於此不讓與之約。視福建爲己之勢力圈。試問支那滅裂之後。此地果能歸日本之掌握乎。雖日本人恐亦未敢自信也。且日本得一臺灣。至今數年。未見治效。然則雖得地於支那。未必爲日本之利明矣。故持與歐洲均勢坐視成敗之論者。誠所謂自撤藩籬。招唇亡齒寒之戚而已。殆非遠見者之言也。

若夫爲保全之論者。其宗旨誠是矣。然其著手在於勸導今政府。與尋常之官吏謀聯絡。則吾以

爲其所謂保全者。亦不過紙上空言矣。夫枯木不能生華。雄雞不能育卵。無其質也。今政府者。以頑固爲體。以虛詐爲用。若欲與之聯結。以保大局。是猶被文繡於糞壤。蒸沙而欲其成飯也。無論彼之必不能革新也。即容忠告之言。興舉一二事。而木原不變。積弊不改。多興一事。多增一蠹。終歸於糜爛而已。故日本雖以扶植今政府爲方針。必至蹉跎歲月。誤盡時機。經歷數年。不見其效。而危亡之運。遂以日迫。他日知其誤。已無及矣。此所謂宗旨不謬而方法謬者也。

吾今述支那獨立之實力如彼。論日本方針之差違如此。深望日本遠志達識之士。比而觀之。則必有知所以著手者。固無俟吾之贅言也。認定方針。一貫以行之。必有能達其目的之時。則亞洲自治之基礎。庶可以立。而世界和平之全局。亦可以定矣。

論近世國民競爭之大勢及中國之前途 己亥

第一節 國民與國家之異

中國人不知有國民也。數千年來通行之語。只有以國家二字並稱者。未聞有以國民二字並稱者。國家者何。國民者何。國家者。以國爲一家私產之稱也。古者國之起原。必自家族。一族之長者。若其勇者。統率其族。以與他族相角。久之而化家爲國。其權無限。奴畜羣族。鞭笞叱咤。一家失勢。他家代之。以暴易暴。無有已時。是之謂國家。國民者。以國爲人民公產之稱也。國者積民而成。舍民之外。則無有國。以一國之民。治一國之事。定一國之法。謀一國之利。捍一國之患。其民不可得而侮。其國不可得而亡。是之謂國民。

第二節 國民競爭與國家競爭之異

有國家之競爭。有國民之競爭。國家競爭者。國君糜爛其民。以與他國爭者也。國民競爭者。一國之人各自爲其性命財產之關係。而與他國爭者也。孔子之無義戰也。墨子之非攻也。孟子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也。皆爲國家競爭者言之也。近世歐洲大家之論曰。競爭者進化之母也。戰事者文明之媒也。爲國民競爭者言之也。國家競爭其力薄。國民競爭其力強。國家競爭其時短。國民競爭其時長。

今夫秦始皇也。亞歷山大也。成吉思汗也。拿破侖也。古今東西史乘所稱武功最盛之人也。其戰也。皆出自封豕長蛇之野心。席卷囊括之異志。眈眈逐逐。不復可製。遂不惜驅一國之人以殉之。其戰也。一人之戰。非一國之戰也。惟一人之戰。故其從戰者皆迫於號令。不得已而赴之。苟可以規避者。則獲免爲倖。是以其軍志易渙。其軍氣易餒。故曰其力弱。惟一人之戰。故其人一旦而敗也。一旦而死也。其戰事遂煙消瓦解。不留其影響。故曰其時短。若國民競爭則反是。凡任國事者。遇國難之至。當視其敵國爲國家之競爭乎。爲國民之競爭乎。然後可以語於抵禦之法也。

第三節 今日世界之競爭力與其由來

嗚呼。世界競爭之運。至今日而極矣。其原動力發始於歐洲。轉戰突進。盤若旋風。疾若掣電。倏忽叱咤。而徧於全球。試一披地圖。世界六大陸。白色人種已有其五。所餘者惟亞細亞一洲而已。而此亞細亞者。其面積二分之一。人口十分之四。已屬白人肘腋之物。蓋自洲之中部至北部全體。已爲俄人所有。裏海殆如俄國之內湖。南部之中央五印度全境。爲英奴隸。印度西鄰之阿富汗

俾路芝亦為英之保護國。歸其勢力範圍之內。法國當距今四十年前。始染指於亞洲之東南。同治元年。占交趾。滅柬埔寨。光緒十年。遂亡安南。十九年。敗暹羅。割其地三分之一。英人於光緒十一年。亡緬甸。擒其王。而波斯因英俄均權。僅留殘喘。高麗因俄日協議。聊保餘生。計歐人競爭之力所及。除其餘四大洲外。而所得於亞細亞之領地者。則

面積

人口

亞細亞洲

二、八八〇、〇〇〇方里

日本里

八三五、〇〇〇、〇〇〇人

俄屬

一、一〇〇、〇〇〇方里

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人

英屬

三三〇、〇〇〇方里

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人

法屬

四四、七〇〇方里

二二〇、〇〇〇、〇〇〇人

葡屬

一、三〇〇方里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人

歐屬總計

一、四七六、〇〇〇方里

三四三、〇〇〇、〇〇〇人

其競爭力之強悍而過去成績之宏偉也如此。今者移戈東向。萬馬齊力。以集於我支那。然則其力之所由來與其所終極。不可不揣揣而留意也。

自前世紀以來。學術日興。機器日出。資本日加。工業日盛。而歐洲全境。遂有生產過度之患。其所產物不能不覓銷售之地。前者哥倫布之開美洲。謂為新世界。謂足以調劑歐洲之膨脹。然數百年來。既已自成爲產物之地。昔爲歐人殖民之域者。今方且謀殖民於他境。其次如印度如澳洲。歐人以全力經營之。將賴之爲消受產物之所。不數十年。非直不能消受而已。而其本地所產之

物。又且皇皇然謀銷場於他地。於是歐人大窘。不得已而分割亞非利加。舉洲若狂。今者雖撒哈拉大沙漠中一粒之沙。亦有主權者矣。雖然。以歐人之工商業。而欲求主顧於非洲人。雖費盡心血以開通之。其收效必在百數十年以後。而彼其生產過度之景況。殆不可終日。於是歐人益大窘。於是皇皇四顧。茫茫大地。不得不瞋其鷹目。涎其虎口。以暗吸明噬。我四千年文明神國二萬里膏腴天府之支那。

第四節 今日世界之競爭國民競爭也

由此觀之。今日歐美諸國之競爭。非如秦始皇亞歷山大成吉思拿破侖之徒之逞其野心。贖兵以爲快也。非如封建割據之世。列國民賊緣一時之私忿。謀一時之私利。而興兵構怨也。其原動力乃起於國民之爭。自存以天演家物競天擇。優勝劣敗之公例推之。蓋有欲已而不能已者焉。故其爭也。非屬於國家之事。而屬於人羣之事。非屬於君相之事。而屬於民間之事。非屬於政治之事。而屬於經濟。用日本名今譯之爲資生之事。故夫昔之爭。屬於國家君相政治者。未必人民之所同欲也。今則人人爲其性命財產而爭。萬衆如一心焉。昔之爭。屬於國家君相政治者。過其時而可以息也。今則時時爲其性命財產而爭。終古無已時焉。嗚呼。危矣。殆哉。當其衝者。何以禦之。

第五節 中國之前途

哀時客曰。哀哉。吾中國之不知有國民也。不知有國民。於是誤認國民之競爭爲國家之競爭。故不得所以待之之道。而終爲其所制也。待之之道若何。曰。以國家來侵者。則可以國家之力抵之。以國民來侵者。則必以國民之力抵之。國民力者。諸力中最強大而堅忍者也。歐洲國民力之發

達亦不過百餘年間事耳。然挾之以揮斥八極。亭毒全球。游刃有餘。貫革七札。雖然。彼其力所能及之國。必其國無國民力者也。苟遇有國民力之國。則歐人之鋒固不得不頓。而其舵固不得不轉。何以證之。昔者白種人以外之國。其有此力者。殆希也。而三十年前一遇之於日本。近則再遇之於菲律賓。三遇之於德。耶士哇兒。即南阿共和國近與英國議開戰者夫以三十年前之日本。與今日之菲律賓。德耶士哇兒。比諸歐美諸雄。其強弱之相去。不可以道里計也。然歐美之鋒。爲之頓。而舵爲之轉者。何也。以國民之力。抵他人國民競爭之來。侵其所施者。當而其收效易易也。

今我中國。國土云者。一家之私產也。即交涉事件云者。一家之私事也。國難云者。一家之私禍也。國恥云者。一家之私辱也。民不知有國。國不知有民。以之與前此國家競爭之世界相遇。或猶可以圖存。今也在國民競爭最烈之時。其將何以堪之。其將何以堪之。歐人知其病源也。故常以猛力威我國家。而常以暗力侵我國民。威國家何以用猛力。知國家之力必不足以抗我。而國事非民所能過問。民無愛國心。雖摧辱其國。而莫予憤也。侵國民何以必用暗力。知政府不愛民。雖侵之而必不足以動其心。特恐民一旦知之。而其力將發。而不能制。故行之以陰。受之以柔也。嗚呼。今之鐵路。礦務。關稅。租界。傳教之事。非皆以暗力行之者乎。充其利用暗力之極。量必至盡寄其力於今日之政府。與各省官吏。挾之以鈐壓我國民。於是我國民永無覺悟之時。國民之力永無發達之時。然後彼之所謂生產過度。皇皇然爭自存者。乃得長以我國爲外府。而無復憂矣。此歐洲人之志也。嗚呼。我國民其有知此者乎。苟其未知。吾願其思所以知之。苟其已知。吾願其思所以行之。行之維何。曰仍在國民力而已。國民何以能有力。力也者。非他人所能與我。我自自之而自伸之。自求

之而自得之者也。彼歐洲國民之能有力。蓋不知擲幾許頭顱。沁幾許鮮血以易之矣。國民乎。國民乎。其猶有爭自存之心乎。抑曾非律賓德郎士哇兒之不若也。

論今日各國待中國之善法 庚子

今日我中國之時局。如繫千鈞於一髮。其危險真有不可思議者。但其危機。非獨屬於中國。中國危機一動。天下萬國之危機皆動。吾今者爲我國憂慮。更爲萬國憂慮。故不得不述其意見以告外國人焉。

現在辦理中國北方事務之權。歸於各國之手。各國之佔手此事也。非有所貪圖也。乃出於不得已耳。各國如辦理此事得法。非徒各國人在中國者得享安寧而已。且能代我中國人造無量之福。若不得法。恐自今以後。二十年間。中國全國之地。成爲一大流血場。而黃色人與白色人之血。將混而爲一。以染紅此二萬萬方里之地。此誠第一可怖之事也。世有仁人君子。不忍人血之狼藉者。請俯聽吾之一言。

辦事者如醫病。先知其病根之所在。而以藥攻去之。病根去而元氣復。若所下之劑。過於狠毒。溢出於病根之外。則藥又爲生病之媒焉。今日中國之病根何在。即西太后黨之政府是也。我輩同志。與西后政府爲仇敵。非有所私怨也。因西后政府爲我中國人之公共仇敵。又爲萬國之公共仇敵。故我輩迫於公義。誓不與之兩立。蓋必將此病根拔去。然後我國得安。萬國得安也。我輩昔日言此。外國人或不信。今觀北京政府與拳匪交涉之事。則西后黨爲萬國公敵之實據已見。而

外國人昔日不知中國病根何在者。今亦可以了然矣。

吾觀中國之病不一。然有一總源頭。源頭維何。卽守舊自大。憎惡外人之心是也。因有此心。故種種安民良法。不肯做效。以至不能自治其國。使亂機滿地。民不聊生。因有此心。故其與外國人通商。不過迫於無可奈何。其實彼之心。日日欲殺逐外國人。然後快。我中國數十年來。政府之主義。皆在於此。是明與世界之公理相幻背。其積而成今日之大禍。有識者所早料也。中國人之犯此病者。不獨政府。卽人民亦多有之。但人民所以如此者。實由政府爲之倡導。故政府實爲罪魁也。而數十年握政府之權者爲誰。卽西后與其黨人是也。

今欲醫中國之病。惟有將此惡政府除去。而別立一好政府。則萬事俱安矣。而或者疑我中國人不能自造成好政府。此未知中國內情也。我皇上深知地球大勢。久慕泰西政教。憂國如家。愛民如子。時時以維新變法爲心。乃至欲棄其君位。以興民權。惜爲西后黨所壓。不能行其志。前年曾稍得微權。以行維新之事者三月。雖其心中所欲辦者。未能推行十一。然亦可以知其大概矣。故使我皇上若有全權。必能造成一好政府無疑。而我中國人民之性質。最喜服從政府。得此好政府。則不及十年。而中國之人心國勢。皆必煥然改觀。此最順最易做之事也。頃閱各西報。知英美日等國。有欲協力扶助。皇帝登位變法之事。此誠仗義扶危。大公無我。而又合於時勢者也。今日處置中國之法。莫善於此。我輩同志。日日所奔走圖謀。皆爲此事。今得局外文明公道之國起。而代轉之。此我輩所極深感謝者也。吾願此文明公道之國。堅持此義。百折不回。然後徐議其條理。講善後之法。則中國之大亂。必立解矣。皇上復位。欲行新政。勢不能不借用外國人。

各國之賢才以相贊助。必能百廢具舉。國政修明。大開門戶。推廣商務。其利一也。主權有屬。不至各國相爭。擾亂世界太平之局。其利二也。王室安寧。亂民不作。商務不至損失。其利三也。故爲中國計。爲萬國計。皆莫如此法之爲妙也。

若舍此法之外。更有何法乎。吾爲各國計之。其法有二。一曰英法待埃及之法。二曰俄普奧待波蘭之法是矣。由前之法。則代掌其政權。由後之法。則瓜分其土地。吾今試取此二法之利害論之。夫代掌政權者。一國能獨掌之乎。抑各人共掌之乎。此事非一國人所得專。不待言矣。今地球各國之中。有尙民權自由者。亦有尙君權壓制者。有專主開商務者。亦有希圖侵略土地者。其切己之利害。各各不同。其行權之手段。自各各互異。今既共來執中國之政權。欲使甲國讓乙國。而甲國未必肯也。欲使乙國讓甲國。而乙國亦未必能也。吾不知各國將何以處之。

將如美國上議院之例。每國各派一二人來主持其事乎。吾未見有合許多利害不同手段互異之人。而能成一政府者也。昔南北花旗。因地勢人情。各有所私利。而卒至分裂。同爲一國。且有此患。而況今日之以客代主。而互相猜忌乎。然則萬國共掌政權之事。萬不可行者也。

至於瓜分土地之爲害。更不待言。吾信英美日諸國。絕無此心。並永不欲有此事。即有之。亦爲他國所逼。出於不得已耳。但吾爲諸國計之。若必出此下策。則分疆畫界之時。此多彼寡。論長說短。豈能無爭。將取數十年來所養之兵。所造之械。以之相見於亞洲大陸之間。演從古以來未有之慘劇。而此十九世紀二十世紀交界過渡人人歡喜之年。將變爲硝煙彈雨神號鬼哭之世界。試問文明教化之人。體上天好生心者。固當如是耶。且不止此也。列國之爭。雖息。而裁定中國。亦

豈易事哉。中國人雖懦弱。然亦爲四千年有史誌之國。其人民頗有堅忍固守。不爲人奪之氣概。他種之人。來臨御之。固非易易。歷代以來。每轉一朝。易一姓。必經數十年。死亡千數百萬人。然後僅乃底定。今以西國兵力之強。器械之精。雖或終非我邦人所能敵。然非十年以後。難望其盡服。此則吾所敢斷言也。試觀非律賓一小島。耗美國之兵力幾何。杜蘭斯哇一彈丸。耗英國之兵力幾何。中國政府雖弱。民氣方猶強。吾恐未必讓非律賓與杜蘭斯哇也。試思由歐美運一兵來東方。每月所需若干乎。而各國欲戡定中國。需若干兵乎。需若干年乎。而此多年中商務之損失。更不在此數。苟念及此。能無寒心。夫各國人之所以注目於中國者。豈有他哉。爲商務耳。爲全球人類公共之利益耳。今利益未來。而經此大劫。苟稍有遠慮者。當不爲此下愚之計也。然則代掌政權之不可行也如彼。瓜分土地之有大害也如此。各國當何擇焉。吾觀美國政府所頒發各國之公文。謂美國願開通中國門戶。願保全中國土地及自主之權。此誠光明正大。濟困扶危。眞仁人君子之用心也。今日若能扶我 皇帝。禁他國之侵奪。即所以踐此公文之言也。美國向守前總統們羅之誓言。不與聞美洲以外之事。近乃鋤強扶弱。救民水火。遂援古巴之艱危。收夏威夷爲郡縣。仁義之聲。天下欽仰。與我中國通商以來。未曾佔我寸土。尤爲中國人所深信重。今日高扯頭旗。救我四萬萬人於深淵者。舍美國何屬哉。而況乎英國爲世界文明先進第一之國。日本爲我東方兄弟唇齒相依之交。其待中國之心。亦與美國畧同。美國肯力任其難。英日必聯袂而起。彼眈眈虎視者。亦豈能逆我正道之救世軍哉。此則我所深望於此邦之賢士大夫者也。

或者曰。聞近日電報。謂光緒皇上有被害之噩耗。果若此。則如之何。曰。嗚呼。此非吾之所忍言。雖然。吾今固不信其有此事。果有此事。則吾亦將別有所論。然終不離吾此論之本意。但今不必多及也。

瓜分危言 己亥

西人之議瓜分中國也。數十年於茲矣。中國有識者。知瓜分而自憂之也。十年於茲矣。顧此一二之識者。且汗且喘。走天下疾呼長號。以徇於路。而彼蚩蚩鼾睡者。裒然充耳。而無所聞聞矣。而一笑置之。不小介意。而彼西人者。亦復深沈審慎。處心積慮。不輕於一發。雖有割割。亦不過境外之屬土。於堂堂大國。曾不足以損其毫末。於是此鼾睡者。益復鼾然。自安自大。謂西人曷嘗有此心。有此事。不過莠言亂政之徒。爲危詞以聳聽耳。嗚呼痛哉。此一二有識者。唇舌俱敝。血淚俱盡。曾不足以醒羣夢於萬一。久之久之。亦漸覺其言爲老生常談。司空見慣。不欲復以置於齒頰間矣。乃曾幾何時。而有膠州之事。有旅順大連灣威海衛廣州灣之事。一年之內。要害盡失。而鐵路礦務內治種種之權利。盡歸他國之手。曾幾何時。而意大利區區之國。且有三門灣之請。奧大利比利時丹麥彈丸黑子。皆思染指。眈眈逐逐。岌岌泯泯。以至於今日。驚魂未定。又有天外飛來英俄協商之警報。而彼蚩蚩鼾睡者。猶恬然不以爲意。以爲若此之事。既數見不鮮矣。日日言瓜分。而十餘年不覩瓜分之實事。今日瓜分之言。猶昔日之言也。吾始終不信有是事。則彼莠言亂政者。無

英國海峽之堅強無敵之艦隊相接。雖欲縱橫。有所不能焉。將南而出黑海。則打打尼兒之海峽。出入不能自由。欲自中亞細亞。經阿富汗帕米爾而越印度。出大洋。今雖經營之。其成就尙遠在數十年以後也。故俄羅斯者。戰國之秦也。晉國扼嶠函之天險。秦人以數世之經營。不能得志於中原。俄之所以垂涎於中國百數十年。而必遲至又久。以待今日者。蓋有故也。海道既不得志。不得不從事於陸運。乃不惜腋全國之膏血。以經營萬里不毛之西伯利亞鐵路。蓋有所不得已也。故西伯利亞鐵路一成。則中國之亡隨之。此天下之公言也。雖然。鐵路東方之車站。在海參威。海參威雖爲一佳港。然每年冰凍不開者五月。雖船舶可以出入。與鐵路相連屬。然一旦有事。日本握對馬津輕兩海峽。俄人於海上權勢。終不能越雷池一步也。況於鐵路竣工。又尙須時日乎。此俄人東方勢力未充之實情也。及得滿洲全境鐵路權後。而局面一大變。旅順大連灣既割後。而局面更一大變。

第二節 英國未能深知中國之內情

英人之外交。以雄畧著名於地球久矣。其於中國所重者在商務。故常欲我自存自保。非甚不得已。不欲共攬而裂之也。雖然。彼英人固非有所愛於中國也。中國之商權。既已全歸其手。與其瓜分後而爭之於強國之市場。何如不瓜分而以孱國爲外府乎。此英之宿志也。故其待中國也。初則以威迫之。繼則以恩市之。彼夢夢者。以爲英實德我。指中日以前言之而不知皆爲彼之私利也。故保全有利於彼。則保全之。瓜分有利於彼。則瓜分之。其政策因時而轉移。不待言也。故欲知英人久不瓜分之故。當合英人前後之政策而通觀之。

英人數十年來。所行東方政策。一遵前相巴麻士當之成法。巴氏於六十五年前。以外務大臣。開五口。割香港。攻廣州。皆其所主畫。及咸豐十年之役。巴氏方爲首相。一面與法國同盟軍燒圓明園。一面派全權大臣。授以市恩之密計。故當時爲城下盟。非惟不墟其國。且索償之款。爲數極微。而又助以兵力。爲之平內亂。其後又爲借赫德以代理稅務。爲借琅威理以練海軍。蓋其手段之敏捷。轉圜之奇妙。有非尋常人所能測者。當時有人在議院倡論攻擊其待中國之策。前後矛盾。巴氏冷笑曰。右手摸之。左手撫之。天下事孰有妙於此者哉。聞院皆大笑。蓋欲恩威並濟。買中國之歡心。使吾信之。而不疑。愛之。而不厭。因得以獨力全握東方之商利。故數十年來。英人在中國商務。合歐洲列國。僅能當其三分之二。皆賴此也。而其所以布此政策者。冀中國之可以成立。可以自存也。冀中國軍事之稍振。可協力以抵俄人之南下也。其故皆坐未深知中國腐敗之內情。以爲此龐大之睡獅。終有蹶起之一日也。而不知其一挫再挫。以至於今日。維新之望幾絕。魚爛之形久成。朽木糞牆。終難扶掖。故自中日戰後。而局面一大變。自去年政變後。而局面更一大變。

第三節 各國互相猜忌憚於開戰

爾來軍備日精。而戰事愈慎。保持平和。爲泰西公共主義。以是之故。外交上之關涉。亦加慎焉。昔非洲礪瘠之地。歐人刮而食之。然因界務之故。幾生爭端。況中國二萬里膏腴之地。將爲全地球之一大市場。得之則強。失之則弱。使俄人由中亞細亞南下東侵。則英人已得之利益將復失。法人於南方日闢疆土。則英之印度將危。英人屬地擴充。則俄法咸所憂患。德人日日謀伸商權於中國。英之所大忌。英人日益跋扈壟斷。亦德所深憂。譬如羣虎。同搏一羊。未及朶頤。而必有先受

其斃者。且爭端一起。內亂乘之。全局沸騰。商務必大受其虧害。所得未可知。而所失已不貲。此西人所熟計也。故相持不下。持均勢之策。相與暗中抵拒。彼荷蘭。比利時。丁抹。瑞士。土耳其。等弱小之國。得以自存於歐洲者。皆是賴也。故中國得僂然癱臥於其間。歷有年所。以至於今日也。及至英俄協商之議定。而局面又一大變。

第二章 中東戰後至今日列國經營東方情形

中東戰事以後。中國之內情。一旦敗露。西人昔雖呼中國爲病夫。而不知其病入膏肓。至於此極也。自遼臺既割。二萬萬償款既納。而歐洲輿論大變。各側目重足。以經略東方之事。遂有河出孟津。一瀉千里之勢。故四年以來。事故之多。視前此四十年間。過之數倍。馴致列強之勢力。全集於東方。歐洲之戰場。忽移於亞境。敘其事實。乃至更僕而不能終。語其來由。幾於揮淚而不忍道。雖然。此等之事。東西各國報章。日日以爲談叢。而我四萬萬同胞之國民。尙多有茫然不之知者。故今畧述其梗概。與我愛國之同胞。泣血讀之。

第一節 中俄密約

速瓜分之禍者。中俄密約爲之也。初中日和議。定割臺灣及遼南以講。既而俄法德三國。有迫還遼南之事。彼三國非有愛於我也。其瓜分中國之志。久定。欲挫遏黃種之權。誓不使日本人於亞洲大陸。得尺寸之地。故使我以三千萬復取之於日本。而俄人以此市恩。遂有光緒二十二年中俄密約之事。李鴻章於賀俄加冕時。受西太后之命。載此約。密訂於俄都聖彼得堡。凡十一條。今撮其大意於下。

一俄國西伯利亞鐵路。得由海參威達琿春。由琿春達吉林。又由西伯利亞都府。經黑龍江愛琿齊齊哈爾伯都訥。而達吉林。

二吉林黑龍江。所築鐵路。皆歸俄人之手。其路一依俄式。中國政府毫不得干涉。

三俄人代築山海關鐵路。經奉天以接吉林。

四中國將欲開鐵道。由山海關至牛莊。蓋平。金州。旅順口。大連灣。各處。當一依俄式。

五鐵路附近一帶。置俄兵以資守衛。

六運送貨物等。一切免關稅。

七黑龍江。吉林。諸省。及長白山等。一切礦產。皆歸俄人開採。

八直隸東三省。一切洋操兵隊。皆歸俄人訓練。

九將膠州灣借租與俄國。以十五年爲期。

十旅順口。大連灣。及附近各地。不得讓與別國。遇有軍事。許俄國海陸軍駐集兩港。第十一條於大局所關稍

輕舉不載

嗚呼。自此約一成。而東三省全境。所謂發祥之地。陵寢之區者。已非復我有矣。夫自愛琿至吉林。自吉林至海參威。其鐵路權。既全歸俄手。而山海關吉林之路。名爲代築。實亦自取。山海關。牛莊。旅順之路。皆依俄式。此亦如晉人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惟彼戎車是利而已。而開礦之權。練兵之權。一舉而畀之。脉絡肌肉手足。盡屬他人。謂爲不亡。不可得也。鐵路礦務練兵爲亡國之實下篇詳言之然此猶爲俄人一國所得之利益言之也。而因此密約。遂牽動全局。使歐洲列國。突然各飛其遠矚。伸其長臂。

以至有今日之局。則主持密約之人。眞罪通於天。萬死不足以蔽其辜也。

第二節 德人據膠州及山東鐵路礦務權

德之今皇。以壯年即大位。其梟雄之才。爲一世所驚。以故相俾士麥公手定大業。爲國元勳。而皇屈伸操縱之。如小兒焉。歐人以比之俄前皇大彼得。殆非虛也。而彼德國者。在歐洲以第一強國自命。而東方無尺寸之屬土。毫釐之權利。他日二十世紀地球戰爭之場。移於亞洲。則德之勢將瞠乎出人後矣。此德人所日夜不忘者也。夫以德國之勢。既若此。德皇之爲人。亦若彼。雖無藉口。猶且將突飛搏擊焉。乃有三國干涉還遼之事。俄人既受密約。非常之利益。法人亦得西南甌脫之廣土。而德乃向隅。其必不肯干休。有斷然矣。故德人之占膠州者。因中俄密約第九條。有俄人借租膠州之議。德人不得不先發而制之也。而此案之結局。猶不止此。自膠州至濟南府之鐵路。鐵路附近之礦務權。皆歸之焉。猶不止此。寔假而容閔承辦津鎮鐵路。以道經山東。德人從而阻撓之。是山東全省爲德屬也。容閔之路。改道河南。德人猶復阻撓之。後以英國之干預其阻撓遂止是又將以河南全省爲德屬也。然猶不止此。李秉衡爲山東巡撫。德人欲黜則黜之。□□爲克沂濟道。德人欲易則易之。今者又練兵於膠州矣。無端又以兵入沂州矣。毓賢簡任新撫。拒不納矣。又請置顧問官以監視山東撫巡矣。於此而猶謂山東爲吾所有。雖有蘇張之舌。不能辯也。而况乎此跋扈之國。梟雄之皇。其突飛之進取。正未有艾也。

第三節

俄人據大連旅順及擴充東北鐵路法人據廣州灣及南部鐵路英人據威海衛九龍及種種利益

嗚呼。吾東北各軍港要地。展轉出沒於他人之手。豈不傷哉。旅順大連灣既爲日本所得。俄人強
軫其臂而奪之。膠州既爲俄人所得。德人出其不意而奪之。威海衛亦幾爲日本所得。英人乘諸
國之後。晏然無事而奪之。倏忽變幻。不可思議。其究竟也。無論屬於誰氏。而必非主人所得容喙
而已。今將膠州既割以後。各國得權利於中國之事。一一論列之。

一俄人索旅順口。大連灣。兩處。及鄰近相連之海面。爲俄租地。以二十五年爲期。

二俄人西伯利亞。接吉林鐵路。即行開辦。一切情形。照依中國滿洲鐵路章程。又添造支路。從
營口鴨綠江中間。接至濱海方便之處。

三俄人派人訓練武毅軍。

四英國定約揚子江一帶地方。不准讓與他人。

五中國內地江湖河川。准許英國小輪船行駛。

六英人緬甸之鐵路。得延長擴充。達於雲南府。

七英國於湖南開通商口岸。

八英國因借國債及擔保國債。故沿江諸省及浙江省。收釐金之權。歸於英人所派之稅務司
赫德之手。

九英人索威海衛與俄國相抵制。

十與日本定約。福建全省不許讓與他國。

十一與法國定約。兩廣雲南不許讓與他國。

十二法國索廣州灣。定租借之約。以九十九年爲期。

十三法國自九龍至雲南。得有開設鐵路權。

十四英國索九龍。與法國抵制。定租借之約。以九十九年爲期。

十五與英國定約。若中國再興海陸軍。請英國人爲之訓練。

以上各端。舉其犖犖大者。其餘我邦損失權利之事。不可殫述。而就中所得。以英國爲最多焉。各國藉口要挾。種種原因。不一其詞。今不具列。而要之。其各營私利。無一國有扶掖中國之心者。可斷言也。而英國者。日日以扶助中國爲言。是猶襲前相巴麻士當之慣技。欲市恩而使我不疑也。而彼著著爭先。多收十斛。使吾中國長江一帶之地。全然入其域內。他日瓜分議決。遂晏然而得。三分有二之利權。而莫之能奪。此實外交家之第一手段也。

第四節 意大利索三門灣及英俄協商

膠州旅順廣灣威海既失後。東洋之局。殆將爆裂。於我是。皇上毅然發憤。改革庶政。與天下更始。各國側視。暫戢隱謀。自四月至八月。警報無一聞焉。聖主既廢。維新絕望。於是各國議論又一變。知中國之終不可保。其慘亂終不可免。乃決意定行瓜分之事。而防各國之自相衝突。於是平和瓜分之會議起。英國某報載有擬立瓜分中國平和會。其條款畧云。

一此會名平和瓜分支那公會。每國派會員兩三名。假以全權會議。定奪會事。

二此會有全權主斷支那之事。凡一切會議。無容請示本國政府。

三各國占領之地。歸各國管轄。應照現時該國商務所鎖之多寡。及該國權所關係者。按圖畫

猶歐洲也。若此者皆英俄協商之先聲也。至西四月二十九日。而英俄協商之約。遂畫押定義。全球觀聽。爲之聳動。各國報紙。議論沸騰。雖其事之詳細底蘊。未知如何。而要之數十年來互相牽掣。互相衝突者。一旦改觀。而我中國。所藉以苟延殘喘者。殆將絕望。此萬國之公言也。或問曰。英俄之相嫉視也。積數十世矣。其於利害之關係。亦分毫不相容矣。今之協商。烏在其能久也。曰。斯固然也。其交雖必不終。然但求足以瓜分中國而已。豈在久耶。數年以後。英俄雖有衝突。恐全世界中。已無復吾中國之一國。其交之終不終。於我何與哉。昔三國協商。而波蘭滅裂。六國協商。而土耳其失政府。五國協商。而埃及爲墟。事過之後。其諸國之交。未始不散也。所最難堪者。當其衝而攫其禍者耳。諸國何有焉。

第五節 比載各國前後情形以斷瓜分之案

各國於瓜分之舉。所以遲遲不發之故。其大原因有三端。既於第一章詳論之。而此三原因者。至近年以來。一切消釋。如本章所載之近事。斯其證矣。今試更細論之。

第一。俄國勢力所以未充者。一由於西伯利亞之鐵路。工程浩大。久而難成。二由於東方未得不冰口岸。苟得此二者。則俄之力。已將奮飛矣。自密約既訂。其鐵路經過滿洲。以達東方。縮短綫道。且工程平易。避盡險難。其竣工之速。遠過往昔。而旅順大連灣天險之軍港。歸於彼手。名雖以二十五年租借。實則二十五年以後之事。誰能料之。是俄人一旦以折衝樽俎之力。而得償其數十年來難償之夙望。俄人至此。羽翼已成矣。今者一意經營。旅順貯煤十數萬噸。借保護鐵路爲名。調其可殺克馬兵雲集於東方。計旅順口二萬。大連灣三千。金州二千。瓦旁店二十。牛莊二百。海

城二百、遼陽二百、吉林二百、吉林以之哈爾賓二百。俄人在東方之勢力。全世界既莫與之京。然此猶其顯然者。若其暗力則猶不止此。若華俄銀行之全握財政權。北方陸軍悉由俄人訓練。蘆漢鐵路之債主名雖比國。實則俄國。皆其勢力之彪大而可驚者。嗟夫俄固虎狼也。昔困於押。猶有磨牙吮血之思。今傳以翼。將行入邑擇肉之實。此瓜分之事。所以昔緩而今急者。其原因一也。第二、英國昔以市恩爲主義。今以進取爲主義。其轉機全在中日之戰。當戰爭之初起也。英之報館皆袒中而抑日。及其既也。乃袒日而抑中。蓋英之意欲在東方結一與國。以增進商務。然必其國能立。然後可爲與國。否則如與病夫。洒海未有不與之俱溺者。此不待識者而能知之也。英人既斷定中國不足圖存。故輿論驟變。此後如德國之占膠州。泰晤士報乃大贊之。謂英國當效其政策。意大利之要索。英人亦左右焉。可見其外交方略之大異嚙昔矣。此瓜分之事。所以昔緩而今急。其原因二也。

第三、借列國衝突猜忌。憚於開戰。而希以自存。彼土耳其所以瀕殆之病夫。而至今猶延殘喘者。皆賴此也。顧中國內情。與土耳其絕不相侔。而其與歐洲列邦關係之端。亦復大異。土耳其之兵力。猶足以抵俄羅斯故。英人樂得而爲甌脫焉。而土之與英。其利害有固結不解之處。逼近歐洲。尺土寸地。皆牽動歐洲全局。故各國不得不以兵力爭之。若今日中國。則內之滿洲政府。既無可以自保之理。外之於歐洲各國。雖有關係。而壞非交錯。必可無以兵戎相見。而安然定於指揮之下。觀膠威旅大之役。各國未嘗因此而自滋爭議。然則以後之事。亦若是則已耳。此德國所以敢於行獠犬之政策。美國所以駭駭然踰古巴布哇非律賓以窺東洋。意奧比丹所以磨牙思分

其餘而英俄協商所以終有成議也。此瓜分之事。所以昔緩而今急。其原因三也。合此三端。觀其前後轉變之由。則知前此瓜分之事。未見實行。非歐人無瓜分之心。亦非中國人有抗拒瓜分之力。而此後之局。決非數十年以前之可以優游幸度者。我四萬萬同胞之國民。不知何以待之也。

第三章 論無形之瓜分

有有形之瓜分。俄普奧之於波蘭是也。有無形之瓜分。英法之於埃及是也。吾所言中國瓜分之禍。在將來者。指有形之瓜分言之耳。若夫無形之瓜分。則歐人實行之於中國。蓋已久矣。凡國之所以成立者。國權爲上。而國土次之。有土而無權。國非其國也。野蠻國之滅人國也。奪其土然後奪其權焉。文明國之滅人國也。奪其權不必奪其土焉。奪其實不必奪其名焉。故野蠻國之滅人國也。如虎。皮肉筋骨。吞噬無餘。人咸畏之。文明國之滅人國也。如狐。媚之盡之。吸其精血。以療以死。人猶昵之。今歐洲各國之政策。皆狐行也。非虎行也。故中國之精血。瓜分已盡。而我國朝野上下。猶且囂囂然曰。西人無瓜分之事。無瓜分之志。嗚呼。是果狐術之足用也。今將各國無形之瓜分。條列於下。以備警覽焉。

第一節 鐵路權 附內河小輪權

一 東三省鐵路

二 蘆漢鐵路

三 山海關牛莊鐵路

俄國

俄國

英國

四津鎮鐵路

英國、德國

五山東鐵路

德國

六山西鐵路

俄國

七粵漢鐵路

美國 (又未定)

八滇緬鐵路

英國

九龍州雲南鐵路

法國

十北海南甯鐵路

法國

附內河行駛小輪船

英國

由是觀之。中國境內新設之大錢路凡十條。已無一爲中國所自有。東三省不必論矣。蘆漢之路。久議不成。俄人乃假比利時爲名。用以借款。以免他國之忌。而其實則自華俄銀行主之。其所定合同路權。全歸俄手。於是俄人得以此路與其西伯利亞路之最終點相聯絡。而俄人之勢力。遂由聖彼得堡一呵而達中國之中心。即漢口。又加以山西一路。測量布設。及金銀出納。皆歸俄國總辦之手。大江以北。皆非復吾有矣。英人聞之。大驚失色。乃爭山海關牛莊之路。欲以橫衝而中斷之。所以抵制俄人於北方也。山東一省。全屬德之範圍。其獨占鐵路權。固不待問。而容閱繞道出河南。猶思沮之。以英人抗議乃免。而其權亦卒歸英德二國焉。英人開通滇緬鐵路。不辭勞費。不憚險難。以圖之。其宗旨蓋有二。一由雲南經楚雄甯遠以通四川。控中部之上流。一由雲南出臨安達廣東。通香港。於南部阻法人之開拓。法人南甯北海之路。將延長而經桂林永州長沙以達

於漢口接蘆漢鐵路。坐享其利。握南部之全權。其龍州雲南路亦所以固其雲南兩廣勢力之範圍。此各國爭取鐵路權之情形也。此外惟粵漢鐵路尚未定所屬其餘已造成之京津津沽津榆等鐵路皆抵當於亦歸怡和洋行承辦要之歐人於中國認定一語為宗旨曰鐵路之所及即權限之所及故爭之不遺餘力焉就中國而言則鐵路所及之地即為主權已失之地故質言之則鐵路即割地之快刀也。英俄協鐵路權為題目蓋名為占認鐵路實則瓜分土地也今我輩試披圖一觀各國鐵路所不及之省分尙餘幾何安得不瞿然以驚也。

第二節 財權

一全國海關稅權

英國

二沿江諸省及浙江（凡六省）釐金權

英國

三華俄銀行

俄國

四德華銀行

德國

五黑龍江吉林及長白山等處礦務權

俄國

六山東全省礦務權

英德

全國海關稅權。向握於英人赫德之手。夫人而知之矣。而我當局者。顧甚德之。若以為赫德實忠於中國者。夫赫德之果忠於中國與否。吾姑勿論焉。但其握權海關。必為英國之大利。則可斷言也。故去年俄德法三國。曾有暗傾赫德之舉。而英公使遽與總署訂約。雖赫德死後。總稅務司之職。仍歸英人之手。云云。蓋英人所以壟斷中國之財政者。其用心早伏於數十年前以前。其因借債

以攬六省之釐金。歸於稅務司。猶前志也。他日中國若有免釐金而加海關稅之事。則全國歲入之數。經英人手者。殆過其半。夫歲入之數。過半經他國手。而猶謂其為自主之國。吾不信也。華俄銀行之設。其情形與尋常銀行大有所異。其條約第十四款曰。此銀行得管理中國收納租課之事。營關涉國庫之業。並經中國政府之許可。得鑄造貨幣。償還中國民債利息云云。推其用意。直欲取戶部三庫之權而代之。考此銀行倡辦之人。為侯爵烏瑞士奇。乃俄皇之親屬也。其資本主。則俄國政府也。歐人有言。今之華俄道勝銀行。昔之東洋印度公司。亡印度者全屬此公司之方。此公司掌握印度兵權財權。殆非過言也。而我中國人。固泛泛然視之。若無睹也。德華銀行亦欲效尤。雖落俄後。然其用心。固自不在小也。中國礦務。久為歐人所垂涎。專攬礦權。則始自俄人之於東三省。而德人於山東。繼之。近今紛紛經營。謀攫各省之礦者。所在皆是。不及三年。則各省礦利。一如鐵路之分。贈列國。可斷言矣。

第三節 練兵權

- 一 江南洋操
- 二 湖北洋操
- 三 東三省洋操
- 四 直隸洋操
- 五 各省海陸軍
- 六 福建船政局

- 德國
- 德國
- 俄國
- 俄國
- 英國
- 法國

七膠州練土軍

八威海練土軍

德國

英國

當德人之未得膠州也。於東方權力。遠出英俄法之後。而無所爲計。乃注意欲代中國練兵。而握其兵權。兩湖總督張之洞所聘之德弁二人。因爭權限。饒舌於總署。卒求伸其權而後已。其意蓋別有所在也。後中俄密約第八款。有請俄人訓練華兵之事。嗣訂細約有云。倘日後中國欲將各省練軍。全行改仿西法。准向俄國借請熟悉武營之員。來中國整頓一切。其章程則與兩江所請德國武員章程辦理無異云云。蓋俄德同一心事也。其後俄國派其副將某往聶士成之武毅軍爲顧問。而訂明欲更易此員。必須得俄國皇帝之命。是其目中非獨無聶統領。抑且無中國。皇上矣。變假而全軍之權。握於其手。中國多練一軍。則歐人多得一軍之用。可斷言也。故英人於威海之約。亦聲明中國他日若重興海軍。改造陸軍。皆請英人爲之訓練。而英伯爵白疊斯福。去年游歷中國。亦諄諄以代中國練兵爲言。而威海衛租借約內。亦聲明他日中國若再興海軍。改革陸軍。皆許借英國武弁。代爲訓練。而日本近亦斷斷焉爭此事焉。人果何愛於我。而相爭爲之効力乎。其故可思矣。

英人之滅印度也。訓練土兵。以伐土人。借其財力。借其人力於本土。晏然而得百八十萬英方里之地。拿坡侖征服四方。亦皆用此策。今歐洲諸國。殆將以施於我支那矣。英人之於威海衛。德人之於膠州。各招土人。練兵二千。是實他日以支那人伐支那人之嚆矢者。我同胞恬然不以爲意。蓋亦視印度及諸亡朝之覆轍乎。

第四節 用人權

英法於川督劉秉璋一案。實爲干預用人權之濫觴。而德國於東撫李秉衡繼之。寔假而克沂濟道姚協贊。拒不納矣。寔假而新撫毓賢。拒不納矣。馴至今日。遂有山東巡撫設德人爲顧問官之議。此議也。今日雖爲創舉。而他日必徧行於十八省無疑也。何也。彼之所爭者實也。非名也。故既得其實。則仍以虛名還諸於舊邦。蓋易其名則民易駭。仍其名則事甚順也。彼法人之於暹羅。英法之於埃及。皆是類矣。彼歐人深知吾民之易欺也。又知吾民拘牽於名義。屈伏於君權也。使一旦易新主以撫馭之。亂將蠶起。故莫如使役滿洲政府之力。以壓制吾民。民受其壓制而不敢怨。雖欲有發憤者。而舉國頑舊之公論。不以爲義士。且以爲亂民。因以草薶而禽獮之。滿政府府其怨。而歐人避其名。滿政府殫其勞。而歐人享其利。此實最妙之政策也。今日德人於山東之舉。特其發端而已。他日將上自各部衙門。以至督撫司道州縣。無不有歐洲之顧問官。而吾之所謂官吏者。則畫諾坐嘯。職如鈔胥。而官之名猶不廢焉。不知吾民於彼時當何以待之。

第五節 借地及訂某地不許讓與他國之約

德國

俄國

法國

英國

英國

一 膠州灣

二 旅順口大連灣

三 廣州灣

四 威海衛

五 九龍

六長汀一帶不許讓與他國

七兩廣雲南不許讓與他國

八福建全省不許讓與他國

英國

法國

日本

割地而曰借也。曰租也。可謂亡國之新法也已矣。我之地也。而勞人之代我謀之。曰不許讓與他國。此等之約言。恐天下古今所未嘗聞也。由前之約。其意若曰我代爾暫守此地。云爾。由後之約。其意若曰爾代我暫守此地。云爾。譬之大盜入室。堵其門焉。坐其堂皇焉。而曰我代爾暫守此室。可畏孰甚。譬之大盜入室。指其庭焉。點驗其財產焉。而曰爾代我暫守此室。可畏孰甚。故以今日之勢力論之。東三省、蒙古、新疆、直隸、山西爲俄國囊中之物。河南、四川、浙江、江蘇、安徽、湖南、湖北爲英國囊中之物。山東爲德國囊中之物。雲南、兩廣爲法國囊中之物。福建爲日本囊中之物。其餘隙地。則意、奧、比、葡等得之。以爲甌脫焉。而黃河爲俄與英德疆域之界。長江爲英與俄德疆域之界。西江爲英與法疆域之界。直隸、灣爲俄與英海權之界。膠州灣爲英與德海權之界。瓊州爲英與法海權之界。其事皆可預料矣。而我四萬萬人者。早已爲釜底之魚。爲俎上之肉。他人得戮之辱。踐之蹴之。奴之僕之。曾不以爲意。不知我同胞之國民。又將何以待之也。

第六節 論無形之瓜分更慘於有形之瓜分

一國猶一身也。一身之中。有腹心焉。有骨節焉。有肌肉焉。有脈絡焉。有手足焉。有咽喉焉。有皮毛焉。鐵路者國之脈絡也。礦務者國之骨節也。財政者國之肌肉也。兵者國之手足也。港灣要地者國之咽喉也。而土地者國之皮毛也。今者脈絡已被瓜分矣。骨節已被瓜分矣。肌肉已被瓜分矣。

手足已被瓜分矣。咽喉已被瓜分矣。而僅餘外觀之皮毛。以裹此七尺之軀。尙得謂之爲完人也哉。而彼蚩蚩鼾睡者。猶曰西人無瓜分之志。無瓜分之事。何其夢歟。故無形之瓜分者。不過留此外觀之皮毛以欺我耳。有形之瓜分。人人得而知之。得而救之。無形之瓜分。則莫或知之。莫或救之。此彼族用心最險最巧之處。而吾所以謂無形更慘於有形也。夫彼之必留此外觀之皮毛以欺我者何也。骨節肌肉脈絡手足咽喉。皆可得而瓜分者也。惟腹心則不可得而瓜分者也。腹心者何。我四萬萬同胞愛國之心。團結之力是也。有之則生。無之則死。生死之間。繫茲一髮。嗚呼。我同胞其念之哉。

附亞東時報論中國二大患

支那道咸以降。迄於近世。受黷強隣。蹣跚蹙蹙。約章失自主之權。百姓託他人之宇。詩曰。覲閔既多。受侮不少。夫人而知之。夫人而耻之矣。然昔之橫被屈辱之頃。不過覆軍議和。開埠償款而已。猶未危其社稷。踏其國家也。譬之兩人格鬪。夷其四肢。雖創鉅痛深。尙可乞靈於刀圭。彼扁鵲華陀之選。苟由是而藉手焉。奚有今日之暝眩彌留。不可救藥哉。然自爾以來。當軸諸公。亦直狃以爲常。曰彼西人之厄我者。不過覆軍議和。開埠償款而已。其他則無意外之虞也。毋寧優游卒歲。以終余世焉。詎知甲午一役。水師旣燬於前。陸軍復潰於後。由扶目而刳腸。遂批根而掘實。於是列強競盈其谿壑。要挾時駭乎聽聞。以意大利之弱小而遠。亦且憫然效尤。索租要隘。說者謂瓜分之禍已成。雖有聖智。不能爲之謀矣。豈虛語哉。而或者以爲表裏山河。固無恙也。何瓜分之足信。則抑思今日外人之爭言借地。爭建鐵軌於中原者。果何爲哉。嗟乎。有

茲二患富強之國。且不能自保。況乃倏然頹弱如支那。其何以堪之。其何以堪之。今試按地圖。中國要區。皆已爲西人鐵路權所及。夫築造鐵路。以通聲氣。便轉運行旅。固爲刻不容緩之事。然至全用外本經營。全仰鼻息於他人。則余懼未收鐵路之利。而已不勝其弊也。何謂弊。各公司之修興鐵路也。非有愛於中國也。不過涎利於中國。而以修路爲闢地之謀也。夫以修路爲闢地之謀。爲中國乎。爲其國乎。向使其國利害與中國利害相等。猶之可也。今明以其國爲利之淵。而藪害於中國。中國奈何而甘心爲之。或曰。中國則派員爲督辦矣。雖借資於洋款。假手於洋人。庸何傷。不知中官雖有督辦之名。而無督辦之實與行事之權也。無其實。無其權。則將焉用彼相矣。况乃列國包藏禍心。日甚一日。始則逐臭而赴羶。終且贈璧而假道。晉驅民而啓南陽。秦容車而通三川。所謂狡焉思啓。何國蔑有者也。且夫中國以積弱之邦。介羣雄之間。訖於今不亡者。猶幸其邊境有重洋絕漠限之耳。今境上鐵路一成。舉腹地與區直與俄法英德比隣而居。一旦和約破。兵衅開。則可薩克之鐵騎。可食頃而蹂躪畿輔。越南之法軍。可瞬息而席捲兩廣。印度之英兵。可彈指而電掃雲貴。膠州之德師。可轉轂而鯨吞河。南。雖有天險。烏可恃也。聞某國工師。疊擬穿脫窩海峽水底。於英法二國間通鐵路。投稟英國政府。政府不允。蓋法之所長爲陸軍。而英之所恃在海峽。若兩國通路。則英之國都。難保不爲法人所掩襲。雖或以此言爲杞人之憂。天墜亦可見西人之視鐵路爲畏途矣。今中國海軍之強。能如英乎。四境兵備整頓。能如英乎。顧反以鐵路之柄。授之強國。便其覬覦。此何異藉寇兵。借盜鑰哉。抑吾於此。尤有目前之危懼焉。中國內地民智未開。皆不喜興修鐵路。一旦外人動

爲通商口岸。可以免於吞噬之厄矣。此朝三暮四之術耳。若使以上諸口。旬日之間。變作通商要地。繁華殷富。如上海天津。則或賴列國均勢之力。作爲中立之地。未可知也。然商務之推廣。自有自然之數。非可以人力急爲之。况卽名作通商埠。未必可免於吞噬乎。且中國之開口岸者。其實與割讓無異。卽以上海而言。其所謂工部局者。儼然一政府。所謂租界者。隱然如敵國。一切事宜。華官不得過問。此何異脫虎穴而陷蛇口哉。昔者咸豐之役。英法二軍犯畿輔。天子蒙塵於熱河。稱爲天下大變。然其時中國根柢。則未動也。今則不然。其陸地則爲外國鐵路。公使所佔。立錐無地。其沿岸則爲列國水師所居。寄棹無所。陸權海權併而失之。雖有自主之名。不過徒擁虛器耳。而袞袞諸公。尙偏守成見。鼾睡於積薪之上。掉臂於巖牆之下。豈不悲哉。豈不悲哉。

第四章 論中國自取瓜分之由

孟子曰。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亡印度者。印度之酋長也。非英人也。亡波蘭者。波蘭之貴族也。非俄普奧也。譬之人身。使元氣內充。膚革外盈。風寒妖邪。孰得而侵之。其有遇癘魅感疾癘者。必其內先有以自召之者也。金陵千里。氣象磅礴。一蟻穴之隙。日夕滲之。遂致一旦決潰。崩瀉不可復制。嗟乎。一國亦大矣。有政府。有土地。有人民。有賢才。有勇士。有財權。有兵力。所謂百足之蟲。至死不僵者。他人欲一旦而舉之。豈曰易易。必也自戕自刈。自夷自戮。開門揖盜。拱手以讓於他人。然後他人乃得雍容談笑。制其死命而收其成功。吾每觀古今亡國破家之迹。未嘗不奮慨嗚咽。而不能自勝也。今考中國自取瓜分之道。其遠因之難見者。殆更僕不可悉數。而其近因之易見者。

乎。則俄國脅日本還遼東後。以此爲報酬也。主其事者爲誰乎。則西太后一人也。當馬關條約既定。人懷國恥。皇上發憤思變法。前者西后委用之李鴻章、孫毓汶、徐用儀等。皆屏黜閑居。西后怒甚。而方經敗衄大辱之後。未敢遽與。上爲難。當時俄人遂有與德法脅逼日本歸我遼東之舉。欲以市恩於我。而求非常之報。俄公使喀希尼。知西后之守舊而可欺也。乃說之曰。變法者漢人之福。而滿人之禍也。漢人盛則滿人衰矣。民權興則君權替矣。今地球君主之大國。惟中國與吾俄。故中國但當與俄親厚。結密約以相援助。以內壓漢人。外禦英日。日本自歸還遼東以後。恨入骨髓。臥薪嘗膽。以謀再舉。英人亦非願助中國者。用兵之際。則暗助日本。今英日訂約同盟。東方之力漸厚。一旦軍事再興。以威海戍兵爲引線。直擣京師。其禍不可勝計。故中國非與俄訂密約。不足以自保矣。當時西后方忿忿與。皇上爭權。而苦無其辭。乃一舉而諾之。開門揖盜。引虎自衛。於是李鴻章賀加冕。抵俄舊京。與俄戶部大臣參氏竟締此約。約章草稿。達於北京。皇上蹙額怒目曰。是舉祖宗發祥之地。北門鎖鑰之區。一朝而昇諸強敵也。堅執不肯畫諾。西后怒罵強逼。揮涕而從。嗚呼。二百餘年之帝業。二千餘里之山河。支離破碎。不可收拾。自茲始矣。俄人既扼滿洲之衝。舉大河之北爲囊中物。則列國不能不起而抵掎之。俄人既以還遼之功。得大報酬。德法不能不起而效尤之。於是法國先得南荒土司甌脫之地數百里。而德人出其輕捷剽悍之手段。乘萬國之不意。以奪膠州。膠州之奪。固由德人之橫暴。抑亦由中俄密約第九條有租借膠州灣之議。德人不取其終。亦必歸俄人之手。故甯甯先發以制人也。膠州既奪。則旅順、大連灣不得不繼之。威海衛不得不繼之。廣州灣不得不繼之。東三省鐵路既昇俄國。則德國之路。膠州至濟南。濟南至

沂州又津鎮鐵路與英國之路。廣東至九龍上海至吳淞上海至鎮江甯杭州福州印度至大理雲南贛州重慶騰越至英國合辦凡三條。雲南山海關至牛莊廣東至成都又天津至鎮江與德國合辦太原至新安襄陽與意國合辦凡九條。法國之路。諒山至雲南諒山。不得不得不繼之。北方權限既歸俄國勢力圈內。則揚子江一帶不讓

與他人。雲貴兩廣不讓與他人。福建不讓與他人。四川不讓與他人之約。不得不繼之。所謂一髮牽而全身皆動。一穴潰而百孔橫流。一落萬丈。土崩瓦解。而中國之國權。遂條忽歸於烏有矣。嗟乎。片紙之約。其關係之重大。至於如此。誰生厲階。於今爲梗。不知主持密約之人。何以謝天下也。此中國自取瓜分之由。其原因二也。

三曰變法不成。中國之所以弱者。不變法也。然昔者不知變而不變。則猶有望焉。今也知變而不變。變而中止。則無望焉矣。曾惠敏曾對英人大言曰。中國先睡後醒之巨物也。故英人亦有佛蘭金仙之喻。無如沈沈華胥。年復一年。磨牙之倫。已饒涎不能復忍。去歲偶一蹶起。旋復昏睡。更蒙以迷藥。尙寐無訛。即使旁觀有愛我者。欲扶而掖之。翼而行之。其奈之何。其奈之何。夫彼列國雖非有愛於我。然以商務爲性命者。未嘗不欲中國永持平和之局於東方。而彼之商務亦不致受其累也。故瓜分者。西人不得已之下策耳。但中國既不能自強。不能自保。則無論遲早。而必有爆裂之一日。故與其墜落於他日。不如及今糜爛之。而更整頓之也。然則中國之能自強自保與否。即爲西人瓜分實行與否之所關係。有斷然也。而去年。皇上以變法被幽。新政盡廢。自強之機。已成絕望。此英俄協商之事所以起。而禹域分裂之局所以定也。此中國自取瓜分之由。其原因三也。

亡羊錄（一名丙申以來外交史）己亥

牽一髮。動全身。合九州。鑄大錯。嗚呼。我國近年來之外交政策。尙忍言哉。尙忍言哉。以三千萬之金幣。代俄人購遼東於日本。奪之於兄弟之手。而畀於仇敵。寔假而祖宗發祥之地。陵寢之墟。一舉而付於虎狼矣。寔假而東北海岸之要港。咽喉之地。支離破碎。無一存矣。寔假而全國之脈絡筋節。盡爲他人控制矣。寔假而穰穰二萬里之沃土。爲碧眼胡之外府矣。嗚呼痛哉。就其本言之。則內治不修。國力不充。不得不受制於外人。就其標言之。則外交不講。專對乏才。雖可以保全者。猶將棄之一誤再誤。以至今日。每讀陰平窮寇。非難禦。如此江山。坐付人之句。未嘗不扼腕而長太息也。今搜取丙申以來外交事件之重大者。仿紀事本末體記之。間下接語。我同胞庶知國權削弱之由來。當局者亦可以自省。而更思其後也。

中俄密約

中俄密約者。瓜分中國之先鋒也。而其機實自中東之役啓之。當軍書旁午。風聲鶴唳之時。當局者旁皇無所措。輒欲借他國之力以洩一時之忿。譬之兄弟爭產。而欲倚強盜爲護符。於是聯俄之議。洵洵於朝野。兩江總督張之洞電奏爭和議曰。若以賂倭者轉而賂俄。所失不及其半。即可轉敗爲勝。惟有懇請飭總署及出使大臣。急與俄國商訂密約。如肯助我攻倭。魯倭盡廢全約。即酌量畫分新疆之地。或南路回疆數城。或北路數城以酬之。許以推廣商務云云。是中俄密約最

初發議之人也。當時盈廷諸臣。倚俄之心甚熱。而西后尤爲主持。雖此策未實行。然王之春使俄時。已有所商訂。而俄人亦居爲奇貨。將借此市恩。而求大欲於中國。俄使喀希尼頻露意於當道。以結其懽心。遂有脅日本還我遼東之事。

按中俄密約之事。主持者西太后也。執行者李合肥也。而發議者乃自張南皮。南皮之言曰。以新疆路俄。使拒日本。無論俄人之必不應允也。使其應允。則新疆與臺灣奚擇焉。珠崖之拋棄。固若是其易乎。以吾觀之。彼南皮者。固未嘗知日本之國勢如何。俄國之國勢如何。徒爭一時之意氣。撫拾宋人拒和之陳說。聊以欺無目之人。而賣名聲於天下。固未嘗以國家百年之長計。一來往於其胸中也。當法人有事於越南。則曰盍求助於德。當日人兵臨城下。則曰盍求助於英俄。當德人之據膠州。則曰盍求助於俄日。當俄人索旅順大連灣。則曰盍求助於日英。未嘗一計某國可爲與國。某國終爲仇讐。但据一時之事端。仇甲則親乙。仇乙則親甲。此真當道諸公之長技也。夫只見目前而不能思量過去及將來者。此兒童村嫗之識見也。而不謂南皮之識見乃止於如此也。南皮近日盛倡聯英日之談。而去年蘆漢鐵路畀權俄人之事。亦由彼主持。論者或目爲俄黨。吾謂南皮必非有意輸國與俄。惟不知外交之事爲何物耳。

乙未二月。李鴻章以全權大臣議和於日本。於事前先有所商於各國公使。俄使喀希尼曰。吾俄能以大力反拒日本。保全清國之疆土。清國則當以軍防上及鐵路交通上之利便。以爲報酬。李鴻章與喀希尼私相約束。既成於此時矣。既而馬關條約既發布。而俄人有聯合德去追還遼東之事。喀希尼即將舉前者與李鴻章私約者。提作正文。以要求於總署。適值和議成後。皇上下

怒。李鴻章罷職入閣閑居。於是俄使暫緩其請。以待時機。

按求俄國相助以還遼東。此外交上第一失策也。夫俄人之蓄志南下久矣。泰西各國皆知之。日本尤引以爲己憂。故馬關之約。注意此地者。所以制俄人之死命也。中國若能守此險要。則自守之最上也。既不能守。則與其畀諸他邦。孰若畀諸日本。日本繼不愛我。而唇齒利害之所關。固與我同也。俄人以遼東爲彼囊中物久矣。一旦被日本攫而取之。正俗所謂眼中釘者。雖中國絕無報酬於彼。而彼固勢不得不出力以相奪矣。其奪之也。非爲中國爭舊地。乃爲已國闢新地。此謀也。自戊戌二月以後。中國當局人人知之。而海外各國雖五尺童子。皆能於數年前見其肺肝矣。當咸豐十年英法之陷北京。俄使伊格那調停三國之間。成和議。遂市恩要求重定界約。割烏蘇里江圖們江以東之地千餘里。其所獲遠在英法二國之上。俄人之狡計。屢如是矣。今中國以三千萬金而代俄人購回旅順大連。更惹起後此無限波瀾。以至不可收拾。是真不知有地球大勢者也。

喀希尼知中國實權在於西后。而李鴻章爲帝所嫉。爲后所庇也。乃密賄通內監。以游說西后。且與李鴻章約。設法復其權力。而借其力以達俄國之所希望。於是時機適到。有丙申春間。俄皇加冕之事。各國皆派頭等公使往賀。中國亦循例派遣。以王之春嘗充唁使。故賀使即便派之。喀希尼乃抗言曰。皇帝加冕。俄國最重之禮也。故參列其間。必一國之名士。聞於列國之人物。乃可。王之春人微言輕。不足當此責。可勝任者。獨李中堂耳。於是。有改派之事。喀希尼復一面賄通西后。甘誘威迫。謂還遼之義舉。必須報酬。請假李鴻章以全權。議論此事。而李鴻章請訓時。西后召見。

至半日之久。一切聯俄密謀。遂以大定。

李鴻章抵聖彼得堡。遂與俄政府開議喀希尼所擬草約底稿。及加冕之期已近。往俄舊都莫斯科。遂將議定書畫押。當其開議也。俄人避外國之注目。乃假託籌借國債之名。不與外務大臣開議。而使戶部大臣當其衝。遂於煌煌鉅典萬寶齊集之時。行明修棧道暗度陳倉之計。而此關係地球全局絕大之事。遂不數日而取決於樽俎之間矣。時丙申四月也。

其年七月。李鴻章尙游歷歐洲。其議定畫押之草約。達於北京。喀希尼直持之以交涉於總署。全署皆爲之驚愕。皇上觀而大怒曰。是舉祖宗發祥之地。一舉而賣與俄人也。堅持不肯畫押。喀希尼乃復通西后。加甜誘之言。與恐嚇之語。西后乃嚴責。皇上直命交軍機處開議。不經由總理衙門。

至八月間。喀希尼迫逼中朝。其勢益急。故爲東裝就道驪駒在門之狀。雇運搬行李車數輛。置於俄使館門前。以示意。乃告總署云。若此約不批准。則卽日下旗回國。西太后爲所惑。日日敦迫皇上。命卽畫押。皇上之實權。本在西后之手。安能批其逆鱗哉。於是以西歷九月三十日。揮淚而批准此密約。俄使喀希尼卽日携約而歸於俄。密約批准之時。李鴻章尙在英國。及其歸也。謁西后而自入圓明園。坐此受薄譴。非譴此舉也。謂其擅以祖宗陵寢之地許他人也。及俄人索旅順大連灣之時。皇上召李鴻章責之曰。爾謂俄人同盟密約可恃。今竟何如。李對曰。若以旅順大連界之。則此後密約仍可恃云。

按中俄密約原文既屢見於各報。清議報中亦曾揭其大意於第十五冊第四葉。又錄其全文

於第十八册第十九二十葉。今不更覆述。惟將其中關係緊要之處。略述數端焉。中俄密約以前爲一局。而中俄密約以後爲一局。蓋自四年以來。列國所以亡中國者。全屬新法。一曰借租地方也。二曰某地不許讓與他國也。三曰代造鐵路也。而其端皆自此密約啓之。其第九條借租膠州灣。卽後此膠威廣旅大之嚆矢也。其第十條旅順大連不讓與他人。卽各國勢力區域之濫觴也。而鐵路一端。斷送祖宗發祥之地。速西伯利亞鐵路之成。開各國覬覦紛爭之漸者。固無論矣。看官須知。若無中俄密約。則後來各事。雖未必無。既有中俄密約。則後來各事。必不能免。知此。然後知定此密約者。乃瓜分中國第一個劊子手也。又按原約第十條。遼東之港灣。旅順口。大連灣。及其附近軍略上重要之地。俄國必助中國防守之。無論何國不許侵畧之。倘他日俄國突然有與他國交戰之事。中國爲欲使俄國得夔敵與防守之便。當許俄國陸海軍集於該港灣內云云。此卽所謂攻守同盟之條約也。其云無論何國不許侵畧之云云。卽中國受俄國保護之意義也。卽上國對於屬邦應行之職務也。中國甘心爲人屬邦。自此約始也。

又按原約於文句上。常還中國人之體面。此俄人之長技也。知中國人所爭者。僅在體面。他非所顧也。如第二條言吉林黑龍江鐵路。本欲使黑吉兩省歸俄治下耳。然美其名則曰三十年後。許中國買回全路。第三條自山海關至奉天之鐵路。本欲紿中國之臂而奪之耳。然美其辭則曰。倘中國日後不便。卽時造此路。准由俄國備資代造。以十年爲期贖回。第五條欲借保護鐵路爲名。派兵隊布散各地耳。而先從中國保護立論。復云因鐵路所經地方。礦確。人口稀少。

中國官吏難以遠顧。故俄人派兵代任其勞。第七條本言許俄人開礦於東三省耳。而云不論中俄兩國人民。皆可開採。又云於採掘時必先稟請中國地方官。皆還以一極虛之體面也。第九條本欲攫取膠州灣耳。而云借租以十五年爲期。又云其租銀如何交涉之處。將來議定之。第十條言取旅順大連灣置諸俄國保護之下耳。而先云中國必當嚴加守衛。修築堡壘云云。此皆改頭換面。口蜜腹劍。以欺我外交家之無目者也。然此等伎倆固極易見。當時主持密約之人。未必不知之。知之而仍主持之。是所不解也。

又按密約中多有曖昧不明之詞句。如第三條言山海關至奉天鐵路事云。至鐵路由何處起造。均照中國已勘定之道。接續至盛京並牛莊等處地方止。其牛莊等處云云。乃極曖昧之文法。彼伏此點。至去年與英人爭牛莊鐵路。實原本於此也。第十條云。旅順口大連灣及其附近地方軍事上要害之地云云。其言尤爲絕無界限。附近二字。不知以何爲止境。其意直欲包吞威海各地也。故英人德人不得不急起直追。捷足爭先也。凡精於交涉者。必不容此等含糊字面。混淆於條約文中。

記蘆漢鐵路

蘆漢鐵路者。中國內地第一幹路也。倡議興築。既在十年以前。張之洞實贊之。光緒十五年。張之洞由廣東移督兩湖。卽爲此也。已而其事中止。及光緒二十二年九月。奉旨設立鐵路總公司。派盛宣懷爲督辦大臣。與直督鄂督。會同督辦。是實爲中國大幹路創辦之嚆矢。

按盛宣懷之爲鐵路督辦也。其來歷頗有可紀者。初中東和議既成。都人士紛紛劾合肥。而以

盛爲合肥所信任。攻之尤力。有旨命盛開去天津關道缺。交南北洋大臣查辦覆奏。時北洋則王夔石。南洋則張香濤也。王固袒盛者。而張則素與盛不洽。盛乃詣張乞保全。當時張所創湖北鐵政局。經開銷公項六百餘萬。而無成效。部文切責。張正在無措之時。於是盛來見張。乃出兩摺以示盛。其一則劾之者。其一則保舉之者。盛閱畢。乃曰。大人意欲何爲。張曰。汝能爲我接辦鐵政局。則保汝。否則劾汝。盛不得已。乃諾之。更進而請曰。鐵政局每歲既須賠墊巨款。而所出鐵復無銷處。則負擔太難矣。若大人能保舉宣懷辦鐵路。則此事尙可勉承也。張亦不得已而諾之。遂與王聯名保盛督辦鐵路云。此亦中國鐵路史中一段佳話也。張之所以自謀脫身者。其計巧矣。而盛亦可謂因禍得福。然此後以中原脈絡。付諸強俄。各國藉詞。紛起攫取。亦始於此矣。

蘆漢鐵路興築之費。豫算五千萬兩。由戶部撥出一千萬兩。又官股三百萬兩。尙不敷銀三千七百萬兩。初時將募集之於民間紳商。久無應者。不得已乃僅支出戶部款四百萬兩。以之興辦第一區之工。第一區者。卽由蘆溝橋至保定府。所謂蘆保鐵路者也。此路既將次落成。然保定府以南。自新陽至漢口之路。尙毫無着落。張之洞乃主張借洋款。以路作抵。隨修隨押。隨押隨借。隨借隨修之議。當時各國既知鐵路爲他日關係中國最重大之事。爭議借款。美國首來兜攬。然其款須五釐息九扣。又須分餘利及酬勞。遂無成議。英國繼之。亦以條款太重。不成。既而比利時派馬西海沙地等三商人來察情形。自言有借款全權。於是定議。共借比款四百五十萬兩。四釐息。九扣。比英美款皆廉。乃與定草約十六條。於光緒二十三年四月。訂草合同於武昌。六月復訂正約。

於上海。是爲蘆漢借款原約。

按比人所訂原約。其息比他國較廉。其需索比他國較少。而比國又爲歐洲小國。其舉動於大局無甚關係。當局者之惑之。固無足深怪。而不意比國不過一傀儡。更有倥倥焉持而舞之者。而所謂息廉而需索少者。亦不過借此以餌我。既上餌之後。其要挾正不讓他人。是則當局者所不察也。以如此之人才當喻熾之外交難矣。

原約所定。本以西曆一千八百九十八年正月。付第一批之借款。乃比國託詞遷延。已而派人來華。言自德國佔膠州以後。局面一變。前所定之約。難以照辦。若不改訂合同。則一文不能支出云云。當時英美各國之借款。早已覆斷。欲再覓借主。其勢甚難。乃從其要挾。於光緒二十四年五月。改訂章程。其所改者。原約以磅計算。今改爲以佛郎克計算。共借一百二十兆五千萬佛郎克。原約九扣四釐。息改爲九扣五釐。勘路比員。由中國給薪。而鐵路所進收款項。比員須分二釐餘利。經手銀行。酬二毫半。與前者美國所要索。幾無少異。徒延時日而已。然此猶不過其外面之事。若其裏面消息。則有人陰主持於其後者。其人爲誰。則華俄道勝銀行是也。

華俄道勝銀行者。名爲公司。實則俄國政府爲其資本主也。其銀行總裁。爲侯爵烏礎士希。與俄皇有親者也。俄人設此銀行。論者或以比諸英國之東印度公司。其陰謀可以想見矣。俄人東三省鐵路。既經此銀行之手。今復借比國爲名。以握蘆漢鐵路之大權。而比人所以反覆改約之故。皆由俄法兩國左右之也。而其最重要之點。則以擔保爲名。而將此線路爲比公司之財產。其一切出納。皆掌於華俄銀行之手。將以聯絡山海關奉天牛莊之鐵路。通於東三省鐵路。而使西伯

利亞鐵路由聖彼得堡一氣呵成。而達中國之中心。此俄人很驚之手段也。續訂合同二十九款。其文頗繁。今不全錄。摘有關陰謀者。錄而論之如下。其合同全文見時務報第六十九號昌言報第一號

合同第十七款云。在此次借款一百二十兆五十萬佛郎克之總數中。由比公司以三十九兆佛郎克。即刻購定股票七萬八千號。第三款云此項借款分爲股票二十二萬五千號每號值金銀五百佛郎克 第十八款云。比公司以購票之款。匯繳上海道勝銀行。計八兆六十萬佛郎克。其餘找款。俟道勝之巴黎分行接到七萬八千張之股票後。即行匯交督辦大臣。此外另有本借款內之股票十四萬七千號。則亦寄託該銀行代爲收存。

按此即全合同陰謀之骨也。其借款之來歷。名爲比公司。實則財源全出於華俄銀行。俄人以法爲外府者也。故其出納掌於巴黎之道勝分行。而其金以佛郎克計算。此俄法之合謀也。凡合股公司。其大權在於股東總會。股分最多者。則於其公司最有權。今蘆漢鐵路之股票。全歸華俄銀行之手。而猶謂此公司爲中國所有也。其誰欺乎。

第十九款云。中國總公司已有本銀一千三百萬兩。蘆漢全路工程。因蘆溝橋至保定一段。漢口至信陽一段。均應先行開辦。故即從此二段動工。所有建造蘆保鐵路。並備辦行車各事。均在中國總公司原本一千三百萬兩內動用。全路工程。除蘆保外。應由總公司責成。比公司代雇之總工程師。代總公司監造。並代測繪全路圖樣。興辦工程。訂購材料器具。第二十款云。漢口至信陽保定至信陽各段工程。由道勝銀行每月付給總公司敷用之款。或總公司以後不准比國工程師督率建造。則該銀行有停止付款之權。

按合同中必斤斤然將第一區。即蘆保及第二第三區。即保定至信陽信陽至漢口之路分別言之者。明第一區之路爲中國款項所造。即爲中國所有。其第二第三區。非中國款項。即非中國所有也。其監督權一由於比公司。督辦大臣不過贅旒耳。而其出納權一由道勝銀行。比公司亦不過傀儡而已。

第五款云。在一千九百零七年以後。中國總公司。無論何時。可將借款還清。一經全還。所有合同。即時作廢。第七款云。此次借款。以給附利息及拔還股本爲先務。故蘆漢鐵路之進款。除一切局用及行車各費外。其淨餘者。當留備股票應用。以上辦法。當確切不移。至借款清訖爲止。第十款云。中國總公司。欲於此次借款。表其結實可靠之意。願將蘆漢鐵路之頭等擔保。給與該項股票。即該條鐵路及車輛料件行車進款是也。此等擔保。當由比公司爲購執股票之人代爲應允。如果中國總公司未能按照合同付利還本。比公司或另有比商接替之公司。因有上文所言鐵路擔保云云。得在上文所指之物業。照顧其一切權利。

按此數條最宜留心細看。其第五款云。本利還清之後。則此合同即時作廢。一似絕無危險者。於中國體面亦甚完足。然所最當講求者。則此項本利。計何時乃可清還耳。一日未清還。則一日受此合同之牽制。所謂牽制者何也。以全路作擔保。此合同一日未廢。全路終非爲中國所有。而爲購執股票人之所有。第十款末語。所謂照顧一切權利云云。其所含意義最廣。質而言之。則購執股票者。即爲此路之主人。而已。購執股票之人爲誰。則華俄銀行先執其三分之一。其餘亦由該銀行招購也。然則此路之主人爲誰。不煩言而決矣。盛杏蓀欲彌縫已失。因語人

曰此項股票乃借款股票非鐵路股票不可誤視云云夫以其虛名論之則誠如盛氏言也獨不思借款未經清還以前則借款股票即已成爲鐵路股票矣據第十款云云謂其非鐵路股票豈非掩耳盜鈴哉無怪英人攘臂而起也

然則於此事斷其誤國罪案之輕重當於本利清還之年限之遲早而決之然試揣蘆漢路將來之進款何如其所經皆非繁盛之區出產稀少搭客不多養路之費猶恐不足就外國常例論之此等路應在國家補助之列者也若粵漢之路未成則此路之歲入可決其有絀無贏就使粵漢成後稍可支持而下流有津鎮鐵路與之爲平行線握膏腴之要衝恐蘆漢鐵路得有餘利以清還此一百二十兆五十萬佛郎克之時渺乎未知其期也故其所訂行車合同

借款合同之外復與比公司訂行車合同第十款亦見昌言報第一號第五款云本合同以三十年爲限惟一百二十兆五十萬佛郎克之借款屆期如未還清自有展限之權以展至借款清訖爲度云云吾恐此項展限展之未有已也

旅大威海之借租皆訂二十五年爲期以後更議續租蓋彼等逆計二十五年三十年之後中國不知在何處矣彼張香濤盛杏蓀等之敢於冒險訂此合同豈不謂合同期滿之後主權仍在我乎夫膠州九龍越九十九年以後其主權亦仍在我矣蘆漢鐵路之主權何以異是

夫俄人如此詭計中國人雖不難墮其術中彼明眼快手之英國豈能袖手而旁觀之於是西歷五月廿二日

比國合同畫押在西歷六月廿六日此乃畫押前一月之事

倫敦泰晤士報北京訪事飛電本國曰法國公使比國公

使與華俄道勝銀行總辦相會協議蘆漢鐵路之事英國外務省見此報即電告北京英公使杜訥樂使訪察其真情首相沙士勃雷侯復電示英公使云英國政府聞蘆漢鐵路許比公司承辦

已有反對之意。今與俄政府同體之華俄銀行。言華俄銀行即可當更投資本於此路。不可不加倍

反對。蓋彼此等舉動。非謀通商及工業之利益。實則於揚子江地方侵害我英權利。於政治上極

有關係也。今可直告總理衙門。言於滿洲地方既與俄國以特權。今復於揚子江地方予以特權。

於英國政府友誼甚有傷害云云。杜訥樂接此電後。即移文總理衙門。十六日西歷五月總理衙門云。

蘆漢鐵路之借款。與華俄銀行無關。其中經俄德兩公使有所周旋者。蓋督辦盛宣懷恐比公司

有變更。請俄德公使爲助力耳。至二十日更以公文式述此意。以覆答英公使。其事暫寢。至七月

二十五日。西歷英公使請總理衙門出比國合同相示。總署許諾之。八月初旬。西歷上海新聞紙將其

合同全文刊錄。英公使見之。始知其真相。乃於初六日。西歷八月出強硬之抗議。力爭於總署。其時全

署大臣自慶親王以下十人。皆若並不知有此事者。聞英使之言。皆大驚愕。異口同聲曰。今此合

同未經。皇上批准。若果如貴公使之言。與俄國有關係。則當拒絕不批准之。雖然。其合同清本

今尙未寄到北京。俟寄到即送示諸貴公使云云。當時諸大臣中。惟李鴻章知此事之內情。因高

聲駁難英使。謂合同中毫無可危懼之事云云。慶王等猶不信之。更申言此合同不批准以答英

使。

按觀此等事。知中國外交。真同兒戲矣。張之洞盛宣懷等。既受他人之愚。立此自失權利之合

同。已爲誤國矣。既已訂之。則不可不先送其副本於總署。夫今日處列邦並立之世。一國之舉

動。且常有關係及於他國。況其事已經有三四國之交涉者乎。其必牽動及於他之諸國。無可

疑也。故善於外交者。每辦一事。必先計此事當牽動某國某國。而思所以善其後。彼英國之出

而抗議。此殆絕非張盛所及料也。而於事前絕不以告總署。使彼茫無頭緒。不相照應。誰之過歟。若夫總署諸臣。袞袞伴食。生平未知交涉爲何事者。殆又不足責也。

初八日。西歷八月比利時公使及盛宣懷皆有證言於總署。言華俄銀行與蘆漢鐵路毫無關係。總署以告英公使。且言曰。前日王大臣等雖曾言合同不批准之事。然今者因李中堂說明情由。並據比使與盛督辦之證言。漸翻初心。合同似仍可批准云云。英公使乃復書約期再會晤。且云。若於會晤以前批准此合同。英國決不答應。總署種種遷延推卻。不與會晤。英使乃移一長公文。爲嚴厲之抗議。總署悍然不顧。於十二日遂批准其合同。英使杜訥樂赫然大怒。謂中國政府當青天白日之下。列國環視之中。背信食言。欺瞞與國。乃飛電於本國。其意畧謂中國借比利時出名。與某債主結約於揚子江地方。許其設鐵路及開礦。英國今亦將有所要求。曰自山海關至牛莊鐵路。曰自天津至鎮江鐵路。曰自上海至南京鐵路。及其支路。曰自河南至山西之鐵路。須照蘆漢鐵路一樣之合同而訂定之。毫不假借云云。

英外部覆電曰。來電所言山海關至牛莊鐵路。暫按下留待他日再議。其餘悉可向總理衙門要求之。又曰。若總理衙門不應允之時。則係中國背信食言。有心與列國爲敵。英國可待之以相當之處置。又曰。要求津鎮鐵路時。可英德兩國同沾利益云云。於是英使以西八月廿一日移文總署。照此項而要挾之。

一 津鎮鐵路 英國加入於德美兩國之公司。而共同從事。

一 自河南山西至揚子江鐵路 此路卽爲轉運北京公司所採之礦。而設於該公司原所已得

航運權之內河之旁。得隨時展長其路。

一九龍廣州鐵路 現正由渣甸洋行與盛宣懷議辦者。

一新陽鐵路 與上海南京鐵路相接者。

一自蘇州杭州至甯波鐵路 此路爲盛宣懷與渣甸洋行協議所未及者。

按英外部覆電謂山海關至牛莊鐵路。暫按下留待他日再議者。蓋天津至鎮江上海至南京各鐵路。則以懲責食言爲名。山海關牛莊鐵路。則以抵制俄國均勢互沾爲言。兩者不並提。乃能兩收其效也。外交手段之巧可畏哉。

廿六日。盛宣懷訪英公使踐慶親王之約。而協議鐵路事。盛宣懷直許英使云。蘇州杭州寧波鐵路。及九龍廣東鐵路。皆借款於英國。又新陽鐵路。亦以許英美兩國合資之公司。

按此英美合資公司者。卽與容閔定約承辦津鎮鐵路者也。初容閔與美國商人訂立合同。辦津鎮鐵路。旣已得旨批准。頒發關防。其所訂合同。利權事權。皆不外溢。實爲各鐵路合同之最妥適者。而張之洞盛宣懷等妒之。出死力以與之爭。蓋津鎮與蘆漢兩路爲平行線。而蘆漢則盤旋於蜀黍高粱之間。收益不富。津鎮則所過之區。物產饒富。商業繁盛。兩者並起。蘆漢必爲津鎮所壓明矣。故張盛直抗疏飛電阻撓之。而德國正占膠州之時。山東已成爲德國勢力圈。又抗議謂津鎮鐵路不許過山東。遂折而取道河南。於是容閔前與美商所定之約。又須再訂。會美西戰事起。復誤其開辦之期。至去年七月間。始復與英美兩國合資公司重訂新約。而盛宣懷妒之。乘勢以新陽鐵路塞此公司之口。以奪容閔之所憑藉。而津鎮鐵路亦遂歸英德兩

國之手矣。

至西九月初三日。英公使又詣總理衙門。其時慶邸方在假期中。惟李鴻章以下諸大臣咸集。時英國兵船已集於北方。總署諸臣知之。杜訥樂乃厲言曰。貴國若不謝食言之罪。不許我各鐵路之請。他日噬臍悔無及矣。又出其銳厲之詞鋒。以責李鴻章。諸臣皆怯畏無措。遂一切許可之。且許以所訂條款。一依比國蘆漢鐵路條款。不甯惟是。其條款必照所有中國境內許他國承造之鐵路條款利益均霑。遂以六日。西九月九復公文於英使。其事乃定。是役既畢。遂有旨命李鴻章毋庸在總理衙門行走。英人乃大獲而歸。英相沙士勃雷侯以電賀杜訥樂。獎其辦理得宜云。

政變原因答客難 戊戌

語曰。忠臣去國。不潔其名。大丈夫以身許國。不能行其志。乃至一敗塗地。漂流他鄉。則惟當緘口結舌。一任世人之戮辱之嬉笑之唾罵之。斯亦已矣。而猶復嘵嘵焉欲以自白。是豈大丈夫之所爲哉。雖然。事有關於君父之生命。關於全國之國論者。是固不可以默默也。

論者曰。中國之當改革。不待言矣。然此次之改革。得無操之過蹙。失於急激。以自貽蹉跌之憂乎。辨曰。中國之當改革。三十年於茲矣。然而不見改革之效。而徒增其弊者何也。凡改革之事。必除舊與布新。兩者之用力相等。然後可有效也。苟不務除舊而言布新。其勢必將舊政之積弊。悉移而納於新政之中。而新政反增其害矣。如病者然。其積痞方橫。塞於胸腹之間。必一面進以瀉利之劑。以去其積塊。一面進以溫補之劑。以培其元氣。庶幾能奏功也。若不攻其病。而日餌之以參

苓。而參苓即可爲增病之媒。而其人之死當益速矣。我中國自同治後。所謂變法者。若練兵也。開礦也。通商也。交涉之有總署使館也。教育之有同文方言館及各中西學堂也。皆曠昔之人所謂改革者也。夫以練兵論之。將帥不由學校而出。能知兵乎。選兵無度。任意招募。半屬流丐。體之羸壯所不知。識字與否所不計。能用命乎。將俸極薄。兵餉極微。武階極賤。士人以從軍爲耻。而無賴者乃承其乏。能潔已效死乎。圖學不興。阨塞不知。能制勝乎。船械不能自製。仰息他人。能如志乎。海軍不游弋他國。將帥不習風濤。一旦臨敵。能有功乎。警察不設。戶籍無稽。所練之兵。日有逃亡。能爲用乎。如是則練兵如不練。且也用洋將統帶訓練者。則授權於洋人。國家歲費巨帑。爲他人養兵以自噬。其用土將者。則如董福祥之類。藉衆鬧事。損辱國體。動招邊釁。否則騷擾閭閻而已。不能防國。但能累民。又購船置械於外國。則官商之經手者。藉以中飽。自肥。費重金而得窳物。如是則練兵反不如不練。以開礦論之。礦務學堂不興。礦師乏絕。重金延聘西人。尙不可信。能盡地利乎。機器不備。化分不精。能無棄材乎。道路不通。從礦地運至海口。其運費視原價或至數倍。能有利乎。如是則開礦如不開。且也西人承攬。各國要挾。地利盡失。畀之他人。否則奸商胡鬧。貪官串弊。各省礦局。只爲候補人員領乾修之用。中國舊例官紳之不辦事而借空名以領俸者謂之乾修。凡各省之某某局總辦某某局提調者無不皆是也。徒糜國帑。如是則開礦反不如不開。以通商論之。計學即日本所稱經濟財政學不講。罕明商政之理。能保富乎。工藝不興。製造不講。土貨銷場。寥寥無幾。能爭利乎。道路梗塞。運費笨重。能廣銷乎。釐卡滿地。抑勒逗留。腹膏削脂。有如虎狼。能勸商乎。領事不察外國商務。國家不護僑寓商民。能自立乎。如是則通商如不通。且也外品日輸入。內幣日輸出。池枯魚竭。民無噍類。如是則通商反不如不通。以交涉

論之。總理衙門老翁十數人。日坐堂皇。並外國之名。且不知。無論國際。並已國條約。且未寓目。無論公法。各國公使領事等官。皆由奔競而得。一無學識。公使除呈遞國書之外。無他事。領事隨員等。除游觀飲食之外。無他業。何取於此輩之坐食乎。如是。則有外交官。如無外交官。且使館等人在外國者。或狎邪無賴。或鄙吝無耻。自執賤業。污穢難堪。貽笑外人。損辱國體。其領事等。非惟不能保護己商。且從而凌壓之。如是。則有外交官。反不如無外交官。以教育論之。但教方言。以供繙譯。不授政治之科。不修學藝之術。能養人材乎。科舉不變。榮途不出。士夫之家。聰穎子弟。皆以入學爲耻。能得高材乎。如是。則有學堂。如無學堂。且也學堂之中。不事德育。不講愛國。故堂中生徒。但染歐西下等人之惡風。不復知有本國。賢者則爲洋傭。以求衣食。不肖者。且爲漢奸。以傾國。基如是。則有學堂。反不如無學堂。凡此之類。隨舉數端。其有弊無效。固已如是。自餘各端。亦莫不如是。然則前此之所謂改革者。所謂溫和主義者。其成效固已可觀矣。夫此諸事者。則三十年來名臣曾國藩。文祥。沈葆楨。李鴻章。張之洞。之徒。所竭力而始成之者也。然其效乃若此。然則不變其本。不易其俗。不定其規模。不籌其全局。而依然若前此之支支節節。以變之。則雖使各省得許多督撫。皆若李鴻章。張之洞。之才之識。又假以十年無事。聽之。使若李鴻章。張之洞。之所爲。則於中國之弱之亡。能稍有裨乎。吾知其必不能也。何也。蓋國家之所賴以成立者。其質甚繁。故政治之體段。亦甚複雜。枝節之中。有根幹焉。根幹之中。又有總根幹焉。互爲原因。互爲結果。故言變法者。將欲變甲。必先變乙。及其變乙。又當先變丙。如是相引。以至無窮。而要之。非全體並舉。合力齊作。則必不能有功。而徒增其弊。譬之有千歲老屋。瓦墁毀壞。棟榑崩折。將就傾圮。而室中之人。乃或

酣嬉軒臥。漠然無所聞見。或則補苴罅漏。彌縫蟻穴。以冀支持。斯二者用心雖不同。要之風雨一至。則屋必傾。而人必同歸死亡。一也。夫酣嬉軒臥者。則滿洲黨人是也。補苴罅漏者。則李鴻章張之洞之流是也。諺所謂室漏而補之。愈補則愈漏。衣敝而結之。愈結則愈破。其勢固非別構新厦。別級新製。烏乎可哉。若如世之所謂溫和改革者。宜莫如李張矣。不見李鴻章訓練海軍之洋操。所設之水師學堂醫學堂乎。不見張之洞所設之實學館自強學堂鐵政局自強軍平。李以三十年之所變者若此。張以十五年所變者若此。然則再假以十五年。使如李張者出其溫和之手段。以從容布置。到光緒四十年亦不過多。得此等學堂洋操數箇而已。一旦有事。則亦不過如甲午之役。望風而潰。於國之亡。能稍有救乎。既不能救亡。則與不改革何以異乎。夫以李張之才如彼。李張之望如彼。李張之見信任。負大權如彼。李張之遇無事之時。從容十餘年之布置如彼。其所謂改革者。乃僅如此。況於中朝守舊庸。毫盈廷。以資格任大官。以賄賂得美差。大臣之中。安所多得如李張之才者。而外患之迫。月異而歲不同。又安所更得十餘年之從容歲月者。然則舍束手待亡之外。無他計也。不知所謂溫和主義者。何以待之。抑世之所謂急激者。豈不以疑懼交乘。怨謗雲起。爲改革黨人所自致乎。語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又曰。凡民可以樂成。難以慮始。從古已然。況今日中國之官之士之民。智識未開。膏然不知有天下之事。其見改革而驚訝。固所當然也。彼李鴻章前者所辦之事。乃西人皮毛之皮毛而已。猶且以此負天下之重謗。況官位遠在李鴻章之下。而所欲改革之事。其重大又過於李鴻章所辦者數倍乎。夫不除弊則不能布新。前既言之矣。而除舊弊之一事。最易犯衆忌而觸衆怒。故全軀保位惜名之人。每不肯爲之。今且勿論他

事。卽如入股取土錮塞人才之弊。李鴻章張之洞何嘗不知之。何嘗不痛心疾首而惡之。張之洞且常與余言。言廢入股爲變法第一事矣。而不聞其上疏請廢之者。蓋恐觸數百翰林數千進士數萬舉人數十萬秀才數百萬童生之忌。懼其合力以謗已而排擠已也。今夫所謂愛國之士。苟其事有利於已者。則雖敗己之身。裂己之名。猶當爲之。今既自謂愛國矣。又復愛身焉。又復愛名焉。及至三者不可得兼。則舍國而愛身名。至二者不可得兼。又將舍名而愛身。吾見世之所謂溫和者。如斯而已。如斯而已。吉田松陰曰。觀望持重。號稱正義者。比比皆然。最爲最大下策。何如輕快捷速。打破局面。然後徐占地布石之爲愈乎。嗚呼。世之所謂溫和者。其不見絕於松陰先生者希耳。卽以日本論之。幕末藩士。何一非急激之徒。松陰南洲。尤急激之巨魁也。試問非有此急激者。而日本能維新乎。當積弊疲玩之既久。不有雷霆萬鈞霹靂手段。何能喚起而振救之。日本且然。況今日我中國之積弊。更深於日本幕末之際。而外患內憂之亟。視日本尤劇百倍乎。今之所謂溫和主義者。猶欲以維新之業。望之於井伊安藤諸閣老也。故康先生之上皇帝書曰。守舊不可。必當變法。緩變不可。必當速變。小變不可。必當全變。又曰。變事而不變法。變法而不變人。則與不變同耳。故先生所條陳章奏。統籌全局者。凡六七上。其大端。在請誓太廟以戒羣臣。開制度局以定規模。設十二局以治新政。立民政局以地方自治。其他如遷都興學更稅法裁釐金改律例重俸祿遣游歷派游學設警察練鄉兵選將帥設參謀部大營海軍經營西藏新疆等事。皆主齊力並舉。不能支支節節而爲之。而我皇上亦深知此意。徒以無權不能遽行。故屢將先生之摺交軍機總署會議。嚴責其無得空言搪塞。蓋以見制西后。故欲借羣臣之議以定之也。無如下有

之有君。夫歷代史傳載母后亂政之事。垂以爲誡者。既不一而足矣。然歷代母后之垂簾。皆因嗣君之幼冲。暫時臨攝。若夫已有長君。而猶復專政者。則惟唐之武后而已。卒乃易唐爲周。幾覆宗社。今日之事。正其類也。皇上卽位既二十四年。聖齡已二十九歲矣。臨御宇內。未聞有失德。勤於政事。早朝晏罷。數月以來。乾斷睿照。綱舉目張。豈同襁褓之子。猶有童心者。而忽然有待於訓政。何哉。且彼逆后賊臣之設計。固甚巧矣。廢立之顯而驟者。天下之人皆得誅其罪。廢立之隱而漸者。天下之人皆將受其愚。今夫瀛臺屏居。內監監守。撤出入之板橋。減御膳之品物。起居飲食。不能自由。如此則與囚虜何異。旣已囚虜矣。而猶告天下曰。吾非廢立也。天下之人亦從而信之。嗚呼。何天下之人之易愚弄也。皇上所親愛之妃嬪。則撤其簪珥。施以杖刑。不許進見。皇上所舊用之內監。駢殺夷戮。無一存者。欲食雞絲而不得。欲食米粥而不得。人非木石。受此怨毒。豈能久存。環顧廷臣。無一心腹。幽囚別殿。無復生人之趣。昔雖無病。今亦當命在旦夕矣。况復下硝粉於食品。行無形之酖毒乎。倘他日或有大故。則逆后賊臣。且將以久病升遐。告於天下。而天下之人亦將信之乎。嗚呼。是亦全無人心而已。吾以爲海內臣子。如有念君父之仇者。則宜於今日而興討賊之師也。海外各國。如有恤友邦之難者。則宜於今日而爲問罪之舉也。使今日而不討賊。不問罪。則雖他日皇上被弒。吾知其亦必無問罪討賊之人也。何也。今之不討賊。不問罪者。因信逆賊之言。以爲非廢立也。然則他日亦必聽逆賊之言。以爲非弒君也。嗚呼。痛哉。痛哉。何我皇上之冤慘。至於如此其極也。何天下之人之全無人心。至於如此其極也。

或又問曰。子言誠哀矣。然讀八月初六日上諭。則西后之垂簾。實皇上所懇請。天下之人。雖欲討

賊問罪而無辭也。答之曰：子不讀漢獻帝禪位曹丕之詔乎？獻帝屢禪，曹丕屢讓。若有大不得已者然。自此以往，歷代篡弑者，皆循茲軌。然則可謂曹丕之踐阼，實由漢獻之懇請乎？嗚呼！爲此說者，非大愚卽大悖耳。

或又問曰：皇上之賢，逆后之罪，旣已聞命矣。然中國之立君，無有憲法，惟意所欲而已。今西后雖篡位矣，而討賊問罪，猶爲無辭也。答之曰：中國之政，向來奉聖經爲準衡，故六經卽爲中國之憲法也。書言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禮言夫死從子，又言婦人不與外事。春秋因文姜之淫而不與莊公之念母，然則母后臨朝，爲經義所不容，有明證矣。論語：君薨聽於冢宰，尋常幼帝之立，母后臨朝，猶爲六經所不取。况今日之實爲篡逆乎？且支那人向來所信奉，常引爲政治之準的者，六經之外，則朱子之書，朱子綱目，於北魏胡后之事，則大書胡太后弑其君，於唐武后之事，則大書帝在房州，皆與今日之事，若合符節者也。

書十二月二十四日上諭後 庚子

嗚呼！逆后賊臣之計畫，竟如此其狠毒耶？嗚呼！逆后賊臣之手段，竟如此其拙劣耶？彼輩與我四萬萬人何怨何仇，而取其所愛戴之聖主，幽之廢之，必致之於死地而後已。彼輩與中國何冤何孽，懼其維新自強之機，尙有一線之萌蘖，而芟之鋤之，必使之無復遺苗而後爲快。彼輩與外國何德何恩，慮其瓜分之遲遲也，而三揖三讓，延之導之，必使盡吾所有以畀之，而後始安。豺狼梟獍，抑何肺腸！后土皇天，是孰可忍！嗚呼！讀十二月二十四日僞上諭而不髮豎皆裂者，豈得復

爲人哉。豈得復爲人哉。

當 穆宗。即同治帝崩而無子。於例當爲 穆宗立後。此人人所同知也。西后舍是而立我 皇上也。

非有愛於 皇上也。懼 穆宗有子。則毅后。即同治皇后得權而已。將爲退院之僧也。於是敢枉國法

犯輿論而復立 皇上爲 文宗。即咸豐帝後。夫 文宗則既有子矣。何更以立後爲。彼其居心之險

惡固已路人皆見。御史吳可讀死諫一疏。固已抉彼狗彘之心肝。而逆料其後來之鬼蜮。未始有

極矣。禮經曰。爲人後者爲之子。兄爲弟後者且有之矣。況於弟爲兄後乎。皇上既嗣 穆宗繼

大統。則爲 穆宗後固宜也。皇上既不爲 穆宗後。則是 穆宗爲閏位。以十三年之同治而

變爲閏位。不可也。西后自知理屈詞窮。於是云俟 皇上生有皇子。則以之後 穆宗。以是爲

穆宗計則得矣。然 皇上不又成閏位乎。以二十餘年之光緒而變爲閏位。又何說乎。是則西后

所以彌縫掩飾者。終無一而可耳。昔時恐毅后之分其權也。乃爲 文宗立後。爲 文宗立後。則

毅后既非皇后。又非皇太后。無所位置。於是毅后不得不死。今者怒 皇上之行其權也。乃又爲

穆宗立後。爲 穆宗立後。則 皇上既非皇帝。又非太上皇。無所位置。於是 皇上不得不死。龍

祭帝后。燕啄王孫。國家將亡。必有妖孽。生此妖孽。以亡中國。以絕滿洲。嗚呼。讀十二月二十四日

僞上諭。而不髮暨皆裂者。豈得復爲人哉。豈得復爲人哉。

彼逆后賊臣。固日謂祖宗之法不可變者也。抑豈不聞本朝祖宗之法。不許立太子乎。儲貳金鑑

一書。固愛親覺羅氏之傳家寶也。國初大小臣工。以請立儲而獲譴者。不可勝數。逆后賊臣。豈其

忘之而今之所謂大阿哥溥儀。從何而來。皇上於祖宗之法也。其利於民者。則守之。其損於民

者則變之。西后於祖宗之法也。其便於己者則守之。其礙於己者則變之。吾於是不能不嘆其用心之悍而操術之狡矣。雖然。西后之變法。又豈止此一事而已。祖宗之法。不許母后臨朝。而西后乃三次垂簾。寔行篡弑。祖宗之法。不許外戚柄國。而西后乃繼榮祿。身兼將相。權傾舉朝。祖宗之法。不許奄宦預政。而西后乃暱李聯英。驢亂宮闈。實官鸞爵。祖宗之法。不許擾民聚斂。而西后乃輿頤和園。剝盡脂膏。供已歡娛。是天下勇於變法者。莫西后若也。彼以變法之故。而自戕其身。自覆其家。自絕其族。自作自受。曾何足憐。而獨恨我二十一省膏腴之壤。四百餘兆衣冠之倫。何罪何辜。而一併斷送於其手也。詩曰。鴟鴞鴟鴞。既取我子。母毀我室。嗚呼。讀十二月二十四日僞上諭。而不髮豎皆裂者。豈得復爲人哉。豈得復爲人哉。

此僞上諭名爲立儲。而其實不止立儲。雖五尺童子皆能知之。無待余言也。試問懸賞以購刺新黨。何爲乎。試問奪劉坤一之疆職。何爲乎。試問使李鴻章出守廣東。何爲乎。試問榮祿握全國之兵權。何爲乎。試問召俄法兩國兵入京師。何爲乎。試問集親王貝勒御前大臣軍機大臣大學士六部尙書會議。何爲乎。彼豈不以爲維新領袖者。皇上也。帝黨所憑藉者。皇上也。天下人所愛戴者。皇上也。皇上一日生存。則天下之望一日不絕。天下之望一日不絕。則逆后賊臣之位一日不安。而新政之根株終不能盡拔。中國之生機終不能盡鋤。故處心積慮。籌畫經年。必欲皇上於死地。使天下忠義之士。灰心短氣。而無復繫戀。夫然後高枕而無後患。是猶小說所載。欲奪人之妻。而先毒殺其夫者。其用心如出一轍。嗚呼。讀十二月二十四日僞上諭。而不髮豎皆裂者。豈得復爲人哉。豈得復爲人哉。

彼逆后賊臣計畫之狠毒。至於是而極矣。然吾謂其手段之拙劣者。亦即在於是。彼輩豈不以爲通國兵權。皆在我掌握。通國官吏。皆爲我羽翼。可以爲所欲爲。橫行無事矣。而豈意有海外義民百數十電之力爭。而豈意有上海紳商三千餘人之死諫。而豈意有大江以南數省豪傑磨拳擦掌。號呼奔走乘機而討賊。彼苟非如是。尙不足以激天下之憤怒。彼苟非如是。尙不足以驚破冥頑者之夢。彼苟非如是。尙不足以促各省豪傑。使之大團結。彼苟非如是。尙不足以使中立之人皆歸於帝黨。彼苟非如是。尙不足以表暴其野蠻醜態於萬國。彼苟非如是。尙不足以顯其窮凶極惡。令人忍之無可忍。恕之無可恕。他日非碎屍萬段而不鑿普天率土之人心。彼之所藉以自保者。而豈知卽爲自戕之快刀。彼之所欲以制人者。而豈知卽爲助人之利器。吾於是不得不憐其愚蠢笨拙。至於如是其極也。

今者篡弑之事。雖暫中止。光緒紀元。雖未遽變。不知彼逆后賊臣果有所畏有所悟。而不敢行兇耶。抑有所待有所謀。以爲他日之地步也。記不云乎。怨毒之於人甚矣。又曰。君父之仇。不與共戴天。今者。皇上之命。懸於逆賊之手。萬一有變。則我四萬萬同胞。當思。皇上之及於難。皆因欲救我輩而來。雖流盡我東南十數省之血。以拚彼逆后賊臣之命。亦決不辭。吾知朱虛敬業。必不絕於天壤也。雖然。若。皇上遇變之後。而始問罪。則雖三豕磔蚩尤。千刀剗王莽。豈足以償普天冤憤於萬一。今及其有所待有所謀也。而萬衆一心。萬口一聲。萬軀一力。以戴我。聖主。護我慈母。彼逆后賊臣。或亦有所警省。而棄其狠毒之計畫。改其拙劣之手段。俾吾四萬萬人。復見天日。而吾四萬萬人。亦可有所恕諒。以待彼輩。則寧非彼此之福歟。得百愚公。何山不移。得千精衛。何

海不填。嗚呼。是在我同胞矣。

朝旨深意 壬寅

四月初十日。有賞給御前大臣軍機大臣總管內務府大臣南書房上書房大學士各部院尙書左都御史及各省將軍督撫平定粵匪擒匪回匪方畧各一部之上諭。當此國步遘之日。忽舉前此武功懿鑠之盛。而宣示之表彰之。其有意耶。其無意耶。諸臣讀此者。亦可見龍興異域之大清。其威力如此其巍巍。高拱深宮之太后。其功烈如此其赫赫。其孰敢不悚息警惕。軒輦而歌舞之者乎。抑大清之入主中夏。二百五十年矣。其間所經大難。以粵擒回爲最劇。彼等以區區揭竿之衆。羣起一呼。蹂躪半天下。燦燾輕忽。所向破碎。當是之時。清祚岌岌不可終日。而皇太后猶能指揮若定。草薙而禽獮之。自茲以降。海內肅清。感慨風雲。奮袂扼腕之士。晞其微矣。今日之天子。今日之執政。夫亦可以高枕鼾睡。般樂佚游。睥睨此四萬萬奴隸。視同無物焉矣。而汲汲講求方略。胡爲者。藉曰。內憂不足懼。而猶懼外患。故以是相惕焉。吾甚惜乎甲午一役。無平定日本方略。庚子一役。無平定八國聯軍方略。而後此之所以對付外患者。非可膠柱刻舟。以平粵平捻平回之前事爲師也。然則朝旨之意可見矣。若曰。爾四萬萬漢族。當知雖以粵擒回之猖獗。不能訖我大清之天命。此後猶有陳涉輟耕石勒倚嘯者。其亦可以戒矣。設其有之。則軍機大臣各部院尙書各省將軍督撫持此方略。以摧枯拉朽焉云爾。嗚呼。四萬萬漢人聽者。各部院各省之大清社稷臣聽者。

論剛毅籌款事 己亥

逆賊剛毅南下。從事搜括。既閱數月。直道在人。公論難掩。滬港各報。或聲罪致討。或冷嘲熱諷。既已不一而足。而清議報猶闕然。閱報諸君子。以大義相責者。蓋紛紛焉。曰此而不論清議之謂何矣。是以哀時客一論之。論曰。

剛毅者何如人也。囚我 聖主。彼實爲獄卒。戮我六賢。彼實爲劊手。新政行而復廢。彼實爲炸彈之藥。中國存而遂亡。彼實爲催命之符。若而人者。不知其與我四萬萬同胞有何讐敵。而芟之刈之。斃之。割之。輾殺之。活埋之。其忍心害理。至於如此其極也。舉國懷忠抱義之士。皆思得其肉以爲食。曾不自戕。猶復悍然狼顧而虎眈。以腴我脂。削我膏。剝我膚。吸我血。以供滿洲逆黨之驕侈淫泆。用我民力以制我民之死命。此而可忍。孰不可忍。

剛毅之籌款何爲乎。曰今年戶部開銷。出入相抵。尙不足二千二百萬有奇。故以西后之命。搜取之於民間也。此二千二百萬之缺乏。何自生乎。曰國債與兵餉二者爲其大宗也。哀時客曰。不語及此則已。苟語及此。而猶不怒目切齒者。必非人類也。夫中國何以有國債。以敗於日本之役也。以中國之大。而何以敗於日本。豈非西后與滿洲逆黨實執其咎哉。糜海軍鉅萬之款。以築頤和園。一旦軍興。有國不顧。有民不謀。擅以我同胞公共產業之土地。割與他人。擅取我同胞辛勤血汗之資財。獻與他國。不惜擲四萬萬人之生命財產。以易其頤和咫尺之地。其剝民財之法也。於第一次云息借商款。非惟無息。而本錢亦皆爲黃鶴。乃給一臭腐不值一文之虛銜封典。以了事。

於其第二次也。使各省攤派借款。大省數百萬。小者亦數十萬。曾不一語言謝。於其第三次也。設昭信股票。婪索橫掠。詢其所用。則以千萬修天津行宮。號爲閱兵。以謀廢立。今者逆賊剛毅之舉。乃其第四次矣。而今次之最大目的。尤在兵餉一事。夫兵者國之大政也。有國不可無兵。有兵不可無餉。夫孰得而非之。雖然。亦視其所以練兵之意何在耳。凡國之有兵也。所以禦敵也。非所以制民也。故泰西言政治學者。謂凡屬國民。人人皆有當兵之義務。人人皆有出資財爲國養兵之義務。凡以兵也者。所以保國民之生命財產者也。人人出其力。出其財。以保一國之生命財產。實不啻自出其力。自出其財。以自保生命財產也。若今日滿洲逆黨之意。則何如。其練兵也。非以敵外寇也。乃以壓內亂也。故彼等常言曰。防家賊。又曰。吾之兵力。拒外國不足。勦土匪有餘矣。嗚呼。此何等心。此何等言也。侵括吾民之生命財產。以爲已有。懼民不服。又使民出其力。出其財。以助凶饑。而自束縛。自壓制。其用心亦云險。而用術亦云巧矣。而况榮祿之練兵數萬。又實爲操莽逆謀之地步也。嗚呼。國家歲入。所以不足。二千二百萬者。以此之故。逆賊剛毅。所以南下者。以此之故。我同胞之國民。其知之否耶。其知之否耶。

逆毅之在江南也。賍篋得二百餘萬。其在廣東也。初云二百餘萬。今聞又將倍之。且歲供焉。若此者。皆絞我同胞之膏血而得之者也。雖然。其文飾之則有詞矣。曰。我朝深仁厚澤。自康熙以來。守永不加賦之論。至今不渝。今所取者。官吏之宦囊也。商賈之贏利也。非取之於民也。哀時客曰。此掩耳盜鈴之言也。而我民信之。抑何我民易欺之甚也。夫官吏之視差缺也。以爲市道耳。天下豈有自備資斧。而來做官之人哉。政府取諸官吏。官吏不取諸民。將何取之。此猶使人爲盜。自分其

贓。而曰我非盜也。狙公飼狙。朝三暮四。其伎倆何以異是。若夫取諸商者。尤直接而剝小民之血汗者也。泰西資生學家言。於入口稅。猶不當重抽之。謂其所抽之重稅。仍由我民之買物者自出之也。如彼逆毅之在廣東也。合七十二行會商。使之報效。不知者謂其所取僅在各行之富商也。曾不思我全省小民。日用飲食起居百物。豈有一件不仰給於七十二行者。彼七十二行每年報效此巨款。不取償於買物之人。於何取之。是不啻向我全省數千萬人。一一紵其臂而奪其食也。不見乎數年以來。百物騰踊。而謀生度日之難。過於前此數倍乎。是皆由彼滿洲逆黨第一第二第三次之搜括使然也。而我民猶夢夢然不知其來由。是可歎也。今者洋銀一圓。糶米不滿二斗矣。百斤之柴。值銀四錢矣。自今以往。我省每年更出四五百萬金。以供逆黨之浪費。吁嗟呼傷哉。其何以聊生。而況彼谿壑之慾。永無滿期。後此之加索。正未有艾也。我同胞之國民。其知之否耶。其知之否耶。吁嗟乎傷哉。彼逆黨者。豺狼之性。狐狸之行。以食肉吸血爲本業。吾無責焉。獨怪我同胞國民。何故甘心以其自竭才力。自揮血汗。千辛萬苦所得之資財。必盡獻之於豺狼狐狸之手。然後爲快也。鄉間土財主。數十年爲守財虜。視一文如命。一旦涉訟。不惜傾家以奉有司焉。代其子弟買案首。十名內。買關節。買薦卷。一擲數千。不惜焉。捐官捐銜。捐翎捐頂。捐封典。一擲數萬。不惜焉。其高者。認地方州縣候補官爲恩師。其下者。與門上跟班三小子。拜爺兄弟。罄己所蓄。任其取攜。不惜焉。即遊商於海外者。其通達時務。發憤國事之人。雖所在多有。然亦有所謂頑固者。流視公使如天。視領事如神。視翰林進士。秋風客如菩薩。平日一毛不拔。惟此天也。神也。菩薩也。勒捐之。誣騙之。則摩頂放踵。以事天神菩薩。不惜焉。嗟乎。入一名學中。一名舉。領一箇虛銜。受一軸封誥。得地

方官吏之一盼。受秋風客之一聯一碇卷。見所謂中堂大人者一面。請一安。唱一嗟。究竟於自己有何益處。乃不惜割棄其生平所最疼最愛之心肝兒。肉兒。以易之。欲不謂其無自立性焉。不可得也。試觀外國之民何如。我國之民何如。外國之商何如。我國之商何如。然則逆賊剛毅之流。不過因我民之有此奴隸性而善用之耳。於彼乎何尤。

使以彼輩巴結官場巴結奴才孝敬外江佬滿洲逆黨之資財。而以之譯書報。則民智之開。指日而待也。以之開學堂。則人才之多。不可勝用也。以之興工業機器。則商務之盛。甲於地球也。以之設警察。則路不拾遺也。以之辦民兵。則國勢之強。雖合歐洲諸國之力莫敢予侮也。移而用之他事。亦莫不皆然矣。夫所謂政治者。不外以地方人民之財辦地方人民之事而已。是即人民以己之財辦己之事也。以己之財辦己之事。雖傾家破產而不爲過。若以己之財而獻諸行路之人。讐敵之人。雖一毫一釐。而亦有所不可。夫彼外江佬之儼然種爲官者。皆以行路人視我民者也。彼滿洲逆黨之費盡心力以防家賊者。皆以讐敵視我民者也。我竭吾財以供奉之。而彼豺狼狐狸。豈嘗有一言之感謝。反以我爲亞更。以我爲羊殺。謂此蚩蚩者照例應替人作馬牛。出其滿身臭汗。馱此臭銅錢以供吾輩大人們老爺們之揮霍。乃其天職也云爾。而我民之蚩蚩者。亦果自認此爲己之天職。樂獻其財於豺狼狐狸以爲榮。以爲快。是實可謂亞更之魁。而羊殺之傑也。人苟甘心爲亞更之魁。羊殺之傑。夫復可言。獨惜我東南錦繡一奧區。人民土地財產。皆可以敵歐洲之一國。而我民涉重洋冒險一縷一血一粒一汗所得之已區。曾不足以填賊黨之豁。鑿於萬一也。我國民而猶不悟也。則吾於豺狼狐狸之逆殺。又何責焉。又何責焉。

論美非英杜之戰事關係於中國 己亥

百年以前。法國之革命。美國之獨立。爲全球千古未有之大事。而我中國人茫乎杳焉。無一人知其影響者。三十年以前。普法之戰。俄土之戰。亦爲歐洲非常之舉。而我中國人號稱先覺者。僅聞其名。若有若無。此無怪其然也。其關係實非淺鮮也。三家村田舍翁戶以內。即其小天下。雖中原逐鹿。劉興項仆。蝸蟻羹沸。而彼一無所聞焉。無關係也。病麻木者。熬其手。熬其足。恬然無所痛苦焉。無關係也。夫人苟能與他人永無關係。則一身以外之事不聞可也。國苟能與他國永無關係。則一國以外之事不聞可也。

人類肇生之始。人之與人。國之與國。皆無關係者也。然爲生存競爭之力所驅迫。有使之不得不關係者。我不關係人。人將關係我。絕之無可絕。壅之無可壅。而關係起焉。競爭之力愈盛。則關係之界愈廣。此理與勢之無可逃者也。嗚呼。自輪船鐵路電綫既通。而地球之面積。日縮日小。而人類關係之綫。亦日織日密。以今日美國與菲立賓之戰。英國與杜蘭斯哇兒之戰。以與前者法國革命之役。美國獨立之役。普法之役。俄土之役。相比較。其事之孰大孰小。不待智者而辨矣。雖然。前事之關係於我中國者。若毫釐之微。今事之關係於我中國者。若邱山之重。試一言之。

美非之關係中國。以其勝敗爲關係。美之構難於菲立賓也。實美人經營亞洲之第一著也。美國自開國以來。守閉關獨立主義。不與聞他洲之事。近歲以來。爲生存競爭之力所迫。不能不伸其遠蹠於西半球之外。於是一舉而干預古巴。再舉而合併檀島。三與而經營菲立賓。比者瓜分中

國與歐人均露利益之議。且明見諸公文矣。今茲之役。使美國而勝。則太平洋東西岸。西岸本國東岸非立賓與中央山。檀香之海權。皆歸於美國之手。美人用非立賓。經以畧中國東南海岸諸省。其力不讓於

歐洲列雄。而我臥榻之側。又增一虎矣。故美國而勝。可以速中國瓜分之局。此其關係者一。

非立賓之逐西而抗美也。實我亞洲倡獨立之先鋒。我黃種與民權之初祖也。非立賓而勝。可以

爲黃種人吐氣。而使白種人落膽。且菲之統領。與吾中國有關係。阿君鴉度之外其將帥且多支那

產焉。菲而獨立。使中國人有所觀感。其影響自及於大陸。當有不期然而然義。菲而獨立。則太平

洋東岸有新興之國二。其一日本其二非立賓與我中國相提攜而爲之屏蔽。中國有豪傑起。整頓國勢。此二

國者皆我援矣。合力以抵禦歐勢之東漸。歐人雖強。其能無畏。故菲立賓而勝。可以助中國獨立

之勢。此其關係者又一。

英杜之關係中國。不以其勝敗爲關係。俄人之經畧中國也。以西伯利亞鐵路爲最大關鍵。然其

工程浩大。後人云財力不能成之。故假之於法。法人之力。猶不足以給之。故近者與英協商。又欲

假之於英。英之力固足以應俄人之求者也。英一旦有戰事。今豫算戰費已三千六百萬磅。此奇

其結局或尙不止此。英之國力既困於此。則二三年內。未必能有其餘。以假諸俄人。如此則西伯

利亞之鐵路不能成。就此點觀之。則是役也。可以緩中國瓜分之局。此其關係者一。

雖然。俄德法之眈眈逐逐。垂涎於中國也久矣。所以不敢先發者。恐英國之議其後耳。今英有戰

事。而俄法遂得乘間而猝發。俄人之於高麗之馬山浦也。於阿富汗之鐵道也。皆乘英杜之戰之

影響而起者也。而法國遂亦卒然有廣州灣之事。此事之結局雖未知如何。然擒我道員。奪我兵

船。勒令黜革兩廣總督。

此皆據十月十五十六日時事新報所載北京特電之言未知確否

其雲頭之獐惡。似比於德人膠州之役猶過之。

頃法國爲此事特開臨時議會。或者因英人有事於非州。不暇東顧。而乘機以圖捷算。亦未可料

也。如法人有異謀。俄德必緣之而起。英人救護不及。從而保有其勢力範圍而已。如此則中國之

危險。有不可思議者。就此點觀之。則是役也。可以速中國瓜分之局。此其關係者又一。

此兩事者。地球現時之最大問題也。各國報紙。無日不記載之。討論之。然我中國人關心之者蓋

少矣。其不關心也。謂其與我無關係也。而不知其關係如此其重大也。嗟乎。羣雄紛紛。全局混

牽者一髮。動者一身。猛虎在門。讐敵比隣。我其昏昏。人其欣欣。夫菲立賓與杜蘭斯哇兒猶其小

焉者也。憂國之君子。或將有感於斯文。

論內地雜居與商務關係 己亥

諸君。小弟日前到神戶。承諸君過愛。款待優隆。小弟感激無已。前者數次演說。諸君不棄。屢屢擇其言。弟心竊自欣幸。臨行時曾祝諸君。每月會集數次。講求商務及愛國之義。諸君亦命弟時時將其所見寫出。寄來共商。今弟竊於中日商務關係事件。有所欲演說者。謹書以奉告。伏望垂聽。今日本內地雜居之事。爲期已迫。我中國因國勢積弱。不得與各國均沾權利。此最可憤可痛之事也。諸君。我中國人少講商學。少講外交。故於實際之利害。每每不能深知其根源。卽如雜居一事。吾人雖知其吃虧。猶以爲不過體面上不好看而已。殊不知其切身之利害。有甚重甚大者。弟望諸君勿等閒看過也。尋常人之言。每曰。卽使華人得一律雜居。我輩亦未必入彼內地。卽有之。

亦不過做小買賣而已。於商務大局無足輕重。故得雜居固是好事。即不得亦無甚關鍵云云。弟以爲此言大誤也。夫今日我國商務之在日本。所以能與西國並駕齊驅者。以同在居留地故也。西人商學雖精。資本雖厚。然中國之人勤而且險。一人可兼數人之業。行號內盤費之廉。數倍於彼。而中日兩國鄰近。彼此需用之物甚多。我邦賬務通融。生意易做。但使在日本之商場。彼此同一地利。則他國常不能與我爲敵。此前者數十年來之情形也。若雜居以後則不然。他國人隨意可入內地貿易。而我商僅株守居留地之一隅。昔者全國之出入口商務。皆聚於居留地。日本人之欲與外國交易者。不得不來而就我。故我可坐以待之。且有所挾而制之。及內地雜居以後。情形頓殊。其出口各貨。西人在內地。就其所出之處而購之。截其上流。豈復有遠運至居留地以求售於我者乎。入口各貨。西人皆運至內地。就其銷流最旺之處而售之。我之貨物。株守口岸。過問者少。又不能運售他處。必至積壓不銷。要而論之。出口貨則他人買剩者。然後輪到我華人得買。入口貨則他人賣剩者。然後輪到我華人得賣。事事落人之後。拾人唾餘。後此情形。何堪設想。雖云盤費較廉省。賬務易通融。豈足以抵當此虧累耶。何況稅務又重於他國。成本自增於舊時。欲其站得住。不亦難哉。小弟每念及此。未嘗不瞿然以驚。愀然以悲也。

諸君諸君。小弟閱歷甚淺。見識甚隘。於商務事情。更屬毫無所知。不能道其詳細。恐其利害所關。必尙有不止於此者。諸君細細研究。情節更當了然。夫昔者風平浪靜之時。各家各自爲謀。可以得利。今則情形大變。外面爭競之力甚大。相迫相奪。我輩當此之時。必合力將大局之事扶起。大局站得住。則各家皆站得住。大局一縮。則各家隨之而縮矣。今我同國之人在海外者。猶如同胞。

兄弟一般。如泛舟中流。遇著大風。須合心齊力。以保一舟之安全。此淺而易見之理也。條約之事。由國家所定。今國既積弱。而我之外交官吏。復不以此等事爲念。彼日本之改正條約。費十數年之力。艱難曲折。而後得與西人立於平等地位。今我國民欲安坐而獲均沾之權利。此必不可期者也。然猶幸日本近年。有深結中國之心。而我海外同胞。亦有合羣自強之力。故官吏雖不能爲我代謀。而我同胞兄弟。相約而自謀之。聯絡日本有力之人。說之以利害。折之以情理。雖能補救與否。未可斷言。然十分之中。必當挽回二三。卽不能擴充新益。亦可以保全舊業。卽不能收其效於今日。亦可以防其害於將來。弟甚望諸君爲大局計。勿爲一己計。爲長遠計。勿爲目前計。急急謀所以合力補救之法也。

諸君日本人於內地雜居一事。人人認爲關係最重之舉。全國之人。合而講求其利害。辨難其是非。謀所以預備雜居之法。報紙之中。日日言之。著書論此事者。凡百數十種。彼其視之如此其重也。泰西各國居留之人。因爲此事。亦各各開一商業研究會。講論雜居後所當行之事。所當擴之利。西國商人來游東京。交結其士夫商賈。此事者。無時無之。彼西人之視此事亦如此其重也。而我國人數年以來。熟視無睹。以此爲不甚輕重於己無關之事。此弟所爲深憂也。雜居以後。日本政府。收回治外法權。一切外國人。皆受治於日本法律之下。彼日本之法律。多採自西人。故西人習知之而易守之。我民素不講法學。一旦彼施治於我。他日必將有窒礙百出。而吃虧不少者。故我輩在今日。不可不取日本民法商法之書。譯而共閱之。使人人洞悉情形。知所趨避。尤不可不設一會議所。常集衆人。講論其間。講求各國商務盛衰之所以然。而研究其學理。練習其方法。處

處按諸中國情勢。以圖擴充抵制之術。此尤今日萬不可緩者也。諸君諸君。天下之理。不進則退。不伸則縮。萬無中立之勢。諸君必日日圖進取。僅乃足以保持今日之權利而已。慎無苟安目前。各懷顧忌。以貽後日之悔也。小弟見識淺陋。惟承諸君過愛。苟有所見。不敢不直言之。望諸君采擇焉。

今者大日本國新條約實施之期。在於旦夕。我支那因國權不振。政府所訂條約。未能援最惠之例。即條約中所云照最優之國相待。故聞關於內地雜居之事。有排斥支那人之議。我支那在留紳商等。於大

日本之行政。雖不應置喙。然其事有關於兩國之利害。及東洋之情勢者。亦不敢默然。故準公理。竭私情。欲有所請求。謹述其理由。以質於大日本之政家之關心。東方大局者。伏望垂聽焉。竊思日本政府執排斥支那之議。必非漫然爲無理之排棄。或者於他國之交涉上。與日本之內治上有他種之窒礙。不得已而始然。其所執之理由。必非無據。今我等且置之緩論。請先述我等所見。關於支那雜居所影響之利害。而加一言。

第一排斥支那人。卽窒日本東洋商務擴充之機也。我支那人在日本之商務。輸出輸入統計。當不落他國之後。此誠可爲兩國賀。然亦由地勢緊接。風俗相同。所以有此。其實東方商業發達之樞紐也。他日雜居以後。支那與歐米人所占地位。大相懸殊。支那之受失敗。自不必論。然爲日本計。欲增進國力。必以擴充商業爲第一義。雖然。欲求市場於世界。除支那之外。無更佳者。此一般人之所公認也。然白種人競爭之力。轉戰已及於東方。東方地主。漸有不保其權利之勢。日本人之資本權術。固自未足與白種人相角。

於戰場。所持以制勝者。地勢之相近。風俗之相習。人種之相同。故着着可占機先。而此最良好之市場。爲日本前途最有望之地。雖然。日本欲得志於大陸。非與我支那人聯合營業。其勢有所不能。如商業上之習慣。如貨幣之複雜。如交通之不便。如傭雇人之可信與否。如工人之生命。皆必待我支那人協同辦理。始能就緒。否則適招損失而已。日本新開蘇杭二埠。於今五年。分毫未能擴充。媾和條約。許設製造會社於我內地。而至今無一焉。其故皆坐不能與支那人結組合也。故日本人苟不注意於此。則所謂在大陸市場占優先權者。終屬空言。數年以後。一切權利。將爲歐米所占盡。日本人雖抱遠志懷大畧。將何所憑藉以展布之。故我等望日本之有識者。定一主義。曰與支那商人爲切實親密之聯絡是也。然欲實行此主義。則以內地雜居爲之媒介。實最便利之事也。雜居以後。支那人之在日本者。不能不與日本人爲切實之關係。關係既習熟。因移之以共營支那內地之業。則其事自甚順。今日本之識者。非不知彼我聯絡之爲要也。然我支那人常有所徘徊審顧。蓋利害之關係少。而情意未親洽故也。倘一旦排斥雜居。我支那居留商。驟受損失。則現在者漸覺無味。未來者裹足不前。懲前毖後。聞風相戒。恐彼我商人之親交。永無復合之望。我支那人之損失固屬不少。而日本經營大陸之前途。毋乃自塞其源。坐失事機乎。我等願日本之有志者。深思百年之長計也。

第二歡迎支那人。可利用我支那之資本力。以助日本工商業之發達也。

日本人之才力與慧術。皆不讓歐人。而商務未能敵之者。全國之資本力遠出被下也。我支那擁厚資。善經商。欲起會社營大業者。固不乏人。然本國商法不立。官吏干涉。會社之業。易陷危

險。故營之者少焉。故支那人每患有資本而無投之地。若日本許一律雜居。以日本法律之嚴明。能使營業者安心從事。而兩國地勢密邇。種俗相親。我支那資本之家。自必樂爲趨就。工場之設愈多。則日本之勞動者愈受其利。支那富於天產。爲今世界原料品之淵海。支那人自購求之。便利必多。利用支那人之資本工業。於日本商界與勞動社會。殆非無益也。且支那人營業於日本內地。不能不借日本人之力。與日本人營業於支那內地。不能不借支那人之力。其情勢正相同。譬我輩欲在日本內地。設一會社。興一工場。其株式及役務。不能不與日本人共之。是日本人得兼享有支那人自享之利益者。蓋不少也。况因是聯絡。漸使彼我商家。有異邦同體之親。其於東方商權之發達。豈有量耶。然則支那人雜居。但見其利。未睹其害也。

第三。排斥支那人。害彼此之感情也。

我支那人在日本三港者。每歲貿易輸出入總額自八千萬圓乃至一萬萬圓。其中輸出之部。比較他國。常占高度。祇海產一科。爲海國之特別利益。其發達全賴我支那人之手。工作之物。銷費者亦多。其餘日本產物。經我支那人之手而運售於南洋米洲者。不知凡幾。或遇歉歲。則運米以濟之。我支那人於日本商界。不爲無微功矣。今一旦因雜居之事。使支那人嗟然立於歐米之後。以致失敗。使支那人不能自立於日本。日本甯有利乎。且即使日本之商界。不因此而生冷淡。然野兔始獲。走狗已烹。飛鳥未盡。良弓遂藏。揆之人情。豈能無以怨報德之感乎。在我等因國權衰弱。政府與外交官吏。不能力爭。故遭此虧累。豈能致憾於日本。祇自痛恨耳。然以堂堂東洋文明之國。不念舊誼。而使兄弟不得與外人立於同等地位。得毋於大國之器量。

稍有所損耶。竊意深情好義之君子。必有以處此也。

第四。排斥支那人。卽損黃種之資望。促東洋之危機也。

今日本之以排斥支那人爲主義。每者曰。雜居者對等國之權利也。而支那非對等國際國也。與之以此等權利。是損優等國之權也。我等以爲此言也。出於白種人之口。吾無責焉。彼其促狹之惡性。向來不以平等待我黃人也。若出於黃人之口。則竊以爲不可也。夫支那今日誠微弱矣。然與日本固兄弟也。當日本國權未復以前。豈曾無受侮他國之事。今前事之影。猶未脫於腦裏。而忍以此施於他人乎。譬之兄弟二人。同於陷井。敵人坐視而笑之。下石而擠之。今其一人幸脫於井上矣。則當設法援手以救井中之人。今不惟不救。又隨敵人而下石焉。夫寤忘前此之同病矣乎。且古語不云乎。兔死狐悲。惡傷其類。支那人者。黃種之最大部分也。支那人不得與他國立於同等地位。卽黃種人不得與他種立於同等地位之先聲也。方今北米布哇諸地。日本人之被排斥。尙與我支那同病相憐。假使我支那終不能與歐米諸國立於對等。則日本者。爲利有乎。爲有害乎。若慮以我支那之故而襲歐米諸疆國。則白種人崇拜之念盛。卽黃種人獨立之氣衰。我等不爲支那一國悲。直爲亞細亞全局悲也。我支那在海外者千數百萬。人所至多受窘辱。然顧念黃種之光榮。保守亞細亞之體面。跋不忘履。人有同情。今日雖在厄運。他日未必無自立之時。若兄弟之國。因勢而利導之。不費之惠。於日本何損焉。苟不念此。使我支那本有之利權。亦歸挫敗。而支那所失者。未必日本能得之。徒落白種人之手。坐令歐人東方之勢力日進一日。覆水難收。往者不復。他日欲補救已無及矣。夫我黃種之互相輕侮。

互相抵排。正白種人所禱祝以求也。今歐人之勢力。既披靡於全球。殘留之地。僅區區之亞洲。合力以抵之。猶懼不濟。今更摧壓支那。以爲歐人驅除。吾恐東洋之實力。益復傾陷。依於優勝劣敗之公理。我同種之人。不知何以自立於天地也。諸君之洞察時機。扶持大局。不知何以待之。

依此諸理由。許支那人雜居。其利如此。不許則其害如彼。此我等所以外審公理。內竭私情。而不容己於請求也。雖然尋常人所持理說。有謂支那雜居。有妨害於日本者。今得述其說而一解釋之。

一曰支那下等社會之人。多未經教育。若行雜居。恐害於日本之風俗及衛生也。

二曰支那人以尙儉爲主。不與在留之國同化。惟務積儲。持歸故國。若許雜居。恐有妨於日本之經濟也。

三曰支那人工價低廉。若許雜居。恐有妨於日本勞動社會也。

以上所據。雖非無一理。然大抵有此諸弊者。惟勞動工人爲然耳。若商業之人。其實情與此相反。今我支那人在日本者。多屬商人。而勞動者僅一二者耳。故持此論者。在米國布哇等地。猶當於情實。若在日本。則未爲知言也。今我國人在日本三埠者。守日本之法律。號稱馴良。近年以來。一切惡風。悉歸消滅。此固日本人所同知也。且即使間有惡習。然以日本法律之嚴明。警察之整肅。以法治之。何難之有。此第一端不足慮也。我支那人在日本者。雖不同化於日本。然尙儉之風。猶不爲甚。所至市場。增進其地之繁榮者。亦不少矣。此第二端不足慮也。至於日本勞

勸賃銀。比之支那。所昂無幾。與米洲及英領各地。情形大殊。支那工人涉異國。以與貴邦人競爭。其勢必不敵。如此則勞動人來者必少。此第三端不足慮者也。故自我等觀之。日本人所持以排斥支那人之理由。皆不當於事實。是習於米人英人之僻論。而未細察日本居留之支那人之地位而已。故願貴邦仁人君子。擴大公之心。念同種之義。一視同仁。普爲開通。如此則無損貴邦之商界。無害兩國之感情。無損大國國民之器量。無壞黃種全部之資格。近之可以維持貴邦現時之商勢。遠之可以優占大陸市場之特權。日本帝國幸甚。支那商民幸甚。僕見識淺陋。言詞拙劣。惟代我國商民述其意見。伏望諸君垂聽。

西藏密約問題 壬寅

北京朝廷。最喜與他國結密約。尤喜與俄羅斯結密約。噫。咄咄怪事。

丙申庚子。兩度滿洲密約。既舉。其所謂祖宗發祥之地。置諸虎狼俄卵翼之下。猶以爲未足。近日復有蒙古密約。西藏密約之事。其約文大略。具載新民叢報中。日本報章與上海報章所登約文互異。未知孰實。如上海報章所言。西藏固非中國之西藏。卽如日本報所言。西藏亦非復中國之西藏矣。

俄人自去年西歷十月以來。先後派探險隊於西藏者數次。名爲探險隊。實則哥薩克兵也。計其總數。已有八千五百人之多。其中騎兵工兵礮兵最多云。此等探險隊。徧覽西藏之地形民情風俗。及中國政府對於西藏之統治力。一一詳細報於本國政府。故數月以來。俄人所以經略此地。

者。既胸有成竹。至是遂有密約之事。

第一次之滿洲密約。曰爲還遼之酬報也。第二次滿洲密約。曰爲平亂之酬報也。而此次之西藏密約。卻爲何來。是舉地球之政論家。百思不得其解者也。雖然。此豈難明哉。中國一切內治外交之所以變動。非原本於一國人之利害問題。實原本於當局者一二人利害問題。以本國一私人。懷挾數萬金。乃至十數萬金。以謁王公大人。皆可得一府一道。乃至一省之統治權。況以地球堂堂一大國政府之力。其所懷挾者。數十倍數百倍於此。而未有已也。得此術以行之。雖盡擢十八行省之統治權可也。而何有於區區一西藏。

此密約當交涉之衝者。俄公使與軍機大臣大學士榮祿二人也。而此次俄親王之入京。於運動最有力云。其運動力所及。上自最尊貴之榮中堂。下及最下賤之李蓮英。而密約之起。蓋則出瞿鴻機之手云。

日本人之論此事。不如滿洲密約之注意。蓋其利害與日本相遠也。至於英俄交涉事件。則此約實行以後。而波斯問題。阿富汗問題。乃至印度問題。皆生影響矣。不知英人何以待之。

英日同盟論 壬寅

日本自由午戰勝以後。赫然列於世界大國之林。近年以來。全球之競爭點。皆集於中國。而日本之位置。乃益重要。前歲義和團之役。英國首電請其就近發師。是其證也。英人久執五洲之牛耳。而於東方利害。所關尤重。故今不得不求友助於遠東。亦勢使之然也。英人百年以來。以名譽的

獨立自誇。未嘗一與他國聯盟。其間如德奧意之合縱。如俄法之連橫。震動一世。而英國常倏然立於兩造之外。其所恃者厚也。今乃忽然納交於不同洲不同種不同文之日本。日人之榮亦極矣。陽歷二月十二日。日本政府大臣。布其密約之文於兩議院。舉國歡聲雷動。幾於若狂。頻日以來。紛紛開祝宴。志慶賀。殆視得臺灣時之氣象。猶有加焉。嗚呼。吾國人之僑居此土者。旁觀冷眼。感慨何如。

其同盟約章凡六款。大率以保全中國高麗之獨立主權及其土地。而英日兩國相提攜以謀工商業之利益是也。其用意亦良不惡。非惟不惡於中國目前之局面。或多賴焉。約成之次日。其外交官照會中國朝鮮兩政府。皆感激涕零云。嗚呼。不惟政府。吾恐兩國人民之所感。亦當如是。以爲吾今者乃幸得託餘生於歐亞兩強國肘翼之下。吾高枕無憂矣。嗚呼。吾非謂英日兩國之不當有此約。吾固信此約之基於公法。合於人道。爲全球各國所無異議。顧吾特不願聞我國人之歌此約舞此約崇拜此約也。

飲冰室自由書有一條題曰保全支那者。其言曰。『歐人日本人動曰保全支那。吾生平最不喜聞此言。支那而須藉他人之保全也。則必不能保全。支那而可以保全也。則必不藉他人之保全。言保全人者是謂侵人自由。望人之保全我者。是謂放棄自由。』彼歌舞英日同盟者。盍一思之。此約發布後數日。日本之時事新報。繪一畫圖爲英日兩女神之像。倚輪持戟。而保護中韓兩孩童於其膝下。嗚呼。吾國人見此圖者。當有如何之感慨乎。吾遂爲英日膝下一弄兒以自足乎。

檀香山賠款問題

庚子春。檀香山以治疫之故。焚燒人民財產數百萬。而吾華商居大半焉。初焚時。檀政府擔認賠償。乃至今年。毫無影響。蓋檀政府之力。實不足以辦此。故請求諸美國華盛頓政府。乞以國庫支辦云。今年美國議會。此案殆將通過。全檀僑民。鵠立以待涸轍之救。乃最後爲某議員所沮。尼竟於豫算案內。除去此項。今欲得賠款。不可不再望諸三年後。第五十八次議會。然五十七議會。可以否決。五十八議會。又安保其不否決耶。且否決之數。十八九在意計中耳。若是乎。吾華商之數百萬血本。其遂已矣。

號稱第一等文明國。號稱自由政體之祖國。而其所行如是。直棍騙耳。直盜賊耳。先哲有言。兩不平等者相遇。無所謂道理。權力即道理也。斯言諒哉。吾聞南美洲之各地。數十年來。屢次革命。其革命軍無論大小。無不謂成。而每暴動一次。則吾華商財產損害者。必以數百萬計。今已不知其幾千萬矣。而何有區區之檀島。雖然。我政府豈惟不問而已。並不知有此事。豈惟不知有此事而已。且並不知其地有中國人。豈惟不知其地有中國人而已。恐並地球上。有此地而亦不知也。檀香山之役。日本人所損失者。不過區區十數萬耳。然頃者據所報告。則旅檀之日人。開大集議於領事館。決議特派二員。歸懇於政府。由日本政府與美國政府直接交涉。雖其果能有效與否。不可知。然爲一國公僕。受國民委託者。不當如是耶。若我華民。則何所呼籲。何所伸訴乎。無父無母之孤兒。在途中受他人之鞭笞呵斥。忍氣吞聲。並哭不敢。而何有於爭辯。哀哉無國之民。哀哉

無國之民。

民選領事問題

中國駐劄檀香山領事楊蔚彬。貪污殘暴。闔埠僑商。久欲得其肉以爲食。但顧全國體。不欲與爲難也。乃楊贖貨無厭。竟串同奸僧偷走鴉片私烟。計贖稅直美銀五萬元。約墨銀十萬元。又欲並其合夥之奸僧所得一部分之利益而奪之。夥忿忿洩其事。於是美政府根究全案。水落石出。並查有私帶不合例之人上岸之案多件。美政府乃照會北京政府。解其任。訊其罪。楊已去矣。

美政府知中國官場爲魑魅罔兩之窟也。乃告檀島華商曰。吾願與商交涉。不願與官交涉。請爾等於闔埠中有望者。公舉一人焉爲領事。若貴政府不認。吾國能必使認之。華商之有文明思想者。提及官之一字。輒鄙之。不以人類齒。故今尙未肯輕諾之云。雖然。此事殆非可以已。聞美政府之意。欲舉金山紐約馬尼刺諸地領事。皆一律照此法辦理云。

我政府所不欲派之人。而他政府強之使派。是國恥也。雖然。美人心目中。信用我國民。不信用我政府。是亦大國之風度也。夫政府既自取其侮。而國民又烏可放棄其責也。嗚呼。美國之舉動。視彼戡戡然媚腐敗官吏。越俎以代人壓制民權者。何如矣。

中俄之內亂外患

中國之內亂。可以生外患。俄國之外患。可以止內亂。中國所最畏者外患也。然欲免外患。不可不

汲汲防內亂。俄國反是。所最畏者內亂也。然欲免內亂。則必不可絕外患。今不幸而外患絕。此其內亂所以涪至也。彼俄之軍人。常因外患以爲衣食之資。今其來滿洲以蒐羅支那人者。固屬賞心樂事。然其在本國爲防禦歐洲之役者。則髀肉生久矣。悒悒不平之心。因之以起。今也大學生之革命運動。勞役者之罷工同盟。紛起於各處。而軍人之不平者。亦從而和之。俄廷之前途。可爲寒心。

西五月五日倫敦報紙言俄內務大臣之被刺死也。其刺客受鞠之際。不肯告發同謀者一人之姓名。惟言同謀者多至不可紀極。且言我輩無所憾於今上皇帝。惟與滿朝官吏爲仇耳。又曰。吾不願被赦。吾願吾一死之後。繼我而起者十百千萬而未已也。云云。此言一布。舉國人心愈感動。政府諸員頗憂懼。

俄廷所恃以爲專制之護符者軍隊也。然軍隊不用命。則政府之術乃窮。今已開其端矣。西五月二日報云。俄政府現逮捕墨斯科舊京之軍士八百人。擬流之於絕域。爲其當鎮壓亂民時。不肯放銃也。又聖彼得堡海軍步兵分隊亦同受此處分。又聞有陸軍將校五十七人亦不日就逮云。嗚呼。俄國之內情。岌岌不可終日。如此。聞其政府積憂之極。謂非挑撥外患。導蠢蠢之人心以向外界。則前途遂不可救。果爾則俄國之興妖作怪於東方。其又不遠乎。

自治！菲律賓自治！

西六月一日。四月廿五日倫敦電云。美國大統領盧斯福演說。謂菲律賓他日若能有自治力之時。美

國當許其自治。聽者大感動云。美國如果有是心乎。庶不愧爲大國民。不愧爲自由國民。果能踐是言乎。庶不爲華盛頓羞。不爲林肯羞。

古巴隸美後。於今四年。今美已許其獨立。西五月廿一日。美總督解任歸。而古巴共和國之大統領麻兒瑪宣誓就任矣。善哉善哉。已立立人。已達達人。大國民自由國民固當如是。

非律賓敗軍之將。愛國之士夫。流寓於日本者數十。吾往往從之游。且哀且敬焉。吾聞近年以西班牙文著錄之書籍。其成於非律賓人之手者。十而四五。其醫師律師等赫赫有名於歐洲者。不乏其人。其布告獨立時。所頒憲法十四章百有一條。正當詳密。視歐美最文明國之憲法。一無所讓。烏在今日之非人。其力不足以自治也。美國而果有是心乎。果踐是言乎。吾祝其爲古巴之日不遠也。

嗚呼。我國民試一自省。其自治力視非律賓何如矣。

革命！俄羅斯革命！

咄。俄羅斯革命。吁。俄羅斯遂不免於革命。嘻。俄羅斯殆不可以不革命。一

俄羅斯革命之機。動之已數十年。其主動者不過學生耳。理想耳。今則工役思革命。軍人思革命。舉國之民。除宮中及最少數之高等貴族外。幾無一人不思革命。革命之機。殆將熟矣。

女學生者。俄國革命黨中最有勢力者也。近日以革命之報紙書籍。密贈於聖彼得堡之海軍將校。及全國之航海家。皆已得其同情。全國之工役。相約要求增加庸率。減縮操作時刻。期以五月

同盟罷工。今於聖彼得堡莫斯科兩大都會。已暴發流血矣。其餘各地蠢動者。所在皆是。迦遜省巡撫和波林忌。已公言無術以制境內之暴發。加哥福省。現已成恐怖時代。官吏悉逃難他去。嘻。岌岌不可終日矣。或言俄今皇知勢不可遏。不得不改圖以求自免。將踵前皇亞歷山大第三未竟之志。改行立憲政體云。其信與否。吾不敢知。即信矣。而能救與否。吾不敢知。要之十年之內。俄國於革命立憲二者。必居一焉。吾敢知之。

夫使俄國或迫於革命而立憲乎。或求立憲不得而卒收功於革命乎。則自今以往。地球上完全專制之大國。惟餘一支那矣。

英杜和議遂成

英杜戰爭。新聞紙中報其媾和期近者。已屢見不一見。卒蹉跎荏苒。直至西六月一日。四月廿五日以和約既定。議畫押聞。此役自一八九九年十月下宣戰書。以迄今日。凡亘二年零七個月。英國所耗軍費。共二十千萬磅。發兵三十萬人。馬三十萬匹。自英國立國以來。戰事未有烈於此者也。而和議成後。則英國所得者。阿連治殖民地四萬八千三百二十六英方里。杜蘭斯哇殖民地十一萬九千三百三十九英方里。其所獲亦不可謂不豐矣。當兵燹將開時。杜國大統領古魯家。寄書於美國一友人曰。英人欲取兩共和國爲屬地。吾知其終必能如願。但不可不擲非常可驚之代價。

以易之耳。噫嘻壯哉此言。萬里之外。聞者猶爲動色。以全數不滿二十五萬之波亞人。而與世界中第一強盛之英帝國爲敵。相持至兩年七個月之久。婦女荷戈。老弱倚馬。矢盡援絕。人無退志。嗚呼。可不謂豪傑之國民哉。普天下血性男子。誰不臨睨南雲。而洒一掬同情之淚也。

時局
終

宗教

論宗教家與哲學家之長短得失 壬寅

天下事理。有得必有失。然所得即寓於所失之中。所失即在於所得之內。天下人物。有長必有短。然長處恒與短處相緣。短處亦與長處相麗。苟徒見其所得焉。而偏用之。及其缺點之發現。則有不勝其敵者矣。苟徒見其所失焉。而偏廢之。則去其失去其短。而所得所長亦無由見矣。論學論事論人者。皆不可不於此深留意焉。

宗教家言。與哲學家言。往往相反對者也。吾曷昔論學。最不喜宗教。以其偏於迷信而爲真理障也。雖然言窮理則宗教家不如哲學家。言治事則哲學家不如宗教家。此徵諸歷史而斑斑者也。歷史上英雄豪傑。能成大業轟轟一世者。大率有宗教思想之人多。而有哲學思想之人少。其兩并無之人雖尤多然僅特哲學以任者則殆絕也其在泰西。克林威爾再造英國者也。其所以犯大下韃而無所避。歷千萬難而不渝者。宗教思想爲之也。女傑貞德再造法國者也。其人碌碌無他長。而惟以迷信以熱誠感

動國人而摧其敵。宗教思想爲之也。維廉濱開闢美洲者也。其所以以自由爲性命。視軀殼爲犧牲者。宗教思想爲之也。美國之華盛頓。林肯皆豪傑而聖賢也。皆富於宗教思想之人也。瑪志尼加富爾皆孕育意大利者也。瑪志尼欲建新國而先倡新宗教。其「少年意大利」實據宗教之地盤以築造之者也。其所以團結而不渙。忍耐而不渝者。宗教思想爲之也。加富爾之治國。首裁抑教權。然敵教會非敵教旨也。其迷信之力亦頗強。故不治產而以國爲產。不娶妻而以國爲妻。

宗教思想爲之也。格蘭斯頓。十九世紀英國之傑物也。其迷信之深。殆絕前古。格公每來復日必往禮格公嘗與達爾文對談終日達妮妮語其生其所以能堅持一主義。感動輿論。革新國是者。宗教思想爲之也。其在日本維新前諸人物。如大鹽中齋。橫井小楠。皆得力於禪學者也。西鄉隆盛。其尤著也。其所以蹈白刃而不悔。前者仆後者繼者。宗教思想爲之也。其在我國。則近世哲學與宗教兩者。皆銷沈極焉。然若康南海。若譚瀏陽。皆有得於佛學之人也。兩先生之哲學。固未嘗不憂憂獨造。淵淵入微。至其所以能震撼宇宙。喚起全社會之風潮。則不恃哲學。而仍恃宗教思想之爲之也。若是乎宗教思想之力。果如此其偉大而雄厚也。

哲學亦有兩大派。曰唯物派。曰唯心派。唯物派只能造出學問。唯心派時亦能造出人物。故拿破崙。俾士麥。皆篤好斯賓挪莎之書。受其感化者不少焉。而俄羅斯虛無黨人。亦崇拜黑智兒學說。等於日用飲食。夫斯黑二子之書。皆未嘗言政治言事功也。而其感染人若此。蓋唯心哲學。亦殆近於宗教矣。吾昔讀歐洲史。見其爭自由而流血者。前後相接數百年如一日。而其人物類皆出於宗教迷信。竊疑非以迷信之力。不能奪人人生死之念。及考俄國虛無黨歷史。其人不信耶穌教者十而八九。其首領女傑蘇菲亞。臨刑時教士持十字架爲之禱。蓋景教國俗。通例也。蘇菲亞斥退之曰。吾不信耶穌教。母以此相聒云云。他多類是。而何以能甘鼎鑊如飴。無畏礙無恐怖若此。吾深求其故。而知彼有唯心派哲學以代之也。唯心哲學。亦宗教之類也。吾國之王學。唯心派也。苟學此而有得者。則其人必發強剛毅。而任事必加勇猛。觀明末儒者之風節。可見也。本朝二百餘年。斯學銷沈。而其支流超渡東海。遂成日本維新之治。是心學之爲用也。心學者實宗教之最上乘也。

夫宗教思想何以宜於治事。而哲學思想何以不宜。此指狹義之哲學即唯心派以外之哲學也。吾深思之。得五因焉。

一曰無宗教思想則無統一。今日世界衆生。根器薄弱。未能有一切成佛之資格。未能達羣龍

无首之地位。故必賴有一物焉。從而統一之。然後不至隨意競爭。軼出範圍之外。散漫而無所團

結。統一之之具不一。而宗教其最要者也。故人人自由之中。而有一無形之物位於其上者。使其

精神結集於一團。其遇有不可降之客氣也。則此物足以降之。其遇有不可制之私欲也。則此物

可以制之。其遇有不可平之黨爭也。則此物可以平之。若此者。莫善於宗教。宗教精神。一軍隊精

神也。故在愈野蠻之國。則其所以統一民志者。愈不得不惟宗教是賴。使今日世界而已達文明

之極點也。則人人有自治力。誠無待於宗教。而無如今猶非其時也。故曰無宗教思想則無統一。

二曰無宗教思想則無希望。希望者人道之糧也。人莫不有兩境界。一曰現在界。二曰未來界。

現在界屬於實事。未來界屬於希望。人必常有一希望焉。懸諸心目中。然後能發動其勇氣而驅

策之。以任一切之事。雖然。有一物焉。常與希望相緣。而最爲希望之蠱者。曰「失望」。當希望時

其氣盛數倍者。至失望時其氣沮亦數倍。故有形之希望。希望中之頗危險者也。若宗教則無形

之希望也。此七尺之軀殼。此數十寒暑之生涯。至區區眇小不足道也。吾有靈魂焉。吾之大事業

在彼不在此。故苦我者一時。而樂我者永劫。苦我者幼體。而樂我者法身。得此希望。則有安身立

命之地。無論受何挫折。遇何煩惱。皆不至消沮。而其進益厲。苟不爾者。則一失意而頽然喪矣。故

曰無宗教思想則無希望。

三曰無宗教思想則無解脫。人之所以不能成大業者。大率由爲外境界之所束縛也。聲焉。色

焉。貨利焉。妻孥焉。名譽焉。在在皆可沾戀。一有沾戀。則每遇一事之來也。雖認爲責任之所不容。而於彼乎於此乎。一一計度之。而曰如此且不利於吾名譽。則任事之心減三四焉矣。而曰如此且不利於吾身家。則任事之心減六七焉矣。而曰如此且不利於吾性命。則任事之心減八九焉矣。此所以知非艱而行惟艱也。宗教者。導人以解脫者也。此器世間者。業障之所成耳。此頑軀殼者。四大之所合耳。身且非我有。而身外之種種幻象。更何留戀焉。得此法門。則自在游行。無罣無礙。舍身救世。直行所無事矣。而不然者。雖日日強節之。而臨事猶不能收其效也。故曰無宗教思想則無解脫。

四曰無宗教思想則無忌憚。孔子曰。小人而無忌憚也。人至於無忌憚。而小人之量極矣。今世所謂識時俊傑者。口中撫拾一二新學名詞。遂吐棄古來相傳一切道德。謂爲不足輕重。而於近哲所謂新道德者。亦未嘗窺見其一指趾。自謂盡公德。吾未見其公德之有可表見。而私德則早已蔑棄矣。聞禮運大同之義。他無所得。而先己不親其親。讀邊沁功利之書。他無所思。而惟知自樂其樂。受斯密原富之編。不以之增公益。而以之殖私財。親達文物競之論。不以之結團體。而以之生內爭。耳洛克康德意欲自由之論。則相率於踰閑蕩檢。而曰我天賦本權。親加富爾俾士麥外交應敵之策。則相競於機械詭詐。而曰我辦事手段。若此者。皆所謂無忌憚者也。夫西國此等學說盛行而無流弊者何也。有謹嚴迂腐之宗教以劑之也。泰西教義雖甚淺薄。然以末日審判天國在邇等論。日日相聒。能使一社會中中下之人物。各有所懾。而不敢決破藩籬。若上智則自能直受高義不至有流弊。雖然此等教旨。與格致學理不相容。殆不可以久立。至如我佛業報之說。謂今之所造。即

後之所承。一因一果之間。其應如響。其印如符。絲毫不能假借。此則無論據何學理。而決不能破之者也。苟有此思想。其又安敢放恣暴棄。造惡業於今日。而收惡果於明日耶。孔子曰。狷者有所不爲。又曰。克己復禮爲仁。凡諸教門。無論大小。莫不有戒。戒也者。進民德之一最大法門也。吾見日本近三十年來。民智大進。而民德反下。其所以雖受西人之學。而效不及彼者。其故可深長思矣。故曰。無宗教思想者。無忌憚。

五曰。無宗教思想。則無魄力。甚矣人性之薄弱也。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若是者。比比然矣。故佛之說教也。曰大雄。曰大無畏。曰奮迅。曰勇猛。曰威力。括此數義。而取象於師子。夫人之所以有畏者何也。畏莫大於生死。有宗教思想者。則知無所謂生。無所謂死。死者。死吾體魄中之鐵。若餘金類。木類。炭小粉。糖鹽水。若餘雜質。氣質而已。而吾自有不欲者存。曰靈魂。既常有不死者存。則死吾奚畏。死且不畏。餘更何有。故真有得於大宗教。良宗教之思想者。未有不震動奮厲。而雄強剛猛者也。若哲學家不然。其用算學也。極精。其用名學也。極精。目前利害。剖析毫釐。夫天下安有純利而無害之事。干鈞之機。罔以一沙。則不能動焉。哲學家往往持此說。三思四思五六思。而天下無一可辦之事矣。故曰。無宗教思想。則無魄力。

要而論之。哲學貴疑。宗教貴信。信有正信。有迷信。勿論其正也。迷也。苟旣信矣。則必至誠。至誠則能任重。能致遠。能感人。能動物。故尋常人所以能爲一鄉一邑之善士者。常賴宗教。大人所以能爲驚天動地之事業者。亦常賴宗教。抑人之至誠。非必待宗教而始有也。然往往待宗教而始動。且得宗教思想而益增其力。宗教其願可蔑乎。記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爲有宗教思想者。

言也。又曰不誠。未有能動者也。爲無宗教思想者言也。

曰。然則宗教長而哲學短。宗教得而哲學失乎。曰。又不然。宗教家言。所以立身也。所以治事也。而非所以講學。何以故。宗教與迷信常相爲緣故。一有迷信。則真理必掩於半面。迷信相續。則人智遂不可得進。世運遂不可得進。故言學術者。不得不與迷信爲敵。敵迷信。則不得不並其所緣之宗教而敵之。故一國之中。不可無信仰宗教之人。亦不可無摧壞宗教之人。生計學公例。功愈分而治愈進焉。不必以操術之殊而相非也。

雖然。摧壞宗教之迷信可也。摧壞宗教之道德不可也。道德者天下之公。而非一教門之所能專有也。苟摧壞道德矣。則無忌憚之小人。固非宗教。而又豈足以自附於哲學之林哉。

曰。天下之宗教多矣。吾誰適從。曰。宗教家言。皆應於衆生根器而說法也。故時時不同。地地不同。一時一地。亦復人人不同。吾聞某教之言而生感者。即吾應以某教而得度也。故今日文明國最重信教自由。吾烏敢而限之。且吾今之言。言宗教也。非言宗教學也。若言宗教學。則固有優劣高下之可言。今以之立身。以之治事。則不視其教之優劣高下何如。而視其至誠所感所寄之程度何如。雖劣下如袁了凡之宗教。有時亦能產人物。他無論也。若夫以宗教學言。則橫盡虛空。豎盡來劫。取一切衆生而度盡之者。佛其至矣。佛其至矣。

凡迷信宗教者。必至誠而至誠。不必盡出於迷信宗教。至誠之發。有誠於善者。亦有誠於惡者。但使既誠矣。則無論於善於惡。而其力量常過於尋常人數倍。至誠與發狂二者之界線。相去一杪黍耳。故其舉動之奇警也。猛烈也。堅忍也。銳入也。常有爲他人之所不能喻者。以爲彼何苦如是。

其至誠之惡焉者。如至誠於色而爲情死。至誠於貨而攫市金。其善焉者。如至誠於孝而割股。至誠於忠而漆身。至誠於國。至誠於道。而流血成仁。若此者。皆不誠之人。所百思不得其解者也。故天地間有一無二之人物。天地間可一不可再之事業。罔不出於至誠。知此義者。可以論宗教矣。

論支那宗教改革 己亥

今日哲學會會合。僕以姊崎正治君之先容。得參末座。與東洋文明國諸賢哲相見。十年想望之懷。一旦告慰。何幸加之。既承諸君子之不棄。不可無一言以爲納交之介紹。僕雖譎陋。然竊聞諸吾師南海康有爲先生所言哲學之一斑。願得述之以就正於諸君。望垂清聽焉。

南海先生所言哲學有二端。一曰關於支那者。二曰關於世界者是也。關於支那者。以宗教革命爲第一着手。關於世界者。以宗教合統爲第一着手。此其大綱也。今先論支那宗教革命必要之事。

諸君。凡一國之強弱興廢。全係乎國民之智識與能力。而智識能力之進退增減。全係乎國民之思想。思想之高下通塞。全係乎國民之所習慣與所信仰。然則欲國家之獨立。不可不謀增進國民之識力。欲增進國民之識力。不可不謀轉變國民之思想。而欲轉變國民之思想。不可不於其所習慣所信仰者。爲之除其舊而布其新。此天下之公言也。泰西所以有今日之文明者。由於宗教革命。而古學復興也。蓋宗教者。鑄造國民腦質之藥料也。我支那當周秦之間。思想勃興。才智雲涌。不讓西方之希臘。而自漢以後。二千餘年。每下愈況。至於今日。而衰萎愈甚。遠出西國之下。

者。由於誤六經之精意。失孔教之本旨。賤儒務曲學以阿世。君相託教旨以愚民。遂使二千年來。孔子之真面目。湮而不見。此實東方之厄運也。故今欲振興東方。不可不發明孔子之真教旨。而南海先生所發明者。則孔子之教旨。

進化主義。非保守主義。

平等主義。非專制主義。

兼善主義。非獨善主義。

強立主義。非文弱主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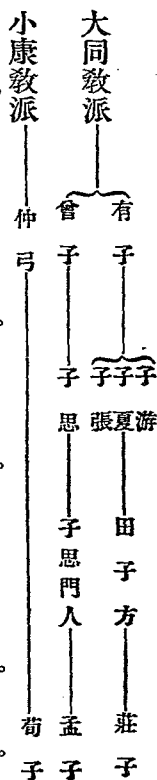
博包主義。(亦謂之相容無礙主義)非單狹主義。

重魂主義。非愛身主義。

之六者是也。而欲證明此六主義之所以成立。與彼六反對主義之所以誤傳。則不可不先明孔學之組織。與其傳授轉變之源流。故今先言之。

孔門之爲教。有特別普通之二者。特別者。所謂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普通者。所謂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普通之教。曰詩書禮樂。凡門弟子皆學之焉。論語謂之爲雅言。雅者通常之稱也。特別之教。曰易春秋。非高才不能受焉。得春秋之傳者爲孟子。得易之傳者爲莊子。普通之教。謂之小乘。特別之教。謂之大乘。然天下中才多而高才少。故傳小乘者多而傳大乘者少。大同小乘。如佛教之大乘小乘。因說法有權實之分。故立義往往相反。耽樂小乘者。聞大乘之義而卻走。且往往執其偏見以相攻難。疑大乘之非佛說。故佛說華嚴經時。五百聲聞。無一聞者。孔教亦然。大同

之教。非小康弟子之所得聞。既不聞矣。則因而攻難之。故荀卿言。凡學始於誦詩。終於讀禮。不知有春秋焉。孟子全書。未嘗言易。殆不知有易焉。蓋根器各不同。而所受亦異。無可如何也。而自秦漢以至今日。儒者所傳。只有小康一派。無怪乎孔子之真面目。不可得見也。今將孔門二大系統。列其流派如下。



由是觀之。則大同教派之大師。莊子孟子也。小康教派之大師。荀子也。而自秦漢以後。政治學術。皆出於荀子。故二千年皆行小康之學。而大同之統殆絕之所由也。今先將荀子全書。提其綱領。凡有四大端。

一尊君權。其徒李斯傳其宗旨。行之於秦。爲定法制。自漢以後。君相因而損益之。二千年所行。實秦制也。此爲荀子政治之派。

二排異說。荀子有非十二子篇。專以攘斥異說爲事。漢初傳經之儒。皆出荀子。故襲用其法。日以門戶水火爲事。

三謹禮儀。荀子之學。不講大義。而惟以禮儀爲重。束身寡過。拘牽小節。自宋以後。儒者皆蹈襲之。

四重考據。荀子之學。專以名物制度訓詁爲重。漢興。羣經皆其所傳。斷斷考據。寢成馬融鄭康成一派。至本朝（清）而大受其毒。此三者爲荀子學問之派。

由是觀之。二千年政治。既皆出荀子矣。而所謂學術者。不外漢學宋學兩大派。而其實皆出於荀子。然則二千年來。只能謂爲荀學世界。不能謂之爲孔學世界也。抑小康之教在詩書禮樂。而大同之教在易春秋詩書禮樂。孔子纂述之書。實則因沿舊教耳。非孔子之意也。孔子之意。則全在易與春秋。易爲出世間法之書。故今不具論之。若春秋者。則孔子經世之大法。立教之微言。皆在焉。故孟子述孔子功德。以作春秋爲第一大事。以之與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驅猛獸並稱。而太史公之贊孔子。亦以作春秋爲一大業。然則春秋一書。爲當時所最重明矣。然以二千年來所謂春秋者言之。不過一記事之史。與斷爛朝報無以異。何足以爲奇書哉。而孟子等何故尊之若是。此亦言支那哲學者一大問題也。殊不知春秋不過記號之書（如算學之代數）其精要全在口說。而其口說之傳授。在於公羊傳。當西漢以前。大同教派未絕。諸儒尙多有能言之者。自東漢以後。公羊傳一書。若存若亡。而春秋遂無人能解。（朱子亦自言不解春秋）孔子之面目。遂不可復可見。可勝慨哉。推原其故。皆由歷代君相。見小廉之教。有利於己。大同之教。不利於己。故揚彼而抑此。而曲學阿世之徒。亦復變其學以媚人主。故自漢以後。謂春秋爲非常異義。可怪之論。相率不敢言之。此則大同教派暗昧不傳之大根原也。故今日當知春秋一書。爲孔子教派之中堅。乃可以言宗教革命矣。

今敘流派大畧既畢。請將前提六箇主義一一論之。

第一、孔教乃進化主義。非保守主義。

春秋之立法也。有三世。一曰據亂世。二曰升平世。三曰太平世。其意言世界初起。必起於據亂。漸進而爲升平。又漸進而爲太平。今勝於古。後勝於今。此西人打撈烏盈。士啤生氏等。所倡進化之說也。支那向來舊說。皆謂文明世界在於古時。其象爲已過。春秋三世之說。謂文明世界在於他日。其象爲未來。謂文明已過。則保守之心生。謂文明爲未來。則進步之心生。故漢世治春秋學者。以三世之義。爲春秋全書之關鍵。誠哉其爲關鍵也。因三世之遞進。故一切典章制度。皆因時而異。日日變易焉。於據亂世。則當行據亂世適宜之政。於升平世。則當行升平世適宜之政。於太平世。則當行太平世適宜之政。必不能墨守古法。一成不變也。故明三世之義。則必以革新國政爲主義。而保宇頑陋之習。必一變。

第二、孔教乃平等主義。非專制主義。

大同小康之異。前既言之矣。小康派以尊君權爲主義。大同派以尊民權爲主義。大同小康之名。見於小戴記禮運篇。其言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歸。壯有所用。幼有所長。是謂大同。天下爲家。大人世及以爲禮。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上下。以和夫婦。是謂小康。故小康者。專制之政也。大同者。平等之政也。孟子傳大同之學。故其書皆以民權爲主義。如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之類是也。（其全書皆言民權。不獨此數語也。）而春秋之法制。皆所以抑制君主之專橫。用意深遠。條理繁密。南海先生嘗著一書。名爲孔教民權義。今講演之間。時刻匆促。不能多引也。其餘若井田之制。欲以平貧富之界。親迎之制。欲以平男

惟明代陽明一派稍復本真耳。而本朝（清）考據學興。柔弱益甚。遂至聖教掃地。國隨而亡。皆由壓制服從之念多。而平等自立之氣滅。故今既發明平等主義。則強立主義自隨之矣。

第五孔教乃博包主義。（即相容無礙主義）非單狹主義。

佛之大乘法。可以容一切。故華嚴法界事事無礙。事理無礙。孔子之大同教。亦可以容一切。故中庸謂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惟其不相悖也。故無妨並行。如三世之義。據亂之與升平。升平之與太平。其法制多相反背。而春秋並容納之。不以反背爲傷者。蓋世運既有種種之差別。則法制各適其宜。自當有種種不同也。如佛之說法。因衆生根器有差別。故法亦種種不同。而其實法則皆同也。苟通乎此義。則必無門戶水火之爭。必無賤彼貴我之患。此大同教之規模。所以廣大也。當時九流諸子。其大師多屬孔門弟子。既受孔教。退而別樹一幟。如吳起學於子夏。而爲兵家之宗。禽滑釐學於子夏。而爲墨家鉅子。鄒衍齊魯諸生。而爲陰陽家之祖。自餘此類。其事甚多。蓋思想之自由。文明發達之根原也。聽其諸說雜起。互相競爭。而世界自進焉。中庸道並行而不相悖之義。即本於春秋三世並立之義。而孔子之真相也。自漢以後。定於一尊。黜棄諸子。名爲尊孔子。而實則背孔子之意甚矣。遂使二千年來。人人之思想。不能自由。有發一奇論者。則羣然以非聖無法目之。此智識所以不能發達也。今當發明並行不悖之義。知諸子之學。即孔子之學。尊諸子。即所以尊孔教。使天下人人破門戶之意見。除保守之藩籬。庶幾周秦古學復興。而人智發達矣。

以上各條。畧舉大概。若孔教重魂主義。及世界宗教合一之思想。則願俟他日。若諸君子不棄。許

其重參他會當更有所陳述以乞教焉。

復友人論保教書 丁酉

得復書。慨然於中國之微。大教之衰。於其所以然之故。言之洞若觀火。久矣。夫天下之不聞此言也。既承不棄。今悉貢所聞。敢就來書。復道一二。所論西教之強。馮藉國力。是固然矣。然亦有其本也。耶氏之起。猶太人疾之滋甚。其大弟子十二人。死於法者十一。其一人猶竄逐搜捕。瀕死數四。幸而免焉而已。而其精悍銳很之氣不衰。保羅以私淑之徒。縱橫排蕩。以昌其教。其繼起者。皆以死自任。歷三百年而後。有甘站丁沙釐曼之徒。以國王而信其教者。自後教皇之權日益尊重。至於各國君主。咸受加冕。於是國力之盛極矣。而不知其初之累受逼迫。皆一二匹夫之賤。百折不回以成之者也。且甯獨彼教爲然哉。孔子既創教立法。以治萬世。而百家之言。紛然淆亂。自魏文侯師子夏。而魏有六藝之博士。是爲孔教得國力第一關鍵。則子夏之爲之也。以秦皇之無道。而博士具員以七十人。大儒伏生叔孫通。皆官其職。太史公推原其故。以爲李斯知六藝之歸。斯爲丞相。故能如是。爲孔教得國力第二關鍵。則荀卿之徒。李斯之爲之也。漢初多用武力有功之臣。文景竇后。皆好黃老術。是時國力在於黃老。不在六經。及武帝用董子之言。表章六藝。罷黜百家。其不在六藝之科者。絕勿進。於是天下之士。靡然向風。班孟堅以爲祿利之路。然祿利者。國力之謂也。於是而孔教之根址乃定。此爲孔教得國力第三關鍵。則董子之爲之也。由此觀之。雖肉食者與有力。未有不由匹夫之賤。以強毅堅忍而成之者也。夫天下無不教而治之民。故天下無無

教而立之國。國受範於教。肉食聽命於匹夫。是以彼教之挾國力以相陵。非所畏也。在吾之能自立而已。西人論列國教。分爲三等。一有教。二無教。三半教。中國爲半教之國焉。蓋其聲明文物典章制度。先聖所留貽。歷代所增益。實繁且備。若儕之於非洲之黑人。墨洲之紅番。固有不類。然其風俗之敗壞。士夫之隘陋。小民之蠢愚。物產不興。智學不開。耳目充閉。若坐管井。耻尙失所。若病中風。則直謂之無教可耳。孟子曰。上無道揆。下無法守。國之所存者幸也。又曰。上無禮。下無學。喪無日矣。斯則執事所尊之則興。不尊則亡。衰弱非所云也。今空言憂憤。無救危亡。思與海內有志之士。大明教之日。卽於亡之勢。而共求其可以不亡之道。語其條理。殆必自講學始。孔子聚徒至以三千。輕翟言學。強聒不舍。西人一切政藝。皆有學會。合衆人之聰明。以講求一義。則易明。聯衆人之聲氣。以主持一事。則易舉。故有天文會。地學會。算學會。農學會。商學會。兵學會。其最小至於照像浴堂。莫不有會。其入會者。上自后妃王公大臣。下及傭保奴隸。是以會中人與國爲體。而有國者以會爲命。日本向主守舊。爾疲一類中土。近者翻然變易。維新以後。國勢蒸蒸日上者。雖其君相之雄才大略。實則其黨人之力量。有以成就之也。此其已然之效可見者也。今擬倣彼中保國公會之例。爲保教公會。凡入會者。人設日課。日有筭記。以發明經義。切實有用。爲主。五日或十日一會。相與反覆詰難。講求實學。及推行擴充條理。其一切天算地礦。聲光化電。顯門之學。各專其一。求以能著書爲主。其筭記每月一彙。公定去取。刻之以布示天下。以轉移舊習。其大會一在京師。一在上海。其會中人所至。必分立小會。見人必發明保教之義。由斯漸廣。愈講愈明。則此道之不絕於大地。當有望也。今中國士夫習氣。平居不讀書。相見不言學。日以飲食遊戲相趨相

競而已。其碌碌賢子固不足言。卽一二有志亦爲風氣所束縛而不能自拔。其最高流者則徒私憂竊歎而莫肯自任。以爲萬無可爲。乃自於於聲色詞章。度數十寒暑以去。噫嘻。安得不胥而爲尋哉。夫國計民命卽不厝意。試問棟折榱崩。孰執傾壓。彼薶露之富貴。固爲埃塵。卽醇酒婦人名山文字。亦豈能晏然哉。故竊以爲居今日而不以保國保教爲事者。必其人於危亡之故。講之未瑩。念之未熟者也。夫春秋三世之義。亂世內其國而外諸夏。昇平世內諸夏而外彝狄。太平世天下遠近大小若一。彝狄進至於爵。竊嘗論之。孔子之道。秦以前所傳聞世也。齊魯儒者講誦六藝成爲風氣。外此則寥寥數子而已。所謂內其國也。自漢至今所聞世也。中國一統。同種族者皆宗法焉。所謂內諸夏也。若夫所見世之治。施及蠻貊。用夏變彝。則過此以往。所有事也。夫以事勢言之。則今日存亡絕續之交。間不容髮。以常理言之。則豈惟不亡。直將胥天下而易之。此事亦視我輩爲之而已。故知孟子舍我其誰之言。非夸而無當也。執事以爲何如。環顧天涯。同志能幾。共此憂憤。天下之福也。若不河漢。請從隗始。何如。

保教非所以尊孔論

壬寅

此篇與著者數年前之論相反對。所謂我操我矛以伐我者也。今是昨非。不敢自默。其爲思想之進步乎。抑退步乎。吾欲以讀者思想之進退決之。

緒論

近十年來。憂世之士。往往揭三色旗幟。以疾走號呼於國中。曰保國。曰保種。曰保教。其陳義不可

謂不高。其用心不可謂不苦。若不佞者。亦此旗下之一小卒徒也。雖然。以今日之腦力眼力。觀察大局。竊以爲我輩自今以往。所當努力者。惟保國而已。若種與教。非所亟亟也。何則。彼所云保種者。保黃種乎。保華種乎。其界限頗不分明。若云保黃種也。彼日本亦黃種。今且淳然興矣。豈其待我保之。若云保華種也。吾華四萬萬人。居全球人數三分之一。卽爲奴隸爲牛馬。亦未見其能滅絕也。國能保則種自莫強。國不存則雖保此奴隸牛馬。使孳生十倍於今日。亦奚益也。故保種之事。卽納入於保國之範圍中。不能別立名號者也。至倡保教之議者。其所蔽有數端。一曰不知孔子之真相。二曰不知宗教之界說。三曰不知今後宗教勢力之遷移。四曰不知列國政治與宗教之關係。今試一一條論之。

第一 論教非人力所能保

教與國不同。國者積民而成。舍民之外更無國。故國必恃人力以保之。教則不然。教也者。保人而非保於人者也。以優勝劣敗之公例推之。使其教而良也。其必能戰勝外道。愈磨而愈瑩。愈壓而愈伸。愈束而愈遠。蓋其中自有所謂一種烟土坡里純 *Inspiration* 者。以噓吸人之腦識。使之不得不從我。豈其俟人保之。使其否也。則如波斯之火教。印度之婆羅門教。阿剌伯之回回教。雖一時藉人力以達於極盛。其終不能存於此文明世界。無可疑也。此不必保之說也。

抑保之云者。必其保之者之智慧能力遠過於其所保者。若慈父母之保赤子。專制英主之保民是也。保國不在此數國者無意識者。也保國實人人之自保耳。彼教主者。不世出之聖賢豪傑。而人類之導師也。吾輩自問其智慧能力。視教主何如。而漫曰保之保之。何其狂妄耶。母乃自信力太大。而褻教主耶。此不當保之說。

也。然則所謂保教者。其名號先不合於論理。其不能成立也固宜。

第二 論孔教之性質與羣教不同

今之持保教論者。聞西人之言曰。支那無宗教。輒怫然怒形於色。以爲是誣我也。是侮我也。此由不知宗教之爲何物也。西人所謂宗教者。專指迷信宗仰而言。其權力範圍。乃在軀殼界之外。以魂靈爲根據。以禮拜爲儀式。以脫離塵世爲目的。以涅槃天國爲究竟。以來世禍福爲法門。諸教雖有精粗大小之不同。而其概則一也。故奉其教者。莫要於起信。

耶教受洗時必誦所謂十信經者。即信耶教種種奇蹟是也。佛教有起信論。

莫急於伏魔。起信者。禁人之懷疑。窒人思想自由也。伏魔者。持門戶以排外也。故宗教者。非使人進步之具也。於人羣進化之第一期。雖有大功德。其第二期以後。則或不足以償其弊也。孔子則不然。其所教者。專在世界國家之事。倫理道德之原。無迷信。無禮拜。不禁懷疑。不仇外道。孔教所以特異於羣教者在是。質而言之。孔子者。哲學家。經世家。教育家。而非宗教家也。西人常以孔子與梭格拉底並稱。而不以之與釋迦耶蘇摩訶末並稱。誠得其真也。夫不爲宗教家。何損於孔子。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子不語怪力亂神。蓋孔子立教之根柢。全與西方教主不同。吾非必欲抑羣教以揚孔子。但孔教雖不能有他教之勢力。而亦不至有他教之流弊也。然則以吾中國人物論之。若張道陵即今所謂張天師之初祖也。可謂之宗教家。若袁了凡專提倡太上感應篇文昌帝君陰騭文者。可謂之宗教家。宗教有大小有善惡埃及之拜物教波斯之拜火教可謂之宗教則張袁不可不謂之宗教。而孔子則不可謂之宗教家。宗教之性質。如是如是。

持保教論者。輒欲設教會。立教堂。定禮拜之儀式。著信仰之規條。事事摹仿佛耶。惟恐不肖。此靡

論其不能成也。即使能之。而誣孔子不已甚耶。孔子未嘗如耶穌之自號化身帝子。孔子未嘗如佛之自稱統屬天龍。孔子未嘗使人於吾言之外皆不可信。於吾教之外皆不可從。孔子人也。先聖也。先師也。非天也。非鬼也。非神也。強孔子以學佛耶。以是云保。則所保者必非孔教矣。無他。誤解宗教之界說。而艷羨人以忘我本來也。

第三 論今後宗教勢力衰頹之徵

保教之論何自起乎。懼耶教之侵入。而思所以抵制之也。吾以爲此之爲慮。亦已過矣。彼宗教者。與人羣進化第二期之文明。不能相容者也。科學之力日盛。則迷信之力日衰。自由之界日張。則神權之界日縮。今日耶穌教勢力之在歐洲。其視數百年前。不過十之一二耳。昔者各國君主。皆仰教皇之加冕。以爲尊榮。今則帝制自爲也。昔者教皇擁羅馬之天府。指揮全歐。今則作寓公於意大利也。昔者牧師神父。皆有特權。今則不許參與政治也。此其在政界。既有然矣。其在學界。昔者教育之事。全權屬於教會。今則改歸國家也。歌白尼等之天文學興。而教會多一敵國。達爾文等進化論興。而教會又多一敵國。雖竭全力以擠排之。終不可得。而至今不得不遷就其說。變其面目以彌縫一時也。若是乎耶穌教之前途。可以知矣。彼其取精多。用物宏。誠有所謂百足之蟲。至死不僵者。以千數百年之勢力。必非遽消磨於一旦。固無待言。但自今以往。耶穌教即能保其餘燼。而亦必非數百年前之面目可斷言也。而我今日乃欲摹其就衰之儀式。爲效顰學步之下策。其母乃可不必乎。

或曰。彼教雖寢衰於歐洲。而寢盛於中國。吾安可以不抵制之。是亦不然。耶教之入中國也。有兩

目的。一曰眞傳教者。二曰各國政府利用之以侵我權利者。中國人之入耶教也。亦有兩種類。一曰眞信教者。二曰利用外國教士以抗官吏武斷鄉曲者。彼其眞傳教眞信教者。則何害於中國耶教之所長。又安可誣也。吾中國汪汪若千頃之波。佛教納之。回教納之。乃至張道陵。袁了凡之教亦納之。而豈其有斬於一耶蘇。且耶教之入我國數百年矣。而上流人士從之者稀。其力之必不足以易我國明矣。而畏之如虎。何爲者也。至各國政府與鄉里莠民之利用此教以侵我主權。撓我政治。此又必非開孔子會倡言保教之遂能抵抗也。但使政事修明。國能自立。則學格蘭斯頓之予愛蘭教會以平權可也。學俾斯麥嘉富河之予山外教徒以限制亦可也。主權在我。誰能侵之。故彼之持保教抵制之說者。吾見其進退無據也。

第四 論法律上信教自由之理

彼持保教論者。自謂所見加流俗人一等。而不知與近世文明法律之精神。適相刺謬也。今此論固不過一空言耳。且使其論日盛。而論者握一國之主權。安保其不實行所懷抱。而設立所謂國教以強民使從者。果爾。則吾國將自此多事矣。彼歐洲以宗教門戶之故。戰爭數百年。流血數十萬。至今讀史。猶使人毛悚股栗焉。幾經討論。幾經遷就。始以信教自由之條。著諸國憲。至於今日各國莫不然。而爭教之禍亦幾熄矣。夫信教自由之理。一以使國民品性趨於高尚。若特立國教非完全之權利則國民或有信心他教而爲事勢所迫強自欺以相從者是國家導民以棄其信德也信教自由之理論此爲最要。一以使國家團體歸於統一。昔者信教自由之法未嘗水火。而其尤要者。在畫定政治與宗教之權限。使不相侵越也。政治屬世間法。宗教屬出世法。

教會不能以其權侵政府。固無論矣。而政府亦不能濫用其權以干預國民之心魂也。自由之理。凡行事思想。不至有害於他人之自由。權者。則政府不得干涉之。我欲信何教。其利害皆我自受之。無損於人者也。故他人與政府皆不得干預。故此法行而治化大進焉。吾中國歷史有獨優於他國者一事。即數千年無爭教之禍是也。彼歐洲數百年之政治家。其心血手段。半耗費於調和宗教恢復政權之一事。其陳跡之在近世史者。班班可考也。吾中國幸而無此轍轍。是即孔子所以貽吾儕以天幸也。而今更欲循泰西之覆轍以造此界限何也。今之持保教論者。其力固不能使自今以往。耶教不入中國。昔猶孔自孔。耶自耶。各行其自由。耦俱而無猜。無端而割鴻溝焉。樹門牆焉。兩者日相水火。而教爭乃起。而政爭亦將隨之而起。是爲吾國民分裂之厲階也。言保教者不可不深長思也。

第五 論保教之說束縛國民思想

文明之所以進。其原因不一端。而思想自由。其總因也。歐洲之所以有今日。皆由十四五世紀之時。古學復興。脫教會之樊籬。一洗思想界之奴性。其進步乃沛乎莫能禦。此稍治史學者所能知矣。我中國學界之光明。人物之偉大。莫盛於戰國。蓋思想自由之明效也。及秦始皇焚百家之語。坑方術之士。而思想一窒。及漢武帝表章六藝。罷黜百家。凡不在六藝之科者。絕勿進。而思想又一窒。自漢以來。號稱行孔子教者。二千餘年於茲矣。而皆持所謂表章某某罷黜某某者。以爲一貫之精神。故正學異端有爭。今學古學有爭。言考據則爭師法。言性理則爭道統。各自以爲孔教。而排斥他人以爲非孔教。於是孔教之範圍。益日縮日小。寢假而孔子變爲董江都何邵公矣。寢假而孔子變爲馬季長鄭康成矣。寢假而孔子變爲韓昌黎歐陽永叔矣。寢假而孔子變爲程伊川

朱晦菴矣。寢假而孔子變爲陸象山王陽明矣。寢假而孔子變爲紀曉嵐阮芸臺矣。皆由思想束縛於一點。不能自開生面。如羣獫得一果。跳擲以相攫。如羣嫗得一錢。詬罵以相奪。其情狀抑何可憐哉。夫天地大矣。學界廣矣。誰亦能限公等之所至。而公等果何爲者。無他。暖曖昧昧。守一先生之言。其有稍在此範圍外者。非惟不敢言之。抑亦不敢思之。此二千年來保教黨所成就之結果也。曾是孔子而乃如是乎。孔子作春秋。進退三代。是正百王。乃至非常異義可怪之論。闢溢於編中。孔子之所以爲孔子。正以其思想之自由也。而自命爲孔子徒者。乃反其精神而用之。此豈孔子之罪也。嗚呼。居今日諸學日新思潮橫溢之時代。而猶以保教爲尊孔子。斯亦不可以已乎。

抑今日之言保教者。其道亦稍異於昔。彼欲廣孔教之範圍也。於是取近世之新學新理以緣附之。曰某某者孔子所已知也。某某者孔子所曾言也。其一片苦心。吾亦敬之。而惜其重誣孔子而益阻人思想自由之路也。夫孔子生於二千年以前。其不能盡知二千年以後之事理學說。何足以爲孔子損。梭格拉底未嘗坐輪船。而造輪船者不得不尊梭格拉底。阿里士多德未嘗用電線。而創電線者不敢菲薄阿里士多德。此理勢所當然也。以孔子之聖智。其所見與今日新學新理相暗合者必多多。此奚待言。若必一一而比附之。納入之。然則非以此新學新理釐然有當於吾心而從之也。不過以其暗合於我孔子而從之耳。是所愛者仍在孔子。非在真理也。萬一徧索之於四書六經。而終無可比附者。則將明知爲鐵案不易之真理。而亦不敢從矣。萬一吾所比附者有人從而剔之。曰孔子不如是。斯亦不敢不棄之矣。若是乎真理之終不能餉遺我國民也。故吾

最惡乎舞文賤儒。動以西學緣附中學者。以其名爲開新。實則保守。煽思想界之奴性而滋益之也。我有耳目。我有心思。生今日文明燦爛之世界。羅列中外古今之學術。坐於堂上而判其曲直可者取之。否者棄之。斯實非丈夫第一快意事耶。必以古人爲蝦。而自爲其水母。而公等果胡爲者。然則以此術保教者。非誣則愚。要之決無益於國民可斷言也。

第六 論保教之說有妨外交

保教妨思想自由。是本論之最大目的也。其次焉者。曰有妨外交。中國今當積弱之時。又值外人利用教會之際。而國民又夙有仇教之性質。故自天津教案以迄義和團。數十年中。種種外交上至艱極險之問題。起於居民教相爭者。殆十七八焉。雖然。皆不過無知小民之起釁焉耳。今也博學多識之士大夫。高樹其幟曰保教。則其所著論所演說。皆不可不昌言。何以必處保教之故。則其痛詆耶教必矣。夫相爭必多溢惡之言。保無有抑揚其詞。文致其說。以聳聽者。是恐小民仇教之不力。而更揚其波也。吾之爲此言。吾非勸國民以媚外人也。但舉一事必計其有利無利。有害無害。並其利害之輕重而權衡之。今孔教之存與不存。非一保所能致也。耶教之入與不入。非一保所能拒也。其利之不可憑也如此。而萬一以我之叫囂。引起他人之叫囂。他日更有如天津之案。以一教堂而索知府知縣之頭。如膠州之案。以兩教士而失百里之地。喪一省之權。如義和之案。以數十西人之命。而動十一國之兵。償五萬萬之幣者。則爲國家憂。正復何如。嗚呼。天下事作始也簡。將畢也鉅。持保教論者。勿以我爲杞人也。

第七 論孔教無可亡之理

雖然保敎黨之用心。吾固深諒之。而深敬之。彼其愛孔敎也甚。愈益愛之。則愈憂之。懼其遂將亡也。故不復權利害。不復揣力量。而欲出移山填海之精神以保之。顧吾以爲抱此隱憂者。乃真杞人也。孔敎者。懸日月。塞天地。而萬古不能滅者也。他敎惟以儀式爲重也。故自由昌而儀式亡。惟以迷信爲歸也。故真理明而迷信替。其與將來之文明。決不相容。天演之公例則然也。孔敎乃異是。其所敎者。人之何以爲人也。人羣之何以爲羣也。國家之何以爲國也。凡此者。文明愈進。則其研究之也愈。要近世大教育家多倡人格教育之論。人格教育者何。考求人之所以爲人之資格。而教育少年。使之備有此格也。東西古今之聖哲。其所言合於人格者不一。而最多者莫如孔子。孔子實於將來世界德育之林。占一最重要之位置。此吾所敢豫言也。夫孔子所望於我輩者。非欲我輩呼之爲教主。禮之爲世尊也。今以他人有教主世尊之名號。而我無之。遂相驚以孔敎之將亡。是烏得爲知孔子矣乎。夫梭格拉底亞里士多德之不逮孔子也亦遠矣。而梭氏亞氏之敎。猶愈久而愈章。曾是孔子而顧懼是乎。吾敢斷言曰。世界若無政治。無教育。無哲學。則孔敎之。有此三者。孔敎之光大。正未艾也。持保敎論者。蓋高枕而臥矣。

第八 論當採羣敎之所長以光大孔敎

吾之所以忠於孔敎者。則別有在矣。曰。母立一我敎之界限。而闢其門。而恢其域。揖羣敎而入之。以增長榮衛我孔子是也。彼佛敎。耶敎。回敎。乃至古今各種之宗敎。皆無可以容納他敎敎義之量。何也。彼其以起信爲本。以伏魔爲用。從之者。始如婦人之不得事二夫焉。故佛曰。天上地下。惟我獨尊。耶曰。獨一無二。上帝眞子。其範圍皆有一定而不能增減者也。孔子則不然。鄙夫可以竭

兩端。三人可以得我師。蓋孔教之精神。非專制的而自由的也。我輩誠尊孔子。則宜直接其精神。毋拘墟其形跡。孔子之立教。對二千年前之人而言之也。對一統閉關之中國人而言之也。其通義之萬世不易者固多。其別義之與時推移者亦不少。孟子不云乎。孔子聖之時者也。使孔子而生於今日。吾知其教義之必更有所損益也。今我國民非能爲春秋戰國時代之人也。而已爲二十世紀之人。非徒爲一鄉一國之人。而將爲世界之人。則所以師孔子之意而受孔子之賜者必有在矣。

故如佛教之博愛也。大無畏也。勘破生死也。普度衆生也。耶教之平等也。視敵如友也。殺身爲民也。此其義雖孔教固有之。吾探其尤博深切明者以相發明。其或未有者。吾急取而盡懷之。不敢廉也。其或相反而彼爲優者。吾舍己以從之。不必吝也。又不惟於諸宗教爲然耳。卽古代希臘近世歐美諸哲之學說。何一不可以兼容而并包之者。若是於孔教爲益乎。爲損乎。不待知者而決也。夫孔子特自異於狹隘之羣教。而爲我輩尊孔教者開此法門。我輩所當自喜而不可辜此天幸者也。大哉孔子。大哉孔子。海闊從魚躍。天空任鳥飛。以是尊孔而孔之眞乃見。以是演孔而孔之統乃長。又何必鯁鯁然猥自貶損。樹一門。劃一溝。而曰保教保教爲也。

結論

嗟乎嗟乎。區區小子。昔也爲保教黨之驍將。今也爲保教黨之大敵。嗟我先輩。嗟我故人。得母有惡其反覆。謂其模稜。而以爲區區罪者。雖然。吾愛孔子。吾尤愛眞理。吾愛先輩。吾尤愛國家。吾愛故人。吾尤愛自由。吾又知孔子之愛眞理。先輩故人之愛國家。愛自由。更有甚於吾者也。吾以是

自信。吾以是懺悔。爲二千年來翻案。吾所不惜。與四萬萬人挑戰。吾所不懼。吾以是報孔子之恩。我。吾以是報羣教主之恩。我。吾以是報我國民之恩。我。

論佛教與羣治之關係 壬寅

吾祖國前途有一大問題。曰「中國羣治當以無信仰而獲進乎抑當以有信仰而獲進乎」是也。信仰必根於宗教。宗教非文明之極則也。雖然今日之世界其去完全文明尙下數十級。於是乎宗教遂爲天地間不可少之一物。人亦有言。教育可以代宗教。此語也。吾未敢遽謂然也。即其果然。其在彼。教育普及之國。人人皆漸漬熏染。以習慣而成。第二之天性。其德力智力日趨於平等。如是則雖或缺信仰而猶不爲害。今我中國猶非其時也。於是乎信仰問題終不可以不講。觀參本報第十九號宗教家與哲學家長短得失

因此一問題而復生出第二之問題。曰「中國而必需信仰也。則所信仰者當屬於何宗教乎」是也。吾提此問。聞者將疑焉。曰。吾中國固自有孔教在。而何容復商榷爲也。雖然。吾以爲孔教者。教育之教也。非宗教之教也。其爲教也。主於實行。不主於信仰。故在文明時代之效。或稍多。而在野蠻時代之效。或反少。亦有心醉西風者。流觀歐美人之。以信仰景教而致強也。欲舍而從之。以自代。此尤不達體要之言也。無論景教與我民族之感情。柄鑿已久。與因勢利導之義。相反背也。又無論彼之有眈眈逐逐者。楮於其後。數強國利用之。以爲釣餌。稍不謹。而未流之禍。將不測也。

抑其教義非有甚深微妙。可以涵蓋萬有。鼓舞羣生者。吾以嗜昔無信仰之國。而欲求一新信仰。則亦求之於最高尚者而已。而何必惟勢利之爲趨也。吾師友多治佛學。吾請言佛學。

一 佛教之信仰乃智信而非迷信

孔子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又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又曰。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又曰。未知生焉。知死。蓋孔教本有闕疑之一義。言論之間。三致意焉。此實力行教之不二法門也。至如各教者。則皆以起信爲第一義。夫知焉而信焉。可也。不知焉而強信焉。是自欺也。吾嘗見迷信者。流叩以微妙最上之理。輒曰。是造化主之所知。非吾儕所能及焉。是何異專制君主之法。律不可以與民共見也。佛敎不然。佛敎之最大綱領曰。『悲智雙修』。自初發心以迄成佛。恒以轉迷成悟爲一大事業。其所謂悟者。又非徒知有佛焉。而盲信之之謂也。故其教義云。『不知佛而自謂信佛。其罪尙過於謗佛者。』何以故。謗佛者有懷疑心。由疑入信。其信乃眞。故世尊說法四十九年。其講義關於哲學。學理者十而八九。反覆辨難。弗明弗措。凡以使人積眞智。求真信而已。淺見者或以彼微妙之論爲不切於羣治。試問希臘及近世歐洲之哲學。其於世界之文明。爲有裨乎。爲無裨乎。彼哲學家論理之圓滿。猶不及佛說十之一。今歐美學者。方且競探此以資研究矣。而豈我輩所宜詬病也。要之他教之言信仰也。以爲教主之智慧萬非教徒之所能及。故以強信爲究竟佛敎之言信仰也。必以爲教徒之智慧必可與教主相等。故以起信爲法門佛敎之所以信而不迷。正坐是也。近儒斯賓塞之言哲學也。區爲『可知』與『不可知』之二大部。蓋從孔子闕疑之訓。救景教。徇物之弊。而謀宗教與哲學之調和也。若佛敎則於不可知

之中而終必求其可知者也。斯氏之言學界之過渡義也。佛說則學界之究竟義也。

二 佛教之信仰乃兼善而非獨善

凡立教者必欲以其教易天下。故推教主之意。未有不以兼善爲歸者也。至於以此爲信仰之一專條者。則莫如佛教。佛說曰：「有一衆生不成佛者。我誓不成佛。」此猶其自言之也。至其教人也。則曰：「惟行菩薩行者。得成佛。其修獨覺禪者。永不得成佛。」獨覺者。何以自證。自果爲滿足者也。學佛者有二途。其一則由凡夫而直行菩薩行。出菩薩而成佛者也。其他則由凡夫而證阿羅漢果。而證阿那含果。而證斯陀洹果。而證辟支佛果者也。辟支佛果。即獨覺位也。亦謂之聲聞。亦謂之二乘。辟支佛與佛相去一間耳。而修聲聞二乘者。證至此。已究竟矣。故佛又曰：「吾誓不爲二乘聲聞人說法。」佛果何惡於彼。而痛絕之甚。蓋以爲凡夫與謗佛者。猶可望其有成佛之一日。若彼輩則眞自絕於佛性也。所謂菩薩行者。何也。佛說又曰：「己已得度。回向度他。是爲佛行。未能自度。而先度人。是爲菩薩發心。」故初地菩薩之造詣。或比之阿羅漢。阿那含。尙下數級焉。而以發心度人之故。卽爲此後證無上果之基礎。彼菩薩者。皆至今未成佛者也。其有已成佛而敢知。何以故。有一衆生。未成佛。彼誓不成佛。故夫學佛以成佛爲希望之究竟者也。今彼以衆生故。乃並此最大之希望。而犧牲之。則其他更何論焉。故舍己救人之大業。惟佛教足以當之矣。雖然。彼非有所矯強而云然也。彼實見夫衆生性與佛性本同一源。苟衆生迷。而曰我獨悟。衆生善。而曰我獨樂。無有是處。譬諸國然。吾既託生此國矣。未有國民愚。而我可以獨智。國民危。而我

可以獨安國民。粹而我。可以獨榮者也。知此義者。則雖犧牲貌躬。種種之利益。以爲國家。其必不辭矣。

三 佛教之信仰乃入世而非厭世

明乎菩薩與獨覺之別。則佛教之非厭世教可知矣。宋儒之謗佛者。動以是爲清淨寂滅而已。是與佛之大乘法。適成反比例者也。景教者。衍佛之小乘者也。翹然日懸。一與人懸絕之天國。以厭世俗。此甯非引進愚民之一要術。然自佛視之。則已墮落二乘聲聞界矣。佛固言天堂也。然所祈嚮者。非有形之天堂。而無形之天堂。非他界之天堂。而本心之天堂。故其言曰。『不厭生死。不愛涅槃。』又曰。『地獄天堂。皆爲淨土。』何以故。菩薩發心。當如是。故世界既未至。一切衆生。皆成佛之位置。則安往而得。一文明極樂之地。彼迷而愚者。既待救於人。無望能造新世界焉。矣。使悟而智者。又復有所歆於他界。而有所厭於儕輩。則進化之責。誰與任之也。故佛弟子有問佛者曰。誰當下地獄。佛曰。『佛當下地獄。不惟下地獄也。且常住地獄。不惟常住也。且常樂地獄。不惟常樂也。且莊嚴地獄。』夫學道而至於莊嚴地獄。則其願力之宏大。其威神之廣遠。豈復可思議也。然非常住常樂之烏克。有此彼歐美數百年前。猶是一地獄世界。而今日已驟進化。若彼者。皆賴百數十人君子住之樂之。而莊嚴之也。知此義者。小之可以救一國。大之可以度世界矣。

四 佛教之信仰乃無量而非有限

宗教之所以異於哲學者。以其言靈魂也。知靈魂。則其希望長。而無或易召失望。以致墮落。雖然。他教之言靈魂。其義不如佛教之完。景教之所榻藥也。曰永生天國。曰末日審判。夫永生猶可言。

也。謂其所生者在魂不在形。於本義猶未悖也。至末日審判之義。則謂人之死者。至末日期。至皆從塚中起。而受全知全能者之鞠訊。然則受鞠訊者。仍形耳。而非魂也。藉曰魂也。則此魂與形俱生。與形俱滅。而曾何足貴也。故孔教專衍形者也。則曰善不善報諸子孫。佛教專衍魂者也。則曰善不善報諸永劫。其義雖不同。而各圓滿具足者也。惟景教乃介兩者之間。故吾以為為景教之言。末日猶未脫埃及時代野蠻宗教之迷見者也。埃及人木乃伊術。保全屍殼。必有所為。殆令為將來再當犯罪。其子孫墮落。云云。亦其一端也。如耶氏之教。則吾輩之形。雖受於亞當。然其魂則固受諸上帝也。亞當一人有罪。何至罰及其數百萬年以後之裔孫。此殆猶是積善之家有餘慶。不善之家有餘殃之義而已。仍屬衍形教。不可謂之衍魂教也。○耶氏言末日審判之義。頗緊嚴悚。於度世法門。亦自有獨勝處。未可厚非。特其言魂學之圓滿。固不如佛耳。夫人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故為信仰者。苟不擴其量於此數十寒暑以外。則其所信者。終有所撓。瀏陽仁學云。『好生而惡死。可謂大惑不解者矣。蓋於不生不滅。膏焉。膏而惑。故明知是義。特不勝其死亡之懼。縮朒而不敢為。方更於人禍之所不及。益以縱肆於惡。而顧景汲汲。而四方蹙蹙。惟取自慰快已爾。天下豈復有可治也。今使靈魂之說明。雖至闇者。猶知死後有莫大之事。及無窮之苦。樂必不於生前之暫苦。暫樂而生貪著厭離之想。知天堂地獄森列於心目。必不敢欺飾放縱。將日遷善。以自兢惕。知身為不死之物。雖殺之亦不死。則成仁取義。必無怛怖於其衷。且此生未及竟者。來生固可以補之。復何所憚而不躋躋。』嗚呼。此「應用佛學」之言也。西人於學術每分純理與應用兩門。如純理哲學應用哲學。純理經濟學應用生計學等是也。瀏陽仁學吾謂可名為「瀏陽」。一生得力在此。吾輩所以崇拜瀏陽步趨瀏陽者。亦當在此。若此者。殆舍佛教未由應用佛。

五 佛教之信仰乃平等而非差別。他教者率衆生以受治於一尊之下者也。惟佛不然。故曰：「一切衆生皆有佛性。」又曰：「一切衆生本來成佛。生死涅槃皆如昨夢。」其立教之目的則在使人人皆與佛平等而已。夫專制政體固使人服從也。立憲政體亦使人服從也。而其順逆相反者一則以我服從於他。使我由之而不使我知之也。一則以我服從於我。吉凶與我同患也。故他教雖善終不免爲据亂世小康世之教。若佛教則兼三世而通之者也。故信仰他教或有流弊。而佛教決無流弊也。

六 佛教之信仰乃自力而非他力

凡宗教必言禍福。而禍福所自出。恒在他力。若祈禱焉。若禮拜焉。皆修福之最要法門也。佛教未嘗無言他力者。然只以施諸小乘。不以施諸大乘。其通三乘攝三藏而一貫之者。惟因果之義。此義者。實佛教中小大精粗。無往而不具者也。佛說現在之果。即過去之因。現在之因。即未來之果。既造惡因而欲今後之無惡果焉。不可得避也。既造善因而懼後此之無善果焉。亦不必憂也。因果之感召。如發電報者。然在海東者。動其電機。長短多寡若干度。則雖隔數千里外。而海西電機之發露。其長短多寡若干度。與之相應。絲毫不容假借。人之熏其業緣於「阿賴耶」識。阿賴耶識中之第七識也。其義不可得譯。故先翟唯譯音焉。欲知之者。宜讀楞伽經及成唯識論。也。亦復如是。故學道者必慎於造。因吾所已造者。非他人所能代消也。吾所未造者。非他人所能代勞也。又不徒吾之一身而已。佛說此五濁惡世者。亦由衆生業識熏結而成。衆生所造之惡業。有一部分屬於普通者。有一部分屬於特別者。其屬於普

通之部分。則遞相熏積相結而爲此器世間者。佛說有所謂器世間。有情世間。一指宇宙。一指衆生也。其特別之部分。則各各之靈魂。靈魂本一也。以妄生分別故。故爲各各。自作而自受之。而此兩者自無始以來。又互相熏焉。以遞引於無窮。故學道者。一當急造切實之善。因以救吾本身之墮落。二當急造宏大之善。因以救吾所居之器世間之墮落。何也。苟器世間猶在惡濁。則吾之一身。未有能達淨土者也。所謂有一衆生不成。佛則我不能成佛。是實事也。非虛言也。嘻。知此義者。可以通於治國矣。一國之所以腐敗衰弱。其由來也。非一朝一夕前此之人。蒔其惡。因而我輩今日刈其惡果。然我輩今日非可諉咎於前人。而以自解免也。我輩今日而亟造善。因焉。則其善果。或一二年後而收之。或十餘年後而收之。或數百年後而收之。造善。因者。遞續不斷。而吾國遂可以進化。而無窮造惡。因者。亦然。前此惡。因既已蔓。而我復灌漑而播殖之。其貽禍將來者。更安有艾也。又不徒一羣爲然也。一身亦然。吾蒙此社會種種惡業之熏染。受而化之。旋復以熏染社會。我非自洗滌之。而與之更始於此。而妄曰。吾善。吾羣。吾度。吾羣。非大愚。則自欺也。故佛之說因果。實天地間最高尙完滿博深切明之學說也。近世達爾文斯賓塞諸賢。言進化學。者。其公理大例。莫能出此二字之範圍。而彼則言其理。而此則並詳其法。此佛學所以切於人事。徵於實用也。夫尋常宗教家之所短者。在導人以倚賴根性而已。雖有「天助自助者」一語。以爲之彌縫。然常橫天助二字於胸中。則其獨立不羈之念。所滅殺已不少矣。若佛說者。則父母不能有所增益於其子。怨敵不能有所咒損於其仇。無歎羨無畔援。無望礙。無恐怖。獨往獨來。一聽衆生之自擇。中國先哲之言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道。

又曰。「自求多福。在我而已。」此之謂也。特其所言因果相應之理。不如佛說之深切著明耳。佛教洵侷乎遠哉。

以上六者。實鄙人信仰佛教之條件也。於戲。佛學廣矣。大矣。深矣。微矣。豈區區末學所能窺其萬一。以佛耳聽之。不知以此爲讚佛語耶。抑謗佛語耶。雖然。卽曰謗佛。吾仍冀可以此爲學佛之一法門。吾願造是因。且爲此南瞻部洲有情衆生造是因。佛力無盡。我願亦無盡。

難者曰。子言佛教有益於羣治。辯矣。印度者。佛教祖國也。今何爲至此。應之曰。嘻。子何闇於歷史。印度之亡。非亡於佛教。正亡於其不行佛教也。自佛滅度後十世紀。全印卽已無一佛跡。而婆羅門之餘孽。盡取而奪之。佛教之平等觀念。樂世觀念。悉已摧亡。而舊習之嗜私德。及苦行生涯。遂已印相終始焉。後更亂以回教。末流遂極於今日。然則印之亡。佛果有罪乎。故吾子爲是言。則彼景教所自出之猶太。今又安在也。夫甯得亦以猶太之亡。爲景教優劣之試驗案也。雖然。世界兩大教。皆不行於其祖國。其祖國皆不存於今日。亦可稱天地間一怪現象矣。

宗教

終

教育書報附

論教育當定宗旨 壬寅

人之所異於羣物者安在乎。凡物之動力。皆無意識。人之動力。則有意識。無意識者何。不知其然而然者是也。亦謂之不能自主。有意識者何。有所爲而爲之者是也。亦謂之能自主。夫植物之生也。其根有胃。吸受膏液。其葉有肺。吐納空氣。其所以自榮衛者。不一端焉。雖然。不過生理上體人物生生之理。日本人譯爲生理學。自然之數而已。彼植物非能自知其必當如此不當如彼而立一目的以求之也。其稍進者爲動物。飢則求食。飽則游焉息焉。求而難得者則相爭。其意識稍發達。畧知所謂當如此不當如彼者。然必如何然後能如此。如何然後不如彼。非動物所能知也。最下等之野蠻人。其情狀殆亦爾爾。要而論之。則植物之動。全恃內界自然之消息者也。動物及下等野蠻之動。則內界之消息。與外界之刺激。稍相和合者也。皆不知其然而然者也。若人則於此二界之外。別有思想。別有能力。能自主以求達其所向之鵠。若是者謂之宗旨。

宗旨之或有或無。或定或不定。或大或小。或強或弱。恒爲其人文野之比例差。夫野蠻人之築室也。左投一瓦焉。右堆一石焉。今日支一木焉。明日畚一土焉。及其形粗具。曰是苟完矣。因而居之。若文明人則必先出其意匠。畫其圖形。豫算其材器。未鳩工之始。而室之規模。先具於胸中矣。野蠻人之治國也。因仍習慣。不經思索。遇一新現象出。則旁皇無措。過一時算一時。了一事算一事。若文明人則必先定國體焉。定憲法焉。或採專制之政。或採共治之政。皆立一標準。而一切舉措。

皆向此標準而行。若是者所謂宗旨也。未有無宗旨而能成完全之事業者也。故夫負襁褓櫛風雨於畦隴者何爲乎。謀食之宗旨使然也。湏口沫糜腦力於窗下者何爲乎。求學之宗旨使然也。揮黑鐵流赤血於疆場者何爲乎。爭權利之宗旨使然也。然則無宗旨則無所用其耕。無宗旨則無所用其學。無宗旨則無所用其戰。百事莫不皆然。而教育其一端也。

文明人何以有宗旨。宗旨生於希望。希望生於將來。必其人先自忖自語曰。吾將來欲如是如是。此宗旨之所由起也。曰。吾將來必如何然後可以如是如是。此宗旨所由立也。愈文明則將來之希望愈盛。教育制度所以必起於文明之國。而野蠻半開者無之。何歟。教育者其收效純在於將來。而現在必不可得見者也。然則他事無宗旨猶可以苟且遷就。教育無宗旨則寸毫不能有成。何也。宗旨者爲將來之核者也。今日不播其核。而欲他日之有根有芽有莖有葉有果。必不可期之數也。

一國之教育與一人之教育。其理相同。父兄之教子弟也。將來欲使之爲士。欲使之爲農爲工爲商。必定其所嚮焉。然後授之。未有欲爲箕者而使之學冶。欲爲矢者而使之學函也。惟國亦然。一國之有公教育也。所以養成一種特色之國民。使之結爲團體。以自立競存於優勝劣敗之場也。然欲達此目的。決非可以東塗西抹。今日學一種語言。明日設一門學科。苟且敷衍。亂雜無章。而遂可以收其功也。故有志於教育之業者。先不可不認清教育二字之界說。知其爲製造國民之具。次不可不具經世之炯眼。抱如傷之熱腸。洞察五洲各國之趨勢。熟考我國民族之特性。然後以全力鼓鑄之。由前之說。則教育宗旨所由起也。由後之說。則教育宗旨所由立也。

吾國自經甲午之難。教育之論始萌蘖焉。庚子再創。一年以來。而教育之聲遂徧滿於朝野上下。此實漸進文明之一徵也。雖然。向彼之倡此論任此責者。果能解教育之定義乎。何所爲而爲之乎。果實有見於教育所得將來之結果乎。由何道以致之乎。叩其故。則曰外國皆有教育。吾不可以獨無之云爾。至外國何以有。吾國何以無。外國何以爲之而能有功。吾國何以爲之而久無效。此問題非彼等所能及也。英有英之教育。法有法之教育。德有德之教育。日有日之教育。則吾國亦應有吾國之教育。此問題更非彼等所能及也。其下焉者。見朝廷銳意教育。我亦趁風潮附炎熱。思博萬一之寵榮。其上焉者。亦不過撫拾外論。瞥見歐美日本學制之一斑。震驚之艷羨之。而思仿摹之耳。審如是也。是何異鸚鵡聞人笑語。而亦學語。孩童見人飲食而亦思食也。審如是也。則今之所謂教育論者。全屬無意識之動。未嘗有自主之思想。自主之能力。定其所向之鵠而求達之。與動物及下等野蠻之僅藉外界刺激之力。以食焉息焉游焉爭焉者。曾無以異。以是而欲成就文明人所專有之教育事業。豈可得耶。豈可得耶。

雖然。吾驟責彼等以無宗旨。彼必不服。何也。彼固曰。吾將以培人才也。吾將以開民智也。若是者。安得謂非宗旨。然則吾於其宗旨之果能成爲宗旨與否。其宗旨之有用與否。無弊與否。其宗旨能合於今世文明國民所同向之宗旨與否。不可不置辯。夫培漢奸之才。亦何嘗非人才。開奴隸之智。亦何嘗非民智。以此爲宗旨。誰能謂其無宗旨者耶。彼等之宗旨。雖未必若是。然五十步與百步之間。非吾所敢言也。試一繙前者創辦京師同文館上海廣方言館之檔案。觀其奏摺中公牘中章程中所陳說者何如。此猶曰在內地者。試一遊日本東京中國公使館中附立之學堂。有

前使臣李經方所題一聯云。斯堂培繙譯根基。請自我始。爾輩受朝廷教養。先比人優。此二語實代表吾中國數十年來之教育精神者也。舍繙譯之外無學問。舍陞官發財之外無思想。若此者吾亦豈能謂其非宗旨耶。以此之宗旨。生此之結果。吾中國有學堂三十餘年。而不免今日之腐敗。所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絲毫不容假借者也。今之教育者必曰。吾之新教育不如是。吾將教之以格致物理。吾將教之以地理歷史。吾將教之以政治理財。若是者。謂爲學科之進步也可。至其宗旨之進步與否。非吾所敢言也。夫使一國增若干之學問智識。隨卽增若干有學問有智識之漢奸奴隸。則有之。不如其無也。今試問以培人才。開民智爲宗旨者。其所見果有以優於李經方聯語云云者幾何也。吾敢武斷之曰。此等宗旨。不成爲宗旨何也。教育之意義。在養成一種特色之國民。使結團體。以自立。競存於列國之間。不徒爲一人之才與智云也。深明此義者。可與語教育焉耳。

吾欲爲吾國民定一教育宗旨。請先臚列他國之成案。以待吾人參考而自擇焉。凡代表古代者三曰。雅典。曰。斯巴達。曰。耶蘇教。代表現世者三曰。英吉利。曰。德意志。曰。日本。
第一雅典。雅典者古希臘市府之國。而民政之鼻祖也。其市民皆有參預政事之權。故其教育之宗旨。務養成可以爲市民之資格。獎勵其自由之性。訓練其斷事之識。又雅典人所自負者。欲全希臘文化之中心點。集於其國也。故務使國民自高尚之理想。有區重之品格。有該博之科學。一切教育條理。皆由此兩大宗旨而生。故其國多私立學校。授種種羣學哲學等。其人重名譽。輕金錢。有以學問爲謀生之具者。則共鄙棄之。不與齒。其結果也。立法行政之制度。在上古號稱最

完善。至今爲各國所仿效。而大儒梭格拉底、柏拉圖、阿里士多德皆生於其間。

第二斯巴達 斯巴達者亦希臘一國。與雅典對峙。而貴族專制政體之名邦也。其教育制度。由彼中大立法家來喀格士所定。其宗旨在使斯巴達爲全希臘最強之國。故先使全國人爲軍國民。一國之子弟一國所公有也。父母不得而私之。童子年七歲卽入公立學校。養之教之。皆政府責任。惟其以專制爲政體也。故務束縛之。養其服從長上之性。非至四十以上不能自由。惟其以尙武爲精神也。故專務操練軀體。使之強壯。每使之歷人生不能堪之苦工。有過失者。鞭撻楚毒於長老之前。紀律極嚴。一國如一軍。常以愛國大義。討實而訓警之。故敵愾之心。無時或忘。斯巴達之教育。卽由此專制尙武兩大宗旨而生者也。其結果也。使其國狎主夏盟。雄長諸侯。

第三耶蘇教會 耶蘇教之教育。非國民教育也。雖然。其宗旨之堅忍而偉大。有深足法者。且中古一線之文明。賴之以延。近世無量之文明。因之以發。故不可不論及之。耶蘇教無固有之教育法。無固有之學制。無固有之教授材料。語其特色。則以耶蘇爲教育之理想。以耶蘇爲教育家之模範也。其宗旨在嚴守律法。而各自尊其自由權。且互尊他人之自由權。以至誠起信爲體。以殺身成仁。忍辱耐苦爲用。當中世之初。教會本無學校。而此宗旨所磅礴鬱積。愈光愈大。及今日而耶蘇教之學堂。遂徧於大地。其結果也。能合無量數異國異種之人。結爲一千古未有之大團體。其權力常與國家相頡頏。時或駕而上之。

第四英吉利 盎格魯撒遜種者。今日地球上最榮譽之民族也。其教育之宗旨。在養成活潑進步之國民。故貴自由。重獨立。薰陶高尚之德性。鍛鍊強武之體魄。蓋兼雅典斯巴達之長。而有之。

焉。英國之學校。特注重於德育體育。而智育居其末。若以學科之繁程度之高論之。則英國之視諸國。瞠乎後也。而絕大之學者。絕大之政治家。絕大之國民出焉。何也。其教育之優點。不在形質而在精神。其父母之視子女也。不視爲己之附庸。而視爲國民之分子。其在家庭。其在學校。皆常有以啓發其權利義務之觀念。而使知自貴自重。其所教者常務實業。使其成年之後。可以自立。而斷絕其倚賴他人之心。自其幼時。常使執事。使其有自治之力。雖離父兄去師長。而不至爲惡風潮之所漂蕩。故英美國民。皆各有常識。各有實力。非徒恃一二英雄豪傑以支柱國家者也。以故六洲五洋中。大而大陸。小而孤島。無不有盎格魯撒遜人種之足跡。而所至皆能自治獨立。戰勝他族。蓋皆其教育宗旨所陶鑄。非偶然耳。

第五德意志 德國新造之雄國也。其教育宗旨。可分兩大段。一曰前宰相俾士麥所倡者。二曰今皇維廉第三所倡者。前者。民族主義之宗旨也。後者。民族帝國主義之宗旨也。當十九世紀之前半。日耳曼民族。封建並立。無所統一大政治家。達因大文家。蓋特等倡之。俾士麥承之。專發揮祖國之義。喚起曹騰渙漫之人心。使爲一體。其時普國學制之善。甲歐陸。大將毛奇嘗指小學校生徒而言曰。「師丹之役。非我等能勝法人。而此輩之能勝法人也。」可謂至言。而小學校生徒何以有如許勢力。非徒以其功課之完密而已。實其愛祖國愛同胞之精神爲之也。及今皇即位。常勃勃欲龍跳虎擲於大地。而首注意於教育宗旨。彼嘗自撰勅語數千言。論改革學風之事。曰。我普通學校。我大學校。有共當努力者一事。曰。教養一國之少年。使其資格可以輔朕爲全世界之主人翁是也。此其氣象何等雄偉。其眼光何等遠大。而今日德意志民族所以駸駸然幾與盎

格魯撒遜代興者。則皆此二大宗旨之成績也。

第六日本。日本自距今三十年前。爲封建之國者。殆八百年。故有一種所謂武士道者。日人自稱之爲太武魂。卽尙武之精神是也。又日本帝統。自開國以來。一綫相承。未嘗易姓。故其人以尊王愛國合爲一事。尙武尊王二者。實日本教育宗旨之大原也。故國家思想發達甚驟。自主獨立之氣。磅礴於國中。能吸取歐西文明。食而化之。而不至爲文明之奴隸。智育體育。皆日進步。其結果也。能戰勝四百兆民族之中國。三島屹立東海。爲亞洲文明之魁。

由此觀之。安有無宗旨而可以成完備之教育者耶。安有無完備之教育。而可以結完備之團體。造完備之國民者耶。夫無團體無國民。則將不可一日立於大地。有志教育者。可無傲歎。可無勦歎。

以上六種。舉其宗旨之長者。以示標準。請更論次其短者。其在雅典。偏於哲理。溺於文學。強武之氣稍缺。其所養成者。只能爲市府的民族。不能爲國家的民族。故雅典亡。而其文學亦與之俱亡。是可爲人民恃國家而存立之明證也。其在斯巴達。專制暴威太甚。侵箇人之自由權。其民不能離政府之外。而自成一活潑強立之國民。故其末路。諸市叛之。失盟主之地位。而遂不能復興。其在法蘭西。自拿破侖稱帝以來。中央政府之權力過大。其所設學校。皆務養成官吏。以供己之指揮。迄今垂百年。雖政體屢更。而此風迄不能改。故法國學校之學生。惟以試驗及第爲第一要件。其國民以得一官一職爲第一寵榮。虛文盛而實業微。形質多而精神少。故法人與英人德人相馳逐於世界。而決不足以相及。其在奧大利。前宰相梅特涅。以十九世紀第一奸雄。把持其政局。

者四十年。其宗旨務在壓制民權。柔和民氣。教以極陳腐之耶蘇聖詩。極煩縟之羅馬文學。卒亦枉作小人民權之氣。終不可遏。而奧國國民受毒既久。元氣難復。至今猶不能與列強並也。其在俄羅斯爲今世專制第一雄國。其教育事務。受監督於宗教大臣之下。所謂希臘正教總監者也。俄以專制政治立國。自不得不行專制教育。然以一政府抗世界之大逆流。恐不免舉鼎絕脰之慘。近者學生騷動之風潮。日盛一日。去春之事。俄皇固不能不讓步焉矣。其在日本自三十年來。震於歐西文明。專求新智識之輸入。而於德育未嘗留意。既已舉千年來所受儒教之精神。破壞一空。而西人倫理道德之精華。亦不能有所得。青黃不接。故風俗日壞。德心日衰。至今朝野上下。咸孜孜研究德育問題。而大勢滔滔。竟如抱束薪以塞瓠子。毫無所濟。有心者咸憂之焉。以上數端。亦近世教育界得失之林也。

朱子曰。教學者如扶醉人。扶得東來西又倒。教一人如是。教一國始更甚焉。宗旨一偏。其流弊中於人心。往往有數十年數百年而不能拯其失者。觀於法蘭西奧大利日本之前事。可爲長太息焉矣。夫偏猶不可。何況於誤。誤猶不可。何況於無。試問吾中國今日所謂教育家者。爲有宗旨乎。爲無宗旨乎。曰無也。謂彼以教漢奸育奴隸爲宗旨。其論未免太苛。吾信袞袞諸公之必不然也。然舍此以外。竟未聞有一人提出一宗旨以表示於國民者。何也。聞甲之言曰。英文要也。則教英文。乙之言曰。日本文要也。則教日本文。丙之言曰。歷史地理要也。則教歷史地理。丁之言曰。師範要也。則教師範。戊之言曰。體操要也。則教體操。己之言曰。小學校最急也。則稱道小學校。庚之言曰。教科書最先也。則爭編教科書。如蠅之鑽紙。任意觸撞。如猴之跳戲。隨人低昂。如航海而無羅

針如撫琴而無腔調。雖欲以成一小小結構。猶且不可。况乃爲四萬萬龐大國民之嚮導者耶。且前者人人心中。無所謂教育者。則亦已耳。今既有之。則發軔之始。實爲南轅北轍所關。播核之初。永定苦李甘瓜之種。莊子所謂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今乃以亂彈之曲。魚目之珠。盲人瞎馬。夜半臨池。天下可悲可懼之事。安有過此者耶。安有過此者耶。

然則爲今之計奈何。曰第一當知宗旨。使欲造成文學優美品格高尚之國民也。則宜法雅典。使欲造成服從紀律強悍耐苦之國民也。則宜法斯巴達。使欲造成至誠博愛迷信奉法之國民也。則宜法耶蘇教會。使欲造成自由獨立活潑進取之國民也。則宜法英吉利。使欲造成團結強立自負不凡之國民也。則宜法德意志。使欲造成君國一體同仇敵愾之國民也。則宜法日本。苟不能者。則雖學法國之拿破侖可也。學奧國之梅特涅可也。學俄國之皮里加辣陀。現任宗教大臣可也。彼

其宗旨雖謬。然彼固有所爲而爲之。猶勝於無意識之動力。僅感受外界之刺激。突奔亂撞。與動物野蠻無別也。故必先知宗旨之不可以已。然後吾敢以更端進也。第二當擇宗旨。今欲爲我四萬萬同胞國民求一適當至善之教育宗旨。果何所適從乎。雅典斯巴達。前劫之骨董也。其精神可探。其形質萬不可師。耶蘇教於歐洲文明。甚有關係焉。然今亦已成退院之僧。於國家主義時代。頗不適用。且其經累次枝節。與吾民族幾冰炭不相容。其不可行。無待言也。或曰俄羅斯與中國政體相近。宜學之。然俄人於內治。方且不能抗大勢而思變計。吾何爲蹈其覆轍焉。或曰法蘭西久爲歐洲文明之中心點。又爲十九世紀全球之原動力。盍試效之。然法民好動。吾民好靜。其性之相反太甚。且按之歷史地理之位置。無一彷彿者。烏從而追之。近年以來。吾國民崇拜日本

之心極盛。事無大細。動輒曰法日本。雖然。日本非吾之所宜學也。彼島國。吾大陸。一也。彼數千年一姓相承。我數千年禪篡征奪。二也。彼久爲封建。民習強悍。我久成一統。民溺懦弱。三也。無已則惟最雄偉之英吉利與德意志兩民族乎。英人性喜保守。而改革以漸。此我所能學者也。德人昔本散渙。而今乃團結。此我所宜學者也。雖然。彼英德民族者。亦皆各有其固有之特性。積之千餘歲。養之百十年。乃始有今日。又非我空言疾呼曰學之。而遂能幾者也。

第三當定宗旨。然則我國國民教育之宗旨。究何在。乎。曰。今日之世界。民族主義之世界也。凡一國之能立於天地。必有其固有之特性。感之於地理。受之於歷史。胎之於思想。播之於風俗。此等特性。有良者焉。有否者焉。良者務保存之。不徒保存之而已。而必採他人之可以補助我者。吸爲己有。而增殖之。否者務刮去之。不徒刮去之而已。而必求他人之可以匡救我者。勇猛自克。而代易之。以故今日各國之教育宗旨。無或有學人者。亦無或不學人者。不學人然後國乃立。學人然後國乃強。要之使其民備有人格。謂成爲人之資格也。品行智識體力皆包於是。享有人權。能自動而非木偶。能自主而非傀儡。能自治而非土蠻。能自立而非附庸。爲本國之民。而非他國之民。爲現今之民。而非陳古之民。爲世界之民。而非陬谷之民。此則普天下文明國教育宗旨之所同。而吾國亦無以易之者也。試問今日所謂教育家者。曾有見於此焉否也。試問彼輩所用之教育方法。其結果能致此焉否也。

兩宗旨或數宗旨對抗并行可乎。曰。可。世界之進化也。恆由保守進取兩大勢力衝突調和而後成。有衝突必有調和。或先衝突後調和。或即衝突即調和。譬若甲之見以爲專制政體適於中國

者。則用全力以造專制之國民可也。乙之見以爲立憲政體丙之見以爲共和政體適於中國者。則用全力以造立憲共和之國民可也。但使其出於公心。出於熱誠。不肯乎前所謂普天下文明國共通之宗旨。則雖爲斯巴達可也。雖爲俄羅斯可也。雖爲美利堅法蘭西可也。而必須有貫徹數十年之眼力。擊舉全國民之氣概。而不可如動物野蠻之受外界刺激。而爲無意識之動。教育云。教育云。如是如是。

或曰。如子所云。不可不待諸政府當道之有大力者。曰。是不然。吾非不以望諸政府。然不能專諉諸政府。勿論遠者。請言日本。日本之福澤諭吉。非窮鄉一布衣乎。終身未嘗受爵於朝。然語日本教育界之主動者。千口一舌。千手一指。曰。福翁福翁。何以故。有宗旨故。耗矣哀哉。吾中國至今無一福澤諭吉其人也。

教育政策私議

壬寅

今日爲中國前途計。莫亟於教育。即當道之言維新。草野談時務者。亦莫不汲汲注意於教育。然而此議之興。既已兩年。而教育之實。至今不舉。殆非盡由奉行之力。或亦由所循之政策有未當者耶。鄙人既非教育家。於此中得失之林。固不能言之曲折詳盡。但有一二見及者。不敢自默。輒書之以備任茲事者之採擇云。其言皆至粗極淺。稍游外國讀外藉者皆所共稔。不值大雅君子之覆瓿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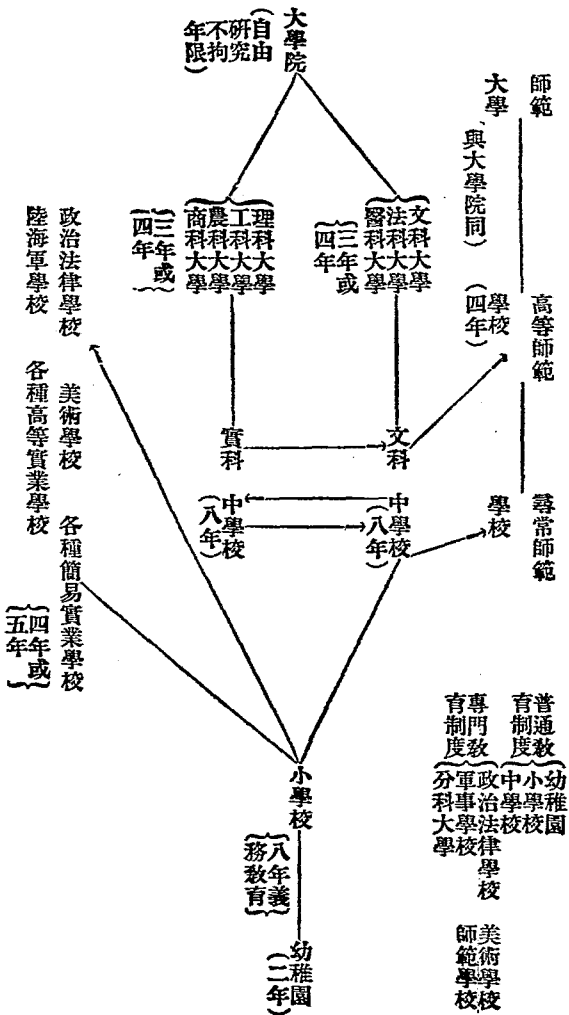
教育次序議第一

頃者朝廷之所詔勅。督撫之所陳奏。莫不有州縣小學府中學省大學京師大學之議。而小學中學至今未見施設。惟以京師大學堂之成立聞。各省大學堂之計畫亦紛紛起。若循此以往。吾決其更越十年而卒無成效者也。求學譬如登樓。不經初級。而欲飛昇絕頂。未有不中途挫跌者。今勿論遠者。請以日本留學生證之。吾國之游學日本者。其始亦往往志高意急。驟入其高等學專門學大學等。講求政治法律經濟諸學。然普通學不足。諸事不能解悟。卒不得不降心以就學於其與中學相當之功課。苟其能降心焉者。即其他日能大成者也。不爾。則雖有取成。終亦寡也。吾見夫坐此之故。而中途輟業以歸者。不知幾何人矣。夫其人當數年前。乃肯經千里。越重洋。負笈而東來。則必其志氣學識。有以秀絕於常人矣。然其困難猶若此。況在內地。遽焉集所謂翰林部曹舉貢生監者。而欲授之以大學之課程。是何異強扶牀之孫。而使與龍伯大人競走也。當十八世紀以前。歐美各國小學之制度未整。至十九世紀以後。巨眼之政治家。始確認教育之本旨。在養成國民。普之皮里達。培法夏哥士等。首倡小學最急之議。自茲以往。各國從風。德將毛奇於師丹戰勝歸國之際。指小學校生徒而語曰。非吾儕之功。實彼等之力。蓋至言也。今中國不欲興學。則已。苟欲興學。則必自以政府干涉之力。強行小學制度始。今試取日本人所論教育次第。撮爲一表以明之。

教育期區分表（兒童身心發達表）

力觀自	意	情	知	體	身	
成自治之品性且能人我協成爲一羣內之我	理性的意志發達	情操發達	推理之力漸強能尋求真理自構理想		體格已定全爲大人之型	廿二歲至廿五歲 大學校期(成人期)
前半期我相之觀念益強幾知有我不知有人後半期始認他相知人我協同之爲急	前半期只有悟性的意志後半期漸爲理性的意志	前半期雖動於情緒後半期則情操漸發達	前半期偏於想像後半期長於推理		此期之始性欲萌芽體格漸成大人之型音聲一變其自身體所起之欲望較前期益發達	十四歲至廿一歲 中學校期(少年期)
模倣長上而好自屈漸欲通已意於人我相之觀念始生	前半期只有感覺的意志後半期漸入於悟性的意志	情緒始動	記憶想像之動機最端以概全體之弊		此期之始腦髓稍堅能就一定之課業身體發育之盛在於此時	六歲至十三歲 小學校期(兒童期)
未自知有我純然渾沌未鑿境界	只有感覺的意志	其感情皆起於感覺恐怖之情甚強	銳敏	感覺知識之動機極爲	一歲前後乳齒生習步行學言語始與他動物全別具人類之特性有營養之求有欲望之起感覺之力漸臻敏捷	五歲以下 家庭教育期 幼稚園期(幼兒期)

教育制度表



由此觀之。教育之次第。其不可以躐等進也明矣。夫在教育已興之國。其就學之級。自能與其年

相應。若我中國今日之學童。則當其前此及年之日。未獲受相當之教育。其知德情意之發達。自比文明國之學童。低下數級。而欲驟然授之。烏見其可。然則中國最速非五年後不可開大學。雖其已及大學之年者。寧減縮中學之期限。而使之兼程以進。而決不可放棄中學之程度。而使之躐級以求也。

至於小學。今論者亦既知其急。然徧觀各國小學。皆行義務教育。義務教育者何。凡及年者皆不可逃之謂也。故各國之興小學。無不以國家之力干涉之。蓋非若此。則所謂義務者。必不能普及也。而今之當事者。只欲憑口舌勸說。使民間自立之而已。非惟紊亂不整。他日不能與官立之中學高等學相接。且吾恐十年以後。而舉國之小學。猶如星辰也。

學校經費議第二

抑學校之議。所以倡之累年。而至今不克實施。或僅經營一省會學堂。而以自足者。殆亦有故焉。則經費無出是也。夫欲舉全國之中學小學。而悉以國帑辦之。無論財政極窘之中國。所不能望也。即極富如英美。蓋亦不給焉矣。各國小學。皆行義務教育。義務云者。其一。則及年之子弟。皆不得不入學之義務也。其二。則團體之市民。皆有不得不擔任學費之義務也。日本明治二十三年所頒法律。號稱地方學事通則者。其第二條云。

凡一區或數區相合所設之小學校。其設立費及維持費。由居寓本區之人。有實業（有土地家宅者）及營業（無舖店之行商不在內）者。共負擔之。若其區原有公產。則先以公產之所入充之。

此制蓋斟酌各國法規所定也。

普國制度。凡小學校之設立費維持費。自昔惟以直接受其利益者負擔之。卽有子弟之家長是也。近年以來。則政府設立小學校規條。頒諸各鄉市。使擔任其經費。若所收脩金。不敷校用。則別徵學校稅以補之。

英國以一千八百七十年至七十三七十四等年。制定小學會。凡小學校之設立費維持費。由各市各鄉各區自負擔之。其徵稅約與恤窮稅率相等。不足則以國庫金補助之。又建築學校時。若其費不給。則政府時或貸與之。

法國自停收小學校脩金以後。學費益增加。前所收鄉稅市稅尙不足給。於是舉土地窗戶人頭家屋營業等諸直接稅。附增若干爲學校稅。不足則以一省公產補助之。再不足則以國庫金補助之。

此各國籌辦小學校經費之大畧也。由是觀之。凡小學校者。大率由國家監督。立一定之法。而徵地方稅以支辦其財政者也。今中國不欲廣開學校則已。如其欲之。則必當依如左之辦法。

一下令凡有千人以上之市鎮村落。必須設小學校一所。其大鎮大鄉。則劃爲數區。每區一所。大約每二千或三千人。輒遞增一校。其小村落不足千人者。則合數村共設一校。

一學校經費。皆由本校本鎮本區自籌。其有公產者。則以公產所入支辦之。其無公產或公產不足者。則徵學校稅。如田畝稅。房屋稅。營業稅。丁口稅等。或因其地所宜之特別稅法。以法律徵收之。以爲創設學校及維持學校之用。惟其稅目不得過兩項以上。其仍有不足者。則稟請地方官酌由官費補助。其有餘

者。則積爲學校公產。

一凡每一學校之區域。或市或鄉或大鄉。鎮內所分之小區。

皆設一教育會議所。由本地居民公舉若干人爲教育議員。公司功課財政庶務等。學校主權及財政出納一切歸本會議所管理。長官不預之。

一國家須速制定小學章程。詳定其管理法及所授課目。頒之各區域。使其遵行。

一教科書。無論爲官纂爲民間私纂。但能一依國家所定課目者。皆可行用。

一學校皆收脩金。惟必須極廉。國家爲定一額。不得逾額收取。其有貧窶子弟。無自備脩金之力。經教育會議所查驗屬實者。則豁免之。子弟及歲不遣就學。則罰其父母。

一既定徵學校稅。如有抗不肯納者。則由教育會議所稟官究取。

一每省置視學官三四員。每年分巡全省各學區。歲徧視學官之職。當初辦時。則指授辦法。既立校後。則查察其管理法及功課。教師之良者。學生之優等者。時以官費獎賞之。其學校所有公產之數及出納表。皆呈繳視學官驗視。但劃其權限。不許干涉校中款項。

此其大較也。至詳細規則。他日當悉心考索。爲一專書。以備當道采擇。苟依此法。其利有四。

(一)不勞公帑而能廣開學風也。今日司農仰屋之時。欲以國費興學。其事既不可望。然政府以責諸疆吏。疆吏以責諸守令。守令亦有何術。能羅掘巨款。以徧興其所屬之學校。故雖明詔敦迫。一日十下。亦不過視爲一紙空文。終不奉行。而疆吏亦無辭以責之也。何也。其力之不逮。上下所同認也。故非用此法。則雖更歷十年。二三十年。而決無全國興學之日。惟因勢利導而使之自謀。則不兩三歲。而絃誦之聲。徧於陬澨矣。

(二)學制整齊。而可與高等學級相接也。官費既不克辦。勢不得不望民間之自開。夫人有子弟。莫不欲教之。爲將來計。加以功令所詔。利祿所趨。則雖不立定制。而民間自創者。固當所在多有。雖然。其不整齊甚矣。其校舍。或此地有。而彼地無。其課目。或此地多。而彼地減。勞而少功。雖辦之數十年。決無成效。苟用此法。則全國之分配。無或偏毗。全國之學級。無或參差。若網在綱。遞進愈上。十年以往。而普通之才。可徧天下。

(三)可以強民。使就義務教育也。既以造就國民爲目的。則不可不舉全國之子弟。而悉教之。故各國通制。及年不學。罪其父母。蓋子弟者。一國所公有。非父母所能獨私也。然國家學制未定。使民何所適從。故必用此法。先使學校普及。然後教育可以普及。其有力者。出其所入之一小部分。以維持公益。其窶貧者。亦可豁免學費。以成就其前途。如是而猶不樂學焉。未之有也。

(四)養成地方自治之風。爲強國之起點也。今日欲立國於大地。舍公民自治。其無術矣。雖然。驟舉今日歐美日本所謂地方自治之權利義務。悉以畀之於我國民。無論爲政府所不欲。恐吾民亦未能受之。而推行盡善也。故莫如先從教育著手。凡一區域內。關涉教育之事。悉歸會議所之自治。人民借此閱歷。得以練習團體行政之法。此後漸次授以他事。使自經理。自可不迷厥途。而政府亦可以知地方自治之事。雖屬民權。而於君權國權。不特無傷。且能爲國家分任艱鉅。與舉庶務。而此後集權分權之政治。可以確立。此又不徒爲教育計。亦爲一切政體之本原計也。或曰。今日中國租賦名目。既已繁重矣。加以賠款頻仍。軍事屢作。胥削悉索。鼠雀俱窮。復欲益以學校稅。民其樂輸之乎。曰。是又不然。凡取諸民而入諸官者。民不知其所用之目的。與其出納之

會計雖極薄而猶怨焉。取諸民而用諸民。且明示以所用之目的。使自司其出納之會計。雖極重而民猶樂也。中國之賦稅比較列國最稱輕減。即合以汙吏之婪索中飽。猶不能及歐美文明國之一也。然而民滋怨者何也。謂其未嘗一用之以治民事也。中國有國稅而無地方稅。然試問各省之市鎮村落。何一不自有其財團。自徵課於其地以爲公益之用者乎。其所徵時或倍蓰於國稅。而莫或以爲病。況以國家之監督勸導。使之出其財以誨養其子弟。自徵之。自管之。自用之。自察之。長吏一無所過問。惟助其定章程稽功課。匡所不逮耳。彼任議員者。功在桑梓。而享榮名於鄉邑。有子弟者。安坐成學。而獲厚實於前途。有不令下如流水者耶。方今之世。爲興學計。無以易此。

湖南時務學堂學約 丁酉

一曰立志。記曰。凡學士先志。孟子曰。士何事。曰。尚志。朱子曰。書不熟。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惟志不立。天下無可爲之事。又曰。學者志不立。則一齊放倒了。今二三子儼然服儒者之服。誦先王之言。當思國何以蹙。種何以弱。教何以微。誰之咎歟。四萬萬人。莫或自任。是以及此。我徒責人之不任。我則盡任之矣。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天下有道。邱不與易。孔子之志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不彼其澤。若已推而納之溝中。伊尹之志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孟子之志也。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范文正之志也。天下興亡。匹夫之賤。與有責焉。顧亭林之志也。學者苟有此志。則雖束身寡過。不過鄉鄰自好之小儒。雖讀書萬卷。祇成

碎義逃難之華士。此必非良有司與鄉先生之所望於二三子也。朱子又曰立志如下種子。未有播莢稗之種。而能穫來牟之實者。科第衣食。最易累人。學者若志在科第。則請從學究以遊。若志在衣食。則請由市儈之道。有一於此。不可教誨。願其戒之。先立乎其長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爲大人而已矣。立志之功課。有數端。必須廣其識見。所見日大。則所志亦日大。陸子所謂今人如何便解有志。須先有智識。始得此一端也。志既立。必養之使勿少衰。如吳王將復讐。使人日聒其側。曰而忘越人之殺而父乎。學者立志亦當如此。其下手處。在時時提醒。念茲在茲。此又一端也。志既定之後。必求學問以敷之。否則皆成虛語。久之亦必墮落也。此又一端也。

二曰養心。孔子言仁者不憂。智者不惑。勇者不懼。而孟子一生得力在不動心。此從古聖賢所最兢兢也。學者既有志於道。且以一身任天下之重。而目前之富貴利達。耳目聲色。游玩嗜好。隨在皆足以奪志。八十老翁過危橋。稍不自立。一落千丈矣。他日任事。則利害毀譽。苦樂生死。樊然殺亂。其所以相撼者。多至不可紀極。非有堅定之力。則一經挫折。心灰意冷。或臨事失措。身敗名裂。此古今能成大事之人所以希也。曾文正在戎馬之間。讀書談學如平時。用能百折不回。卒定大難。大儒之學。固異於流俗哉。今世變益亟。亂機益劇。他日二三子所任之事。所歷之境。其艱鉅厄苦。視文正時。又將過之。非有入地獄手段。非有治國若烹小鮮氣象。未見其能濟也。故養心者。治事之大原也。自破碎之學盛行。鄙夷心宗。謂爲逃禪。因佛之言。心從而避之。乃並我之心。亦不敢自有。何其僨也。率吾不忍人之心。以憂天下。救衆生。悍然獨往。浩然獨來。先

破苦樂。次破生死。次破毀譽。記曰。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孟子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反此卽妾婦之道。養心之功課有二。一靜坐之養心。二閱歷之養心。學者在學堂中。無所謂閱歷。當先行靜坐之養心。程子以半日靜坐。半日讀書。今功課繙迫。未能如此。每日亦當以一小時。或兩刻之功。爲之靜坐。時所課亦分兩種。一歛其心。收視返聽。萬念不起。使清明在躬。志氣如神。一縱其心。徧觀天地之大。萬物之理。或虛構一他日辦事艱難險阻。萬死一生之境。日日思之。操之極熟。亦可助閱歷之事。此是學者他日受用處。勿以其迂濶而置之也。

三曰治身。顏子請事之語。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曾子將卒之言曰。定容貌。正顏色。出辭氣。孔子言忠信篤敬。蠻貊可行。斯蓋不得以小節目之也。他日任天下事。更當先立於無過之地。與西人酬酢。威儀言論。最易見輕。尤當謹焉。掃除習氣。專務篤實。乃成大器。名士狂態。洋務羶習。不願諸生效也。治身之功課。當每日於就寢時。用曾子三省之法。默思一日之言論行事。失檢者幾何。而自記之。始而覺其少。苦於不自知也。旣而覺其多。不可自欺。亦不必自餒。一月以後。自日少矣。

四曰讀書。今之服方領習矩步者。疇不曰讀書。然而通古今達中外。能爲世益者。蓋鮮焉。於是儒者遂以無用聞於天下。今時局變異。外侮交迫。非讀萬國之書。則不能通一國之書。然西人聲光化電。格算之述。作農礦工商史律之紀載。歲出以千萬種。計日新月異。應接不暇。惟其然也。則吾愈不能不於數十寒暑之中。劃出期限。必能以數年之力。使學者於中國經史大義。悉已

通徹。根柢既植。然後以其餘日。肆力於西籍。夫如是而乃可謂之學。今夫中國之書。他勿具論。卽如注疏兩經。解全史九通。及國朝掌故官書數種。正經正史。當王之制。承學之士。所宜人人共讀者也。然而中壽之齒。猶懼不克卒業。風雨如晦。人壽幾何。若從而撥棄之。則所以求先聖之道。觀後王之迹者。皆將無所依藉。若率天下人而從事於此。靡論難其人也。卽有一二劬學之士。斷斷然講之。而此諸書者。又不過披沙揀金。往往見寶。其中精要之處。不過十之一二。其支離蕪衍。或時過境遷。不切於今日之用者。殆十八九焉。而所謂精要之一二者。又必學者於上下千古。縱橫中外之學。深通有得。旁通發揮。然後開卷之頃。鉤元提要。始有所獲。苟學識不及。雖三復若無覩也。自餘羣書數倍此數。而其不能不讀。與其難讀之情形。亦稱是焉。是以近世學者。雖或瀏覽極博。掣究極勤。亦不過揚子雲所謂繡其幌鑿。劉彥和所謂拾其芳草。於大道無所聞。於當世無所救也。夫書之繁博而難讀也。既如彼。其讀之而無用也。又如此。苟無人董治而修明之。吾恐十年之後。誦經讀史之人。殆將絕也。今與諸君子共發大願。將取中國應讀之書。第其誦課之先後。或讀全書。或書擇其篇焉。或讀全篇。或篇擇其句焉。專求其有關於聖教。有切於時局者。而雜引外事。旁搜新義。以發明之。量中材所能肆習者。定爲課分。每日一課。經學子學史學。與譯出西書。四者間日爲課焉。度數年之力。中國要籍。一切大義。皆可了達。而旁證遠引於西方諸學。亦可以知崖略矣。夫如是則讀書者。無望洋之嘆。無歧路之迷。而中學或可以不絕。今與二三子從事焉。若可行也。則將演爲學校報以質諸天下。讀書之功課。凡學者每人設筭記一冊。分專精涉獵兩門。每日必就所讀之書。發新義數則。其有疑

義。則書而納之待問。匪以待條答焉。其詳細功課。別著之學校報中。

五日窮理。瓦特因沸水而悟汽機之理。奈端因蘋果落地而悟巨體吸力之理。侯失勒約翰因樹葉而悟物體分合之理。亞基米德之創論水學也。因入浴盤而得之。葛立理尤之製遠鏡也。因童子取二鏡片相戲而得之。西人一切格致製造之學。衣被五洲。震轢萬國。及推原其起點。大率由目前至粗極淺之理。偶然觸悟。遂出新機。神州人士之聰明。非弱於彼也。而未聞有所創獲者。用與不用之異也。朱子言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卽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近世漢學家笑之。謂初學之人。豈能窮凡物之理。不知智慧日濬。則日出腦筋日連。則日靈。此正始教所當有事也。特情宋儒之所謂理者。去實用尙隔一層耳。今格致之書。略有譯本。我輩所已知之理。視前人蓋有加焉。因而益窮之。大之極恒星諸天之國土。小之及微塵血輪之世界。深之若精氣游魂之物變。淺之若日用飲食之習睹。隨時觸悟。見淺見深。用之既熟。他日創新法製新器。關新學。皆基於是。高材者勉之。窮理之功課。每剛日諸生在堂上讀書功課畢。由教習隨舉目前事理。或西書格致淺理數條以問之。使精思以對。對既徧。教習乃將所以然之理揭示之。

六日學文。傳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學者以覺天下爲任。則文未能舍棄也。傳世之文。或務淵懿古茂。或務沉博絕麗。或務瑰奇奧詭。無之或可。覺世之文。則辭達而已矣。當以條理細備。詞筆銳達爲上。不必求工也。溫公曰。一自命爲文人。無足觀矣。苟學無心得。而欲以文傳。亦足羞也。學文之功課。每月應課卷一次。

七曰樂羣。荀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能羣也。易曰：君子以朋友講習。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直諒多聞，善相觀，過相規，友朋之益，視師長有加焉。他日合天下而講之，是謂大羣。今日合一堂而講之，是謂小羣。杜工部曰：小心事友生，但相愛，毋相妒，但相敬，毋相慢。集衆思，廣衆益，學有緝熙於光明。樂羣之功課，俟數月以後，每月以數日爲同學會講之期，諸生各出其箚記冊，在堂互觀，或有所問，而互相批答，上下議論，各出心得，其益無窮。凡會講以教習監之。

八曰攝生記。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西人學堂，咸有安息日，得其意矣。七日來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此古義之見於經者。殆中西同俗也。今用之起居飲食，皆有定時，勿使過勞，體操之學，采習一二。攝生之功課，別具堂規中。以上八條堂中每日功課所當有事以下二條學成以後所當有事而其基礎皆立自平時故并著之

九曰經世。莊生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凡學焉而不足爲經世之用者，皆謂之俗學可也。居今日而言經世，與唐宋以來之言經世者，又稍異，必深通六經制作之精意，證以周秦諸子及西人公理公法之書，以爲之經，以求治天下之理，必博觀歷朝掌故沿革得失，證以泰西希臘羅馬諸古史以爲之緯，以求古人治天下之法，必細察今日天下郡國利病，知其積弱之由，及其可以圖強之道，證以西國近史憲法章程之書，及各國報章，以爲之用，以求治今日之天下，所當有事，夫然後可以言經世。而游歷講論二者，又其筭鑰也。今中國所患者，無政才也。記曰：授之以政，不達，雖多亦奚以爲。今中學以經義掌故爲主，西學以憲法官制爲歸，遠法安定經義治

事之規。近采西人政治學院之意。與二三子共勉之。經世之功課。每柔日堂上讀書功課畢。由教習隨舉各報所記近事一二條。問諸生以辦法。使各抒所見。對既徧。然後教習以辦法揭示之。凡在堂問答皆以筆談

十曰傳教。微夫悲哉。吾聖人之教之在今日也。號稱受教者四萬萬。而婦女去其半焉。不識字者。又去其半之半焉。市僧胥吏。又去其半之六七焉。帖括賤儒。又去其半之八九焉。此誠莊生所謂舉魯國皆儒服。而真儒幾無一人也。加以異說流行。所至強聒。挾以勢力。奇悍無倫。嗚呼。及今不思自保。則吾教亡無日矣。今設學之意。以宗法孔子爲主義。子貢曰。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彼西人之所以菲薄吾教。與陋儒之所以自蔑其教者。由不知孔子之所以爲聖也。今宜取六經義理制度。微言大義。一一證以近事新理。以發明之。然後孔子垂法萬世。範圍六合之真。乃見。論語記子欲居九夷。又曰。乘桴浮於海。蓋孔子之教。非徒治一國。乃以治天下。故曰。洋溢中國。施及蠻貊。凡有血氣。莫不尊親。他日諸生學成。尙當共矢宏願。傳孔子太平大同之教於萬國。斯則學之究竟也。傳教之功課。在學成以後。然堂中所課一切。皆以昌明聖教爲主義。則皆傳教之功課也。

萬木草堂小學學記 丁酉

啓超居上海。雙遣先生。使其子以東來就學。且告啓超曰。今日中國之敝。人才乏也。人才之乏。不講學也。吾子曰。言變法。如捕風。如說食。爲裨幾何。吾子盍抗顏而講焉。啓超瞿然曰。啓超四庫之

籍百不窺一。五洲之域。遊夢未及。將終其身爲學僮。猶懼不殖。遑言講學。雙遣曰。雖然。子其演子之所學。有可以誨以東者而述焉。於是略依南海先生長興學記。演其始教之言。以相語也。啓超記。

立志 孔子曰。天下有道。某不與易也。佛言不普度衆生。誓不成佛。伊尹思天下之民。有匹夫匹婦。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納諸溝中。孟子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其志嚶嚶。先聖所取。朱子謂惟志不立。天下無可爲之事。學者當思國之何以弱。教之何以衰。種之何以微。衆生之何以苦。皆由天下之人。莫或以此自任也。我徒知責人之不任。則盡自任矣。論語曰。志於仁。又曰。仁以爲己。任學者苟無志乎此。則凡百學問。皆無着處。先立乎其長者。則其小者不能奪。此志既定。顛撲不破。讀一切書。行一切事。皆依此宗旨。自無罣礙。自無恐怖。

養心 孔子自得之學。在從心所欲。孟子自得之學。在不動心。後人言及心學。輒指爲逃禪。此大誤也。天下學問。不外成己成物二端。欲求成己。而不講養心。則眼耳鼻舌身意根塵相引。習氣相熏。必至墮落。欲求成物。而不講養心。則利害毀譽稱譏苦樂。隨在皆足以敗事。故養心者。學中第一義也。養心有二法門。一曰靜坐之養心。二曰遇事之養心。學者初學多屬伏案之時。遇事蓋少。但能每日靜坐一二小時。求其放心。常使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夢劇不亂。寵辱不驚。他日一切成就。皆基於此。母曰迂遠云也。

讀書 今之方領矩步者。無不以讀書自命。然下焉者。溺帖括。中焉者。鶩詞章。上焉者。困考據。勞而無功。博而寡要。徒斲人才。無補道術。今之讀書。當掃除莽榛。標舉大義。專求致用。靡取駢技。正

經正史。先秦諸子西來羣學。凡此諸端。分日講習。定其旨趣。擷其精華。自餘羣書。皆供涉臘。凡有心得。以及疑難。皆爲笱記。至其先後次第。余有讀書。分月課程。讀西學西法兩者。皆昔者答門人問之作。雖粗淺已甚。亦初學之塗徑也。

窮理 法必變。所以立之故不變。六經諸子。古者皆謂之道術。蓋所以可貴者。惟其理也。故曰。法先王者。法其意。西人自希臘。昔賢。卽講窮理。積至近世。愈益昌明。究其致用。有二大端。一曰定憲法。以出政治。二曰明格致。以興藝學。輒近公理之學。盛行取天下之事物。古人之言論。皆將權衡之量度之。以定其是非。審其可行不可行。蓋地球大同太平之治。殆將萌芽矣。學者苟究心此學。則無似是而非之言。不爲古人所欺。不爲世法所撓。夫是之謂實學。若夫孟子所謂深造自得。左右逢源。又其大成之事也。

經世 莊子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爲學而不以治天下爲事。其學焉。果何爲矣。故胡定安有治事之齋。而西人最重政治。學院上依人理。下切時務。窮則建言。達則任事。此其爲學。具有專門。非可枵腹抵掌。撫尊攘之說。以言經濟也。顧亭林曰。天下興亡。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范文正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後世此義不明。卽好學之士。亦每以獨善其身爲主義。而世變益莫之振救。不知棟折榱崩。其誰能免。卽不念大局。獨不思自保耶。

傳教 孔子改制立法。作六經以治萬世。皜皜乎不可尙矣。乃異道來侵。輒見篡奪。今景教流行。挾以國力。奇悍無倫。而吾教六經舍帖括命題之外。誦者幾絕。他日何所恃而不淪胥哉。雖然。中庸之述祖德。則曰。施及蠻貊。春秋之致太平。則曰。大小若一。聖教之非直不亡。而且將益昌。聖人

其言之矣。記曰：其人存，則其政舉。佛教耶教之所以行於東土者，有傳教之人也。吾教之微，無傳教之人也。教者，國之所以受治，民之所以託命也。吾黨丁此世變，與聞微言，當浮海居彝，共昌明之，非通羣教，不能通一教。故外教書之亦不可不讀也。

學文。詞章不能謂之學也。雖然，言之無文，行之而不遠，說理論事，務求透達，亦當厝意。若夫駢麗之章，歌曲之作，以娛魂性，偶一爲之，毋令溺志。西文西語，亦附此門。

衛生。張而不弛，文武不能。西人百業，皆有安息。七日來復，大易同之。學貴以時，無使勞頓，更習體操，以練筋膚。

倡設女學堂啓

丁酉

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遠可善種，婦道既昌，千室良善，豈不然哉。豈不然哉。是以三百五篇之訓，勲勳於母儀。七十後學之記，騰騰於胎教。宮中宗室，古經釐其規網。德音容工，昏義程其課目。必待傅姆陽秋之賢，伯姬言告師氏，周南之歌淑女，聖人之教男女，平等施教，勸學匪有歧矣。去聖彌遠，古義浸墜，勿道學問，惟議酒食，等此同類之體，智男而愚婦，猶是天倫之愛，戚子而膜女，悠悠千年，芸芸億室，曾不一事生人之業，一被古聖之教，甯惟不業不教而已。且又戕其支體，蔽其耳目，黜其聰慧，絕其學業，閨闈禁錮，例俗束縛，惰爲游民，頑若土番，烏乎聚二萬萬之游民，土番國幾何而不弊也。泰西女學，駢闐都鄙，業醫課蒙，專於女師，雖在絕域之俗，邈若先王之遺，女學之功，盛於時矣。彼士來游，憫吾窘溺，倡建義學，求我童蒙，教會所至，女塾接軌，夫他人方

拯我之簪。而吾人乃自加其桎。壓。譬猶有子弗韜。乃仰哺於鄰室。有田弗芸。乃假手於比耦。匪惟先民之恫。抑亦中國之羞也。甲午受創。漸知興學。學校之議。騰於朝廡。學堂之址。踵於都會。然中朝大議。弗及庶媛。衿纓良規。靡逮巾幗。非曰力有不逮。未遑暇此瑣屑之事邪。無亦守扶陽抑陰之舊習。昧育才善種之遠圖耶。同志之士。悼心斯弊。糾衆程課。共襄美舉。建堂海上。爲天下倡。區區一舉。萬不裨一。獨掌堙河。吾亦知其難矣。然振二千年之頹風。拯二兆人之籲命。力雖孤微。烏可以已。夫男女平權。美國斯盛。女學布濩。日本以強。興國智民。靡不始此。三代女學之盛。甯必遜於美日哉。遺制綿綿。流風未沫。復前代之遺規。採泰西之美制。儀先聖之明訓。急保種之遠謀。海內魁桀。豈無恫游民土番之害者歟。傀傀窘溺。甯忍張目坐視而不一援手歟。仁而種族。私而孫子。其亦仁人之所樂爲有事者也。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昌而明之。推而廣之。烏乎。是在吾黨也矣。

論南洋公學學生退學事件 壬寅

十月十七日。上海南洋公學特班。政治班。頭班。二班。三班。四班。五班。六班。學生二百餘人。同時退學。實中國國民前途關係第一重要事件也。其始末及善後事宜。茲不具列。鄙人聞此。且憤且憂。且喜且懼。不嫌越俎。畧陳蠡見。爲國中辦學堂者告。且爲國中學生團體告。

人羣之所以進步。有二要素。一曰秩序。二曰自由。斯二者相反而相成。學校者。最能代表此二要素之精神者也。騷擾衝突。最足以破壞秩序。全國學校而屢有此等警報。必非現象之良者也。雖

以鄙人之好動好競。亦必非樂聞有此等事。且不願國中今後屢有此等事。雖然。今茲之役。吾不能不敬服南洋公學學生之志節氣魄。而深爲公學辦事諸人羞也。凡一團體之有破壞舉動也。必非一二人之所能爲。亦非一二事之所致。必有遠因總因。伏之許久。彼其所含破裂之種子。既多且熟。如滿屋爆藥。待火星而陡發焉。偶有一二至微至小之近因分因。爲之一點一撥。而其末流遂橫決而不可制。不知者以爲是區區小節。豈值小題大做無端而爲此平地風波之舉。以爲是其人之囂張而桀驁也。曾亦思美國所以獨立。豈其因區區之印稅條例。日本之所以討幕。豈其因區區之壤夷違勅也。雖微此事。而其獨立討幕之變。固始終不可免。通覽古今萬國破壞之歷史。無論大而一國小。而一初級之團體。其革命風潮之進播。皆若是焉耳。今茲之變。以區區一墨水壺事件。而波瀾乃至於是。使除墨水壺事件外。而無他原因也。則吾不能不責備諸學生之無忍耐無秩序。雖然。吾信此區區事件。必不足以動第五班全班生之公憤。且動公學全學生之公憤也。彼其辦學堂者之意。若曰。今日科舉之制漸廢矣。學校之論漸昌矣。吾此學堂。爲干祿之階梯。爲終南之捷徑。吾安往而不得學生。以此一念。而期待學生也。固已犬馬畜之。娼優視之。以爲彼輩皆搖尾乞憐於我而來也。以此一念。固已與國民教育主義不並容。以此一念。則其他萬種束縛馳驟。令學生萬不能堪之事。固已日積月進而不知所極。使學生而終無半點國民思想也。亦何難覩然而安焉。而今日世界學激之風潮。固不許爾爾。今日我國民進步之程度。固不許爾爾。以此相持。其何一日之能安也。嗚呼。此風潮日烈一日。此程度日進一日。吾恐數年以後。豈惟南洋公學。舉國之學校。亦將如是焉矣。又豈惟舉國之學校。凡國中一切團體。亦皆如是焉。

矣。

當道者毋以此爲不過二百餘少年之浮躁舉動也。以吾所聞。兩年以來。若杭州。若廣州。若其他諸省。此等小小騷動。既已屢見不一見。雖其間團體不堅。輒被挫折失敗。而其機固已大動矣。在辦學校者之意。豈不以學生不遵規則。萬方同慨。非我等之責任也。夫學校以規則秩序爲貴。使學生而事事與本校之主權爲敵。與本校之成規爲敵。則寧可謂學生之本分焉。雖然。亦視其成規爲何如耳。歐美人待黑奴之規則。亦不可不謂之規則。人類待牛馬之規則。亦不可不謂之規則。以此而相梏焉。其誰能堪也。學生之智識程度。視總辦教習已高數級。總辦教習不自揣。視然擁鼻比以臨之。不甯惟是。反媚嫉焉。而思弄卑劣之手段以倚之。有所挾焉。而以呼爾號爾之聲色臨之。此而能受。其爲無人心者矣。故吾非欲盡爲學生迴護也。使辦學校者而能自省焉。改良焉。其規則悉根於公理。悉參酌於現今各文明國所通行之大例。其教習皆畧通當世之務。有相當之學力。於此而其學生猶囂張焉。浮動焉。事事相與爲難焉。則雖移郊移遂。而豈爲過也。而無如今日之辦學堂者。殊不足以問執人口也。嗚呼。豈惟一校。即一國亦如是矣。同一無政府黨也。在美國則人皆厭之惡之。在俄國則人皆憐之慕之。以其所對待者不同也。嗚呼。履霜而惕。堅冰月暈而思颺。吾爲南洋公學悲。吾爲南洋公學懼。吾尤慮可悲可懼之事。什伯於南洋公學者。更在其後也。任教育事業之人。其念之任更重大於教育事業之人。其念之。頗聞繼任之人。懲於前事。欲更張二一小。小規則以籠絡學生。或且置規則於可有可無之列。貌爲癡聾。一任所至。以是爲善後之政策。云嘻。誤矣。吾固言此次之風波。非由最近一二之小原因而

起。苟不從精神上大加洗刷。雖東補西苴。日日取小節而改之。何益也。且團體者。必非以其規則而可存立者也。苟有規則而不行。則與無規則等。而學堂已非復學堂矣。立學之意。所以訓練國民。國民之要素不一。而守規則重秩序。實爲其要點。如之何其可以置之。若有若無也。彼持此政策者。豈不以爲學生囂張不靖。頑梗不化。終非可以規則圍範之。吾不如任之焉。無以身爲怨府也。願吾信我中國之少年。必非有蔑規則好破壞之性質。苟規則而良焉。而適應於文明程度焉。則正宜以嚴厲行之。絲毫無所假借。吾知其未有不能受者也。苟如是而猶有不受者焉。則必其爲秩序之蠹賊者也。其力固斷不能動全體而與辦事人爲敵。而又何足爲慮也。而不然者。初既以惡規則生出少年不平抗爭之心。繼乃以無規則而養成少年蔑視秩序之習。則少年之墮落。真不可救。而吾國之前途。更不可問矣。

抑吾更欲爲學生諸君進一言。西哲有言。『惡規則固惡也。而猶勝於無規則。』今諸君以不忍於壓制。犧牲其種種利益。以演此活劇。誠可欽慕。願吾望諸君以此精神。以此魄力。必別造一新團體。而使之由惡規則變爲良規則。無使之由惡規則變爲無規則。頃見滬上各報。知諸君有共和學校之設置。其前途若何。非局外所得揣測。要之勿爲同情者所痛。而爲反對者所快。此則鄙人所以爲諸君勸。兼爲一國之青年勸者也。竊嘗論之。教育與政治。其性質大異。其在政治。則人人皆治人者。人人皆受治於人者。故治者與受治者同權。而治者應受受治者之監督。其在教育。則教者爲一級。受教者爲一級。故教者與受教者不能同權。而受教者應服教者之監督。今諸君之以共和名新校也。不知共和其教育之主義歟。抑共和其教育之法式歟。共和其教育之結果。

歟。抑共和其教育之現象歟。由前之說。吾爲新校之前途賀。由後之說。吾爲新校之前途弔。且豈惟弔新校而已。吾中國教育之事業。且於此生頓挫。吾中國少年之性質。且於此生影響。嗚呼。諸君之責任。亦其重哉。諸君之地位。亦其艱哉。

又聞公學當局者。今頗以柔滑手段。欲籠絡諸君歸學。以解嘲於萬一。吾知諸君中必無有或受其愚者也。苟其有之。則是此一段民權萌芽之歷史。被點污於此輩之手。非直同學之罪人。又一國之罪人也。拿破侖言用兵之術曰。『兵之勝敗。全在最後之五分鐘而已。』今諸君以最文明之舉動。以與文明之敵相抗。吾知諸君之初志。非爲一己計。實爲一國教育之前途計也。使諸君而堅忍焉。持久焉。始以破壞而終以建設焉。則一國之學生團體。皆將有所瞻仰。有所踵繼。使學生之資格地位。進而益上。而彼所謂腐敗之教育家。亦將知所畏。而稍有一二之自省。諸君今日之事。其必爲將來中國教育史上。一最大之紀念。無可疑也。而不然者。彼文明之敵。將快然曰。此少年氣盛輩。有文明思想者。不過如是如是。任其跳擲少選。且將帖然矣。於是益無所憚。以自恣。豈惟南洋公學不能改良。且恐他校之腐敗者。益更腐敗。而其影響。又不徒在教育事業而已。嗚呼。吾聞俄皇近者。悉召回西伯利亞遣戍之青年矣。俄國大學中。昔由警察部監督者。今則改歸校中團體自監督矣。天下之可敬可愛可崇拜者。孰有過於俄羅斯學生者乎。吾意我黃族。摯誠強毅之男兒。其必不讓後進之斯拉夫族。以獨步矣。

答某君問辦理南洋公學善後事宜 癸卯

鄙人於教育學研究殊淺。且未經實驗。尊問實難具對。雖然。既辱下問。且言不避嫌疑。屬以所答登諸報端。夫亦何敢有所隱。我國現存諸學校中。其程度之稍高者。猶推南洋公學。而去年猶有此變。誠不得不為公學惜。且為中國教育前途惜也。要之中國今日民智漸開。頑舊之壓力。終無術以抵文明之思潮。抵之者如以卵投石。多見其不知量耳。南北洋兩公學。同為一人所督辦。而北洋成績較優者。其董理之西人有優劣也。南洋公學之初辦。尸此位者已非人。此後又每下愈況焉。此實為腐敗之一根原。然恐非足下之力所能及也。其次為中國總辦之人。中國今日舉國中未有能知教育者。此無足為諱也。必不得已。惟有虛心訪問。勿自尊大。而常以愛學生為目的。則雖不能完備。而可望有漸趨完備之一日。若欲仇民權自由之論。運手段以壓制之。吾敢信其雖總辦易十人。而學生之不能安如故也。學生不知此義則已耳。苟其知之。則無復有能壓制者。今日辦學校者。果有何術能使此等公理不入於學生之腦。既不能彼。而欲禁此。此百舉百敗之道也。吾中國今日所大患者二。一曰無活潑進取之力。二曰無自治紀律之理。辦學校者。所以養成國民也。當針對此兩大缺點而藥治之。於精神上鼓舞其自由。於規則上養慣其秩序。今中國少年言自由者紛紛。其實非真能知自由也。不知真自由。而競好偽自由。則自由之毒。不可勝言。今學校之程度稍高等。如南洋公學者。正宜廣聘泰西名師。實闡高尚圓滿之哲理。使學生研究其真相。日有趣味。進而益上。而不然者。未有不激而橫決者也。於精神上既不得不伸。乃至並規則而破之。故呻吟於專制之下者。必起破壞思想。此物理之無可逃避者也。俄國學生所以競入於虛無黨。皆為此也。破壞思想既起。其極也。必取不可破壞者而亦破壞之。燎原之勢。誰能撲耶。

故精神上不有所變革。而欲求規則之能實行。必不可得也。苟精神既健全矣。則於其形式上之規則。又不可以不極嚴。不然。不足以養成有團結力之國民也。苟能爾爾。則吾敢信學生必無有騷動之事。學生之識力。隨教育之軌道而進者也。惟教者不循軌道。斯受教者亦軼出軌道之外。吾所見英美諸國之學校。其形式上之專制。殆與軍隊同科。豈惟總辦教習之待學生爲然耳。即高級之學生。亦常帶監督初級學生之權利。而初級學生。常有服從高級學生之義務。乃至年幼者爲年長者擦衣服。擦鞋靴。不以爲怪。無他以養成其忍耐習勞紀律之性而已。若此者何害。至如國學一科。言教育者萬不可缺。而漢文教習之難其人。又無待言也。要之勿用總辦之私人。博採輿論。求其有文明思想。其行誼可以爲學生矜式者。雖學科不完備。猶能相安。若如前此教者之學力學識。尙不逮受教者。其何一日之能安也。教育之事。必使受教者敬服教者。然後其所教乃得入。若不慎選教習。而使有見輕於學生之道。未有能善其後者矣。

以上所言。專就學科上言也。然向來學校紛擾事件。往往有因飲食居處之間而起者。此問題亦不可不研究也。各國學校。學生之飲饌。率皆極菲薄。而其能相安者。則其總辦提調教習。常與學生共食息焉。苟爾者。則使服役之人。有不法事。皆能知之。下情不上壅。一便也。彼此平等。甘苦與共。雖粗惡亦無怨者。二便也。苟欲免此患。非實行此方略不可。鄙人所見如是。草率奉答。未嘗一經胸臆。聊塞盛意而已。以後若再有見及當更以貢。

日本橫濱中國大同學校緣起 丁酉

帶中州二萬里靈淑之氣。演四萬萬神明之胃。材質之慧敏。種類之繁殷。大地萬國。豈有比哉。徒以民賊自私。愚其黔首。遂使聰明錮蔽。人才衰落。黃農之胤續。將爲皂隸。洙泗之教化。日就陵夷。越在商旅。罔能保護。攬印度奴隸之由。非洲牛馬之故。可不憤哉。方今萬國交通。新學大啓。歐米條法。日益詳明。於是中原志士。咸發憤而言變政。報館學會。續紛並起。北肇強學於京師。南開聖學於桂海。湖湘陝右。角出條奏。雲霧旣撥。風氣大開。疆吏以開中西學爲急務。總署亦擬遣人出洋學習。爲要圖。神州不沈。或此是賴。夫日本三島之地。千里之國耳。近以步武泰西。維新政治。國勢之強。與歐西等。推原其由。皆在徧譯西書。廣厲學官之故。泰西各學。若生物心。哲化光電。重農工商。鑛莫不兼備。且能出新。其文與中土本同。其地隔渤海一帶。吾中人商旅其地。人凡數千。童子之秀。亦復數百。而學堂未設。教化無聞。材藝不開。人靈坐錮。不其惜乎。泰西通商之地。皆有拜堂以崇其教主。有書院以訓其童蒙。而中人數百萬。洋有之。院此亦可爲大愧。惡者也。鄉人遠慕中朝志士發憤之誠。近採泰西日本教育之法。立學橫濱。號以大同。庶幾孔子選賢與能。講信修睦之治。萌芽於茲。以孔子之學爲本原。以西文日文爲通學。以中學小學章程爲課則。延中土通才。及日本大學校教授爲教習。並於文部省立案。凡由此學滿業之生。准入其高等學校。及大學校。或海陸軍學校。以通其專門之學。夫日本大學。與歐美已並駕齊驅。吾中人欲遊學歐美。而苦於資斧者。東遊足矣。天子失官。太廟納樂。斯學之設。非徒教旅日後來之秀。亦以備西學東道之供。夫日本維新之治。賴伊藤數人之西遊。則中土撥亂之才。安知不出於東土之學校。以保我種族。保我國家。其關繫豈小補哉。所望遠識之士。同志之人。各竭其才。共宏斯義。虞仲翔之舍

宅魯子敬之指囷。庶幾杜陵廣廈。忽突兀於東瀛。徐福童男。還棟梁於漢室。迴滄海之橫流。救生民於塗炭。凡我神明之胄。豈無意乎。

記尙賢堂 丁酉

西儒李佳白。創尙賢堂於京師。乞記。記曰。中國應舉之事千萬也。中國人不自舉。於是西人之旅中國者。傷之憫之。越俎而代之。李君遊中國十餘年矣。昔在強學會。習與余相見。會既輟。李君乃爲此堂。思集金二十萬。次第舉藏書樓。博物院等事。與京師官書局。大學堂相應。其愛我華人亦至矣。詩曰。無此疆爾界。李君之賢也。又曰。不自爲政。抑亦中國之羞也。李君道上海。爲余道此事。且道將歸國。求助於海外之好善者。以大就此事。吾將拭目以俟李君。

南學會敘 丁酉

歲十月。啓超以湘中大夫君子之督責。辭不獲命。乃講學長沙。旣至而湘之大夫君子。適有南學會之設。不以啓超爲不文也。而使爲之序。序曰。嗚呼。今之策時變者。則曰八股不廢。學校不興。商政不修。農工不飭。民愚矣。未有能國者也。蒙則謂八股卽廢。學校卽興。商政卽修。農工卽飭。而上下之弗矩絜。學派之弗溝通。人心之無熱力。雖智其民。而不能國其國也。敢問國曰。有君焉者。有官焉者。有士焉者。有農焉者。有工焉者。有商焉者。有兵焉者。萬其目。一其視。萬其耳。一其聽。萬其手。萬其足。一其心。一其力。萬其力。一其事。其位望之差別也。萬其執業之差別也。萬而其知此事。

也。一而其志此事也。一而其治此事也。一心相搆。力相摩。點相切。綫相交。是之謂萬其塗。一其歸。是之謂國。有國於此。君與官不相接。官與官不相接。官與士不相接。士與士不相接。士與農與工與商與兵不相接。農與農。工與工。商與商。兵與兵。不相接。如是乃至士與君不相接。農工商兵與官不相接。之國者何國矣。曰。使其國千人也。則爲國者千。使其國萬人也。則爲國者萬。嗚呼。不得謂有國焉矣。今夫軀萬也。心萬也。力萬也。位望萬也。執業萬也。雖欲一之。孰從而一之。吾乃遠稽之三代。乃博觀於泰西。彼其有國也。必有會。君於是焉會。官於是焉會。士於是焉會。民於是焉會。且且而講之。昔昔而摩厲之。雖天下之大。萬物之多。而惟強吾國之知。夫能齊萬而爲一者。舍學會其曷從與於斯。昔普之覆於法也。普不國也。時乃有良民會。卒報大讐也。法之覆於普也。法不國也。時乃有記念會。不數年而法之強若疇昔也。意大利之輒於教皇也。希臘之輒突厥也。意與希不國也。時乃有保國會。保種會。卒克自立。光復舊物也。日本之刼盟於三國也。日不國也。時乃有薩摩長門諸藩侯。激厲其藩士。畜養其豪傑。汗且喘。走國中。以倡大義。一獻百吟。一呻百問疾。時乃有尊攘革政。改進自由諸會黨。繼軌並作。遂有明治之政也。今夫以地之小。如日本。民之寡。如日本。幕府秉政以來。士之偷。民之靡。國之貧。兵之弱。如日本。君相爭權。內外交訌。時勢之危。蹙如日本。當彼之時。其去亡也不容髮。而卒有今日。則豈非會之爲功。有以蘇已死之國。而完五裂之區者乎。嗟夫。吾中國四萬萬人。爲四萬萬國之日。蓋已久矣。甲午乙未之間。敵氛壓境。沿海江十數省。風聲鶴唳。草木兵甲。舉國自上。達下。抱顛護頸。呼妻喚子。蒼黃涕泣。戢戢待繫。割猶可言也。曾不數月。和議既定。償幣猶未納。戍卒猶未撤。則已以歌以舞。以遨以嬉。如享太牢。如登春臺。

其官焉者。依然惟差缺之肥瘠是問。其士焉者。依然惟八股八韻大卷白摺之工窳是講。卽有一二號稱知學之英。憂時之彥。而漢宋有爭。儒墨有爭。彝夏有爭。新舊學有爭。君民權有爭。乃至興一利源。則官與商爭。紳與民又爭。舉一新政。則政府與行省爭。此省與彼省又爭。議一創舉。則意見岐而爭。意見不歧而亦爭。究之陰血周作。張脈憤興。旋動旋止。祇視爲痛癢無關之事。而其心之熱力。久冰消雪釋於亡何有之鄉。而於國之恥。君父之難。身家之危。其忘之也抑已久矣。曾不知支那股分之票。已駢闐於西肆。瓜分中國之圖。已高張於議院。持此以語天下。天下人士猶瞪目莫之信。果未兩載。而德人又見告矣。今山東膠灣之據。閩海船島之割。予取予攜。拱手以獻。不待言矣。而其欲猶未餒。其禍猶未息。試問德人今日必索山東全省。福建全省。改隸德版。我何以拒之。試問俄人今日以一旅兵收東三省。直隸山陝。我何以拒之。試問法人今日以一介使索雲貴兩廣。我何以拒之。試問英人今日以一紙書取楚蜀吳越。我何以拒之。然則所恃以延一綫之息。偷一日之活者。恃敵之不來而已。敵無日不可以來。國無日不可以亡。數年以後。鄉井不知誰氏之藩。眷屬不知誰氏之奴。血肉不知誰氏之俎。魂魄不知誰氏之鬼。及今猶不思洗常革故。同心竭慮。摩盪熱力。震懾精神。致心皈命。破釜沈船。以圖自保於萬一。而猶禽視鳥息。行尸走肉。毛舉細故。瞻前顧後。相妒相軋。相距相離。譬猶蒸水將沸於釜。而憺魚猶作蓮葉之戲。燎薪已及於棟。而燕雀猶爭稻梁之謀。不亦哀乎。今夫西人不欲分裂中國。斯亦己矣。苟其欲之。如以千鈞之弩潰癰。何求不得。何願不成。然又必遲回審顧。累歲而不發者。則豈不以彼之所重者在商務。一旦事起。淪胥糜爛。而於彼固非有所大利。故苟可已則無寧已也。而無如中國終不自振。終不自

保則其所謂淪胥糜爛者終不能免。而彼之商務無論遲速。而必有受牽之一日。故熟思審處。萬無得已。而勢始必出於瓜分云爾。然則吾苟確然示之以可以自振。可以自保之機。則其謀可立。而而其禍可立弭。昭昭然矣。此所以中東之役以後。而泰西諸國。猶徘徊莫肯先動。以待我中國之有此一日。及至三年。一無所聞。而德人之事。乃復見也。夫所謂可以自振。可以自保之機者。何也。即吾向者所謂齊萬而爲一。而心相構而力相摩。而點相切而綫相交。蓋非是而一利不能興。一弊不能革。一事不能辦。雖曰呼號痛哭。奔走駭汗。而其無救於危亡一也。吾聞日本幕府之末葉。諸侯擁土者數十。而惟薩長土肥四藩者。其士氣橫溢。熱血奮發。風氣已成。浸假徧於四島。今以中國之大。積弊之久。欲一旦聯而合之。吾知其難矣。其能如日本之已事。先自數省者起。此數省者。其風氣成。其規模立。然後浸淫披靡。以及於他省。苟萬夫一心。萬死一生。以圖之。以力戴王室。保全聖教。噫。或者其猶可爲也。湘南天下之中。而人才之淵藪也。其學者有畏齋船山之遺風。其任俠尙氣。與日本薩摩長門藩士相彷彿。其鄉先輩若魏默深郭筠仙。曾劄剛諸先生。爲中土言西學者所自出焉。兩歲以來。官與紳一氣。士與民一心。百廢具舉。異於他日。其可以強天下而保中國者。莫湘人若也。今諸君子旣發大願。先合南部諸省而講之。庶幾官與官接。官與士接。士與民接。省與省接。爲中國熱力之起點。而上下從茲其矩矱。學派從茲其溝通。而數千年之古國。或尙可以自立於天地也。則啓超日日執鞭以從諸君子之後。所忻慕焉。

知恥學學會敍 丁酉

春秋曰蒙大辱以生者無甯死

春秋繁露
竹林篇

痛乎哉。以吾中國四萬萬戴天履地含生負氣之衆。軒轅

之胤。仲尼之徒。堯舜文王之民。乃他他倪倪。忍尤攘垢。矧然爲臣。爲妾。爲奴。爲隸。爲牛。爲馬。於他族。以偷餘命。而保殘喘也。記曰。哀莫大於心死。心死者。誦之而不聞。曳之而不動。唾之而不怒。役之而不慙。刳之而不痛。縻之而不覺。此其術也。自老氏言之。謂之至道。而自孔子孟子言之。謂之無恥。嗚呼。吾不解今天下老氏之徒。何其多也。越惟無恥。故安於城下之辱。陵寢之蹂躪。宗祐之震恐。邊民之塗炭。而不思一雪。乃反託虎穴。以自庇。求爲小朝廷。以乞旦夕之命。越惟無恥。故坐視君父之難。忘越鏑之義。昧殘縉之恤。朝睹烽燧。則蒼黃瑟縮。夕聞和議。則歌舞太平。官惟無恥。故不學軍旅。而敢於掌兵。不諳會計。而敢於理財。不習法律。而敢於司李。瞽聾跛疾。老而不死。年逾耄頤。猶戀棧豆。接見西官。栗栗變色。聽言若聞雷。覩顏若談虎。其下焉者。飽食無事。趨衙聽鼓。旅進旅退。濡濡若驅羣豕。曾不爲怪。士惟無恥。故一書不讀。一物不知。出穿窬之技。以作搭題。甘囚虜之容。以受收檢。袞八股八韻。謂極宇宙之文。守高頭講章。謂窮天人之奧。商惟無恥。故不講製造。不務轉運。攘竊於室內。授利於漁人。其甚者。習言語爲奉承西商之地。入學堂爲操練買辦之才。充犬馬之役。則耀於鄉閭。假狐虎之威。乃櫟其同族。兵惟無恥。故老弱羸病。苟且充額。力不能勝匹雛耳。未聞譚戰事。以養兵。十年之蓄。飲酒看花。距前敵百里而遙。望風棄甲。民惟無恥。百入之中。識字者不及三十。安之若素。五印毒物。天下所視爲虺命。爲鳩。乃徧國種之。徧國嗜之。男婦老弱。十室八九。依之若命。纏足陋習。倡優之容。天刑之慘。習之若性。嗟乎。之數無恥者。身有一於此。罔不廢家。有一於此。罔不破國。有一於此。罔不亡。使易其地。居殷周之世。則放棄流彘之事。

興不旋踵。使移此輩實歐墨之域。則波蘭突厥之轍將塞天壤。吾不解天之所毒中國者。何以如此其甚也。吾又不解中國人之自絕於天者。又何以如此其至也。孟子曰。無恥之恥。無恥矣。吾中國四萬萬人者。惟不知無恥之爲可恥。以有今日。亦既知之。亦既恥之。子胥恥。父乃鞭楚墓。范蠡恥。君乃沼吳室。張良恥。國乃墟秦社。大彼得恥。愚以興俄。華盛頓恥。弱以造美。惠靈吞恥。挫以拒法。嘉富洵恥。散以合意。威良卑士。麥恥。受轄而德稱雄。爹亞士。恥。割地而法再造。日本君臣。民恥。劫盟而幡然維新。更張百度。遂有今日。若是者。雖恥何害。而惜乎。吾中國知之者尙少。方且掩匿。繡縫其可恥者。以冀他人之不我知。而未聞有出天下之公恥。以與天下共恥之者也。宗室壽君。以天潢之親。明德之後。奮然恥之。特標此義。立會以號召天下。而走告於啓超曰。嗟乎。吾儕四萬萬蒙恥之夫。苟猶有人心。猶是含生。負氣戴天履地者。其庶誦春秋之義。挾老學之毒。以從壽君之後。意者。天其未絕中國歟。雖然。吾猶將有言。願吾儕自恥其恥。無責人之恥。賢者恥大不賢。恥小人人。恥其恥。而天下平。自諱其恥。時曰無耻。自誦其恥。時曰知恥。啓超請誦恥。以倡於天下。嗚呼。聖教不明。民賊不息。太平之治不進。大同之象不成。斯則啓超之恥也。

醫學善會敘

□□□□序不纏足會。窮極流弊。乃曰數十百年以後。吾華之民。幾何不馴。致人人爲病夫。家家有侏儒。盡受殊方異族之蹂踐。魚肉而不能與校也。啓超受而三復。貽然以驚。喟然以悲。曰。嗟乎。古之欲強其國者。十年而後生聚之。蓋殖民若斯之難哉。中國孳育之繁。甲大地。雖紀紀有刀兵。

歲歲有旱溢。月月有癘疫。昔昔有水火。而此四萬萬人者。旋滅旋生。不增不減。歷數十年。恒以民數等於萬國之上。故爲民上者。視其民爲不足愛惜之物。聽其自休自養。自生自死。於高天厚地之內。而不一過問。而烏知乎其種之將瘠將弱。將稀將虜。將殄將絕。冥冥之間。隱受其毒。而不能救也。吾聞師之言曰。凡世界蠻野之極軌。惟有兵事。無有他事。凡世界文明之極軌。惟有醫學。無有它學。兵者純乎君事者也。醫者純乎民事者也。故言保民。必自醫學始。英人之初變政也。首講求攝生之道治病之法。而講全體。而講化學。而講植物學。而講道路。而講居宅。而講飲食。多寡之率。而講衣服寒熱之準。而講工作久暫之刻。而講產孕。而講育嬰。而講養老。而講免疫。而講割紮。自一千八百四十二年以來。舉國若鶩。普之將蹶法也。日之將圖我也。爲其國之大小。民之衆寡。不敵也。於是倡爲強種之說。學堂通課。皆兼衛生。舉國婦人。悉行體操。故其民也。筋幹強健。志氣道烈。赴國事若私難。蹈鋒鏑若甘餌。國之悖然。蓋有由也。今中國之戶口誠衆矣。然西人推算。凡地球生人之率。大都每五十年而增一倍。乃吾國自乾嘉以來。人數卽號稱四萬萬。迄今垂七十七餘年。未有增益。以丁酉列國歲計政要所記載。有不過三萬八千六百萬。新見此何故歟。一歲之中。其坐藥誤而死者。不知幾何人。疾本可治。而不解治之之道。束手聽其坐斃者。不知幾何人。坐道路不潔。居宅不精。飲食不淨。感召疫癘。坐病致死者。不知幾何人。坐父母有病。受質孱弱。未及年而死者。不知幾何人。胎產不講。坐孕育而母死。或胎落者。不知幾何人。故孳生雖繁。而以每百人中較其死亡多寡之率。則亦遠甲於大地。嗚呼。彼死於無醫。與死於醫者。其數之多。巧麻不能一祿也。泰西新史攬要云。當道光廿二年。英廷派員專查通國受病之由。及醫學據報云。當英國戰事最酷之時。其傷亡之兵士。尙不及沾染穢毒藥物不救而死者之多。苟公家能設善法。以衛民生。講明醫學。以防藥誤。則每年之獲救者。不下

三四 故以民數計。中國數十年來。恒冠萬國。以每方里所有民數計。則中國每二十年必有所減。萬人。故以民數計。中國數十年來。恒冠萬國。以每方里所有民數計。則中國每二十年必有所減。今且等居第六矣。此亦西國戶口漸增而中國戶口漸少之萌兆也。孳生雖繁。又可恃耶。而況今之所謂四萬萬者。又復稟賦日薄。軀幹不偉。志氣頹靡。壽命多天。亦□□□然則國究何取乎。有此民哉。而不見夫蠶乎。中國以蠶務冠絕天下。近歲以來。蠶之患椒末瘟黃軟病者。所在皆是。西方之講蠶學者。謂不及今整頓。則中國蠶種絕矣。即不爾。而作繭無力。一眠即死。雖有蠶如無蠶矣。嗟乎。物固有之人。亦宜然。故不求保種之道。則無以存中國。保種之道有二。一曰學。以保其心靈。二曰醫。以保其軀殼。今舉四萬萬人之心靈。而委諸學究之手。舉四萬萬人之軀殼。而委諸庸醫之手。是率其國爲盲瞽之行。爲尸居之氣。若之何其不愚且弱也。今卽靡論及此。抑古人有言。死生亦大矣。人當晏居康樂。從容仁壽。則相與習焉忘焉云爾。一旦有霜露之侵。寒暑之失。飲食之逆。陰陽之患。方其展轉床蓐。疾痛慘怛。呼號呻吟。或乃素所親愛。若老父慈母。手足孱弟。嬌妻愛子。若平生一二肝膽相共。骨肉相親之師友親戚。倏忽感診。戾生疾病。乃至涕唾泗洩。生死呼吸之頃。苟有神醫一舉而起之。雖南面王之樂。不以易此。此天下無智無愚。無賢無不肖之所同心也。今中國所在京國都會。以至十室之邑。三家之村。固靡不有以醫鳴者。詢其爲學也。則全體部位之勿知。風土燥溼之勿辨。植物性用之勿識。病證名目之勿諳。胸中有坊本歌括數則。筆下有通行藥名數十。遂翬然以醫自命。偶值天幸。療治一二顯者。獲愈而國手之名。遂噪於時。今之所謂醫者。皆此類也。若乃一二賢士大夫。其措心於中國醫學。及古醫書。講求鑽研。探悟新理。或受庸醫之誤。而發憤肆力此業。以救天下者。雖未始無其人。願未克讀海外之書。廣集思之益。加以

道路闕隔。財賞微薄。卽有所心得。而刊布無力。濟世未能。坐使其賢其仁無由公之於同類。彼疾者。听生夕作環而待命。又不可以須臾緩也。利害切身。急何能擇。於是向所謂都會村邑。以醫鳴者。遂得以持其短長。若而人也。則皆粗識字畧解文理。學爲八股八韻而不能就者。乃始棄而從事於比途。今夫醫也者。天下至貴之業。最精極微之學。億萬人生死之所由繫也。而八股八韻者。天下至賤之業。至鄙至俚之學。愚陋庸下人所有事者也。今其人之聰明才力。並此至鄙至俚之學。愚陋庸下人之所優爲者。猶且學焉而不能就。乃忽焉而期以窮精極微。忽焉而舉其身若其所親愛。老父慈母手足昆弟。嬌妻愛子。若肝膽骨肉之師友親戚。而懸性命決生死於此輩之手。此何異屠腹飲鳩以自戕。舉其所親愛者而手刃之也。嗚呼。此四萬萬人中。其死於是者。歲不知幾萬億人。吾靡得而稽焉。乃若其所知者。若亡友曹著偉氏。名泰。廣東南海人。甲午十月卒。年二十四。吳鐵樵氏。名樵。四川達縣人。丁酉四月卒。年三十二。其智慧志氣才力學行。皆一世所無也。咸以尋常微細無足重輕之病。受庸醫進毒劑數日之間。痛楚以死。以前古神聖之呵護。天下豪傑之想望。挽留之而不得。一庸醫斷送之而有餘。天下事之痛心疾首。張目切齒。孰過是也。嗟乎。醫學旣已不講。生其間者。幸而終身無病。則苟免焉。卒有不幸。陰陽寒暑之冒犯。則已舍其身爲釜中魚。爲俎上肉。聽醫者之烹治。臠割而不能以自有。其不治也。視爲固然。其痊也。則孤注之偶一得者也。可不懼哉。可不痛哉。雖然。此罪醫者。醫者不任受也。古之醫者。方伎之畧。列於藝文。惠濟之方。頒自天子。其重之也如是。西國醫學。列爲專科。中學學成。乃得從事。今中土旣不以醫齒於士類。士之稍自重。稍有智慧者。皆莫肯就此業。醫師之官不設。無十全爲上之獎。無十失四五之罰。坐聽天下之無賴。持此爲倚市餬口之術。

殺人如麻。又何怪歟。鐵樵之弟曰仲弢。憫茲學之廢墜。悼厥兄之慘酷。發大心願。欲采中西之理法。選聰慧之童孺。開一學堂。以昌斯道。而屬余述其所由。質諸天下。議方倡未就也。余在廣座中。慷慨哀激。論保種之道。次述仲弢之所志。臨桂龍君積之。忽從座起。涕泗長跽而言曰。此舉若昌。某願粉身碎骨相贊助。某家計雖淡泊。願悉所有。以其半養母。而散其半以就此事。以報先君於地下。余驚起長跪問故。則君子尊甫於客歲患病爲醫者所誤。齋志以沒。積之方徹歲自怨艾。以未嘗學醫爲莫大罪。其痛心疾首。張目切齒。蓋息息與仲弢有同心也。梁啓超曰。天下之爲人子弟。而與仲弢積之共此懼怛者。奚啻千萬。吾度其苟有人心者。其必志兩君之所志。哀悼憤恨。思有以一掃庸醫之毒。以謝其父兄。而惜乎獨力之不克舉。又無人焉振臂號呼。以集其事也。仰庸醫之病天下。天下稍有識者。皆能道之。願以爲其害未必卽在我。是用漢焉淡焉。置之而已。仰豈不聞緩急者人之所時有也。萬一事起倉卒。命在瞬息。大索其良者不可得。乃不得不委而棄之於庸醫之手。彼時噬臍。雖悔何及。詩不云乎。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亦烏知夫誰氏當罹其害。而誰氏當蒙其利乎。今將誓合天下孝子悌弟之與仲弢積之同其痛者。與夫仁人志士之自愛其身。與其所親者。與夫一時賢士大夫之讀中西醫書有所心得。而亟欲廣仁心仁術於天下者。壹心羣策。昌此善舉。能效其力。富效其財。大以救種族之式微。小以開藝術之新派。遠以拯來者之急難。近以殺兩君之私痛。開醫會以通海內海外之見聞。刊醫報以甄中法西法之美善。立醫學堂選高才之士。以究其精微。設醫院循博施之義。以濟貧乏。凡厥條理。別具專篇。海內好善之君子。其諸有樂於是歟。

敬告留學生諸君 壬寅

某頓首。上書於所最敬最愛之中國將來主人翁留學生諸君閣下。某聞人各有天職。天職不盡。則人格消亡。今日所急欲提問於諸君者。則諸君天職何在之一問題是也。人之天職。本平等也。然被社會之推崇愈高者。則其天職亦愈高。受國民之期望愈重者。則其天職亦愈重。是報施之道。應然。不得以尋常人爲比例而自諉者也。今之中國岌岌矣。朝廷有欲維新者。則相與咨嗟焦慮。曰噫。無人才。民間有欲救國者。則相與咨嗟焦慮。曰噫。無人才。今靡論所謂維新救國者。其果出於真心與否。乃若無人才。則良信也。既無現在之人才。固不得不望諸將來人才。則相與矯首企踵且祝且禱曰。庶幾學生乎。庶幾學生乎。此今日舉國有志之士所萬口一喙。亮亦諸君所熟聞也。夫以前後一二年之間。而諸君之被推崇受期望也。忽達於此高度之點。是一國最高最重之天職。忽落於諸君頭上之明證也。諸君中自知此天職者固多。其未知之者當亦不乏。若其未知也。則某欲諸君自審焉。自認焉。若其已知也。則某有欲提出之第二問題。即諸君之天職爲何等之天職是也。某竊以爲我國今日之學生。其天職與他國之學生則有異矣。何也。彼他國者。沐浴先輩之澤。既已得有鞏固之國勢。善良之政府。爲後輩者。但能盡國民分子之責任。循守先業。罔使或墜。因於時勢。爲天然秩序之進步。斯亦足矣。我國不然。雖有國家。而國家之性質不具。則如無國家。雖有政府。而政府之義務不完。則如無政府。故他國之學生。所求者學而已。中國則於學之外。更有事焉。不然。則學雖成。安所用之。譬之治生。然彼則藉祖父之業。有土地。有會社。有

資本爲子弟者。但期練習此商務才足矣。我則錢不名一地。無立錐。雖讀盡斯密亞丹約翰彌勒之書。毋亦英雄無用武地耶。謂余不信。請罄其說。今諸君所學者。政治也。法律也。經濟也。武備也。此其最著者也。試思生息於專制政體之下。而公等挾持所謂議會制度。責任內閣制度。地方自治制度。等種種文明之政治。將焉用之。以數千年無法律之國。僅以主權者之意爲法理。主權者之口爲法文。權利義務。不解爲何物。而公等挾持浩如煙海之民法刑法商法刑事訴訟法。將焉用之。全國利權。既全歸他族之手。此後益割割餽遺而未有已。官吏猛於虎狼。工商賤於螻蟻。而公等挾持所謂經濟學經濟政策。將焉用之。朝野上下。以媚外爲唯一之手段。其養兵也。不過防家賊耳。居今日之中國。而爲軍人。舍屠戮同胞外。更無他可以自効。而公等以軍國民自命。挾持此等愛國敵愾之尙武精神。將焉用之。自餘諸學。莫不皆然。由是觀之。諸君學成之後。其果有用耶。其果無用耶。同一不龜手之藥。或以霸。或不免於泮澣。統吾見夫今日中國之社會。亦泮澣。統諸君焉耳。苟不欲爾者。則除是枉其所學以求合者也。枉其所學以求合。殆非諸君意也。於是乎不龜手之藥。乃瓠落而無所容。某竊嘗爲諸君計矣。諸君於求學之外。不可不更求可以施演所學之舞臺。舊舞臺而可用也。則請諸君思所以利用其舊者。舊舞臺而不可用也。則請諸君思所以築造其新者。一言蔽之。則母曰吾積所學以求當道者之用我。而必求吾有可以自用之道而已。此實諸君今日獨一無二之天職。而歐美日本之學徒。所不必有事者也。乃諸君中或有僅以閉戶自精。不問時事。爲學者。唯一之本分。是吾所未解一也。某以爲諸君之在他日。非有學校外之學問。不足以爲用於中國。其在今日。非求學問之程度倍蓰於歐美日本人。不足以爲用於

中國他日之事且勿論。今日之事。問果能有倍蓰於人者乎。靡論倍蓰也。平等焉且無有矣。靡論平等也。半之焉且無有矣。夫諸君今日於學初發軔也。吾又安敢以他人數十年之學力。遽冀望於新學之青年。然立夫今日以指將來。度卒業之後。能倍蓰之乎。能平等之乎。能半之乎。是不可不自審而自策勵也。僅平等之。猶不足以爲用。乃諸君中或有學未半他人。而沾沾然有自滿之色。是吾所未解又一也。諸君其勿妄自菲薄。猥與本國內地老朽之徒校短長也。彼老朽者。靡特諸君今日之學足以傲之。雖撫拾一二報紙之牙慧。亦可以爲腐鼠之嚇焉矣。諸君自思其受社會之推崇期望者。視彼輩何如。願乃以僅勝於彼而自豪也。閉門以居。雄長婢僕。勇士其羞之矣。今諸君立於世界競爭線集注之國。又處存亡絕續間不容髮之時。其魄力非敢與千數百年賢哲挑戰。不足以開將來其學識。非能與十數國大政治家抗衡。不足以圖自立。豈乃爭甲乙於一二學究。責名聲於區區鄉曲也。某聞實過於名者安。名過於實者危。成就過於希望者榮。希望過於成就者辱。此某所日夜自悚懼。而深願與諸君共之者也。諸君之被推崇受期望。既已如彼矣。他日卒業歸國。則我國民之秀者。其必列炬以燭之。張樂以迓之。舉其生平所痛苦所願望。而一以求解釋於諸君。諸君中之真成就者。吾知其必有以應也。而不然者。虛有其表。撫拾一二口頭禪語。傲內地人。以所不知內地人。寧能測焉。則從而神明之。彼亦久假不歸。忘其本來。侈然號於衆曰。吾之學自海外來也。愈被崇拜。則愈滿盈。愈滿盈。則愈恣肆。甚者則弁髦道德。立身行己。處處授人以可議之地。及數月數年以後。與彼真成就者。相形見絀。破綻盡露。則後此之非笑。有數倍於前此之名譽者矣。損一人之名譽。猶可言也。或者不察。乃曰。吾疇昔所崇拜所期望之留學

生。乃亦如是而已。而使一團體之聲價。爲之頓減焉。則是障礙我國進步之前途。豈淺尠也。某願諸君於今日而先圖所以自處也。抑猶有欲陳者。內地人之崇拜諸君。期望諸君也。重箇人乎。重團體耳。何以知其然也。嚙昔未嘗無學生。嚙昔之學生未嘗無英秀者。而顧不見重。則今之所以重。重此葱葱鬱鬱千數百人。有加無已之團體明也。既以是見重。則諸君所以自重者。宜如何於此。點三致意焉。殆無俟旁觀之詞費也。而至今未能於精神上結一完全鞏固之法團。此吾所不解。又一也。今形式上之團。則既有之矣。雖然。團之所恃以結集。非形式而精神也。夫人之地位各不同。人之經歷各不同。人之希望各不同。以千數百之人。而欲使有同一之精神。吾固信其難也。雖然。有鏈而結之者。一物焉。則諸君皆帶有同一之天職是也。天職既同。所以求盡此天職者。其手段雖千差萬別。而精神皆可以一貫。故某以爲今日諸君所急者。在認定此天職。講明此天職而已。苟不自知其天職。或知矣而甘自放棄焉。雖形式上日日結集。猶之無益也。今諸君中或主溫和。或主激烈。或慕爲學者而孳孳伏案。或慕爲政治家而汲汲運動。凡此皆可以爲盡我天職。達我目的之一手段。一法門也。人之性質各不同。人之境遇各不同。我之所能。他人未必能。我之所宜。他人未必宜。而凡一團體之所以有力。必恃其中種種色色之人。莫不皆有。各盡其才。各極其用。所謂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善之大者也。但求同歸。但求一致。不必以途之殊。慮之百。爲病也。而諸君或以手段之差別。而互相非焉。此吾所不解。又一也。嚙。吾知之矣。其相非者。以爲必如我所持之主義。所由之手段。乃可盡其天職。而他則爲天職之蠹賊也。以某計之。諸君所以盡此天職者。必非可以一途而滿足。大黃芒硝。時亦療病矣。問諜藥引。時亦需人矣。竹頭木屑。時且

爲用矣。而何必自隘以自水火也。故苟以他人爲未解此天職也。則苦口而強聒之。熱心而發明之。諸君之責也。從而怒之。從而排之。吾未見其有利也。凡欲就大業者。莫急於合羣。此諸君所同認矣。然合羣之道。有學識者易。無學識者難。同一職業者易。不同一職業者難。同一目的者易。不同一目的者難。諸君同在學界。同爲青年。同居一地。同一天職。其學識之程度亦當不甚相遠。此而不合羣。則更無望他羣之能合矣。外人之謂我中國也。曰灘邊亂石。曰一盤散沙。某深望諸君一雪此言。組織一嚴格完備堅固之團體以爲國民倡也。某聞奧大利人之能逐梅特涅也。曰由學生。意大利人之能退法軍也。曰由學生。俄羅斯人之能組織民黨也。曰由學生。今日全地球千五百兆人中。其箇人之權力最大者。宜莫如俄皇矣。俄皇他無所畏。而惟畏學生。畏者何。畏其團體也。故雖謂學生團體爲世界無上之威權可也。諸君之天職不可不盡也。既若彼。其勢力之可以利用也。又若此。此而自放棄焉。以伍於尋常人。某不得不爲諸君惜也。仰某聞之。天下惟盡義務者爲能享權利。諸君毋曰。吾黨千數百人中。其能提挈是而擴張是者。不知幾何。吾一人無足重輕焉。羣者衆人之積也。一人放棄其義務。則羣之力量減其一。十人放棄其義務。則羣之力減其十。如是則其羣終爲人弱而已。某見夫內地志士。疇昔屬望於學生團體最殷者。今則漸呈失望之色。有焉矣。某敢信諸君必非辜天下之望者。然其望之也愈益切。則其責之也愈益嚴。責之也愈益嚴。則其失望也愈益易。某願諸君日採輿論爲監史。而因以自課也。某所欲爲諸君忠告者。殆盡於此矣。雖然。猶有重要之一言。某以爲中國今日不徒無才智之爲患。而無道德之爲患。朝廷所以日言維新而不能新者。曰惟無道德故。民間所日言救國而不能救者。曰惟無道德故。今

日諸君之天職。不徒在立國家政治之基礎而已。而又當立社會道德之基礎。諸君此之不任。而更望諸誰人也。任之之道奈何。曰。其在他日立法設教。著書演說種種手段。吾且不必豫言。其在今日。則先求諸君之行誼品格。可以爲國民道德之標準。使內地人聞之。以爲真摯勇敢。厚重慈愛者。海外之學風也。從而效之。毋以爲輕佻涼薄驕慢放浪者。海外之學風也。從而效之。由前之說。則海外學風。將爲一世功。由後之說。則海外學風。將爲一世罪。嗚呼。三十年前之海外學風。其毒中國也至矣。彼輩已一誤。某祝諸君毋再誤也。若夫有借留學爲終南捷徑。語言文字。一入股也。講堂功課。一苞苴也。卒業證書。一保舉單也。若是者。非徒污辱學生之資格而已。且污辱國民之資格。莫此爲甚也。亡中國之罪魁。舍彼輩莫屬矣。某祝諸君中無此等人。苟其有之。則某之言。非爲彼輩言也。凡茲所陳。諒諸君所熟知。顧不避駢枝而縷縷有所云者。昔吳王常使人呼其側曰。夫差。而忘越人之殺而父乎。則應曰。不敢忘。南泉大師常使人呼其側曰。主人翁常惺惺否。則應曰。常惺惺。蓋晨鐘遶鐸。固有發人深省者焉。竊附斯義。聒諸君之側。而進一言。儻願聞之。某頓首。

論學日本文之益 己亥

哀時客既旅日本數月。肄日本之文。讀日本之書。疇昔所未見之籍。紛觸於目。疇昔所未窮之理。騰躍於腦。如幽室見日。枯腹得酒。沾沾自喜。而不敢自私。乃大聲疾呼。以告同志曰。我國人之有志新學者。盍亦學日本文哉。日本自維新三十年來。廣求智識於寰宇。其所譯所著有。用之書。不

下數千種。而尤詳於政治學。資生學。即理財學。日本謂之經濟學。智學。日本謂之哲學。羣學。日本謂之社會學。等。皆開民智強國基之急務也。吾中國之治西學者固微矣。其譯出各書。偏重於兵學藝學。而政治資生等本原之學。幾無一書焉。夫兵學藝學等專門之學。非舍棄百學而習之。不能名家。即學成矣。而於國民之全部。無甚大益。故習之者希。而風氣難開焉。使多有政治學等類之書。盡人而能讀之。以中國人之聰明才力。其所成就。豈可量哉。今者余日汲汲將譯之以餉我同人。然待譯而讀之。緩而少。不若學文而讀之。速而多也。此余所以普勸我國人之學日本文也。或問曰。日本之學。從歐洲來耳。而歐學之最近而最精者。多未能流入日本。且既經重譯。失真亦多。與其學日本文。孰若學英文矣。答之曰。子之言。固我所知也。雖然。學英文者。經五六年而始成。其初學成也。尙多窒礙。猶未必能讀其政治學。資生學。智學。羣學等之書也。而學日本文者。數日而小成。數月而大成。日本之學。已盡爲我有矣。天下之事。孰有快於此者。夫日本於最新最精之學。雖不無欠缺。然其大端固已粗具矣。中國人而得此。則其智慧固可以驟增。而人才固可以驟出。如久鑿糟糠之人。享以雞豚。亦已足果腹矣。豈必太牢。然後爲禮哉。且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先通日本。以讀日本所有之書。而更肄英文。以讀歐洲之書。不亦可乎。吾之爲此言。非勸人以不必學英文也。特於學英文之前。不可不先通日本文云爾。或又問曰。子言學日本文如此其易也。然吾見有學之數年。而未能成者。甚矣。吾子之好誑也。答之曰。有學日本文之法。有作日本文之法。有學日本文之法。三者當分別言之。學日本文者。一年可成。作日本文者。半年可成。學日本文者。數日小成。數月大成。余之所言者。學日本文以讀日本書也。日本文漢學居十之七八。其專用假名。不用漢字者。惟脈絡詞及語助

詞等耳。其文法常以實字在句首。虛字在句末。通其例而顛倒讀之。將其脉絡詞語助詞之通行者。標而出之。習視之而熟記之。則已可讀書而無窒闕矣。余輯有和文漢讀法一書。學者讀之。直不費俄頃之腦力。而所得已無量矣。此非欺人之言。吾同人多有經驗之者。然此爲已通漢文之人言之耳。若未通漢文而學和文。其勢必至顛倒錯雜。昏亂而兩無所成。今吾子所言學數年而不通者。殆出洋學生之未通漢文者也。問曰。然則日本語可不學歟。曰。是何言歟。日本與我唇齒兄弟之國。必互泯畛域。協同提攜。然後可以保黃種之獨立。杜歐勢之東漸。他日支那日本兩國。殆將成合邦之局。而言語之互通。實爲聯合第一義焉。故日本之志士。當以學漢文漢語爲第一義。支那之志士。亦當以學和文和語爲第一義。

論學生公憤事 壬寅

凡文明國之所以立。莫急於養人才。今日我政府官吏之言。維新者亦曰。莫急於養人才。然養人才之手段有三種。一曰以養人之法。養之者。二曰以養牛馬之法。養之者。三曰以養雞豚之法。養之者。何謂養牛馬之法。養之以備驅策。鞭笞者是也。何謂養雞豚之法。養之以備烹烹。割者是也。吾昔以爲政府官吏。不過以牛馬之養養人才也。吾今乃知其直以雞豚之養養人才也。嗟乎。痛哉。前此之既烹既割者。不忍言矣。而今乃又磨刀霍霍而來。雖曰吾國多才。抑何以堪。此七月初二日。即西曆八月五日。日本警察署忽有將吳君敬恒。孫君揆均。遞解回籍之事。留學生方奔走相急難。而警吏已護送西發。吳孫二君以何罪蒙此奇冤。莫能知也。而其獲罪之起因。可以推揣知。

之罪何在。曰：在請公使送學生肄業。

參閱錄錄門

官立學校既必須公使保送。然則學生非求公使。將

更何求。求送學而有罪。則留學其先有罪矣。而吳孫二君又非自求也。乃代他學生而求之。代求

送學而有罪。則凡關涉於學事者。其皆有罪矣。蔡氏之職。公使也。其自認爲國民之代表。爲朝廷

之代表。姑勿問。即以朝廷論。去年秋冬間。不嘗屢下明詔。令公使保護照料學生乎。然則送學之

事。豈其待學生自求之。豈其待他人代學生求之。待其自求。待其代求。則公使已不知其罪矣。不

自知其罪。則反以罪無罪之人。亦何怪焉。

吳君者。北洋大學堂南洋公學之教師也。廣東大學堂之顧問也。

舉人字稚暉

孫君者。南菁書院之學

長也。

舉人內閣中書字叔方

乃不願作師而願作弟子。其爲非尋常人可想矣。吾國有此等人才。是吾國前途

一線光明也。其之代學生以哀請於公使也。爲學生非自爲也。又爲現在學生將來學生之全體

大局。而非徒爲此區區九人也。此九人者。不見送。其事抑末矣。而後此源源而來之學生。不知幾

何。其必欲入官立學校者。不知幾何。則其待送於公使者。亦自不知幾何。而公使於學生。既已視

如仇讐。前此之留難者。既屢見不一見。然則此後公使與私費生之交涉。如何實以此九人者。爲

最後之問題。有此哀請。而不得。尙未可知。無此哀請。則私費生入學之途。眞永絕也。兩君之斷

斷於此問題。夫豈得已也。警察署之命。退兩君也。其名曰妨害治安。夫中國人在中國主權地。而要求所應得之權利。其與

日本之治安有何與也。夫使兩君之要求而出於強硬手段。則其於治安也。猶有辭。顧兩君之與

公使交涉。不過一度。其問答語一字一句。皆詳見於留學生會館布告文。錄參閱餘聲聲公使。聲聲學生。從容委曲之口吻。吞聲忍氣之情狀。讀者猶將哀噴之。而不謂似此已達大清國欽差大臣之怒。呵責不已。而至於斥逐。斥逐不已。而至於逮捕。逮捕不已。而至於遞解也。

留學生既不得請於公使。於是抗電以伸訴於北京政府。亦要求權利之次第。當如是也。而公使則已先自飛電。徧告要津曰。留學生造反。夫留學生皆在日本也。吾不知所謂反者。反日本乎。反中國乎。噫。嗚。我知之矣。其意曰。若輩何人。乃敢訐公使。反之云者。反公使云耳。以數百人。決議所同認之罪惡。而有訐之者。則可以任意坐以大逆不道之名。此真文明國民所百思不得其解者也。而吳孫兩君之罪案。於是焉定矣。

案既下。留學生動色相奔走。或以質問於公使。公使則曰。吾亦不認吳孫之有罪。此日本政府之意。吾不知之。嘻。是何言歟。公使者有保護本國人之責任者也。公使而不知之也。則宜提出詰問於日本政府。公使而認爲無罪也。則宜抗爭於日本政府。以營救之。日本既許外國人有內地雜居之權。既居其地。即有居民應享之權利。夫安得以無罪之人。而妄逮捕。妄驅逐也。公使而知之也。認其有罪也。猶可言也。不知之而不詰問。認其無罪而不營救。然則我國民每歲以十數萬之膏血。參一木偶之公使。何爲也。嘻。欲輾轢之。則輾轢耳。欲蒞臨之。則蒞臨耳。而彼胡爲者。吾不怪夫日本人受公使之愚。何以如是其易。吾惟怪夫公使所憑藉之力。何以能使日本人受愚如是其易。吾尤怪乎我國民。何故不有其權。而甘讓諸公使。吾又怪乎公使。何故不有其權。而

甘讓諸日本公使對於日本人褻代表一國之資格國民對於公使褻自主一國之資格公使
斗管吾不屑責之顧安得不爲我國民警告也
我國民以此爲區區僅小之問題乎內爭之事而託調停於外人既辱國矣內爭不能克而假外
人之權力以干預之辱益甚矣乃至內並不爭而防其萌蘖焉乞外人以先事而鋤之其辱更何
如矣辱猶可也而生此國爲此民者苟有一毫不肯放棄權利之心則一啓口一舉手一投足而
無不爲罪而四萬萬人豈有復見天日之望耶本國政府爲傀儡焉吾民之在海外者本國不能直
之在內地者他國未能直接以奴隸之則借本國政府爲傀儡焉吾民之在海外者本國不能直
接奴隸之則借他國爲傀儡焉於彼乎於此乎無所往而不奴隸苟不甘是者則五洲雖大竟無
所容痛乎

附記一則

吳君之被逮也。以爲士可殺不可辱。欲以一死喚醒羣夢。起國民權利思想。乃於初三日午前
六點鐘警吏拘引出竟時。自沈於河。以救獲甦。吳君非厭世主義。欲一瞑以謝責也。亦非有所
畏而自戕也。欲以此示不爲奴隸者之模範而已。嗚呼。留學生其念之。嗚呼。國民其念之。吳君
被救後。友人檢其衣底得一小包封題「其言也善」四字。內一書云。

信之以死。明不作賊。民權自由。建邦天則。削髮維新。片言可決。以尸爲諫。懷憂曲突。啼噓悲
哉。公使何與。孔曰成仁。孟曰取義。亡國之慘。將有如是。諸公努力。僕終不死。

吳敬恒絕命作此。敬恒所以就死於大日本國者。奉勸大日本念唇齒之義。留學一事。不

可阻礙。如欲興我國家。尤以顧全私費學生之便利爲最要。若專取現在政府之信用。恐未得其益。先受其害。因我國皇上方蒙難。官場之腐敗。爲二十四史所少見。若大日本國。官人久與相處。與之俱化。則支那之利益不可得。而大日本之良風。驟矣。大日本良風一驟。將胥黃種人盡奴於白種人。豈不可哀矣哉。

又敬恒一人已伏其罪。一切被連引之孫君等。宜可復其自由歸國之權。

光緒廿八年七月三日即明治卅五年八月六日

蔡鈞譏辱國權問題

六月廿五六七等日。有蔡鈞與留學生紛爭一事。其詳別見於新民叢報中。茲不贅述。此事之起。由蔡鈞不肯咨送留學生入學也。日本例。凡入學校者。無論本國人外國人。皆須有人爲之保證。若官立學校。則與官交涉。須公使爲保證。亦屬情理之常。蔡鈞者。文明之敵也。恨不舉東京留學諸生。一旦而驅之出境。其於官費生。固已視之如眼中釘。其咨送也。不得已耳。至私費生。則其仇之愈甚。故出全力以阻之。抵死不肯咨送。蓋懼吾國之多才。而欲牧其萌蘖也。其罪一也。不送則不送耳。不過得罪學生團體已耳。然而蔡鈞乃縮頭曳尾一種類。無此膽量也。乃出其官場枕中祕之手段。曰模稜。曰掩飾。曰推宕。僞許以五人互保。便允咨送。彼其時固本無欲送之心也。無欲送之心。而以爲學生之可欺。其罪二也。已則不送。而欲嫁其責於日本人。謂參謀本部不肯收納。夫參謀本部咨覆之文具在也。學生非如蔡鈞之胸無點墨。何至並文中之意而不能解。蔡鈞食

言而肥。而猶欲掩耳盜鈴以欺人。其計之拙。亦不可思議矣。其罪三也。學生求見不見。質問不答。豈不思汝所處之地位。爲一國人之公僕耶。何物銅臭。無禮乃爾。其罪四也。

以上四罪。顧猶可恕。其最不可忍者。則最後囂辱國權一大問題也。夫公使館者。治外法權之地也。公法上視之。如本國。非所在國之權力所能及也。乃蔡鈞一則使日本警吏拘吳孫二君。再則使日本警吏拘來謁學生五十餘人。夫蔡鈞仇學生。則自仇之可耳。而奈何其不能自了。而假手於他人也。嗚呼。我國民其知之否耶。蔡鈞者。全國政府官吏之縮本也。此案者。將來中國前途之倒影也。現政府統治一國之能力。早已掃地以盡矣。雖然。彼有所恃以自權焉。何恃。曰恃外人國民之言論舉動。有一不愜於己者。則以太阿之柄授諸外人。使草薶而禽獮之。使館可以揖警察而使人。則境內何不可以召軍隊而使人。二百年前僅有一吳三桂。今則爲吳三桂者。舉國皆是也。夫縮頭曳尾之蔡鈞。則何足責。然此中消息。有識者不得不寒心也。

日本各報紙。數日來衆口沸騰。議論此事。公論尙未盡泯沒。今以吾所見之報。列其左右袒及中立者如下。

時事新報

袒蔡鈞

中央新聞

袒學生

東京朝日新聞

袒學生

日本新聞

袒學生

東京日日新聞

中立

國民新聞

中立

每日新聞

租學生

萬朝報

租學生

二六新聞

租學生

大阪朝日新聞

租學生

每夕新聞

租學生

都新聞

租學生

讀賣新聞

租學生

日本有一西文報。曰「日本泰晤士」(Japan Times)者。其訪事人以此案質問於蔡鈞。蔡鈞曰。『是康有爲所嗾使也。』云云。嘻。異哉。康南海久旅英屬。與東京學生。曾無一面緣。何從嗾使耶。學生皆知自由獨立之大義。豈爲人所嗾使者耶。蔡鈞豈以爲我一國青年子弟。皆似受人嗾使之蔡鈞耶。蔡鈞常欲舉泰西數百年大哲所發明之公理。地球數十文明國所施行之舉動。盡取而納諸康黨。其愛康黨也至矣。然康黨則烏敢當此。『日本泰晤士』亦袒留學生。留學生以國權問題。所關重大也。乃集議於會館。以滿場一致。決議蔡使放棄國權之罪。乃以電報彈劾之於北京朝廷。且飛檄各督撫。請蔡使之解任。此舉也。不過爲蔡鈞增一保案耳。雖然是烏可以已。一國公僕。而濫用其權。以損害主人權利者。主人例得放逐之。雖其力未能。是固不可以已也。孔子之齋戒沐浴以請討陳恒何爲也。夫蔡鈞乃公僕中之輿僮。么麼小醜焉耳。

且主人不自知其爲主人之資格則亦已耳。苟其知之。則以多數之主人。斷無不能勝少數之悍僕之理。吾嘗讀歐西百餘年來之歷史。其革千載之積弊。建回天之偉業者。何一不從學生團結而來。遠徵諸法蘭西之巴黎。奧大利之維也納。近徵諸俄羅斯之聖彼得堡。葱葱哉。鬱鬱哉。學生之氣概。轟轟哉。烈烈哉。學生之事業。嗚呼噫嘻。何渠不若漢以暴制暴。非所貴也。故有文明思想者。常善以文明之手段。恢復其固有之權利。今次之舉。其近之矣。自立於無可訾議之地。以溫和之法。而請願於使署。以溫和之法。而集議於會館。以溫和之法。而要求於朝廷。此歐西人民所經由之路也。我中國國民運動之歷史。一見於乙未年日本議和時之公車上書。再見於庚子年立大阿哥時海外之飛電。並此而三矣。而此次之舉。尤有次第。有法度。是國民運動力進化之明證也。吾欲爲中國前途賀。

行人失辭

一月前各報紛傳駐日公使蔡氏致書江鄂粵各督阻止派留學生於日本一事。聞者且駭且怪。將信將疑。昨日東京萬朝報乃得其致北京外務部一書全文。錄於報上。日本各報館攻議紛起。政府及政黨人員詰責麇集。蔡使之狼狽極矣。本報宗旨專務提倡理想。發明大義。例不屑於一人一事之微。浪費筆墨。特以此事關於現在之國體。及將來之民智。其影響至重且大。因鈔錄該報所登原文併爲翰獻之如下。

蔡星使鈞致外務部書

查各省遣派生徒。例給咨文。由使臣送學及查察照料。殊不知照料自屬應爲。查察實難越俎。諸生徒不受範圍。猶屬細事。溯自康梁毒蝕銷息以來。其逋逃潛匿日邦。爲所包庇者。指不勝屈。類皆竊其餘唾。巧肆簧鼓。借合羣之義。而自由之說日橫。醉民主之風。而革命之議愈肆。各省聰俊子弟。來茲肄業。熟聞邪說。沾染日邦惡習。遂入歧邪。竟有流蕩忘返之勢。譬諸螟寄羸生。楚書郢說。父兄之教訓莫能及。官長之督率無所施也。伏思朝廷歲費巨賞。分遣生徒。寄學異國。原冀培植人材。周知外事。增益所能。以爲他日干城之選。詎料學業未成。而根本已失。宗旨一變。則心術全乖。加以日邦民德久衰。風俗淫亂。政府腐敗。天皇徒擁虛名於上。庇我逆臣。租我匪徒。且暗中引誘學生。以作亂之謀。以便從而取利。故於匪黨之倡言革命者。反多方以獎勵之。將來學生等卒業回華。散佈各省。倚爲心腹。假以事權。其中或亦有天良未喪之徒。能爲國家効力。然莠多良寡。煽惑已深。則何難揚彼頹波。微倖於死灰重熾。竊恐曩歲湖北之變。難免不復見於南北各省。此不得不爲之深思熟慮者也。鈞本擬將此等情形。密陳天聽。及榮相慈鑒。獨以此事。關係日本體面。既重且大。彼方窮乏已極。常冀我派學生。藉其膏火。聊助學校經費。而外則以同文之說。欲使文明輸入中國。若真心相助者。反覆躊躇。投鼠實有忌器之思。且慮事機不密。一洩春光。將招日人嫉忌。不特使者有履虎之危。轉大與邦交有礙。職是再三。慎重審顧。而徬徨耳聞各省。仍須添派學生。恐將來愈聚愈多。流品愈雜。逆勢日熾。日人利有中國之亂。常肆言誣謗宮闈。污毀榮相。希冀皇上親政。從此轉相煽誘。墮其術中。不啻爲虎添翼。現計諸生來者。數已逾四五百人。綜核所費巨款。即各省自設學堂。亦應數用。但能延聘

泰西著名教習主講於學堂。慎選清白子弟。分門肄業。再由使臣多譯東西有用書籍。無民權平等諸邪說者。咨送貴衙門核印。頒行各省學堂。亦足資借鏡從長之益。將見成材轉易。樂育尤多。奚至有入主出奴之患。舍己從人之虞也哉。鈞未至日東以前。曾立論各省宜多派送生徒。游學觀摩。藉開風氣。乃至此細加考察。而後知日本之號稱維新者。有名無實。其政府多樹黨援。各分門戶。不顧公義。每歎所聞不符所見。又不料康梁以逋逃之藪。爲邪說之叢。敗壞人心。一至於此。尤不敢自護。片言前失。而弗爲國家大局久遠計也。至康梁餘孽。現聚於橫濱一埠。爲多在東京者。則深藏固匿。不敢與使署人相一面也。橫埠商民受愚已久。所以有借中華會館房屋。爲彼逆黨開設大同學校之舉。鈞自蒞此邦。密圖解散其黨。借會館請宴。親與諸紳商。几席周旋。初諷以微言。次曉以大義。藉捐廉提倡。勸會館自立學堂。以教育其子弟。開導再三。諸人乃頓悟前非。咸願改邪歸正。合議收回會館學房。重建商民公學。求鈞作主。予以自新之路。計自今以後。凡彼自由革命逆黨。一旦頓失衆商。仗助經費。無可爲固結團聚之資。徐以俟之。勢將解體而渙散矣。若各省更能永停添派游學。俾卒業者有去無來。則根株悉拔。流毒有時而盡。至於商民自開公學。好名畏罪。勢業與彼黨分馳。自當由官長提倡主持。曉以忠君愛上之忱。與以上進出身之路。夫而後人心一正。學術自端。邪說不禁而自止。逆黨不驅而自遠矣。區區樛昧之見。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係爲顧全大局。仰承樞意。籌畫久遠之計。是否有當。務求密回堂憲。請示周行。俾有遵循。而無隕越。不勝禱切屏營之至。

此書既出現後。各報紛紛攻難。有謂其邪言熒聽者。有謂其見識卑怯者。有謂其污囂日本國民。

有傷邦交。宜撤令回國者。有謂其語侵日本天皇。大不敬。宜照會中國政府嚴治其罪者。衆口噉噉。不能盡錄。今但錄四月三日陽曆「日本」報中評林一門之漢文詩三章。亦可見日人之衆怒難犯矣。其詩云。

是誰氏

嘲罵我風俗。不知是誰氏。密書僞乎真。公揭新聞紙。兩國全交情。其任在公使。公使而無禮。國交可以止。

來此邦

禹域與神州。咫尺隔一水。古來兩相賴。形勢如唇齒。乘槎來此邦。駐筭爲公使。至誠應盡職。暴慢何無恥。

何無禮

妨礙留學生。不解國交體。暴言無所憚。極口逞醜詆。保全塌友情。我意固存此。兩國正尋盟。彼獨何無禮。

評曰。蔡使以此書故。將至不能見容於日本。自作自受。亦復誰尤。願最可憤憤者。外交官爲一國之代表。其自辱而國體卽與之俱辱。中國方當荆天棘地之時。更何堪復蒙此奇醜耶。篇中滿紙訛警之言。駁不勝駁。至其中最可笑者。莫如謂日本窮乏已極。常冀我派學生。藉其膏伙。聊助學校經費云云。夫日本雖財政困難。何至恃外國學生以助國帑。信如蔡言。則數年前中國未有一學生來東。則日本全國之學校。豈不皆以經費無出。而全行倒踢耶。又謂日人利有中國之亂。常

肆言誣謗宮闈。污毀榮相。希冀皇上親政。從此轉相煽誘。墮其術中。不啻爲虎添翼云云。夫謗宮闈。可謂之罪也。毀榮相。未必可謂之罪也。日本以伊藤、山縣、大隈等赫赫元勳。功在社稷。而報紙中日日唾罵之。侮弄之。繪圖畫以揶揄之。作詩歌以嘲笑之者。尙無日無之。言論自由。不能禁也。而況於外國之大臣耶。蔡使謂日人希冀皇上親政。轉相煽誘。然則蔡必恐懼皇上親政。咒詛皇上之永不親政明矣。彼盈廷頑鯁。雖視皇上如眼中釘。如喉中鯁。然猶必致美其詞曰。母子一心也。曰。兩宮慈孝也。而蔡氏乃敢於明目張膽。謂希冀親政。卽爲利中國之亂。彼其居心。視言自由言革命者何如。卽以守舊黨之律治之。恐亦罪不容於死也。至其謂橫濱大同學校爲康梁逆黨所設等語。查大同學校創於光緒二十三年。由闔埠紳商在中華會館集議建設。而康梁來東。乃在光緒二十四年九月之交。學校與康梁何與。蔡氏以爲外埠商民。一如內地之柔弱而易魚肉也。乃欲欺凌之。舉其所公立事業歸之康梁。因撲滅而自以爲功。其所以爲康梁計者。則誠忠矣。奈犯衆怒何。至其謂重建商民公學。由官長提倡主持。此事濱中久有所聞。若誠能如是。則以橫濱區區一隅。而有兩公學。教育日盛。豈不可賀。居斯土者。日日翹足望之。而惜其至今數月。寂然未有聞也。要之中國他日之存亡絕續。皆將惟日本留學生是賴。多得一人。卽多收一人之益。中國今日大事。未有過於是者。吾敢昌言曰。阻止派留學生之人。卽我國文明之公敵也。雖然。今日中國新機已動。懸崖轉石。欲罷不能。蔡氏何人。乃欲阻之。母亦古詩所謂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耳。蔡謂各省若能永停添派游學。俾卒業者有去無來。則根株悉拔。流毒有時而盡云云。無論各省大吏未必皆惟蔡言是聽也。無論日本政府與蔡反對。強之使派。而當道者不敢不從也。

即使果如蔡言。而東京現時留學生數百人中。由官費者不過強半耳。其餘則皆自備資斧。茹艱嘗膽而來。而近數月來。陸續渡航者。幾於無船無之。又可盡乎。凡國民文明程度愈高者。則其仰庇於他人之事愈少。豈必官派哉。彼日本之伊藤井上何人也。蔡氏蓋多服滋補藥物。保養此尸居餘氣之身。勿遽就木。佇看十年以後。日本留學生之成就何如矣。雖然。蔡氏亦云智矣。彼其自付。斗筭碌碌。無計可留其姓氏於十年數十年以後。乃特爲此一書。故以抗文明之盛潮。他日有著中國思想發達史者。則蔡氏此書。勢不得不採之以備一重公案。則蔡鈞盛名。將得附於奧國梅特涅俄國坡比德挪士夫之末簡。而並以不朽矣。豈不幸哉。豈不壯哉。或曰。蔡氏近贊助留學生會館事。又捐助東亞學校經費。其有悔過自新之意歟。或曰。是藉此以解免於日本人。以求保其三年一任也。或曰。是口蜜腹劍也。記者蓋無得而斷焉。

又按蔡使函中。謂勸諭橫濱商人收回大同學校房屋一事。畧記如下。蔡甫到任。即立意與大同學校爲敵。以自徼功。乃謀嗾紳商爲其鷹犬。屢次到中華會館挑釁滋事。奈諸紳商不墮其術中。莫之肯助。久之乃得一盧某者。嗾令出名興訟。謂大同學校佔據中華會館房屋。日本裁判所審論數次。卒於陽曆四月五日。即華曆二月廿七日。斷定盧某無可以訟學校之資格。遂將原稟擲還。計此事蔡盧所得之結果。惟消耗數百金之律師費數十金之裁判堂費而已。噫。是亦不可以已乎。記者附識。

答某君問日本禁止教科書事 癸卯

內地影響隔膜情形。乃至如此。實我輩所不及料也。此事之起已數月。本報因其與我國無甚關係。故不論次之。今烏得不略述一二。此事日本報紙無日不登。所謂教科書收賄問題者是也。日本各學校所用教科書。本須由文部省鑒定。去年因有某處女學教科書。內中一二條迹涉誣淫者。爲某報所訐。於是議論叢起。咸咎文部省之失檢。漸查出有收賄證據。各報攻之愈力。大抵各書肆之以販賣教科書爲業者。率有所請託於文部省之檢定官。此盡人所久知者也。又不徒請託於文部省而已。彼出一書。欲其銷行也。則賄囑各處之視學官。各校之校長教師。使用其本。而因以獲大利。蓋教科書汗牛充棟。率皆大同小異。用此用彼。一惟視學官校長教師之所欲。故書賈以此爭捷足焉。此亦日本社會腐敗之一端也。初時政府猶欲隱忍。後因各報攻擊不遺餘力。迫於輿論。不得已而徹底究辦。至今此案未結。逮問者已千數百人。皆書賈與視學官校長教師之類也。而高等地方官亦有多人。此事大快人心。各報何不平之有。近且專以此爲攻擊政府之口實。謂文部大臣不能辭其咎。將來或因此案。而現政府爲之動搖。引罪退職。以謝輿論。亦未可定。此等事正可爲日本民權發達之明證。而申報及內地人所揣擬。何其相反也。

西學書目表序例 丙申

余旣爲西書提要。缺醫學兵政兩門未成。而門人陳高第梁作霖家弟啓勳。以書問應讀之西書。及其讀法先後之序。乃爲表四卷。札記一卷。示之。賡之以叙曰。大哉。聖人之道。孔子適周。求得百二十國寶書。聖祖仁皇帝。御纂數理精蘊。潤色西算弁諸卷首。高宗純皇帝。欽定四庫總目。

凡譯出西書。悉予著錄。先聖後聖。其事不同。其揆若一。嗚呼。溥博宏遠。蔑以加矣。海禁既開。外侮日亟。曾文正開府江南。創製造局。首以譯西書爲第一義。數年之間。成者百種。而同時同文館。及西士之設。教會於中國者。相繼譯錄。至今二十餘年。可讀之書。略三百種。昔紀文達之撰提要。謂職方外紀。坤輿圖說等書。爲依仿中國鄒衍之說。夸飾變幻。不可究詰。阮文達之作疇人傳。謂第谷天學。上下易位。動靜倒置。離經畔道。不可爲訓。今夫五洲萬國之名。太陽地球之位。西人五尺童子。皆能言之。若兩公固近今之通人也。而其智反出西人學童之下。何也。則書之備與不備也。大凡含生之倫。愈愚獷者。其腦氣筋愈粗。其所知之事愈簡。愈文明者。其腦氣筋愈細。其所知之事愈繁。禽獸所知最簡。故虎豹雖猛。人能檻之。野人所知亦簡。故苗黎番回雖悍。人能制之。智愚之分。強弱之原也。今以西人聲光化電農礦工商諸學。與吾中國考據詞章帖括家言相較。其所知之簡與繁。相去幾何矣。兵志曰。知己彼知。百戰百勝。人方日日營伺吾側。纖悉曲折。虛實畢見。而我猶杌然自大。偃然高臥。非直不能知敵。亦且昧於自知。坐見侵陵。固其宜也。故國家欲自強。以多譯西書爲本。學子欲自立。以多讀西書爲功。此三百種者。擇其精要而讀之。於世界蕃變之迹。國土遷異之原。可以粗有所聞矣。抑吾聞英倫大書樓所藏書。凡八萬種。有奇。今之所譯。直九牛之一毛耳。西國一切條教號令。備哉粲爛。實爲致治之本。富強之由。今之譯出者。何寥寥也。彼中藝術。日出日新。愈變愈上。新者一出。舊者盡廢。今之各書譯成。率在二十年前。彼人視之。已爲陳言矣。而以語吾之所謂學士大夫者。方且託爲未見。或乃瞠目變色。如不欲信。嗚呼。豈人之度量相越遠邪。抑導之未得其道也。

一譯出各書。都爲三類。一曰學。二曰政。三曰教。今除教類之書不錄外。自餘諸書分爲三卷。上卷爲西學諸書。其目曰算學。曰重學。曰電學。曰化學。曰聲學。曰光學。曰汽學。曰天學。曰地學。曰全體學。曰動植物學。曰醫學。曰圖學。中卷爲西政諸書。其目曰史志。曰官制。曰學制。曰法律。曰農政。曰礦政。曰工政。曰商政。曰兵政。曰船政。下卷爲雜類之書。其目曰游記。曰報章。曰格致。總曰西人議論之書。曰無可歸類之書。

一明季 國初利艾南湯諸君以明曆見擢用。其所著書。見於天學彙函。新法算書者百數十種。又製造局益智書會等處。譯印未成之書百餘種。通商以來。中國人著書言外事。其切實可讀者。亦畧有數十種。掇拾薈萃。名爲附卷。

一西學各書。分類最難。凡一切政皆出於學。則政與學不能分。非通羣學不能成一學。非合庶政不能舉一政。則某學某政之各門。不能分。今取便學者。強爲區別。其有一書可歸兩類者。則因其所重。如行軍測繪。不入兵政。而入圖學。御風要術。不入天學。而入船政。化學衛生論。不入化學。而入醫學是也。又如電氣鍍金。電氣鍍銀等書。原可以入電學。脫影奇觀。色相留眞。照像略法。等書。原可以入光學。汽機發軔。汽機必以。汽機新制。等書。原可以入汽學。今皆以入工藝者。因工藝之書。無不推本於格致。不能盡取而各還其類也。又如金石識別。似宜歸礦學類。又似宜歸地學類。而皆有不妥。故歸之船政。此等門目。亦頗費參量。然究不能免牽強之誚。願自七略七錄以至 四庫總目。其門類之分合。歸部之異同。通人猶或訾之。聚訟至今。未有善法。此事之難久矣。海內君子

惠而教之。爲幸何如。

一門類之先後。西學之屬。先虛而後實。蓋有形有質之學。皆從無形無質而生也。故算學重學爲首。電化聲光汽等次之。天地人謂全體學謂動植物學等次之。醫學圖學全屬人事。故居末焉。西政之屬。以通知四國爲第一義。故史志居首。官制學校政所自出。故次之。法律所以治天下。故次之。能富而後能強。故農礦工商次之。而兵居末焉。農者地面之產。礦者地中之產。工以作之。作此二者也。商以行之。行此三者也。此四端之先後也。船政與海軍相關。故附其後。

一已譯諸書。中國官局所譯者。兵政類爲最多。蓋昔人之論。以爲中國一切皆勝西人。所不知者。兵而已。西人教會所譯者。醫學類爲最多。由教士多業醫也。製造局首重工藝。而工藝必本格致。故格致諸書。雖非大備。而崖畧可見。惟西政各籍。譯者寥寥。官制學制農政諸門。竟無完帙。今猶列爲一門者。以本原所在。不可不購懸其目。以俟他日之增益云爾。

一書目例標撰人名氏。今標譯人。不標撰人者。所重在譯也。譯書率皆一人口授。一人筆述。今諸書多有止標一人原本。不兩標。故仍用之。名從主人也。

一收藏家。最講善本。故各家書目。於某朝某地刻本。至爲斷斷。今所列皆新書。極少別本。仍詳列之者。不過取便購讀。與昔人用意微殊。其云在某某書中者。無單行本也。其云格致彙編本。萬國公報本。時務報本。其下不注本數價值者。亦無單行本也。

一古書用卷子本。故標卷數。後世裝潢既異。而猶襲其名。甚無謂也。故今概標本數。不卷標數。一目錄家皆不著價值。蓋所重在收藏。無須乎此。今取便購讀。故從各省官書局之例。詳列價值。

其標若干兩若干錢者。銀價也。其標若干千若干百者。制錢價也。其標若干元若干角者。洋銀價也。製造局同文館天津學堂之書。概據原單。其家刻本。乃西士自印本。據格致書室單。

一表下加識語。表上加圈識。皆爲學者講讀而設。體例不能雅馴。所不計也。惜所識太略。又學識淺陋。未必得當耳。世之君子。尙救正之。

一附卷所載通商以前之西書。多言天算言教兩門。今除言教之書不著錄外。自餘諸書不能以類別。故以著書人爲別。

一附卷所載。中國人言西學之書。搜羅殊隘。其海內通人或有書成而未刻。刻成而鄙人未及見者。當復不少。管窺蠡測。知其孤陋。若夫坊間通行之本。有裨販前人。割裂原籍以成書者。乃市儈射利之所爲。方聞之士所不屑道。概不著錄。以示謹嚴。非至漏也。

一中國人言西學之書。以游記爲最多。其餘各種亦不能以類別。今用內典言人非人化學家言金非金之例。區爲游記類。非游記類二門。

一近人頗有以譯本之書而歸入自著書之中。不標譯字者。概爲疏通證明。仍入諸譯書表中。不援名從主人之例。

一表後附札記數十則。乃昔時答門人問之語。略言各書之長短及某書宜先讀。某書宜緩讀。雖非詳盡。初學觀之。亦可以略識門徑。故竊取過而存之之義。附見末簡。名曰讀書法。博雅君子諒無哂之。若其芻蕘之見。則略具所著西書提要中。此不能多及也。

西學書目表後序 丙申

梁啓超曰。吾不忍言西學。梁作霖曰。子曰與人言西學。曷爲不忍言西學。梁啓超曰。今日非西學不興之爲患。而中學將亡之爲患。風氣漸開。敵氛漸逼。我而知西學之爲急。我將興之。我而不知人將興之。事機之動。在十年之間而已。今夫守舊之敵。開新天之理也。動植各物之遞嬗。非墨兩洲之遷移。有固然矣。中國俗儒拘墟謬沓之論。雖堅且悍。然自法越以後。蓋稍變矣。中日以後。蓋益變矣。援此推之。十年二十年以後。其所存者希矣。雖然。舊學之蠹。中國猶附骨之疽。瘵疽甚易。而完骨爲難。吾嘗見乎今之所謂西學者矣。彘其語。彘其服。彘其舉動。彘其議論。動曰。中國之弱。由於教之不善。經之無用也。推其意。直欲舉中國文字。悉付之一炬。而問其於西學格致之精微。有所得乎。無有也。問其於西政富強之本末。有所得乎。無有也。之人也。上之可以爲洋行之買辦。下之可以爲通事之西奴。如此而已。更有無賴學子。自願中國實學。一無所識。乃藉西學以自大。囂然曰。此無用之學。我不爲之。非不能也。然而希拉謂希臘。英法之文。亦未上口。聲光化電之學。亦未寓目。而徒三傳束閣。論語當薪。而揣摩風氣。撫拾影響。盛氣壓人。苟求衣食。蓋言西學者。十人之中。此兩種人。幾居其五。若不思補救。則學者日夥。而此類日絀。十年以後。將十之六七矣。二十年以後。將十八九矣。嗚呼。其不亡者幾何哉。雖然。中學之不自立。抑有故焉。兩漢之間。儒者通經。皆以經世。以禹貢行水。以洪範察變。以春秋折獄。以詩三百五篇當諫書。蓋六經之文。無一字不可見於用。教之所以昌也。今之所謂儒者。入股而已。試帖而已。律賦而已。楷法而已。上非此

勿取。下非此勿習。其得之者。雖八星之勿知。五洲之勿識。六經未卒業。諸史未知名。而覲然自命曰儒也。儒也。上自天子。下逮市儈。亦哀然尊之曰儒也。儒也。又其上者。箋注蟲魚。批抹風月。旋買馬許鄭之胯下。嚼韓蘇李杜之唾餘。海內號爲達人。謬種傳爲巨子。更等而上之。則束身自好。禹行舜趨。衍誠意正心之虛論。勦攘彝尊王之迂說。綴學雖多。不出三者。歷千有餘年。每下愈況。習焉不察。以爲聖人之道。如此而已。是則中國之學。其淪陷漸滅。一縷絕續者。不自今日。雖無西學以乘之。而名存實亡。蓋已久矣。況於相形之下。有用無用。應時立見。孰興孰廢。不待言決。然此輩既舍此無以爲學。此道即離此無以圖存。嗚呼。豈可言哉。豈可言哉。今夫六經之微言大義。其遠過於彼中之宗風者。事理至賾。未能具言。請舉其粗淺者。生衆食寡。爲疾用舒。理財之術盡矣。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富國之策備矣。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農務漁務。林木之利。關矣。行旅皆欲出於其塗。道路通矣。通功易事。羨補不足。商務興矣。使於四方。不辱君命。乃謂之士。公法之學行矣。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兵學之原立矣。國人皆曰賢。國人皆曰不可。議院之制成矣。以上僅證之於四書。又每事僅舉其一。條其詳具於專書。又如春秋之義。議世卿以伸民權。視西人之貴爵執政。分人爲數等者。何如矣。古之埃及希臘近今之日本皆有分人數等之弊。凡國有上議院者。皆未免此弊。蓋上議院率世族盤踞也。英至今未革。俄尤甚。疾滅國。疾火攻。而無義戰。視西人之治兵。修械。爭城。爭地者。何如矣。自餘一切要政。更僕難盡。夫以士無世官之制。萬國太平之會。西人今日所講求之。而未得者。而吾聖人於數千年前發之。其博深切明。爲何如矣。然則孔教之至善。六經之致用。固非吾自祖其教之言也。不此之務。乃棄其固有之實學。而抱帖括考據詞章之俗陋。謂吾中國之學已盡。於是以此與彼中新學相遇。安得而不爲人弱也。然則奈何。曰。讀經讀子。

讀史三者相須而成。缺一不可。吾請語學者以經學。一當知孔子之爲教主。二當知六經皆孔子所作。三當知孔子以前有舊教。如佛以前之婆羅門四當知六經皆孔子改定制度以治百世之書。五當知七十子後學皆以傳教爲事。六當知秦漢以後皆行荀卿之學。爲孔教之孽派。七當知孔子口說皆在傳記。漢儒治經皆以經世。八當知東漢古文經。劉歆所僞造。九當知僞經多摭拾舊教遺文。十當知僞經既出。儒者始不以教主待孔子。十一當知訓詁名物爲二千年經學之大蠹。其源皆出於劉歆。十二當知宋學末流束身自好。有乖孔子兼善天下之義。請言讀子。一當知周秦諸子有二派。曰孔教。曰非孔教。二當知非孔教之諸子皆欲改制創教。三當知非孔教之諸子其學派實皆本於六經。四當知老子黑子爲兩大宗。五當知今之西學。周秦諸子多能道之。六當知諸子弟子各傳其教。與孔教同。七當知孔教之獨行。由於漢武之表章。六藝罷黜百家。八當知漢以後無子書。九當知漢後百家雖黜。而老楊之學深入人心。二千年實陰受其毒。十當知墨子之學當復興。請言史學。一當知太史公爲孔教嫡派。二當知二千年政治沿革。何者爲行孔子之制。何者爲非孔子之制。三當知歷代制度皆爲保王者一家而設。非爲保天下而設。與孔孟之義大悖。四當知三代以後君權日益尊。民權日益衰。爲中國致弱之根原。其罪最大者曰秦始皇。曰元太祖。曰明太祖。五當知歷朝之政皆非由其君相悉心審定。不過沿前代之敝。前代又沿前代之敝。而變本加厲。後代必不如前代。六當知吾本朝制度有過於前代者數事。七當知讀史以政爲重。俗次之。事爲輕。八當知後世言史裁者最爲無理。以上諸義畧舉大概。若其條理當俟專述。要之舍西學而言中學者。其中學必爲無用。舍中學而言西學者。其西學必爲無本。無用無本皆不足

以治天下。雖庠序如林。達掖如卿。適以蠹國。無救危亡。方今四彝交侵。中國微矣。數萬萬之種族。有爲奴之痛。三千年之教宗。有墜地之愍。存亡絕續。在此數年。學者不以此自任。則顛覆慘毒。寧有幸乎。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是在吾黨。

大同譯書局叙例 丁酉

譯書眞今日之急圖哉。天下識時之士。日日論變法。然欲變士。而學堂功課之書。靡得而讀焉。欲變農。而農政之書。靡得而讀焉。欲變工。而工藝之書。靡得而讀焉。欲變商。而商務之書。靡得而讀焉。欲變官。而官制之書。靡得而讀焉。欲變兵。而兵謀之書。靡得而讀焉。欲變總綱。而憲法之書。靡得而讀焉。欲變分目。而章程之書。靡得而讀焉。今夫瞽者雖不忘視。跛者雖不忘履。其去視履固已遠矣。雖欲變之。孰從而變之。無已。則舉一國之才智。而學西文讀西籍。則其事又迂遠。恐有所不能待。即學矣。未必其即可用。而其勢又不能舉一國之才智。而盡出於此一途也。故及今不速譯書。則所謂變法者。盡成空言。而國家將不能收一法之效。雖然。官譯之書。若京師同文館。天津水師學堂。上海製造局。始事迄今。垂三十年。而譯成之書。不過百種。近且悉輟業矣。然則以此事望之官局。再自今以往。越三十年。得書可二百種。一切所謂學書農書工書商書兵書憲法書章程書者。猶是萬不備一。而大事之去。固已久矣。是憤懣。聯合同志。創爲此局。以東文爲主。而輔以西文。以政學爲先。而次以藝學。至舊譯希見之本。邦人新著之書。其有精言。悉在采納。或編爲叢

刻。以便購讀。或分卷單行。以廣流傳。將以洗空言之誚。增實學之用。助有司之不逮。救然眉之急。難。其或憂天下者之所樂聞也。

一本局首譯各國變法之事。及將變未變之際。一切情形之書。以備今日取法。譯學堂各種功課。以便誦讀。譯憲法書。以明立國之本。譯章程書。以資辦事之用。譯商務書。以興中國商學。挽回利權。大約所譯先此數類。自餘各門。隨時開譯一二。種部繁多。無事枚舉。其農書則有農學會專譯。醫書則有醫學會專譯。兵書則各省官局。尙時有續譯者。故暫緩焉。

一舊譯之書。或有成而未刻。刻而已佚者。隨時搜取印布。或編爲叢書。以便新學購讀。

一中國人所著。或編輯之書。有與政教藝學相關。切實有用者。皆隨時印布。

一海內名宿。有自譯自著自輯之書。願記本局代印者。皆可承印。或以金錢奉酬。或印成後。以書奉酬。皆可隨時商訂。同志之士。想不吝見教。

一本局所印各書。行款裝演。悉同一式。散之則爲單行本。合之則爲叢書。收藏之家。致爲便益。一本局係集股所立。不募捐款。印出各書。譯費印費。所糜甚鉅。已在上海道署存案。翻印射利者。究治。

譯印政治小說序

戊戌

政治小說之體。自泰西人始也。凡人之情。莫不憚莊嚴而喜諧謔。故聽古樂則惟恐臥。聽鄭衛之音。則靡靡而忘倦焉。此實有生之大例。雖聖人無可如何者也。善爲教者。則因人之情而利導之。

故或出之以滑稽。或託之於寓言。孟子有好貨好色之喻。屈平有美人芳草之辭。寓諷諫於詼諧。發忠愛於馨豔。其移人之深。視莊言危論。往往有過。殆未可以勸百諷一而輕薄之也。中土小說。雖列之於九流。然自虞初以來。佳製蓋鮮。述英雄則規畫水滸。道男女則步武紅樓。綜其大較。不出誨盜誨淫兩端。陳陳相因。塗塗遞附。故大方之家。每不屑道焉。雖然。人情厭莊喜諧之大例。既已如彼矣。彼夫綴學之子。夔塾之暇。其手紅樓而口水滸。終不可禁。且從而禁之。孰若從而導之。善夫南海先生之言也。曰。僅識字之人。有不讀經。無有不讀小說者。故六經不能教。當以小說教之。正史不能入。當以小說入之。語錄不能諭。當以小說諭之。律例不能治。當以小說治之。天下通人少而愚人多。深於文學之人少。而粗識之無之人多。六經雖美。不通其義。不識其字。則如明珠夜投。按劍而怒矣。孔子失馬。子貢求之不得。圉人求之而得。豈子貢之智。不若圉人哉。物各有羣。人各有等。以龍伯大人與僬僂語。則不聞也。今中國識字人寡。深通文學之人尤寡。然則小說學之在中國。殆可增七畧而爲八蔚。四部而爲五者矣。在昔歐洲各國變革之始。其魁儒碩學。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經歷。及胸中所懷。政治之議論。一寄之於小說。於是彼中綴學之子。夔塾之暇。手之口之下。而兵丁而市儈。而農氓而工匠。而車夫馬卒。而婦女而童孺。靡不手之口之。往往每一書出。而全國之議論。爲之一變。彼美英德法奧意日本各國政界之日進。則政治小說。爲功最高焉。英名士某君曰。小說爲國民之魂。豈不然哉。豈不然哉。今特採外國名儒所撰述。而有關於今日中國時局者。次第譯之。附於報末。愛國之士。或庶覽焉。

西書提要農學總敘 丙申

論者謂中國以農立國。泰西以商立國。非也。歐洲每年民產進項。共得三萬一千二百二十兆兩。而農田所值。居一萬一千九百三十兆兩。商務所值。僅一千一百二十兆兩。然則歐洲商務雖盛。其利不過農政十分之一耳。稼植之富。美國爲最。每十方里所產。可養人二百。而化學家以爲能盡地力。每十方里所產。可養人至一萬六千。較美國今日所產。增十餘倍。而美國所產。較歐洲尙增一倍有餘。然則今日歐洲農政。直萌芽之萌芽耳。中國農政。又遠在歐洲後。如三十四與十二之比。西人謂設以歐洲尋常農學之法。所產推之中國。每縣每年。可增銀七十五萬。推而至一省十八省。當何如耶。推而至十年百年。又當何如耶。況中國去赤道近。日熱厚。雨澤足。同用一法。所獲又可加豐於歐洲。若推而極於盡地力之法。又當何如耶。故中國患不務農耳。果能務農。豈憂貧哉。今之譚治國者。多言強而寡言富。即言富國者。亦多言商而寡言農。舍本而圖末。無惑乎日即於貧。日即於弱也。西人言農學者。國家有農政院。民間有農學會。農家之言。汗牛充棟。中國悉無譯本。祇有農學新法一書。不及三千言。本不能自爲一部。今特立此門。采格致彙編中與農學比附者。益之以明此事爲切要之舉。以俟後之君子。續譯鉅編。俾真然成軼焉。

沈氏音書序 丙申

國惡乎強。民智斯國強矣。民惡乎智。盡天下人而讀書而識字。斯民智矣。德美二國。其民百人中

識字者。殆九十六七人。歐西諸國稱是。日本百人中識字者。亦八十餘人。中國以文明號於五洲。而百人中識字者。不及二十人。雖曰學校未昌。亦何遽懸絕如是乎。吾鄉黃君公度之言曰。語言與文字離。則通文者少。語言與文字合。則通文者多。中國文字多。有一字而兼數音。則審音也難。有一音而具數字。則擇字也難。有一字而數十撇畫。則識字也又難。日本國志三十三嗚呼。華民識字之希。母亦以此乎。梁啓超曰。天下之事理二。一曰質。二曰文。文者美觀而不適用。質者適用而不美觀。中國文字畸於形。宜於通人博士箋注詞章。文家言也。外國文字畸於聲。宜於婦人孺子。日用飲食。質家言也。二端對待。不能相非。不能相勝。天之道也。抑今之文字。沿自數千年以前。未嘗一變。篆文楷草寫法小異不得謂文字之變。而今之語言。則自數千年以來。不啻萬百千變。而不可以數計。以多變者與不極文字之美。而不知皆當時之語言也。烏在其相離也。孔子在楚。繙十二經。見莊子徐無鬼篇詩春秋論語孝經。齊魯魯儒。各以其音讀之。亦如英法俄德。各以其土音繙切西經。又烏在其相離也。後之人棄今言不屑用。一宗於古。故文章爾雅。訓詞深厚。爲五洲之冠。然顛門之士。或乃窮老盡氣。不能通小學。而山海僻壤。百室之族。知書者。往往而絕也。是以中國文字。能達於上。不能達於下。蓋文言相離之爲害。起於秦漢以後。去古愈久。相離愈遠。學文愈難。非自古而即然也。西人既有希臘拉丁之字。可以稽古。以待上才。復有英法德各國方音。可以通今。以逮下學。使徒用希拉古字。而不濟以今之方音。則西人文言之相離。必與吾同。而識字讀書者之多。亦未必有以加於中國也。稽古今之所由變。識離合之所由興。審中外之異。知強弱之原。於是通人志士。汲汲焉以諧聲增

文爲世界一大事。吾所聞者。有劉繼莊氏。有龔自珍氏。頗有所述造。然世無傳焉。吾師南海康長素先生。以小兒初學語之聲。爲天下所同。取其十六音。以爲母。自發凡例。屬其女公子編纂之。啓超未獲聞也。而朋輩之中。湘鄉曾君重伯。錢塘汪君穰卿。皆有志於是業。咸未成。去歲。從萬國公報中。獲見廈門盧贛章所自述。凡數千言。又從達縣吳君鐵樵。見蔡毅若之快字。凡四十六母。二十六韻。一母一韻。相屬成字。聲分方向。畫別粗細。蓋西國報館。用以記聽議院之言者。即此物也。啓超於萬國文字。一無所識。音均之學。未嘗問塗。嘗然無以測諸君之所長也。然竊竊私喜。此後吾中土文字。於文質兩統。可不偏廢。文與言合。而讀書識字之智民。可以日多矣。沈學吳人也。無字。遂於西文。究於名理。年十九而著書。五年而書成。名曰盛世元音。其自言也。曰。以十八字母。可切天下音。欲學其技。半日可通。其簡易在五大部洲。一切文字之上。謂盧君之法。泥於古。不如己也。余告以蔡君法。則謂畫分粗細。不適用於用法。未密。亦不如己也。余於盧君書。未得見。蔡沈二家。則其法畧同。蓋皆出於西人。或沈君更神而明之。有所獨得歟。然吾之寡學。終無以測諸君之短長也。沈君以年少。覃心絕藝。思以所學易天下。常以西人安息日。在海上之一林春茶樓。挾技以待來者而授焉。其亦有古人強聒不舍之風乎。沈君屬以書入報中。其書文筆。未盡雅馴。質家之言。固如是。不能備求也。至其言論。多有透關銳達。爲前人所未言者。嗚呼。不可謂非才士也已。先以原序登。其書與法。俟諸別簡。世之君子。或願聞諸。

經世文新編序 丁酉

易曰。日新之謂盛德。書曰。人惟求舊。器惟求新。又曰。作新民。中庸曰。溫故而知新。新舊者固古今盛衰興滅之大原哉。是故衣服不新則垢。器械不新則窳。車服不新則敝。飲食不新則餒。敗傷生血氣。不新則槁暴立死。天之斡旋也。地之運轉也。人之呼吸也。皆取其新而棄其舊也。新相知之樂也。新婚姻之佳兒婦也。新沐浴之舒身體也。及夫追懷故舊。則哀以悲也。人道未有不喜新而厭故者也。矧於撫有廣土衆民。而爲天子。將以焜耀大業。平章百姓者乎。大矣哉。吾孔子之作春秋也。立新王之道。凡受命爲新王者。布政施教於天下。必有先與民變革焉。立權度量。考文章。徙居處。改正朔。易服色。異器械。殊徽號。變犧牲。其大經也。豈聖人好爲更張哉。以爲不如是。不足以新民之耳目。而吾承天意以開新治者不顯。易曰。乾元用九。天下文明。王者作新名作新樂。自公侯至於庶人。自山川至於草木昆蟲。莫不一一被之以新政。且日新又新。言以求進乎。用九文明之治也。夫是之謂新國。孟子曰。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夫聖賢之稱古昔先民。過於今之所謂守舊之士也遠矣。及其論治。則曰新民新國。豈亦猶夫人之情歟。且夫不新之國。其君驕以僣。其臣貪以懦。其民愚以弱。其政紊。其事廢。其器惡。其氣則厭穢老洩。其屋室城池郭邑宮府。巷街衢園囿臺沼。椽采。皆湫隘囂塵。沮洳灌莽。卑污迫狃。黃槁驚沙。遊矚其方。則蹙額疾首不可終日矣。遑問其國之治否之何若矣。求新之國。其君明以仁。其臣忠以毅。其民智以雄。其政通。其事精。其器瑩。其氣則華郁繽紛。其屋室城池郭邑宮府。巷街衢園囿臺沼。椽采。皆瑰璋麗飛。朱華高驥。平夷洞達。光爛炤爛。裴裊其鄉。則心曠神怡。樂以忘返矣。遑問其國之治否之何若矣。夫能新則如此。不能新則如彼。太古之國。今無有存焉。存者亦不可以爲國。開新者興。守舊者滅。開新者

強守舊者弱。天道然也。人道然也。且夫泰西富強。甲於五洲。豈天之獨眷顧一方民哉。昔嘗考之。實自英人培根始也。培根創設獎賞開新之制。於是新法新理。新器新製。新學新政。日出月盛。流洙於各邦。芬芳於大地。諸國效之。舍舊圖新。朝更一製。不旰夕而全國之舊法盡變矣。不旬日而全球之舊法盡變矣。無器不變。亦無智不新。至今遂成一新世界焉。泰西以培根立科爲重生之日。蓋重之也。中國號稱文明之古國也。綿纓二千載。涉歷廿四朝。政治學俗。若出一軌。貧床之孫已誦大學。而新民之道。通人魁儒。項背相望。熟視無覩。有若可刪也。朱注新者革其舊念之汚因。荆公行新法而改爲新念。於是二千載哲辟英相咸以變更成法爲戒。無取言新政者。惟因循積弊。行尸走肉而已。以二萬里之大。四萬萬之人。乃至學無新理。工無新製。商無新術。農無新具。任彼開新之奪吾利權。割吾土地。抱吾生命。而守舊之徒。且嘵嘵然曰。彼西法之尙新奇。中國不當效也。豈知吾之守舊。固爲先聖之所深惡痛絕哉。易曰。窮則變。變則通。昔嘗竊取斯旨作變法通議。以告天下。又欲集天下通人宏著。有當於新民之義者爲一編。以冀吾天子大吏有所擇焉。卒卒未暇。未之作也。吾友麥君曼宣過海上。出其經世文新編相示。啓超已讀竟。乃喟然嘆曰。其庶幾吾孔子新民之義哉。書分通論。君德官制。法律學校。國用農政。礦政。工藝。商政。幣制。稅則。郵運。兵政。交涉。外史。會黨。民政。教宗。學術。雜纂。二十一門中。多通達時務之言。其於化陋邦而爲新國。有旨哉。啓超已慨拘迂之士。俾吾孔子明新之制。閤吻於天下。而致爲人役。又喜麥君之書。條理精密。足以開守舊者之耳目。而使之矍然以興也。故言爲國之新舊。關於興滅。以序其端。

日本國志後序 丁酉

中國人寡知日本者也。黃子公度撰日本國志。梁啓超讀之。欣懌詠歎黃子。乃今知日本。乃今知日本之所以強。賴黃子也。又懣憤責黃子曰。乃今知中國。知中國之所以弱。在黃子成書十年久。謙讓不流通。令中國人寡知日本。不鑒不備。不患不悚。以至今日也。乃誦言曰。使千萬里之外。若干萬歲之後。讀吾書者。若布眉目而列白黑。入家人而數米鹽。登廟廡而誦昭穆也。則良史之才矣。使千萬里之外。若干萬歲之後。讀吾書者。乃至知吾世。審吾志。其用吾言也。治焉者榮其國。言焉者輔其文。其不能用。則千萬里之外。若干萬歲之後。輟材諷說之徒。咨嗟之。太息之。夫是之謂經世。先王之志斯義也。吾以求諸古史氏。則惟司馬子長有取焉。雖然。道已家事者。非愚駭蒙崽之子。莫不靡靡能言之。深周隱曲。若夫遠方殊類。邈絕侷侏之域。則雖大智長老。聞言未解。游夢不及。况欲別闔閩話子。姓數米鹽哉。此爲尤難絕無之事矣。司馬子長美矣。然其爲史記也。則家人子之道。其家事而已。日本立國二千年。無正史私家紀述。穢雜不可理。彼中學子能究澈本末。言之成物者。已鮮。况以此土之人。譚彼岸之書。異域絕俗。殊文別語。正朔服色。器物名號。度量衡靡有同者。其孰從而之。且夫日本古之彈丸。而今之雄國也。三十年間。以禍爲福。以弱爲強。一舉而奪琉球。再舉而割臺灣。此土學子。鼾睡未起。睹此異狀。搐口咋舌。莫知其由。故吾政府宿昔靡得而戒焉。以吾所讀日本國志。其於日本之政事。人民土地。及維新變政之由。若入其闔閩而數米鹽。別白黑。而誦昭穆也。其言十年以前之言也。其於今日之事。若燭照而數計也。又豈惟

今日之事而已。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顧犬補牢。未爲遲矣。孟子不云乎。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斯書乎。豈可僅以史乎。史乎。目之乎。雖然。古之史乎。皆有指義。其志深。其指遠。啓超於黃子之學。自謂有深知其爲學也。不肯苟焉附古人。以自見。上自道術。中及國政。下逮文辭。冥冥乎入於淵微。敢告讀是書者。論其遇。審其志。知所戒備。因以爲治。無使後世咨嗟而累歎也。

中國工藝商業攷提要 丁酉

中國工藝商業攷。日本緒方南溟撰。凡分十章。一中國境域地理要畧。二中國政治。三外國貿易沿革。四外國貿易大勢。五中國與日本貿易情形。六中國工業上。七中國工業下。八航海業。九中國各港志上。十中國各港志下。未附中國日本事物名目表。南溟居中國三十餘年。自中東事定。歸而著此書。故敘述中國情形頗詳。其中所論前明之時。上下奢華相競。故工藝之業反盛。本朝崇尚儉德。政體雖整肅。而工藝實因以漸衰。其言具有精理。與葛履蟋蟀之經義相發明。又云。中國所興製造之業。徒偏重於造船造兵械。造火藥等局。糜金甚巨。而無益民業。又言中國製絨織布。繅絲鍊鐵等廠。皆緣官辦之故。百弊滋生。即有號稱半官半民者。亦皆以官法行之。其眞爲民業者。蓋寡。此中國工藝不興之大原。其言深切著明。洞中窾要。所述各港。只有上海蘇州杭州漢口重慶宜昌沙市九江蕪湖鎮江等處。其他尙不及。蓋猶非大備之書。然每港列具情形。並考其所出手業。及各大行廠。莫不記載。其體例蓋與知新報附印新譯東方商埠述要相彷彿。特彼書所列較繁博。並不止中國一國耳。嗟夫。以吾國境內之情形。而吾之士大夫。竟無一書能道之。是

可恥矣。吾所不能道者。而他人能道之。是可懼矣。

蠶務條陳敘 丁酉

蠶務條陳一卷。英國康發達撰。發達官浙海關稅務司。初光緒四年。巴黎設銜奇會。會中蠶務首領致函我邦。請查華蠶。總署下權署。權署通札各關具報。浙者中國產絲最盛地也。發達既取杭州甯波鄞江之蠶絲蛾繭寄巴黎。復自請假之日本。察日蠶。又派學生學蠶術於法。既歸。乃於光緒十五年。請在上海設整頓蠶務總局。此書乃其前後呈權署各公牘也。書凡八篇。一爲中國蠶務亟宜設局。講求整頓。以保利源事。二爲查勘日本整頓蠶務大概情形。三爲派人往法國養蠶公院。學習巴氏防治蠶病之法。及一切情形。四爲光緒十五年。帶往法國養蠶公院。所養各種蠶子。收成數目。及蠶病情形。五爲各處寄來蠶繭蛾。請查各病。分別查明情形。六爲擬設總局試辦章程。七爲擬設總局定章。八爲擬設蠶務總局大約經費。附絲商某稟稿。前二篇嘗印入格致彙編中。又抽印爲單行本。名蠶務圖說。附日本蠶圖。四光緒二十三年。張季直殿撰。嘗以足本寄時務報館。無圖。乃即日上石。更名蠶務條陳。從其質也。敘曰。土貨出口。絲爲大宗。二十年來。絲市日減。蠶種將絕。可恥一。既已衰敗。不思所由。法會函詢。始知考察。可恥二。不自加意。委權權署。可恥三。康氏苦口。請設蠶局。至今不行。可恥四。此書著成。久不流通。海內志士。希見全本。可恥五。嗚呼。其第五恥。吾黨之責也。其前四恥。非吾黨之責也。嗚呼。

續譯列國歲計政要敘 丁酉

列國歲計政要。西土歲有著錄。欲覘國勢察內政者。靡不宗此書。歲癸酉。製造局譯出一通。齊州之士寶焉。時閱二紀。繼軌蓋闕。今歲五月。知新報館。乃始得取其去歲所著錄者。譯成中文。附印於報末。乞敘。敘曰。有君史。有國史。有民史。民史之著。盛於西國。而中土幾絕。中土二千年來。若正史。若編年。若載記。若傳記。若紀事本末。若詔令奏議。強半皆君史也。若通典。通志。文獻通考。唐會要。兩漢會要。諸書。於國史爲近。而條理猶有所未盡。梁啓超曰。君子曷爲尊史。史者鑑往以知來。察彼以知己。讀其史。於其國之寢強寢弱。與其所以強弱之故。粲然秩然。若數白黑。而指經緯。斯良史哉。以故讀斷代史。不如讀通史。讀古史。不如讀近史。讀追述之史。不如讀隨記之史。讀一國之史。不如讀萬國之史。後世之修史者。於易代之後。乃始摸擬彷彿。百中撥一二。又不過爲一代之主作譜牒。若何而攻城爭地。若何而取威定霸。若何而固疆圉。長子孫。如斯而已。至求其內政之張弛。民俗之優絀。所謂寢強寢弱。與何以強弱之故者。幾靡得而覩焉。即有一二散見於紀傳。非大慧莫察也。是故君史之敝。極於今日。以予所聞西人之歲計政要者。其所采錄。則議院之檔案也。豫算決算之表也。民部學部。兵部海部。戶部商部之清冊也。各地有司各國使員之報案也。自國主世系。宗戚歲供。議院官制。教會。學校。學會。國計。兵籍。兵船。疆域。民數。商務。工藝。鐵路。郵務。新疆。錢幣。權衡。區以國別。分類畢載。冠以總表。藉相比較。國與國比較。而強弱見。年與年比較。而進退見。事與事比較。而緩急輕重見。自癸酉迄今二十五年。其增益新政。萬國所同者。有二大端。

一曰學。二曰兵。日盛月新。各不相讓。即以區區之日本。昔之文部省。歲費不過十三萬餘圓者。今且增至二百五十三萬八千餘圓。昔之陸軍海軍。兩省合計。歲費不過九百餘萬圓者。今且增至一萬三千七百餘萬圓。歐洲各國稱是。其驟增之數。懸絕至不可思議。故學之極盛。乃至美國瑞士千人中不識字者。不過八九人。雖在婦女。其入學悉無分毫異於男子。教法日新。用力少而著德多。在學數年之功。所得與疇昔之十數年者。可以相抵。兵之極盛。乃至易一新式槍砲。而每國所費至萬萬。歲入經費。其用之於兵者。殆過其半。日本今歲豫算歲入共二萬三千九百七十五萬餘圓。其費於海陸軍者一萬三千七百餘萬圓。歐洲各國皆稱是學之日盛。地球將受大福。兵之日盛。地球將蒙顯禍。然其幾皆起於爭自存。其原皆由於列國並立。中國以一瘠牛。偃然臥羣虎之間。持數千年一統垂裳之舊法。以治今日。此其所以爲人弱也。管子曰。國之存也。隣國有焉。國之亡也。隣國有焉。嗚呼。可以自媿。可以自惕。可以自奮矣。卷端有比較表。一事也。國與國比較。一國也。年與年比較。戶口之表。中國等恆居一。疆域之表。中國等居四。昔居三。今降而四矣。國用學校。商務。工藝。輪船。鐵路。兵力。諸表。中國等恆居十五以下。或乃至無足比數焉。嗚呼。觀此而不知媿。不知惕。不知奮者。其爲無人心矣。是故觀美國之富庶。而知民權之當復。觀日本之淳興。而知黃種之可用。觀國法之重振。而知敗衄之不足懼。觀突厥之瀕蹙。而知舊國之不足恃。觀暹羅之謀新。而知我可恥。觀德之銳意商務。而知其將大欲於中國。觀俄之陰謀。而知東方將有大變。觀俄日之拓張海運。而知海上商權。將移至太平洋。觀德美日之爭興工藝。而知英之商務。將有蹶衄。觀各國兵力之日厚。而知地球必有大血戰。觀土希之事。列國相持不發。而知其禍機必蓄洩於震旦。有天下之責者。將鑑往以知來。察彼以知己。不亦深切而著明也乎。斯

國史之良哉。

春秋中國彝狄辨序 丁酉

自宋以後。儒者持攘彝之論日益盛。而彝患亦日益烈。情見勢絀。極於今日。而彼囂然自大者。且日曉曉而未有止也。叩其所自出。則曰。是實春秋之義。烏乎。吾三復春秋。而未嘗見有此言也。吾徧讀先秦兩漢先師之口說。而未嘗見有此言也。孔子之作春秋。治天下也。非治一國也。治萬世也。非治一時也。故首張三世之義。所傳聞世。治尚蠱桷。則內其國而外諸夏。所聞世。治進升平。則內諸夏而外彝狄。所見世。治致太平。則天下遠近大小若一。彝狄進。至於爵。故曰。有教無類。又曰。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其治之也。有先後之殊。其視之也。無愛憎之異。故聞有用夏以變彝者矣。未聞其攘絕而棄之也。今論者持升平世之義。而謂春秋為攘彝狄也。則亦何不持據亂世之義。而謂春秋為攘諸夏也。且春秋之號彝狄也。與後世特異。後世之號彝狄。謂其地與其種族。春秋之號彝狄。謂其政俗與其行事。不明此義。則江漢之南。文王舊治之地。汧雍之間。西京宅都之所以云中國。孰中於是。而楚秦之為彝狄。何以稱焉。不甯惟是。昭十二年。晉伐鮮虞。晉也。而狄之。春秋繁露。楚莊王篇。晉伐鮮虞。何惡乎。晉而同。成三年。鄭伐許。鄭也。而狄之。何注。桓公行惡。而三。繁露。竹林篇。鄭而彝狄之也。伐喪無義。桓十五年。邾婁人牟人。葛人來朝。邾婁等也。而狄之。何注。桓公行惡。而三。繁露。竹林篇。鄭叛盟無信。故大惡之。邾婁人牟人。葛人來朝。邾婁等也。而狄之。何注。桓公行惡。而三。繁露。竹林篇。鄭伐凡伯於楚丘。以歸。衛也。而狄之。子之使貶而戎之也。哀六年。城邾婁。魯也。而狄之。何注。城者取之。非於魯。魯數圍取邾婁。邑不知足有彝狄之行。夫晉鄭邾衛。中原之名國也。魯者。尤春秋所託焉。以明王法者也。而其為彝狄。

又何以稱焉。董子云。春秋之常辭也。不予彘狄而與中國爲禮。至邲之戰。偏然反之。何也。曰。春秋無通辭。從變而移。今晉變而爲彘狄。楚變而爲君子。故移其辭以從其事。竹林大哉言乎。然則春秋之中國彘狄。本無定名。其有彘狄之行者。雖中國也。靦然而彘狄矣。其無彘狄之行者。雖彘狄也。彬然而君子矣。然則藉曰攘彘焉。云爾。其必攘其有彘狄之行者。而不得以其號爲中國而恕之。號爲彘狄而棄之。昭昭然矣。何謂彘狄之行者。春秋之治天下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禁攻寢兵。勤政愛民。勸商惠工。土地闢。田野治。學校昌。人倫明。道路修。遊民少。癘疾養。盜賊息。由乎此者。謂之中國。反乎此者。謂之彘狄。痛乎哉。傳之言也。曰。然則曷爲不使中國主之。中國亦新彘狄也。昭二十三年然則吾方日兢兢焉。求免於春秋。所謂彘狄者。之不暇。而安能彘人。而安能攘人哉。是故以治天下。治萬世之義言之。則其不必攘也。如彼。以治一國。治一時之義言之。則其不能攘也。如此。吾卒不知攘彘之言。果何取也。徐君君勉。既學於南海。治春秋經世之義。乃著中國彘狄辨三卷。一曰中國而彘狄之。二曰彘狄而中國之。三曰中國彘狄。進退微旨。於以犁千年之謬論。抉大同之微言。後之讀者。深知其意。則嘒嘒自大之空言。或可以少息也。中國之彘患。或可以少衰也。天下遠近大小若一之治。或可以且暮遇之也。雖然。以孔子之聖。猶曰。知我罪我。其惟春秋乎。然則世之以是書罪徐君。而因以罪余者。又不知凡幾矣。

讀日本書目志書後 丁酉

梁啓超曰。今日中國欲爲自強第一策。當以譯書爲第一義矣。吾師南海先生。早暝暝憂之。大收

日本之書。作書目志以待天下之譯者。謹按其序曰。聖人譬之醫也。醫之爲方。因病而發藥。若病變則方亦變矣。聖人之爲治法也。隨時而立義。時移而法亦移矣。孔子作六經而歸於易。春秋易者。隨時變易。窮則變。變則通。孔子慮人之守舊方而醫變症也。其害將至於死亡也。春秋發三世之義。有撥亂之世。有升平之世。有太平之世。道各不同。一世之中。又有天地文質三統焉。條理循詳。以待世變之窮而採用之。嗚呼。孔子之慮深以周哉。吾中國大地之名國也。今則耗矣。衰矣。以大地萬國皆更新。而吾尙守舊故也。伊尹古能治病國者也。曰。用其新。去其陳。病乃不存。湯受其教。故言曰。新又新。積池水而不易則臭腐興。身面不沐浴則垢穢盈。大地無風之掃蕩。改易則萬物不生。物新則壯。舊則老。新則鮮。舊則黯。新則潔。舊則敗。天之理也。今中國亦汲汲思自強而改其舊矣。而尊資使格者。老在位之風未去。楷書割截之文。弓刀步石之制未除。補綴其一二。以具文行之。譬補漏糊紙於覆屋破船之下。亦終必亡而已矣。即使掃除震蕩。推陷其舊習而更張之。然泰西之強。不在軍兵砲械之末。而在其士人之學。新法之書。凡一名一器。莫不有學。理則心倫。生物。氣則化光。電重。業則農工商礦。皆以專門之學爲之。此其所以開闢地球。橫絕宇內也。而吾數百萬之吏士。問以大地道里。國土人民物產。茫茫如墮烟霧。瞪目擡舌不能語。況生物。心倫。哲化。光電。重農。工商。礦之有專學。新書哉。其未開徑路固也。故欲開礦而無礦學。無礦書。欲種植而無植物學。無植物書。欲牧畜而無牧學。無牧書。欲製造而無工學。無工書。欲振商業而無商業。無商書。仍用舊法而已。則就開鑛言之。虧敗已多矣。泰西於各學。以數百年攷之。以數十國學士講之。以功牌科第激厲之。其室戶堂門。條秩精詳。而冥冥入微矣。吾中國今乃始舍而自講之。非

數百年不能至其域也。彼作室而我居之。彼耕稼而我食之。至逸而至速。決無舍而別講之理也。今吾中國之於大地萬國也。譬猶泛萬石之木航。與羣鐵艦爭勝於滄海也。而舵工榜人皆盲人。瞽者黑夜無火。昧昧然而操舵於煙霧中。即無敵船之攻。其遭風濤沙石之破。可必也。況環百數習於出沒波濤之鐵艦。而舵工榜人皆漁戶爲之。明燈火張旌旗而來攻。其能待我從容求火乎。然今及諸艦之未來攻也。吾速以金篋刮目。槐柳取火。尤不容緩也。然即欲刮目取火以求明矣。而泰西百年來諸業之書。萬百億千。吾中人識西文者寡。待吾數百萬吏士識西文而後讀之。是待百年而後可。則吾終無張燈之一日也。故今日欲自強。惟有譯書而已。今之公卿明達者。亦有知譯書者矣。曾文正公之開製造局以譯書也。三十年矣。僅百餘種耳。今即使各省并起。而延致泰西博學專門之士。歲非數千金。不能得一人。得一人矣。而不能通中國語言文字。猶不能譯也。西人有通學游於中國。而通吾之語言文字者。自一二教士外。無幾人焉。則欲譯泰西諸學之要書。亦必待之百年而後可。彼環數十國之狡焉思啓者。豈能久待乎。是諸學終不可得興。而終不能求明而自強也。夫中國今日不變法。日新不可。稍變而不盡變。不可。盡變而不興農工商礦之學。不可。欲開農工商礦之學。非令士人盡通物理不可。凡此諸學。中國皆無其書。必待人士之識泰西文字。然後學之。泰西文字。非七年不可通。人士安得盡人通其學。不待識泰西文字而通其學。非譯書不可矣。然即欲譯書。非二十行省並興不可。即二十行省盡興而譯之矣。譯人有人矣。而吾岌岌安得此從容之歲月。然則法終不能變。而國終不能強也。康有爲味味思之曰。天下後起者勝於先起也。人道後人逸於前人也。泰西之變法至遲也。故自培根至今五百年。而治藝

乃成。日本之步武泰西至速也。故自維新至今三十年。而治藝已成。大地之中。變法而驟強者。惟俄與日也。俄遠而治效不著。文字不同也。吾今取之至近之日本。察其變法之條理先後。則吾之治效。可三年而成。尤爲捷疾也。且日本文字。猶吾文字也。但稍雜空海之伊呂波文。十之三耳。泰西諸學之書。其精者。日人已畧譯之矣。吾因其成功而用之。是吾以泰西爲牛。日本爲農夫。而吾坐而食之。費不千萬金。而要書畢集矣。使明敏士人。習其文字。數月而通矣。於是盡譯其書。譯其精者而刻之。布之海內。以數年之期。數萬之金。而泰西數百年數萬萬人士新得之學。舉在是。吾數百萬之吏士識字之人。皆可以講求之。然後致之學校以教之。或崇之科舉以勵之。天下嚮風。文學輻湊。而才不可勝用矣。於是言礦學而礦無不開。言農工商而業無不新。言化光電重天文地理而無不入。微也。以我溫帶之地。千數百萬之士。四萬萬之農工商。更新而智之。其方駕於英美而逾越於俄日。可立待也。日本變法。二十年而大成。吾民與地十倍之。可不及十年而成之矣。邇者購鐵艦槍砲。築營壘。以萬萬計。而挫於區區之日本。公卿士夫。恐懼震動。幾不成國。若夫一鐵艦之費。數百萬矣。一克虜伯砲之微。費數萬金矣。夫以數萬金。可譯書以開四萬萬人之智。以爲百度之本。自強之謀。而不爲。而徒爲購一二礮。以爲齎敵藉寇之資。其爲智愚何如也。嗚呼。日人之禍。吾自戊子上書言之。曲突徙薪。不達而歸。欲結會以譯日書久矣。而力薄不能成也。嗚呼。使吾會成。日書盡譯。上之公卿。散之天下。豈有割臺之事乎。故今日其可以布衣而存國也。然今不早圖。又將爲臺灣之續矣。吾譯書之會。不知何日成也。竊憫夫公卿憂國者。爲力至易。取效至捷。而不知爲之也。購求日本書至多。爲撰提要。欲吾人共通之。因漢志之例。撮其精要。翦其無用。

先著簡明之目。以待憂國者求焉。啓超既卒業。乃正告天下曰。譯書之亟亟。南海先生言之既詳矣。啓超願我農夫考其農學書。精擇試用。而肥我樹藝。願我工人讀製造美術書。而精其器用。願我商賈讀商業學。而作新其貨寶。寶遷。願我人士讀生理心理倫理物哲學社會神教諸書。博觀而約取。深思而研精。以保我孔子之教。願我公卿讀政治憲法行政學之書。習三條氏之政議。揮究以返觀。發憤以改政。以保我四萬萬神明之胄。願我君后讀明治維新之書。借觀於寇讐。而悚厲其新政。以保我萬萬里之疆域。納任昧於太廟。以廣魯於天下。庶幾南海先生之志。則啓超願鼓歌而道之。跪坐而進之。馨香而祝之。

俄土戰紀敘

戊戌

西歐人恒言曰。東方有病夫之國二。中國與土耳其是也。土耳其所以削弱。其故有二。一曰內治不修。綱紀廢弛。官吏貪黷。魚肉其民。因循成法。莫肯少更。束縛馳驟。激成民變。二曰外交不慎。妄自尊大。不守公法。屢起教案。授人口實。取怨各國。合而謀之。嗚呼。其與今日中國之情實何相類也。希臘之自立也。塞爾維亞門的內哥布加利亞羅馬尼亞赫次戈緯納之叛土也。六大國之以兵力脅土也。其事皆自俄羅斯發之。蓋俄人承先君大彼得願命之志。欲得志於東方者。歷數百年。而其心未嘗少渝也。東方有病夫國。俄之大利也。土既不悟。而猶屢授人以可抵之隙。一舉而屬國分裂矣。再舉而歐洲各土。開協議會於土之廷矣。三舉而黜其君。執其政。豆剖其地矣。昔之泱泱雄國。囊括東西羅馬之舊土。跨亞歐非三洲之沃壤者。今且爾然不絕如綫矣。猶復不思自

振禍亂將至。則補苴彌縫。以期苟安。及事之既平。又復晏然爲燕雀之計。處堂以嬉矣。是以外侮間歲輒起。每起必喪師割地。日陵月削。而不復能國其國也。比者革雷得阿比西尼亞之事。西方論者以爲若在十年前。則土其必亡矣。今者歐洲諸雄。方併心注力於中國。無暇以餘力及區區之土。而土遂獲全焉。嗚呼。與土同病者。其危可知矣。而況於倚強盜以作腹心。引餓虎以同寢食。而尙欲以苟延旦夕爲小朝廷者乎。嗚呼。吾願取湯君覺頓筆譯俄土之事。懸諸國門。以爲我四萬萬人告也。

東籍月旦 壬寅

敘論

新習得。一外國語言文字。如新尋得一殖民地。雖然得新地。而不移民。以墾闢之。則猶石田耳。通語言文字。而不讀其書。則不過一鸚鵡耳。我中國英文英語之見重。既數十年。學而通之者。不下數千輩。而除嚴又陵外。曾無一人能以其學術思想輸入於中國。此非特由其中國之缺乏而已。得毋西學亦有未足者耶。直至通商數十年後之今日。而此事尙不得有待於讀東籍之人。是中國之不幸也。然猶有東籍以爲之前驅。使今之治東學者。得以幹前此治西學者之蠱。是又不幸中之幸也。

東學之不如西學。夫人而知矣。何也。東之有學。無一不從西來也。與其學元遺山之詩。何如直學杜少陵。與其學桐城派古文。何如直學唐宋八家。然概計我學界現在之結果。治西學者之收效。

轉若不能及治東學者何也。其故有二。(一)由治西學者大率幼而就學。於本國之學問。一無所知。甚者或並文字而不解。且其見識未定。不能知所別擇。其初學之本心。固已非欲求學理爲通儒矣。而所從之師。又率皆市井闖閥之流。所以導之者。非學問之途。而衣食之途也。雖其中能自拔流俗者。未始無人。然已鱗角鳳毛矣。若治東學者。大率皆在成童弱冠以上。其腦中之自治力。別擇力。漸以發達。故嚮學之心。頗切。而所獲較多也。(二)由欲讀西文政治經濟哲學等書。而一一詮解之。最速非五六年之功不能。若幼童腦力未開。循小學校一定之學級以上進。則尤非十餘年不可。向來治西學者。既無遠志。又或困於境遇。不能卒業。故吾國尋常學西文之徒。其最高等者。不過有中學校卒業之資格而已。何怪乎於精深之學問。一無所聞也。若治東學者。苟於中國文學。既已深通。則以一年之功。可以盡讀其書。面無隔閡。即高等專門諸科。苟好學深思者。亦常不待求師。而能識其崖略。故其效甚速也。然則以求學之正格論之。必當於西而不於東。而急就之法。東固有未可厚非者矣。

治東學者不可不通東語。此亦正格也。蓋通其語。則能入其學校。受其講義。接其通人。上下其議論。且讀書常能正確。無或毫釐千里。以失其本意。誠不可少之具矣。雖然。學東語雖較易於西語。然亦非居其地。接其人。以歲餘之功。習之不能。若用簡便之法。以求能讀其書。則慧者一句。魯者兩月。無不可以手一卷。而味津津矣。故未能學語而專學文。不學作文而專學讀書。亦一急就之法。殊未可厚非也。

今我國士大夫學東文能讀書者。既漸多矣。願恨不得其塗徑。如某科當先。某科當後。欲學某科。

必不可不先治某科。一科之中。某書當先。某書當後。某書爲良。某書爲劣。能有識抉擇者。蓋寡焉。同學諸子。慇懃草一書以餉來者。自念淺學如余。未嘗能通其語。入其學校。非惟專門之學一無所得。即普通之學亦未徧習。以門外人而語宗廟百官之美富。適爲知者嗤點耳。雖然。其留學斯邦諸君子。或功課繁劇。無暇從事。或謙讓自持。率不操觚。今我不述。則恐更閱數年。而此種書尙不能出現於我學界。斯寧非一恨事歟。是用不揣固陋。就所見及者。草爲是篇。雖大禱於時彥。抑不至貽誤於後生。是所差堪自信者耳。

第一編 普通學

凡求學者。必須先治普通學。入學校受教育者。固當如是。即獨學自修者。亦何莫不然。吾中國人。疇昔既未一受普通教育。於彼中常兒所通有之學識。猶未能具。而欲驟求政治經濟法律哲學等專門之業。未有不勞而無功者也。往昔留學生亦多犯此弊。今皆知之而革之矣。學者即不能入其中學校。循次而進。亦當取其中學課程相等之書。抉擇參考而自讀之。今將日本現行中學校普通科目列示之。

- 一 倫理
- 二 國語及漢文
- 三 外國語
- 四 歷史
- 五 地理

- 六 數學
- 七 博物
- 八 物理及化學
- 九 法制
- 十 經濟

尚有習字圖畫唱歌體操等科。以不關於讀書故省之。

其法制經濟兩科。乃近年新增者。前此無之。

以上諸學。皆凡學者所必由之路。盡人皆當從事者也。除國語漢文一科。我國學者可勿從事外。自餘各門。皆不可缺者也。大抵欲治政治學經濟學法律學等者。則以歷史地理爲尤要。欲治工藝醫學等者。則以博物現化爲尤要。然非謂治甲者便可廢乙。治乙者便可廢甲也。不過比較之間。稍有輕重而已。

第一章 倫理學

中國自詡爲禮義之邦。宜若倫理之學無所求於外。其實不然。中國之所謂倫理者。其範圍甚狹。未足以盡此學之蘊也。今請列日本文部省最近所發之訓令。關於中學所教倫理道德之要領。列其目如下。此專屬中學第四第五年級者

- 一 對於自己之倫理。
 - 健康
 - 生命
 - 知情
 - 意
 - 職業
 - 財產
- 二 對於家族之倫理。
 - 父母
 - 兄弟
 - 姊妹
 - 子女
 - 夫婦
 - 親族
 - 祖先
 - 婢僕

他人之人格 他人之身體 財產 名譽 秘密 約束等 恩誼 朋友 長幼貴
賤 主從等 女性 協同 社會之秩序 社會之進步

三 對於社會之倫理。

四 對於國家之倫理。

五 對於人類之倫理。

國憲 國法 愛國 兵役 租稅 教育 公務 公權 國際

六 對於萬有之倫理。

動物 天然物 眞 善 美

準是觀之。以比於吾中國所謂倫理者。其廣狹偏全。相去奚翅霄壤耶。故外國倫理學之書。其不可不讀明矣。

或曰。吾所欲求者學問也。智識也。道德之學雖高矣美矣。而不切於急用。子何必斷斷言之。不知學問所以能救世者。以其有精神也。苟無精神。則愈博學而心術愈以腐敗。志氣愈以衰頹。品行愈以詖邪。將安取之。今者中國舊有之道德。既不足以範圍天下之人心。將有決而去之之勢。苟無新道德以補佐之。則將並舊此之善美者。亦不能自存。而橫流之禍。不忍言矣。故今日有志救世者。正不可不研究此學。斟酌中外發明出一完全之倫理學。以爲國民倡也。倫理之書。顧可忽乎。今請擇其最適於研究之書一二種前列之。而其餘可供參考者附列焉。下各節皆仿此

又以下所列各參考書。有非普通學時所必讀者。蓋無論何學。皆進而愈深。其學科常貫徹於小學中學高等學大學也。今因著錄之便。於論普通學時並及之而已。下仿此。

中等教育倫理講話 一二册 文學博士元良勇次郎著 定價一圓四角半

此書簡明賅括。最適於初學之用。凡分前後二編。前編第一章至第六章爲緒論。內分倫理學之範圍及定義。自己之觀念。即對自己等課。第七八九章爲家族倫理。內分家族組織。親子之道。婚姻

論等課。第十章至第二十三章爲社會倫理。內分概論、公益論、禮義論、信義論、慈善論、名譽論、訴訟論、娛樂論、獻身論、生命論、財產論、品格論等課。第二十四章至三十四章爲國家倫理。內分國家組織論一斑、臣民相互之關係、納稅之義務、兵役之義務、權利義務之解釋、責任論、國際倫理、一般人類與國家之關係、政府與人民之關係、國民名義之觀念等課。後編自三十五章至五十四章皆思想倫理。內分生存競爭與德義之關係、自家保存之理法及其制限、勤勞與安息、自愛與愛他之關係、職業之選擇、知與之關係、欲望論、恭儉與奢侈、殘忍論、安心與懷疑心、反省論、嗜好論、自由及其制限、改心論、道德之制裁、思想與實行之關係、宗教與倫理之關係、善惡之標準、常道論等課。一課不過千餘字。言簡而意備。一課之後皆附以問答。能濬發人思想。誠斯學最善之本也。此書上海廣智書局已譯成

倫論通論 二冊 文學博士井上圓了著 定價一圓二角

此書以明治二十年出版。距今十有五年。就日本人讀之覺其已成芻狗。然適合於我國今日之用。全書共九篇。第一篇緒論。凡廿三章。第二篇論人生之目的。凡十七章。第三篇論善惡之標準。凡十八章。第四篇論道德本心。凡十八章。第五第六篇皆論人事進化。凡三十一章。第七第八篇條舉各家異說。凡三十六章。第九篇諸說分類。凡十三章。末附倫論學者年代考。此書就本學各種問題分類。與元良氏之著體例不同。其敘諸家學說極爲簡明。讀之可以見源流派別。而今日所考定諸新道德。非漫無依据也。

故學者若無暇博涉。則專讀此二書。可以知此學之梗概矣。

參考書列後。

中等倫理學教科書

法國查彌著
岡田良平譯

四冊 定價一元四角

新編倫理教科書

文學博士 井上哲次郎
高山林次郎合著

五冊 定價一元二角五

岡田氏之書。日本諸學校通用為教科書者最久。井上高山皆著名大家。其書亦精心結撰。但專為日本人說法。日本國體民俗有與我國大相反者。故在彼雖為極良之書。在我則祇足供參考而已。

修身 原論

法國福靈著
河津祐之譯

一冊 定價六角二

倍因氏倫理學

英國倍因著
法學博士 添田壽一譯

五冊 定價一元五角

珂氏倫理學

英國卡的活著
中村清彥譯

一冊 定價一元

斯氏倫理原論

英國斯賓塞爾著
田中登作譯

一冊 定價七角

倫理學新書

德國羅哲埃著
立花銑三郎譯

一冊

倫理學

文學博士 元良勇次郎著

一冊 定價一元一角

越氏倫理新篇

美國越布列著
渡邊又次郎譯

一冊 定價五角

河津氏之書。乃奉文部省命所譯。倍因氏主張實利主義者也。其書上篇論道德之意義性質。下篇詳論希臘以來諸大家之說。珂氏則主張直覺說。而抑實利說。兩書對照。頗有可觀。斯賓塞之名。久為我國人所知。其論倫理道德。主張幸福主義。而歸本於進化。但譯本頗不能達其意。羅哲

埃之書。專務調和諸說。立論不倚於一偏。在歐西號稱佳本。然譯文亦苦艱澀。元良氏之書。乃其早年之作。繁博雖過於倫理講話。而精要不逮之。越氏之書。乃撮譯大意。說明實行應用之原則。故亦頗便初學焉。

近育成會新出一叢書。名曰倫理學書解說。凡十二冊。全部定價四元六角
每冊定價四角取歐美古今斯學名家之書。譯其意而解釋之。書皆鴻作。而解釋者亦著名之人。讀之亦較尋常譯本爲易。茲將其目列後。

- 一 ザニキー倫理學綱要
- 二 スナーブン倫理學
- 三 ミユルヘット卜倫理學
- 四 ベワルゼン倫理學
- 五 シグワルド倫理學
- 六 アリストートル倫理學即阿里士多德
- 七 カント倫理學即康德
- 八 マツケンジャー倫理學
- 九 シヂキツク倫理學
- 十 ミユンステルベルヒ倫理學序論
- 十一 ヴント倫理學

十二グリーン倫理學

此外尙有

主樂派之倫理說 網島榮一郎講述

セス氏倫理學綱要 田中達 渡邊龍聖 共述

皆專門學校出版之書可供參考

其尤爲浩瀚博大者則有

倫理學精義 英國麥瑟治著 野口援太郎譯 一冊 定價一元四角

倫理學說批判 英國士焦域著 山邊知春 太田秀穗 同譯 一冊 定價二元五角

グリーン倫理學 英國格里安著 西晋一郎譯 一冊 定價二元

格氏麥氏皆英國近世最著名倫理學家其書精深博大可稱斯學之淵海倫理學說批判網羅諸派之學說而加以論斷全書分四篇第一篇爲序論以下三篇則取自利直覺功利三大派各爲一篇而論之一一述其立論之根柢而下以公平之評論苟能卒業一過則於斯學之源流派別大綱細目長短得失皆瞭然矣然此乃哲學科專門之業非治普通學時所能問津也若欲知本學沿革之大概則

倫理學說十回講義 中島力造著 一冊 定價九角

最爲簡明括要而

倫理學史 山本良吉著一冊 定價一元

東洋
西洋倫理學史 木村鷹太郎著 一冊 定價二十五錢

此兩種亦可供參考也。

第二章 歷史

歷史者。普通學中之最要者也。無論欲治何學。苟不通歷史。則觸處窒礙。俛俛然不解其云何。故有志學問者。當發篋之始。必須擇一佳本歷史而熟讀之。務通徹數千年來列國重要之事實。文明之進步。知其原因及其結果。然後討論諸學。乃有所憑藉。不然者。是猶無基址而欲起樓臺。雖勞而無功矣。

欲治政治經濟法律諸學者。則歷史爲尤要。必當取詳博之本讀之。

綜日本歷史之書。可分爲八類論之。一曰世界史（西洋史附焉）二曰東洋史（中國史附焉）三曰日本史四曰泰西國別史五曰雜史六曰史論七曰史學八曰傳記

第一節 世界史（西洋史附焉）

日本人所謂世界史萬國史者。實皆西洋史耳。泰西人自尊自大。常覺世界爲彼等所專有者。然故往往叙述阿利安西渡之一種族興廢存亡之事。而謬冠以世界之名。甚者歐洲中部人所著世界史。或并美國俄國而亦不載。他更無論矣。日本人十年前。大率翻譯西籍。襲用其體例名義。天野爲之所著萬國歷史。其自叙乃至謂東方民族無可以廁入於世界史中之價值。此在日本或猶可言。若吾中國。則安能忍此也。近年以來。知其謬者漸多。大率別立一西洋史之名。以待之。而著眞世界史者。亦有一二矣。

日本作史者甚多。然大率互相沿襲。其真能鑿心費當者蓋寡。試略評之。欲求最簡明適於初學之用者莫如

新體西洋歷史教科書 文學士本多淺治郎著

附參照圖書

同

一册 定價一圓
一册 定價八角

附參考書

同

一册 定價一元八角

此書之所以優於他作者無他。其敘事條分縷晰。眉目最清。以若干乾燥無味之事實。而有一線索以貫之。讀之不使人生厭。每敘一事。不過兩三行而止。而必敘述其原因結果。毫無遺漏。此其所特長也。然以求簡之故。或言之而不能盡。此又無可如何者也。故別著一參考書以補之。大抵日本人所著西洋史。可充吾國教科之用者。莫良於此書矣。其參考書則可以供教師之用也。獨修之學者。宜兩書兼讀之。此書上海廣智書局有譯本。題曰泰西史教科書。

雖然。此書不過臚舉事實。簡明有法耳。至於言文明進步之象。嫌其不詳。其與之相補者。則

萬國史綱

元良勇次郎
家永豐吉合著

二册 定價一元二角

西洋史綱

箕作元八
峰岸米造合著

二册 定價一元七角五

此二書皆據歷史上之事實。敘萬國文明之變遷。以明歷史發展之由來。故最重要事實之原因結果。而不拘拘於其陳跡。元良家永之書。凡分三編。上古編三章。曰古代東洋。曰希臘。曰羅馬。中古編二章。曰闇黑時代。曰復興時代。近世編二章。曰宗教改革時代。曰政治革命時代。每章分政治史。宗教史。工藝技術史。文學哲學科學史。社會史等門。誠簡要賅備之作也。箕作峰岸之書。上海

某局有譯本。題曰歐羅巴通史。

世界通史 德國布列著 和田萬吉譯 一册 定價一元七角

此書在歐西極有盛名。德國文既重十餘版。美國人某譯爲英文。亦已重六版。聞英德諸國之學生。每上堂受講義之時。恒攜帶之。以便記憶云。此書所長。在以極簡潔之筆。敘述極多數之事實。於少數紙片之中。學生取備遺忘。莫良於此。但其於史事之關聯因果。少所論及。初學者讀之。未免厭厭欲睡。惟既讀他書。有心得者。得此則裨益不淺耳。

世界歷史 磯田良編 一册 定價一元

新編萬國歷史 長澤市藏著 三册 定價一元六角五

萬國歷史 天野爲之著 一册 定價一元三角

萬國政治歷史 下山寬一郎著 一册 定價八角

萬國史要 小川銀次郎合著 一册 定價八角

以上諸書。皆視本多等三書較爲詳悉。各有所長。可供參考。

萬國史 今井恒郎編 一册 定價一圓

此書比於他書。雖無特別優勝之處。但其每人名地名之下。必備注其西文原字。便於參考。日人以和文假名譯西音。詰屈幾不可讀。置此書於側以備檢查。亦頗便也。

以上諸本。皆以歐羅巴史而冒世界史萬國史之名者也。其真可稱爲世界史者。惟有最新出之

一種。

世界史上卷 坂本健一編 一冊 定價一圓六角

此書東洋西洋合編。材料宏富。文章亦流暢有姿態。現僅成上卷。其西洋史不過敘至阿刺伯人西漸。其東洋史不過敘至南北朝。然已斐然一巨帙。冠絕此類同名之羣著矣。學者苟專讀此本。亦可以識全球民族榮悴之大勢也。見上海各報告 白已有譯之者

萬國史綱目 重野安繹著 上編四冊 定價一元

著者爲文學博士大學教授。日本漢學家第一流也。其書全用漢文。所用人名地名。亦依瀛環志略等舊籍所常用者。蓋專爲中國人而著也。其體例仿朱子綱目。用編年體。每條皆列一綱。其目則低一格。敘事頗爲簡潔。宜於中國人腦質。但近今西史之佳構。無不用紀事本末體。舊裁之作。萬不能及新著矣。重野氏以漢學著名。至其新學之學力。或不逮後輩遠甚。學者苟能讀東文。則正不必乞靈於此編耳。現僅出上編。其下編須本年八九月可以出版云。未通東文者。得此亦勝於讀岡本監輔之萬國史記。且勝於坊間尋常譯本也。

以一書而通上下數千年。其勢萬不能詳。固也。然則欲求詳者。宜讀斷代史。泰西史家。率分全史爲上古中古近古。最近古四時代。今請擇每時代史中之佳者論之。

西洋上古史 浮田和民著 專門學校講義錄本

上古史 坪內雄藏著 同

二書皆佳。而浮田氏之作。尤爲宏博。僅叙上古。而其卷帙之浩繁。舉諸家全史之著。無有能及之。

者。而其敘事非好漫爲冗長。蓋於民族之變遷。社會之形狀。政治之異同。得失必如是。乃能言之。詳盡焉。希臘羅馬之文明。爲近世全世界之文明。所自出。學者欲知泰西民族立國之大原因。固不可不注意於此。必如浮田斯編。始稍足以饜吾儕之求矣。有志政治學者。所尤不可不讀也。

中古史

坪內雄藏著

專門學校講義錄本

中古史者。黑暗時代居其大半。其中於文明之迹。無甚其可記者。故著述家亦希。佳本殆無之焉。無已必取此書。

世界近世史

松平康國著

一冊

定價一元二角

近世史出版者亦頗少。此編實專門學校講義錄也。題爲世界近世史。蓋眞屬於世界。東洋西洋並載者也。體例謹嚴。文章條達。學者不可不讀之書。

近世泰西通鑑

美國棣亞著

全二十七冊

此書乃明治十六年至二十三年陸續出版。距今十九年。係島田三郎、波多野傳三郎、肥塚龍、鈴木良輔、青木匡、沼間守一等六人同譯。皆學界中錚錚人物也。其書自土耳其人陷君士但丁奴不起。至日耳曼意大利建國統一止。凡二十七卷。七十三篇。比松平氏之書。其卷帙約過十四倍。東文近世史之詳博。無過是者。然頗不見重於當今學界。日人至今。殆無過問者。或病其稍繁蕪歟。然苟欲專門名家於史。則固不可以不讀矣。原書初出時。定價極昂。每冊售值一元。今則二十七冊。以二元五角可以得之矣。

日本人著譯最近世界史。所謂最近世界者。凡有六種。今全列其目。

即十九世紀也。

歐洲新政史

法國米天黎著

東邦協會譯

二冊

定價一元

最近世界史上卷

坪井九馬三著

幸田成友譯

一冊

定價一元二角

十九世紀史

英國馬瑟西著

福井安岡譯

一冊

定價五毫

十九世紀列國史

美國札遜著

大內暢三譯

一冊

定價三毫

歐洲十九世紀史

同

大內暢三譯

一冊

定價一元二角五分

最近世史

松平康國著

專門學校講義錄本

以上諸本其幸田氏所譯即上海廣學會所曾譯名爲泰西新史攬要之本也福井與大內所譯同一原書然因文字之優劣幾使人截然不知其爲雷同讀大內所譯覺其精神結撰躍躍欲飛而福井之本乃厭厭無生氣焉可知率爾操觚輒欲取前人最著名之作以點竄塗改者誠所謂蒙不潔於西子新學小生亦可以知所戒矣

坪井氏之書非不佳惜其未成松平之作必爲良構無可疑者然始見於今年講義錄亦未觀全豹也据現有之書則歐洲新政史歐洲十九世紀史兩者最良矣新政史卷帙稍繁敘事自較詳悉然札遜氏書最晚出參酌前此諸家之著述而別創新裁蓋其所重者不專在事實而著眼於其大處要處以最簡明之筆而發揮時局之趨勢其自序云以上棄之興味銳敏之眼光觀察事實之裏面而寫出時代之精神非夸言也故欲研究近世史以此書爲最有趣味凡他家著最近世史者皆託始於維也納會議惟此書獨溯諸法國大革命以前是亦其特點也惟其事實不甚詳故宜以歐洲新政史夾輔讀之

此外尚有兩佳書足供參考者。

近時外交史 有賀長雄著 一冊 定價一元五角

今世歐洲外交史 法國比緇兒著 酒井雄三郎譯 二冊 定價三元五角

此兩書雖以外交爲重。然十九世紀列國之事蹟。幾無不與國際有關係者。故不獨專學外交者所必讀。即尋常學者亦宜研究也。

惟著最近世史者。往往專叙其民族爭競變遷。政策之煩擾錯雜。已屬應接不暇。故於學術工藝教育等文明進化之跡。勢不得不別爲書以述之。頃日本人於此類書。尙未有佳本。惟有

十九世紀 太陽報臨時增刊 一冊 定價四角

此書乃由十數人分門編述。內分西洋東洋政治史、及產業史、學術史、文藝史、教育史、宗教史等篇。雖非能如諸大家之精心結撰。然其書固日本現時所獨一無二也。與大內氏歐洲十九世紀史合讀。於百年來大勢。可以瞭如矣。此兩書上海廣智書局皆已譯成付印

文明史者。史體中最高尙者也。然著者頗不易。蓋必能將數千年之事實。網羅於胸中。食而化之。而以特別之眼光。超象外以下論斷。然後爲完全之文明史。日本今日尙無一焉。惟有

文明史 家永豐吉著 專門學校講義錄本

家永氏專研究文明史者也。其與元良氏合著之萬國史綱。頗有此意。惜未能大成。此書僅有第一章。乃叙述文明史之沿革者。偉論精思。必當一讀。然不可謂之史也。此外則

歐羅巴文明史 法國基梭著 永峰秀樹譯 十六冊

基氏爲文明史學家第一人。此書在歐洲其聲價幾與孟德斯鳩之萬法精理盧梭之民約論相埒。近世作者大率取材於彼者居多。此本乃由英文重譯。間有佶屈不能盡達其意。出版在明治九年。距今幾三十載矣。用漢式釘裝。格式頗陳舊。現坊間頗難得。學者寶之。

世界文明史 高山林次郎著 一冊 定價三角五

此書敘述全世界民族文明發達之狀況。自宗教哲學文學美術等。一一具載。可以增學。者讀史之識。惟僅至十八世紀。戛然而止。自序言別有十九世紀文明一書。數月之後。便當殺青。然至今已三年有餘。尙未出版。良可惜也。

要之西史之書。雖復汗牛充棟。求其真完全美滿。毫髮無憾者。今尙不得一焉。鄙人不揣驽昧。近有泰西通史之著。擬以浮田之上古史。坪內之中古史。松平之近世史。輿論社之近世泰西通鑑。大內之歐洲十九世紀史。酒井之今世外交史。數書爲底本。而更參考羣書以補助之。欲以三年之功。成一絕大之史。此志若酬。雖不能良。亦省學者披吟之功不少焉耳。

第二節 東洋史(中國史附焉)

日本入所謂東洋者。對於泰西而言也。即專指亞細亞洲是也。東洋史之主人翁。實惟中國。故凡以此名所著之書。率十之八九。紀載中國耳。故今兩者合論之。

現行東洋史之最良者推

中等東洋史 桑原隲藏著 二冊 定價一元

此書爲最晚出之書。頗能包羅諸家之所長。專爲中學校教科用。條理頗整。凡分全史爲四期。第

一上古期。漢族膨脹時代。第二中古期。漢族優勢時代。第三近古期。蒙古族最盛時代。第四近世期。歐人東漸時代。繁簡得宜。論斷有識。其餘參考書。

東洋史綱

兒島獻吉郎著

二冊

定價各三角

東洋史要

市村瓊次郎著

二冊

定價七角五

中等教育 東洋歷史

木寺柳次郎著

二冊

定價八角

中等教育 東洋史

藤田豐八著

二冊

定價各三角五

兒島氏初著東洋史之人也。市村氏在帝國大學中以東洋史名家者也。但諸書雖名為東洋史。實不過中國史。其他有論及者。皆附庸耳。此未足以稱其名也。今年專門學校新設史學一科。其講義錄中有

東洋史 高桑駒吉著

此書以中國印度為主。而他國亦不忽略。今尚未出完。待其完成。或可為東洋史中第一位乎。

東邦近世史 田中萃一郎著 上卷一冊 定價一元

東洋之斷代史。舍是書更無他本。此書凡分十章。第一章。歐人通商之初期。(拉丁民族)第二章。滿洲之興起。第三章。歐人通商之第二期。(條頓民族)第四章。俄國東方侵略之初期。第五章。印度之蒙古帝國勃興及其瓦解。第六章。英人侵略印度。第七章。滿洲朝之經略西方。第八章。緬越諸國侵略之初期。并南洋諸島。第九章。中亞英俄衝突之初期。第十章。鴉片戰爭及洪楊之難。其

搜羅事實而連貫之能發明東西民族權力消長之趨勢蓋東洋史中最佳本也。上海廣智書局近已譯
要之東洋史之不完全此西洋史更甚蓋材料不足欲成一偉大之作斷非一手一足之力所能致矣。

中國史至今訖無佳本蓋以中國人著中國史常苦於學識之局而不達以外國人著中國史又苦於事實之略而不具要之此事終非可以望諸他山也不得已而求其次則現時日本人所著最良者爲

支那史

市村瓊次郎
瀧川龜太郎合著

一册 定價一圓三角

此書係爲中學教科之用故極從簡略凡分六卷第一卷爲篇三曰總叙曰太古史曰三代史第二卷爲秦漢史第三卷爲兩晉南北朝史第四卷爲隋唐五代史第五卷爲宋元史第六卷爲明清史不過順時代叙下無有特別結構但頗能提要鉤元且稍注意於民間文明之進步亦中國舊著中所無也若我國學校據爲教科書則有所不可蓋日人以此爲外國史之一科則其簡略似此已足本國人於本國歷史則所以養國民精神發揚其愛國心者皆於是乎在不能以此等隔河觀火之言充數也

支那通史 那珂通世著 已出五册 定價二元五角

此書全用漢文前在上海已有重刻本但僅至宋代而止其近世史尙闕如也此書與市村氏之著體裁略同而完善尙不逮之蓋前書頗近新體此書全仍舊體也此外著者雖多更等諸自鄒矣

清史肇要

六册

敘述二百年來事。頗有爲中國史家所諱者。亦可以供參考也。

支那開化小史 田口卯吉著 一冊 定價六角五

此書實史論體也。所重者在論斷而不在事實。故其所記載。惟擇其有關於議論者而錄之。至其論則目光如炬。善能以歐美之大勢。挾中國之病源。誠非吾邦。詹詹小儒所能夢也。漢以前尤爲精絕。又眉端有評隲者數家。皆用漢文。其議論頗足與原書相補云。此書上海廣智書局已

支那文明史 白河次郎 國府種德 同著 一冊 定價三角五

中國爲地球上文明五祖國之一。且其文明接續數千年。未嘗間斷。此誠可以自豪者也。惟其文明進步變遷之跡。從未有敘述成史者。蓋由中國人之腦質。知有朝廷。不知有社會。知有權力。而不知有文明也。此書乃草創之作。雖非完善。然大輅椎輪。厥意亦良善矣。內分十一章。第一章。世界文明之源泉。及支那民族。第二章。原始時代之神話及古代史之展開。第三章。支那民族自西亞細亞來之說。第四章。學術宗教之變遷概說。第五章。政治思想及君主政體之發展。第六章。歷數地理之發達及變遷。第七章。建築土木之發達及變遷。第八章。文字書法繪畫之發達及變遷。第九章。支那人用歐洲印刷術之源流。第十章。音樂之發達變遷。第十一章。金屬之使用及舟車。其第三章第五章最有獨到之論。此外門外漢語亦不少。別有

支那文明史論 中西牛郎著 一冊 定價三角五

亦足供參考。上海普通學書室有譯本。

此外言中國近世事者甚多。分屬史論及傳記兩門論之。其學術史亦別從其類。

第五節 日本史

國民教育之精神。莫急於本國歷史。日本人之以日本歷史爲第一重要學科。自無待言。但以華人而讀東籍。則此科甚爲閑著。因其與數千年來世界之大勢。毫無關係也。故我輩讀日本史第一義。欲求知其近今之進步。則明治史爲最要。第二義。欲求知其所以得此進步之由。則幕末史亦在所當讀。若前乎此者。則雖闕之可也。今著錄其最有名者數種。

帝國史略

有賀長雄著

一册

定價一元五角

著者爲當世名士。最留意於制度文物之變遷。議論常有特識。其區分時代處。尤能見國民發達之次第。東人稱爲名著。

二千五百年史

竹越與三郎著

一册

定價一元五角

此書在日本史中。卷帙最稱浩博。著者以能文名。其史筆明暢飛動。學界最寶之。

日本開化小史

田口卯吉著

六册

定價七角半

與支那開化小史同出一人之手。其議論常多獨到處。雖我邦人讀之。亦不至生厭。若欲略知日本數千年進化之跡。毋寧此書爲良。

開國始末

島田三郎著

一册

定價一元五角

開國起原

勝安房著

三册

定價三元

懷往事談

福地源一郎著

一册

定價二角

三書皆叙述德川幕府末葉之事實。蓋日本之過渡時代也。日本所以能成爲今日之日本者。皆

彼時代諸豪傑之賜也。讀之最可以發揚精神於我學界尤爲要品矣。讀日本史莫急於明治歷史。而明治歷史竟無佳本。吾人所不解也。惟有

明治歷史

坪谷善四郎著 二冊 定價六角

用此名著述者。惟此一本耳。然非其佳者。無己則惟「太陽」臨時增刊有京都三十年一書。其中有一種題爲

明治三十年史

者。內分學術思想史、政治史、軍政史、外交史、財政史、司法史、宗教史、教育史、文學史、交通史、產業史、風俗史等十二編。由一時名士分門纂輯。實近史中之最適於我學界者也。上海廣智書局有譯本。改題日本維新三十年史。

(未完)

論報館有益於國事

丙申

視國之強弱。則於其通塞而已。血脈不通則病。學術不通則陋。道路不通故秦越之視肥瘠。漠不相關。言語不通。故閩粵之與中原。邈若異域。惟國亦然。上下不通。故無宣德達情之效。而舞文之吏。因緣爲奸。內外不通。故無知己。知彼之能。而守舊之儒。乃鼓其舌。中國受侮數十年。坐此焉耳。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報館其導端也。無耳目。無喉舌。是曰癱疾。今夫萬國並立。猶比鄰也。齊州以內。猶同室也。比鄰之事。而吾不知。甚乃同室所爲。不相聞問。則有耳目而無耳目。上有所措置。不能喻之民。下有所苦患。不能告之君。則有喉舌而無喉舌。其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

癡疾者。則報館之爲也。

報館於古有徵乎。古者太師陳詩以觀民風。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使乘輶軒以采訪之。鄉移於邑。邑移於國。國移於天子。猶民報也。公卿大夫。揄揚上德。論列政治。皇華命使。江漢紀勳。斯干考室。駟馬畜牧。君以之告臣。上以之告下。猶官報也。又如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掌道方憲。以詔辟忌。以知地俗。外史掌四方之志。達書名於四方。樽人掌誦王志。道國之政事。以巡天下之邦。國而語之。凡所以宣上德。通下情者。非徒紀述。兼有職掌。故人主可坐一室。而知四海。士夫可誦三百。而知國政。三代盛強。罔不由此。

西人之大報也。議院之言論紀焉。國用之會計紀焉。人數之生死紀焉。地理之險要紀焉。民業之盈絀紀焉。學會之程課紀焉。物產之品目紀焉。鄰國之舉動紀焉。兵力之增減紀焉。律法之改變紀焉。格致之新理紀焉。器藝之新製紀焉。其分報也。言政務者。可閱官報。言地理者。可閱地學報。言兵學者。可閱水陸軍報。言農務者。可閱農學報。言商政者。可閱商會報。言醫學者。可閱醫報。言工務者。可閱工程報。言格致者。可閱各種天算聲光化電專門名家之報。有一學卽有一報。其某學得一新義。卽某報多一新聞。體繁者證以圖。事蹟者列爲表。朝登一紙。夕布萬邦。是故任事者無閔隔蒙昧之憂。言學者得觀善濯磨之益。猶恐文義太賾。不能盡人而解。故有婦女報。有孩孺報。其出報也。或季報。或月報。或半月報。或旬報。或七日報。或五日報。或三日報。或兩日報。或每日報。或半日報。國家之保護報館。如鳥鬻子。士民之嗜閱報章。如蛾坭羶。閱報愈多者。其人愈智。報館愈多者。其國愈強。曰。惟通之故。

其益於國事如此。故懷才抱德之士。有昨爲主筆。而今作執政者。亦有朝罷樞府。而夕進報館者。其主張國是。每與政府通聲氣。如俄土之爭戰。德奧意之聯盟。五洲之人。莫不仰首企足以觀泰晤士之議論。文甫脫稿。電已飛馳。其重之又如此。然而英國德國日本國。或於報館有譏謗之律。有懲罰之條。則又何也。記載瑣故。采訪異聞。非齊東之野言。卽秘辛之雜事。閉門而造。信口以談。無補時艱。徒傷風化。其弊一也。軍事敵情。記載不實。僅憑市虎之口。罔懲夕雞之嫌。甚乃揣摩衆情。臆造詭說。海外已成劫燼。紙上猶登捷書。熒惑聽聞。貽誤大局。其弊二也。臧否人物。論列近事。毀譽憑其恩怨。筆舌甚於刀兵。或颺頌權貴。爲曳裾之階梯。或指斥富豪。作苞苴之左券。行同無賴。義乖祥言。其弊三也。操觚發論。匪有本原。蹈襲陳言。勦撮塗說。或乃才盡爲憂。敷衍塞責。討論軼聞。紀述游覽。義無足取。言之無文。其弊四也。或有譯錄稍廣。言論足觀。刪汰穢蕪。頗知體要。而借闡宗風。不出鄭志。雖有斷章取義之益。未免歌詩不類之憾。其弊五也。具此諸端。斯義遂牴。遂使海內一二自好之士。反視報館爲蝥賊。日報章爲詬言。古義不行。良法致敝。嗚呼。不其恫歎。今設報於中國。而欲復西人之大觀。其勢則不能也。西國議院議定一事。布之於衆。令報館人入院珥筆而錄之。中國則諱莫如深。樞府舉動。真相不知。無論外人也。西國人數物產。民業商冊。日有記注。展卷粲然。錄副印報。與衆共悉。中國則夫家六畜。未有專司。州縣親民。於其所轄。民物產業。末由周知。無論朝廷也。西人格致製造。專門之業。官立學校。士立學會。講求觀摩。新法日出。故亟登報章。先覩爲快。中國則稍講此學之人。已如鳳毛麟角。安有專精其業。神明其法。而出新製也。坐此數故。則西報之長。皆非吾之所能有也。然則報之例當如何。曰。廣譯五洲近事。則閱者知

全地大局。與其強盛弱亡之故。而不至夜郎自大。坐智井以議天地矣。詳錄各省新政。則閱者知新法之實有利益。及任事人之艱難經畫。與其宗旨所在。而阻撓者或希矣。博搜交涉要案。則閱者知國體不立。受人嫚辱。律法不講。爲人愚弄。可以奮厲新學。思洗前恥矣。旁載政治學藝要書。則閱者知一切實學源流門徑。與其日新月異之迹。而不至抱八股八韻考據詞章之學。枵然而自大矣。準此行之。待以歲月。風氣漸開。百廢漸舉。國體漸立。人才漸出。十年以後。而報館之規模。亦可以漸備矣。

嗟夫。中國邸報興於西報未行以前。然歷數百年未一推廣。商岸肇闢。踵事滋多。勸百諷一。裨補蓋寡。橫流益急。晦盲依然。喉舌不通。病及心腹。雖蟲蝨之力。無取負山。而精禽之心。未忘填海。上循不非大夫之義。下附庶人市諫之條。私懷救火弗趨之愚。迫爲大聲疾呼之舉。見知見罪。悉憑當途。若聽者不亮。目爲誹言。摧萌拉蘖。其何有焉。或亦同舟共艱。念厥孤憤。提倡保護。以成區區。則顧亭林所謂天下興亡。匹夫之賤。與有責焉已耳。

農會報序 丙申

通商數千載。海內之士。抵掌譚洋務者。項相望。綜其言論。不逾兩塗。一日練兵。以敵外陵。二日通商。以杜內耗。百廢不舉。而言練兵。平日則購所無之物於人。以糜費。臨事則餽所有之物於人。以資敵。其明效大驗。天下所共聞矣。勸商固今之急圖也。然聞之萬國商務。贏絀之率。則恆視出口土貨之多寡爲差。工藝不興。而欲講商務。土產不盛。而欲振工藝。是猶割棄臂脛。而養其指趾。雖

有聖藥。終必潰裂。今之言商務者。大率類是也。地球搏搏。百物盱盱。人取其精。以食以居。愚者天
陵。智者天媚。雍冀之間。古號天府。兩京三都之所豔述。芳草甘木之所灌聚。今幾不毛焉。紅人宅
墨洲數千載。全墨榛莽。舍獸蹠鳥迹外。更無長物。白人取而代之。僅四百年。遂以富庶甲天下。等
一地也。而轉移之間。榮瘁霄壤。則地力之盡與不盡也。中國今日。動憂人滿。然以地之方積。計其
每里所有人數。與歐洲英法德。比諸國相比例。其繁盛未彼若也。西國地文學家。謂盡地所受
日之熱力。每一英里。可養至一萬六千人。今以中國之地。養中國之人。充類盡義。其貨之棄於地
者。豈可數計。蒙盟各部。奉黑吉各省。青海西藏苗回各疆。瓊澳各島。其萬里灌莽。未經墾闢者不
必論。卽湘鄂腹地。江南天府。閩粵澤國。以余所聞見。其荒而不治之地。所在皆是。烏在其爲人滿
也。不甯惟是。卽已治之地。亦或淤其溝洫。蕪其隄岸。溉糞無術。擇種不良。地中應有之利。仍十不
得五。又烏在其爲人滿也。故西人推算中國今日之地。苟以西國農學新法經營之。每年增款可
得六十九萬一千二百萬兩。見李提摩太所著
八星之一總論雖生齒增數倍。豈憂飢寒哉。昔筦子輕重之篇。史公
貨殖之傳。於種植畜牧。視爲重圖子輿氏以好辯聞天下。其言仁政。則必自五畝之桑。百畝之田
始。乃至雞豚狗彘。材木魚鼈。靡纖靡巨。津津道之。蓋信乎治天下之第一義。舍是末由也。秦漢以
後。學術日趨無用。於是農工商之與士。劃然分爲兩途。其方領矩步者。麥菽猶惜。靡論樹藝。其服
襪。役南畝者。不識一字。與犁牛相去一間。安望讀書。翫新法哉。故學者不農。農者不學。而農學
之統。遂數千年絕於天下。重可慨矣。本會思與海內同志。共講此義。適麗澤之古訓。儀合羣之公
理。起點海上。求友四方。將以興荒漲之墾利。抉種產之所宜。肆化學以糞土疆。置機器以代勞力。

志願宏大。條理萬端。經費縣薄。未克具舉。既念發端經始。在開廣風氣。維新耳目。譯書印報。實爲權輿。故遠法農桑輯要之規。近依格致彙編之例。區其門目。約有數端。曰農理。曰動植物學。曰樹藝。曰果桑茶等。曰畜牧。等物皆歸此類。曰林材。曰漁務。曰製造。如酒糖酪。曰化料。曰農器。曰博議。海內通人文論農務者皆附。印報中謂之博議。月泐一編。布諸四海。近師日本。以考其通變之所由。遠撫歐墨。以得其立法之所自。追三古之實學。保天府之腴壤。其諸務本之君子。或有樂於是歟。

蒙學報演義報合敘 丁酉

人莫不由少而壯。由愚而智。壯歲者童孺之積進也。士夫者愚民之積進也。故遠古及泰西之善爲教者。教小學急於教大學。教愚民急於教士夫。嗟夫。自吾中國道術廢裂。舍八股八韻大卷白摺之外。無所謂學問。自其就傳之始。其功課卽根此以立法。驅萬萬之童孺。使之桎梏汨溺於味根串珠。對偶聲病九宮方格之中。一書不讀。一物不知。一人不見。一事不聞。閉其腦筋。癱其手足。窒其性靈。以養成今日才盡氣敝之天下。斯義也。吾昔論學校幼學一編。旣已重憂之而長言之矣。抑士夫之所謂學問者。旣惟是光方烏鈞渡挽。是講是肄。是切是磋。此學也。農學之無採於餒工學之無竄於掇。商學之無採於困也。然天下之學旣無有出此之外者。則彼農也。工也。商也。以爲學也者。固非吾人所當有事焉耳。於是乎普天下皆不學。今言變法。必自求才始。言求才必自興學始。然今之士大夫。號稱知學者。則八股八韻大卷白摺之才十八九也。本根已壞。結習已久。從而教之。蓋稍難矣。年旣二三十。而於古今之故。中外之變。尙寡所識。妻子仕宦衣食。日日擾其

胸。其安能教。其安能學。故吾恒言他日救天下者。其在今日十五歲以下之童子乎。西國教科之書最盛。而出以游戲小說者尤夥。故日本之變法。賴俚歌與小說之力。蓋以悅童子以導愚氓。未有善於是者也。他國且然。況我支那之民不識字者十人而六。其僅識字而未解文法者。又四人而三乎。故教小學教愚民。實爲今日救中國第一義。啓超既與同志設時務報。哀號疾呼。以冀天下之一悟。譬猶見火宅而撞鐘。覩人井而怵惕。至其所以救焚拯溺。切實下手之事。未之及也。既又思爲學校報。通中西兩學。按日而定功課。使成童以上之學僮誦焉。自謂得此則於教學者殆庶幾矣。而於教小學教愚民二事。味味思之。未之逮也。歲九月歸自鄂。而友人葉君浩吾。汪君甘卿。有蒙學報之舉。門人章生仲和及其哲兄伯初。有演義報之舉。兩日之間。先後見告。既聞之。且怵且舞。且喜不寐。嗚呼。其或者天之不欲亡中國。故一敗之辱。而吾國人士之扼腕攘臂。思爲國民效力。爲天下開化者。趾相錯。自今以往。而光方烏鈞渡挽之凶骸。或可以少熄。中國之人亦漸可教矣乎。斯固救焚者之突梯。拯溺者之桔槔也。他日吾學校報成。使童孺誦蒙學報者。既卒業而受焉。則荀卿子所謂始於爲士。終於學聖。其由茲矣。豈曰小之云乎哉。

萃報敘 丁酉

軍興以後。齊州學者。漸知以識時務。知四國爲學中第一義。於是報館霧興雲涌。一稔之間。繼軌十數。而可觀者亦三四焉。顧聞之泰西諸國之報館。國以萬計。省以千計。城市以百計。以今日中國所有視之。何其少也。西國農工皆知書。婦孺皆識字。舉國之人。視報如布帛菽粟。被之饋之。是

以雖汗萬牛。闔億室。日出未有止。而莫或厭其多也。雖然。作者既盛。而一人之才力。勢不能盡羣報而閱之。乃不得不爲披沙揀金和花成蜜之舉。於是乎有而立非吳亞夫奇而立非吳司報。言溫故之作。中土嗜報之俗。既遠不逮西國。報雖日增。而閱報之人。祇有此數。其一人閱數報者。殆不數見。又報章體例未善。率互相勦說。雜采謔語。荒唐悠謬。十而七八。一篇之中。可取者僅二三策。坐是方聞之士。薄報章愈甚。而內地道路未通。郵遞艱滯。每日一紙。蕪詞過半。閱者益希。啓超居常想念。宜有如而立非吳亞夫奇而立非吳司報者出。盡集羣報。擷其精英。汰其糟粕。以餉天下。天下識時務知四國之士。其必有增益。而國家亦有所賴。啓超又痛中國互市數十載。交涉之策。一誤再誤。授人阿柄。自陷棘淖。往車既折。來軫愈甚。謂宜取數十年舊案。編爲通商以來紀事本末。所謂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啓超又念自今以往之中國。如夢漸覺。新政次第舉者。必勿乏。不有紀述。靡以取鑑。宜用春秋大事表之例。作爲新政表。分別部居。旁行斜上。以資比較。懷此者。亦有年歲三月。見朱君強父於上海。以萃報告。且出鈔若例相示。乃取疇昔所欲爲而未克就者。毅然與同志任之。嗚呼。才士也已。余交朱君之日。雖淺。然讀其文。淵懿若皇甫持正。明七子。其學有所受。尊其師法。愛厚逾尋常。是真能憂時之人哉。願天下之讀萃報者。且有以察其志也。

清議報第一百冊祝辭並論報館之責任及本館之經歷 辛丑

第一 祝典之通例及其關係

祝典烏乎起。所以紀念舊事業。而獎勵新事業也。凡天下一事之成。每不易易。恒歷許多曲折。經

許多忍耐。費許多價值。而後僅乃得之。故雖過其時。不亡其勢。於是乎有以祝之。其祝之也。或以年年。或以十年。或以五十年。或以百年。要之借已往之感情。作方新之元氣。其用意至深且美。若美國之七月四日。法國之七月十四日。爲其開國功成之日。年年祝之。勿替焉。一千八百八十七年。美國舉行獨立百年之祝典。八十九年。法國舉行共和百年之祝典。九十三年。開萬國大博覽會於芝加哥。以舉行哥倫布尋出西半球四百年之祝典。去年開十九世紀博覽會於巴黎。以舉行耶穌降生一千九百年之祝典。又如亞非斯密氏原富出版後第一百年。世界之理財學者。共舉祝典焉。瓦特氏發明汽機後第五十年。世界之工藝學者。共舉祝典焉。達爾文氏種源論成書後第三十年。世界之物理學者。共舉祝典焉。下之如一市。如一鄉。如一學校。如一醫院。如一船艦。如一商店。亦往往各有其祝典。大抵凡富強之國。其祝典愈多。凡文明之事業。其祝典愈盛。豈好爲侈靡。煩費以震駭庸耳俗目哉。所以記已往。振現在。厲將來。所謂歷史的思想。精神的教育。其關係如此其重大也。

中國向無所謂祝典也。中國以保守主義聞於天下。雖然。其於前人之事業也。有贊歎而無繼述。有率循而無擴充。有考據而無紀念。以故歷史的思想甚薄弱。而愛國愛團體愛事業之感情。亦因以不生。夫西人以好事而強。中國以無動而弱。斯事雖小。亦可以喻大矣。清議報事業之至小者也。其責任止在於文字。其目的僅注於一國。其位置僻處於海外。加以其組織未完備。其體例未精詳。其言論思想。未能有所大補助於國民。況當今日天子蒙塵。宗國岌岌之頃。有何可祝。更何忍祝。雖然。菲葑不棄。敝帚自珍。嚶音瘖口。亦已三年。言念前勞。不欲泯沒。且以中國向來無此

風氣從而導之。請自隗始。故於今印行第一百冊之際。援各國大報館通例。加增葉數。蒼萃精華。從而祝之。亦庶幾以紀念既往。而獎厲將來。此同人區區之微意也。

第二 報館之勢力及其責任

清議報之事業雖小。而報館之事業則非小。英國前大臣波爾克。嘗在下議院指報館記事之席。各國議院議事時皆別設一席。以備各報館之傍聽記載。而嘆曰。此殆於貴族教會平民三大種族之外。而更爲一絕大勢力之第四種族也。英國議院以貴族教徒平民三階級組織而成。蓋英國全國國民實不外此三大種族而已。日本松本君平氏著「新聞學」一書。其頌報館之功德也。曰。彼如豫言者。謳國民之運命。彼如裁判官。斷國民之疑獄。彼如大立法家。制定律令。彼如大哲學家。教育國民。彼如大聖賢。彈劾國民之罪惡。彼如救世主。察國民之無告苦痛。而與以救濟之途。諒哉言乎。近世泰西各國之文明。日進月邁。觀已往數千年。殆如別闢一新天地。究其所以致此者。何自乎。或曰。是法國大革命之產兒也。而產此大革命者誰乎。或曰。中世神權專制政體之反動力也。而喚起此反動力者誰乎。或曰。新學新藝勃興之結果也。而勃興此新學新藝者誰乎。無他。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此三大自由者。實惟一切文明之母。而近世世界種種現象。皆其子孫也。而報館者。實蒼萃全國人之思想言論。或大或小。或精或麤。或莊或諧。或激或隨。而一一紹介之於國民。故報館者。能納一切。能吐一切。能生一切。能滅一切。西諺云。報館者。國家之耳目也。喉舌也。人羣之鏡也。文壇之王也。將來之燈也。現在之糧也。偉哉報館之勢力。重哉報館之責任。

歐美各國之大報館。其一言一論。動爲全世界人之所注觀所聳聽。何以故。彼政府采其議以爲

政策焉。彼國民奉其言以爲精神焉。故往往有今日爲大宰相大統領。而明日爲主筆者。亦往往有今日爲主筆。而明日爲大宰相大統領者。美國禁黑奴之盛業。何自成乎。林肯主筆之報館爲之也。英國愛爾蘭自治案。何以通過乎。格蘭斯頓主筆之報館爲之也。近日俄皇何以開弭兵會乎。吐爾斯吐主筆之報館爲之也。報館者政本之本。而教師之師也。惟其然也。故其人民嗜之。如飲食男女。不可須臾離。聞之英國人。無論男婦老幼。貧富貴賤。有不讀書者。無不讀報者。其他文明諸國國民。大率例是。以此之故。其從事於報館事業者。亦益復奮勉刻厲。日求進步。故報章愈多。體例愈善。議論愈精。記載愈富。能使人專讀報紙數種。而可以盡知古今天下之政治學問風俗事蹟。吸納全世界之新空氣於其腦中。故欲覘國家之強弱。無他道焉。則於其報章之多寡良否而已矣。

校報章之良否。其率何如。一曰宗旨定而高。二曰思想新而正。三曰材料富而當。四曰報事確而速。若是者良。反是則劣。

所謂宗旨定而高者何也。凡行一事。著一書。皆不可無宗旨。惟報亦然。宗旨一定。如項莊舞劍。其意常在沛公。且且而聒之。月月而浸潤之。大聲而呼之。譎諫而逗之。以一報之力。而發明一宗旨。何堅不摧。何艱不成。雖然。宗旨固有擇焉。牟利亦宗旨也。媚權貴亦宗旨也。悅市人亦宗旨也。故爲報館者。不可不以熱誠慧眼。注定一最高之宗旨而守之。政治學者之言曰。政治者。以國民最多數之公益爲目的。若爲報者。能以國民最多數之公益爲目的。斯可謂真善良之宗旨焉矣。所謂思想新而正者何也。所貴乎報館之著述者。貴其能以語言文字開將來之世界也。使取人

人所已知者而敷衍之。則與其閱報。何如坐禪。使捨前人所已言者而牙慧之。則與其閱報。何如觀劇。故思想不可以不新。凡欲造成一種新國民者。不可不將其國古來誤謬之理想。摧陷廓清。以變其腦質。而欲達此目的。恒須藉他社會之事物理論。輸入之而調和之。如南北極之寒流。與赤道之熱流。相劑而成新海潮。如常雪界之冷氣。與地平之熱氣。相摩而成新空氣。故交換智識。實惟人生第一要件。而報館之天職。則取萬國之新思想。以貢於其同胞者也。不甯惟是。凡一新理之出世也。恒與舊義不相容。故或舉國敵之一世棄之。固又視其自信力何如焉。信之堅而持之毅。此又前者所謂定宗旨也。若夫處今日萬芽齊茁之世界。其各種新思想。殺列而不一家。則又當校本國之歷史。察國民之原質。審今後之時勢。而知以何種思想爲最有利而無病。而後以全力鼓吹之。是之謂正。

所謂材料富而當者何也。凡真善良之報。能使人讀其報。而全世界之智識。無一不具備焉。若此者。曰報與叢報。叢報者指旬報月報來復報等日本所謂雜誌者是也皆所當務。而叢報爲尤要。各國之大叢報。其搜羅極博。其門類極繁。如政治。如理財。如法律。如哲學。如教育。如宗教。如格致。如農工商。如軍事。如各國近事。如小說。如文苑。如圖畫。如評隲。各報無一不載。而其選擇又極嚴。聞之歐美有力之叢報。每年所蒐集著記之論說紀事。在一萬篇以上。而其刊發者不過二百篇內外。蓋其目的在使閱者省無謂之日力。閱一字則得一字之益。而又不使有所罣漏。有所缺陷。誠哉其進步。誠哉其難能而可貴也。

所謂報事速而確者何也。報之所以惠人者。不一端。而知今爲最要。故各國之報館。不徒重主筆

也。而更重時事。或訪問。或通信。或電報。費重賞以求一新事。不惜焉。此事之要。業此者多能知之。茲不具論。合此四端。則成一完全盡善之報。蓋其難哉。是以報章如牛毛。而良者如麟角也。歐美且然。而況於中國乎。

第三 中國報館之沿革及其價值

西諺曰。羅馬者非一日之羅馬。凡天下大業。必非一蹴可幾。必漸次發達。以進於圓滿之域。此事物之公例。無可逃避者也。雖然。其發達之遲緩而無力。獨未有如中國之報館者。中國邸報。視萬國之報紙。皆爲先輩。姑勿置論。即自通商以後。西國之報章形式。始入中國。於是香港有循環日報。上海有申報。於今殆三十餘年矣。其間繼起者雖不少。而卒無一完整良好。可以及西人百分之一者。以京都首善之區。而自聯軍割據以前。曾無一報館。此真天下萬國之所無也。十八行省。每省之幅員戶口。皆可敵歐洲一國。而除廣東福建外省會之有報館者無一焉。此亦世界之一怪現象矣。近年以來。陳陳相接。惟上海香港廣州三處。號稱最盛。而其體例。無一足取。每一展讀。大抵「滬濱冠蓋」、「瀛眷南來」、「祝融肆虐」、「圖竊不成」、「驚散鴛鴦」、「甘爲情死」等字樣。圍塞紙面。千篇一律。甚乃如臺灣之役。記劉永福之娘子軍。團匪之變。演李秉衡之黃河水。明目張胆。自欺欺人。觀其論說。非「西學原出中國考」則「中國宜亟圖富強論」也。展轉抄襲。讀之惟恐臥。以故報館之興。數十年。而於全國社會。無纖毫之影響。大抵以資本不足。閱一年數月而閉歇者。十之七八。其餘一二。亦若是則已耳。惟前者天津之國聞報。近日上海之中外日報。同文滬報。蘇報。體段稍完。然以比諸日本一僻縣之報。猶不能望其肩背。無論東京之大者。更無論泰西

也。若夫叢報則更不足道。前者惟格致彙編稍稱完整。然出於西人之手。且據上海製造局官書之力。又不過每季一冊。又僅明一義。不及其他。然猶僅出二十八冊。遽亦中斷。其次則萬國公報亦出西人之手。憑教會之力。其宗旨多倚於教。於政治學問界。非有大關係焉。甲午挫後。時務報起。一時風靡海內。數月之間。鎖行至萬餘分。爲中國有報以來所未有。舉國趨之。如飲狂泉。作者當時承乏斯役。雖然。今日檢閱其舊論。輒欲作嘔。覆勸其體例。未嘗不汗流浹背也。夫以作者今日之學識思想經歷。其固陋淺薄。不足以當東西通人之一指趾。甚明也。則數年前之庸濫愚謬。更何待論。而舉國士夫。乃嘖嘖然目之曰。此新說也。此名著也。嗚呼傷哉。吾中國人之文明程度。何低下之至於此極也。時務報後。澳門知新報繼之。爾後一年間。沿海各都會。繼軌而作者。風起雲湧。驟十餘家。大率面目體裁。悉仿時務。若惟恐不肖者然。其間惟天津國聞彙編。成於碩學之手。精深完粹。實乎尙矣。然僅出五冊。便已戛然。此外餘子。等諸自槍。及戊戌政變。時務云亡。而所謂此十餘家者。亦如西山殘陽。倏忽匿影。風吹落葉。餘片無存。由此觀之。其當初設報之心。果何在。乎。不待鞫訊矣。知新報僻在貧島。靈光歸然者。凡四年有餘。出報至一百三十餘冊。旬報之持久者。以此爲最。然其文字體例。尙不及時務報於社會之關係。蓋甚淺薄。己庚之間。上海有所謂亞東時報。五洲時事報。中外大事報者。出皆頗闡新理。視時務有過之無不及。然當中國晦盲。否塞達於極點之際。不爲學界所歡迎。旋興旋廢。殆無足論。客冬今春以來。日本留學生有譯書彙編。國民報。開智錄等之作。譯書彙編尙至今存。能輸入文明思想。爲吾國放一大光明。良可珍誦。然實不過叢書之體。不可謂報。國民報開智錄。亦錚錚者也。而以經費不支。皆不滿十號。而今已

矣。此實中國數十年來報界之情形也。由此觀之。其發達之遲緩無力。一何太甚。吾向者謂欲覘國家之強弱。則於其報章之多寡良否而已。使此言而無稽也。則可。此言如稍有可信者。則是豈可不爲寒心哉。推原其所以致此之由。蓋有數端。一由於創設報館者。不預籌相當之經費。故無力擴充。或小試輒蹶。二由於主筆訪事等員之位置。不爲世所重。高才之輩。莫肯俯就。三由於風氣不開。閱報人少。道路未通。傳布爲難。四由於從事斯業之人。思想淺陋。學識迂愚。才力薄弱。無思易天下之心。無自張其軍之力。而四者之中。尤以第四項爲病根之根焉。嗚呼。案既往。考現在。不知吾中國所謂此第四種族者。何時始見其成立也。擲筆三思。感慨係之矣。

第四 清議報之性質

清議報可謂之良報乎。曰烏。烏可。清議報之與諸報。其猶百步之與五十步也。雖然。有其宗旨焉。有其精神焉。譬之幼兒。雖其膚革未充。其肢幹未成。然有靈魂。瑩然湛然。是亦進化之一原力歟。清議報之特色有數端。一曰倡民權。始終抱定此義。爲獨一無二之宗旨。雖說種種方法。開種種門徑。百變而不離其宗。海可枯石可爛。此義不普及於我國。吾黨弗措也。二曰衍哲理。讀東西諸碩學之書。務衍其學說。以輸入於中國。雖不敢自謂有所得。而得寸則貢寸焉。得尺則貢尺焉。華嚴經云。未能自度。而先度人。是爲菩薩發心。以是爲盡國民責任於萬一而已。三曰明朝局。戊戌之政變。己亥之立嗣。庚子之縱團。其中陰謀毒手。病國殃民。本報發微闡幽。得其真相。指斥權奸。一無假借。四曰厲國恥。務使吾國民知我國在世界上之位置。知東西列強待我國之政策。鑒觀既往。熟察現在。以圖將來。內其國而外諸邦。一以天演學物競天擇優勝劣敗之公例。疾呼而棒

喝之以冀同胞之一悟。此四者實惟我清議報之脈絡之神髓。一言以蔽之曰：惟有廣民智，振民氣而已。

其內容之重要者，則有譚瀏陽之仁學，以宗教之魂，哲學之髓，發揮公理，出乎天天，入乎人人，衝重重之網羅，造劫劫之慧果。其思想爲吾人所不能達，其言論爲吾人所不敢言，實禹域未有之書。抑衆生無價之寶，此編之出現於世界，蓋本報爲首焉。有飲冰室自由書，雖復東鱗西爪，不見全牛，然其願力所集注，不在形質而在精神，以精銳之筆，說微妙之理，談言微中，聞者足興，有國家論政治學案，述近世政學大原，養吾人國家思想，有章氏儒術新論，詮發教旨，精微獨到，有瓜分危言，亡羊錄，滅國新法，論等，陳宇內之大勢，喚東方之頑夢，有少年中國議，呵旁觀者文，過渡時代論等，開文章之新體，激民氣之暗潮，有埃及近世史，揚子江中國財政一斑，社會進化論，支那現勢論等，皆東西名著鉅構，可以借鑒，有政治小說，佳人奇遇，經國美談等，以稗官之異才，寫政界之大勢，美人芳草，別有會心，鐵血舌壇，幾多健者，一讀擊節，每移我情，千金國門，誰無同好，若夫雕蟲小技，餘事詩人，則卷末所錄諸章，類皆以詩界革命之神魂，爲斯道別闢新土，凡茲諸端，皆我清議報之有以特異於羣報者，雖然，以云良也，則前途遼哉，邈乎，非所敢言也，非所敢望也，不有椎輪，安有大輅，不有萌蘖，安有森林，思以此爲我國報界進化之一徵驗，云爾，祝之祝之，非祝椎輪，祝大輅也，非祝萌蘖，祝森林也。

第五 清議報時代中外之歷史

清議報之在中國，其滄海之一粟乎。清議報之在世界，其大千之一塵乎。雖然，其壽命固已巨於

新舊兩世紀。無舌而鳴。其蹤跡固已徧於縱橫五大洲。不脛而走。今請與閱報諸君一爲戲言。斯亦可謂文字界中之得天最厚者耶。且勿具論。要之清議報時代。實爲中國與世界最有關係之時代。讀者若能研究此時代之歷史。而有所心得。有所感奮。則其於天下事。思過半矣。

請先言中國清議報起於戊戌十月。其時正值政變之後。今上皇帝百日維新之志事。忽大挫折。舉國失望。羣情鼎沸。自茲以往。中國遂閉於沈沈妖霧之中。其反動力一起再起而未有已。翌年己亥夏秋之間。剛毅下江南嶺南。搜括膏脂。民不堪命。其冬十二月。遂有議廢君立僞儲之事。本朝二百年來。內變之禍。未有甚於此時者也。既而臣民犯顏。友邦側目。志不得逞。遂乃積羞成怒。大興黨獄。積怒成狂。自弄兵戎。獎羣盜爲義民。尸鄰使於朝市。庚子八月。十國聯兵。以羣虎而搏一羊。未五旬而舉萬乘。乘輿播蕩。神京陸沈。天壇爲芻牧之場。曹署充屯營之帳。中國數千年來。外侮之辱。未有甚於此時者也。反動之潮。至斯而極。過此以往。而反動力之反動力起焉。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交點之一剎那頃。實中國兩異性之大動力相搏相射。短兵緊接。而新陳嬗代之時也。今年以來。僞維新之詔書屢降。科舉竟廢。捐例竟停。動力微蠢於上。俄人密約。士民集議。日本游學。登躋紛來。動力萌蘖於下。故二十世紀之中國。有斷不能以長睡終者。此中消息。稍有識者所能參也。清議報雖不能爲其主動者。而欲竊附於助動者。未敢多讓焉。

請更言世界。清議報時代。世界之大事。除北京聯軍外。有最大者三端。一曰。美國與菲律賓之戰。二曰。英國與波亞之戰。三曰。俄皇開萬國和平會。其次大者五端。一曰。日本政黨內閣之兩次失敗。二曰。意大利政府之更迭。三曰。俄國學士之騷動。四曰。美國大統領之被刺。五曰。南亞美利加

之爭亂。美國之懸非律賓也。是其伸權力於東方之第一着。而將來雄飛於二十世紀之根據地也。英國之蹙波亞也。殖民政畧之結果也。其下種在數十年以前。而刈實在數十年以後。凡在英國勢力範圍之下者。不可不引爲前車也。俄皇之倡和平會也。保歐洲之平和也。歐洲平和。然後可合力以逞志於歐洲以外也。意大利政府之更迭也。爲索三門灣不得也。索不得而政府遂不能安其位。意人之心未熄也。日本政黨內閣之屢敗也。東方民政思想尙幼稚之徵驗也。非加完全之教育。養民族之公德。則文明之實。未易期也。日本且然。我中國更安得不兢兢也。俄羅斯學生之騷動也。革命之先聲也。專制政體。未有能立於今世界者也。中國之君民。不可不自擇也。美國大統領之被刺與南美之爭亂也。由貧富兩級太相懸絕。而社會黨之人從而乘之也。此事將爲二十世紀第一大事。而我中國人蒙其影響。將有甚重者。而現時在北美僑民。爲工黨所排。在南美僑民。爲亂黨所掠。猶其小焉者也。要之二十世紀世界之大問題有三。一爲處分中國之問題。二爲擴張民權之問題。三爲調和經濟革命。因貧富不均所起之革命。日本譯爲經濟革命。之問題。其第一題各國直接於中國者也。其第二題中國所自當從事者也。其第三題各國間接於中國。而亦中國所自當從事者也。抑今日之世界與昔異。輪船鐵路電線大通。異洲之國。猶比隣而居。異國之人。猶比肩而立。故一國有事。其影響未有不於他國者也。故今日有志之士。不惟當視國事如家事。又當視世界之事如國事。於是乎報館之責任愈益重。若清議報則有志焉而未之逮也。

第六 結論

有一人之報。有一黨之報。有一國之報。有世界之報。以一人或一公司之利益爲目的者。一人之

報也。以一黨之利益爲目的者。一黨之報也。以國民之利益爲目的者。一國之報也。以全世界人類之利益爲目的者。世界之報也。中國昔雖有一人報。而無一黨報。一國報。世界報。日本今有一人報。一黨報。一國報。而無世界報。若前之時務報。知新報者。殆脫一人報之範圍。而進入於一黨報之範圍也。敢問清議報於此四者中。位置何等乎。曰。在黨報與國報之間。今以何祝之。曰。祝其全脫離一黨報之範圍。而進入於一國報之範圍。且更努力漸進。以達於世界報之範圍。乃爲祝。曰。報兮報兮。君之生涯。亘兩周兮。君之聲塵。徧五洲兮。君之責任。重且道兮。君其自愛。罔俾羞兮。祝君永年。與國民同休兮。重爲祝曰。清議報萬歲。中國各報館萬歲。中國萬歲。

敬告我同業諸君 壬寅

某頓首。上書於我同業諸君閣下。嗚呼。國事不可問矣。其現象之混濁。其前途之黑暗。無一事不令人心灰望絕。其放一綫光明。差強人意者。惟有三事。曰。學生日多。書局日多。報館日多。是也。然此三者。今皆在幼稚時代中。其他日能收極良之結果歟。抑收極不良之結果歟。今皆未可定。而結果之良不良。其造因皆在今日。吾僑業報館。請與諸君縱論報事。某以爲報館有兩大天職。一曰。對於政府而爲其監督者。二曰。對於國民而爲其嚮導者是也。

所謂監督政府者何也。世非太平。人性固不能盡善。凡庶務之所以克舉。羣治所以日進。大率皆藉夫對待者旁觀者之監督。然後人人之義務乃稍完。監督之道不一。約而論之。則法律上之監督。宗教上之監督。名譽上之監督。是也。法律監督者。以法律強制之力。明示其人曰。爾必當如此。

爾必不可如彼。苟不爾者，將隨之以刑罰。此監督權之最有力者也。宗教監督者，雖不能行刑罰於現在，而曰善不善報於而身後，或曰善不善報於而後身，而使中人以下，咸有所警焉。報於身後，宗教家言是也。所謂積善之家，有餘慶；積不善之家，有餘殃。皆言因果之在子孫也。報於後身者，西方宗教家言如佛如耶穌皆是也。謂人雖死而魂不滅，因果業報應之來生也。此兩義皆監督人類之一大法門。今以非本論目的，不詳論之。此亦監督權之次有力者也。名譽監督者，不能如前兩者之使人服從，使人信仰，使人畏憚。然隱然示人對爾必當如此，爾必不可如彼。苟不爾者，則爾將不見容於社會，而於爾之樂利有所損。此其監督之實權，亦有不讓於彼兩途者。此種監督權，誰操之？曰：輿論操之。輿論無形，而發揮之代表之者，莫若報館。雖謂報館爲人道之總監督可也。政府者，受公衆之委託，而辦理最高團體。今世政學家謂國家爲人類最高之團體。之事業者也，非授以全權，則事固不可得舉。然權力既如此重且大，苟復無所以限制之，則雖有聖智，其不免於濫用其權。情之常也。故數百年來政治學者之所討論，列國國民之所競爭，莫不汲汲焉以確立此監督權爲務。若立法司法兩權之獨立，政黨之對峙，皆其監督之最有效者也。猶慮其力之薄弱也，於是必以輿論爲之後援。西人有恒言曰：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爲一切自由之保障。誠以此兩自由苟失墜，則行政之權限萬不能立。國民之權利萬不能完也。而報館者，即據言論出版兩自由，以襲行監督政府之天職者也。故一國之業報館者，苟認定此天職而實踐之，則良政治必於是出焉。拿破侖常言：『有一反對報館，則其勢力之可畏，視四千枝毛瑟鎗殆加甚焉。』誠哉報館者，摧陷專制之戈矛，防衛國民之甲冑也。在泰西諸國，立法權司法權既已分立，政黨既已確定者，而其關係之重大，猶且若是，而況於我國之百事未舉，惟恃報館爲獨一無二之政監者乎？故今日吾國政治之或進化，或墮落，其功罪不可不專屬諸

報館。我同業諸君。其知此乎。其念此乎。當必有瞿然於吾儕之地位如此其居要。吾儕之責任如此其重大者。其尙忍以文字爲兒戲也。抑吾中國前此之報館。固亦自知其與政府有關係焉矣。然其意曰。吾將爲政府之顧問焉。吾將爲政府之拾遺補闕焉。若此者。吾不敢謂非報館之一職。雖然。謂吾職而盡於是焉。非我等之所以自處也。何也。報館者。非政府之臣屬。而與政府立於平等之地位者也。不甯惟是。政府受國民之委託。是國民之雇傭也。而報館則代表國民發公意。以爲公言者也。故報館之視政府。當如父兄之視子弟。其不解事也。則教導之。其有過失也。則扑責之。而豈以主文譎諫畢乃事也。夫吾之爲此言。非謂必事事而與政府爲難也。教導與扑責。同時益行。而一皆以誠心出之。雖有頑童。終必有所感動。有所忌憚。此乃國家所以賴有報館。而吾儕所以盡國民義務於萬一也。抑所謂監督云者。宜務其大者遠者。勿務其小者近者。豺狼當道。安問狐狸。放飯不懲。乃辦齒決。苟非無識。其必有所規避。取巧矣。某以爲我同業者。當糾政府之全局部。而不可挑得失於小吏。一二人。當監政府之大方針。而不必撫獻替於小節。一二事。苟不爾者。則其視獻媚權貴之某報。亦百步與五十步耳。吾儕當盡之天職。此其一。

所謂嚮導國民者何也。西哲有言。『報館者現代之史記也。』故治此業者。不可不有史家之精神。史家之精神何。鑒既往。示將來。導國民以進化之途徑者也。故史家必有主觀客觀二界。參觀本集第十三卷史學之界說篇作報者亦然。政府人民所演之近事。本國外國所發之現象。報之客觀也。比近事。察現象。而思所以推繹之發明之。以利國民。報之主觀也。有客觀而無主觀。不可謂之報。主觀之所懷抱。萬有不齊。而要之以嚮導國民爲目的者。則在史家謂之良史。在報界謂之良報。抑報館之所

以嚮導國民也。與學校異。與著書亦異。學校者築智識之基礎。養具體之人物者也。報館者作世界之動力。養普通之人物者也。著書者規久遠明全義者也。報館者救一時明一義者也。故某以爲業報館者既認定一目的。則宜以極端之議論出之。雖稍偏稍激焉而不爲病。何也。吾偏激於此端。則同時必有人焉偏激於彼端以矯我者。又必有人焉執兩端之中以折衷我者。互相倚互相糾。互相折衷。而真理必出焉。若相率爲從容模稜之言。則舉國之腦筋皆靜。而羣治必以沈滯矣。夫人之安於所習而駭於所罕聞。性也。故必變其所駭者而使之習焉。然後智力乃可以漸進。某說部嘗言。有宿逆旅者。夜見一婦人。摘其頭置案上而梳掠之。則大驚。走至他所。見數人聚飲者。語其事。述其異。彼數人者。則曰。是何足怪。吾儕皆能焉。乃各摘其頭。悉置案上以示之。而客遂不驚。此吾所謂變駭爲習之說也。不甯惟是。彼始焉駭甲也。吾則示之以倍可駭之乙。則能移其駭甲之心以駭乙。而甲反爲習矣。及其駭乙也。吾又示之以數倍可駭之丙。則又移其駭乙之心以駭丙。而乙又爲習矣。如是相引。以至無窮。所駭者進一級。則所習者亦進一級。馴至舉天下非常異義。可怪之論。無足以相駭。而人智之程度。乃達於極點。不觀夫病海者乎。初時渡數丈之澗。猶或瞑眩焉。及與之下三峽。泛五湖。則此後視橫波如平地矣。更與之航黃渤之海。駕太平大西之洋。則此後視內河亦如平地矣。國民之智識亦然。勿徵諸遠。請言近者。二十年前聞西學而駭者比比然也。及言變法者起。則不駭西學而駭變法矣。十年以前。聞變法而駭者比比然也。石變法爲世語。病數百年來。變法二字爲一極不美之名。詞吾於十年前在京師。猶習聞此言。今則消滅久矣。及言民權者起。則不駭變法而駭民權矣。一二年則聞民權而駭者比比然也。及言革命者起。則不駭民權而駭革命矣。今日我國學界之思潮。大抵不

駭革命者。千而得一焉。駭革命不駭民權者。百而得一焉。若駭變法駭西學者。殆幾絕矣。然則諸君之所以嚮導國民者可知矣。諸君如欲導民以變法也。則不可不駭之以民權。欲導民以民權也。則不可不駭之以革命。當革命論起。則並民權亦不暇駭。而變法無論矣。若更有可駭之論。倍蕪於革命者出焉。則將並革命亦不暇駭。而民權更無論矣。大抵所駭者過兩級。然後所習者乃適得其宜。如欲其習甲則當先駭之以乙繼駭之以丙然後其所習者適在甲當其駭乙時駭乙者十之七而駭甲者猶十之三及駭之以丙則彼將以十之七駭丙以十之三駭乙而甲已成爲習矣某以爲報館之所以導國民者。不可不操此術。此雖近於芻狗萬物之言乎。然我佛說法。有實有權。衆生根器。既未成熟。苟下賴權法。則實法恐未能收其効也。故業報館者。而果有愛國民之心也。必不宜有所瞻徇顧忌。吾所欲實行者在此。則其所昌言者不可不在彼。吾昌言彼。而他日國民所實行者不在彼而在此焉。其究也不過令後之人笑我爲無識。譬我爲偏激而已。笑我譽我。我何傷焉。而

我之所期之目的。則既已達矣。故欲以身救國者。不可不犧牲其性命。欲以言救國者。不可不犧牲其名譽。甘以一身。爲萬矢的。曾不於悔。然後所志所事。乃庶有濟。雖然。又非徒恃客氣也。而必當出以熱誠。大抵報館之對政府。當如嚴父之督子弟。無所假借。其對國民。當如孝子之事兩親。不忘幾諫。委曲焉。遷就焉。而務所以喻親於道。此孝子之事也。吾儕當盡之天職。此其二。

以上所陳。我同業諸君其謂然也。則願共勉之。其不謂然耶。則請更據鴻論。有以教我。吾儕手無斧柯。所以報答國民者。惟恃此三寸之舌。七寸之管。雖然。既儼然自尸此重大之天職。而不疑。當此中國存亡絕續之交。天下萬世之功罪。吾儕與居一焉。夫安得不商榷。一所以自効之道。以相勸勉也。由幼稚時代而助長之成立之。是在諸君矣。某再拜。(終)

飲冰室文集類編上 教育

飲冰室文集類編上

終

NORTH CHINA UNION LANGUAGE
SCHOOL LIBRARY

LANGUAGE SCHOOL
LIBRARY

八百四

